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二冊目次

綏寇紀略十二卷 （清）吳偉業撰 清康熙十三年鄒式金刻本 〇〇一

滇考二卷 （清）馮甦撰 清康熙刻本 一九五

繹史一百六十卷世系圖一卷年表一卷（一） （清）馬驌撰 清康熙刻本 三一六

綏寇紀略十二卷

(清) 吴偉業撰

清康熙十三年鄒式金刻本

綏寇紀略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國朝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專紀崇禎時流寇，迄於明亡，分為十二篇：曰澠池渡，曰車箱困，曰真寧恨，曰朱陽潰，曰黑水擒，曰穀城變，曰開縣敗，曰汴渠墊，曰通城擊，曰鹽亭誅，曰九江哀，曰虞淵沈。每篇後加以論斷。其虞淵沈一篇，皆記明末災異，與篇名不相應。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梅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寇紀略，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盡上史館。於是先生是本出，予鈔入百六叢書，歸田之後，為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闖諸臣子孫尚存，故當時諱而不出歟。此本為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在未開史局之前，故亦闕虞淵沈中下二卷。而彝尊所輯百六叢書為人借失者，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佚之矣。彝尊又稱其書以三字標題，仿蘇鶚杜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標題，始於繆襲魏鐃歌詞，何光遠遂沿以著書。偉業敘述時事，乃用此例，頗不免小說纖佻之體。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然記事尚頗近實，彝尊所謂聞之於朝，雖不及見者之確切，而終勝草野傳聞，可資國史之采擇，亦公論也。

序

昔者勝廣起而炎漢成赤眉橫而銅馬帝拔陵旣動晉陽始甲黃巢大亂香孩乃生紅巾競作滁陽遂隆帝王之興必有先驅敺魚敺爵勢自然也流寇兩見於明代在正德者旋即煙消在崇禎者遂致屋社說者歸其咎於有君無臣然所以有君無臣者抑曷故哉且寇非曹馬懿也其衆烏合其勢猒散以洪承疇之練盧象昇之忠楊文弱曹變蛟左良玉之勇而或以齎敵或以輿尸豈惟天命蓋亦人事有未盡焉余悲夫三百年全盛之朝一旦瓦解拱手而莫可誰何也求其故而不得得梅村此記最詳且核衍爰實爲稗合盡闕遺法後之覽者尚凜六馬之戒毋以蟻穴為可忽致決堤滔天哉

康熙甲寅逸民鄒式金書

綏寇紀略目錄

卷一

澠池渡

卷二

車箱困

卷三

眞寧恨

卷四

朱陽潰

卷五

黑水擒

卷六

穀城變

卷七

開縣敗

卷八

汴渠墊

卷九

通城擊

卷十

鹽亭誅

卷十一

九江哀

卷十二

虞淵沉

綏寇紀略目錄終

凡例六則

一婁東先生爲當代文獻予束髮從遊垂四十年一旦云亡曷勝山頹木壞之感玆綏寇一書係先生晚年所纂不特搜採廣備兼之考据精詳遠近抄傳惜無刻本家大人見而歎賞以爲班范復生爲橐棲身之產付之殺青一字一句悉遵原本未敢妄加更改九原有知應爲欣慰海內人士當快覩其成書也

一流寇不止一家掠地非只一處敘載錯雜最難瞭若指掌是本首澠池渡紀賊自秦而晉而豫南

河北澠池可守而不守誌禍本也次車箱困紀賊入河南而延楚蜀復反入秦陳奇瑜可剿而不剿也次眞寧恨紀曹文詔之忠於王事也次朱陽潰紀盧象昇之與洪承疇戮力壹致不宜量移宣大薊遼也次黑水擒紀孫傳庭之擒高迎祥而歸罪於中樞調度失宜也次穀房變紀熊文燦之貽誤封疆也次開縣敗紀楊嗣昌之督師無成不得正其終也次汴渠墊紀諸藩之罹禍獨歸美於周邸之捐貲以固圉也次通城擊紀李自成之逆惡難逃神殛也次鹽亭誅紀張獻忠之兇暴終服天誅也次九江哀紀左良玉之殺賊悲其賫志以歿也次虞淵沉紀明祚之不永

本朝之將興天變人妖固不一而足也凡此皆作者苦心至於筆力遒勁作法高古予小子游夏毋容贊一詞矣

一家大人杜門奉佛予居山國年及八旬猶簡叢讀書手不釋卷與予村居相去咫尺得厠朝夕侍從追隨杖履商訂詩文誠爲天倫一樂家大人所著有分韻紀元攷分韻郡邑攷西方合論金剛經註華嚴字母切所選有千古精華明文選宋元詩

選雜劇新編錢牧齋先生文選皆足羽翼經史振興風雅予將敦請次第登梨懸諸國門玆編其嚆矢耳

一予性好讀史三十年來留心掌故孜孜搜討往著明季遺聞一書雖云不脛而走究屬傳聞未爲定案予近纂有大事記一集封疆一集門戸封疆始自萬曆戊午遼陽之失迄於順治巳亥雲貴之亡門戸始於萬曆癸酉江陵擅權迄於崇禎甲申宜興賜死頗竭苦心雖云才媿三長差幸書成一得謬爲諸同人所亟賞擬卽出以問世尚苦剞劂

史012-005

無貲將伯助予不無藉乎海內大君子矣

一

典朝不嚴文字之禁煌煌

聖諭雖有忌諱槩勿苛求至是集專記綏寇尤爲詳

之者無罪若夫孽盜之殄亡實由

本朝之芟薙則我

大清弔民伐罪雪恥除兇之功誠萬世不可泯云

一往予侍教牧齋先生先生授予兩言一則曰博

求再則曰虛已至今奉爲韋弦之佩即如武陵相

有督師紀事五十本軍中纖悉皆書其於寇事必

詳予遍覓之而不可得聞其嗣君欲重刊之以白

父寃可稱至孝特未知何日告成霍大司馬晉齋

自言紀載賊事高可盈尺許予郵寄後以歿於京

邸不果亡友黃漢臣語予海鹽彭氏搜羅極備惜

皆未之見也望諸君子有以教我

梁谿鄒漪流綺氏識

綏寇紀畧卷一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　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澠池渡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二十日昧爽前全秦天赤如血五六七月西安有野火入人家色青光熒熒然廣輪盈尺者數十旋于地若鬬不濫爇民殜鷄犬禳之乃去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恒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木氷歲大饑秦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據河爲塞斥衍千二百里集三十六堡分險列戍沙磧不

生五穀富民計口仰食縣官承平恬愒弄崇禎改元上距萬曆四十七年延餉鉠額者至一百三十八萬天啓中秦撫喬應甲延撫朱童蒙皆奄黨也應甲貪婪狂易法紀潰弛四封之內攻亭長殺長吏而莫禁（嘗有道臣袁養和被刼蕭捕應甲反脅取養和千金中書張賀目被刼執逐捕典史王允德索賂二百金以是被盜之家莫敢控告）童蒙朘削軍糜助三殿大工兵民側目始禍實自兩人秦地所出新餉均輸間架三者專以備他急數日增吏因緣爲奸羨餘輒倍西安鎮兵數萬卒買閑占役以空名隸尺籍（兵科劉懋疏秦兵屬邊操者實于邊官歲）

納班價屬恭都者實于恭都月納班錢操兵三千占于各衙門司道宗室鄉紳以供役使民不堪復無所憚以此糾合邊人爲賊　十一月白水男子王二反王二劫宜君縣獄拒捕逃入苜蓿溝伏賊衆穴十一月內通白水衙役楊發蒲城王高等爲亂掠蒲城之孝童韓城之淄川鎭　王左掛原名王之爵有苗美飛山虎大紅狼等同起起于宜川她名龍耳嘴　十二月三邊總督武之望奏固原兵變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兵刼固原州庫　總兵錢中選無軍紀得免論巡按御史吳煥糾巡撫胡廷宴曠廢不視事與延撫岳和聲以邊兵饑民互相推匿所奏報俱不實致成大患兵部尚書王洽請覈其事以聞　刑給事薛國觀奏言淳化綏德等處流賊千

百爲羣由喬應甲縱益釀禍得旨報聞　二年己巳正月鄖陽撫治梁應澤奏陝西賊王大梁一名大梁王三千人入畧陽偏漢中十月二十六日漢南賊大梁王從成縣兩當逼近畧陽漢中官兵追至寧羌州逃去後復趍洛陽官兵戰敗鄖撫告急　商洛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黨竄入黃龍山苜蓿溝　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遊擊李英　二月總督武之望病死胡廷宴任以陝西左布政劉廣生爲秦撫右副都御史楊鶴總督三邊　岳和聲罷吳煥疏盜自戊辰七月王二作難已已盜首韓世盤韓世友胡之楓吳養臣皆邊兵故和聲亦罷　以河南左布政張夢鯨爲延撫吳自勉爲延綏總兵　四月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

亂副將賀虎臣捕得伏誅督糧道參議洪承疇率鄉勇圍左掛于雲陽幾成擒暮大雷雨作遁去三月廿一日賊自眞寧過三水遊擊高從龍邵之賊入馬蘭山四月九日復犯耀州承疇令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于雲陽幾獲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劉應遇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所將卒斬王大梁于陣圍其餘黨于伏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瓚失防賊遁去劉應遇提毛兵入漢合川將吳國輔兵擊賊于畧陽十戰皆捷賊屯垣口有守備王元極陷陣馬廠被殺猶手握賊級不置賊退漢陰應遇令都司解文英同蜀將吳國輔李標奇追至大石川斬五百級把總李旺得賊首王大梁餘解散　十一月京師戒嚴延綏總兵吳自勉入援侵行糧軍中道逃歸爲亂延撫張夢鯨憤

恚死自勉沿途逗遛故縱兵變賁書馬夢鯨憤夢以死殉死務書楊鶴糾參鶴不以上聞　山西巡撫耿如杞亦率兵入衛叛逃爲賊耿所統皆沿邊勁卒已至部下矢兵部調守通明日又調守昌又明日又調守良鄉功令兵到日不准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給之西兵連調三日三日不得糧既餓且怒遂沿山東一帶刼掠耿以不戢軍士逮問耿既逮五千人哄然盡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起矣　以洪承疇爲延綏巡撫　兵部尚書王洽有罪下獄左侍郎申用懋晋尚書　三年庚午正月申用懋自劾免以薊督梁廷棟爲兵部尚書吳自勉罷以臨洮總兵王承恩爲延綏總兵其改用王承恩以兵將不安劉軍事未上問也後李應期爲邊撫所聞參劾上怒甚提問自勉于四年九月病故　薊督張鳳翼留承恩春防甘肅總兵楊嘉謨入援踐

更率其兵駐東協時錢中選亦入援行叅督撫以三
邊四鎮止寧夏總兵賀虎臣一人非所以辦寇請用
故總兵杜文煥攝承恩鎮西將事兼督延綏固原兵
三千便宜勦撫報可　王子順苗美勾逃兵掠綏德
閻韓城復犯清澗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卻之斬
級三千降其衆三百人總兵杜文煥又敗之于安定
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
崇禎巳巳秦大旱粟踊貴軍餉告匱延撫楊鶴甘撫
梅之煥分道勤王是年復以稽餉而譁其潰卒畏捕
誅亡命山谷間值饑民爲亂時東事急朝議核兵餉

各邊鎮咸釐汰裁額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譟而下而
兵科給事劉懋疏請裁定驛站歲可節金錢數十萬
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勿赦懋意謂蘇民力也而
河北遊民藉食驛糈至是遂無所得食益無賴潰兵
乘之而全陝無寧宇矣先是懋有補足兩年欠餉與賑金十萬之請事既不行再疏以陝西衛兵冒濫虛弱求按冊清汰振練并秦有司事火耗多贖鍰宜擊問其尤以謝關中之人亂幣自定其論最剴切推舉全秦公費存留起方甚罰驛苟節裁驛兩充勒撫之用頗有近于搜括然亦深呼帑金帝意而彊卑日益亟竝得巳哉而京師向有餉給事裁省驛遞驛民爲盜之語不知何故恩詔必出于士大夫輶軒之川所以流傳至今夫郵延絕塞無與虎傳關驛饑民寧關與隸若早從其請不啻曲突役薪是不可以不辨然考之御史姜思睿疏云各遞貧民千百爲羣任勞與乃藉命者饑餓待死驛遞爲盜閑懋易實助亦深銜爲此言後見京邸館至曲刺實有爲華負者各處饑民其至呼其名而唾咒之歟其形而叢射之是又并無見云然姑兩存之　二月杜文煥撽諭米脂寇
澗諸賊王左掛以其黨二百人降　樊憇入東井逕
舍復竄居數月又入鬼宿犯積屍氣　延安知府張
偕都司艾穆邀賊于延川賊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
等俱乞降王嘉胤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楊鶴主撫
不以聞鶴與劉廣生出示崇禎二年三四等月有賊首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鹽虎占良等俱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西其渠掠如故民罹荼毒有司莫敢禦寇患成于此矣　四
月賊從神木渡河入晉　五月楊鶴移鎮耀州賊攻
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調榆林道張福臻提兵討之

六月御史李應期巡按陝西疏請招撫許之　職
方郎李繼貞兵科給事劉懋先後請以十萬金賑延
綏不報　賊王嘉胤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孤山
副將李劍被殺尋破府谷據其城又破孤山先是劍欲翳發而方有旨撫賊劍出巡至清水營遂遇害賊在府谷不過數百官兵大集可以盡殲而轉用招安不爲備日後號召成旅東踰山西河曲　劉廣生稱病以陝西左布政王順
行爲陝撫　以曹文詔爲孤山副將　七月李應期
奏慶陽守備李極敗績于鄜州之雷公嶺巡撫陳其佐徵殺守備白邦政重創失戰馬四十三匹　王順行請三年裁扣驛站銀三
萬兩充養兵費下戶部尚書畢自嚴酌議以聞楊鶴疏云

上允舊撫臣王順行之請准發截加站銀三萬金刑布政呂邇又以抵補借動司庫之數促于順行去後從其請而終于不行也　八月府谷賊王嘉胤以其衆奔黃甫川　王順行解任以太僕寺少卿練國事爲秦撫　九月洪承疇杜文煥攻黃甫川賊破走之　降賊王左掛謀叛洪承疇李應期定計誅之　錢中選罷以楊麒爲固原總兵率其兵駐西協　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勅秦督撫遴治二三貪殘有司蠲補三邊兩年缺餉而用杜文煥爲大將秦晉諸將兵皆屬焉兩省選精銳萬人屬之沿河營衛驛節制各撫按道總兵行間監督陝西留站銀二萬兩山西留一萬兩兩省撫按再各借二萬五千兩以資軍費　秦晉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阻

糶斗米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捐瘠米脂人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吳甡疏請遼晉中羅敗有旨在西安按擠其實晉安遠而晉近而海謂綏德葭州與晉之臨縣興縣水寧州皆有渡口商民從來互相貿易今晉中設兵防盜因以遏糴糴利入天下羅鎮多宿將勁兵若與其隔絕之大大可憂也　膚施人張獻忠據十八寨　十月賊王嘉胤再陷清水木瓜等堡已又陷府谷殺遊擊李顯宗縛兵至走山西　十一月賊李老柴攻合水　十二月延綏叛兵神一元陷新安陷寧塞殺參將陳三槐　四年辛未正月上特發帑金十萬兩命御史吳甡往賑延安饑民務令賑恤以實宣布朝廷蠲粟散齎德意即用甡代李應期

察行間功罪　洪承疇請撤王承恩還鎮許之　上召對各省監司論陝西參政劉應遇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不可純勦　二月神一元陷保安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陷合水圍慶陽御史李應期報保安捷言斬賊二百四廿級內有子一元首級及弟立賊不利棄城走二月十酉日圍慶陽推官馬一荀知縣李令朴設守二十九日陷合水杜文煥張是日來救慶陽圍解　平京固原俱離爲亂　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鬼宿犯積屍氣　楊鶴移鎮寧州受神一魁降鶴責數其十罪一魁伏謝鶴奏言三月初二日定邊賊將張應昌解慶陽圍初五日賊遣劉金劉鴻儒來撫初九日賊遣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投降送出合水縣知縣蔣應昌及保安縣印信練國事又報撫按道袁福蘇撫遇招光餘等數百人又金翅鵬過天星

等人十餘人關內道羅師雄撫過田近菴等六百人鄜川知縣劉三顧解散獨頭虎等數千人慶陽總方焦遇劉道海白狼渠等數千人面纂發于富大敗後降于清澗時得設僞唐于城撫上賊羅拜呼萬歲因旨聖諭令賊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群盜視撫督如兒戲矣　練國事移鎮鄜州率副將張全昌等屢勝賊于中部于郃陽于芝翔嶺城斬六百餘級國事上疏極言當一以大剿爲王必使大器强弗者盡殊前後別撫受撫者罰服人足以言　賊不沾泥攻圍米脂總兵王承恩張應昌率兵援之賊敗遁尋降不沾泥手殺雙翅虎縛紫金梁以自贖　賊滿天星降于楊鶴尋叛去　洪承疇命守備賀人龍勞降人酒降人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順之姪

成功餘賊走宜君。曹變蛟擊敗寧塞遺賊于唐毛山四戰皆捷斬一千四百餘級 兵部尚書梁廷棟革職 吳甡至
延安以西安推官史可法行賑救如詔書從事人便
之 秦三年旱至是始雨 六月孤山副將曹文詔
追斬王嘉胤于山西之陽城兵部議撤西兵還秦以
固原兵新至請先命楊嘉謨歸甘肅而留楊麒從徐
進上報可 七月點燈子率六千餘衆東渡由西
賊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 先有受撫賊田近菴者以
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署事同知鄭師玄奉楊鶴檄
委任招撫賊至不成備以夜其邑誤國事王承恩率

兵先後攻圍困之 賊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
鄜州楊鶴王承恩擊走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 給事中曹國破秦孟國祥各奏撫賊欺飾之弊御史吳甡亦言撫安之弊載在史冊今宜以先剿後撫爲定兼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剿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剿堅撫如或陂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剿之用而不因懲廢剿人皆其言
八月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
以曹文詔爲臨洮總兵 九月曹文詔殲點燈子
于晉中班師 神一魁竊寧塞以叛 賊郝臨菴掠
同官耀州宜君等處 賊上天猴掠宜雒 將合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等五部恣掠宜雒副將趙大胤擊雒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上人還之出報斬五十級懸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胤革職
十月楊鶴革職逮訊練國事巡

罪自贖 榆林道張福臻同總兵曹文詔下中部賊
李老柴送京師 賊上天猴詐入宜川尋降 十一
月延撫洪承疇總督三邊 張福臻爲延綏巡撫
賊譚雄陷安塞 安塞知縣柴國勇固守後以積勞死遂陷譚雄同高自知等以十一月初七日通奸民入安塞城次日即出執生員郭汝盤以求撫閏十一月初九日復據安塞 閏十
一月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遇害 混天猴
等反除上天猴于鄜州 督師急擊安塞譚雄出
降斬之 承疇方圖寧塞許若殊守賊將生心乃命曹文詔賊君恩等合圍而督師夜趨安塞于十三日暮抵城下合王承恩李卑之兵四面急擊至二十五日旱百道並登克其城共斬五百三十餘級餘六十餘人俘獲衣甲器械無算安塞賊平又有降賊賀雄王得貴郝空高凌志等糾賊千餘衆夜襲綏德州

郝義合擊總兵王承恩同千總吳國萃守備賈人龍等追剿斬二百餘級指揮郭得威歿兩蘇令芳賊黨郝鑵王得貴郝亭高凌志等七人斬之 賊不沾泥陷安定 十二月
洪承疇奏撫延安吳家山黨家坪薛家崖大賊一
十八寨賊首張獻忠羅汝才等一千九百餘名 又
分遣總兵曹文詔等同遊擊左光先崔宗蔭李國奇
等五路剿宜綏清米四縣之賊于懷寧川黑泉峪綿
湖峪封家溝大戰敗之追至祁家高峁丑山楊地王
投首 上以秦餉戶兵二部不覆奏召對切責兵部
尚書熊明遇請措餉二十萬從之 延撫同靖邊道
賊君恩副將張應昌 應昌係邊副將 都司馬科等定寧塞

神一魁誅死　五年壬申正月上用巡按御史吳甡言免延安慶陽新餉督餉留西鳳餉銀二十萬以勦賊勸農報可　楊鶴論戍　混天猴陷宜君（三月初三日賊僞爲米商進宜君縣知縣李廼康把總馬麟田恭晁安等俱逃）　二月陷鄜州僉事郭應響死之　故總兵杜文煥以吳甡劾三年役兵冒功有實狀下獄　三月臨洮總兵曹文詔甘肅總兵楊嘉謨大破賊于西濠西濠賊破華亭文詔嘉謨追至落水城賊紅軍友爲其黨所殺　四月督師合秦撫延撫追賊不沾泥于西川守備孫守法擒之　七月馬科所將李斬混天猴于延水關賊可天

飛圍合水曹文詔楊嘉謨于銅川橋大戰越日文詔嘉謨偕固原總兵楊騏再戰于虎兕凹大破賊　八月督師平賊鐵角城獨行狼可天飛伏誅餘賊伏大方山小方山于蒲河肆掠諸將遮絕要害曹文詔提兵一千五百人追殺于隴州平凉界殲賊務盡張全昌馬科以千人自環縣應之　時張福臻以撫賊故致王承恩之兵譁索餉解任去以陝西右布政陳奇瑜爲延撫奇瑜亦能殺賊而右叅政葉廷桂清軍道王振奇靖邊道戴君恩監軍道樊一蘅四人俱有功

六年癸酉六月巡按御史范復粹上幕府軍功斬級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曹文詔功第一楊嘉謨次之（嘉謨西寧世職初以隨閣部孫承宗當關已推副將積功陞甘肅總兵總因援薊駐防而甘肅討賊賊平及歸秦陞用虛銜議叙補薊門總兵）王承恩楊騏又次之諸將亦多可紀云

當秦寇發難延綏以北爲逃兵爲邊盜延綏以南爲土寇爲饑民邊盜則神木之王嘉胤靖邊之神一元爲魁而支蔓于綏德之不沾泥慶陽之可天飛延安之郝臨菴鎮原之紅軍友也土寇則西川之王左掛苗美淸澗之點燈子爲魁而支蔓于中部之李老柴延州之混天猴保安之獨行狼也王嘉胤以三年六

月四日攻陷黃甫川淸水木瓜三堡次日陷府谷縣據其城屢戰堅守詭約降絕而趨黃甫川爲大逞延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從孤山進勦斬首四百級晉兵亦得三百級賊竊送出縣印退保大小寬坪等寨十月二十日嘉胤再陷淸水巳又陷府谷兵至走之晉晉總兵王國樑師大潰遂失河曲賊堞而守焉四年四月十八日裨將曹變蛟艾萬年（艾萬年時爲神木叅將又有都司馬升杜大捷王世號）曹文耀叅謀袁廓守等從曹文詔收河曲斬首一千六百級獲軍資鎧仗數千計（獲王嘉胤銀印一王惟岳銀印一）嘉胤奪門走六月初一日得之陽城城下晉

地也皆秦將士力云神一元以三年十二月一日破
新安十三日破寧塞尋破柳樹澗二十五日攻靖邊
三日夜副將李若梓固守微敵兵至幾陷四年五月
破保安副將張應昌左光先與戰大敗之神一元死
御史李應期報保安之戰斬賊二百四十級內有一元首級衆推其弟一魁戰不
利棄城走二月十四日圍慶陽推官馬一荀知縣李
含樸設守二十九日賊合水杜文煥張應昌來救慶
陽圍解二月初二日賊發銳陽堡逃長驅慶陽城外凡三大營張應昌力戰奔逸六保圍始解
總督楊鶴移鎮寧州致一魁之朔于營中同臥起爲
其部强欲以啗諸賊一魁至數以十罪一破寧塞二殺將官陳三

陷三破新安堡四掠饒陽備圍五圍靖邊六破保安七今西人入圍慶陽九攻合水十殺良民淫汚婦女
已服卽宣詔赦予以官處之寧塞衆四千有奇使衆
將吳弘器護焉愛其屬茹成名難制從一魁謀而去
之一魁陰許諾衆莫知成名死成名挾貴未遂李殿中軍荒濫一魁發而
伏之七月中一魁遣心腹劉金見楊鶴于三原鶴一披意于金許以殺成名有賞九月十二日鶴在耀州一
歷遣金同成名至鶴喜日劉金至事濟矣張孟金黃友才皆猜懼九月十
八日挾一魁以叛吳弘器他往執其下范禮尹鴻其
等延撫張福臻率張應昌馬科之兵攻之斬一千七
百一十八級友才見事急紿一魁圖之以爲功尋自
疑乃竄五年正月友才就縛王左掛同苗登雲苗登

霧苗美起兵綏德傷入援參將右在廓擁衆南
下三年正月十一日犯韓城蔡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失利擢道洪承疇同禦
院中軍李甯會屯都司艾穆于絕黃邑李學敗之賊走清澗十七日犯郃陽據青
澗之華嚴寺奔懷寧河二月杜文煥恐固原官軍陣
而進左掛降賊首張道聖姚三兒乞降于河西道蔣士忠士忠遣故降人李光燧入營招撫
左乃降苗美以八百人逐文煥追至鐵葉寨單騎入其
營美叔登雲登霧降美再以百人道遺都司王仲學
跡之曰不得美無還也及之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
首以獻弟殺飛山虎大紅狼等副將李卑都司艾穆等兵大集賊黨黃虎覆乞降于守備白邦政
八月左掛以賊白汝學攻綏德州謀內應爲參將卜

應第所覺不果九月按臣李應期與承疇文煥定計
命遊擊左光先守備白邦政就綏德誅之邦政卽按
臣帳下刺王左掛苗登雲等五十七人餘黨在他境
皆斃點燈子郎趙四兒名勝初起于淸澗之解家溝花牙寺
逃于延南奔突韓城宜雒往來秦晉沿河州縣多若
之秦撫練國事以四年三月二十日于中部在中部圍事率
賊全昌趙大錄夾攻斬六百餘級四月初二日于郃陽初七日于韓
城賊敗韓城郃陽復竄芝川鎮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殺三日共斬三百餘級十一日
于柳村十二日于上峪口乘勝累赴斬級七百有奇
賊以七月二十二日夜半渡河入晉督師延撫及曹

文詔艾萬年追之八月初三日大敗之于桑落鎮又
敗之于花地窊霧露山賊退屯石樓縣之爲龍寺康
家山與綏清隔河三十里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
守法伏兵于含峪以降丁賀思賢爲導九月十八日
夜守法渡河襲之點燈子出不意裸身提刀欲戰思
賢識其聲直前砍之乃斃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
前于霧露山陣殁語有之涓涓不絕乃成江河當賊
初起匹夫死合倔强山谷間其偏裨大呼首事作難
者不過嘉胤左掛華巨數人耳而皆已撲滅中外大
臣以爲苟得始事者之首天下無事矣縱有餘孽州

縣當就捕豈知後起之盛蔓不可圖哉李老柴獨行
狼之攻中部也有受撫賊田近菴者以六百人守馬
欄山應之署事同知鄭師玄楊鶴委以招撫賊至不
成備以喪其元練國事王承恩先後攻圍五月賊突
不得出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來援會文詔殺點燈
子凱以歸于秦與張福臻合兵殄賊福臻先誘李老
柴生致之福臻遣都司下雄誘李老柴一係龍出躬留之一鼓而下中部傳
老柴磔都市中部逃賊見李老柴一係龍被執奔庠雲谷副將張弘業遊擊李明勳選賊賊
没不沾泥原名張存孟初從魚河川出不意襲安定城其
後爲王承恩所得偽羣醜雲交月等送欵不沾泥手刃雙[illegible]虎

句穌荼龍投誠金尋相繼叛滿天星雲交月晁天王黃龍眼等數萬四年四月給二當于官
川城外五月初二日王承恩勦之賊奔樊頭山官軍役有斬獲賊首闖山虎乘龍不沾泥等乞降餘賊又
遁宜君掠同官等草上飛乞降五月二十七日滿天星雲交月金翅鵰金龍張虎鎖天鷂等俱降散餘寇
萬二千餘人原籍安插十二月二十一日降賊復叛攻綏德州五年二月初二日雲交月叛四月不沾泥
復叛搶米脂五月初七日入西川西川其窟穴也大山深谷初王左
掛倚爲固不沾泥取之立十二哘六十四寨壁天險
爲持久壬申四月攻米脂葭川延撫張福臻同道臣
樊一蘅率三千人總兵王承恩同孤山副將侯拱極都司艾萬年唐通中協副將卜應
第游擊文興心和延鶚都司張天禮守備賀人龍等同撫標游擊費邑宰左光先崔重亨丁世虎等馬步
千三席卷逐北與承疇會師雙湖塔壓其巢命孫守法

遮絕河津斷其西走賊逃至含峪爲馬科所躡過河
總二十七騎守法追之河東三十里賊反鬬盡亡
守法身得不沾泥稟以入福臻赦詿誤者李成林羅
論降宪徒三百人出皆其豪也總督委守備賀人龍領之先令賀從千人
驕慶承疇復親將張天禮唐通等幕下賊至驅出僇之
上有喬六部混入我兵中剩殺賊脫走不沾泥劄民悅于綏德州斬宪民悅卽甘泉擒劫餉殺官之賊
也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等乃神一魁餘孽屯
萬人于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凉走鳳廣練國事檄楊嘉謨及
副將王性善等扼險設防固新授鎮涇州關信疾馳固原撫固原道王振奇同
副將王性善守鎮原要口檄平凉道徐加翰同副將崔志義守涇州馬關諸路又檄總兵楊嘉謨游擊趙

光遠嚴緝姦細殺賊摽馬斬其耳目遂不敢窺出土有回方山一路道臣王振奇復令獨兵把總海濤扼險拒者而承疇率文詔以臨洮兵三千從鄜州間道來會從鄜州間道覆攝四晝夜至慶陽蒙臣吳甡久駐慶陽復徵寧夏新兵疾趨西濠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戰文詔嘉謨性善拔其三屯斬首千級所將卒得杜三楊老柴餘衆南奔寧武安臨二月廿四日賊入臨正吳三才逃於月初三日萬盃錄事周洪化殺賊陣亡破華亭廿五日賊莆稱官兵襲華亭知縣徐兆彪遁殺數官鄉邦榮賊二日去攻莊浪大賊王老虎等攻莊浪文詔嘉謨遣都司靳桂香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等追至張麻村大戰張麻村賊敗追二十省甲斬二百三十餘級賊遁入高山賊遁山大戰射死千總李遇春會性善之兵亦至同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

莫與京等又共追之下咸寧關王性善斬二百九十八級咸寧關共斬一百二十九級賊將回向寶雞曹變蛟楊光烈等截斬三百五十級追之于隴安司賊披靡尚有衆數千緣趙光遠阨不得往漢南由長寧驛四月廿二日臨洮副將孫一湧值長寧逃賊于清水縣伏亡數百人把總徐承武陣沒都司李宮用見執赴張家川而文詔從隴州至縱反間以亂其心賊內自疑剸又紅軍友我師從而乘之壓水落城西太呼推陷二十六日賊敗追至靜寧州賊走華唐毛山以壁我師我爭山不得上曹變蛟躍馬騰凌其巔將士同奮弓矢亂發賊應絃而倒寧塞餘賊殲盡先後斬四百餘級廿天猴原名劉九思之竄宜川也坊知縣馬自然于雲岩嶺同混天猴

斬孫飛虎李仁友等五營劫自然至營內入日昇入城要以求撫賊任窺院內合三戶賁一賊楊鶴受之處其部二千人于鄜州有降卒白椰溪者夜勾賊掠河西道張允登所解民運十萬七千金于甘泉狀允登及知縣郭永圖允登歷知咸陽咸寧有善政在鄜延當荒盡之餘備極勞苦士民聞變俱素服迎哭罷市三日事聞與郭永圖皆贈官有差上天猴在鄜州伏法混天猴名張應金向隸允登甘泉之亂與焉既叛去恣甚五年正月初四日陷宜君二月二十一日陷鄜州六月十九日襲靖邊張應昌追之與本川又追之中湖山射賊將白廣恩頰復得他馬以逸二十一日攻合水馬科從督師追之甘泉山中七月一

日追之延水關東有黃河北有降丁賀錦劉應福堵截馬科與李卑共斬賊首六百二十級追至黃河賊溺死者無數馬科部卒楊茂春得混天猴之首以徇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因接應中部為王承恩所敗歸保鐵角城獨行狼跳入其伍別守蘆保嶺李都司亦往從焉分地耕牧混天猴死其黨扇動可天飛劉道江于五年七月初四日再圍合水游擊陳光先守兵四百人尉知縣施秀協力拒之焚東關左光先率衆巷戰曹文詔以千八百騎往救至花園寺聞礮聲疾馳賊匿精銳山谷中用千人來逆且鬬且引抵南原伏四起城上譁言曰曹將軍已沒文詔瞋目持矛左右衝突匹馬縈迴

萬泉殊死戰士望見氣百倍表裏夾擊賊大敗僵尸枕野初七日總兵楊嘉謨報賊自合水北分爲二股不犯鎭原必犯驛馬關銅川橋與驛馬關關泉鎭不遠初十日曹文詔率都司馮舉游擊曹變蛟楊嘉謨率衆將方茂功都司李召楊三才等大戰銅川橋兩將尾賊于關泉鎭賊二萬分精騎待戰東西兩溝伏步賊數千我兵進至銅川橋大戰追奔二十餘里文詔身自陷陣衝其中堅賊互相蹂藉投崖墮死者無算會楊騏以固原之兵至賊又議攻鎭原以寬平涼關曹楊賀三鎭于七月十三日自驛馬關發兵至十四日抵鎭原兩楊騏先一日至鎭于是四鎭合兵大勦文詔嘉謨及寧夏總兵賀虎臣虎臣發以寧夏邊營以六千人輕敵覆沒于十七日同破賊于甘泉之虎兒凹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

賊大困二十四日楊騏追之于安口河二十九日追之于崇信窰八月初三日追之于白茅山功最著初八日督師次平涼宣言降者勿殺散去數千人追至何家老寨賊首何崇以其衆色可天飛同亂陣斬可天飛李都司二賊白廣恩降十五日廣恩俟其黨齊一數郡惟端俱降請殺賊自効甘泉殺官刼餉賊石耀伏誅十月初四日官兵敗賊于高家畔再戰于寧州于山木官家洞皆有斬獲十一月初四日追之于耀州錐子山吏士乘銳騰逐賊窮蹙潛伏趙和尚寺監軍道飛書告諭二十二日始狩郝巷獨行狼二首來扶服丐命二十五日承疇坑其猙獰

儇悍者四百口餘釋而遣之此皆巨猾合全秦之力百戰而克之者也若夫譚雄之于安塞薛紅旗一座城之于安定一座城薛紅旗一朵雲以四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夜襲安定入之二十六日通五年十月十九日擄掠西川胡分延撫陳奇瑜委總兵王承恩赴勦賊首爲六斬一座城以降薛紅旗與都先囊在骨都寺爲賊君恩所殺招先囊郎一字王也申在庭馬丙貴之于葭州荷葉坪西賊與奸民任可舉一叛據薛州之荷葉延撫張福臻檄道樊一衡秦齊唐通等兵八百攻之七晝夜賊敗逃關溝黑木坎等處斬在庭丙貴等首級皆旋起旋滅何足數哉

山西自河曲保德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秦賊自神木過河三年春大掠于襄陵吉州

太平曲沃之間四月二十八日攻入蒲縣潞安宦軍過之于微子嶺一軍俱沒巡撫仙克謹在清源爲標軍爲承福所刺不殊巡按御史王相說以聞克謹免以七月十八日華賊聽勦八月宋統殷有疏較奉旨仙克謹托名剿賊反致被戕求卸罷華豈肯宋統殷何得代爲不平預行自便用宋統殷爲巡撫七月十二日統殷蒞任賊自萊園溝渡河入寧鄉又入大寧統殷移鎭汾州八月二十六日以御史羅世錦爲山西巡按統殷移軍保德偕秦師共圍府谷王嘉胤大困縛其黨四人獻之統殷乞降巳而于張家口劉家堝山神堂立三營謀渡河西入統殷不能難也　十一月晉

師大敗于河曲總兵王國樑遇賊誤蒸紅衣礮我兵自亂為所乘河曲陷王嘉胤據之　宣大總督魏雲中言兵糧缺者二十月天寒士卒凍饑故潰宜速給布花補額餉章下所司　科臣馬思理請辟王國樑弁遇賊先逃叅將李春方以肅軍紀報聞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王承恩未還王國樑新敗兩軍之帥皆失其官請用杜文煥提督山陝臨寧四鎮兵討賊而以道臣葉廷桂白貽清為監軍文煥偕曹文詔馳至河曲賊堅守官軍絕饟道困之會閻寧塞陷文煥家破宗人殲于賊遂留文詔圍城而拜表西救兵部調

保定尤世祿為山西總兵世祿勳階在文煥右乃亦命以提督偕文詔共圍河曲世祿麾下多將材自汪士任以下十餘人皆敢戰又用饒勳領縣兵以佐之乃王嘉胤以三千人出掠方裕尼敗績于櫻桃鎮又白雄遇賊戰歿虎大威尤勝龍等重傷世祿慮張首功塞上意以此威望大損（世祿後八年五月兵部再推為宣大總兵兵科常自裕糾之曰世祿軍前奏女樂在山西以兵威劫郡紳之室女淫之帳中晉人恨之入骨髓）四年夏四月文詔破賊河曲平嘉胤遁去　五月潞安猶民作亂于壺關高平陵川　魏雲中罷以大同巡撫張宗衡為宣大總督　是月也嘉胤既出河曲以

二十四日從岳陽入屯留長子境（賊犯澤潞之始）二十七日從高平之長平取山徑至沁水坪上村（正德間流賊亦于是日至坪上）從楡山西南行入陽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丘長瀞村而入南山官兵尾賊不能擊　點燈子自秦入晉犯竇莊竇莊在沁水東北張忠烈公銓父五典築以防亂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忠烈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僕守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六月初二日王嘉胤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

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嘉胤偽署右丞白玉柱降左丞紫金樑（名王自用）復糾衆起兵三十六營號二十萬（三十六營八大王掃地王邢紅狼黑煞神曹操亂世王撞射天闖將滿天星老回回李晉王黨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蝎子塊闖子不沾泥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點燈子上天猴了廟子齊天王破山紅推山虎沖天柱油裏滑波烈眼等）八月曹文詔率游擊談宏同山西平陽道郭竹徵追點燈子二十七日至吉州寧鄉縣三十日至河津稷山文詔西從黃花峪進竹徵東由馬皮峪進賊窘急文詔單騎至其營諭降賊目陳爾先白應舉等以七百人聽命點燈子越山北遯九月乃于康家山就擒伏誅　十月尤世祿稱

病廷議以曹文詔代之上以秦寇未靖不許以三屯總兵孫顯祖爲寧武總兵（顯祖以縱家丁爲按臣吳文熾湯鶴論其由媢瑞爲大帥且薦文臣爲非體故罷任後復爲三屯總兵領延兵三百于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往宜撫之永寧爲冬防故即就近推用）顯祖奏閏十一月訖歲終在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等處擊賊先後斬三千三百七十級毆畜產二千賊在聞喜稷山者衆且强官軍力不敵（被賊最慘者寧鄉殺傷五千餘聞喜殺傷三百六十餘雙福峪官兵損四五百叅將周應乾被擒旅死）以督陣內官王承詔爲從乞再發京營兵策應　五年春孫顯祖敗賊于萬全之解店鎮賊走猗氏追敗之又及之于夏縣洪水鎮佯乞撫昏而復我營以有備不得入　宋統殷請留裁驛銀十萬兩從之　二月孫顯祖部將劉敏元（敏元影帶叅寇退回）兵三百呼譟愬道臣索餉顯祖同監視內臣孫霖栲之乃定　三月汾營游擊劉光祚敗績于臨縣之三教村　賊犯沁水寧武營裨校猛忠陣于端氏鎮會張道濬以罪戍雁門命家將張道法張瓚率蒼頭軍同擊賊忠中賊伏于平頭山戰死瓚馳救拔出其衆賊南趨澤州阻于河遂北掠長子　宋統殷疏叅孫顯祖罪奪其官上以馬士麟爲寧武總兵御史郭必昌奏孫顯祖寧武之兵一逃于靜樂再逃于永寧三逃于

寧鄉皆統殷失調度疏三上有旨統殷褫職勘以光祿寺少卿許鼎臣爲巡撫　馬士麟以病罷用張應昌爲寧武總兵（應昌之命以八月初二日下）　御史張宸極言舊鎮尤世祿孫顯祖殺民欲貨狀　戶給事呂黃鍾請專任曹文詔以晉事以寧武兵習于潰逃命應昌文詔各將其兵三千人以從　賊以七月破大寧八月破隰州再破石樓壽陽有客將吳開先者歙人奇士兵使者王肇生便宜用爲將常挫賊澤州西著勇畧賊從沁水攻陽城肇生以開先之兵至開先恃其能趨沁戰于北留墩下力鬬殺賊數百人歿盡無援一軍皆歿賊乃移營攻澤州州人叅政張光奎者守八日救不至城陷死之澤大州也全晉爲震動踰半月賊已南下太行山浸尋乎濟源修武而畿南豫俱中賊矣　賊破臨縣臨縣倚黃龍山榆水出焉入于黃河其城三面鑱絕壁而西阻水前王嘉胤攻八晝夜拔而去王之臣（一名豹五）乃神一魁餘黨有梁明倫者縣諸生與賊通道臣潘光祖信其語誤招安致陷王之臣得之以頓其貲距守北河曲許鼎臣移檄伏威馬忝之軍攻之有旨催急擊張宗衡亦以兵來會賊與禾寧山土賊田福田科等爲聲援久之不下　當是時

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平陽東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遼三路並急議督臣張宗衡駐平陽任東西二賊所將自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以李卑兵一千李卑時爲孤山副將賀人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得八千人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責之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之賊所將張應昌苟伏威之二千人加以史記頗希牧兵一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肯嵐代州北接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得七千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之于是總督張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潛師尾賊後至于陵川勝之再擊賊于潞州之西和大勝之斬首二千級十月陽和兵破賊于陽城縣之陽泉又破之于沁水毛連溝鹿臺寺石塔杏峪斬獲皆千人 十一月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將以關中之兵至鼎臣佯檄人龍令自從而陰令潛師由介休靈石以進平陽艾萬年入黃蘆嶺李卑入文峪口分道決鬬張宗衡以三將受撫臣節度也怒而檄之還三將惶惑無所聽命無何賊大隊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闖正虎據交文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以窺汾州紫金梁衆十餘萬以秦兵豫兵毛兵盡聚澤潞東南乘虛突犯東北

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尤世祿病閉張宗衡强起之與李卑賀人龍同援遼州自遼州以往軼榆社剪榆次逼壽陽距省會五十里鼎臣撤臨縣之圍反顧根本而專任總兵張應昌守道潘光祖以扼臨時五年十二月也 六年正月朔官軍復遼州賊時已去諸將多殺遼民以爲功李卑獨不可晉人稱之二十日復臨縣成約永寧山土賊于十八日會小神頭山謀劫營難民縋城出報撫中軍陳國威假稱務丑來迎手斬田扁等懸之發下壘賊七八處賊始懼參將劉光祚功爲多光祚前坐徵至是獲宥 宋統殷爲在事擊賊于長子賊轉入沁水復犯竇莊張道濬李鄉人設守時官軍屢捷

而秦兵將至賊乃請道濬相見紫金梁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誤隨王嘉胤故至此道濬詰以旣降何故縱火賊以衆爲解有一人前致詞甚善問爲誰曰賀川諸生韓廷憲也旣聽其約穀殷命守備薛天祿受之陽和兵乘不備襲賊賊怒而殺天祿敗約南下初紫金梁之敗約也韓廷憲欲圖之不遂乃以三騎來歸賊至耶璧廷憲偵亂世王得一民婦惑之言于軍曰是賊與紫金梁爭一婦人其釁可以說而離也貽書聞之云紫金梁將縛以自贖賊久合聞之其衆遂分分七大股股萬人曰混世王曰闖領曰八大王曰曹操曰撞塌天曰興加將

利

或五千人圍盂縣殘忻州竄定襄踐五臺而曹文詔奉合勦之旨再渡河入晉于是月十二日抵霍州遇賊萬衆過汾河即奮擊破之二十四日破賊于盂縣殺千人賊渠多死二十九日文詔追賊于定襄及之于壽陽縣許鼎臣命諜士張宰先大軍皆賊賊驚潰猛如虎別戰于黑山大克姬關鎖一營殲焉　二月六日文詔追賊于西堰十三日于碧霞村如虎皆力戰混世王死如虎號敢戰前以十二月擊邢紅狼解高平之圍矣至是與文詔合擊賊如虎與顏希牧逐賊壽陽之東賊于同莊北遁會文詔兵自北至相

遇于方山之開府村斬賊四百四十九級自混世王既死五臺盂定襄壽賊平許鼎臣以曹文詔軍平定州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十五日鼎臣偵賊在西山之奄峪逼祁縣遣陳國威猛如虎馬杰在及之于來遠寨破之二十日文詔與賊戰于大谷二十二日文詔與如虎國威逐賊于范村斬級數千二十九日文詔再破賊于榆杜太原餘賊幾盡　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禦之澤州之九仙臺大破之張道濬遣張瓚伏兵三纏凹邀賊擒其渠首獻闕下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至陽城中途遇賊過

之不顧曉抵沁水薄暮還潞師掩擊于芹池劉村寨上等村斬首千餘　初曹聲言平陽擊賊民失望至是始服　初九日賀人龍兵潰按臣李嵩疏論張應昌逗遛避賊賊在寬水峪而南抵襄陵賊去黑龍關而宿劉村賊到蒲縣而方抵黑龍關賊從仁義驛東奔一股從汾西山南下舍之不追仍回平陽府三月初七日方起行置獲河西垣絳東賊不剿南走曲沃無賊處十二日遇賊馬頭山有斬獲不乘勝追襲回兵太平致賊遠遁又黑龍關所斬級皆細弱驗係良民　是月也猛如虎破賊于介休之紅山嶺　四月賊駐陽城縣之潤城初四日賊將平順知縣徐明揚被殺初七日文水縣降賊惠天庫叛陳國威討擒之　曹文詔以十八日晡時抵

周村周村去潤城十五里三鼓襲之出賊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張應昌亦再有斬獲賊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杜敗北奔武鄉過天星遁高澤山先後爲文詔追殺兵部奏曹文詔鼓舞李艾二將殺賊一月五捷今赴衆與瑞兒夾擊俱有功其弟曹文耀任忻州延戰難應卹蝎子塊尋爲應昌所敗八大王掃地王則萬年人龍破之俱有功許撫疏云交城山古之呂梁山也土人據以爲險靈石霍山之間有韓侯嶺人原路交相通之路有南關冀城沁水之界有東烏嶺平定以東有栢井各宜設守備一員統兵六百又秦中降丁安插河岸上自西河舉與青龍渡相直五完所轄也中自含峪樸與花地宕相直黑代神所轄也鄭家河與石樓之崖頭關相直番山鎮所轄也又下至延水關與永和關相直金龍所轄也賀人龍有功宜用以設防職方郎李繼貞詔奏添兵五千四百馬一千留餉五萬必難如議河防現有兵一

于但以馬五百與之駐劄靑龍鎭賀人龍加都司僉
事銜料理防河韓侯嶺責之平陽南關責之澤潞栢
井中西責之太原東烏嶺責之平陽澤潞三
叅將各以兵數百委官分守兵將俱可不增　晉撫
許鼎臣奏稱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仰藉皇上
威靈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所存西賊萬餘逍遊
源山中其山爲王屋底柱析城中條今令李卑艾萬
年從澤川陽沁之延綿天井關入賀人龍李杏芳從
垣絳之邵源關督冢村入此西路進勦之大勢也東
賊二萬遁輝林武涉山中其山爲靑羊峪赤狄國王
莽嶺伏牛山碗子城小西天大王莊孫臏坡箕山遮
山總兵曹文詔中軍孫茂林自潞安之黎城入臣遣

麾下猛如虎等自遼和樂平之皋落山入此東路進
勦之大勢也太汾西北有三關道臣在焉賊王剛等
不滿三千總兵張應昌叅將劉光祚任之自可計日
奏功他盜如霍州之東山趙州之休糧山隰州之水
頭鎭石樓之花地窊孝義之開府喬山二寨蝎毛而
起則皆目爲土賊可折箠笞不煩天兵然鼎臣之言
亦聊以寬文法紓主憂而上意亦第謂此饑民不足
置寇數也　五月許鼎臣以饑民反者益衆請捐數
年逋賦上不允　犯沁水陽城日急曹文詔大破
之于小河村又破之于遼城毛嶺　六月賊陷和順

邑紳昌平兵備欒濟衆被傷不屈投井死時曹文詔
調援豫李卑破賊于　之天井關艾萬年破賊于
陽城之延家山　七月初六日賊夜襲平樂陷之
賊以曹文詔在豫也復返晉官軍會戰于岢嵐州失
利游擊許國運被創死　張應昌之卒潰于鳴謙驛
曹文詔改大同總兵　許鼎臣罷以陝西按察司
敫君恩代之　八月賊陷沁水賊自翼城逼沁水李
卑駐高平王肇生三檄之不應十一日賊攻沁水陷
之賊渡河五犯沁水張道濬有城守功道濬前在朝
以言事得罪公論與用軍功湔祓會沁陷乃詘其勞

不許　十月朔戴君恩始視事先是孝義土賊通天
柱臨縣賊王之臣皆來降而三關賊王剛者以十月
降官軍由五臺深入提督閻君恩旣視事怵諸降賊
桀黠反覆謀殲之　七年甲戌正月召王剛諸軍中
實伏左右力士斷其首令軍中幷殺通天柱王之臣
于他所剛在交城文水曰天柱在孝義縣王之臣任
黃河張家坪托鍋賞致之正月初七日迎春
雜莊上其中方席地飲
即生縛剮餘以次擒其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三
賊尋生得獻俘京師惟岢嵐益高加討即顯道神勢甚張
歲寇饑民附賊日益衆　上發帑金十萬兩勅御史
陳乾陽往賑新撫吳甡前任叅素習寇知君恩委弁

多延綏人與賊通廝倘徵其尤害民者戮之察諸將
惟猛如虎虎大威沉鷙可任而麾下安集稼穡能具
曉阻隘曲折能用諜以間賊賊果內自疑持其魁劉
浩然（即鄉里人）首以降高加討由掠我師追至忻代山中
加討所用槊挺重三十斤長九尺馮上舞之銳不可
當正聽曰大呼虎大威迎射一矢中項乃殪加討之
黨曰賀宗漢（即活地草）聞之懼僞乞降于寧州劉光祚伏
兵山隘斬之是爲八年乙亥春三月晉中三大盜俱
斃　先是曹文詔之入晉也論功僅中賞率不則宜
還之秦其改大同也以前在洪洞與劉御史之不相

失而御史適按豫遂摭拾糾之文詔殺賊太行山中
御史相見于懷慶是日蜀帥敗賴文詔力戰大破賊
甫解甲而御史語言輕重不得文詔拂衣起而叱之
廷議謂文詔估勝而驕緣功大不能難撤移大同大
同尋有兩縣失事遂致其罪當吳甡按察以慶陽之
戰知文詔奏功于朝又薦其部將馮舉曹變蛟等比
撫晉而文詔已論戍乃上書追訟其功承疇亦請貰
文詔責後效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遷之然賊已滋甚
不可爲矣蓋文詔有大將才在大同及得罪不與討
賊者兩年而賊從畿南豫以復入于秦

畿南之被寇也六年正月初四日賊騎闖入西山距
順德百里大名道盧象昇率兵禦卻之　二月賊以
左良玉兵挫于武安也從小山澗入真定井陘道寇
從化撫守將李定王國璽李崇救之國璽中賊伏崇
馳救士卒傷殆盡國璽潰圍由賊分其伍爲二北向
者西犯平縣東窺固關南向者剽河北慶輝諸府科
臣孟國祚曰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爲大平原千里直
走京師非有河山爲之蔽也今晉有曹文詔張應昌
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肯之秦蹙于晉晉蹙
于豫者今轉而歐之順德矣請通州兵二千馳救許

之四月沙河臨洺告急按臣衛景瑗請昌平兵二千
援之報可　真保巡撫丁魁楚以四月二十一日發
鎮順德（丁魁楚奏緊勦畿南者盡是邊兵由毛威老毫劄餉其單薄全營八百人俱逃威僅追回一百九十人其餘皆棄而爲賊）保定總兵梁甫以八千人馳至洺郡
會勦西山義勇糾其父子兄弟紓家難自請殺賊二
十八日自順德至內丘由臨城抵郝庄賊衆數萬屯
小西天山中梁甫屯龍門距賊三十里大名道象昇
駐內丘西東黃寺井陘道從化駐臨城西五月初三
日接戰明日又戰賊走臨城西山初七日游擊董維
坤被圍于冷水村梁甫分兵救之別設覆于石城南

賊遇伏大北遐歸小西天老營翼日大名道象昇再邀之于青龍岡破之象昇臨陣以身爲士卒先矢石滿前不爲動軍中目之曰盧公眞能將也　上命太監陳大奎闔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分監文詔應昌炅玉玘軍發帑金四萬綵段千疋爲軍前給賞　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已走多隆崖谷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從邯鄲南逸　八月初四日賊復犯沙河縣之丹井入邢臺西太上井[redacted]嶺盧象昇同大戰楊進朝擊之有斬獲二十四日賊屯元氏縣梁甫擊之于石家溝斬首百餘人　九月犯平山縣賊首張

有卽一盞燈爲張應昌所將卒楊芳所擒　十月犯行唐靈壽平井尋犯趙州至寧晉舉人李[redacted]并其姊與弟皆死之賊阻淸水河不得渡掠南宮縣甚衆梁甫兵在獲鹿不時至賊遂蹂栢鄉西去兵科盧兆龍請致梁甫于理不行　五臺山廣袤數百里南通畿輔東枕雲中北接雁門西連太原賊據靈通寺以中臺爲奧窔其中糗糧足廬舍完賊阻其險以游魂假息我師有眞保二鎭重兵隸鄧玘之川卒倪寵王樸之京營合諸將兵力殄逋亡延命之寇沛若有餘猶舉帥頡頏不前猥云山深路岐邊長而賊衆雖本明

詔夾勦寔莫肯深入霆擊也　七年報功疏曰流寇自六年正月追勦出境後再犯于四月七日自茨龍以至濬滑地幾千里衆逾十萬及十一月十二日始奏廓淸六年正月賊入淇水川守備楊芳有白會村宋家庄之捷閏四月解武安之圍而遼和之賊大蹶則有侯關村之捷進屯滹沱店有牛家峪之捷梁甫初會師有八方冷水石城之捷小魚山之捷賊遁南沙有石盆口支硐口之捷流氛剪艾略盡賊敗餘衆而西又有桃樹坪許兒崖之捷京營紀倪兩總兵援豫次順德遇賊於牛皮窩破之所將卒又有淇水川

之捷宋家庄卽滹沱米花寨之捷鐵蓮山之捷贊西玉皇廟之捷秋後賊勢北向動萬以數撫臣所將卒有石家溝之捷許亭沙灘及銅冶之捷井陘道所將卒有洪洞張村之捷都司田時升有靑沙黃沙之捷梁甫有温塘場之捷游擊李定有北峪之捷小棗庄石頭寨之捷楊芳有南佐材成角村之捷主國璽有黑滹河之捷趙完璧有四社之捷鄧玘以川兵赴援前人境則有白草關之捷賊寇平山有紅子店馬種川之捷賊遁靑石嶺有紅潤村之捷又有醉漢口之捷賊南奔又折而犯臨城玘逆要其前有魚柱嶺之

提賊從山後奔入邢西梁甫扼于黃寺八方之間賊不能東會京營奉旨赴畿賊悉逃入武安陽邑濟城等處爲團結鄉勇所擊皆死備捜山谷直抵丹井畿南之境幾于無賊或云畿南討賊有監視內臣撫鎭依之以濫功賞奏報多不以實當賊在內丘臨城間監軍者大名井陘三道大名道盧象昇手與賊格戰外及于鼓失馬以步鬬免爲賊所憚不敢窺大名魏人至今詠之疏止敘井陘而不及何也然盧率以功名顯

譔寇之蔚也視秦與國難相終始不可以月日疆域

綏寇紀畧　卷一　壽一

爲斷獨其初受兵實始于河北三郡三郡者懐慶爲上彰德次之衛輝又次之當郝士膏之撫豫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豫撫郝士膏報殺鎭豫士大夫憂賊以宗祿龐美歲四萬追湖餉考可數十萬請練鄉兵中州富實捜贓鏹出捐助事亦易辦不果行昌平侍郎侯恂豫人初開軍府拔左良玉于行伍用爲大將良玉感激思效豫士大夫亦信之　五年九月賊掠懐濟焚清化破修武知修武事劉鳳翔絕城道被殺縣尉余守彬訓導朱家彥紳士侯來問等七十餘人俱死賊居三日陽和兵至乃去突人清華鎭焚殺數千家旁掠武涉輝

縣遂圍懐慶恭將黃士英戰没于河內之大山口守道尹伸知府別如綸率紳民固守廷議用昌兵殺賊以千二百人付左良玉而陳永福以裨校從征其大指專在中州會修武清化之寇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晉十二月初十日賊抵王屋山犯西陽泉二萬官兵二千餘人用砲擊之賊死者三百西遁聚于高平之關將撫豫者樊尚燝郝士膏後又有吳光義光義罷去尙燝由太僕少卿幸來陞任以左良玉爲請疏曰昌鎭之兵即河南之兵餉即河南之餉樞臣移緩就急臣不敢爭但豫非無事賊氛漸逼請以左良玉駐澤州適中之地北可以援高

綏寇紀畧　卷一　壹一

平長子東可以救臨縣潞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爲晉保境兼顧濟源詔從之聽良玉受尙燝節制并諭曹文詔以同心殺賊有急則秦兵驟而東豫兵過西西晉兵從中橫擊勿以交境爲解　六年正月初九日賊在邢臺由三省接境名摩天嶺窄道崖直抵武安犯隰州初十日陽邑陷衆將芮琦守備王繼統死之十四日左良玉勝之于涉縣之西拔賊望昌兵旗幟皆譁譁然謀噬中州益甚二月左良玉兵挫于武安賊以三四萬從趙寨而東都司蔡如蕙禦之于急呼河中軍曹鳴鶴馬擢桐策應至郁原關卒遇賊鳴

鷄與戰勝之天曉結兩營相犄角平明鳴鷄提刀衝
突戰至巳賊益多火藥盡移營合擁軍營開爲所乘
二將及裨將姚應鵾皆死鳴鷄將種嬌從旁闢擁持
軍覩望不力故敗兵千餘悉没賊得氣愈逞走輝縣
知縣事張克儉有備賊乃聚衆于輝之百泉書院三
日衝楮丘而北屯據林縣之山谿元材趙村儀民揭
竿相望而起　樊尚燝罷以太常寺少卿玄默代之
有旨玄默同巡按劉令譽查前撫失事　三月賊再
入河内十七日左良玉逐賊于輝縣賊從十八盤黃
嶺口南下奔河村入修武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避

賊墮賊執而殺之陶希謙故儒將賊追急馬驚落塹
而死左良玉救武安二十日襲賊于鶴善驛二十八
日大戰于郲樹口再獲其首惡賊乃西奔　四月十
九日馬鳳儀邀賊于臨洺關　二十六日左良玉破
賊于武安獲賊將四之逸追之復得　曹文詔與黎
城之賊戰涉縣之圍解　先是豫中有毛兵有鄉兵
不過七千賊犯覃懷失數百犯武安亦如之犯濟懷
失千人至是再犯武安三犯清化效忠希謙之敗額兵折亡
殆盡左良玉一旅之師勢成孤注不得已而請鄧玘
川兵又以石砫土司馬鳳儀之兵益之玘以六千人

戍遵化也久客思歸再復登州有功詔獎其成勞勉
以便道殺賊許功成之日還蜀鳳儀從遵承調防固
關登州平保兵還鎮龍固守禦有人敢以赴中州之
急禮給事中張鏡心有河南四路宿兵之議遂命良
玉玘鳳儀當其三豫撫整頓毛兵當其一　然毛兵屢
敗不可以用也賊破石岡發于孩兒村鳳儀以孤軍
在侯家庄被圍孫弘謨楊芳等兩人保撫中軍不能救石砫
兵俱没　五月鄧玘擊賊于濟源之善陽山射紫金
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衆散他部以去十二
日賊十餘萬遁磁川玘救之賊攻彭城鎮不得入鄧

左二將會師于彭城賊在湯淇去衛輝十五里十六
日二將勝之于清池郲庄賊乃退入林安山中川將
楊遇春邀賊于大峯口二十五日賊至林縣遇春先
驅毛營丁守賢繼之南陽兵錢繼功殿遇春中賊伏
死賊得其旗幟誘守賢并殺復攻繼功勿動賊始輕
鄧玘爲不足憚二十九日曹文詔率五營兵夜襲賊
于偏店村賊敗走墜崖谷無筭鄧玘亦于胡谷村追
及偕良玉同逐賊沙河賊自邯鄲南逸　六月初六
日賊圍湯陰鄧玘被困于土樵窩良玉救之始脫豫
撫以輝縣急一日夜二百里穿賊中馳入城輝諸將

追賊嘗是時賊負太行山爲固晉沓所備者多豫寬
单虛不能并力豫士大夫請以洪承疇移駐潼關叅
制晉豫二撫與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鎮兵爲便上
曰勦賊撫鎮專責别設總督反滋諉卸不如重兩撫
事權副總以上奏請叅遊以下軍法從事俾節制三
大帥而責以三月必殄賊有不及期者罪之時潞王
有疏告急言衛輝城庳土惡選護衛三百人助守先
後捐米七百石銀三千兩歲祿麥銀六千兩益餉又
因故妃冢被發以鳳泗陵寢可虞并勦上早行撫勦
毋輕視賊上特命倪寵王樸爲總兵以京營兵六千

行監以太監楊應朝盧九德勦二帥弓矢千五百戰
馬三百皆選騎可用倪王以中官請稱爵賞職方郎
李繼貞爭之曰倪寵數歷邊鎮在京營六年陟大帥
尙未爲過王樸乃王威子原無實歷副叅之任累次
敘加多從其父分功推京營僉逾半載以府銜出征
其誰輕之又求加總兵恐無以厭人望左良玉李卑
皆身經百戰位次反出其下恐鬧而解體宜量加左
李二將以都督僉事署總兵庶無相臨之分有以安
其心焉上深頷其言命從之于倪王則中官以爲有
成命不欲奪也　七月河北道袁楷追賊于濟源之

南窑走之鄧左二將再破賊于官村于沁河于淸化
于萬善左軍武安八德之提扼之于臨所斬獲尤多
曹文詔又擊之懷慶之紫陵村湯九州駐兵水冶居
安林磁武四邑要路賊不得逞　八月六日賊焚温
縣之西關　九月湯左二將及京營軍屢有斬獲
十月賊之奔晉者復返豫京兵尾其後湯左扼其前
湯兵勝之于青店石岡京兵勝之于石坡牛尾賊一
困　十一月官軍于武安之柳泉于猛虎村再破賊
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道臣常道
立信之因太監楊進朝以請會天寒河冰合廿四日

賊從毛家寨策馬徑渡是爲澠池縣之馬蹄窩防河
中軍袁大權遇敵死河北諸軍謬云追之半渡因冰
解不及自此三晉畿南懷慶彰德衛輝三郡不受賊
躪者十年而遂有甲申之事
眘史氏曰予嘗觀靈寶許公邊鎮圖稱嘉靖七年延
綏歲饑軍民幾致搆亂深咎弘治成化中本色改折
爲非策蓋居延本處秦所開河南地漢唐用之控帶
荒徼宋設重鎮專制夏人土風粗猛邊人不知作業
用之則爲我兵棄之則爲我寇自昔然矣當崇禎元
二年間朝廷若豫發帑地俾主計者盡補三邊十年

之餉而出內帑數十萬金以收召鄜延環慶之饑民三年可成勁旅即國家獲其死力豈徒西陲無警已乎胡爲棄此孑遺立視顛仆而莫救彼皆河朔健兒長大帶劒豈能如嬰兒之絕哺乳老羸之轉溝中故王嘉胤白挺作難淸水營木瓜園鑛午畢從神一元振臂大呼新安堡柳樹澗雲合響應其後兵拏不解乃至竭天下之財以塡累水之壑惜乎用之有遲速而治亂之形異也楊鶴提闕庭十道之兵掃除兜醜賊烏驚獸駭勢將自離不以殄滅爲期顧與劉廣生日事招撫賊初嚴督府若神靈匍匐不敢仰視今日

若厚賞賚設飲食命坐撫煦然與之言慮傷其意其黠者或疑此護我也稍黠者笑以爲怯且自笑爲民民窮餓將持一升麥伏草間小吏捽而笞其背非亡命走險庸得若是乎里語有曰不索何獲吾儕小人今日方知作賊之利也即鎮兵亦見而慕之投所支月餉於地詬曰奈何不早爲賊夫人心動之甚易靜之甚難若火之方燎不撲滅之又蘊祟焉于誰責而可乎或曰賊本荒霽懸人饑寒乞活以至于此不撫忍盡誅之乎是不然洪督師先在榆中黨家灣薛家崖招徠一十八寨意未嘗不在撫也西川鐵角城二

彼散遣固已萬計駢首幾及千人豈不恨於殺已降顧此曹從惡日久怙亂反覆納之則成其計誅之則殘其勝威信既立接踵歸誠未始堅彼執迷實足開其善意此已然之效也如鶴者取空名告身數十道與賊招大神以要盟是負以張角爲大賢良而交賓于跖蹻也夫鷹雖可鴿而苗忌有莠彼且飽則颺矣我勿鋤而去之慈母寬操箠之心壯夫失解腕之智欲以制猛虎于央路得長鯨于懸餌豈不謬哉晉人之言曰賊虐始于秦而棄疾於我（逖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隨曷李給事中裴君勝晉人也奏曰必責成秦之撫鎮渠之因秦而後再議勦撫）夫孟門鎮先

有盜千人（永寧州之孟門鎮有盜千人勾陝西大同集口之盜合二千餘人）而壺關狗民繼起此可盡謂之秦賊乎自烏鼠至于勾注交弛武玩其病則一胡廷宴仙克譔以釀亂繩之未始有輕重也士大夫沿承平餘習端拜詳視需次而至公卿其出膺節鉞率坐不闢堂顧使鈴下虞候示威重莫適勸念兵事者微獨此也烏程相寄勿大臣戰守機宜至上從之取計與與化受命撫晉辯謁西朝勞相國揖之曰流寇癬疥之疾不足多慮是時賊已踰底柱涉河津當國老謀猶置之度外此扁鵲視齊桓侯之疾在于骨髓而左右爲禁方者以害未中于

賸理有不須死者幾希矣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曹文詔喋血兩河崎嶇百戰手挈全秦還之天子宜按勳格剖符定封乃苛以小文陷之他事內懷忠臣之氣外厭讒夫之謀賊因挺解得以養其梟雄王國樑孫顯祖喪師失律非有桑榆可收之才敗壓難施之勢若坐而斬之纛下卽諸將軍股栗而遜罰自如功罪混淆其何以戰天子遣龍武親軍以重二輔儼如六飛之在行而將吏動脩出于殿師夙沙觀軍朝恩之口左艮玉湯九州之徒所以徘徊而弗擊也嗟乎三晉地形險固畿南河北山川犬牙相錯

神京扼之于前黃河繞之于左關外諸君并心滅賊譬如逐鹿圍中探丸囊底飛走路絕形屈勢窮乃縱使渡河魚爛土崩不可復救當事知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君子于六年十一月澠池之事未嘗不撫卷太息以為此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也余故詮次流寇始事之畧而以澠池終焉

附記

杜文煥曰文煥于庚午二月督延綏固原兵三千諭降王之爵等七百人而苗美潛伏小滴流山冉破之追至安塞縣之鐵藥塞巳入其巢而美復逝爭獲其首于賀家灣賊黨所自獻也延東黃甫川賊王嘉胤齊三等以延撫標下副將李劍求貨于賊怒而襲破黃甫清水木瓜三堡洪公以鎮西將軍印授余討之余先擊齊三以斷嘉胤聲援陣于三神堂作退誘之返鬬大破賊賊約嘉胤同送款余不許勒兵誓衆陣斬王嘉胤等露布入告時天旱民饑賊大起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僞乞降余陽許之先討清澗保安安塞諸賊斬八百人而府谷餘孽王家用等復起陷山西河曲大司馬梁公廷棟請拜余為大將軍兼督秦晉兩巡撫

親履行間運糧草紀功罪余聞命馳赴河曲家用阻險堅守天沍寒大雨雪梁公檄催戰余不可曰如此我士卒必傷絕其樵蘇至鼓而下之百全之道也會寧帥饑軍神一元攻陷延西新安寧塞柳樹澗三堡寧塞余所居宗人多死乃留曹文詔圍河曲而拜表西救神賊時棄寧塞陷保安巳又據合水圍慶陽府余與戰慶陽城下斬首無算賊僞降總督楊公鶴信之下令曰一賊就款巳題寧塞安插官兵妄殺一賊者用兩兵償余嘆曰賊襲陷寧塞畏我而逃今借名城為盜資我宗人可與賊

逅處此土乎遂以其族行尋爲楊鶴所中乃得罪
以去觀此紀則嘉胤已死于黃甫川而臨河曲者
乃其黨王家用爲兩人杜公榆中世將其論西事
必核覈于督撫所奏報獨殊余疑之後讀李少司
馬爲職方所覆奏有云文煥身爲大帥王嘉胤之
級眞僞不辨信其已死僻于追擊然則杜公臨事
已誤其著書示後猶襲前不改耶梁大司馬爲人
有幹濟才嘗請補三邊缺餉并拿問秦中貪殘有
司非前後數公可及其奏杜文煥爲大將假事權
用西人以辦西賊不爲無見杜自謂勦撫與同受

忌中傷而吳與化所勦延川殺良狀以杜部將李
崇榮殺逃難民曹孟孝等一百九十九名口與李
應期所糾相合杜因此下吏吳與應期先後以撫
糾楊鶴者也其事安所考信姑兩存之　案
三年十月職方李繼貞請賑延綏疏曰皇上以數
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
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嘗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
錢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
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黃搏霄人運之法
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勅省直援納事例及贖鍰

俱輸粟入邊不許折銀酌量脚價低昂其值使輸
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伝
賊之民必散賊不就降即就縛耳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再覆延撫杜鎮疏曰賊勢燎
原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各以本地爲急西馳
不復東顧疏請撤王承恩還鎮夫入衛西將之宜
撤同臣部籌之久矣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綏[illegible]
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
之兵亦宜隨之西還非以逸之乃所以用之順其
西歸之性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鎮必爭效命秦

中撫鎮旣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
而後乃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
者也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
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
能禁其束手就斃乎撫臣請留站銀止可權給饑
軍安能及民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
東省之法一以宜布德意一以安輯流亡必得三
十萬石之粟以在在附近州縣稍熟地方責有司
設法糴買運至近賊處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
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將還

化爲民而將化爲賊者且永不爲賊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矣此費應在戸部戸部有則宜立發無則亦宜力請若戸部不請臣又不代爲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西平汾之百萬錢糧歸爲有矣雖增兵留將何救于事哉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當有不俟臣言之畢者矣疏入上乃令王承恩還鎭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賑而藩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

四年七月因道楊嘉謨還鎭李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携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勅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内帑不宜惜也余時初登朝李談及世事輒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于前非三十萬石不可至上以國用匱乏愼惜金錢雖下手詔命尚使所齎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李清綵有識其先幾料得失

歷若指掌上召見賞其有執撫天津有效尋倚爲大司馬時寇勢已不可爲李公亦大病臨歿猶以國事爲念云

辛未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輙破喬林曰賊未嘗攻有饑民爲内應故失守上問陝西參政劉應遇以近寇所在應遇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曰寇亦吾赤子也不可純以勦爲事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應遇曰彼降仍掠不得已而戮之以示警時上方勵精出治于輯瑞時遍詢諸地方得失河曲之失守左掛之詐降皆有關安危諸臣不能奏方畧答明問終于勦撫不定廷議混淆負天子憂勤元元之意焉

按臣李應期有秦中流賊旋撫旋叛疏上命確查新按臣吳甡疏曰延慶屢年缺餉又連年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胤攻府谷渡河入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破栁樹澗破安邊破保安一元死其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鎭寧州招撫一魁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盡餘黨如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

督臣五月初旬繞雕寧州而保安餘賊已分掠瑕
縣眞定之間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倡亂煽聚米綏
淸澗各鄉村被掠脅從甚衆幾于無民去年秋冬
之間諸盜如點燈子整齊王不沾泥之類延山慈
野莫可嚮邇榆中州縣既無可掠遂流刼延南延
撫洪承疇方收拾東西兩路于延南力不能及撫
臣練國事初任西安屯卒单弱不能制賊三月間
掠宜川雒水宜君中部等縣點燈子衆號數萬自
山西過河而歸據黃龍山一帶聲勢甚熾臣遵旨
獨征延北士民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韓城

白水澄城蒲城郃陽宜君中部數十州縣最受荼
毒殺典史千總部中軍運糧委官鄉村殘破者數
百計男婦殺死者數萬計五月總兵王承恩榆林
道臣張福臻始統勁王兵五千餘南下剿賊屢戰
捷賊望風潛遁乃督臣楊鶴移鎮耀州下令招安
諸頭目掠取已飽有赴耀州求撫者督臣給賞花
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册予路費錢待之殊厚亦有
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等榆林道臣張福臻
收入行伍隨征者亦不下數百賊黨見大兵在南
遂北歸延川安定淸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故地

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擺士民有官賊
之謠點燈子聚衆五六千在淸澗之解家溝花牙
寺名爲就撫近復有渡河之報慶陽郝臨菴劉六
等亦受道臣周自强之撫餘黨披猖于環合今又
攻陷中部矣

上之命吳甡賑濟也延長見受賊圍同知趙鶴宣
布德音其圍立解淸澗有降賊黨雄等四百給散
一如官軍米脂從賊者十之七聞賑還歸收入里
籍凡三千人安見賊之不可欵附乎楊鶴之于神
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御劄則予以官求安

插則定其地奉之惟恐不及有蹇闖道胡其俊者
賊爵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贐叉
因其索酒糯粱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晏
之安坐不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爲笑
余嘗疑其太甚由今觀之信乎其不虛矣

吳興化憶記曰予在慶陽曹文詔以其兵至時文
詔以兵事與制府齟齬予問之制府得士心而不
能用將軍何也文詔曰洪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
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
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聞薦錄一人此

騏驥所以困于鹽車也予詢其所部可當一面者爲誰文詔以馮舉曹變蛟六七人對予許特疏奏薦文詔感激思效破賊慶陽前後斬數千級賊謀走平涼竄鳳翔由棧道奔漢中窺蜀予至鳳翔文詔勦賊寶雞山中累大捷賊不敢入漢中窺伺者文詔功居多予請之朝加文詔都督同知而馮舉曹變蛟等皆重用文詔每擐甲誓師輙告其下曰當有以報吳使君也夫洪制府倚文詔如左右手而興化猶謂未盡其用觀其慶陽軍中從容杯酒之語似胸中磈壘窒塞豈遂以身許洪公哉其後

鬬關轉戰洪公推置不待言而文詔報之以死兩人相得固非旁觀者所能測量興化追憶其生平酒後發言後知僕射短長有關爲驅因以信古來奇材壯士受知立事之難而專征仗鉞者當念將將之不易也

秦人曰崇禎元年清澗有一書生孟長更于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因長夜點燈遇追至此衆號爲點燈子云

秦人刑給事中薛國觀疏曰賊之恣也由喬應甲撫秦豎劫盜不問貲釀其禍當魏璫修郄關中諸君子追贓令亟應甲狂易有心疾咆哮鬬怒噬若瘈狗顧于探丸惡少煦煦畜之何哉夫盜賊小人一氣所出胡廷宴本閹黨也其名在逆案中贖罷罷懦酒與兇暴者同害人皆知思陵遭遇百六而不知逆閹竊柄七年于建牙大吏遍置私人其政事衙決法令廢弛足以蘊災而召禍此可爲太息者也

鄒漪曰懷宗皇帝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

受病獨在慎惜金錢大學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當賊之初起不過數輩飢民從之者無幾若早聽李職方言解散可待乃爭之經年而始行賊已瀰山漫谷此區區十萬金猶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祗緣廟堂之上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以故忠言不用謂賊旦暮可平豈知涓涓不塞漸成江河後雖欲圖有圖之而不可得若矣甚矣時之勿可失也夫人主富有四海內帑所積除御用外何非長物猶記吾師李宮

允明府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兩錢之費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旨哉斯言可爲鑒戒即如諸藩之陷何莫不由乎此楚府之亡也獻忠見其庫中金百萬笑曰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鬍子眞庸兒秦府之俘也天寒冰結不肯人給一綿衣福府之醢也惟謹鎖鑰壯坐視軍民疾首蹙額而莫之救蜀府之陷也成都令吳繼善請發帑金散朽粟王不聽而周邸之守汴梁捐金至一百二十萬殺一賊者予一元寶以故人心成城攻凡三次圍至九月卒不得下成敗利鈍其効彰彰明

呼只坐一慳遂成胥溺有國有天下莫不皆然御史姜思睿有疏云貪小利而成大害由今思之其言洵不謬矣

綏寇紀畧卷一終

綏寇紀畧卷二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藝恃國以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車箱困

癸酉冬十月山西河北賊乘冰渡河而南澠池陷伊陽（十二月初一日賊伊陽縣焚掠）二盧氏（初二日破盧氏縣）俱不守蔓延于歸汝南陽光固信陽之間（十五日掠南陽府之南召鎮平南內鄉唐縣二千餘屯杏花山千餘屯沙泉口又別攻魯山在葉縣二十九日掠汝寧府之西平確州二十二日掠遂平二十三日掠確山往信陽州）豫病矣禍先中于楚則何也豫之變賊

在西河之間楚之變賊在千里之外豫久而知警楚遠而弗戒以形則豫嚴而楚逸也以實則豫堅而楚瑕也豫撫玄默率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之兵待之境上嵩雒以北各城數十完守入保賊以故避勿攻竄入盧氏山中盧氏崇山造天牙踞趾錯礦盤阻鳴吠相呼賊因其嚮導循山間走直抵內鄉內鄉接壤鄧州淅水從淅可以犯鄖從鄧可以犯襄而鄖襄所轄則治院也爲四省分地舊制因以徼奸人闌入承平弛玩威不足以行所部雖各一單僅與道將（鄖領兵五百領餉六千有南騎馬兵百四十八人等先狩楚撫調去鄖衆二衞選鋒共四百人合鎮兵）

不過九百不足當他鎮之十一屬城庫薄特險與陋不備不虞賊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過河遂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破鄖西二十五日破上津七年甲戌正月二十九日破房縣破保康直走空虛無人之地捷若風雨之至鄖撫蔣允儀束手無策上書請死而巳楚撫唐暉又以賊之别股入棗陽唐暉以棗陽襄陵門戶發兵百五十名防禦初五日胡家河一戰十損八九圍南郭賊圍南郭鄖兕斬首二百四十九級陷當陽惠王奏鎮筸副將楊正芳二十四日大戰殺賊數千級復當陽○賊入應山僉書周元儒有一捷護獻陵惠邸為重留許成名楊正芳之兵于荆州承天未肯援鄖鄖事且曰急賊以正月由鄖陽金魚口過江至界山石花街近谷城盡營其均州老營大自

鄧州九重院至光化境又次自雙溝至新野境而東陽之寇至襄陽蔡村渡且逼宜城六處齊集襄兵門應襲支又自淅川入鄖兕南郭宜城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夔陵興山巴東麗陽等處朝議調鎮筸兵五千赴襄陽救援鎮筸恐不及數又調施南各土司兵以足之而賊巳犯宜都夔陵松滋歸州浸淫乎入蜀矣正月二十六日陷遠安二月初五日陷興山歸巴萬山稠疊箐薄寄綿賊入其中首尾排迮荆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香溪壩平陽壩斬首頗多而楊正芳有金沙舖二十七日楊正芳舊縣金沙舖連戰殺賊百餘李埠有蓮花坪白溝坪鄧玘有胡地冲許成名有仙女山諸捷二月初五日鄧玘于胡地冲追賊三十里擒斬七百一十二級若川撫董石砫之兵力扼夔巫不令得

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乃施兵緣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夫誰之何者此賊入蜀之始也涂原記賊殺蜀人之慘剖手足曰報奴分夾脊曰邊地鋒其背于空中曰雪鰍置大城以圍數百小兒見奔走呼號以爲樂曰貫戲剖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脛倅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先是十一月甲申洮州衛地震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賊以二月二十一日破夔州府大寧大昌開縣新寧相繼陷惟梁山以中書涂原集鄉勇戰箐銃間用竹脊壘石乘高擊之殊大松而壓之塞隘口辦弩矢血流縷輒斃賊畏之退入巴州川兵敗賊于巴州賊攻太平縣石砫土司秦良玉以其兵至夔州

夔州新破蜀撫劉漢儒運長慶之米順流下兵賴以濟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之圍解漢儒及按臣龔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上不許賊攻保寧推官張一鶚設守新按臣劉宗祥巳受事與川北道夏時亨謀禦賊不能下賊攻廣元七晝夜城上發礮石擊去之當是時延撫陳奇瑜克延水關賊新有功延水關者負絶險下臨黃河降丁鐵天咐開山斧者據之秦寇以六年平定二賊恃其阸寨屢攻不能下奇瑜乃潛師急擊焚其巢延寇始盡廷議以爲知兵會楚豫告急以承疇三邊未可輕動下七年正月晉奇瑜

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而用大名道盧象昇爲鄖撫代蔣允儀允儀以無兵故薄其罪象昇初視事有威名賊之入蜀者未踰月而返楚又二三萬蜀寇返楚者駐鄖陽之黃龍灘分其軍約一上均州在河南一上鄖陽在淅川一上金漆坪過河在陝西商南又從盧氏在河南於是總督陳奇瑜移軍自均州入三月十九日到均州張應昌敗績于五嶺山陣亡三百人身被箭回均州偕象昇踰竹山追賊及之于烏林關六月十二日烏林關冒雨連戰斬首一千七百五十三級與秦之平利相近爲大賊老營連戰十餘陣也家溝洵陽交界地名也家溝六月二十日連戰追殺得一千八十六級鄧玘功第一石泉壩六月二十八日楊世恩于石泉壩得二百七十六級康家坪三十日鄖標所將李于上津之東家坪得二百十六級又楊世芳等于鄖陽之木竹坡入秦

楚界大破賊巢斬首五百十六級蚋溪七月初一日先設伏蚋溪遇寇斬首二百七級墮崖入江者不計其數諸將斬首五六千鄧玘楊世恩之功最爲此七年七月事也楚中幾于無賊然而賊之竄也乃在漢南泰寇自六年平定後延木關向有延鎮降丁盤據不能掃蕩自晉寇從宜州西渡與之合遂披猖南下延西安其他如渭北之水寨關蒲城之普齊川南定之安定燈與平有妖教數千皆秦之餘孽也漢南之在秦也東至於洵陽白河平利又東至於興安石泉漢陰西至于西鄉洋縣漢中府又西至于沔縣寧羌略陽其地皆與楚蜀爲界各省大兵盡在楚蜀勢必逼入漢南秦督承疇早鰓然憂之承疇于正月二十五日從子午谷抄入漢南承疇疏曰三月十五日賊自四川來

分四五營共有數萬距寧羌州七十里州去漢中甚近臣至沔州調兵分赴寧羌堵勦賊遂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臣以十二日過白水江二十二日至秦州調兵防守賊合兵入兩當二十四日襲破鳳縣分爲二股一向漢中太守斷棧道守雞頭關賊不敢過復取僻路由漢王山犯城固洋縣又一股由鳳縣徑奔寶雞汧陽求撫臣陽許納降符鎮臣以兵禦之又曰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前自棧道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此數股賊畢會于漢興而旁突于商雒秦事

大可憂也官軍主客三千不當賊之十一三邊四鎮之餉盡出于西鳳漢興臨鞏賊情如此餉何由辦爲今之計必將陝兵之在他省者盡歸陝而後可以救重地必將陝餉之撥他省者盡供陝而後可以濟軍興蓋承疇居兵間久決機沉審知賊不可撫亦不易勦故持論若此會以甘鎮有邊警赴援啓行而奇瑜見楚賊既盡驅引兵而西輕賊不足平有驕色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與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鄉爲羣盜迎祥在晉中爲闖王自成與之共事至楚豫始誘結李過李牟

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以顧盼自雄李過高傑等善戰顧君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壁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顛纇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旣絕春夏大雨兩月賊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君恩爲之謀曰吾輩萬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羣帥處窮山絕坂之中可文降而後爲以逭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爲請奇瑜輕心詭大功可立就特許八月約降凡籍覈籍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爲渠首者正法餘勞遣歸農以去後然自負處分神速克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大

賊已弄兵潢池朝廷弘恩開設善路亦必縛首懇納甲械俾角距落而後設方畧羈縻之令永無反奇瑜不知兵焉有虎狼之衆不一大創而叉手稽伏者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連破麟游等七縣大賊數萬自畧陽來與之合尋分而爲二一至長平披涇陽一至鄜窺盩厔臨鞏平凉在在旁午奇瑜猶歸罪于寶雞知縣李嘉彥之殺安官而謂新附易搖幾幸賊之一悔禍也閏八月十九日馳至鳳翔覩見賊騎充斥悔爲所誤方分兵守禦而麾下叅將賀人龍救隴州爲李自成所圍（賊先以八月初十日破隴州而去賀人龍敗之入城而被圍）大困人

龍亦米脂人李自成令高傑貽書約人龍俱反不報使歸先見傑後過自成比圍城兩月不拔自成心疑廼遣別部統兵往代令傑歸老營守蕭自成妻邢氏材武多智掌軍資賊日支糗糧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偉傑貌因與之私恒恐自成覺之謀歸降未定也承疇尋從甘鎭還聞人龍急自平凉遣左光先等率師出華亭救之（左光先兵以九月二十九日抵隴州）賊衆亦內離遂解而去其他賊以閏八月二十五日圍靜寧州二十九日破隆德縣固原道陸夢龍來援兵敗死之賊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及邠州西南抵盩厔衆五

十餘萬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後先失守奇瑜誤撫事大壞疏糾秦撫練國事阻撓遲迴違節度以至於敗上震怒逮國事下之理籍問具得本末而奇瑜亦落職即訊矣廷議推陝西左布政李喬爲秦撫請撤邊兵二萬措新餉二十五萬命豫兵從潼華入楚兵從商雒入蜀兵從漢興入晉兵從韓蒲入盡天下之力輸之秦合勦（承疇疏曰賊自再入秦中羣聚于臨鞏汧隴之間以臣督兵捜勦有由徽州畧陽入漢南有從秦州汧隴循省城以南奔逃商雒今秦中尚有賊數千肆掠于平凉鳳翔之間麟游雲臺山中其餘各賊俱盡入商雒奔襄南陽鄖陽勢必盡入豫楚）賊廼分其軍爲三一向慶陽一趨鄖陽一出關赴河南（玄黙丁五月初自汝州移駐盧氏左

良玉范正斗兵駐花園關龍駒寨備商南陽九州關鄖敬兵駐朱陽關南河司備雒南時奔川之賊雖返
均襄其大隊尚在蜀故五六月間商雒幸無事至十月終蜀寇盡返漢中于是秦豫諸賊從商南而犯內
鄉從黨子口而逼鄧州河南在在告急矣趨鄖陽者二十萬前哨報犯鄖
津而後隊未發漢南綿地八百餘里鄖客兵盡行所
留不過二千餘人鄖兵毛兵石砫兵合之不過二千草兵五千用以防承天駐均州今
在房竹止六百在鄖縣止千人楚帥許成名爲調援入秦楊正芳繇
故鄖陣殞正芳陣亡用許成名爲湖廣總兵所統箄卒折亡幾盡草潰
張上達亦以衝鋒身殞賊勢驟忽鯀均光諸隨棗漢江水淺策
馬徑渡上自荊門下及黃德賊向日所不至者無不
躪焉襄陽自七年春被賊至冬一股從鄖州備林關入一股從光化黨子口入一股從新野新店鋪

入蔣蔡陽備傳薄嶺大畢嶧鎮家埠搶掠其河南之賊又分爲三從西東
抵澠池者爲過天星闖王從商南趨河汝者爲老𤞑
𤞑從雒南上津踰鄖陽徐家廟抵鄧州者爲橫天王
九條龍共七十二營十一月癸巳陷陳州靈寶辛亥
陷盧氏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兵至峽石遇賊在靈山大戰數十陣追至蔡家坡百餘里斬六十級俘八人賀人龍是月于中庄等處斬八百三十一級〇十二月二十五日賊犯汝州官兵得百三十六級〇八年二月初二日于禹州得百十五級八年正月賊自盧氏拔營攻
鞏縣將克之縣官及紳積薪於門舉火賊懼不敢入
東圍汜水知縣劉通與邑人御史禹好善嬰城守內
外殺傷相當會日暮賊發檄子手穴城城陷屠之奸

善死通變服遁免明日分攻滎陽知縣楊守節閻汜
水陷先棄城走賊斬關入舉人張治載馬德茂李家
丁巷戰殺賊三十餘人賊愈衆不能支爲所害賊憤
僇老稚無遺移兵河陰入其郛焚之不克與汜水賊
合聞左良玉提兵來援移屯梅山溱水間自固明日
賊窺鄭州知州趙世用與校官呂涵炳邑紳魏尚賢
等設守賊知有備不敢犯從鄢城轉而東攻下蔡拔
之圍汝寧燒其郭守將陳治邦力卻之別賊自襄陽
北還分困唐縣泌陽中原腹心千里之地北至大河
南連楚界蔓延皆賊而官兵之在中州者南陽陳永

福新澠左良玉汝州陳治邦各止數千奉詔撫鎮分
地責成咸坐甲自保不能夾勦賊每營數萬更番迭
進所至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樵蘇后爨士有菜
色又賊介馬俱有副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里我
走多騎少走不遂飛重跡不及二三舍事勢殫屈勝
賊之期益遠矣洪承疇前加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
務移駐秦豫楚適中之地指使諸撫鎮辦賊其延綏
寧夏甘肅三邊衆官如故會西寧兵變殺州官逐守
道戕其叅鎮守太監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
疇復赴甘肅定亂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給事常自裕

中州人以爲前所調兵如張應昌曹文詔起自戍籍
今取道太原晉撫留之共剪爲加討雖明旨不許然
未能時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滿三千人不足破賊東
撫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疇未出關先令馳
赴中原調關寧天津兵一萬付之偕督臣協勦輦下
所司議未定賊偵知合七十二營頭目老狪狪闖王
格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頰八大王横天王
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會滎陽議
逆拒官軍老狪狪欲渡河北入晉窺張獻忠以爲怯
而西之老狪狪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奮奮況十萬

衆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爲也
對唯有分兵各隨所向立效其利鈍舉聽之天衆皆
曰善乃列鬮而定之革左南當楚師横混西迎秦軍
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鄭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
獻闖專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狪狪九
條龍爲游徼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塌頰改
世王爲横混后繼壬子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
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識者曰嗚呼賊亡
命山谷間倔强旦夕未常見大敵聞天子赫怒羣校
徂征意其當股栗震壞瓦解耳顧敢爲桀逆厚約結

以旅拒顔行中原之禍將未艾乎往者賊走楚而豫
以爲功賊走秦而楚以爲功乘賊奔逸之餘從容尾
擊張虛捷避文法技止此耳自賊再猖獗于秦陸梁
狂狡多方以誤我即羣帥亦莫知所出以楚事觀之
楚以鄖竹先中寇禍爲林關既捷之後甫釋甲而賊
之返自秦蜀者日滋月長若是乎烽火肆帙援師減
半比前事爲尤棘然猶足以遮扞園陵措桂于萬一
而象昇竊以其暇出一奇以擊賊良由去年之賊由
豫入楚而直走於鄖今冬之賊由鄖入楚而所窺在
豫豫雖有左良玉陳永福陳治邦喬國桂之兵而賊

之分爲七十二營者合之將二三十萬蜂屯蟻結于
伊嵩宛雒之間蓋七年以後之寇不復避兵各都廣
郡諸將所分駐者賊偏爲之走集以肆其憑陵之害
若僻陋如鄖竹者不足乎攻嗟乎此楚豫賊情相去
浹月之間耳前之鄖陽最危而賊勢尚弱今之鄖陽
稍寬而賊勢愈强深淺之力不同而擣虛與攻堅之
局與也論者歸咎于陳奇瑜奇瑜無駕馭之才治兵
不及承疇遠甚狃于鄖津之捷以自用卽不撫而勦
終不足制勝賊之在漢中江阻其南山峙其西北在
地利剪撲誠使官軍之至者十餘萬皆驕蹇不肯用

命賊窺見其情詭謀乞降奇瑜爲之傳檄止兵俾諸將之養寇者有辭以勿擊賊自喜得行其計叙且百倍饑兵叛卒纔起從之歷年搗壁保聚之人義勇奮迅思一自效者聞幕府中約束禁格闘殺賊者償死若有意縱之以虐劉我民同時解體甚且憤而從賊以此賊衆狂逞不可復制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賊以顛木之蘖成燎原之火縱敵患生誰階之厲奇瑜有焉夫賊秦人也其過河以入楚豫勢必以秦爲歸承疇五報轉戰威畧已著朝廷若念秦事爲重早付以邊兵新餉如七年

冬所定之數而責以先期辦賊語曰韓盧之逐狡兎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田父見而取之賊之還自楚蜀我兵雖困賊衆亦疲使承疇厚集其陣以相待此田父之功也中樞策西陲無警竭其實甲見糧盡以奔中原之急而畱承疇于三邊委奇瑜以五省兵柄反出承疇上故賊得出入險阻無一矢折其西歸之氣比決開濆防而後責承疇以收之晚矣澠池可守而不守漢南可勦而不勦形勢機宜廟筭盡失徒聽奇瑜國事兩疏交馳互相非毀紛然于勦撫之功罪不亦傎乎難得而易失者時一蹶而不全者計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嗚呼此亦謀國者之過也

附記

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誤入其中居人從其顛擲巨石擊賊又投以炬火賊多死用石塞其大路不得脫賊行數萬金于諸將以詐嘗陳奇瑜而兒賊至鳳翔西關以督撫檄求入守臣紿以門不敢啓縋而上三十六人皆殺之奇瑜劾治寶鷄知縣李嘉彥并逮鄉紳孫鵬等及士民五十餘人下之獄叛兵楊國棟乞撫未决撫臣練國事設

伏鄖縣之夾水溝大敗之賊黨斬國棟以降

練國事疏曰榆林甘肅寧夏天下勁兵處大盜起于延綏榆林兵力不足調甘肅寧夏兵以成功自寧夏喪師于靈川甘肅喪師于凉川防邊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馬止三千爲陳奇瑜帶之别省今賊三面入秦臣所將者不過臨洮固原有限之兵且素弱于三鎮轉盼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矣

又請寶自理疏曰賊從晋豫入商洛漢與又從漢興入平凉西鳳皆招安誤之也若非臣力主勦有

扶風之捷則西安危矣寶鷄諸生被逮韓挺等曰賊在漢中江阻其南山峙其北西通棧道東接鄖陽官軍十餘萬舉數年蔓延之寇困入其中賊以詭降得遁一出棧道即破鳳縣殺唐三鎮鄉官辛思齊家一百八十戶八百連雲横屍撑拄四十村區化為煨燼八月十四日突至益門鎮渭河南連屯蟻結烽火燭天幸知縣率士民固守督撫亦于閏八月十八日至縣面加獎賚以十金未嘗有殺官毀節之一言也比過鳳翔見賊連破七邑撫局大壞而欲歸獄于功臣勞士以蓋其愆此何以掩三秦百萬之口乎

瑞王常浩奏臣自就封六年即有流賊之禍賴文武諸臣始臻平定不意晉賊渡河竄入漢與本年正月十五日知洵陽已破逼近興安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矣督臣洪承疇提兵遠赴單騎布甲出入萬山分毫不擾民力至漢月餘因兵餉不足臣助銀三千兩又賞勞賑荒銀四千餘兩此時撫臣練國事移兵商雒按臣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逃奔四川近境稍靖不謂鳳縣又報陷矣後川中之賊復入秦州湖廣之賊再入興安六月間遂白興安入西鄉犯郡界幸游擊唐通張疑設伏不敢渡江而北逼近漢城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見議招安北有鳳縣之賊盤據山谷西有沔縣寧羌畧陽所在騷動臣在萬分孤危之中不能知其所終也

綏寇紀畧卷二終

綏寇紀畧卷三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　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眞寧恨

制鳳陽爲中都其𡺳重視京兆中都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戸所有班軍高墻軍操軍又護陵新軍後所增設無慮六千人護以一巡撫一太監巡撫督漕駐淮兼護泗陵太監即其地爲鎮守當賊之再入楚豫也楚按臣余應桂預策賊必闌入淮陽宜及未然爲之

備南兵部尚書呂維祺爲奏申飭江防尤以鳳陵爲外爲憂天子下其議大司馬張鳳翼無他規畧惟請勅鳳撫東撫操江嚴備要害而已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耗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巡按御史吳振纓爲程相同里厚善此兩人未爲變公稱職太監楊澤虐而不忌以剝削其軍民有衛指揮侯定國者怙澤勢而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叛兵殺定國于西關投書道上曰將以明年上元勾賊在事慢弗省八年正月初七日汝寧賊攻潁州其支賊以初八日由固始夜薄霍丘三日霍丘潰殺霍丘邑紳田既庭蒭廷對寧人王敏貞知縣公出家小俱喪初十日焚壽州之正陽鎮十一日破潁州屠之尹夢鰲趙士寬在府鄉官張鶴鳴敎官周逵泰等于初七日獲奸細供賊定于十一日穿潁夜舉火內應初十日知州通判策騎方纔會卒募兵未集賊數萬騎果于翌朝薄城下矣知州事尹夢鰲手刃賊通判趙士寬巷戰皆被創投水闔門死夢鰲被創落水而死弟任尹玉等共死七人幼子受傷未死印亦存士寬城陷猶被金籌募死士力盡亦死子兩妻崔氏先縊二女隨自縊死潁有衛尺籍隸河南自指揮同知以下李從師王廷俊等城守死者七人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稃民王之麟俱死教官周逵泰斧破腦落泮池賊以爲死而舍之州人故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賊倒垂諸樹引滿射之鶴鳴嚼齒大罵有賊執刃者三曰若復能坐

而罵吾背耶人始知其爲撫時有宿憾鶴鳴故貴州總督子大同伏父屍哭被殺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歲被至黃樓前罵賊向死及同紳劉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皆遇害進士韓獻策父韓光祖罵賊而死生員死者七十七人潁州衛生員二十六人以楊于世熊叶奎櫃之魁韓定美等最烈節婦自進士韓廷策母武氏妻李氏推官庞獻陽妻王氏戶部主事李虛白妻韓氏以下共二十七人而烈女梅氏黃氏等共八人俱具在兵給事林正亨查奏疏內河南巡按金光宸以聞上疑淮撫報不至越日而一鵬以正陽鎮初犯交境爲言未切也淮撫標兵及所調遣馬熿駱舉之兵共六千人地與中州牙錯者數百里李皇急不及成備十五

日天大霧壽州之賊趨鳳陽留守署正朱國相千戶
陳弘祖陳其忠以兵迎敵死于陣賊越紫金城而入
焚皇陵享殿其明樓鐘樓存焉龍興寺高皇帝御書
第一山也亦皆燬鬬高墻放尊宗燒公私廨舍殺太
守顏容暄婚之推官萬文英之子以身予賊匿其父
以免指揮陳永齡千戶盛可學等死者四十一人班
軍高墻軍操軍新軍死者四千三十五人給事林正亨查鳳陽失事焚燬三府公署畀宗共二百六十五名今存一百七十四名留守公司府廳共燬五百九十四間焚燬龍興寺六十七間民房燬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官六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六員生員殺六十六名陵墻班軍殺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商墻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

名舉人蕭思宸百戶趙羅俊妻女烈氏殉難賊大書幟志爲古元真龍皇
帝掠陵監所遺鬮手小閹十二人縱酒奏伎先期泰
買若市籍或一二年相見呼爾汝雜飲就其傍刳孕
婦注嬰兒于槊爲嬉笑三日有賊張盼子者至揮其
衆去過紅心驛焚之再發池河大掠淮撫所調馬爚
之兵不至駱舉屯濠梁左次避賊南兵部尚書呂維
祺職方郎陳洪謐遣參將薛邦臣以兵甕全椒趙世
臣守浦口賊走定遠焚藕蕩去全椒十八里曰石牌
橋詣神祠卜所向不吉碎其像去李自成西行與曹
過二賊合返歸德睢州而獻忠南趨廬州傑婦人數

千磐城下少假沮即縱以矛盡銳仰攻賊將梯其堞
以入踞北城樓歌呼飲知府吳大樸令壯士挾飛砲
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攻巢縣破之正月二十三日至巢縣夜梯城而入殺知縣失印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
誘賊入塹其溝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殺
千人抵廬江士民具幣求免陽許之而夜襲之陷二十四日圍廬江二十六日夜雨大作賊登入城焚殺教官典史鄉官廬謙舉人張大受畢伊周等明日
攻無爲州破之上初聞潁州失事即虞鳳陵寢亡何
河道總督劉榮嗣有急奏後三日一鵬振纓之疏始
至上遣官告天地社稷哭于二祖列宗之廟命駙馬

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行祭慰禮兵部尚書張鳳
翼戴罪視事用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爲淮撫即其爲
東撫時標兵命故總兵楊御蕃統之馳赴鳳修復
陵園改用太監王裕民爲鎮守下詔罪己諭中外剿
國恥盡心殺賊先是兵部以科臣常自裕告中州急
也議調西兵二萬五千北兵一萬八千南兵二萬一
千又關寧鐵騎二千以張外嘉及戍帥尤世威領之
眞定標兵五千赴臨清等處策應天津兵三千以徐
來朝領之自臨清濟寧赴歸陳又徵白杆羅綱瓛兵
三千譚大孝領之自夔門赴豫南北濟師共七萬餘

七十八萬六千外留楚新餉十三萬剿新餉二萬又發帑金二十萬詔諸將以六月滅賊取軍狀不及期者罪無赦號大舉會聞鳳陵之變以南北兵俱未至獨松潘副將秦翼明扺河間使速由歸德趨鳳陽翼明與石砫土司秦良玉姪之說舛援剿共事然翼明流官非土司也調鄧玘近由麻黄往安慶命劉榮嗣馳赴泗州趨狼山副將王佐才以兵設防毋再誤陵寢劉澤清倪寵各以其地守要害護漕上特勅馬鳴世歛盤艘于南岸防江呂維祺時以臺省拾遺中考功法落職為民改用南都察院右都御史范景文為南兵部尚書而朱大典王裕民楊

御蕃至鳳陽耩葺皇城裕民御蕃營陵左大典營陵右游兵千人營陵後事粗定遣金吾騎逮一鵬振纓澤至下之獄兩相以其私謂旨輒左右之借豫帥不邀擊為分過給事中何楷等以為言上明聖决意誅之科臣林正亨嘲上指周視賫城祭方卬封處自營奏外有密聞為圖以獻而一鵬棄市振纓在繫須冬論一鵬以六月二十三日誅楊澤已前死仍着議罪振纓後發口外為民尋用言者并逮陳奇瑜覆治追禍始也奇瑜縱寇殃民又以隴州解圍報有斬級下傳永淳驗問不實坐欺朦差金吾拿解熊明遇曹文衡許鼎臣有旨作速掛議是時賊攻桐城急桐先有民變給事中孫晉桐人時有疏請增兵以衛安慶過樞臣

鳳翼于朝房自言其鄉恐罹寇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粲然皆笑比桐急而調援用鄧玘玘暴掠名天下給事言諸朝玘亦失期不至應天巡撫張國維于正月十九日率吳淞總兵許自強提南兵三千人救桐桐先有游擊潘可大將皖兵三百人偕知縣陳爾銘設守不能宄賊以潛山太湖宿松皆無城移營齡皖之潛山令趙士彥重傷卒太湖令金應元訓導扈永寧遇害國維至而桐圍解謀于安池道王公弼發守備朱士胤等趨潛山把總張其威守備項四鏞總練包文達等

趨太湖賊伏奸人皖城為內應而覺捕得誅之二月十二日南兵遇賊于宿松之五里舖殺傷相當朱士胤別與賊遇戰死皖山民柴石以投賊賊多甤乃越英山霍山而遁其西犯者游騎掠蕭碭正月二十六日賊犯碭山縣令宋坤守城殺賊竄曹單正月十八日歸德之戍循曹單之河而西扎營焉漸下寧陵以去二十九日至二月朔日蕭碭之賊過曹縣丁家道口知有備亦遁三四兩月淮泗皖桐稍休息為當賊之初破潁州也分其一軍自太和以正月入豫之鹿邑柘城寧陵杞縣通許左良玉兵在許州不能救賊一自杞東西奔一自許襄北犯聚于新蔡中正月三十日左良玉自白沙岡道抵新蔡遇賊于東盧村西盧村追殺六十里又分其軍自亳州以

二月入豫之承城盧氏南丘以及于歸德歸德士民
修完致死賊潰土堤入弗克入賊由寧陵陽驛鋪以
犯睢州睢州新城幾陷會救至走太康豫地遍遭蹂
籍又有從盧州六安西入河南汝寧之固始光州光山者其豫賊之先留者馳
驟魯山伊陽退屯淅窖山中周爾敬報賊由內鄉寬逸因盧氏屯有官兵由
間道掠嵩伊爾敬二月十一日有盧氏縣豫川之捷三月十八日有三川都子之捷二十八日有圍魚山
武家坡之捷共得四百五十三級西返歸睢之賊與之合蔓延南陽
汝寧總兵鄧玘報二月新蔡被圍知縣王信被執十八日追及羅山斬首四百二十二級獲騾馬雜
畜知王知縣罵賊被殺既而遁于諸鎮以南陽則走應隨以汝
寧則走麻黃皆入楚六年十二月賊自興安鄖陽入楚襄陽之棗陽宜城轉至德安

之隨州應山○七年二月至黃岡麻城黃陂與安陸接界此係別股賊○正月十七日賊至黃安二十九
日指揮馬如龍戰死闖將宿應乾陣亡參將焉將早失利○八年三月賊從鳳陽轉者曾雙滿襄陽沿楚
城天雨唐白二河水漲馬不得渡楚撫唐暉先以二月初羅田二月初四
日從英山發羅田知縣梁志仁被殺爲英山游騎所破虛給事主正志
以爲言始移鎮漢陽阻水自固至是官軍敗績于岐
亭賊以三月初三日攻麻城初八日掠圍鳳鎮圍岐亭十二日犯陽邏鎮有旨切責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部覆唐暉解任回籍料理候代按臣余應桂懲鳳陽前事謀
于撫臣用鎮筸茅岡兵二千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
先後戍承天捐贖鍰金十餘萬募死士以身護顯陵
上優詔勞焉賊有破楚之淸溪泊由星子山間道入

蜀者蜀將張令吳國輔守備李旺等力扼之于白水
陽平東鄉達州之間賊亦非大隊不比前歲爲深入
此皆破鳳陽以后由豫以入楚蜀者也而先此秦督
承疇從甘肅東馳于正月二十八日抵雒陽承疇于正月初
八日自西安馳赴河南十五日于靈寶斬賊三百六十五級聞鳳陵有變特晉兵
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自以新膺重寄陵寢雖非
專責不早殄賊致驚先皇在天之靈重爲君父憂上
書請自貶願提兵與賊決死命諸路官兵並馳赴嵩
盧靈寶陝鄧淅川駐楚豫適中之地以示入衛中都
賊聞秦師之盡行也其近潼關雒南者又折而入秦

承疇二月朔次汝寧承疇以二月十九日自河南府由登封汝州郟縣上蔡等
處剿汝寧諸將如曹文詔張應昌來自晉中者已次近境
尚未至曹文詔張應昌將騎援剿總兵而楚之鎮筸石砫兵蜀之白
杆羅綱剿兵遠阻數千里乃卽麾下見兵隨賊所向
分擊命賀人龍崔重亭往鳳陽鄧玘往麻黃左良玉
往南陽而惟取尤翟文之千四百人以自隨翟文係靖邊營
將承疇駐汝寧十日又遣翟文赴麻黃樸勦客有謂
督師者曰公中權無帥卽綴忽云何承疇笑曰吾以
俟曹文詔至也疏曰臣以二月初一日馳至汝寧江北鳳廬之賊有由蘄霍入光固信陽
轉入南陽有由桐城潛太徑奔麻黃先是襄陽犯麻黃之賊又轉而肆掠孝感雲夢復透出新野唐縣與

南陽各賊相合前在南陽各賊俱由淅川內鄉上津等奔入漢西商雒臣發賀人龍鄧玘左良玉尤翟文親賊所在追擊承疇以十七日由確山抵信陽徐來朝次陳
州令趙嵩秦翼明次蕭縣令趙六尤世威次亳令趙
汝隨軍情所宜相賊勢之疾徐而爲之備以告于上
曰臣以徵兵未集就便設防于江淮雒汝之間補苴
搘拄未有成畫俟諸帥畢會度地利審機宜次第上
聞于是秦報曰急秦靈臺麟游間故有賊撫臣李喬
方往討不以關門爲憂既由山中間道入南原潼關
道李㷅然坐堂皇治他事猝聞賊至陶家庄去關僅
五里恇擾不能禦傅永淳查失事疏曰流賊入秦有由閿鄉馬店深入南山往西南奔

華渭者有由閿鄉西南王莽屯奔華陰者有由靈寶奔韓城閿北朱陽者有由盧氏入蘆草南朱陽奔雒南者有由內鄉淅川奔商南者不必由潼關一面后入秦也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賊掠河南之閿鄉二十七日從南山北來直至潼關南原陶家庄潼關道李㷅然以此不能禦賊六七萬分剽城
陽長安盩厔鄠等縣大掠涇陽而老狪狪八大王等
大營數萬再過商州又有豫楚之賊陸續從與安漢
中襲陷秦之寧羌州由沔縣略陽轉入臨鞏兩府其
麻黃之賊走東及襄復由鄖陽故道入秦秦故有承
疇所留兵五千人左光先艾萬年靳桂香與弘器趙
光遠備他郡而王錫命王根子根子係撫臣標將專駐西安
承疇之在雒陽也再命來胤昌以千餘人助之賊之

由七盤坡入者遇霪雨馬蹄穿爛士衆饑疲撫臣率
三將可以邀之于險乃乘夜潛歸避弗敢擊賊遂過
險與豫賊合承疇再遣張全昌以千人入秦未至而
三將無功且縱掠關中大擾按臣傅永淳以寧夏總
兵祖大弼赴鎮道出高陵固請留之尋全昌亦至命
合擊涇陽諸賊而趨承疇反顧根本永淳疏曰左光先靳桂香趙光遠在漢中卜應第吳弘器在臨鞏艾萬年在平家西安唯王根子來胤昌王錫命三將而巳皆不能討賊祖大弼于四月十三日抵高陵內丁號勇可用○六月二十二日傅永淳奏李喬極庸極懦有旨革議并來胤昌王根子王錫命俱革任提問○李喬報功疏曰賊在鞏昌者有安定大三灣之捷清水營副將王懋勳守備崔光遠功也會寧柴家嘴之捷參將卜應豸功也秦安二陽川之捷總兵孫顯祖功也在西

安者有鹽泉流東趙村之捷總兵張全昌難大弼功也前後共斬六百八十八級承疇抵信
陽未三日而曹文詔偕張應昌各以其衆至則大喜
先令文詔於光山應隨擊賊文詔于三月二十八日
自兩逐賊于隨州斬級三百有八十賊自隨奔泌陽
劉成功邀之斬級百有四十兩人皆親將能用命軍
中以督師爲知人承疇四月十二日次汝州召其僚
佐大會曰羣帥咸集西安望救當先定要策吾意懸
入關秦因形勝之國地勢險阻賊今依深山多徑道
秦有兵則出豫楚豫楚有兵則走之秦我東西奔命
曠日費財是敝道也求其盪定豈不難哉天子赫焉

震怒發精兵誅不軌調五月足以決期平賊承疇仗節而西誓必有以報命若秦將士疾擊而豫楚弗多分部以遮迦要害俾賊得鳥驚獸逸則功敗垂成誰執其咎也吾出關半載具知隘口扼塞處今日之事當與諸將定分地乃爲書曰左良玉吳村瓦屋內淅之要道也汝與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陝西商南縣在正東瓦岸襄可徑趙內鄉鎮平以達南陽府往東南吳村可徑趙淅川以達盧子口鄖陽府曰尤世威雒南有蘭草川朱陽關者汝與徐來朝以五千五百人設守曰世威汝所將勁旅也靈陝賊所出入汝勿懈陝西雒南縣在東北鐵鎖關北朱陽可徑趙靈寶陝州在正東蘭草川南朱陽可徑趙盧氏永寧

縣曰陳永福盧氏永寧諸隘口汝隸豫撫截擊其率千八百人以從曰鄧玘曰尤翟文曰張應昌曰許成各各以所將兵防楚楚之漢江南北上津鄖西平利竹溪有一賊勿戒者惟汝罪從漢江以北石泉漢陰至洵陽縣入上津鄖西可徑趙鄖陽府入鎮安山陽商南可徑趙淅川內鄉南陽府從漢江以南西鄉興安入平利竹溪可徑趙鄖襄兩府是役也兵之分于豫者一萬四千有奇分于楚者一萬一千有奇審地勢量兵力可以完守無恐承疇移會晉撫吳甡山西總兵尤弘勛防河無使一賊越渡河東既而徐來朝不肯入山兵譁于盧氏樊城兵變以尅餉鄧玘死鄧玘縱兵淫掠又遇其下寡恩不死于法死于亂是伕罰也鄧玘

以四月十九日遣秦督洪度赴鄖興防秦寇二十六日標將王允成家丁鼓噪殺其二僕玘登樓越牆護陷火巷被焚死其步兵皆不動副將周繼先賈一選統之有言聽秦翼明節制中樞羽檄徵天下兵越半載而譚大孝不至承疇曰副將張令秦將譚大孝兵九千臣求致遠調蜀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率之親赴秦楚交界相機調度是蜀兵尚不至也督師號令背中而徐來朝鄧玘兩將不能爲軍識者時以爲憂承疇既從汝州拜表西發以寇會于秦也曰賊必出鳳縣棧道兩當徽州以入略陽亟令張應昌尤翟文自鄖陽循路進討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先趙光遠等承疇自率賀人龍劉成功入秦而檄文詔自楚以兵來會二十七日承疇次靈寶承疇下靈寶再蒇請以朱

大典留防江北總兵秦翼明兵二千駐鄧州尤化副將張妙嘉兵二千五百駐南召魯山寧後勇○二十九日汝南道黃日昌報游擊王允成兵變塗以回襄陽不從願投左良玉營三十日良玉至撫之乃定文詔從南陽馳而至以賊屯商雒兵至恐先走漢興官軍由潼關入反在賊後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徑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仍從山陽鎮安洵安馳入漢中遮其奔逸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會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掎其背而遮之文詔躍馬去三十日承疇至潼關諜云賊在涇陽即赴之五月初四日次高陵南二十里賊知洪公來奔醴泉興平承疇折而西夜渡渭赴西安議討商雒大賊而文詔之至

商州也以初六日追賊五十里抵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參將曹變蛟力鬬諸營競進鄉之斬九十級俘十九人變蛟文詔兒子也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慴承疇以初十日得商雒道周士奇報初五日曹文詔冒雨至商州賊去城三十里晝火滿山文詔一鼓率參將曹變蛟守備曹興蛟夜一位等三十餘員為前鋒令都司白廣恩等督牌行至玉峪步賊伏兩山深林精騎山溝誘敵曹總兵且戰且追至金嶺川我兵奮勇決戰賊始敗走其商雒老洄洄等以是日直薄西安距我大營五十里我師次夏杏郿命賀人龍南入子午谷曰賊南走擊之命劉成功王永祥屯東南曰賊北走擊之張全昌亦從咸陽截擊遊出興平之東賊以此不敢南渡盡奔

武功扶風其夜賊從扶風之教坊塘渡渭走郿以郿生東南青花鎮承疇恐其東奔又渡渭追賊初七日我師至王渠鎮賊下掠南山賀人龍劉成功等大戰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舍馬登山諸將各有斬獲賀人龍所統賀勇賀文舉五十員劉成功所統劉成威劉成胤三十員王永祥所統李國政等與賊相敵四十五陣賊敗走我兵乘勝追三十餘里至大泥峪天晚收兵賀人龍斬二十二級生擒三人劉成功斬二百二十三級生擒一人王永祥斬七十級是日我師抵盩厔明日諸軍會郿之秦王嶺遇賊擊敗之十一日次藍田賊遁走綱峪川欲奔河南以淅川內鄉重兵折回雒南走盧氏扼于尤世威仍入山中承疇追賊至盩厔鄠二縣境上據

較頎盼以鞭指謂諸將曰此地南距山北阻渭中三十餘里賊出秦入秦之要口得專將守之賊無能為矣乃以十一日勞饗將士命游擊王永祥駐潼關馬獻圖駐藍田都司高崇選李世春駐盩厔監軍道劉三顧節制之曰商雒之賊不得過而西平鳳之賊不得過而東有尨汝而不在者死部署甫定而前犯西安諸大賊闖王八大王等闖鳳翔過天星蝎子塊等闚平凉報至二十七日承疇自盩厔郿縣渡河抵岐山向平凉賊分為三道東征涇州鎮原寧州而鳳翔之賊西趨汧陽隴州官軍分路追擊曹文詔自漢中

以其兵至賊大勢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閭泉且二十萬傳承疇賊犇曰滿天星攻平凉累書夏官萬固守不敢進奔鎮原慶陽得臣發艾萬年劉成功勦之擊奔了闖塌天等因為尤世祿所撓仍聚商雒山間恥耽楚陳闖王八龍王等最强有張全昌督副將賀人龍等在鄜督臣覓率總兵曹文詔等追之必此賊蕩平賊漸可就擒也承疇疏曰臣所帶入秦戰兵止有二千其先在秦官軍左光先趙光遠靳桂香兵三千四百有奇在漢中孫顯祖兵一千五百騶祖在晉中得罪時復用為臨洮總兵卜應第吳弘器兵二千在臨鞏各任堵勦未便輕調平凉有艾萬年兵一千為城守潼藍盩鄠等處王承祥以下之兵為分戍其隨賊所向為勦援者止有曹文詔張全昌等六

史012-046

千人夫以二十餘萬之强賊而用十分居一之衆扼其喉使之不逞地濶則難周兵少則弗敵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勝負之數未可得而知也部議額兵七萬二千實計止四萬二千除分派豫楚外合算秦中官兵僅一萬六千而漢興遠在二千里外其隨督師者爲曹文詔之二千張全昌之一千五百張外嘉之二千五百賊以外堵有兵衛失難出故合力致死督師廹五月之限諸將凜凜上方不敢不挺身決戰此曹文所以敗于是六月十一日官兵僨賊于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兵敗被執十四日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游擊王錫命以三千人戰寧州之襄樂頮斬獲俄賊衆伏發被圍萬年及副將柳國鎮敗沒萬年以六月初六日兵部若宣府總兵不用用李國樑失亡千餘人成功錫命俱重創二十一日總兵張全昌副總兵賀人龍以三千人至清水之張家川斬賊百六十餘級又明日追賊失利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之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承疇在邠州憂之不知所出曹文詔知艾萬年死拔刀砍地瞋目大罵曰鼠子敢爾即請承疇請行承疇見其憤踊喜曰非將軍不足辦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赴淳化以爲將軍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眞寧在二十八日遇賊于眞寧之湫頭鎮衆將曹變蛟爲前鋒直前衝賊斬級五百有餘乘勝窮追三十

里文詔自率步卒殿後賊伏數萬騎四起合圍飛矢蝟集賊不知是文詔有帳下卒被縛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丁識之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之益急文詔力屈不能支勇氣彌奮手擊殺賊數人轉鬭數里援刀自刎死游擊材官沒若二十餘人承疇爲之仰天慟哭請于朝加贈邱焉文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蔭子一外衛指揮僉事立祠祭人贈造墳安塞陣亡官丁若該撫按查明邱賚後以文詔妻林氏請指揮僉事准世襲文詔艾萬年並敢鬭文詔尤爲賊所憚關外豫楚諸官軍聞之皆爲奪氣六月中陝西鎮安縣陷七月初賊逼近山陽上津光化等處夫賊本困于饑寒而吏不恤稔惡雖久猶可洗滌兇殘復爲良民一旦盜長陵杯土則滔天之罪勢不能以自還矣中外文武大臣受國厚恩覩望釀寇致使流毒上及山陵據法應死豈獨粉一賜已哉至上自以得罪祖宗素服避殿三日大臨與以發天下同仇之氣而諸將擁婦女掠寶玉與賊交關爲奸利者日甚其盡心王室折衝厭難止一承疇耳朝廷恤其勞苦寬其銜轡尚恐不足以立事乃使之左支右詘前頓後踣介馬馳秦楚豫之郊而責以六月爲畢期此雖四境之內州郡討捕者尚恐不足以殄滅而欲使之廻地數千里禽薙四五十萬之强寇雖任啬勿秉國成不

為主上分別言之也授鉞專征便宜奏請付託非不甚隆然國家將驕卒玩軍政不修于今百年卽祖陵失事而武臣無一人就戮者無以厲其餘矣督師所能斬斷者僅自偏裨以下諸大帥盡高班相與爲等夷其受節度亦空文羈縻耳若遽以賜劒齊之將環視而起誰復與共事乎地云五省不過一秦衆云七萬不過一旅左良玉陳永福之在楚豫者不能效鞭箠使也孫顯祖左光先在秦而有分地者不得屬櫜鞬從也其名爲戲下如賀人龍乃前督之敗將張全昌爲將來之降賊不足以受指蹤腹心牙爪曹文詔

艾萬年劉成功三人而已文詔六載塵戰西涼大捷論功當封顧以他事得罪晉撫吳甡從戍籍薦起感激自奮隨州之邀擊商雒之窮追身不解甲者兩月其勤至矣承疇之功皆文詔爲之也一朝敗沒弁艾萬年而失之宜督師仰天慟哭知士氣之沮傷而天討之稽誅也已鄧玘貪將也亡吾一軍曹文詔大將也死于百戰君子于八年討賊之事書曰樊城兵變鄧玘爲其下所殺潰貨也王師敗績於眞寧湫頭鎭總兵曹文詔死之勤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擐甲執兵固卽死也其兩人之謂夫

附紀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尙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兵垣科之曰太康懿親鳳陵欽遣香帛法物此而可劫殺又何者不可劫殺乎且其所立之關爲何關百兩之例爲何例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戢亂萌不可得也

楊一鶚爲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狂僧踞佛坐覗

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于淮上楊之爲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亟而野僧搏顙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於楊趣以詰朝詩見僧大詫曰遲今夕不及救矣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勿早道二三四首則西市語也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傳後兩詩不傳疑爲國亡讖云

鄖撫盧象昇疏曰臣當援兵未集先以毛兵新兵各五百名石砫兵六百名更番偵覘練習火攻分

布鄖津要害而躬提徒卒數百往來襄宛光均之間辛宼復入秦鄖襄得以無恙今宼弁商州鎮安山陽有復犯豫楚之勢夫賊在西鳳平固可由棧道嶺階以入漢南賊在商雒鎮山可由內淅鄖津以入襄宛臣甚憂之先經督臣洪承疇調度張應昌由宛鄧光羅文由德黃馬步兵二千六百人從鄖西上津山路出洵陽以越興安又以楚鎮許成名等兵三千六百人取道保康房縣抵竹溪爲之後勁至光化黨子口苦無兵扼防而總兵秦翼明領川兵二千于五月十一日稟奉秦督臣調到最爲得力總兵鄧玘遇害其標下副將賈一選周繼先報現存馬步兵二千六百五十二人未動五月十六日調至鄖中臣爲申嚴軍律發往豊陽關截川關防守夫秦督汝州定分兵之議實望一時文武大吏偕予和汝共襄成算以予觀之惟鄖撫奉指麾于千里之外若左右手且盛稱督臣深籌確畫洞中機宜爲不可及兩人才智相侔忠欵契合于此一疏見之矣旣而戮力中原同心推轂有古皇甫嵩朱儁之風惜乎其功之弗成也

楚撫唐暉有治臣增兵之請以鄖兵衛鄖而撤楚

兵防兵樞臣以宼在門庭非議增之時　再調等兵二千施容兵二千以援之兵科給事史可鏡疏曰賊之入楚者兵毆之也兵雖多調無裨于楚如鄧玘曹文詔張全昌非自北而南者乎川將如張令之援鄖陽侯良柱之援漢中縱洪承疇舍兵變而來辦賊非自西北而東南者乎總之兵在後賊在前未有不以楚爲壑者也楚驍將楊正芳張奕楚南不屯重兵賊走荆襄承德何以當之今惟調川東兵數千取道巫陽彝陵逕達荆南而臣鄉筸兵人咸習戰不妨多調數千由辰常而趨荆門楚中庶可無恐耳時按臣余應桂巳調茅岡臨兵五百澧州練兵三百而唐暉發撫標兵千二百人趨鄖光襄可爲有備賊以十二月[redacted]日犯上津初五日犯鄖三日官軍擊退西津被圍七晝夜方去又自淅縣均州來者犯內鄉唐縣棗陽楚事可爲甚棘應桂之疏曰臣觀流宼此來似不專爲楚而爲豫憂不獨在豫也豫兵勢巳重賊必從宍盧鳳以窺江淮未踰月而其言大驗八年正月應桂之疏又云賊入豫中自南陽以至汝甯者十之七八在楚者十之二三豫之視楚尤急矣撫臣兵一萬

二千而鄖兵不與襄樊有道將所練鄉兵可保無
虞德之應隨賊尙蔓延亦由將吏恇怯鎭臣許成
各自房竹移黨于口由光化移樊城步步向內並
未見賊觀此奏似乎楚境稍寧諸將宜各用命不
欲爲張皇孔急以調兵糜餉若應桂者所謂奏報
以實者也
恭按臣傅永淳之糾秦撫李喬曰賊之歸秦也遇
霪雨崎嶇萬山絕谷中至藍田之七盤坡撫臣慭
其勍而擊之可殲盡乃乘夜潛歸軍心大解賊氣
愈驕皆此一縱階之厲也有旨落職議罪夫七盤

披古之武關朱陽古之函谷皆一人設守萬騎莫
攻昔人所謂天險今賊入則由武關秦兵不能擊
出則由函谷豫兵不能禦地利將安所恃乎可爲
三嘆
鄧玘以川兵戍遵化復登州遠人久役勞敝思歸
固知其不可留矣朝廷不得已于討賊勉以成功
之日便道西還兩年之間自河北以達漢南不遑
奔命積功而驕長征則怨既驕且怨能無亂乎七
年七月其下爲中軍校尉所辱一營盡甲焚柵而
噪手刃三人給餉二千二百金乃定玘亦上書自

言臣以六千人出塞門今無存者僅千有二百如
必欲臣留者請發馬步兵各二千馬五百匹以成
一旅信陵君之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
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遂救邯鄲
存趙夫征伐大事未有不順人心者也今以西土
之人掣北門之管瓜期不代馬革無歸生者纍纍
殞死者膏原野巴人寶女望祭征夫于萬里之外
柰何不早爲之所乎玘之暴橫剝軍樊城之變升
屋騎危甎于隧炭爲衆所爇傳曰不戢自焚宜其
及已夫叟兵天性難制而況所來絕遠采薇之詩

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古者加念征夫行役
之人勤而莫恤坐令客軍內潰主師受戕誰之過
與誦河上翺翔之章不能不致恨于折父也
或曰曹文詔戰將非大將也大將居中權持重不
動文詔百戰百勝一敗而覆此輕敵之過乎予曰
不然古者踞大帥背後有節可以殺人麾下積黃
金恣其出入其行師有前茅有左右翼帳下設長
弓勁弩爲之衛故可坐制勝先朝承平久文武臣
資地積輕世胄如尤世祿杜文煥親信健兒皆祖
父私財豢養而倪寵王樸之在京營士馬皆選又

倚藉中官未嘗深入赴利其他拔足行伍之中致身大將無斬斷以爲之威無金錢以爲之用遇有敵則挺手鬭或不幸則死之耳曷足怪乎或曰左良玉與文詔俱起者也左累敗復振卒致封侯何與予曰良玉擁兵觀望又縱其下大掠以充軍資招徠降衆張形勢以成跋扈要朝廷濫爵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收王嘉胤殲點燈子西濠銅川橋二戰手所摧破者數萬花園寺疾馳中伏瀕于死者幾矣不知所爲逗遛也過河數十戰功高賞薄遭讒潮被劾

受命夕辦嚴追賊于隨州商州累晝夜不解甲不知所爲怨望也生平惟定邊有譁兵之變潰去二百人撫之卽定部將如焉舉張天祿賈呈芳趙國佐等推腹心共功名常稱其師行有紀所過秋毫無犯白廣恩之降也文詔令變蛟共遊處廣恩見制府不肯解所佩刀制府疑欲殺之文詔曰殺廣恩賊心益危且廣恩才可用願以身保之共收攬駕馭豈出良玉下哉朝廷不付以重兵多其賜予取平賊將軍印佩之顧謂起自徒中立責後效制府分兵守險挈瓶口而壅之醜徒致疾于我文詔憤王誅之不加痛同事之摧敗猛氣坌涌遂以其屬馳賊軍而死夫李廣北平公孫爲泣賈復傷劍光武大驚國家之于曹將軍非徒不能加之膝也又從而摧抑之迫促之身歿之後下詔褒忠惓惓于金嶺川之一捷雖復周處墳高霽雲廟食于國事奚補之有曹變蛟收散卒復家仇孫策之還領父兵灌夫之直走吳壁忠勇慷慨有叔父之風文詔有弟口文耀同收河曲陣殞忻州變蛟松山不食而死一門歿于王事君子聞鼙而思將帥若曹氏者可弗書乎

張大將軍曰崇禎五六年曹文詔逐賊山西所向披靡因小故得罪于洪桐鄉紳劉某之子劉姝豫按劾之當勒賊太行山中豫帥良玉蜀帥邛皆會蜀兵大敗文詔從山而下斬級無筭將豫拔在懷慶相見文詔尚未解甲根其功爲所抑語不合面叱之由是朝內操文詔短長猶以功大僅調鎮大同而以勦賊付秦帥李卑賊得息肩勢復橫自文詔棄軍陣亡變蛟能繼其功由秦而蜀由蜀而漢中商州寶鷄無處不戰無處不捷至潼關原之捷而賊殘盡及移辦東事而賊之餘燼一合而燎原

豈非天哉雖時勢使然當國者亦闇于計矣

綏寇紀畧卷三終

綏寇紀畧卷四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郛　　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朱陽潰

崇禎八年秋七月初五日告敗疾置聞時慶陽之寇乘勝傳烽下火照西安城中臨華平京諸賊又十四五萬我師如左光先張應昌等皆遠在漢中檄徵未集曹變蛟寡文詔敗卒鳩他將見兵隸戲下者纔二千餘人不復能軍承疇張疑設伏力遮涇陽三原之

衝埋根決戰賊見督師之不可動也乃由耀州走朝邑渡渭入華謀突潼關承疇以十五日次華州賊復由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而全營混世王等辟向渭城承疇晝夜馳下十七日入西安漢中諸將之兵亦至（張全昌兵自清水洴鳳已到涇陽催赴省城合勦）議衆擊賊賊至西安東偏我兵疲未出詰朝恐賊之東逸也先令張全昌曹變蛟繞道走渭華格其前承疇親至紅鄉溝遇賊游擊李效祖柏永鎮力戰賊始御登山陰規越關而下承疇從藍田取山路出其背擣之二十二日賊覺遁商雒山中承疇又命張全昌趙光遠提兵三千截

史012-052

潼關大峪戶遊奕及閿鄉靈寶界其羅州之賊已破澄城（澄城知縣毛昇霄初任公謁上司七月十五日城陷）劉命陽不下承疇還師救之始解去趨平涼邠州承疇留勦澄城兜勦秋穎商雒欲追擊無兵可分上書言狀朝廷加曹變蛟副總兵示激勸厲軍鋒而令延綏總兵王承恩以五千人受撫令益甘寧兵五千鎮筸二千收回蜀兵九千苑卒乘補士伍以會督師之乏絕軍勢幾于復振夫襄樊湫頭雖敗于中盤陝鄖津倘堵子外豫楚完守賊未能越軼堵勦之局猶可得而收也而尤世威徐來朝之潰關矣世威先守蘭草之隘徐來朝守廊

北朱陽關為犄角朱陽關即古函谷漢武移其守于新安斥故關為弘農千百年來嶽崟既闢民人之所走集百二之險蕩為夷庚包原陵藪澤而為守于畢連營兵法所忌謀國者莫之戒也徐來朝兵首變强令設防比賊至跳身遁一軍盡亡（天津營楊明楷領潰兵奔入左營徐來朝不知何在）尤世威經時暴露師大疫二十八日猝遇失利世威與游擊劉肇基羅岱皆扶傷其衆左次自潰（八月二十七日賊在素峪河係河南盧靈交界尤世威于二十六日帶傷同盧頭爲一刀而背中箭劉肇基右臂中一刀）賊遂越盧氏奔永寧豫撫玄默候代未謝事（八年六月初十日部覆玄默革任候代）徽左良玉自內鄉陳治邦馬良

文等自雒陽援盧氏維時楚撫已改盧象昇（由鄖撫陞改任）而甘肅道宋祖舜為鄖撫許成名于七月解任用秦翼明為湖廣總兵鄖撫以翼明之兵遏于豐陽關監賊不得過（監軍道苗胙土率川兵營副將貫一選用鄧先與賊在豐陽關連戰又豐陽後有小徑單川口可通鄖西鄖撫發遊擊周士鳳率兵六百人守之秦翼明乘夜架梁絶壑透入賊營后山連破青崖河吳家園袁家坪三處斬一百四十九級賊始退）又轉出朱陽分為十三營于靈寶號數萬南光祿卿陳必謙為豫撫（必謙以六月廿六日拜豫撫命）未至按臣金光宸纍疏陳危迫上于是不憂秦而憂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為豫楚續也召諭戶兵二部以淮撫兵二千三百楊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

要害護祖陵以董用文兵五千走彰德倪寵兵三千牟文綬兵二千赴齊豫之交相機調遣劉澤清推孤山副將未行令督防曹濮馬爌移鎮潁亳陳洪範所募健丁三千護陵又以龍固關參將李重鎮兵四千遼東總兵祖寬兵三千先後馳援河南念泰寇在商雒者入豫餘數十萬尚在涇陽三原洪承疇勢不能合秦入豫命楚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用道臣于豫則藏東旻于楚則苗胙土于江北則史可法為監軍其承天兵三千屬巡按御史余應桂居守如泰寇盡入豫則承疇勦西北象

昇勦東南如賊復入秦則象昇入關合討初老狪狪
久伏商雒藍齊王掃地王蝎子塊後至共山歸其寨
秦爲闖王闖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成爲將勁云
闖王西走武功扶風闖將東走富平固州其衆各七萬承疇兵止九千人馳赴潼同東勦而闖王西走無兵可追官軍關山一戰同州再戰各有斬獲乃折而西闖王闖將合爲一
八月初五日秦
賊李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初七日張應昌左
光先與戰斬四百四十九級獲其軍師劉其李自成
遁歸涇陽屯醴泉之石鼓趙村別部屯七里原爲淳
化耀州交境十四日官軍乘夜渡涇河于王橋頭破
賊小挫二十四日賊將高傑不得志于自成竊其妻
邢氏以降游擊孫可法挾以破賊在富平馬家村乘夜出奇殺賊二百
取立效爲信豫撫陳必謙于二十日始受事是日豫
賊攻中牟二十三日賊抵開封入其郛俄遁去攻長
葛郾城扶溝其令皆秦人能完守再攻鄢陵鄢陵故
大司馬梁廷棟邑里也告急趨兵援之二十六日左
良玉敗賊于鄢陵之張橋偏將李雲程馮良文敗之
于彭祖店賊自鄢陵敗後趨西華商水楚沈丘豫撫
所遣將陳永福從鹿邑邀擊賊分爲二道一走項城
由上蔡入江北之太和一走潁川蒙宿而太和之賊
合之淮撫朱大典與巡按御史張任學以楊御蕃兵

專護陵而令游擊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副將
劉良佐援懷遠九月初三日秦兵追賊于渭南臨潼
間賊退走逐之賊恃衆還戰承疇督麾下苦鬬大敗
之初六日豫賊自商華趨郏禹攻密縣知縣茍之庭
敗之城下李重鎮頓不進事緩用解圍奏捷李重鎮者司馬張鳳翼私人豫撫陳必謙遣之援密以五日有半行二百三十里至密圍解已三日推官湯開遠促之追勦去賊營僅十里兩日不動第三日發馬營八十名殺賊五人擒二人離營二十里密邑村落爲空自郾城至汝寧以六日走百八十里逗遛遲怯如此司馬反謂必謙爲吝貨爲苛求云○上以豫撫疏召對閣臣文震孟等議讚允徐病擴之兵以省餉司馬欲留七徐之半豫撫令全撫徐兵而尤營壘叢有兵留千二百人以尤將劉肇基羅岱領之若津兵則闖賊便斧一在便環徐來朝勞而貪兵月糜餉八千餘金一歲面中州爾根拔矣左良玉與賊于郟之神屋山賊連營數十
里番休更戰良玉收其卒而止趙柱被困幾不脫初
七日江北賊與朱子鳳所領廟灣兵五百人遇于廬
遂之龍崗集子鳳力戰死之劉良佐楊振宗能御賊
官軍亦傷不利十一日豫賊于潁川南召集編筏渡
淮陳永福追及之我師大克賊不得濟豫撫以潁上逼近鳳泗陵依係故別命永福出境二百餘里堵禦是日豫賊攻信陽州官兵敗之
于北關及中山舖斬三百級百戶蔡正芳力戰被執罵賊
死二十日秦賊破扶風殺知縣王國訓二十一日豫
賊根密令再破之城下謀必殘其城城庳而土惡攻

圍三晝夜令乘埂殺賊三百餘人河南府監紀推官
湯開遠趨左良玉自郟援之乃去左將騎湯將步其勞與武臣同是
月豫賊自光羅趨黄安麻城自麻城趨羅田西犯蘄
水楚撫盧象昇以九月初九日開總理命初以全楚
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
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光化其援隨應孝感則
筸兵千五百人參將馮聘早領之援麻黄蘄州則筸
兵辰兵二千人都司周元儒領之鎮臣秦翼明川兵
四千筸兵一千駐隨棗而象昇自率楊世恩雷時聲
三千人赴光山羅田迎擊十月象昇至羅山再檄李

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楚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
衆特盛象昇命李重鎮雷時聲陳永福以六千人自
羅信而南楊世恩鄧祖禹以二千人自麻黄而西秦
翼明周繼先以五千人自棗隨而東夾勦戒告以宜
急趨宛洛者象昇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向楚吾
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按余應桂疏曰秦督新敗皇上調楚筸兵入秦此閒楚豫暫寧也今賊在汝汴楚覊麋降鄖之龍駒寨告急汴賊發覺從魯召唐汝入境撫臣屯東隨棗護獻陵門戶臣亦發鄖兵出屯三里崚之松林寺香花關劉設關隘扼守若遠調筸兵五千則隨棗不能軍而臣之力孤矣總兵張全昌降于賊初承疇遣全昌與趙光
遠截大峪口也兵大譟殺掠全昌亂兵入柴澤驛刼庫殺人豫撫請

急援盧氏不應光遠擅歸秦至是全昌偵賊蝎子塊
等于潁之死店集即潰爲所縛脅之共攻蘄黄黄梅
之賊由宿松入潛太應撫張國維檄許自强救皖操
江王道直以水軍爲游擊安池道史可法入潛山之
天堂寨窮搜捕豫賊掃地王等別自霍山趨英山分
掠潛山宿松太湖英霍舒城皆嚮應撫于皖屬邑募
土著二千人爲久戍是月遼東總兵祖寛勒兵至豫
豫撫陳必謙推官湯開遠引之同左良玉抵靈寶官
軍剪賊于靈寶六十里之澗口焦村焦村即朱陽關
地也必謙書云三年以前流寇尚畏官軍邇來勢益張歲有伏路靜聽以防襲殺有前撥倒撥左翼

右翼以備衆寇救一兆丁即給一良馬授以美妻一人迭出白殺其營隊一陣退縮立置之重典故人皆爲盡力死鬭賊聯三大營待秦賊至而還秦賊李自成在
乾州陣失其弟鴻乞撫于監軍道劉三顧三顧知其
詐弗受眞寧知縣王家永被紿見執豫賊陷盧氏知
縣白楹自刎死十月二十八日秦賊李自成爲左光先擊之
于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十月二十九日是月秦兵
于渭河南北三擊賊共斬千餘級秦賊闖王高迎祥
自華陰南原絶大嶺夜出朱陽李自成亦東走左光
先追之失利曹變蛟提刀陷堅戰甚力十一月朔秦
賊悉其衆薄豫之閿鄉蓋秦賊至是凡三出朱陽關

惟自成最後別股已下淮楚而張獻忠等久盤踞靈寶迎祥自成與合左良玉禦之靈寶東祖寬禦之靈寶西不能支祖寬兵以十一月朔號刻入閿鄉城而賊大衆踰閿趨靈左良玉東大營來雲欲與祖寬合勢七十里間被賊隔斷以初四日早禁城外高坡為營以七架之賊伐精騎溝中誘左軍左丼重不動遂驅衆東下左軍自寅至申銜未食又與賊營局斷後不能追賊賊于是日晚從陝城破垣突入矣初四日陝州陷賊以初五日早出陝東去賊東下雒汝汴皆空虛金光宸檄牟文綬之兵湖歸入汴豫陳必謙監軍道戴東旻分率左祖二軍兼行救雒賊已攻雒聞兵至而去高迎祥李自成走偃師鞏縣張獻忠走嵩汝左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標臣領李雲程等督左軍祖寬分擊獻

忠救汝監軍道戴東旻督祖軍十二日祖寬敗賊于嵩縣之九皐山祖寬于十二日向汝州將至鼎店探得賊辛店募家莊嘈當四更督副將祖克勇銜枚疾馳明遇賊祖寬身先士卒躍馬秋入賊營齊王逃奔九阜山險阻不下祖乃代二軍于山溝偽退而誘之賊果以三股從山脊而下伏發大捷十四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于汝州之圪料鎮監軍分巡河南道戴東旻報攻靈破陝盧之賊于十一月初五日抵永寧長水張村東旻親督劉羅朱李官兵與之相持數日于蘇羊斬二十八級○劉羅二將自蘇羊敗賊後再赴汝州賊果至汝為二將擊回而祖軍適至于是劉羅擊賊之後祖兵擊賊之前圪料鎮在楊家樓地方一名茹家廟十大日委官勘驗賊屍山積約長二十餘里北至楊家樓南至樊家圩東至霧官寨西至李家樓除已經割級九百一十有二未上首功者七百四十有三先後擊斬一千四十七級俘八十四人中朔以汝西之捷為戰功第一

獻忠憤遂兵之再勝也糾合迎祥自成等聲攻雒陽報圪料之役以二十日與祖寬遇于龍門白沙設為數軍以牽綴前行伏起衝我師為二寬身自斷後鬬士無一不當百自晨接戰至夜半卒大克之而左營別將有宜陽黃澗口之捷左雖不在行其指縱力也盧象昇見楚氛小定開汝雒急倍道而前歷鄖襄宛葉馳千四百里以二十五日入汝命李重鎮雷時聲于城西三十里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餘人斬一百七十七級十三營大賊有精勁五六千西山賊有五萬其日狂風大作揚塵呼衆官軍植立不動用砲攻打馬丁施長弓勁弩直前標擊殺正賊丙丁都司宋文進從賊中衝殺而入齊汝州郟州伏見

龍所運鑪鞴至士砲益齊賊死不下千餘蓋秦督自亡曹艾二將張全昌叛張外嘉為其下所殺陝按敘守棄崇報游擊李建功魁減各軍鹽菜銀兩以致軍變建功遂而然嘉以王將被殺王承恩以十月從延綏至十月十四承遇以兵至西安三原縣亦未肯效命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為天子誅不服有清中原之心其在汝也馭羣帥甚有紀以楊世恩雷時聲兵合之祖寬營羅岱趙柱兵合之左良玉營而劉肇基朱三才兵汰不用龍周繼先舉鄧玘所遺蜀卒隸之他將秦翼明用逗撓被糾責後效象昇曰秦翼明疏請援鄖臣壯其志既而寇突豐陽有功及闖曹文詔陣亡尤世威挫衂遂潰虎色變事事觀望不前左良玉近來怯戰以覘翼明則彼儼然烏獲孟賁也但其性行純謹尚可收策後效余

應桂疏曰秦冀則擊嵎子堤則不前援家慶則后至十月十六日以後一戰于蔡陽舖草將劉九思敗之袁宰二百再戰于唐縣鎮郭將張振武屬繼先之兵復潰鎮臣皆不以實聞比之舊時有成名更為不設
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從舞
葉寇光固初九日留光州之南城十六日象昇次信
陽尋敗迎祥自成于確山斬五百六十四級確山之捷祖寬功也余應桂疏曰理臣盧象昇與闖王相遇既敗之于汝州又敗之于確山賊距楚已遠而後來之大賊又復自桐柏唐縣而過于隨州九年丙子正月先是上以寇未平齋
居武英殿素服減膳撤樂象昇率諸臣于元旦表稱
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兇醜貽君父宵旰憂罪萬
死總督臣朱燮元臣洪承疇臣朱大典撫治臣張國

維臣陳必謙臣李懋芳臣甘學濶臣吳甡臣王維章
臣宋祖舜請大駕還宮御常服暫法膳臣等誓捐軀
命為效上優詔答焉象昇又自為奏疏畧曰賊橫飛後調兵賊多而後撥兵無人不簇後調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將窮有危形況請未必敷我乞從賊而將為守是八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撥賊寡積累而用之餉適費盡耗也極言督理宜有專
兵有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
屬理山林奔竄騎兵不善援緣再調川草滇黔兵便習險阻者一二萬佐步兵所不及每月
需餉銀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象昇辭全楚
所在撫臣不得以一方有賊輒求調援分督理之兵
餉一各省直撫臣俱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成畏越分應何以支

持夫紛飭太平何可調停遷就用兵勦賊豈容委曲那務臺諫毋從中苛求俾臣
等不能專心辦賊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死生一味求全責備在識力不堅者必致因人以自餒不肯向前即清白自矢者亦且避忌而灰心從何展布又云中外勿惜浩費有司毋得苦難各省直毋吝餉金諸紳士勿事橫議大家齊心合力發順除兇待賊悔禍乞降再議撫遣安插然後歷籌薄賊歸死中生保固元氣此則勦蕩之大局也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
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論者韙之因糧輸餉實自象昇之疏發之以報國大計不得已出此故中外皆服詔起左通政王夢尹為楚撫
如理臣指十七日李自成攻廬州太守吳大樸卻合
肥縣熊文舉堅守賊不得下南樞臣范景文遣池河
提督杜弘域大將文煥子往救二十四日闖解李自成連

陷含山和州和太州也賊以數萬騎仰攻夜半怪風
作城上火盡滅守陴者不能立賊乘以入知州黎弘
業州人御史馬如蛟教官康正諫通判馬如虬生員
馬如虹皆死操江臨淮侯李弘濟遣其將薛有年援
和以遲發賊已破和而北有年中道失勢遂敗潰者
云賊將據浦口江浦二邑以謀渡江職方郎錢位坤
趣戰都司汪之斌以七百騎與賊鬭神機營都司徐
元亨先軍滁州聞之斌急移營救之元亨戰殁之斌
負重創賊圍江浦應撫發其將蔣若來助知縣李維
樾繕守賊登若來膊諸城上又縋而下與之角矢著

其頰左臂傷裂而還戰賊已退復來更與陳于王同捍蔽攻圍九晝夜疾鬬得無陷李自成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盡銳攻城將穴西北門而上（賊之攻滁州也城頭火礮交發奪其雲梯焚之賊死無算賊掠村落婦女數百裸而淫之已盡斷其頭環向堞植剖刳埋露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迸裂或喑不鳴城中逴遑邑紳李太僕覺斯命取民間圊牏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乃大創）盧象昇在西沙河聞警遣祖寬羅岱祖寬勇乘夜疾馳平明抵滁賊分其騎來戰兩軍相擊日出至晡時賊始北我兵從城東五里殺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尸枕藉水為與咽不流象昇自引楊世恩之兵從定遠至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時撫朱大典）

亦引其兵至賊披靡斬級六百七十有八奪獲馬騾無筭（其奔一潦而死木斛級者自滁東至朱龍橋關山查驗一千二十有四其沒溺蘆葦者不在數中）守滁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開城門勞軍其下謹呼曰我徒更生微救至者殆矣賊北走鳳陽礮郤之十二日焚正陽鎮過河攻壽州不能破（邑紳御史方震孺捍禦之）力懷寧無城殘之潛撫朱大典以劉良佐苗有升等戰蒙城之陳搏橋所殺傷相當餘騎奔潁霍或趨蕭碭掠靈璧虹縣竇曹單劉澤清防河不能渡賊走考城儀封而西其大賊走亳（亳州知州葉景先同守備查應才二十日有盧家廟之捷）復折入歸德永寧撫陳必謙檄總兵祖大樂壁

于歸德要之先是祖寬滁州一捷大樂自恨勿如其麾下有吳寶二將者偏師擊賊于白龍廟大樂怒其貪小獲為已功罵曰豎子不報我待大軍至而覆取之耶我無所用汝叱使去二將大恚走數十里道逢監軍（監軍道王繼謨）詐曰我何罪監軍顧左右壁豆秣其馬慰曰賊且至候大軍戰僞而助為擊帥必喜有功何愈不見禮如初二將悟捐而去徐驅至龍山之穀熟集遇大樂與賊戰大勝（穀熟集之勝爲十九日）追來二將以其婦逆迎爲擊賊號呼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六家大寇漸及破膽竟全開歸焉二十七日賊走汴梁陳

永福從歸德秣馬馳一百四十里及朱仙鎮過河日天大風賊不虞官軍至壁之武穆廟中砍一級甲賊或云闖王非也二月初二日賊攻密縣不利走登封初八日王進忠周維墉敗之于登封郜城鎮賊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湯九州從軍自效以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敗殁（左良玉從宜赴嵩與九州有夾勦之勢不意良玉中道逗留九州以孤軍殺賊大勝窮追四十餘里伏人深崖賊數萬擁險攻圍九州見勢不敵衆罵賊營為賊所乘以敗）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知南陽事何騰蛟設守有方畧必謙縣兩晝夜以十六日至南陽賊在安皋山下騰蛟與撫標必謙中夜擊鼓起陳永福陳治

邦于振中斬枚傳賊壘收兪挾因還而象昇出棄向
裕祖寬祖大樂羅岱等大戰于七頂山殲李自成精
銳幾盡闖賊精銳馬賊七八千在滁州朱龍橋濟死殺死者二千又以登封朱仙鎮楊家樓七頂山連敗死逃畧盡以去冬攻光州時氣焰比之江北折入豫中强弱大不相侔理臣力也十九日
象昇至南陽誓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無令得
逸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寧祖寬趨光化備鄖
撫臣提親軍繞出鎮平而已建大將旗鼓由正道期
至鄧州進取使人告于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
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夢尹鄖撫祖舜慢弗應漢
以南無一兵陣而待者賊于三月從光化之牟皮灘

渡矣鄖兵三千祖舜以五百戍南陽又有張大節田景壽川草之兵一千四百人兩不能禦賊
雖入鄖襄其在內淅山中者大小共七營尚二三萬
象昇移軍搜討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騎
不用命祖大樂之兵强于祖寬其人稍恭謹兩家所
部皆緣邊鐵騎又義皮落河爲摧鋒虓鬬而狠戾二
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驟而逸其在大
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法
令使也往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鄉曲相勞苦拋生
口乘車重卽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卽殺然所
過焚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見賊遁竄淹旬斛未

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將吏俱買香扇作覲識人事全無殺賊意象
昇論以朱龍橋穀熟集之勝宜勉竟大功始俛而聽
令進至黨子口仍按甲不動與素恇怯之李重鎮同
跋躓思歸四月朔王進忠一軍譁于三峽口羅岱劉
肇基之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因祖氏羅兵被汝陽上蔡官兵斬獲幾盡劉兵被河北道發砲打死一路因此少定然諸軍生心幾成不測象昇上言入山
搜捕之難豫楚大山綿亘密箐深林馬不能進賊拒
突榛莽出沒無端我兵攀木踰崖日行三四十里車
驢不能饋餱人負米二斗趣兵而往十日糧盡遇賊
勝負未可知以千兵入需千人運萬兵入需萬人運

過期則兵夫同歸于盡矣可出臣章與有識參之兵部議淅州通鄖襄江以恐盜賊蔓延宜禁絕運鹽穀樊號書總理乞勅楚中通運但禁私販鹽騎寨南華不宜并禁淅川絕官兵阻隘也上初聞中州累捷甚悅既知祖軍殺
良抄奪諸部上怒下璽書譙責曰卽如是賊何由得
平樞部以豫士大夫苦客兵也乞練鄉兵代之天子
下其議象昇曰賊皆百鬬邊兵驍悍健能克之恐雜
鄉條若用土團卽販豎病坊傭保小兒耳毋乃貽賊
嗤斬乎苟求其便祗應充拓主兵募壯丁買馬費百
億以上從何出其說遂詘不行豫餉奏請日急屬城
殘敝旱蝗少殺以思歸之衆芈廩不給持矛相訴厲

譌言匈匈在事者外憂寇內憂兵不得已建祖寬李重鎮入開封賊之策益資秦師安邊兵非中州殺賊本指也廼承疇亦以爲請其六月十一日疏曰賊之在秦者闖將可三四萬過天星滿天星可三萬混天星可二萬臣見統馬步官軍合之川兵無慮二萬人（承疇以正月在臨潼渭華將入秦大賊老𤞑𤞑闖塌天蝎子塊等屢次勦殺俱從潼口遁逃乃定計專勦闖將等）臣以今年二月追闖將混天星二賊起從城歷韓郃過宜雒循鄜延入環慶涉寧夏固原界揚武乎海喇都西安州偷香山一日數合塵看透山下所捕斬鹵獲已累疏報聞其過天星滿天星伏合水真寧

山中潛出高陵三原焚掠臣在萬安監開之回軍南下而于混闖則分命諸將羁之混賊狼狽逃于萌城至延綏再與闖合過天星滿天星（在西安以假撫肆掠）臣追及之于中部破之四賊遂糾結西奔謀犯蘭州河州臣檄左光先與甘肅總兵柳紹宗并力于乾鹽池大挫其衆賊怖慴乞降撫臣甘學濶監軍道臣劉三顧因加慰納延綏賊數同惡膠互遁逃歸之者首尾不絕臣固策其必變續被四月二十八日詔書允樞臣奏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齎告赦令賊猶不悛放兵自如今且以叛告矣此未出關之賊官兵得失之大畧也若闖王闖塌天蝎子塊等自江北河南敗後經鄖襄以趨興安漢中臣遠在西陲聲援不接（承疇時在同官）以五月五日遣越敢三千三百人援之柳紹宗由畧陽赴救（自同官耀州前往武功鳳翔寶雞鳳縣州兜趕畧陽漢中夾勦又發兵一千餘名飛兜徽州畧陽兵闖捉勦）此十數萬賊亦非三千官軍所能掃滅而老𤞑𤞑整齊王等見在永寧盧氏山中（賊在秦之商南雒南山中約有二萬餘從商雒透出藍田西安難有川兵五千從陝道鼓多襍防勦僅難）臣所備者多分額兵歲有折耗不能分支單以往計理臣憂邊兵入山道險乏食而楚彊甲濕卽調遣亦違所長惟關中平原曠野此用騎之地關寧兵雖疲餘勇可鼓願以

祖李二將受臣節制與理臣合力辦賊惟明詔博諮公卿以時聽許當是時賊大勢盡歸秦闖王高迎祥蕩折漢南自冬徂夏道臣樊一蘅（一蘅監軍）守備唐通（通兩守大同）以邊調行天雨壞城瑞藩幾不守李自成踞南山險臨窮商雒間走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亡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爲定邊副將張天禮所持不果延綏總兵俞冲霄狃于高梁之捷五月十四日以三千人戰安定中賊伏以殪延撫高斗光不能救鎮兵精鋭殲焉過天星之叛也侵綏德襲安定執華亭令郭養民奪其印釋之謀入山西渭河水

漲不能渡登黃鹿山乘高叫噪聲振通谷距嶮關不百里承晴以追賊東還于五月二十八日出關與象昇會而定議旣同拜表不及俟報用便宜先遣祖寬李重鎭二軍隨秦督西行而象昇討豫楚諸將惟左良玉差强其衆率中州人故獨得久留寔亦驕伉難用因以孔道與代其偏將趙柱令駐盧氏防雒西左良玉與羅岱駐宜永防雒東祖大樂未行分其軍駐雒汝就餉并遏內淅逗出嵩盧之賊而用陳永福守吳村錢繼功守白亭周維墉守花園關以專備內淅部分定而襄陽告警矣賊之由羊皮灘過也漢江春

淺均州之沙陀營鄖之舞陽河陜西之洵陽白河兪渡均州宜城穀城土津環山皆賊竹山知縣黃應鵬竹溪知縣魏鎭安鄖西知縣劉伯元各遁秦襄明以步卒逐賊于南漳深入山中轉戰浹旬不能一大創均州土寇爲嚮導焚武當太和宮會于襄陽楚撫王夢尹不能制象昇議入楚會勦進軍雒陽待發其內淅搜勦專委之豫撫陳必謙六月混十萬等從山中直薄淅川此時黃河吳村尖角梳洗樓黃襄莊屋中川延篤司板橋一帶俱賊屯聚以傳砲爲號一股由花園關犯內鄉一股由板橋一股由黃河竟犯淅境陳永福以初九日蘇家溝大戰十八日襲之于關谷混十萬老狪狪并新來整齊王等十家死

賊自藺家溝大敗後盡移汀南依山爲勢據水作險自東西關峪任起直至鄖陽地方亘長百里○賊在闖峪高山歇凉我兵賭渡都司錢繼功等從西山口進黍將江塭等從東山口進將亘二更兩路齊上賊奔路壓崖敗走南山去竟二十四日襲之于清泉山賊因人多擠少徙東南竟食潸聚白亭清泉山永福由鳥道踏差清泉山谷左右藪匿夜深襲之賊驚遂披營分三股往東南西下明日又破之于興化寺賊一由江北雲壁店一由西北覆子坪一由江南朱家崙來犯內淅二鼓俱自興化寺前永福分其軍爲四路邀之從中截殺伏兵齊出賊死戰自夜至二十六日午將首尾不能相顧遂入東南深山叢谷一帶賊既不得志于內淅畏象昇駐黨子口不敢東下天雨灘絕于淤村縛筏謀再渡漢江爲永福所覺擊之半濟遂遁入山中賊混十萬不浩泥黑虎掃天動張妙手老狪狪等會于淤村衆明半渡夜兵伏發賊一半仍奔闖東南大山一半入東北山內

○襄漢之賊紫老狪混十萬等七營衆三萬陳永福以二千騎衆之卒與之爭衝四十餘日闖齊王進忠游擊周繼鑄坐守內鄉廉備數萬去淅川百里而近畧不應援七月初六日象昇提兵入襄陽賊踞之從淅川以犯汝雒內地八月豫撫必謙以初四日發軍唐泌舞陽撤左良玉陳永福兵從汝裕反顧根本會象昇因京師有急入援初六日由泌陽轉趨確山衡西平口而出汝寧賴以無患賊前頭已抵舞陽去汝寧之西遂咫尺旣遂折而并奔許即東北汝寧得無恙以良玉永福兵尋抵汴梁大賊仍道登密其道舞陽者爲楊四所敗楊四者舞陽土寇也與確山之郭三海爲黨其部最强大梁道中軍尹先民招之勸以殺賊自續北吳

渡之役殺賊至二千餘人然其心未可信也舞陽楊四據九
曲而泌陽人郭三海據平頭梁在遂平確山交境三
乎候嗷民秦至剛與之合至剛結營嵖岈山而與二
獷賊巢相通屯若舞陽商之張劉明滿州之袁五齊
山之何孟冠等皆踞險為塢壁擁衆以萬計楊四發
且强逐莊孤擾遏地勿了圖大舉以郾城有河為之
圍乃與羣賊會謀搖抒山期先取郾城郾城知縣李
振辨與大梁道陳喬葛所遣中軍尹先民合兵夾勦
七戰七旋楊四乃以七月一十九日乞降侯收民以
遂平縣鄉兵西平千總劉洪起等各有斬獲脫身着
泌陽知縣李番長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合
確山西平汝陽之兵圖泰至剛於趕將山至剛降郭
三海不至至剛以為其經郭錦所趕乃先取錦肴以
獻候嗷兵送至上葉以八月初四日自縛而郭三海
亦于十一日挈其兵二千人歸命先民統楊四以殺
賊自斬八月初六日流賊至舞陽之北吳襄楊四亥
發兵大殺二陣造陳百谷持首級三百級功口齊寧
賊二千餘人是役也先民之功居多云○嵩陽生員
樊以男鼓財募歸兵逐賊頗有功甚川生員李宗理

綏寇紀畧　卷四　廿

能以鄉兵會剿都司錢緒功在小木河逐賊蔣長葛郾城密縣葉縣諸令皆有殺賊威名左良玉
以二十八日殺賊于登封之唐莊唐莊宮兵承入自民至中岳戰有十
餘陣賊從大小金店西奔一越北山向犨境奔去九月尹先民以初三日敗
賊于郟縣之神垕街陳永福以十四日由神垕街之
野豬峪進明日大敗之于高家坡掃地王授首孔道
興以十七日于葉縣之獨樹單騎提刀逐賊賊在荷縣神庫
山野豬峪敗後渡河越洄由魯賓走葉縣官軍以十
五日從郟縣襄城馳赴葉縣後出賊前十六日抵葉
閻賊在舊縣三更乘月色行三十里前渡澧水往舊
縣進發賊已放營南走十七日辰時追及于澧葉縣
八十里之獨樹敗之收兵皆歇裕州唐河後坡兩戰亦先登唐河即內縣河也十
八日賊從泌陽之饒京店遇唐縣孔道與與李守業
劉承胤等渡河追擊後坡為鄧州地二十日賊在鄧

之九重郾官軍至已遁去力追至後茨周家寨勝之左良玉以十九日敗賊于
田家營斬獲頗衆田家營在唐縣之間左軍于二十日越嶺渡河至田家營宋家營大
有斬獲追至倪家閣收軍○左良玉敗賊于大石橋
羅岱車登科敗賊混十萬于羅漢山又渡河追擊皆
係唐河勦敗之賊自九月來各營斬級一千有奇而秦中新
至蛤蟆圖一股與混十萬合營謀引荊州闖塌天等
北渡大逞賊以八月朔內犯鄧老回回混十萬整齊王張四天王共四大營將以掃地王瓦背
王興世王等三小營共為七營今張四一營為楊四
奮發處盡掃地王死惟混十萬馬上精賊多整齊王
火之老猖猖多權翻蹂寇奉為謀主因屢敗憤而發
其嘗隊四人退入內浙謀掠鄖陽上流江船渡鄖襄
大寇過北岸弃力下山大賊我兵如祖寬李重鎮入秦非其本意
尋與祖大樂皆以入衛撤回即陳永福為豫主兵其

綏寇紀畧　卷四　廿一

選騎步抽以勤王營中壯士好馬隨其子陳德趙總理標下勦王奏請功次
輒為部議所格陳永福南召集之捷遏賊不過淮河保趙陵朱仙鎮之捷保梁宋南陽安
阜一捷保宛有觖觖心舉止自愬于撫臣不相承稟而楊
四郭三海等伏莽巨猾事同養虎必謙懼且憤上書
疾陳曰臣區區一身內無同心之助外無片甲之援
九年新餉不許動支內庫折色地畝均輸盡歸督理
臣提單所過郡縣不能供頓叩頭請士馬無淹久三
單為之氣索事勢如此臣能伸兩臂捍賊耶八月初四日上
念勤寇官軍離家日久地方荒凉衣食俱止必多缺
之失所況天氣漸寒深可矜念着兵部發同金三萬
兩忠勇營差官分解督撫軍前量兵數勦行犒賞未幾必謙為巡按御史楊

纆武所劾老猾倡褒四鴟乞撫于內鄉知縣艾毓初遣其黨曾星文入見豫撫常安補乾象疾石羅池一帶必讓謬許之後兵集而後合擊初不以爲信也副將王進忠者敗賊武威文爲心腹成文姪與賊俱在賊營賊一條龍因成文以撫誘進忠入賊營而殺之逸按揚纆武以輕撫秦必謙而罷○必謙奉旨解任回籍在九年十月十二日與鄖撫祖舜皆以不稱罷用兵部左侍郎王家禎湖廣右參政監軍道苗胙土代之自象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入秦中原不以殄寇爲事廷臣屢以爲言上念總理難其人顧視諸大吏無可屬惟家禎初仗鉞挺戰未露即令豫撫拜焉

外史氏曰以余所聞洪承疇貌不踰中人皆身勤職毋軍行頓舍未嘗解寢中夜治文書張燈達曙盥櫛

士卒問所疾苦折冰乾飯與下共之得秦人之心嘗倉卒裂糧弗及貸之于兵民爭投釜鐘爲滿有一老婦蹩躠不前仆于道人問之曰我爲洪軍門送乾糗來也象昇生長江南特以氣聞負膂力便弓馬臨陣用麾幢自臨旁睨他騎距躍輕上奪其刀便以擊賊好輕身獨將所親信乘夜嘗趨利自其守大名跳梁臨洺關瀕于死者數矣此兩人雖儒生苟獲盡其用豈出威寧新建下哉中樞責承疇以分兵曰督師兵七萬三千以三萬人分豫楚監口而尤世威徐來朝以之潰逃以二萬人分三秦各郡而曹文詔艾萬年以之敗衂固也今使承疇不分兵不守險此七萬人皆帥以自從將中原不厖注乎各撫不束手乎秦地之險遠者不𢊍脫棄之乎即不然豫楚諸路撤防盡以壁于朱陽關蘭草隘而靈永以南鄖津以北其何以禁賊之無闌出也承疇曰豫楚堵于外秦兵勦于內象昇曰臣與督臣有勦而無堵有戰而無守兩人公忠一體顧其持論不同何也曰督撫空各轄五省就各撫之兵以爲兵各撫之餉以爲餉勢不得不就各撫之兵餉以爲堵爲守此豈承疇殺賊之本指哉褒平湫頭敗朱陽關潰在關外未嘗指授乖方而竟

樞者貽之誤也兵食大計措括奏請不思曹費承疇徒云用少擊衆置人死地而不助以實力及其形見勢詘天下曉然知空拳不可搏虎一掌難以塞河即督宁亦推諉失策拊几恨之象昇乘其間得以瀝心肺抒憤懣猶不敢顯言亦曰臣等止知一戰已耳語有之後起者藉也而首事者時也在承疇可以爲而不敢言象昇則可以言而爲之已無及然象昇能言之亦未能盡行之也各撫以羅事爲首鼠言路以廟筭爲蜩螗此曰督理何不援彼曰督理何不戰王豫者曰救汝雒王江北者曰救安廬王楚者曰救德黃

隨棄史稱周亞夫下七國請以梁委之孝王太后愛
子守便宜不救今賊攻一亭陷一堡剽掠用事者鄉
里則譁然從之彼亦家在關中憂念妻孥耳倘復知
有國事乎董用文乎文綬之防河也馬爌倪寵楊御
蕃之護陵也志在便文自營巧避飾虔邊將如李重
鎮錫將如秦翼明選懦逗撓策之不前左良玉將爺
廷覺諸將潰卒多歸之者有駕馭才然爲人深沉持
兩端無意殲賊求其侃徒有氣挺身便鬬惟有祖家
軍耳汝南歸德二捷中原稍患少紓誰之力乎其部
卒雖爲百姓所苦亦爲强寇所畏朝廷若加封侯之

賞大示鼓舞而後以軍令齊之詘伸類倒士氣自振
今賞既滯月罰又踰時人言既入譙讓相屬彼見吾
血戰之勳僅與坐甲觀望者伍怙功失意漸乖本圖
無復向時殺賊之志矣陳必謙之屢捷也以隨理臣
然委任陳永福亦其知人之力中樞以爲黨人異已
于必謙奏請將吏功狀多被寢遏而又與羊皮難縱
賊南渡之鄖撫同致其罰卽彊吏將安所勸爲方事
之殷獨承疇象昇可倚承疇八載馳驅疾呼將伯始
得象昇之助與左提右挈相與戮力成功象昇一歲
中初分全楚繼受專征將士虛調習而又移之于雲

中九原南北東西不遑奔命是猶顏闔相東野子之
御馬足已憊而鞭箠不止求其無破轅而折軸不可
得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載輸爾載毋乃類是乎嗟乎當寇患交切國家猶急
任人哉

附紀

盧象昇疏云州縣庫藏如洗折色萬難措處本色
顆粒無資勦兵所至率多閉門堅守惟以身聽參
拏臣以功令責之則曰餉銀原無欵項從何設處
凡勦寇用兵之地卽兵荒應免之地偶有一二完

色所輸無幾不足以供防兵況勦兵乎賊行甚速
且無定向窮兵力以追之尙慮不及今支領芻卽
使隨手立辦定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
斷無及賊之理矣據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
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
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
無扼者止賴一追卽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
巧于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卽欲不尾不可
得也嗟乎廷臣多不知兵好爲大言以訶責在事
卽此尾擊一語亦既章滿公車秦晉充耳置之盧

公在類與辨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
老臣不惜爲主上別白言之盧公意在與國非爲
身也不則滁州之捷方聞何不修言威靈而反陳
尾擊之非過大臣告主夫豈不以其寇哉
盧象昇薦侯弘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弘文以
守制道阻僑寓襄陽見臣此馭鄖疆遂投袂而起
散私財以募死士介馬從征臣欲昌言其功彼輒
長揖告去臣比叨總理弘文大義規免意氣槩然
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思得滇黔之人用
之弘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爲臣奉檄往募有臣

如此敢不聞于主上乎上從其請命爲監紀已而
盧公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爲後事
者所陷以驛騷上聞有旨即訊公不勝憤懣上書
曰弘文破家爲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竊痛焉
臣初聞弘文遠問即遺書責之其報臣初不及已
事惟以滇兵莫爲綏輯衆之餉爲虜身雖對簿義
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槩從而抑沒之乎今纂
臣欲以誤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兵之
變以甚弘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爲監紀必不
至此此臣誤弘文弘文不誤臣也盧公名知人募

府初開弘文爲首且蹤跡奇引救切非苟然者未
幾督師死王事弘文于十四年論戍予痛夫譏夫
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之能得士于閫外也故
表而出之

綏寇紀畧卷四終

綏寇紀畧卷五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郭　　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黑水擒

當盧象昇之移宣雲也其與洪承疇同殺賊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代州振武衛人長身七尺二寸慳衆沉毅多大畧秦撫甘學濶駁不解事賊至不遣兵手記下都虞侯縛治左右紿以親往則綏服盛與從逐之薄暮宿一堡闖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騶傳曰

督師來相見愕貽告以賊難拒輒怖恐還走登城門以瓴甓謹鎖鑰壯不敢張目視賊秦士大夫譁于朝九年三月罷學濶推用傳庭往傳庭涖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秦人愛之不如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豫撫陳必謙與人書云秦撫孫白谷初入關即發兵剿寇二千之衆賊殺千餘此總理殺寇必謙言之九月二十八日提兵三千入山剿寇全軍覆沒此必謙差官王衍乾在彼所親見此二事必有所據留以備攷○秦撫有標兵三千向從剿餉孤傳庭在事親出屯課數十四萬兩以充其費故十年後秦撫兵餉不復關支于大農此與楚按臣余應桂自指臍餉十萬兩養兵以護獻陵皆所謂實心任事之人也闖王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闖西安傳庭以七月二十日戰于盩厔之黑水峪嘗陣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三入檻車膠致京師磔之于市楊嗣昌疏曰以賊攻賊今人人言之而亦有行之者文如孫傳庭武如左良玉是也良玉招降賊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提並論蓋秦撫推心置賊腹中能收其用不比他撫云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人闖王爲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傳庭憑國威靈俘以獻餘黨復推其弟迎恩爲長後敗入他賊中而秦人或云賊在黑木峪遇大雨野無所掠十萬餘衆半饑餓高迎祥病瘖臥石穴中一女子指之曰此闖王也遂擒之嗚呼秦中野如赭民饑

賊亦饑其羸困無惑耳曾謂百萬之寇左右無寸刃叉手養服以就執者此媚功之言何足信哉御史錢宗羅疏云臣縣實爲蜀漢咽喉遭寇十餘次九年春西平縣失利堡塞及各關盡燬餘苗胙土之始受事也賊入其邪者七營幾萬人襄陽棋及道絕賊將張某者獰而肥多智數七月十二日豎五丈木于郊之江神廟繫尺書其杪以示城中曰吾欲見軍門口畫便事胙土大喜命兩將延迎入盛供帳以饗之從賊皆霑醉期以八月定降乃命郡通守祝錫純一經歷一王簡拯其癖賊倨甚坐而受書留不遣爲設謝曰若治浮梁于漢上俾我全軍濟而後議之可

也胙土猶幾幸其與開城門爲互市賊陽陽出入貿
易守者莫敢譏宜城令撤弓刀礮石藏諸庫曰無令
賊疑我襄陽總兵秦翼明自言以二千餘騎與闖塌
天等賊十萬戰于豐陽于界山于均州于官山于槻
音闗于麗陽于七星店與武山大小數十鬪雖未嘗
敗北賊益强終不能破翼明報賊八大王從均州入老𤞑𤞑從淅野入蝎子塊從
唐縣入二十餘股之賊不下二十餘萬理臣以楚士大夫史可鏡等言
其高卧汴梁擁全楚度外有旨切責乃遣兵救襄陽
大戰于牌樓閣亦不能一創賊也楚按臣余應桂疏
糾翼明令水漲將涸不將進兵勢且縱賊北渡賊果

于十一月從羅漢灘塡土過江矣始翼明謀于漢江
淺處設防以李同陽劉大歸之五百人守廟灘李無
事賊竟于羅漢灘深處渡知淺有防而深無備也苗
胙土罷以陝西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命王威爲延綏
總兵雷火火其城樓鎮人大懼漢中賊破褒城漢中霪雨
田禾沒城垣兕道臣劉宇揚且築且防工未畢賊至十月十三日二更襲破褒城瑞游乞師
于蜀蜀帥侯良柱救之禮部侍郎劉宇亮乃宇揚之弟以入都道遇侯帥勉以大
義良柱乃命游擊侯應禧都司劉貴率兵一千四百五十人宇亮督之以救漢中十二月二
十三日總理王家禎家丁三百人大譟燒汴梁西關
掠黑尾營殺五十餘人家禎夜歸急登城慰諭之廼

加賞賜俾往南陽勦土寇楊四始定十年丁丑春正
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丙午賊老𤞑𤞑等趨江北時
海內群賊混天星俟軼爾雜李自成盤踞西安過天
星踞張沂隴獨行狼蟠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與
西羌作約而老𤞑𤞑等久占鄖襄休糧息馬秋高足
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可二十萬長驅沿
流東下蘄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在在震擾烽火及
于儀揚樞臣以江淮天下要地陪京神靈宮闕之會
而鳳泗北豐沛有陵寢至重京口綰漕輓爪儀綰鹽
綱計哭兵二千新調浙兵三千撫淛召募二千牟文

綬兵二千鳳應二撫標兵率不滿二千操江水兵南
樞標兵皆寙敝無步伍鳳陵泗陵孝陵屙廬設卒合
之無過數千而總理王家禎專任折衝其兵亦不滿
萬木覩制勝之道不得已請以留都防禦責之南樞
臣范景文江防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
弘濟孝陵責之南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
蕃泗陵責之潁州道而淮撫分標兵協守史可法鄭
二陽杜弘域許自强桂本枝馬爌各整所部畢互策
援江撫扼九江浙撫防獨松應撫分其兵守京口其
處分非不嚴且密亦可謂之急矣安池道史可法提

兵營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史可法抵太湖扎營城外賊從間道突至石牌鎮三十日前鋒哨大石磯距
安慶二十里巡按張煊告急安慶爲應撫張國維分
地而江北之浦口六合亦其所轄賊本分兩路來犯
從楚來者由黃梅入潛山太湖以逼皖桐從豫來者
由光固入定遠滁州以闚浦六國維先發川沙寶山
劉河吳淞諸營兵令張載賡張天廣率以赴皖至是
下流營急江浦知縣李維樾六合知縣鄭同玄締守
國維提新募兵二千人命永生洲副將程龍中軍守
備蔣若來陳于王統之以分戍兩邑而安慶石牌之

報亦至賊在白兎河修攻具謀必取桐城知縣陳爾
銘守禦甚力衆將潛可大救之賊從舒城去而復來
連營百里國維以道回遠不及請督師權宜分六合
守兵合之蕪湖新旅分派守六合張人傑王定遠所將四百人從監軍推官李芳華之請調蕪湖新募壯丁四百人聊往應然無益也南樞臣范景文謀
賊以正月二十四日竄至滁州朱龍橋出岱山道犯
塘直奔池河此出河南光固商英之眾非石牌犯桐皖之楚賊也設醮太山寺
爲亡大江山小江山皇甫山常山所在皆賊二十八
日從尾埠附至大樹街走易家集三十日壁金椒之
西門謀東竄二月賊畧縄絙取竹木辟耆縛筏渡江

陵京大震景文先期以池浦爲兵部屯備地遣提督
杜弘域以新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關雄邊丁佐之
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墻內外屯于
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顆松近郊之守租
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江防係操臣職掌新江營則兵部所轄勳臣提督三營水軍景文再以水操營佐之景文下士喜奇計坐客多譚
兵顧臨事無所用高皇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
尺籍成祖江營戰船亦久廢景文慨然思整飭謀于
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纔二十三
萬軍士時庶呼庚癸遑復故額乎景文嘆息而止臨

淮侯前以援和事與景文相失勳臣多疑賊急侵
爲大言燈盞溝二里溝覆舟山箴有布置又自稱以
舟師逆于老洲頭樅陽鎮正月十四日賊至樅陽鎮燕官倉漕米桐城縣所輸也然都未見一賊江以北淮撫朱大典以護陵故多
宿兵亦屢有挫衂獨其將劉良佐號驍果善戰有部
令大典與理臣合擊而檄中州左良玉徐州馮鎮之
軍救皖正月二十日擴敗賊于桐城之羅唱河三十
日劉良佐戰于大安集二月四日戰于廬州二十里
舖七日戰于六安州之茅墩初六日監軍同知楊正芯督游擊楊振宗都司張士儀陸宗美守備袁思有鬪城鎮之戰初八日楊正芯有沙河之戰左良玉勒南陽

上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皆授首率師抵六安與賊遇部將羅岱孔道興乘勝疾擊初五日初八日比戰皆大破賊十一日賊走霍山深入潛山之天堂古寨潛山知縣朱家相與賊戰被執縋樓逃免其滁和之賊亦西遁二月初三日向黃山巢縣仍歸舊路陪京解嚴江北之警少息是月也秦撫孫傳庭報藍田兵變傳庭黑水峪擒後再破賊于渭南孫賊讐不敢西向又破賊于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闚涇三以揺西安威名幾軼于承疇矣正月十八日夜半商雒道中其親信徒兒許忠劉應杰怨擐甲大譟掠藍田縣略庫放囚連引混十萬等倒戈與大軍鬬兵逸

許忠劉應杰等九百人叛糾標都司張一貫九年書二月二十五日與千總賀洪擧合謀叛形已成事聞未發新春撫臣遣勳商洛賊遂發難藍田遣其黨子應第郭友才約賓後渾渭省城內應幸早覺不果、總兵左光先曹變蛟西追過天星関亂回軍抵賊鬬曹左于二月初六日擒勳忠應杰乃與混十萬取道渭南遁去移師初九日抵咸陽初十日進而叛兵與混十萬即于是日遁勳傳庭上書自劾以兵逃伍缺爲憂上爲其變倉卒弗詰第促發回入衛川兵四千令速赴軍前而已有旨命從撫臣請首惡及自拔東歸者許赦免以別順逆藍田縣官及逃避事情按臣確查馳奏先是秦人吏給事劉含輝疏上泣曰秦督止戰兵八千缺餉已四十餘日臣詢之同鄉擧人計偕者曰西安斗米値銀四錢衆兵索餉

督臣無以應則好言姁姁勸諭其請益堅輙頓足曰必不能留若聽若聞多有散而去者含輝又云撫臣孫傳庭辨賊有餘但所將三千人僅足守城當調邊兵一萬千之春末夏初賊人馬困乏州縣守城堅川兵守隘口督撫將勇可與蕩平蓋關中大祲朝議以爲賊饑可勦而不圖兵與民以饑故胥化而爲賊承疇故縻之以恩傳而無動及傳庭稍羇威即挺而並逸三勝之氣坐此沮索矣楚賊之羅漢灘渡也應城九年十二月破應雲夢孝感黃陂皆弃縣巡撫王夢尹猶以細石嶺之戰秦翼明爲世恩各殲一賊渠翼明獲一條葱世恩獲新來虎白羊山之戰賊分爲四而逸與得捷前過楚撫報老貓貓等十餘股闖翊天等九股入楚因闖寇黃

剳商城入大王蓋者王存白羊山被我兵大剿衛作四股一從羅田去一從團風去一從黃木去一從黃亭去亡何世恩之兵潰于棗陽隨州繼陷知州事王燾死之賊至麻城舊計撫梅之煥率子弟固守修其坑莊別墅城之歛鄉人入收保命所蓄徒兒出戰獲賊魁者一人竿其首示之𨶒境乃免賊在黃岡故吏部晏清等率父老揭額于撫臣請師十三營之賊棄疾于黃殺黃人纍骨如莽晏清等公疏云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賊以破麻城之衆并渡襄全隊分道抵黃團風新洲二店陽邏西北一帶民之被殺者六七萬人城守止黔兵五百人糧且盡垂陷不急救廷議以爲夢尹罪議用按臣余應桂代之科臣羅志儒疏論總理王家禎秦

詔討皖賊畏懦未常一出中州家禎強奏辦且上方
畧曰逆賊自麻城分而爲二東行者由商固蘄黃英
霍六安徘徊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月東轉
竄于蘄黃商城太山之中西行者復轉入黃陂孝感
而視其麇西向應山隨棗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
若北可以犯信陽此近日賊之情形也臣于在西楚
賊則檄監軍張大經率副將龍在田游擊李元瑯同
許各臣等以鎮兵九千追之在東江北之賊則檄左
良玉由六安牟文綬由穎州劉昌祚由壽州視賊所
向痛擊臣仍暫駐光州南以扼蘄黃商城東以策應

鳳泗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兼勦撫羅汝南
餘孽居適中之地隨時布置策畫便上以皖有左良
玉馬爌所將各三千人兵力亦厚姑允其請意殊弗
善也應撫國維赴皖議築太湖城因浦下轂營命德
將守而躬提程龍蔣若來陳于王之兵西上兩維並日賊蒞
久任桐皖另發一枝犯豫叔以圖狂逞如各處有警
宵遁舒六將出境爲江北河南大兵所扼又從間道
走潛臣發其輕轉潛山之中倚爲巢穴亦未可知臣
搜選新舊營兵二千五百人定波水營兵四百六十
人并沙船二十餘艘星馳西上蓋賊在下流臣不能
合浦六趨皖今賊衆浦六臣自急皖而緩浦六矣
三檄左良玉疾入山搜勦良玉不應放兵收畧婦女
仰江南監毅徇佯曰如河南監軍力促之始從舒城

北去賊入英山阻險種田爲持久游騎由太湖連引
蘄黃諸賊四月以御史余應桂爲湖廣巡撫河南賊
陷淅川亳州兵變總理所遣劉昌祚救皖者不至皖
兵敗績于鄧家店參將程龍等四十餘人死之先是
上憂留京武備積弛樞臣琪文意在振刷而未及就
乃命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參贊勳臣陳光裕方
一元與琪文協力清覈冊核冒餉訓勵士伍盤修
繕鎧伏如二祖之舊以豫戰守上諭本陞官軍練不嚴嚴守用軍不行飭練影占買閑因何不行清理再查軍器板薄釘稀勦徽破損是何精笑限折修冑新造具小艙薄釘炮是詰技藝一別衆鞍鎔兼量甲弓勿纍兼火大器權等項是否鑄足堪用遜款查纍縱實整理故大司

馬張鳳翼數用選儒被譴讓後緣邊事卒于軍人書其御
柔死上四顧廷臣無知兵者惟故宣大總督丁父憂楊
嗣昌楚士或可任中肯起復爲兵部尙書嗣昌者楊
鶴子爲人機警在上前籲決兵事辨有口上大信嚮
之時軍政不修未決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
變左良玉新有功刼掠自恣違調度不救淅川致陷
殺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
歸上臨朝太息曰如此朝廷何以使人嗣昌進曰尤
世威張全昌並候勘世威全昌戍後復致失事先奉旨勘問而全昌兵
敗不死更從賊非世威比宜逮金吾騎逮問斷之以

令諸將上曰善乃用兵科都給事凌義渠言升述王忠而貝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鄧家店之戰也程龍將應撫新兵三千六百人潘可大將皖兵九百人爲兩營用火砲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俾之設兩翼以待賊中伏傷四月二十四日賊七營俱至兩將合屯拒賊賊麾數萬騎繞之許自强乘高舉燧使知救至兩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與日力盡矢絶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死潛身十日覘其元如主潘可大屍不獲蔣若來褫馬圖服以免後自拔還事聞贈陳于王爲昭勇將軍都指揮使廕兆鵬

等十二員爲懷遠將軍署指揮同知他將皆殞王深于州衛百戶以防浦功爲守備營老戰武舉首級石死王希韓力戰本營上卒皆盡而死陛王王徽武舉斬首功賊數多賊爭分其肉王弘業劉河所百戶防六有功賊解南貫足罵不絶擊莫是驛唐世龍皆武舉王定遠籅江將千戶周亮方一月新婦力戰受叉少蒔王氏絶粒亦死他若張全盛俞之夔嗣應宗蔣遠壽象王兼季靖吉撫票同殉難先兩人以尤烈也應撫選吳材武貝家子六千而成此軍一戰而盡聞難痛哭跪事急不可爲矣時老狷狷已病死衆推其妻掌營又分其支賊別名搖天動共八營二十餘萬結壘于桐城之練潭石井舖陶冲驛連延六十里捕得諜者云賊謀于潛山太湖度夏需秋涼英山諸賊畢會破桐城而犯揚州

牟文綬本協守鳳陵緣舒城急淮撫命監軍同知楊正茲要之援舒桐城非淮撫分地于舒城爲屛蔽文綬前驅至會皖兵大敗按臣張煊移書文綬請救閏四月十六日文綬偕劉貝佐率馬步兵九千人抵桐城十八日與賊戰于掛車河戰皆克賊退尋以舒營行桐人遮道乞留牟鎮分二千人戍之乃去操江王道直疏日臣于閏四月發把總閻洪率胡長陽兵在皖城堆發集賢關長安嶺防守賊爲牟帥賊于掛車河也募兵于潛陽鎮過江江臣發兵守石牌汪家灣又親督標兵于安慶嶺設伏賊登康皮山頭瞭望知江上有備出陸路追去五月初十日賊過老鷹嶺勢過寧江臣發兵守望江急水鎮埋伏于七里河賊勢遇老鴉寨內犯遁去秦寇之踞窩不關山也綿亘三百里洪承疇率

左光先曹變蛟副將張天福等合寧夏榆林固原各鎮兵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而小紅狼鈔暴漢南止餘久戍川兵五千乘城賊衆力不敵餉道中梗斗米千錢諸將以雲棧險澁莫肯往承疇因賊破階州方提兵與戰大散關弗及援漢中有詔譙責承疇部勒賀人龍之兵約輕齎由兩當往救是月四川地震者七地鳴者一初四日雅州十六日馬湖府新鎮叙州府建武廬州越嶲衛皆大震二十九日葉縣地鳴蜀人工給事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丁壯死于瘡痍老弱困于騷動以此城

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蹻蹋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
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
又曰地鳴者伏尸流血災不徒設臣切憂之五月總
理王家禎令都司吳宣獻收殘卒三千人緣道督送
祖調抵皖成體士特以名救皖皖用左良玉爲請家
禎曰今楚賊伏而南江北之賊轉而東光羅商固信
陽之間援兵登陴矣羅岱病金瘡臥付其兵孔道興
駐內鄉車登科往伊陽搜死背餘孽鄭西之賊伏京
宗廣武山中（即慶府川之賊）何隙逞發主客兵止良玉兵五
千道與兵二千若撤良玉梁鄭宛雜諸非朝廷之土

其衆之也其願守便宜勿遣（王家禎又奏勦寇慶級救丁啓睿有旨左良玉）
（劉洪起等復叛授職）余應桂以護顯陵有功超擢楚撫總按楚
者爲御史徐之垣應桂之守獻陵也及二截捐贖鍰
十餘萬金爲養兵費至是既受畀全楚以獻陵至重
復不遂護之垣贖鍰又例歸按臣應桂費無所出而
時事孔棘湖南北皆亂視前二截愈甚之垣非撥亂
才應桂獨肩二任難于展錯矣江賊呂瘦子等煽動
齊安與國大冶山中亡命還絕行旅臨藍之賊入湘
鄉以窺衡州黃州賊攻蘄水甚急知縣事龔冏孳設
守有方畧不能陷七月以史可法爲安廬巡撫（可法舉原）

（任上蔡知縣劉洪起爲軍前贊畫）割豫之光羅楚之黃梅廣濟隸之議
者欲弁轄江浦六合俾應撫嵩守江毋牟制上不許
當是時樞臣楊嗣昌修飾封事凡五次第上之請設
兵十二萬措餉二百八十萬自關陝以西江漢以北
延牙之吏凡八各遮絕要害而河北三撫或犄或角
舉數千里之地蟄蹊坂鋌關梁俾無蛾蜉蟻子之隙
而後逐賊其中貪權而獸獮踣藉焚刈之必盡（有陝西趙等賊大發盤桓未能勦絕應使陝撫斷商洛鄖撫斷鄖襄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而應撫撫之兵仍扼潛太江撫之兵仍堵蘄濟而東撫之兵直著之徐宿胥撫之兵横絕陳盡保撫之兵飛援一帶嚴後總理提遷兵監臣提禁旅之楚豫撫提陳左等兵合勦中原爲不盡不休之勢）其措餉

之道有四曰均糧主增曰溢地主殿曰驛地主裁曰
事例主勦即家起傅淑訓爲總督省直勦寇糧餉戶
部左侍郎得自請所用官吏以彊力敢行者充之分
部郡邑不及額以之興發論（湖廣提學王永祚報開納之法大州縣十名小州縣五名叙用稱其爲天下先又奏贊理兆直等處納司官王揚基于本年十二月初六日抵池州到任北二人俱至楚者）
上爲下詔告海內緣寇患不獲已暫累吾
民一年（上諭尤延臣所議故因權爲均輸暫累吾民萬非得已）嗣昌即請以十
二月明年正月爲師期勅臨吏無留賦重煩百姓貽
王上憂賊雖熾不可殫盡聽嗣昌言若可滅上亦忻
然幸之曰非卿莫能辦之也嗣昌以王家禎不足任

薦粤督熊文燦為總理文燦以六月杪聞召辦撥粵嶺未旦葬至家禎退為豫撫益厭恢事征矣左良玉耻皖人之怨已蜚語聞而鑴責及也急而求之堅不肯行皖賊東下襲六合川兵三百人設守無城知縣鄭同玄潰而走提督杜弘域不能救杜弘域督東南賊從走河北趨安東襲六合川兵營游擊與賊過下西門中流矢遂走賊攻天長與江南鍾山相僱乘障者望北岸有火光聞礮聲知尙不下賊過揚州揚大賈捐私財構竈丁及新舊官軍為四營賊分掠瓜儀至僧道橋去揚僅一舍知有備乃北由全潤破盱眙成縣官回軍大紅山毆畜產入大營而去

七月二十日賊發六合圍天長淮揚太監楊顯名遣把總王以寧守衛堅壘密設法嚴防又楊嘉謨忠而營官軍扎營牛山集賊由瓜儀至僧道橋司馬橫野山衛家且而去八月豫士大夫劉之屬能香渭等疏曰臣等以七月二十八日得河南撫臣所奏副封秦賊自潼關入陝州以過雒楚賊自鄖西闞淅川以逼宛江北之賊則自潁入上蔡以逼汝與開歸中州天下腹心逆徒四面而至一左師恐不足捍蔽且醜徒萃于豫即地方急詎逾此而令往來奔命乎上亦知其發縱自良玉要朝廷以卹家禎請而豫患實棘不能有以難也洪承疇過隴設奇破賊漢中之圍始解瑞藩神宗皇帝子上親叔父所封

絕遠國被寇道不通賴將吏力戰得無恙大喜南鄭士民因守者命錄其勞餘兗者原卹之皆所以優王賊遂轉入金牛道窺廣會六合事聞上特發禁旅勇衛營一萬二千人以內官劉元斌盧九德副將孫應統之往江北與總理同討賊諭曰若等有不戢其下若郡邑者悉論如律勿以禁旅故覬貸十月熊文燦至安慶所調黔兵火攻手千人無騎上書請戰馬三千匹嗣昌用左良玉一軍隸焉王家禎罷以常道立巡撫河南御史張任學為巡按楚撫余應桂奏永州寶慶諸賊放祭陽獄入祁陽城兵給事鄒士楷疏稱

河南賊犯茶陵道江西之袁州郴陽賊入都昌縣殺南昌通守甘蕭零賊出没河南巡撫湯道衡西寧總兵柴時華不能禁關中大寇飛踰隴十月初二日破漢中之寧羌州寧羌者白馬氐羌境劉宋置東益州州北九十里陽平關鍾會所由下蜀也今為驛其地有張魯城西北為七盤關與百牢關並峙而近烏道通蜀廣元之朝天嶺廣元古葭萌秦蜀所必爭地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既入寧羌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堵向白水總兵侯良柱璧廣元死于陣

初四日入關于廣元烏龍山下結十七營初五日賊
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
時化死之（湖廣乙酉解元贈尚寶丞）初九日攻劍門州吏士塞石
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破劍州知州徐尚卿
死之（河南舉人贈參議）十二日破梓潼十四日又分其軍一
往錦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知縣馬弘源被執
不死（尋提問）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先賊至而潰
諜告新都四門火鹽亭亦破鹽江縣丞簿縱禁因而
逃二十一日焚彭縣次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
（贈按察司僉事）次抄西充蓬溪等縣趨潼川金堂縣典史游

夢科死之（贈將仕郎）其由江油入者徑薄成都重慶以下
皆減嚴矣是歲也蜀先後中賊三而此舉創其初蜀
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臨口兵也相訕譖上
詩言之朝廷深以爲疑維章守保寧良柱守廣元及
廣元破良柱死（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去生前官職）賊直趨成都而
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援按臣陳廷謨離檄副總兵劉
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救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
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
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已死也時樞部尚意
淸中原覘西略差緩當寧羌初破或傳賊以其半入

蜀餘由漢興商雒以入楚豫主兵者方憂秦賊出關
亂勦局則以蜀事不足憂此劍外銜決始左支右詘
懼本謀之弗驗欲委咎承疇而謂傳庭也才藉以搭
梧川陝俾賊併力于西後可爲中原取必勝然于時
已十二月矣未覩所謂軍期也惟鄖撫陳良訓病且
死詭稱殺賊累萬驗問皆良民

外史氏曰予讀武陵相所上封事而竊嘆其借而無
徵也其言曰合諸撫之力剿皖桐襄漢之賊盡驅入
豫大勦之以收底定夫賊剽疾猋涌烏舉風發若諸
撫可以驅之則所在皆足殄滅何必入豫賊豈芻狗

與雉兎乎哉而任其錄之道上逐之陸中然後加焚
薙而施網罟也至于開採之說勢在必不可行上英
武有雄略不幸所任非其人前之枋國者陰鷙沉鷙
其精神用之异同報復以排擠天下之賢能而已詭
稱醇謹無他長惟奉唯喏治文書舉兵食大計聽主
上自爲之身無所關其得失上于是嘆群臣爲莫可
仗最後乃得一武陵其才辨淵達大異乎質木闒茸
者流而天子以爲能每奏對輒移日所言皆聽拊几
曰恨用卿晚迹其時天下已大亂新受上倚任欲以
補綻支壞沉措良難然就大勢揆之曹變蛟敢戰有

文部之風左良玉雖跋扈能用其衆不可謂之無將
傅淑訓以新法徵調檄一下有司輸若數十萬不可
謂之無糧秦督撫威名夙著有方面之勲史可法崎
嶇危殭空拳冒刃余應桂捐金養士功在獻陵不可
謂之無才嗣昌由邊臣召見一月之間以知兵領天
下他大僚拱手充位不敢復言誠于此時開誠心布
長筴求至上寛假戀策相天下形勢之地設十數大
鎮招募流移訓飭士馬以圖十年之耕戰印賊何患
不平乃嗣昌計不出此持論尚附會苟且倖成馬服
君料其子括之必敗也曰兵危事也而括易言之夫

易言不可況許言之者乎秦穆公悔敗深戒截截善
諞言又反覆于娟嫉有技之一个臣以爲子孫黎民
之殆君子重首禍毋耑以此責嗣昌也

附紀

工科劉曰俊疏曰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
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肯
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臣在里中親
見蝎子塊面訊諸賊情狀開口便以難回原籍爲
辭惟願在軍前立功又見鑽天鷂侹居臣邑西關
極爲安妥且屢資其力以保不虞由前覘後信狡

賊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
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曰俊秦人其
談賊情頗實後張獻忠任穀城羅汝才居房竹不
回原籍曰俊實先發之終不若劉國能之立功輦
前也爾朱榮之擒葛榮赦其脅從隨宜安插百
萬之衆一朝而散何嘗不回原籍所恃戰勝之氣
有以致之耳熊文燦無專征才以至于敗豈招安
誤之哉

貴子威曰孝感以丁丑九月賊兵天明突至攻其
急至午刻已將陷有驍勇士者從衆後奔而登城

賊已露及擧堞驍持一磚擊先登一賊與之俱墜
而回饒餘賊退而城全後七年至癸未正月而後
破孝感所以得偷安七年皆驍勇士力也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于撫臣則用
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
一法耳如撫臣並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撻自
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
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綢繆不及有將士
用命而調度失宜有佈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
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並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

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有務士費財
有朘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僞張此可概以
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
褫革而不肯做不敢做爲恨臣思其故其不肯做
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
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
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覈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
旣已分別而不槩收亦分別而不槩棄則人心勸
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開遠再奏疏云臣
聞帝王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

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
開辨寇者卽泰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
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
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
後皆極輕如練國事玄默承其極敝舉肘之會卒
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可錄何以處分較前
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逮督臣
者一逮撫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並論而并逮
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
有一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卽偏裨有一誅且逮

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偶
嘗督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
河苦心拮据僅玄默蒞任單懷方北取歸汝未嘗
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
道臣祝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寢食俱廢疽發于
背猶廢戎行而致削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司道
矣宜陽令史弘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素孤城
得全聞今歲六安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
公揭科臣入之敘疏坐令褫革將來無肯做敢做
之州縣矣永寧鄉紳裴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

埤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卽愼重名器何至并
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臣
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
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
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於部卽議降議罰議革參
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下之法司
卽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
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
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
後若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

肯爲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
甚諸臣之罪故不若不分別之爲愈也關遊臨川
人若士子有异才兩疏最爲愷切旣上上怒錦衣
逮治後釋爲安滁備兵
陳益吾與楊翠屛書云浙川爲西南盡境豫鄖秦
三省咽喉也必謙寘以兩營以其地非客兵所能
久任兩營僅二千有奇又以兎中大疫將吏俱病
賊乘虛以九營精騎奄至平昔所忌惟陳永福必
欲取之永福與督陣叅將江槱以二千之衆鏖戰
八晝夜又値大雨兵士皆立深淖中火藥弓箭皆

濕撤兵還浙少休伺隙夜擣其營賊狼狽入深山
憤而并內鄉之賊數道並進欲掩擊淅永福先與
錢繼功江槱入山分路伏隘督銳攻之遂報二十
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謙獎勵永福江槱二
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
買運火藥鉛子火鎗弓箭連夜給發以濟淅犨之
用此時理臺亦可抵淅必更有一番鼓舞妙用矣
夫寇之入漢中也繇督臺以寧夏之變遠赴西陲
得報遲而應着稍緩兵發而賊已入險遂不及禦
比督臺飛書請兵必謙亟與理臺議發祖寬李重

鎭入關協勦益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豫中之
餉也祖兵前在鄖中歸思已白搖搖入秦非其志
也理臺爲之疏叙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捍網
理臺欲有所施行且適聞三原遊兵之變聚謀洶
洶幾致不測理行後必謙多方告諭始得成行而
延賊闖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過近潼關以
渭河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攔之遂登黃鹿山
今祖李兵西入甚爲合宜左良玉并營三營兵馬
衆共七千有奇而驕惰忼敵理臺汰去十之三以
羅岱替李三才孔道興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

興駐靈寶以備雒西左羅駐宜永以備雒東而祖
大樂營兵分駐雒汝就餉并備內淅遏出嵩盧之
賊此宛雒賊情兵勢之大槪也然豫中事有大可
憂者三其一爲舞陽葉縣裕州土寇舞賊楊四并
糾西遂群賊四出焚掠此時亟宜一大創之欲用
客兵則驕不聽使且舞裕苦無供億而主兵盡諸
淅川餘俱寥寥不能辦賊此可憂者一也因糧輸
餉與內庫折色本省僅得三萬有奇部咨以抵透
用新餉倘且不敷其省直捐輸奉旨盡解督理軍
前與必謙分毫無涉而九年新餉奉旨不許那用

進者重處大兵雲屯雖宛本折日費千金各屬庫藏如洗以思歸之士借鉠餉之名一朝決裂爲禍甚大此可憂者二也祖大樂祖寬兩營兵將雖爲民間所苦亦爲賊中所畏然其勢必不能久留王周二營已再譟矣李重鎮既非將材兵亦難馭其隨左兵求歸情勢必然則今冬寶貲留豫中堵勦之兵除王兵外只此左羅孔三營耳左弁積爲賊所輕其兵亦引賊之媒也羅孔新入營尙未整頓倘秦鄖大寇潰決而來何以禦之此可憂者三也又與王總理軒錄書云豫人與某望公如望歲矣

此時宛雖俱有寇而雖嵩間勢輕左良玉得小捷而羅岱亦在新滝閒可以無虞宛賊初有老狪狪整齊王混十萬張四貲雙泉等大小七營隴張四一股爲土賊殲之幾盡而老狪狪等以其親暱諸將東西夾勦建推之于神垕唐河大石橋後彼敗奔入浙川大小老狪狪整齊王等六營料漢中新到西營八大王渡江合勢突走鄧唐入楚必謙發陳永福孔道與江棷等追襲之棗陽城下城將破矣救至獲全其時左羅尙在內鄉支抵混十萬與漢中新到蛤蜊圖黑蝎子于大山亦薄斬獲而雖

嵩告警故亟遣師搜勦左羅去而混十萬等又犇從深山逗出過馬口山下鎮平必謙亟遣陳永福等往鎮平以禦之永福以功不得陞內懷怏怏故獨樹後坡棗陽之戰不肯盡力止推孔道與當先其兵向來頗有紀律北來沿途甚擾有自秋搶集之事此從南陽發往鎮平以前二事詰之跋扈自如一抵鎮平高坐關廂縱兵肆掠旣不入山又不發撥混十萬飛騎攻西關孔道與竭力堵禦陳江二營不出應援孔弁因此箭傷頗重初時永福與錢繼功以二千孤旅與老狪狪混十萬等大小七

營鏖戰月餘而三捷者將氣銳也今賊已去大半又增孔弁一營意氣稍阻不肯一矢相加避矣左鎮以五六七月閒整頓兵馬大有氣色故混十萬稍忌憚之羅岱亦戰將也而羅淡白河兩捷頗有殺良之議然其材未可輕棄逆寇雖有數十股其中兵精糧詭者惟闖賊翁臺宜聚天下兵馬肅勦闖王一股闖滅則群寇喪膽自可次第削平耳（此時高迎祥已擒其言闖賊指李自成也）汝南土寇楊四郭三海最橫楊四所倚爲腹心爪牙者劉恩恩之驍悍倍于楊四而楊四弟楊五楊六頗與恩爲讐大梁巡道中軍

尹先民赴郧必謙語以從中用間若搆楊五楊六
投劉恩以去楊四手足則兇焰減而內離矣
又與舊撫臺金天樞書言中州主客官兵左良玉
兵雖加整而恇怯自如每道聽二官苦求發兵單
騎先行良玉不得已而隨之昨賊在盧良玉在雒
以九月初四日尚置酒高會至初七日發兵十五
日始移營賊已先一日西去矣大石橋之役夜半
乘賊零股而襲之洗追及混十萬賊挑精銳壓陣
良玉無能難也其所領官兵三千馬一千猶僅如
此至必謙所領陳永福外孔道與一千五百係趙

柱舊營與羅岱所領朱三才二營皆積年打敗伏
者營中好馬僅數十匹盡被趙柱盜去必謙多方
設處二百匹而令二弁汰弱卒選壯丁漸補每人
非二十金不可欲借五千金與之無一應者至新
勇營官兵千餘前陳治邦先年敗兵暫付與督陣
參將江槱署管馬僅三十一匹其何以戰

綏寇紀畧卷五終

綏寇紀略卷六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　　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殺房變

熊文燦黔之瀘州人五溪好役屬猺丁峒戸故自詡
如兵既貴僞楚之蘄水其督兩廣也以閩海招撫功
即其術用之粵寇劉香而惠州三道將受紿被執策
不効矣無何香死得棄賞益重嶺表稱富實而熊官
南方久珠璣荃葛孔雀犀象日餉遺權貴人與長制

交廣弗徵曰吾爲督撫幸效朱公朱公者川湖督燮
元十年臥護西南變者也上初疑劉香不死且不識
文燦何如人遣某璫名廣西採辦藥材往觀之璫至
熊厚筐篚盛帳且留飲十日璫喜語次徵及中原寇
亂咄嗟無人爲朝廷盡力熊時有酒擊案罵曰此行
間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賊至是乎璫起立曰
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啣上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
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辦
寇速裝熊殊不意悔失言隨設五難四不可規自脫
璫笑曰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

者郎公亦不得謝矣熊詞窮勉而應曰諾後特設督
餉侍郎及奏事機速不關銀臺司皆此瑲本謀也熊
之僑斬木與禮侍郎姚明恭爲姻婭大司馬楊嗣昌
新得上意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姚附嗣昌爲相
知上所重者兵事兼欲倚熊以就功名言之楊曰此
有內援可薦遂奏用爲熊得詔先請左良玉所將六
千人爲已軍而盛募粤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一二
千以自護弓刀鎧仗甚整九月辦嚴過嶺道廬山謁
所善空隱和尚和尚迎謂之曰公誤矣熊愕眙屏人
問狀和尚曰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曰不

能也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
者乎曰亦未知何如也公於此二者既不能當賊而
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且急其月日一不効恐禍及
身矣熊却立良久曰吾欲撫之何如和尚曰吾固知
公策必出於撫撫之誠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愼之熊
長跽佛前曰得無恙願以餘年入道請留山中十日
諸將不可旣行鄱湖西有流星如火甕赤光燭水風
作船桅折軍資士伍多漂沒占不利左良玉宿將專
進止提空名奉節制其下與粤兵不和詬曰制府自
有親軍安所用吾輩殺賊熊不得已托以南人不能

水土遣之止留帳下兒五十餘人而左軍實不爲之
用嗣昌言之上上以馮舉苗有才之邊兵五千人屬
之文燦氣稍振嗣昌倡四正六隅之說以討賊也謂
鄖襄綰要害請撤鄖撫以總理兼之勅書旣行而皖
寇急用形勢駐總理於皖於鄖撫又議留奏請前後
抵牾兵部給事凌義渠駁之曰鄖撫在文燦必不可
非陳良訓必不可不罷宜改總理敎書選賢能以速
鎭之可也上允其言用戴東旻爲鄖撫於是駐皖之
論定而劉元斌盧九德以禁軍至皖　文燦之受事
也沖志惝怳自失疏言兵事宜知彼已馮舉苗有才

之五千人力不敵再請邊兵且以淸野困賊語尤鄙
曰臣至蘄黃見被賊近一歲而野有雞鶩倉有稻粱
沿江饒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
無所掠當自退中朝見者無不姍笑郎嗣昌亦建議
非之上覽其奏怒曰文燦特簡受事師期將踰不能
一有所出請邊兵需發而後往是玩寇也命戴罪嗣
昌立引救予以前調眞保山西之兵各三千人示不
遂所請又以順上意弗再動邊兵爲兩善而劉盧兩
中官所將禁旅數有功十年十二月之戰斬級千有
七百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舞陽大破賊總兵黃得

功敢戰屢光固關四日三敗之得級二千九百有奇
有旨欽賚文燦未嘗不在行欲引之爲已績上意頗
弗許時天下設三制府以討賊朱大典熊文燦皆有
中人共事善候伺當宁意便奏請大司馬以聲勢相
倚使獨洪承疇去京師遠無援積勞久忠信自結於
上又能得秦士大夫心廷論多歸之秦寇躁蜀蜀撫
王維章不能禦陷三十六州縣圍成都二十日蜀工
之璜柏刑輔臣劉宇亮宗人戮於綿竹告家難上逮
治王維章以滇中傅宗龍代之宗龍道遠而蜀帥羅
尚文新受事蜀士大夫遼濶萬里憂家交口怨承疇

縱賊詞臣馬之驊南道御史劉希伯力以爲言楚蜀
相比而嗣昌方尊任文燦其腹心蜀士大夫抑承疇
者即所以右熊主嗣昌也秦撫孫傳庭頗自許雄略
嫌制府愛惜百姓爲小仁未能定兵食大計於所上
封事微及其端秦士大夫終以洪爲歸傳庭所爭者
國事公忠一體兩人初不知所爲齟齬而嗣昌以爲
得傳庭以支西寇則承疇可得而拼也言於上曰今
臺諫責臣不易置朱大典而疑熊文燦爲不足任大
典雖前失五縣念有護陵功即欲更用視中外諸臣
誰可者文燦在事甫三月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繼

文燦頗急而承疇縱寇宜有舉劾莫肯一言孫傳庭
近有疏摘其纍瑕且屢爲臣道之矣惟上裁察其時
蜀寇復由微階以返秦嗣昌意上必譴承疇即文燦
以新受事可無罪軍期幸以寬上知承疇久勞并文
燦龐疎者比又能爲嗣昌所爲逆揣其情左右之傾
他人陰爲之地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責成及時辦賊
奈何以久近藉之口乎人以此服上明聖爲不可測
矣當是時豫楚之賊有十五家其後劉國能闖塌天張
獻忠降改稱十三家馬進忠混十萬馬光玉老回回李萬
慶射塌天羅汝才曹操惠登相過天星賀一龍革裏眼藺養成

左金王及順天順義王九家者尤著順天及順義爲
劉喜才所殺餘衆推許可變改世王主之又有胡可受
安世王者與萬慶可變同降羅汝材之分九營汝材與
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爲鄖縣四營惠登相與王國
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爲均州五營其馬士秀杜
應金者不知其所從起皆出自十三家者也文燦刊
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不死
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劉國能於隨州降二月十二日
馬士秀杜應金夜半於信陽城下降張獻忠者少從
軍隸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

等輩十八人已解衣伏斧鑕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爲之請威曰是犯淫掠者三不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脩幹魁頭洪範目而奇之曰若必不可原者請特貰此兒威笑而頷之曰諾十七人者伏法獻忠鞭一百免亡而歸關中爲羣盜獻忠天性兇黠猒追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洪範不之知也洪範宿將功名在遼承登萊間中廢貧緣中人復起始與左良玉同討賊年老矣會獻忠新敗豫將羅岱射之中額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豈吾故人耶詗之良是乃飾名姝賚美珠文

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效洪範因逼邏提賊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旃謀於左良玉謀獻忠至而執之文燦因以爲不可獻忠時已入穀城據邑以請分屯羣賊四郊文燦命簡精卒二萬給餉餘散遣之獻忠言部曲皆壯士願舉軍從請十萬人餉文燦逡巡不敢決　三月上以御史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蜀人粗疎寡學術好以其官爲矜倨朝士多蚩之勿與交爲御史按江北

在兵間罕所條畫移按河南盜燒崇王墳園方切責上書極言諸總兵不足仗文吏中有知兵可使者其語率夸誕妄以此嘗上意希節鉞上乃即用以爲總兵大沮悔在祖宗朝文武兩用上嫌公卿不任戎馬特假之以更制易俗顧任學非其人爲御史且不稱安所得大將材徒以解武夫之體爲賊所笑楊嗣昌請用劉光祚兵屬之上改用羅岱爲任學親軍是月也熒惑犯月安民廠火秦撫奏西安大風霾黑氣屬於天兵刃出火焰聽之有聲羅山光山塢壁數十民入保者累十萬馬進忠惠登相羅汝材等五家賊推

破之無所遺盤踞息縣長陵光州殺人而投之汝水水爲赤賊馬光玉等於黃安之大霧山多張旗搶呼聲震原野麻城蘄州隨州信陽間合境糜爛僵尸相屬兵侍郎李若星初入朝爲上言之理撫曜而與中官比巧避文法禁不以聞　四月嗣昌爲剿限踰期上書言奉職無狀益窺上意在不次用人薦職方郎趙光忭以自代上慰勞中樞委以察行閒諸臣功罪嗣昌分別奏曰總督洪承疇專辦秦賊者也賊自秦入蜀數十萬出蜀數萬左光先曹變蛟所擒斬僅五百有奇賊之損耗蜀人功非秦將士力也承疇云賊

畏泰兵聞兵至即遁而出蜀夫賊彷畏泰當泰兵之
入涪萬松雅可以東西奔竄何遂趨江油能北逆泰
軍而與之偕出此謂之畏乎否耶故無功有罪者承
疇是也總理熊文燦兼辦豫楚江淮之賊者也自安
慶出師一月不奏功軍書稽緩臣因詰吉督責比犇
陽光山二捷斬馘以數千劉國能張獻忠衆最强能
奉國威靈俾就戎索漸以招納其餘豫楚事殆可就
故有功無罪者文燦是也嗣昌毀譽恣意語失持平
且以常道立爲首功引朱大典與承疇同遁而特寬
之謂出承疇上白黑無所別即上亦知之特以秦蜀

事應有責成不得已用其章鎸承疇尚書宮保曾左
二將各奪五官仍討賊而工給事吳宇英從而盛毀
之曰陛下用一張任學天下知勸處一洪承疇天下
知懲其傳會如此　賊在秦蜀界者李自成爲强其
次一斗粟一座城一連鶯及八隊六隊諸賊洪承疇
由階文趨彎逐之前驅至禮縣覘者曰賊由松潘走
臨洮鞏昌乃引而西窮馬力追之賊已出長城入西
羌界曹變蛟率張天祿賈呈芳大戰於羌中左右搏
擊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塞變蛟再大戰於
洮河方騎置入秦而孫傳庭以賊零隊東犯慶陽突

實難徵商雒之兵不至有急書聞兵都給中姚思孝
素知承疇者也亦言西安根本洪以戰洮河誤之疑
非策五月祖大弼報斬及降若計數千秦督捷書踵
至上曰吾固知承疇往洮河非避賊今果有桑榆收
宜蓋自劾　六月楊嗣昌晉東閣大學士仍典中樞
召吳甡爲兵侍郎以御史徐一范爲河南巡按太監
劉元斌盧九德報遂平解圍斬獲三千餘人秦寇由
陽平白水再入蜀蜀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人與蜀
帥羅尚文謀賊守秦蜀不相責望嗣昌毀不行、楚
撫余應桂者伉直人也雅自負顯陵功不肯紲節隨

文燦委曲劉國能張獻忠之降皆在其地嗣昌心雖
不令陽交厚之既與文燦議相左恐其撓成局會荼
山合擊賊之佚而出者在楚部分文燦坐應桂以後
期誤軍上雅知應桂其信之不能如承疇嗣昌又從
中騐正其罪竟下吏以南尚寶卿方孔炤代之　馬
進忠羅汝材十三家之賊聚南陽文燦與監撫集議
裕州專意招撫下令民殺一賊者償以賊不肯弭服
者齎牲酒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賊蹂豫界者
其於楚勿效姚思孝好面觸嗣昌等言於上曰賊入
楚則荼楚撫以卸罪賊入豫則聽豫撫以敘功可平

張獻忠與劉國能有隙國能之降也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湔拭更生願悉其衆上幕府軍籍身入麾下盡死力獻忠怙强竊邑不肯放兵曰予我十萬人餉爲鄖襄荆三郡扞圉長保無警可也獻忠陰而狡制府檄至捧手再拜見使者嗚咽流涕誓捐糜文燦及林銘球皆信之爲請銜閒餉得上許文燦卽以六月餉給之獻忠具軍狀備調遣旣而命推官程九萬等調其兵檄之者三不應余應桂坦中而疎先是告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未發擒也有漏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鄖撫東吴肆其桀驁曰公等疑

我以余書爲徵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且曰南中人譁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挑構柰國事何上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上將以安新附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桀黠終慮反覆此書可以歸獄事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釁朝士淺窺應桂而謂文燦已甚嗟乎陷人以自免適趨禍耳　七月豫撫常道立報功不以實上命巡按御史徐一范核其事道立持軍不整饋遣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遮捍雖許實貪其無賊會議裕州潛師唐縣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

賊至懼而顛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兩酋相擊陳永福曰無恐命嚴陣以待賊果不犯乃定初本依總理以持蘇既變撫局必敗後且并坐欲先事微見異同張虛捷以誑耀於上自明有意殺賊於理臣所策不甚附大司馬惡之卽令劉虛中官案劾而臺諫因發其所報首功及月日不相中禮給事中解學士推舉隱情曰臣知道立之始也以畏賊之心轉而畏罪繼也以貪財之念不免貪功又曰理臣以一隙之疎委咎於楚撫豫撫以全局之壞歸怨於理臣此人臣不忠之計欲以免後責逃餘咎無同心并力爲國立

効之意上以道立爲下如此何以得用命推求皋者嗣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
先是上見文燦爲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者詗之具得其狀下詔書譙讓之曰三軍所重惟威與斷熊文燦事權在握諸將多逗遛養寇郡縣之被賊者相與隱匿不言不能嚴賞罰行剌舉在軍中徒盛氣設駡恣睢浮淺何以御人且進止機宜輕言寡斷軍之所大忌也如不懲改欲以身試法耶上於秦督用璽書封蜀人所上章示之并以諭曹左二帥曰廷臣言秦將吏失亡多皆有狀朕以行間暴露良苦姑

貰其罪今洪承疇五月不能平賊展期一年一年者
謂今冬耶抑何時也詔書恩貸不可數得宜速以時
進兵兩人得讓皆悚懼八月承疇與傳庭并兵逐賊
大戰於申宜者移日尋遇賊邠寧間身自陷陣獲其
渠皆俘之餘黨尚盛豫賊馬進忠馬光玉敗宛雒之
衆將其輜重質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
甚衆將士或失色傳庭按劒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
勿擊耶乃辭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狃於便利驟
見大軍而驚恃其衆前鬭傳庭麾士擊之賊披靡還
走傳庭意豫撫必移軍犄角而理臣偕鄖楚二撫或

管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混猶可以百全既久期
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卒傳諭商雒朱陽關草
諸隘無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沆御史羅起鳳
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會而豫士劉之鳳等力
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絕
非其比矣　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
險諸將晨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令將吏憤踴致命
肯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便掩襲盧
九德曰不朕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摧莫若
覺集一路并力擊之勝則餘衆瓦解矣衆曰善乃以

道臣張大經（貴州舉人武昌同知以盧象昇監紀陞任）監左良玉陳洪範
之軍通判孔貞會監湞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
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
之兵以勦賊於九年九月內至襄而象昇以入援行
鄖撫陳良訓請收之尋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
旅至襄親病懇求還里上不許賊羅汝材率其衆九
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黨三人逃於光固自文燦
出師以來雙溝之捷爲第一其後汝材萬慶降獻忠
不遠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　十月洪承疇謀於傳
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羌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

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今
能於其地設爲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戰擒
也傳庭乃於潼關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
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籍
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其
幸免者或棄刀與騎逆遁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
預奉督撫敎令用白棓遮險邀輒捧殺秦賊遂盡降
者猶數十萬委仗如丘陵或分隸鎭將或散歸農畝
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是時曹兵最强各鎭
兵皆依之以爲固賊聞曹將軍至即破膽不敢復進

變蛟每戰輒數日不食與下同其甘苦又能收降人爲之用嘗得李自成中軍周山厚遇之倚爲親信臨陣山必以身當賊曰我在君何敢爲卽錯鍔散去初奉上手敕副將張天祿賈呈芳言於變蛟曰上督吾曹切今秦賊有入吾輩任其三衆帥任其五庶功罪有分局不告之督師變蛟曰賊不出三月盡矣安用告爲已灌關原一戰遂奏蕩平試期尚在兩月諸將以此皆服是月也總督剿餉傅淑訓謝事卽家起張伯鯨爲戶部侍郎代之　十一月京師有急上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而羅汝材懼於雙溝之敗率九營

賊從鄖陽淡渚亂流而渡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撫政移咨總理文燦許之文燦疏言臣於射華順狪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材輸誠已眞請赦罪授游擊將軍從征備調得旨允行汝材猶豫不決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材及其下白貴黑雲群歃血盟明日汝材率所部詣軍門降文燦令諸將宴之牲牢餼犒甚設汝材分保房竹上保四邑文燦檄之從軍立功汝材言不願爲官并無所事餉願爲百姓受山田以耕穀城張獻忠與汝材逄爲聲援獻忠部賊時出野外行掠知縣執之以告其

營將始猶少寘之法旣而掠愈甚之錮往告皆不聽且曰上司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遂略及關閩稍拒㥘迎刃相向殺數十餘人一城爲囂鄖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材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卽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民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荊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圈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李歸鄖之卒督臣楷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

虜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　時孫傳庭巳陞兵部添設侍郎開其至眞定卽用之代張其平駐箚加副都御史賜尚方劍提督援兵而洪承疇率陝西總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兼程入援劉元斌盧九德禁旅北歸朝廷知文燦獨力不能平寇遂詘其謀勿用　十二月上以陝西左布政丁啓睿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豫撫常道立調左良玉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淅熊文燦糾之上命御史徐一范核實定罪是月也賊馬進忠等營於信陽之龍井店斬木之六廟柴家河松山馬光玉等營於蘄黃羅田之交

境曰三里坂口詭乞降以其間破滴水嶺楊家寨　二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良玉以其衆八千人命知許州董夢蘭處之郊許大州也左寄孥與賄諸將財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僞請急其日傳左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刦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董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東菴河　十二年己卯正月朔李萬慶於信陽之游河與官軍決鬭初六監軍武昌道袁繼咸率屐營兵擊馬光玉等於白雲寨却之初十日李萬慶營於應山之

四望山黑山寺翼日移於德安之千石畈馬光玉營於黃陂之木蘭山柏木港楚撫方孔炤率官軍分道逐賊十七日馬光玉等在信陽州營於北爛杆店又西移平昌關兎營官軍與戰勝之　十九日上命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俱原官　編修張縉彥改授兵科都給事中　二十五日擢撫常道立革任　二十九日以寧夏巡撫鄭崇儉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山西參政李仙風爲河南巡撫　二月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蘭山大破之以陝西按察使樊一蘅爲寧夏巡撫　總兵左

良玉率新附劉國能入援至眞定詔賜良玉銀三十兩還師河南討賊　以御史王倓按陝西高名衡按河南　保督孫傳庭初入援獨先至不得朝京師坐軍事得公譴至是忤中官降旨切責洪承疇在道軍多逃以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三河有詔逆勞左光先以下三軍人有賞而命承疇來陛見傳庭怏怏滋不悅　左良玉援兵過霸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其罪上以干軍紀大怒令戴罪務擒首惡正法　三月上命[illegible]國能從征立效手詔諭兵部予以官其下有功者分別陞授張獻忠能率衆圖功者視此　督

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平餉重請汰兵詔弗允　張任學同其中軍羅岱以下官報入戰入克任學不知兵假小利塞咎爭以岱失事貶秩　上召嗣昌問曰卿以陝撫丁啓睿何如人嗣昌曰秦督撫承疇傳庭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上頷之因進曰知人實難鄭撫戡東旻前在河南監左良玉軍爲著節勞臣今撫鄭功效不進上曰苟知其不可宜核之因論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傳庭以病請忤上意思易之矣嗣昌曰傳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今易傳庭雖其人洪承疇於二十九日召見亦以傳庭請上黙

戕　史可法丁父憂歸東吳解任以淮陽道鄭二陽
爲皖撫監軍道王鰲永爲鄖撫　戶侍郎許世蓋之
興與其屬俱下吏杖斃之　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
以不法事論戍遯金星通賊有跡屯者翻獄故減死
是月也滇營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岡始獲級三千
五百信陽道朱一鶚置堇毒誘賊賊中而死者千人
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良玉
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
慶降賊順義王爲其下所殺先是按南道言射賊李
萬慶西行熊文燦檄左良玉發軍新野由鄧趨南

陽賊保唐縣毀梁相拒我兵分爲三金聲桓白我忠
傳定邦居左李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
政許謙亨甯宗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入三
山追奔五十里王修政武力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
挾雙矛躍丈五溝馬足陷於淖羣賊攢槊刺之傷於
胸墜猶手刃數十人殪殪賊彼每乘官軍之勝徼極
而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計修政一軍殲
焉文燦收二營卒而止再檄良玉躡賊至內鄉賊在
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願言率服良玉謀之文燦
恐其爲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岱齊將將聲桓發

鄧州歷南陽會於賈宋副將劉國能並進由張家林
七里河分擊賊賊奔遣國能二十騎往偵且諭之李
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我兵抽矢注欲發萬慶下馬拜
見國能而言情遣其副朱國强見左口陳欲歸命然
有于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恐見誅倡異惑衆願縛之
以爲信二十三日反接汝虎降而處於內鄉城下者
四千人　初諸賊自潼關爲孫傳庭所挫混賊馬進
忠稍衰止推射華顧徊四部而射爲尤勁既進忠與
萬慶相繼服馬士秀杜應金之反於許州者再自歸
諸營傳相恐動有劉喜才者乃夜取順義王之首歸

於信陽道朱一鶚餘黨推許可夏主其衆文燦疏言
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
玉三部未伏厥辜可歲月破也　五月上以四川叅
政邵捷春撫蜀蜀故撫傅宗龍召入爲兵部尚書而
楊嗣昌解樞務還內閣佐理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
燦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張獻忠於
穀城反獻忠之初入穀城也新野丁舉人之姻婿於
河南在塗爲獻忠所得而生子獻忠即邑紳松江守
方岳貢之虛第以頓其孥方爲守有清名獻忠移書
謂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賊丁舉人

入與相見理撫厚遇之結獻忠心有贊者王又天善星學監軍道張大經客也文燦檄大經入穀城爲監護以又天從獻忠取巳與其子干支示之又天再拜賀屛人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穀城舉人王秉眞者詼奇士出入軍府無禁諸生徐以顯者陰譎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鎗狼牙棒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在穀城二年操演賊僭號用爲左丞相獻忠大歡樂之顧用其計謀穀城城下有河漢沔所滙處獻忠立關梁徵其稅月辜校數千金陳洪範軍士獲義武營關防於草中請卽以給獻忠兵都給事張縉彥持不可於是獻忠益驕要挾無厭知穀城事阮之鈿風以禍福曰公獨不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饟絡繹在道有何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積猜恨醜言詈罵之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鈿起家薦舉蓋自知不免云未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自是不出視事五月初六日獻忠毁城刼庫放囚之鈿飲鴆未絕賊令馬元利索印之鈿握手不與旁兩賊揮刃刃

之之鈿死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鈿骸骨爲燼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寶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獻忠脅之去文燦密疏聞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紿弄日爲之請餉階聞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跡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屛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闞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錫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痛及撲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至謂獻忠鈔奪杳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餉之眾以饜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膽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擁强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民城殺官吏而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飾不倫欺朦巳甚臣不能爲理臣解也上乃盡削文燦所領官冠帶辦賊自贖嗣昌疏言國家毀置重臣兵餉必從新區畫方當左支右吾萬難更始故就見局責成不意竟負委任澂以不早易總理爲巳罪而獻忠之出穀城也攻房縣甚急鄖屬四城灌莽獨房縣以才令郝景春召民收保山城粗完羅汝才依之以解甲耕屯爲觀望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不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鸞力爲人敵鬬穀城

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守擐甲過汝才營曰君不念香火盟乎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鑾見其目動曰此不可信歸而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先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遣間使縋城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五月二十五日獻忠騎大至守者乘堙瞰見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馬語白乃麾其衆分之一從北遶而西攻西城一從東遶而南攻南城曹營白貲黑雲䍧策馬呼曰但以城讓我曹者開門相見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罵之勿應鳴鑾且戰且守相持五日

夜發大礮下礌石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鑾積薪爇鐵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左足殺其所愛馬兵民益奮景春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臥帳密計夜襲擒之鄖陽衛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宿與汝才通三錫守北門汝才之舊也在其外二十九日汝才遣人揚徵而譟曰南城陷矣守者驚潰三錫開門揖汝才入城陷張大經欲得景春分其惡使汝才說景春降不應獻忠問曰倉庫銀米安在大呲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爲汝陷乎賊怒殺宋典史又殺一守備欲以懼景春不爲動與

其子鳴鑾俱被殺義僕陳宜亦死是時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新附之衆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强憂爲所并會議日中不決王光恩獨奮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即公等能我恥不爲諸校皆憮然應曰善顧左右坎牲盟光恩遽嚙將指出血曰此不堪歃耶王國寧亦出其指血惠登相常國安楊友賢以次從均州之通房竹者要地三王國寧願守分水嶺常國安願屯江廟惠登相願占白桑樹約曰獻忠至者即邀擊勿使得佚六營中惟三營爲逞故語者地保王光恩楊武自逞蔽爲其輔友光恩爲蹟上制府某等不反乃

擊爲反者地李禁訛言分逆順定軍士心均州太監李維政上其事已而五營亦與於亂惟王光恩不從最後王國寧常國安從闖部討賊而惠登相事左良玉有終始未必非王光恩之言有以發之也癸未年自成攻光恩爲所敗鄖撫徐啓元守道高斗樞鄖邑柴孝廉招光恩入鄖同守自成從襄陽來攻二年有半而不下且累爲所挫秦豫楚皆破而鄖獨完金曹州志

徐啓元墓曰啓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遼東人壬子舉順天鄉試已卯授鄖陽同知壬午李自成從白馬渡江攻陷襄陽發其軍攻鄖我師殺三千餘賊乃去癸未二月劉宗敏以五萬人來攻凡七十日不能下賊築麥臺四十五座高平城架砲內擊五月三日我師用火箭燒其臺殆盡始却已而秦督師敗自成入

關秦楚皆羌解卸衙堅守乃用啓元爲鄖撫治而自成以甲申正月遣賊路應標等來攻凡四十七晝夜三月又益兵萬餘人不能破五月又令賊武寅率二人至城下要盟啓元卽城下斬之賊退營楊溪鋪別築土城自守十二月六日我師進薄土城先期遣人入其營舉火內外交擊賊窘急開東門遁去賊帥路應標殲焉余按啓元之功凡皆光恩力戰所效也因附記於此

是月也上以登撫楊文岳爲保督李邕齡爲延綏總兵　六月馬爌馬科李國奇官撫民四人先後充總兵爌天津科山海皆以前討寇功國奇陝西撫民寧夏國奇尋以兵亂鐫級收成命孫傳庭戴東旻各下獄孫托疾欺罔東旻梗撫議同金吾騎逮治　張獻忠掠房縣窺襄鄧走興安漢中逼秦蜀文燦請以楚撫孔炤防荆門當

陽鄖撫鰲永防江陵安遠巡撫啓濬蜀撫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秦督崇儉主提師合擊秦三鎭兵多闕洪承疇北行惟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以變蛟請上不可崇儉檄延寧兵及時華皆不至李國奇駐秦川經汧隴抵咸陽取道近崇儉以十三日於西安出師士馬單弱倚秦劉軍如左右手國奇以一千人趨命而步卒八百殿大噪於略陽剽瑞王國租一萬兩國奇旣以事見械七月上乃用故總兵張天禮於陝西代左光先梁甫於臨洮代曹變蛟曹左所將卒在薊思歸變蛟逃者四十三人光先逃者六十一人馬

科亦秦將逃者百人皆還將挾兩馬而馳出境云投賊崇儉以六月二十三日至咸陽踰月抵興安關中惟賀人龍兵最強崇儉畏其跋扈不用時上方憂秦督爲失職猶冀文燦復穀城之恥故且勿治而張獻忠以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二十六日左良玉偕豫將羅岱率兵追之良玉易岱爲前軍而已隨其後去房八十里爲羅猴山軍乏食摘樹葉爲糧賊伏兵山岨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劉從左羅從右兩山草木稠雜伏四起岱馬足挂於藤而止抽刀斷之蹷而復進棄馬墜山賊圍急岱箙中有矢數十發

之賊多傷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大帥輕進折衄貶秩三等張任學失中軍益不足任姑落職文燦首爲穀城事而再辱國軍料理候代上早有意誅之矣　八月太監劉元斌總兵孫應元黄得功副將周遇吉等大破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吳村王家寨許可變胡可受以其衆於淅川降初馬玉於吳村詭乞撫陰窺渡漢江以應獻忠淅川令郭守邦知其中許可變胡可受有善意遣邑諸生王作霖挑與語可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

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背遇吉與副將張一龍刁明忠分路別擊文燦遣陳洪範以兵來會二十四日至小黃河口參將馬文豸偏裨曹雄張召等力戰胡可受敗登山而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將軍至今歸命遇吉遂駐馬受之而應元得功以二十七日進兵王家寨南北兩山賊分壁其上石壘木柵相聯不絕應元率參將馬文豸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豫兵嚴遏鎮平之華陽關賊不得逞大敗斬首九百五十有八光玉遁走元斌以九月四日至淅川露檄除兩人罪予官選銳卒四百給以糈

疏入後其功謂大非穀城比時楊嗣昌既受詔督師矣文燦聞發代憂於見及而喜有此捷也顧謂陳洪範曰賴公淅川之功可以紓灾洪範聊應謂狀文燦之華任糾自豫按高名衡有監軍孔貞會者文燦所表用名衡再核之重言其以撫愚理臣也嗣昌在道中儀而與之爭且微挨上指輕重曰流寇支蔓不可勝誅熊文燦受命以恩信納降料理楚豫江淮十得六七獨獻忠再叛八營惶惑遂捲西附以敗垂成之功今以一眚廢置并所用之人而皆督之庸得爲通論乎文燦則自奏辨曰臣以十一年春舞陽大捷提兵逐賊首尾兩年斬馘二萬散脅從十萬餘人其魁帥如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皆受朝命爲官而馬進忠李萬慶劉喜才許可變胡可受等已傾心革面矣獻忠傑狡鄉化未醇臣固憂其難制屬去冬京師告急邊兵盡行苟不聽其約直鼓行而前耳臣恐中原搖動不得已而許之俾國家撤備於漢東而後可措拾河北今廷論之責臣者誰有知之者哉初上以五案失事於督撫諸臣不少假貸武臣中如祖寬倪寵李重鎮皆楚豫宿將也寬有朱能橋之功竟重論文燦知上用法嚴恐不免故先自言上以臨敵易帥且

進之比度嗣昌到軍而收者已出國門矣文燦之入也道經蘄黃姚明恭初附嗣昌薦文燦者得相且歸矣文燦與之言亦以已未必誅遲陳洪範與穀城之謀中官爲之請得移病文燦緊急某璫名廣西採辦者已前灾遂棄市而余應桂貰罪復用戴東旻竟死獄中文燦止一子依明恭張獻忠破蘄水亦殺空隱云

外史氏曰穀房之釀亂也固矣十三家之賊半就戎索而劉國能李萬慶等始終弗貳此非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也且中原寇禍論大勢惟此時

為少衰觀乎張伯鯨減餉汰兵之請亦可以見矣得
毋文燦尚自有功乎曰否否昔漢武之下南越也以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樓船將精卒
挫粵鋒以數萬人伏波僅得罪人千餘道遠失期後
而與之俱進其至番禺也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
伏波乃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曰暮
粵人不知伏波兵多少樓船力攻燒敵反敺而盡入
伏波軍中又因降者以知呂嘉建德所在跡得之以
此益封其校尉皆侯而樓船僅以陷堅得封而已請
取今事比類觀之孫傳庭曹變蛟渭南之戰咸陽北

原之戰此樓船之陷堅摧破石門而燒番禺城也劉
國能之於隨州李萬慶之於張家林馬光玉許可變
朔可受之於淅川此粵人不知伏波兵少盡敺而入
其軍中者也文燦亦何力之有焉語曰天道十年一
變賊發難以來十年矣前賊之長計在奔得志在掠
今也闖箱聚落之殆盡剽略無所得食而部隊之分
者漸以合捆載之輕者亦以重聚謀改計欲於山川
阨塞之處規取二三大郡以資其餱糧休其生馬適
見我之備未盡弛彼之力未能充則且前且却以卿
覘乎其間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謀甚狡而氣甚[illegible]此

時事之大可憂者詎得謂賊勢之少衰哉若夫我將
吏之擁兵翫寇因循者踰十年之久而與才忠憤如
曹變蛟黃得功輩稍稍間出賊固已不能無忌且賊
秦人也自其渡三晉過河南奔走萬里必以秦為歸
今秦師大克不敢復叩關西入彼轉鬬數載功業無
成而鄉里道斷能無倦而生悔乎其初劫於饑寒而
懼於誅戮今見朝廷果有意招之且內料同類猜嫌
勢必自相斬殺何不乘此時臣事天子而顧甘心
為賊故劉國能李萬慶之去逆效順較之穀房之徒
其撫同其心不同如驅馭得宜必轉而為我用非僅

不叛已也此又時事之大可為者矣夫合天下之謀
盡十年之力以圖賊今其可憂與可為者決機於十
一十二之兩年苟得其人即剿功可成而撫局得就
乃不幸付之貪庸躁怯熊文燦之手以至於甚敗嗚
呼洪承疇孫傳庭其不主撫者也然此兩人者在關
中而穀房安去關中而穀房叛剿撫皆因舉足有輕
重若文燦者詎足為有無耶朝廷之失在用文燦而
剿撫垂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
於此噫嘻孰非天為之哉

綏寇紀略卷六 終

綏寇紀畧卷七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建寧鄭　重山公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開縣敗

楊嗣昌曾德武陵人也與父鶴先後舉進士天啓中逆璫魏忠賢兵部尚書崔呈秀用事鶴以南贛巡撫放爲民嗣昌爲戸部郎稱病父子皆翩然歸楚人多稱之烈皇帝立僇大憝大學士黃立極在內閣首條奏閹舊惡中慚上新卽位以輔弼大臣有翊戴功優

容之閻鳴泰爲兵部尚書於崔魏交至深亦得弗坐六卿皆閹黨也天子新簡用閣員華亭錢龍錫等六人大半起謫籍未至在直者倡執中之說以相持自劉鴻訓從長山近先入爲上分別黑白奏之輿論着稍稍詘天子思任老成手詔召蒲州韓爌爲首輔而國事始定鳴泰以人言罷改刑部尚書王在晉代之在晉太倉人有當關舊勞鴻訓力稱其籌邊練職爲人醇謹無他略時楊鶴以左僉都御史召用而嗣昌病良已入朝定州知州陳新甲亦由遷官同日廷見崇禎元年五月之二十九日也鴻訓爭以他事與在

首皆被譴而韓爌柄國大起廢籍以工部左侍郎王洽爲兵部尚書洽臨邑人由忤璫召拜舉朝以爲賢朕未許以知兵也當崔魏時詞臣最著節者江南錢謙益姚希孟文震孟江西姜曰廣等十數人既湔祓隱然負公輔望而史館倪元璐黃道周有重名天子夢想賢傑再以資地推擇閣員臺諫舉謙益居首禮侍郎周延儒尚書溫體仁皆不得與延儒緣召對承恩眷體仁鋭身出借科場事訐謙益目爲黨魁排去之延儒體仁相繼晉用其閒邊人不戒兵尚書洽有罪下獄死左侍郎申用懋攝部務拜爲眞事定自劾

免方倉卒時戸部郎梁廷棟一言當上意驟用以督撫薊遼故總督張鳳翼官籍遠出廷棟右爭召之俾襲其後守關門而令廷棟入代用懋爲兵部尚書時流寇已大起西北楊鶴改左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不能討賊乃主撫廷棟鄢陵人目偏盲伉健有智謀在部與職方李繼貞論賊事調度頗合卒不能有所戡定他陰事蜚語聞上怒其懷詐負恩遂落職而楊鶴撫賊不效致於理嗣昌已從關內道巡撫永平矣席藁請身代父上爲其子故貸法減死論鶴請室疏謝略曰朝廷未嘗講究兵食徒以重任責二三疆

吏號爲知兵臣本書生力過其任故顚蹶至此今萃
臣又謬衆臣之子嗣昌鎖鑰關門臣既不効於前子
豈能効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大司
馬虛位難其人江西熊明遇在臺廟初爲九卿至是
由南刑部尚書改任以秦督承疇所請剿寇餉不從
奏召詰責明遇惶恐不能對罷之次第用張鳳翼鳳
翼迂儒不學顧老吏頗熟諸將姓名善候伺人主意
得爲兵部尚書最久當是時流寇已踰畿輔擾中原
且上犯山陵天下洶洶指目二三執政延儒早謝事
體仁總機務爲首臣在上前遇兵事不敢可否上嘗

有所訪逮輒推謝曰臣夙以文墨待罪禁林上不知
其駑下擢至此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
愚無知自審稟擬勿欺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
而鳳翼既當職無可避得楚豫急奏輒頓首省戶下
曰臣曉夜治文書調兵食非不盡狗馬力如將士不
用命何惟上衆生之天子輒哀憐以爲此歸誠無私
且久故不忍厭肰亦不甚重也初上之任相也虛己
禮遇之甚自劉鴻訓錢龍錫相繼得罪不能無疑而
體仁何間用朋黨中之又白以排廷論取中旨得相
日夜患詹翰諸臣之倡己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牢

抑勿使前取雍篤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
苟以充位塞爭且假之形己長而固寵故體仁用事
八年他相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職上寖厭薄館
閣侍從謂儒緩不習事而祖宗朝內外得並相於是
外寮爭以他途進矣淄川張至發者以兵侍郎拜爲
特恩木彊無所長體仁窺上意于將諷歸進其黨薛
國觀由太常少卿入國觀狠鷙而陰沉不及體仁又
不熟掌故每調旨矐目不能下筆堂吏皆非笑之上
又疑京朝官起家淸要不更吏職惟封疆勞苦之臣
練習機宜閒察諸督撫獨楊嗣昌在宣大可用方以

艱歸即家拜兵部尚書且倚以相非它司馬比也嗣
昌爲人不如其父鶴鶴得罪由秦按臣興化吳甡劾
奏甡本同年生鶴出獄無怨言曰吾儒生不閑軍旅
興化以罔事劾我何嫌乎嗣昌自緣邊臣進於朝七
無纖介特以父喪奪情憂天下姍已又上倚之辦寇
一不稱而廷臣用故事責我且無計自全以此左却
右顧積猜多忌識者竊憂之曰此復爲體仁矣當體
仁之用事也忮而專臺諫有與己攻之者內銜次骨
所罷斥甚衆獨慈谿馮元飈得爲都給事中而東陽
張國維撫江南數以事觸體仁賴上知之故弗斥此

兩人同鄉里時浙東稱爲多賢諸詞臣惟文震孟至
相值體仁在告日上出不意驟命之已而顯爲難不
兩月罷（震孟初入直體仁有票擬必請正有改必從震孟口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同官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當越數日體仁知其疏凡票孟票擬經林去不用震孟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未幾許都諫譽卿被謝家宰陛科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日言官以華職爲榮體仁持其語入奏并吾騶罷之）曰廣希孟元璐皆爲體仁所中傷而黃
道周數磨數起官至少詹事潔廉無比於書無所不
闚天下望以爲相道周性忠直好面折廷諍時相多
銜緩蓄望浮沉取大位道周羞之不忍爲天子一日
開文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道周據古今條對

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知其博洽故以見聞
相折辨宅翰林楊廷麟楊士聰等多所指陳其大者
論考選考選者賢守令以材望咨訪備近臣而吏尚
書田唯嘉欲從之取賕不得則先期撮其尤者補部
主事名爲移陞衆不服於上前發之且及他奸私并
相至發交關狀上乃命在召者得一切賜考核張縉
彥等授翰林臺諫官縉彥爲秦中清澗三原兩縣令
清澗僻處賊巢環而攻之者百萬率鄉勇忿守幸不
沒調三原壯邑扞禦仍有功移陞已歷司農郎上自
識而用之嗣昌之爲中樞也陳新甲用知兵顯亦以

遭喪起復爲宣大總督道周儒者念國家即無人奈
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仰視熒惑
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顯詆馮元飈
等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固爭道周前召
對時補牘被譙訶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宋臣眞德
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吾儕
默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草手
自書之有一字更定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
欲糾嗣昌也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言奪情并
論新甲未上也上傳部院舉閣員時至發行惟嘉逐

史尚書商周[illegible]視事諸君子浸向用馮元飈謂枚
卜無出道周上者獨苦其好言事疏入或觸忤即推
且弗用道周重國事於已進退罔弗恤元飈等遣所
知曰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
即輕宰相獨不爲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上初用詞
臣言去一相一家宰諸大僚多側目比論相上意默
有所屬故再三駁廷推以觀之周祚素所無執持乃
盡籍坊局之資輕者名以上其同官先達中摘瑕玼
爭同異語浸尋至上前上震怒切責周祚濫徇而自
用嗣昌等五人入閣皆卿貳官（五人者自鄗方逢年外程國祥蔡以請）

節替為司晨倡聞架之說請預借民房租一年禁闈用召見時嘗力言把持朋黨以中上意然其人無才不能與體仁比范伏粹奉佛最謹晨夕跽拜不輟此三人皆無所表見惟方逢年係翰
林亦以禮侍郎拜云上素知道周學行謂其性偏執
非救時相故後之道周亦非以不相少有觖望特恨
為同列所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藁為三疏以進上
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道周又衆所推而出身強諫
悼其詞直欲以理折服召諭羣臣曰嗣昌久歷巖疆
守制已踰小祥奪情原有舊例黃道周彼時不言今
因簡入內閣借名妄詆朕聞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
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道周已不見用而出此

當與卿等共議之公卿見上變色皆戰栗流汗嗣昌
陽引救徐出微言挑激道周頓首力爭終無撓詞既
對畢叩頭入班上目而斥之曰佞口道周再入至上
前曰請為上分别忠佞反覆數百言上益怒緹校在
殿下惴惴將有所收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奪三官
得江西幕僚以去已而編修劉同升趙士春都給事
中何楷皆以爭奪情謫官南九卿有公奏上怒主藁
者兵尚書范景文削其籍南御史成勇金吾騎逮訊
而嗣昌權益重它相不敢與侔矣嗣昌既相之次年
夏上以蜀撫傅宗龍為兵部尚書還嗣昌於內閣嗣

昌幸於解機務幾得以功名終未浹日而張獻忠反
嗣昌自念上數貰我罪殺城事熊文燦又其所薦再
負國討賊之任將安歸上亦漸悟嗣昌之寵疎言過
其實終不足仗顧已撓羣議而用之庶一出行師邀
萬一功有以謝天下嗣昌知之乃自表請行十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上諭嗣昌曰聞者邊陲不靖卿雖盡
瘁不免為法受罰朕比因優叙還卿前所奪官卿引
慝自貶堅請再三所執甚正難相聽許朕聞春秋之
義以功覆過方當降徒于紀西征失律以卿才識戡
定不難可馳傳往代出郊之事不復內御特賜尚方

劍以便宜誅賞卿其芟剪螽賊早奏膚功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賊平振旅朕且加殊錫焉晝漏上二刻被
詔日晡時嗣昌上書請對翼日上乃召閣臣薛國觀
等吏尚書謝陞戶尚書李待問兵尚書傅宗龍來乎
螽嗣昌避與閣臣茵需再命而後入見畢上問待問
曰楚軍及豫皖二撫告缺餉卿部前已發乎方專征
度何道而足待問曰督餉臣伯鯨軍與是其專責微
臣關掌文書而已今輔臣係皇上特遣宜就臣部題
撥款項設處開支多寡伏候進止上問宗龍曰張獻
忠舍豫楚而寇秦三路見兵幾何人宗龍曰臣至部

閱實其數近十萬人矣上問陛曰嗣昌行以何術陛曰臣以爲宜用督師輔臣上召嗣昌前曰朕以寇亂頻卿遠行朕不忍卿去左右嗣昌曰微臣實不稱職致方內多儆仰厪宵旰咎皆在臣蒙皇上又貰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駑駘之力繼之以死上曰卿行軍以何者爲先嗣昌曰兵難遙度容臣馳至襄陽條方略上之嗣昌又請合剿與練二餉爲一用緩急爲期會上恐因變制滋濡滯不可嗣昌因言戶部爲京運不足借剿之半以充今派練餉及補缺額餉共五百萬經制有餘可還舊額資軍費上從之嗣昌曰兵

事頗倚監軍以辦寇今其人多不可用上曰卿自擇可者嗣昌曰若張克儉宋一鶴皆其選也嗣昌曰賊勢初散今合先後不同張伯鯨遠駐池州轉輸遂緩戶部咨均糧溢地二餉一半解京一半解剿剿餉侍郎張伯鯨奏爲遵均溢半留之旨動張督理治數目事內晉蜀二省應於秦撫項下解運戶部外實什留錄一百一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兩若以崇額上年額派二萬八千兩計之僅得十分之四尚有安部無其十八萬有奇不與焉臣遵招舊款各以路分爲李于理臣項下派三十萬兩奏督派十四萬兩楚撫派十萬兩豫撫派十六萬七千六百兩皖撫尙門創設別無交特不得不仍派一萬兩郎撫以特請未旨照原數仍派八萬兩元無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五兩先奉部派已定不敢增減者也以上其派一百二上四萬六千七十五兩內不敷銀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兩臣探事例銀傭之有細數閒呈御覽宜移之楚豫用兵地其江南

用一司官催運便左良玉雖敗其人有大將才兵亦可用當進爲平賊將軍上命皆允行嗣昌曰臣聞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上道從丁廐馬衣裝鎧仗惟所司早給便臣辦嚴上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大悅諸臣叩頭退駕還宮漏下二鼓矣越日上賜嗣昌精鏐百大紅紵絲表裏四十牛衣一襲賞功銀四萬銀牌一千五百紵絲緋絹各五百佩以督師輔臣印撥剿餉五十萬予之九月六日嗣昌陛辭先期光祿寺設燕於平臺之寢殿北面重席上親爲之起手揚斝酌醴命左右府以飫之者三樂作一小黃門奉

黃封立於旁發之御製七言詩一章御製詩曁梅今暫作于城上將賊罷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朝敘養遂生民上笑曰朕爲卿賜行其詩比之於周方叔漢亞夫嗣昌跪而誦之拜且泣晏畢上有造膝語中官皆屏於東廂兒上語談者再嗣昌頓首曰必死既而命撤饗具以賜之曰已令有司祖於國門朕需卿早飲至爲勞旋之宴九月初一日楊嗣昌奏臣非奏剿餉練餉當招乘除恐徵解不前必予兩誤皇上面議剿餉自剿餉練餉自練餉頭緒原各分明再有更張恐生運滯款此但戶部前因款餉議將剿餉一半留用一半解至京中其後議派練餉四百餘萬兩又派補缺額餉一百餘萬立言是科臣守催則京餉有餘不官分剿餉明矣乞一切勿分剿餉爲萬世第一急務既行十五日於磁州疏謝恩十九日過河抵汴

檄有司諭上意以救民水火二十九日至襄陽入文
燦軍中先是左良玉羅猴山之敗獻忠謀入秦秦督
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
安賊犯蜀與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
嶺秦蜀之交境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闖合
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
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
敗績於湯家壩王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沒於
陣裨校多傷九月方國安所部將岳宗文譚銳破賊
於三尖峰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材分其軍

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蕭家坂入楚文燦待
罪襄陽兩月自審禍及羣帥譊稱治父聽刑不受發
召賊狂走巴山廂部文燦不知所出張縉彥奏以爲秦督鄭崇儉兵
一準再議監師與安先無進取總兵陳洪範誤信五
營一貼兵後裏今進進何地左良玉署掌河南總兵關
防未見成功河南總兵應否別推用嗣昌旣視事十月朔大誓三軍方
孔炤左良玉劉元斌自當陽陳洪範自鄖陽來會楊
素有口辨加使相戚重爲諸君述上語申訓誡又自
以受厚恩誓必滅賊誅賞所必行副將以下皆失色
退與文燦語頗尤之文燦訴兩年剿餉不至者六十
餘萬又新附諸人不從逆均州五營雖亡去其中多

思自拔者欲以此爲解嗣昌納其說累疏聞李萬慶
願從征請得比劉國能給以餉張伯鯨以乏與貶秩
司官王揚基李爲珩白衣視事從督師請也是月也
彗星見上傳旨修省以王紹禹爲河南總兵賊格里
眼等掠葉縣圍沈丘入項城之邪焚之犯光山副將
張琮刁明忠率禁旅踰山行九十里及其巢賊大營
已移挑其銳返鬭先驅射賊殪絳袍而馳者二人知
光山吳敏師齎糗糒至上益奮追奔四十里斬首一
千七百五十級嗣昌稱詔頒賞十一月王國寧再自
歸以其衆千人馬五百匹願從良玉自効請得比李

萬慶嗣昌於襄陽受之處其妻子於樊城服而態兹
燦竟逮治矣左良玉受平賊將軍印浸驕恣以橐鞬
禮見遣侯閣以書來謝嗣昌不能無望十二月賀人
龍以秦兵大破賊嗣昌請加職賜獎欲漸貴之以其
班抗左左窺見萌芽恨之兵部尚書傅宗龍奏事失
指下獄傳宗龍因洪承疇請推總兵劉肇基部議不允上以違旨發抗故意掣肘阻撓戲視封疆
革職提究上素憤中樞失職嗣昌權譎免宗龍愬猥承其
後偶不當意輒移積怒之時冬月已盡大司馬考
成用小故被重譴百僚震慴嗣昌軍中聞之亦心動
十三年庚辰正月楚師敗績於麻黄嗣昌歸獄於撫

臣方孔炤上命逮治以荆南宋一鵬代之楚制府鎮上游兵多下游稍薄而撫臣自以護陵爲重分漢南屬治臣王鰲永調容美土司增當陽遠安戍以備荆州而已提陵兵五千標兵一萬五千專斷德黃蘄顧陵寢其敗也無所辭咎故得譴而嗣昌亦戴罪肰以初至軍爲法受過上意不甚責也當是時賊分爲三西則獻忠負嵎蜀楚之界東則革左四營豕突隨應麻黃南則曹過十營蟄伏潛房與遠曹過等從興遠入寧昌在是年之驗我師視東略爲緩河南江北自撫鎮外藉朱大典盧九德爲策應而麻黃千里委之鄖金邦二三裨

校以設防其京兵滇兵多聚西南議以左將軍先行獻忠之誅餘可次第剪滅閤部廼大計兵食規形勝之地專倚襄陽爲根本濬城外爲三濠造機橋列橫柸以啓閉每門設一副總兵文移出入譏訶驗問立軍府監以道臣張克儉儲備甲仗累德蕩諸道餉皆輸之申嚴號令大會師襄陽之射堂斬從期者與安路監軍殷太白以徇所奏薦萬元吉等起自廢籍監諸道軍元吉有識略委以軍謀進止所言無不用閏正月檄諸道進兵左良玉於二十四日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獻忠敗走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閤

部前調秦督率賀人龍李國安之兵從西鄉入蜀於良玉則欲其駐兵興平別遣偏師追剿良玉不從嗣昌與元吉計而疑之移檄良玉曰觀賊形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將軍今從漢陽西鄉入川西太兵多紫興兵少萬一賊從舊路折回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用何兵禦之不則走寧昌以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趨賊入楚非算也依幕府本謀秦督提兵入川秦府駐兵西紫我兵仍駐興平此爲正着量遣偏裨入蜀追剿此爲奇着其詳議以聞良玉報曰蜀地饒衍賊渡險任其奔逸後將難制且逆獻

被剿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堪掠良玉料之賊非萬分窘急必不復竄楚境鄖嘉棟前報折回吉家莊者此捍子手乃老回回一斗粟之殘賊嘉棟誤以爲獻耳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入蜀卽駐興平兵力已薄逆賊折回能遏截之耶良玉所統乃剿兵非守兵若主兵不出戰而戰兵又代爲守賊將何時盡乎今日惟當出其不意盡銳疾攻一經大創自肰瓦解縱使折回房竹間人跡俱斷彼且從何得食況鄖兵扼之於前叅撫在紫興抄之於右庸能狂逞若寧昌歸巫險而

且遠曹獻兩不相下倘獻窮而歸曹其中必有內相
併者可無慮也良玉已於二月朔涉蜀界之漁渡溪
矣嗣昌得其書以示元吉元吉曰良玉初稱入蜀之
路定於西鄉令倏易而大竹進退皆主之不復稟承
督府何耶嗣昌曰良玉書詞慷慨惟敵是求將在外
不中制古也宜從之於時獻忠營太平縣之大竹河
規取其邑以休士馬良玉駐軍漁渡溪之兩日而秦
督崇儉亦引其兵來會獻忠聞兩道俱至乃移營九
滾坪以待我兵見瑪瑙山險峻將據之以決勝左兵
秦兵以初四日追賊於九滾坪不見賊部勒行伍指

劃形勝初七日始抵瑪瑙山而賊已奔山巔結壘乘
高鼓噪其氣甚盛左將軍下馬披荆榛相險易周覽
者久之既而謂所親信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
道爲三左兵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
我所部兵或衝其中或衝其右而賀李二將從左路
夾擊賊置陣堅不可動我師奮勇鏖戰賊潰墜崖澗
者亡算追奔四十餘里左兵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
七內有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十六級皆賊將
而張大經亦爲官軍所殺獻忠妻妾九人被擒者七
獲僞金印一鏤金龍棒一僞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

錢二馬驘千餘頭甲仗軍貲以數千計陣降賊將三
百二十八人秦兵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
二十五人人龍所將卒獲上賜熊文燦准撫獻忠敕
書別將收獻忠大刀上鏤天賜飛刀四字是役也左
良玉功第一賀人龍次之閣部主調遣而秦督在行
楚巡按御史汪承詔方差次其績以上制府先被二
月十四日詔書上以閣部在行間鬚髮白又調度有
方賞罰明信所以勞勉切至發御前賞功銀一萬兩
賜嗣昌斗牛服御廄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
而瑪瑙山露布告捷上大悅時陳新甲由宣大總督

入爲兵部尚書召見賀楚捷上先免嗣昌良玉戴罪
再發五萬金錦幣千端爲軍賞令新甲定諸將功格
而急趣進軍是月也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
十六日及之於水右壩斬馘九百獻忠又走岔溪千
江河蜀將張令方國安十九日與戰復破之張令者
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
華爲賊所憚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
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山漫谷依阻其中
張令於二十七日分其軍爲五路負勇爭利賊衆我
寡方國安支軍後距取僾道得脫而令深入被圍居

絕坂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賊營應弦以斃
甚衆而水遠士渴賴天雨得濟圍終不解鄖襄道張
克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
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
嶆進三月八日過箐入坪楚兵先至張令方與賊鬭
呼聲動岩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應元之鳳功居多
是役也張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力戰
得不沒所殺賊亦巳數千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
云當是時獻忠既遁與歸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歸界
上（鹽井屬四川○賀人龍李國奇高杰等以三月初九日追賊及之于寒溪寺翼日再及之于鹽井共）

（斬首一千五百有奇賊目三人先後率所部降于陣巳而木瓜渡黃螢兩戰秦楚蜀之師皆會木瓜溪斬首一千二百八十有二黃螢斬首二千）四月左良玉大軍進屯興安平
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阻而不攻賊直廝山
砦市鹽緆米酪其人有反爲賊耳目者獻忠收散亡
養痍傷氣乃稍稍振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西
鄖羅汝才入寧昌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其地阻江
爲險汝才與過天星分兵出羊頭坂窺渡（二月二十四日）大
昌參將劉貴擊之半濟尋犯巫山（二月十日）石砫女將
秦良玉盛兵徘門百子溪扼渡再縛竇巴霧河（四月初四）
日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大昌游擊鄭茂遷力戰郤

之既屢挫不得渡潛求附於獻忠獻忠之走白羊山
卽巫巴淡險處掩息旗鼓轉入轉西汝才之聲援漸
近既至遂與之合獻忠剽悍雖累敗不以氣下汝才
汝才分上馬以資之語次頗憂江險爲難渡獻忠曰
不肰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斬之其下爭奮鬭我師
劉貴等皆退賊乃由魚住溪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
灣其別部陣於紅夾崖青平寨歸巫之間震焉督師
在襄陽聞之曰二賊合西鄖必儆急引其軍出彛陵
彛陵與巫山接壤荊楚之門戶先是宋一鶴鎮當陽
以滇兵劉元斌控荊門以禁旅地勢相爲犄角督師

標兵三萬餘人張伯鯨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
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
衣從征自效文武將吏一志專力賊且旦夕可滅乃
嗣昌虛憍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上彛陵也借幕士
飲酒賦詩流連名勝酷好形家者術過梵刹丘隴指
興替以訪其驗否橐鞭於馬上算之萬元吉以爲不
急廢務肰亦未敢強諫躬親文簿過於米鹽反滋叢
脞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偏裨駕馭
難周輒經年無所調發將吏以之解體鄖治王鰲永
因關門共事之舊秉間言之終不見聽（鰲永既罷疏日臣目擊督）

轉行間盡痒衆原皖秦豫楚蜀諸撫分任之而不足者副昌獨任之而有餘作賊情狀息變換徼文往返勤稽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另請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戰之兵其將所自爲出奇僅得瑪瑙山一戰若遵督撫之令則左良玉應守興安無此捷功矣臣以爲督撫之責成諸撫不必人人而授之機宜止核其條上機宜之當否可也駐夔陵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
詛蝗已旱公肰下敎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
文若其將敗乎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
何以戰五六月間曹過再越巴霧河使開縣開縣失陷鄭
嘉棟擊之于仙寺嶺賀人龍擊之于馬瀰溪各有斬
獲馬瀰溪斬一千二百七十九級羅汝才同小秦王等東奔而過天
星特過開縣而西賀人龍李國奇又折回追之過天星之

實過開縣爲閏六月廿日當是時諸將士馬居山谷中罹災蒸癘
毒疾疫物故者十二三京兵之在荊門雲兵之在筍
坪楚兵之在馬蝗坡久屯思歸多衆夜亡去關河旱
蝗人相食土寇蠭起秦有實阿婁賊破各城殺長吏
豫有李際遇等賊河汝之間多從之嗣昌乞恩請罪
上爲發帑金五萬軍前營療醫藥二萬賙恤饑民于
嗣昌傳旨切責而已王鰲永緣議不合解任代以監
軍道袁繼咸秦督崇儉老不任事謝病上不許俾率
鄭嘉棟歸秦留劉賀李三將討賊秦之長武楚之羅
田蜀之新寧大竹皆告陷嗣昌不得已規以便宜招

撫爲諭帖萬紙散之賊中華左全營自歸未幾颺去
王光恩素有善意并說其八營俱降見闖部猶豫不
能專決久之八營之降者復叛七月中羅汝才小秦
王混世王等自蜀折回興山楚兵之備興遠者副將
王允成王之綸等京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
之豐邑坪大有斬獲賊之折回也尚有滿天星連營其五股賊在興山連營舒洞口初圍香爐寨繼走白草坪豐邑坪京楚官軍擊走之哨豐邑坪斬二千三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亦瑪瑙山之亞也十六日小秦王混世王降惟汝才佚去嗣昌
見楚地不足憂決策以八月二十六日出師入蜀嗣
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也即謀以蜀困

賊勢不得不先困蜀撫恐蜀之門戶堅反而致死凡
撫戲下之强者輒調之以飭他備撫邵捷春提弱卒
二萬守重慶恃秦良玉張令爲左右手張令忠勇善
戰軍中號神弩將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
一步即其石砫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
官歸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見左
右男妾十餘人肰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
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
同死耳陸請其故秦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
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巳失地勢矣賊

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闖部驅賊入蜀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時又有降賊自言於邵公口某降幾日矣而公不從我計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爲鄭重狀且圖而用汝賊门吾作賊久恨失身欲于圖家圖報劾故背以自歸公若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賊大衆飢疲乘之可殄滅倘有它賊以軍糧接齊者雖百萬衆無能攻之矣邵俯仰從其策賊盡言山中賊所寄金銀處以勤諸將而又道上所遇皆餓殍無人色其疾者剖其腹皆草樹皮謂可信乃盡邵親軍二萬人以漢入而皆爲所沒無何楚兵於土地嶺敗績先是監軍萬元吉集川將守巫巴諸隘而秦將賀人龍李國奇楚將張應

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使擊賊楚兵自達州入夔營於土地嶺而賀人龍逗撓不至楚兵多新募不習鬬獻忠悉銳來攻應元等苦戰不決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官兵譁賊乘之合圍應元中流矢突圍出收其兵稍稍集賊度巴霧河猶力與之爭之鳳走他道所將潘映奎沒於陣餘士卒從東平散回巴霧川之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臆而死賊退屯圓渡坪元吉馳赴楚軍命應元兼領其衆楚蜀兵勢皆危嗣昌惟以受降爲得策九月過天星間小秦王混世王之既降也亦請降求內徙嗣昌徙小秦王

於房縣過泥於竹溪山中初嗣昌之用蜀困賊也蜀險且曠再遠則松潘徼外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攻之蜀獨能守則守不能守而棄涪萬松雅之間以蜀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出大兵扼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在豫楚取蜀爲併在蜀又取徼外爲奪策固當乃賊謀尤狡覘嗣昌喜設詭言以督師天威諸部悉捧馬足督師慮降者與行營雜處非便輒發內地安插以遠之先拵兵圍賊入而大軍反爲賊所圍嗣昌不悟川東道康四海鄖襄道張克儉區畫新附日不暇給賊得免死牌莫肯

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祲饑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賊因之闌入張克儉心憂之上書督府曰襄陽自古要區在本朝莞鑰獻陵覩前代尤重近者西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下逼處其間一夫叫嘑皆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參錯何啻放虎自衛紫漢西與初無重門之備可不爲之懼乎嗣昌報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卒擒阡能故事可法也參軍何怯耶於是嗣昌遣覘將至京師上進軍狀且曰臣嗣昌驚怯竊與奉神靈揚威討逆獻指日授首肰後掃除餘孽拜見闕廷上亦

以功必成出其章示羣下兵部給事張縉彥言于上
曰督師專征以來所上章前後多不相讎瑪瑙山獻
忠單騎奔逃巳而突巫山掠巴東所在見告華左全
營歸命不數日皖將又以陣亡今謂遏巢束手竹房
漳保巳無內顧泝歸巫而上盡敵可期在督師定有
成算迥非前事之比朕臣不能不慮之也十月張獻
忠陷大昌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
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
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水寨[illegible]之觀音巖為第一隘
而夜又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

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
突觀音巖三黃嶺竊上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
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
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巳而獻忠
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返觀
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狗是時張令秦良玉皆敗（張令性輕敵有戰策一騎于山呼其衆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令用相報矢中項以殪令宿將歿舉川人惜之賊大至秦石砫兵亦覆沒奔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岐吱十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著以能飯者畢不帚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巳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為良玉計不用）令竟以效而捷春自

收其兵扼梁山羅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獻忠合
獻忠以梁山河水淺不得渡乃與汝才謀曰達州河
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時方國安奔
敗引殘兵保達之郊獻忠至不敢與之爭賊既渡遂
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illegible]走陷劒州趨
廣元將從間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
百丈二關不能進乃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
蜀官兵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鬬被劒蜀將曹志
耀王光裕張世福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
俱陷陣遇害（萬元吉命卹一川妻子於夔陵）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屠

綿過浮橋直抵成都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
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邵撫蜀有惠政其逮也成都
巷哭蜀王為引救不得卒論死十一月嗣昌進軍重
慶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鎮進止不一立大
帥以統之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其軍
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趨射洪扼蓬
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之周里場諜知官軍且至宵
遁抵內江猛如虎避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
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
罪能降者授都司以下官惟獻忠不赦有能擒斬者

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庖湢徧題有斬闖部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睥睨咄叱疑左右皆賊勸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覗師三檄賀人龍驕蹇不奉約束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人龍屢破賊有功私許以人龍代左爲平賊將軍賀大喜過望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功嗣昌禮重之如故傾謂賀將軍且需後命賀不得意具以前語告左左滋阻內恨而人龍稱中顯謂其衆曰闖部不足爲盡力當獻忠之敗瑪瑙山而走也追急遣賊馬元利操重寶說左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闖部猶

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心動實縱之去獻忠在山中得收集潰亡左兵驕玩久不之擊督師數移文責讓於左賊窺知其故於所過要路故署其壁曰某月侯戰又不到欲挑兩人釁而乘之左與闖部之間而按之也順行請亟戰朕其中實不用命萬元吉雅知兩將皆怨望進曰軍心不一未可以戰盍令前軍躡賊後軍爲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俟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軍示弱耶是月也張獻忠陷瀘州瀘州三隅皆形銳而兩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

大兵自南擣其老巢伏兵旁塞玉蟾寺慶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永川令藏堯雲者先期遁猛將軍謝嚳等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按行城中惟見丞簿一二人我師宿西關空舍不戒於火延燒民屋已而抵立石賊嘗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返走秦兵隔水詭云追之不及賊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元吉單騎至籍田鋪賊渡綿河入巴州闖部先既詘監軍謀不用將以十四年辛巳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逦盡從瀘州躡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

復遏猛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驕悍不法焚屋于永州掠馬于仁壽皆其卒也惟參將劉士傑淡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游不戰今從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軍中譟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時賀人龍兵已大譟西歸闖外所賴止此一旅人心如此元吉遂用爲憂（諸將軍會于瀘州中軍陳可立擁轟牛頭山賊酉奏倡樂以覘闖元吉令之赴敵皆潰馳去）賊之入巴州也自巴抵達逌巡及於新開正月某日我師追賊及于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請以詰朝戰劉士杰奮曰吾四旬逐賊今乃及之舍而不擊縱使佚去吾不能也擐甲

持矛大丈夫獨取獻忠耳如虎激其衆鼓而並進士杰所當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以望我師見無恭人旗幟而左兵亦携阻不前士杰孤軍跳盪後無繼者迺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之子猛先挺皆戰歿前兵既覆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挾如虎潰圍開衝突以出旗纛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曰吾悔不用萬恭軍之言故敗今引兵急歸楚顧根本再破賊退回重慶傳箭召潰兵順流東下賊已席卷出川西燒新開驛踰楚蜀消息中斷襄陽尚未審知

敗問賊大隊已至當陽鄖治袁繼咸方謀出軍獻忠令汝才與之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僞爲官軍持軍符令箭日薄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啟關入夜半賊從中起放機橋納大衆城陷鄖襄道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出蜀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方圖告敗曰上待我厚謀再衆俄聞襄陽破遂不復食迺李自成陷雒陽福王先以正月遇害報踵至於是撫膺大慟曰無面目見上以後事付元吉伏毒死焉上聞其歿也且恨且憐之得元吉所上歿狀歎曰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堪憫宜用輔臣禮歸葬既而詔諭羣臣嗣昌二載辛勤一朝盡瘁雖有瑪瑙山功不能掩其闕獻蹂張兩藩罹禍之罪下所司會勘以聞中外皆知上意引傳輕典卽議功爲解上可之中軍會議嗣昌中外蒙知有二府三州十九縣之失前此兵科都科俱不知以密本不下部也嗚呼當嗣昌在軍中薛國觀早得罪因召周延儒爲首臣乃先後並坐法賜死餘相避或彷用不次其任過皆不及嗣昌繼起兇中樞者傅宗龍使遇陣

亡陳新甲失職棄市才亦遠出其下惟張國維馮元飈相繼受任元飈初以侍郎署部事上問誰可大司馬元飈以史可法李邦華張國維二人對上以邦華在戎政爲兵士所恨而南樞不可無可法故用國維國維到未兩月而得罪卽以元飈代之國維再下獄見釋元飈被上知遇最深因病獨得放還癸未年夏特中被論上念舊輔臣馮元飈潤變功特賢上尊知太子太保病歿卽與起用而張縉彥由庶僚超拜賊已躪秦踰晉逡巡乎畿輔矣其爭奪情諸臣黃道周幾斃詔獄復原官范景文召用遂擢爲相上亦深悔前挽廷論專任責成之非朕十六年遣輔臣吳甡討賊而諭以自楊嗣昌歿後廷臣無復能督師者以此知君臣之際其相知爲深也一十

日召輔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巳爲諸臣不公不平違章見誣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搥首曰亦不然語畢天顏悽惻久之見筆記張獻忠
陷武陵發楊氏兩世家破其骨有血自二年彗星見
楊鶴節制三邊受流寇降父子遂與寇禍終始鶴有
弟曰鶚辛未進士上以嗣昌故遂用爲兵侍郎撫薊
後改川湖雲貴總督而國巳亡矣
外史氏曰嗣昌之敗在乎用良玉而不能得其心信
元吉而不能行其計朕皆以筦樞失策有以致之不
待督師而後悟也嗣昌實畏討賊而引文燦以爲巳
貳恐其顛覆乃曲意護之初以良玉威名足仗欲文

綏寇紀畧 卷七 完

燦倚以就功不知其短于駕馭穀城之役良玉既顯
相齟齬嗣昌終信文燦以左右其謀比受降事壞又
不欲顯其是非故薄羅猴山之罰而反加委任良玉
有以窺見其微且從而心輕之矣區區一平賊鎮印
謂足以服豪傑而得其效乎元吉見兩帥離心其意
實主於不戰即嗣昌非不知持重萬全顧其生平本
不識用兵竭其私智專以揣摩迎合日衆六月盪寇
之言以摩切閫外明知其勢之未可冀倖身不在行
姑以之塞上意而規自脫既不得巳受專征去左右
在萬里之外自念往昔在上前謂智略輻輳功在反

掌今出師經年糜餉百萬情見勢屈責我者且四面
而至矣故雖將驕卒惰終僥倖於一決其戰也初非
聽元吉而別有成算斯其所以敗也嗣昌奏臣受理臣交代之兵新衣王國寧之兵與續調遼兵合之京營勇衛大同之兵一月約餉十萬餘兩又楚鄖二撫派餉未足于理餉內通融支給約每月楚撫支二萬七千鄖撫支一萬三千合之前數共爲十五萬元吉之爲
人果達精警其從嗣昌也初無意於富貴特以識事
機習勞苦將乘機會以垂功名於竹帛其自保寧進
達州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崎嶇箐銑
間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爲
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爲文以祭陣亡將士

綏寇紀畧 卷七 廿

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兵登白帝以望
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
人禦之者不覺拊髀流涕而痛吾謀之不用也嗣昌
之縊於沙市雖曰無而目以見天子亦緣良玉因其
敗平膝倨傲不復存節制之體故憤而自裁元吉畏
禍未敢深言又逆揣上旨知在元臣正終援春秋之
義微之而已上覽表唏噓亦以監軍有勞敗非其罪
後之君子追論其事者於君臣朋友之間有三歎焉
嗚呼嗣昌一生心力不專用於辦賊跡其議論奏對
亦可謂之能臣而機變有餘忠誠不足國事僨而身

亦從之小雅節南山之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此秉國成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附紀

當嗣昌之討賊於楚蜀也秦中大旱土寇蠭起長武枝附環縣以借賑殺鄉紳白水以徵糧殺縣官皆岌岌爲長武之續賊首賓阿婆闖子黄三鴞等爲雄賓阿婆名賓開遠咸陽諸生也十三年六月三日賊同其黨渠魁百人自桃號川赴料峪關漢羌總兵趙光遠率諸軍追之賊初據關山嶺繼據張家後山皆爲我軍所奪監軍道伍右文催諸將趙大胤督文彬党威疾擊之於西雒峪闖子懼而逃於牛圈子賓阿婆謀走於娘娘山西逝我師覺之先伏山之左右以待文彬威夾擊驅賊賊勢急奔山大胤迎頭截殺賓賊在陣被擒闖子來救不及東西奔潰凡擒斬共一千七百有奇運籌則伍右文力戰則趙大胤爲上督文彬党威次之秦撫丁啓睿以聞

李長祥曰闖部之駐夔陵也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由夔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賊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賊西入夔關者蜀撫邵捷春當之蜀之險在夔門而大寧大昌與竹溪房縣聯界有三十二隘口闖部以爲隘多而力分不如厚集兵勢以專守夔門棄大寧大昌以啗賊我師四面蹙之以決勝邵撫曰令甲失一城者撫坐之且有諸隘口不守而使賊得入是闖部殺我也欲分兵出關堅守三十二隘闖部乃命猛如虎以兵至夔關助扞禦焉時張令死矣四川總兵爲方國安監將楊茂選覃思岱者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岱譖茂選于邵撫曰通賊捷春召令計事而戮之即以茂選之兵隸覃部茂選之兵怨覃相率躁委去賊遂從此一路入既入諸隘亂俱潰賊乘夜斬夔關夔將士尚臥未起遂驚亂方國安兵敗守殘卒數百騎過達州達州設守嚴猷忠從白馬渡過江壁達之西關僅三千人已而闖部亦率其兵至有數萬人相守旬日未交綏猷忠僞爲闖部之旗幟穿其營逝去闖部引兵追賊已過蓬溪綿州而攻成都再往瀘州而闖部追及賊又掣其兵轉至達州開縣我師與之戰而大敗按全蜀形勢夔門去達州八百里而開縣在其中間長祥達州人親拒賊設守其言極推重嗣昌而專以邵撫爲失策雖持

論稍偏未必無所見也

內江王于蕃曰當武陵視師獻忠由大寧大昌開縣達州以入綿竹界遂逼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獻忠乃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塡築少堅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覺之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獻忠大敗殺其卒萬人乃遁走其後甲申八月之九日成都陷沒賊仍從北角樓以入盡殺蜀人所以報董北蠻之怨也

鄧濟曰世之議武陵者指摘幾無完膚予亦以爲非過及讀其中樞奏議又未嘗不服其才亮其心也武陵嘗上四正六隅一疏謂下三箇月苦奴之功了數十年不結之局及爲督師建圍營議點滴不漏謂滅獻一股以全勝之力制闖可無餘孽若果其言得行釜魚阱獸賊自可平無奈撫臣邵捷春未必同心鎭將左良玉全不効命卒致剿局無成中原糜爛殺藩王隳名城而督師以身殉之其亦異於後之受賄偷生欺君伏法者矣特以處分漳海一事爲不理於衆口朕觀獻忠初納降時遣腹將薛妁者入京朝士無不婪其厚利而不受獻忠錢者止武陵一人亦可見其淸執矣迨其後兩世之棺遭賊發掘襄王之奴也賊語之曰吾欲斷嗣昌頭而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則賊之致恨於武陵者極至不可以見武陵之心耶夫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武陵受上知遇亦欲爲國宣勞獨是薦熊文燦爲首功紺洪承疇爲首罪功罪混淆人心不服而開縣之敗由不用萬元吉之言此則有難爲武陵解者朕予友李翰林長祥推許不啻口出而杜貢

士濬亦言其才可用豈阿私所好乎至以加餉殃民爲武陵罪則剿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昇早已建議請行矣後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爲定論也宜乎上諭有云功雖未成志亦可憫武陵亦可瞑目於九原矣

綏寇紀畧卷七終

綏寇紀畧卷八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建寧鄭　重山公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汴渠墊

洪武三年大封諸子列聖相承家法建置維屏訖于季代二百八十餘載或除或絕存者三十王太行以西曰晉曰瀋雁門以東曰代覃懷以北曰趙曰鄭曰潞河濟之間曰魯曰德海岱曰衡洞庭以南曰岷曰榮曰吉曰桂豫章以西曰益曰淮蒼梧界嶺徼曰靖江此十六王者所封幾絕河山或僅以免卽先後被兵中十餘年獲休息焉君子于其事也始之書終之書非不一書而足也大梁溯洛入汝惟四王周高皇帝第五子封開封定王橚以下十傳而端王之子恭枵紹封爲周王唐高皇帝第二十三子封南陽定王桱以下九傳而裕王之子聿鍵紹封爲唐王崇英宗第五子封汝寧簡王見澤以下七傳而賜王之子由樻紹封爲崇王福神宗第二子常洵封洛陽爲福王又封其次子由崧爲德昌王關中絕隴道惟五王秦高皇帝第二子封西安愍王樉以下十四傳而　王

之子存樞紹封爲秦王肅高皇帝第十四子封甘州改蘭州莊王楧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識鋐紹封爲肅王慶高皇帝第十六子封慶陽改寧州又改寧夏靖王栴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帥鋅紹封爲慶王韓高皇帝第二十子封開原改平凉憲王松以下十一傳而敬王之子亶脊紹封爲韓王瑞神宗第五子常浩封漢中爲瑞王自鄂達郢屬之蘄春惟四王楚高皇帝第六子封武昌昭王楨以下八傳而恭王之子華奎紹封爲楚王襄仁宗第五子封長沙改襄陽憲王瞻墡以下八傳而靖王之子翊銘紹封爲襄王荆宣宗第七子封建昌改蘄州憲王瞻堈以下九傳而定王之子慈煛紹封爲荆王惠神宗第六子常潤封荆州爲惠王梁山跨劍閣惟一王蜀高皇帝第十一子封成都獻王椿以下十三傳而恭王之子至澍紹封爲蜀王寇初起西延闔鎮反慶肅國被邊地唇齒而臨洮寧夏之兵疾討賊不與于亂韓恃同原爲捍蔽秦有金城之固瑞有雲棧之阻秦將吏旣破賊則梱封以草竊爲不足憂崇禎之六七年賊渡河再入關往來豫楚而窺蜀諸侯王之被兵者其鬼神以震擾闕其禋祀田疇以茀穢棄其耔耘民人則辛苦墊

臨岡敢寧居聘問則海漁雍閼失于期會卒至乎枝葉凋本根拔底喪亾而莫之救也跡其形勢楚懸絕大江則綏周秦蜀通都居重則綏荆處蘄春非上游肅洗河之賜慶賀蘭山下遠則亦緩唐與禍貧泰嶺距關崇涉于淮泗韓據逕渭西控隴瑞綰梁益出褒中獲惠通唐濮而犍之江七王不幸當天下之衝竊揚日駭大懼社稷之顛隕以恥王室故數以賊犒上聞瑞王之言曰臣賴先帝休德獲奉西藩未朞年而寇至比晉賊再渡河關入漢與七年正月十五日破詢陽紫陽平利白河繼陷杼臣洪承疇來救單騎佈

甲披荆棘入險阻搜捕山間寇臣功將軍及賑饑銀七千餘兩賊始奔逝近境以寧旣而屢犯再陷蜀賊入秦州楚賊上興安六月白興安西鄉犯鄖界游擊唐通憑漢江力拒不能渡賊方東鈔澤北據厭西擾沔縣寧羌南鄭孤城在萬山絕谷中賊四面至覆亾無日臣于肺腑至親近也于藩封至僻陋也于寇盜至危迫也惟陛下哀憐韓王之言曰賊以七年九月初五日攻平凉東西兩門交急賊巳從東關之北攀而上都司李應奇劉添祿手擊賊殺七人肺之鄰其首城下賊乃轉而東白辰薄肝行始盡崇信靈臺涇

州相繼失又轉入平凉之郭為李應奇所却而鎮原華亭咸被圍平凉屬城十破其五邠乾汧隴鄢封鈔畧殆遍聲言变夷四境即平凉在掌握無所逃國初設平凉衛屯田棊置列三百寨官二百軍三千有奇今僅存屍羸百十老卒何以守前一年皇上念路王告寇急增設一条將兵三千人即潞州衛屯糧充餉臣願以韓比潞邀親親之恩焉初賊纔過河入豫楚也維藩偏宛汝荆襄各有警而荆州當陽先陷故惠王奔命告急南陽城庳薄唐王捐千金請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功又與王因他事齟齬王以為言上震

怒逮振豪下之理王請以陳永福為崙將亦援潞事以比上弗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又奏曰臣有莊田數百頃為朝廷恩賜及臣祖父之所封疏以十月十一日之变賊燔燒聚落儲偫略盡守舍輔國將軍碩熾遇害其母楊夫人重創死賊往來死屋右橋臣祖墳國咫尺繫臣心腑旦夕靡寧南陽恃郡而不營備臣出私財蓄火藥布渠苔賊是以避弗犯而焚我郊保今七月不雨二麥未蓺臣鄉流家冲飢民揭竿有平林下杜之志可為寒心又曰臣府護衛千二百人近倒以其半為汴梁班軍弗直給撫臣以下由使

甚無謂也惟明詔念臣困厄以全軍見還臣得賴國
恩周盧擊柝遠斥堠無恐上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
祖宗朝定制已久朕不敢變諸可以爲王捍禦者不
愛于王當上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
諸侯之禮郡縣吏弗訶體于王者王得自言即所持
非是上輒骫天下法以右王上又數召見宗人遊其
才擢之官欲以通宗藩之窮而變其制其後上書言
事得乘置至京師日益衆或非所宜言上亦浸厭之
不能有以禁也上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
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

軍中尉皆一品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
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
不可郤其奏再詳之有朝士顯詡儀制郎吳之屏曰
君胡不以有唐故事告上乎夫入爲卿士出爲牧伯
此三代制唐室諸侯王兼官借職不必以其階如曹
成王者傳稱其爲參軍刺史可攷而知也今宗人坐
縻國儲奈何不講求通變于當世可施行者而專以
固陋逆上意吳愕眙弗應宰相大僚無一人讀書識
國體者以此大不懌禮侍郎陳子壯署部事上覆奏
遂欲以守官堅執爲名高各藩皆知上意所向懷廷

論切弗敢爭而唐王獨貽書子壯相駁難王素辨博
喜文詞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
及知特以諸侯厲鋒氣持异同爲足畏而已上尋惡
子壯疏詞强諍下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王王
亦浸驕薄公卿爲不足重嘗高皇帝時諸王得巡行
所部革除後網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卑將
從輕婚出即送丧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南陽既寇
衡八年後獨甚王嘗登烽火接天思海内且大亂終
日守空宮對僕隸拊髀太息曰安能鬱鬱効驪涓死
此下乎中州督撫大臣見諸藩各以輕重遇寇患周

王好行其德福王日閉閤飲醇酒崇王奉浮居戰守
事皆聽將吏所爲而南陽日陳兵自衛得材武稱然
王血氣方剛恣自用又不能卹其宗人過寢搖上聞
非與有淮南濟北之心伍被開章之計也上既撓羣
下重骨肉漸開諸王怙恩德驕盈不自簡束南陽要
害地而王建請轉廣書辭不遜順失藩臣禮傾側擾
攘之際恐有赤眉樊崇平陵方望詿誤王以成狂狡
之謀意不能無纖介會都門有急王請提軍入援事
不行廷臣輒文致其罪上乃下詔廢爲庶人禁錮之
自此諸藩惵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上爲討賊需餉歲

百萬民力大屈有司捐薪俸有紀錄民入錢佐軍者
假清卿秩優之下詔褒美風示海內焉武清侯李誠
銘者慈聖皇太后姪也先朝待外戚有禮太后毋天
下詎肯金錢私其親熹廟失御累朝所積無嘗省有
傳其在李氏宮省事秘人莫知侯有孽子其母微家
衆不以為兄弟齒侯亡爭財忿鬨告其兄藏禁物精
鏐瓌寶累萬萬上召見侯長子諭令輸助國以自爲
名固對曰無有因發怒稍迫趣之亾何得病死上追
感先后取田宅還之餘弗問誠銘長子緝衣百戶李國瑞次子李國臣隼子李國正國正奏恭房地土金銀外宅珍寶數百萬上命遣吉將部以襄城工國瑞變于新樂又與嘉定爲

婚姻故新樂太夫人及嘉定伯奎皆爲之請上弗許後以慈聖懇語于皇子而兒時有上書
者曰諸王跨上連城衣租食稅此皆縣官力也今天
子憂勞旦晏苦征繕之不給王高枕而王一郡天下
有急王獨得安耶願下明詔遣近臣諭旨其上國帑
以贍軍用上曰朕以方內不靖爲諸王憂維王骨肉
兄弟共吾一體詩不云乎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其詔
有司弗復官公之卒莫應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改
爲一萬石秦晉楚蜀地相埒周于後徙封皆極天下
膏腴商賈百貨所輳殖其富比京師萬曆中人傳楚
王名他人子爲子後嗣王姊張大主索貲財不能滿

宗人相告言楚恭王無子取舅王大之子子之其家亦取家人子一人以進乃後封遐山王者也恭王長女張郡主爲討蘆洲不應又宗人雙橋負王府貴五百金被鎖郡主請寬不從怒而發其事
上遣官郎訊王行金累億萬事得解楚坐此少減耗
而四國俱完他王雖高帝子不及也文王靖難後自
言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祿不及十之五累聖所封
後親屬漸以疎即恩賚亦浸薄惟神宗四子上叔父
最親瑞惠桂在熹宗朝始之國開邸之日澆土瘠而
多故天下皆憐之獨福王在兄弟中莫得以爲比福
王神宗之愛子也毋鄭貴妃最幸王皇后無子光宗
于兄弟居長羣中外心上意亦素定第貴妃早貴顧

天下有出鄭氏上者即觖望雖至尊亦兩難之使廷
諍力稍自強浸尋乃日爲離間諸大臣調護萬端元
良既冊命而四子同日出閤恩寵惟均凡以爲鄭氏
也福王大婚費三十萬營洛陽府第二十八萬上非
貴妃不寢食妃一子雖長猶不離抱聞其將遠離日
夜泣請之國日期者數十百奏留弗省最後妃弟子
鄭養性亦言之雖非至誠顧以太子名號久正上春
秋高久病不乘此時早就即爲王富貴計何庸復待
乎妃亦心動言之上不能戀戀母子情獨辦治國裝
宜厚上喟然從之皆是時海內全盛上所遣稅使礦

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興織文蠶蜀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羨餘億萬計名入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之九以資王諸宮人中使竊言曰王本共天下此不足計也上爲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所司爭之力得減半中州腴土苦不足度山東湖廣界以充王又奏乞江陵故相所沒產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并四川鹽井榷茶銀自益爲制王府田聽民占而徵其賦王左右勸王多規肥饒地入府爲永業既則倂藏承奉諸官假履定步畝爲名乘傳列旌旗笳吹所至

索輿皂隸廩無算田之覓楷租之多寡皆懸其口常過汝州擅殺人山東江楚之間富家憂擾奪農夫疲供億天下騷動其請福府食鹽也于洛中設邸閣中使至淮揚支王鹽一千三百引乾沒要求輙倍中州舊食河東鹽有令旨非王店所出不得鬻淮商開中既詘晉引復滯九邊軍餉無所資上恐其故命撫給長蘆然去洛陽遠以爲不如河東便弗肯改自慈聖登遐未兩月而愛子去膝下上忽忽不樂瑞王年二十有四婚未成惠桂齒相亞無遴擇命羣臣交章叩閽率寢遏而禰邸信使通籍中左門一月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亾命之徒探風旨走利如騖閔不畏死張差麗保劉成之變緣是而生然兩宮慈孝無間王亦專奉巳無所睥睨迄于三朝繼統骨肉晏如原本祖宗家法之善而光廟因心篤愛爲卓絕巳及崇禎中王失神考久貴妃亦前歿內官宮媼爲王中詗京師者多失勢老病死河南大亂王于國家屬尊地近在宮中時幾奪宗獨性不喜賓客智謀奇計之士莫進乎前所好惟婦女娼樂中外爲不足忌然終用敗十三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王謹鎖籥牡不憂念宗人百姓援兵之過洛者口語籍籍或詈道中曰

王府金錢百萬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聞之惟以大計動王王不用先是秦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原餘衆散畧盡自成竄漢南秦丘壓其北左兵扼其南窘不知所爲伏一年有餘不復出食且盡謀自經養子李雙喜止之是年秋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走由鄖均向伊洛河南饑民相率歸之復大振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寧殺萬安王采鏻熊耳以西民保聚山澤者連拔四十八寨遂陷宜陽十四年正月壬寅黃霧四塞日昏無光河南分守道王胤昌率邑紳贊備總兵

王紹禹偕劉羅二副將引其兵抵洛王召三將入賜
宴加禮出構醪犒軍十七日紹禹請以兵入城王遣
阻者三不可止劉羅二軍皆東南關而舍蒲萊有呼
呼聲東菅燒土門詐云逐賊抵七里河與之合十九
日賊至羅用其火軍反攻東城見乘障有固志護保
者訊應實報曰城守嚴馮太守一俊守南王兵備胤昌守
西張知縣正學守東王總兵暨衛推官蕭忠主行撒而西
北陬為衛分地賊命其下向西北攻二十日王見事
急出千金募士縋而出用矛以入賊營昏時賊漸逼
夜半王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執王胤昌

屬刃于其頸口噤齗索餉紹禹從旁解軍以手推之
曰此豈老總兵當言時耶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
北門賊入王逃匿民舍中明日賊跡而執之道遇呂
維祺年巳篤為賊反接奮其首視王謂曰王死生命
也名義至重無自辱王瞪不語尋遇害賊踞王宮醵
飲荐王于俎泐其血雜鹿醢薦之曰此福祿酒也維
祺大罵賊死之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捽去承奉呼
曰王死某不顧生就若乞一棺收王骨即斃粉不恨
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下車兩人即其旁自縊
東關迎恩寺僧道濟者鄭貴妃所剃度以替王入道

者也乘賊間瘞其襯止廡下祠而哭之審理李春茂
典膳張守賢典樂劉文魁縋城遁世子亦走免遇官
兵疑腰有寶物裂其裳裸露道旁得一護衛軍牽挽
過河廬于孟縣訪求福貴妃尚在相見不復識抱持
哭初賊之入王府也珠玉貨賂山積裝縑囊負任以
入盧氏山中發王府中金及倉粟大賑饑民時杞縣
人李巖術者宋獻策起從賊教自成為好言紿衆曰
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今
餓者以遠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願從軍者月食四
十金趫敢能為將者倍之從我可富貴無為交手死

民奔走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絕用雒陽掾
邵時昌為偽總理俾守城實棄之去為豫撫李仙風
于二月十日至河南府取時昌及從逆張旋吉以下
十數人梟懸之稱恢復功其道府推知等官皆在椎
白尚文死不得其尸云巳為饑民所噉食矣拔將羅
泰劉見義不知何以見獲伏法王紹禹初傳死于兵
後膠致京磔于市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群臣
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遘于閔凶其以特牛一告
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
王具邪禮世子在懷慶授館餼餐備內荒之禮焉上發

銜前銀一萬坤寧宮四千承乾宮二千翊坤宮三千太子一千又慈慶宮懿安后銀一千慈寧宮皇祖官鎔康昭妃銀五百皇考孝溫定懿妃五百俱若王裕民舟與讓棗高標齋往以慰郵福藩世子嗚呼
春秋之義大責帥以上相專征之重而親王不以其
道終君子謂督師之罪無所辭矣夫洛陽周王城自
漢以來都之三川天下之中地四達善戰者所必爭
嗣昌乃專力于鄖襄而緩備于京洛賊因抵隙蹈瑕
而王紹禹羅泰之軍得以動于惡乃道路所傳有謂
兩王繼陷福弊而襄隨之者上與羣臣弗信也嗣昌
之將行言于上曰臣請以襄陽為根本其規度襄陽
城也仍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柢陳利兵

而議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嗣昌雖移駐夔峽軍資
甲仗在焉諸將左良玉以下幷帑于城中江漢間列
城數十倚襄陽為天險賊之得志于洛陽也移師汴
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資守陴
者而特懸賞有殪一賊者予五十金士踴躍大呼擊
賊賊未退同時南陽汝寧皆午道疲敝唐新立崇徵
堞宮垣以守上詘指念磐石諸宗曰秦蜀遠楚與豫
接壤而荊僻處江介一州當有虞心襄陽宿重兵郎
惠邸在郢中可無恐況襄王乎一日御武英方進炙
啗啗顧左右問汴梁云何忽宗人承傳襄府福清王

有表上推案起曰果爾襄王其不免矣福清王奏曰
臣常澄襄王之次子也臣蒞奉國厚恩世守亦社不
意二月初四日夜半南門火一城糜沸傳曰監軍道
家丁反臣父殿盧火亦起融風吹之延爇萬屋臣睡
夢中聞人馬聲飛鏃著臣頭目見城中兵亦與格鬭
天明賊大至太守王承曾保臣及臣弟進賢王常淦
突圍出臣遣人探父動定始知初五日被賊執至西
城樓殺死放火燒城肢體為燼拾頭髗骨數寸以歸
臣一慟殞絕臣宗弟貴陽王常法于西城門外被殺
臣兄已故世子宮柩盡焚殺死蘭陽王母夫人徐氏

太和王妃郎氏宮人李氏等四十三口臣父國寶內
官張進喜投井得存臣兄襄世子常涤先于崇禎十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薨妃聶氏繼逝臣父前經赴
告道梗未奉愍綸痛念臣父托體王家沒身賊手臣
不能相從灰土斷頭天地惟皇上早殄此賊俾微臣
雪父兄暴骨之恨上覽之感動命所司喪葬一如福
邸禮襄王追謚忠王塋城西青安山拊几嘆曰襄洛天下形勝而襄
建瓴東南憲王以仁宗愛子徙封于襄有深意襄亾
陪京必震恐且曰朕為天下討賊浹辰之間兩王皆
以國變是天獻我家而剪棄其子孫也不然賊何以

至此顧疑楊嗣昌獨無奏久之知張獻忠邀殺閣部解餉官于路竊其文書傳箭以入城嗣昌所積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洛陽國邪而襄陽軍資兩藩陷闕獻遂不可復制嗣昌在重慶聞亂返荆州將謁惠邸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慚乃縊是年東宮田貴妃薨妃上所愛幸生兩男皇五子早殤永王年少上感天下亂悽愴骨肉傷懷有老宮人及見定陵間以宮中往事稱神宗晚年王皇后稀進見福王辭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來入朝大漸時顧視貴

人用洛陽爲念因言孝恪皇太后病篤光宗請旨得往省孝恪目已盲兩手捫太子欲有告光宗遽曰皇父鄭娘娘待兒子厚今鄭娘娘長御隨以來孝恪悟其意嚙指曰我所嘗備極天下苦兒知之足矣復何言遂訣光宗即位之三日懸母畫像對之拜且哭會宴駕無人譚貴妃時事者果母子崇寵擅天下耶以今觀之亦何益上爲欷歔起周皇后居坤寧宮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閣非上命不得朝一日上坐便殿太子前致請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其月日破其城而上嘆曰若不知得幾見而母而動關我乎今後

弗復泥常也宮中所奉宣懿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婿中推讓厚撫愛諸王上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常朝歲節畢見上就便坐俄欠申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設頃之上覺　起拜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輙廢餐自以年才踰壯爲國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下上亦泫潸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劉太妃以十五年薨年八十有六）上之憂汴急也壽謂劉解乃由王故得全則大喜既下詔褒王且加勞曰此高皇帝神

靈憫宗室子孫維城莫固啓王心而降之福也又以其意諭秦蜀楚諸藩曰王不鑑洛陽已事乎苟能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先是肅王親廟不戒于火柘主犧象皆亾賊登皐蘭山涉乾鹽池入慶藩國界荆王見華左詭降欲與爲好召入宴盛帷帳陳女樂具百人之饌以饗兵見者皆愛其啓寇心（荆王會戲）小有過酒肆茶坊游戲日如此世界且鬭紫耳　其它王初因違不及寇皆以書來省難比李青山蠡庾于濟北呂𡀆子跳梁于湖南益王（益王瑞王十一世孫定王由木之子）亦稱建昌妖人密敎實繁有徒江湖海嶠亡命鑫起而臨藍平京乃云宗人通

賊(長沙賊內有殺城王謁璽奸黨楊生觝等爲賊內應)上以爲此同姓深恥皆由諸王平昔不能樹之以德董之以教故窮奇饕餮棄親即異生其禍心論天潢支屬惟周爲睦故惓惓以周王爲宗室儀表周自定王啓土憲守其共德而加之以文東書堂集古法書手自臨摹勒石暇則製樂府被新聲梁園士女弦歌之渢渢乎盛世之聲爲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爲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周有中原文物之盛比肩儷美稍欲加尚之萬曆初周鎮國中尉睦㮮爲宗正招延通儒講串經義以教同姓諸生作五經稽疑

帝系世表錄四十年之力訪求遺書牙籤識別登萬三千五百餘卷自大內秘本所未有者西亭竹居悉丹鉛讎勘西亭即中尉竹居者其子也王即趙宋故宮爲寢城南有繁臺遺址四方賢士大夫曳裾來游比于相如嚴助它王小子侯雞蹴狗馬多豪少年之戲獨汴梁宗人贍文詞被服嫻雅左右列放鹵樽壺丹青竹素在昔高皇剖符之日備物典策中之以訓詞分之以彝器百年有道弘長詒謀燕翼子孫多彬彬三代之風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其周宗之謂乎夫國于天地命祀山川河與嵩高周之望也周之

始封即憂河圮而遷洛尋復返舊都歲有事于河至端王末載發秘記讀之曰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慼曰後二十年必驗今王立冠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槷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榱者尺有二寸每春漲齧隄吏民刑牲沈璧走馬傳籌報水至何所與烽燧等自汴梁受圍上以中原爲急用丁啓睿爲督師赦傳宗龍用爲秦督擢巡按高名衡代李仙風爲豫撫九月宗龍兵敗死于項城秦撫汪喬年誓師出關于襄城被殺自成乘勝圍南陽總兵猛如虎戰死十一月四日南陽陷唐王遇

害于麒麟閣(唐王之遇害也有湘安王尚在上令附近州縣居住又唐王務如張氏額沛居襄陽有詔撫按官護衛供儀侯修整府第迎養饍廩)十二月自成陷禹州州徽王故封地王廢專城太康王以下七郡王多死二十四日李自成引羅汝才之衆再圍汴梁高名衡偕巡按御史任濬總兵陳永福爲城守丁啓睿在許州不能戰入汴梁避賊周王盡出庫金犒師被傷者與殺賊同賞賊衝車撞擊負戶穿穴城壞二十七處皆距躍可上坦如大逵永福率吏士力鬬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脇愛弟親將碎于背後終不爲動矢射自成中目手爇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晝夜鬚

鬚焦灼指血滲漉生馘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乃克全賊以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退屯朱仙鎮三月癸亥賊復進爲攻城折傷士卒遂起長圍期以必拔上先起孫傳庭爲秦督至是更用侯恂率援勦官兵救汴左良玉壁于近境憚賊弗敢擊汴粱食盡人相食九月十五日河流驟決其聲如雷水沸彭數十丈王露次闉闍七日督師侯恂率總兵卜從善以舟師逆王王與二妃世子後宮貴戚三十餘人乘夜達堤口止于河北柳園坊太康伯張皇親之第人民枕藉死者累鉅萬或乘高縛筏斷緪浮渡以木淵

悍非柎絓屋角卽身槁樹顚游涌而遁者十不得一城中淤泥及上信宿塡滿水由來家集分三股一直衝破汴城至二十二日水㓝與城齊西分二股留住賊巢賊奔吠臺避水○或云賊由馬家口決河灌城○河決後或從杞縣唐邑亳州以入淮河　賊見往西南一帶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禹導九河元冥効職魚鼈咸若玉帛來同迨乎三后之季汾洮弗宣殺洛交鬬龍蛇起陸百川沸騰自古記之周爲國之分子翟宅土中析圭之後麟趾發祥騶虞告瑞古稱爵衛今有周京何意猰貐與尤跳宕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助殃頓使女化爲沙黿廟社淪于陷井十壬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

書無不昏墊洪流堙沉息壤可不痛哉初李自成非能知水亡人國效王賁之灌大梁者也彼恃其累勝下雖陳捲宛洛苟得一都會則㦖然欲自王及見汴没于巨浸乃聚其徒謀返據襄陽或曰楊文岳以眞保之兵守汝寧崇王尚在若秦將吏出關而汝蔡復犄其後中原之勢尚未有所分也十一月其日自成乃下汝寧殺文岳取崇王及世子行賊圍急有通謀崇王中貴嬌王肯降者文岳砍柱厲聲曰誰爲此言吾當手刃之王亦誓死守或勸之去曰我去如百姓何其被執也賊令諭降州邑之未下者王不從遂于汝陽遇害并世子悉被俱死尚有王之弟河陽王由材王之次子楚根亦與難而以兵臨襄陽福清王以社稷之鎭公子兵

至迷兗是賊再克而襄再亡也襄不言陷言易也惠尤不辰惠王諱常潤以全鄂之重鄭與沅二撫之左右我而不能一矢加賊奉王以次于湘潭天子以上游形便有司之過俾王失守不得已下璽書慰勞焉十六年正月　日張獻忠陷蘄州荊王先甍賊下令鬮王宮盡掠其所見妓樂斬人初憂王爲海盜果驗左良玉畏自成之偪過武昌以軍事諉之楚王王又畏良玉之偪而恐其弗行也懼不應良玉辭而下王乃自募承天德安之潰兵給以餉用長史徐學顏領之謂之楚新兵獻忠破漢陽五月二十九日于燋炭洲以

二十艘輕軍潛渡楚新兵開門降賊叅將崔文榮長史徐學顏死之故相賀逢聖正衣冠投于水王爲獻忠所得遺貲尚百萬賊縛王置所乘肇舁而沉之江惠王之走湘潭也舟遇風于陵陽磯楚士大夫從亡于王者多漂沒王僅以免張獻忠陷長沙吉王惠王走衡州獻忠陷衡州吉惠桂三王走永（桂王諱常瀛皇七子李貴妃出與惠王同母）獻忠追三王于永湖南巡按劉熙祚遣人護三王入西粵以身當冠入永州死守城陷不屈遂殉難時湖南諸郡悉以他事遇于亂榮先斃（榮憲王由枵之子崇禎〇年封〇年襲紀）武岡常德望塵而奔豫楚十二王皆

沒而孫傳庭以十萬之衆折于河南李自成西入關西安府潰秦王有邪道之辱獨劉妃慟哭以國破家亡不如死長史章世炯自縊自成入據秦府僭僞號榆林諸將猶苦戰力不敵二邊獲沒慶肅同燼平京受闖四日執韓王居之賊渡河陷汾州懷慶福卽德昌王（諱由崧卽弘光）再走免與太妃相失河北山東諸王避冠南下賊攻太原取晉（晉恭王十一世孫穆王長子求桂以萬曆四十一年紹封）入大同取代（代簡王九世孫鼐鉉以萬曆十四年進封）自成以三月十七日至京師向彰義門坐其左右兩人人有識之者曰此晉王代王也夫紀侯去其國春秋是之蜀之盟蔡

侯許男不書乘楚車謂之失位所以存滅國重舊封也先朝以空名奉骨肉實奪之權故處天王伯叔之尊勢乃制于黔首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于諸王又何尤焉禮國君死社稷君子于襄洛也則著之于秦晉也則微之城郭壞宗廟隳若是而王存焉者稀矣自成既以犯京師國亡而獻忠于岳陽渡江由荊門走蜀蜀錦綺百貨甲天下而世盛傳蜀王能作黃金自獻王得鴻寶之書于內府子孫善黃白冶化然皆積不用王恃其都爲金城石郭蜀士大夫以蠶叢本不通中國此遺種處弗復多發成都令吳繼善江

南人才辨淵達有謀見賊據秦揉楚而北都之問不至痛哭于蜀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基置綿錯數年以來踣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負有敗道失德見絕于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貲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曰惡秦關失守曹闖徭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于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夔庾黑水陽平更多歧徑乃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簡術撲滅獻賊逃遁止以簡兵力有

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搤其游鄖秦隴塞其吭脅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與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于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諸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饑氓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薦瘠募民兵以守隘結義目以資援攻勦內修聲勢旁震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

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爲殿下危之蜀世有其德王亦賢見其書太切不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與兵不與民事而蜀撫陳士奇迂緩不達時務巡按御史劉之渤稍彊執失人心皆弗能力諍繼善再三告以高皇帝之制于諸王寄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一不戒以至失守王縱不愛身獨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何終弗從五月而審知國信七月而夔門傳賊遽至成都一日數驚國人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爲謀以其宮人避于龍富家亦從挈以出之渤持不可乃已八月四日獻忠傳城下王始出其金懸之市購戰守者莫應賊攻圍三日夜以巨礮穴城東北阫而震之城崩遂乘以入王遇害劉之渤罵賊死吳繼善闔門死者三十六人同時成都府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俱死嗚呼蜀竟亡矣當獻忠初入蜀而瑞王先以漢中危解奔竄于重慶爲賊所執殺之夫無雲而震者三瑞王好佛從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儲者無專行之費蘇人護早歸其死于重慶也見一道氣直冲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之兵解云瑞王在宮中衣服禮秩降等兄弟王善地而已王醜地日苦兵秦將吏不能救資蜀帥以援故其急也歸蜀而卒死于蜀悲夫

綏寇紀畧卷八終

綏寇紀畧卷九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建寧鄭　重山公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通城擊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十日丁丑卯刻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盃赤色有光燭日熒惑夜犯房宿六月陝西地震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風拔樹大雨雹涌水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闢地李王分其徒十二天十二星十六佛將以長至日李王出世事覺誅之八月二十一日丁巳李自成生于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之農家與膚施人張獻忠同歲父李守忠也隷行太僕爲養馬戶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忠娶金氏而無子旣以姪李自立爲後矣禱于華山夢神告之曰以破軍星爲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爲黃來兒六歲教之識字大能記憶踰常兒顧跳蹤不可禁守忠曰黃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頑戾何長名鴻基改自成從延安人羅君彥者學刀槊頗盡其技守忠金氏先後死李過者兒子也相與爲傲盜盡亡其父貲乞貸于邑之艾氏艾者姓

有爲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爺人以自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抶之自成閼狠無賴數犯法米脂令晏子賓者械而游于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甘州投甘肅梅之煥所部叅將王國爲兵國奉調遣過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國遂反安塞人高迎祥故馬賊逃兵李成龍糾爲亂饑民王異應之異一名大良因自號大遼王迎祥自號闖王馬者門表馬賊且特起也自成于高爲甥身往從之自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闖將其在山西也有闖塌天八隊闖將

皆張姓不知其名自成不甚著澠池旣渡河迎祥乃獨雄諸部而車箱峽巳困復逸官軍稍稍知賊帥中有李自成矣初自成西寇鄖陽破竹山竹谿房縣官兵追及之賊走紫陽入漢中連雨四十日馬乏芻多斃弓矢俱脫自成大困于車箱峽詭乞降總督陳奇瑜受之自成旣過雲棧出險入鳳翔掠隴州勢復振衆至十餘萬副將賀人龍張天禮爲所敗斂兵守隴州自成圍之四十餘日洪承疇檄左光先赴援與人龍合擊大破之自成竄入終南山巳而糾其衆東下咸陽之陷也張獻忠與自成皆在焉獻忠得陵監所

教響手小㐲十二人每飲酒令之奏樂自成求之勿與囚以請獻忠毀樂器而後以其人歸自成殺之兩人由此相失自成與迎祥再入秦自成從終南出大掠富平寧州副將艾萬年與自成同里有夙嫌賊攻益急萬年曰我早知自成無賴曾訴之官今必不利于我出砦大戰敗而被執罵賊死無何張全昌賀人龍皆爲自成所挫衂總兵曹文詔百戰將于真寧陣亡迎祥自成兵益强出關爲祖大樂所敗迎祥自成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破之朱龍橋遂走登封密縣復歸秦九年二月自成走慶陽邠寧四月自成犯鞏

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破自成于固原之沐家營自成走慶陽環縣五月自成圍綏德州六月自成犯朝邑七月黑水峪之戰秦撫孫傳庭生俘高迎祥磔之都市賊黨以自成梟雄也共推爲闖王然自成在關中自闢別爲一軍黑水峪敗自成不在圍非迎祥死起而暴領其衆也是月也自成犯階徽八月自成厯隴州山中九月出汧隴犯鳳翔于渭河巍渡十年正月自成犯涇陽三原四月掠階成十月自成偕過天星由七盤關入蜀于是陷寧羌昭化劍州梓潼江油崇寧等州縣十一年正月官兵破賊于梓潼賊分隊還秦自成走白水六月官兵至陽平關自成由陽平白水謀再入蜀不果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汎堵扼賊既不能轉而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遶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秦撫傳庭偕左光先駐漢中乘賊奔江斬千餘級賊渠祁總管等謀東奔豫楚官兵追之至升仙口又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逞祁總管降十月自成食且盡總督洪承疇偕傳庭共擊自成于潼關原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走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谷可成張世傑李彌昌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

文魁等竄伏崤函山中爲小盜不復出尋督師入援總理王撫獻忠汝才約降我師無偵候獲賊諜者或云自成死已而穀房叛自成喜出招其徒復大集秦督鄭崇儉提兵圍之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道俾之逃而設伏于商雒鄖均可一鼓擒也自成乘間走逸入楚依張獻忠獻忠欲圖之覺再遁走鄖部在房陵間而以檄諭之自成出謾語屈强時賀左二將再大挫獻忠破膽自成爲我師困于巴西魚復諸山其輜重在赤甲寒山不能進困尼數草間自屏養子李雙喜壯之劉宗敏者藍田人鍛工也有勇力自成

嘗雜其大營僧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鼐者從後僞封侯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自成燒屯携輕騎間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穀萬錢人心蠢動杞縣舉人李巖者初名信熹廟大司馬李精白子也精白原籍兗州衛性倜儻非常嘗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李公子父奄黨也士大夫羞與齒信恒以爲

綏寇紀畧　卷九　五

憾因亂請之督府用扞衛鄉里權宜爲兵柄以報其所不平舊云投安義賽濟備霖杞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爲通賊中州時討紅娘子賊紅娘子繩伎女也獲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從後乘間竊歸爲杞人所執紅娘子來救饑民開門納賊令亦聽其市名得衆遂執而錮之獄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遂殺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獄也思自成既爲衆所擁奠曰今日反決矣遂往投自成自成聞其名禮重之改名岩爲署制將軍用事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與其邑醫尚綗善綗好挾妓遊遊晉爲賊得賊得醫者輒不殺綗尤親幸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奇

其辨與謀議帳中車儍及女隊者亦盧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儍逃歸遇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嗤胥之亡何金星私歸竊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儍爲徵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之出河南也謁見于牙門自成得之大喜僞署弘文館學士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李岩教以據中原取天下宜折節以收人心唱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教兒童傳歌之相鼓動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身長三尺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遂城不殺因以所掠散饑民民多歸之號爲李公子仁

綏寇紀畧　卷九　六

義兵傳聞者或即以爲自成不知有李岩也自成以十三年之十二月二十一日自南陽來破宜陽殺其令唐啓泰二十四日移軍攻永寧永寧先有邑紳蜀撫張論者以川將徵守論病死其子吏部郎鼎延率家僮捍禦有功會獄徒牛可敬魏之明內賊而守城都司馬有義潛通賊以二十七日四鼓登城殺知縣武大烈鼎延匿窖井免自成殺萬安王于永寧之西關兵大振攻偃師縣一日破之知偃師徐日泰罵賊爲賊爾割至死不絕聲河南總兵王紹禹者貪而無厭好斷軍士糧殺以自肥賊近後載重堅請入維陽

又收福王犒士三千金入其橐兵益恨乘夜反招白
成入洛陽陷福邸縋城至迎恩寺爲所得呂尙書維
祺亦被執自成見之于西關周公廟曰呂尙書曰請
兵餉殺我曹今當何如耶呂曰吾爲兵部尙書恨無
兵殺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
聖賢夫何憾賊欲跪之不屈北拜闕西拜父母伸脰
就刃色不變福王跌坐于地賊逼之王閉目搖首不
語已而大罵因遇害鄒妃世子得脫走河北世子繼
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皆自經內執事承
奉劉顯與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三十六人外執事

書堂官焦如星良醫張鳴阜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
有司則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脉死官武職共九人
爲賊所戕守道王胤昌重傷賊退後數日死餘知府
馬一俊推官衛靖忠知縣張正學俱在逃紳自呂尙
書以下知縣劉芳奕韓金聲行人王明綱知楊萃推
官常克念舉人苟良翰等多死賊從李岩牛金星策
發福邸中庫金及富人之貲以號召饑民仍以洛陽
掾史邵時昌爲僞總理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次第
授僞官月給銀八十兩取賑施廩金付之俾募兵守
而自移其軍攻汴豫撫李仙風慰安福世子于河北

孟縣叛將羅泰劉有義亦逃至河北獲送京師闖自
成巳去牽其將高謙入雒取邵時昌梟縣之名曰恢
復而汴梁之急撫軍猶不在周王乃出帑金五萬兩
犒士巡按御史高名衡開封推官黃澍祥符知縣王
燮伺設守賊攻西北陬最急祥符令部分捍禦有功
矢石不避賊穴城將入守者投之以火賊被爇而死
積尸與城平七晝夜不能下始解而去過密縣怒而
屠之登封望風瓦解上初落仙風職以張克儉代之
會克儉狥襄難卽補以按臣高名衡而保督楊文岳
得進兵璽書先遣其將虎大威張德昌率五千人渡

河兩將從仙風于偃師憂衆少未敢嘗賊巳而文岳
親至軍爲鳴皐之戰賊亦漸入山汴洛稍休息焉仙
風之在偃師聞土賊孟三據河陰李高謙張德昌之
兵殄滅之欲以此爲功上尋遣錦衣衛逮治懼不免
一夕絕吭死初丁啓睿之出關也聞闖部亡將由承
天入楚楚撫汪承詔以荊襄幸息肩無所事秦軍欸
門淅之過內鄉內鄉令不與糴上下詔重督師事權
漢津公私船啓濬徘徊五日不得濟折向鄧州州閉
所過餉不給者乏輿論而汪承詔止於切責亦以舍
楚入豫從賊所忿其言良是不足罪也于是左良玉

自襄抵南陽賀人龍李國奇之兵亦至丁啓睿與自
成而不能已于入豫也見張獻忠在光固謀于諸將
曰此亦一豫賊也其法當攻瑕請移軍當之避自成
莫敢擊上乃于五月十九日出故大司馬傅宗龍于
獄拜兵侍郎爲秦督專辦自成宗龍年老矣向時部
曲皆滇黔人于西北非所習上特以其宿負用之俾
必盡死力識者固策其不效無何丁啓睿左良玉大
破張獻忠于麻城羅汝才少與自成同里閈羅年長
弟畜之後以穀城之役啓齒獻忠獻忠好凌折等輩
浸不合旣敗舍之去投自成于鄧州請改事爲兄自

成喜獻忠旣敗郎西前茅八哨之兵無所歸自成又
邀而取之附者日益衆袁時中者豫土寇號小袁營
隸蒙陰之義門竊鳳犯泗朱大典以劉良佐之兵大
挫之于龍德寺盧九德率禁旅于界溝逐之時中乘
風雨渡河其衆尚二十萬往投自成自成黠譎工駕
馭他寇莫及也傅宗龍以六月入關與秦撫汪喬年
謀所以平賊喬年淸正士上初以王禘心代丁啓睿
撫秦旣因秦按臣張爾忠言其不足任改用喬年喬
年以四月二十日聞命諜報自成將叩關西入喬年
急跨馬傳箭率將士趙光胤等馳至商雒修烽堠部

將未定而宗龍適至宗龍欲搜秦兵括秦餉精境內
以出而關中旱蝗閭左詶發殫盡未能有以應也卽
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隸焉上亦遣保
將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汪撫送宗龍出關
曰公破賊喬年身率所領爲後距相與涕泣行宗龍
旣與文岳遇以九月初四日至新蔡命軍中起浮橋
期以明日過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我師與之值二
督宿龍口夜召諸將謀邀擊諜明飛騎報賊過且盡
所留惟殿後一軍我師至孟家莊諸將解鞍休士不
爲備賊騎精銳林莽間日旰出圖賀人龍之卒先奔

李國奇初接戰不能敵亦奔偕虎大威陳監軍同往
沈丘避賊而兩督自以親軍與賊相持偪營于西南
楊營于東北二更保兵北隊走有張副將者挾文岳
馬上馳去秦督慷慨謂任監軍陳副將曰宗龍當死
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并志決命不能效他人
走也乃召其裨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宣陳尚才孔
臣恩所將六千人卽文岳所留壁處重穿塹結壘誓
必死文岳是夜奔項城次日奔陳州賀李于初九日
晡時得宗龍小帖取二將來救不信曰此書從賊中
來庸知非僞耶呼沈丘令開門令乘墉咤曰若不往

救傅督師入城何爲者不許乃同奔文岳于陳州自
成見宗龍無救于圍外穿兩壕困之十一日我師糧
盡殺馬十五日嬴馬亦盡十六日二更開營突圍遂
大潰宗龍以十九日未至項城入里被執賊詭稱傅
家將擁之趨城宗龍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傅督師不
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墮狡計賊刀斫傅右脇
傷抉兩目劓鼻礮聲起賊退家人盧三負其屍入城
乃絕項人歛之于天吉寺哭祭之喬年聞敗仰天嘆曰傅公死討
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餧猛虎然不可不出以持
中原心誓師次陝縣閿鄉城新破逡巡未敢進也襄

城諸生李永祺率父老出迎官軍時李自成方殘葉
縣殺副將劉國能而圍左良玉于郾城國能之守葉
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賊殺其令張我翼而好謂國能
曰若我故人也何不服國能拔劍罵曰我初與若同
反今則王臣也柰何從賊遂遇害左良玉郾城之圍
始于臨潁臨潁爲賊守良玉兵過殺所置僞官而取
其牛馬財物自成怒盡銳與爭良玉避入郾城自成
圍之急聞喬年之出關也釋郾城之圍來戰初喬年
之撫秦也嘗被命發自成祖父塚自成破雒後聲勢
日盛張或獻策疑其先塚有異者上密下喬年圖之

米脂令邊大受者河間靜海縣舉人後遇執而以自成兵敗得脫仕至廣平太守有
不死餘紀紀其事健令也有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令詷知
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
而葬者十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
有鐵燈檠燃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
跡之山徑仄險林木蓊翳果得李氏村村旁纍纍十
六冢中一冢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斲其
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
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
吞吐者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函盧骨并蛇腊之以聞

賊後矢著其目舉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自成爲之
啣指恨既知喬年出爲色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耶
聞其多馬速圖之勿失喬年背襄城而舍文綏一軍
盡獲歛殘卒數百人保襄城城壞未及修蓋門爲五
日而穿潰喬年自刎弗殊副將李萬慶共以死萬慶乃別
號天與劉國俱降人忠于王事故書其官以顯不能盡節者尋詔死襄城自成剜刖襄城
諸生百九十人贖永祺匿以免屠其族自成凡再覆
秦師獲馬二萬匹降秦兵數萬十一月乘勝遂圍南
陽用大礮攻城守將猛如虎破以計殺賊精兵數十
巳而他門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袍袖

有血數斗過唐府國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弱
賊剚刃以出其背斧麒麟閣刺唐邸于其宮張妃及
湘安王崎嶇走入楚豫撫各衙按臣任濬以汴梁危
蹙貽書督師告急丁啓睿稱獻忠在商固山中庶幾
旦夕擒今移之救汴恐復脫掌握艮以左支右吾不
獲已先事自言非失策其窺郡于賊出于不意卽至
上無如何下詔曲爲解不欲明其譴也是月也李自
成陷鄧州知州事劉振世死之鎭平令鍾其碩內鄉
令龔新舞陽令潘弘通許令費令謨先後殉節死唐
縣新野稽嶺迎賊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自許以南

無完邑洧州長葛鄢陵陳留禹州相繼陷二十六日
李自成再圍開封開封者宋故都金人所重築也厚
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舜攻城不用梯衝倣古法專
攻令碎爲首功責一甲士取一甎得者卽歸營解甲
臥惟後退者必斬取甎已穿穴穴初僅容一人漸至
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絙
繫之穿畢萬人負垣而絕之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巡
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于城上鑿爲橫道聽其下有
取土聲儲薪秸以蘇灌之遇輒焚燭賊乃卽城壞處
環試火攻法以藥置甖中火發甖裂缶口大小放迸

當其衝者無不糜碎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汴城之圯
者二十七處將迸火而攻之自成下令曰今日必拔
列精騎數千其旁距躍鼓譟俟城摧擁以入賊之穴
城也土石之積于外者丘陵然已而火作內土墜外
土浮內未及穿火反外擊死土之漲者及于天數千
騎殲焉廼駭而遁城之未穿者亦尋丈耳嗚呼危矣
是役也陳永福之功稱最撫按以下有詔獎其勞辦
楊文岳亦得刷陳州之耻惟丁啓睿不能外犄角引
其軍入城幾爲賊所乘城旣開而麾下散去且單不
戢汴人苦之遂獲罪焉賊不得志于汴梁攻陳州副

使關永傑力戰被執知州侯君擢罵賊皆死邑紳崔
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賊斷齒大罵賊怒而屠之
少長無或免者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商水遇輒
潰邑紳通政使李夢宸宣大巡撫張繼世各于其地
嬰城殉歸德者劉爲州後因亂政獨無藩封不置兵
知商丘梁以樟者故鄖撫夢澤子也邑舉人徐作霖
吳伯裔伯胤相與集鄉勇爲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
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胤死以樟被兵
尋救甦遁于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儀封杞縣空城
逃開亳亦繼陷魯山令楊呈秀郟縣令李貞佐寶豐

令張人龍皆死良佐尤烈賊入城厲聲曰驅百姓死守知縣耳妄殺何爲賊褫衣冠倒懸諸樹良佐大呼請訴上帝賊斷其舌磔之母喬氏及妻皆死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上先期赦孫傳庭罪召見問曰卿度幾何人可破賊傳庭頓首曰陛下幸貰臣死臣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旣西行偵汴事者曰賊碁置數十營望塵莫見其際傳庭乃圖上方畧曰賊衆且數十萬臣縱得士死力詎可一當百以時勢料之非練兵二萬餉百萬不

可上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前後不符務力練所發兵足餉一月卽擐甲出關毋得逗撓取咎也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且家在米脂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賊中傳庭在道故爲疏請曰人龍臣舊將也願貰其罪猶可用上若不得已而後許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面責數叱壯士收縛卽到之分其兵隸諸將（或曰賀瘋敗戰有功與左良玉成名相軋以及于難賊中酹酒相慶曰賀瘋子死瑕閒中如拾芥矣夫開縣之潰陳州之逃諱則爲之諱其在淵爲賊憚者謂也）上旣以僇人龍檄布告行陌釋故尙書侯恂于獄（上因恂爲良玉舊帥）起爲督發帑金十五萬犒左營將士激勸之

扳中州有司蘇京王漢王燮三人爲御史京監延寧甘固兵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平賊鎭及保督楚蜀兵助侯恂保汴燮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竝行文武造用中外赫然知上意決于必戰矣于是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鎭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爲緩攻大威等議不合旣進軍擧帥皆潰（上傳密旨楊德政正法德政妄議總以壽寓天下又劉單善逃罪大應死人人快之○虎大威後在汝寧以攻寨中飛砲回死于兩花巷）其事在良玉傳中汴外援旣絕餉劉曰固劉澤淸以朱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依河爲營疏水環之謀以次結八營可達大堤

築甬道餽粟城中劉本退怯壁壘未成賊引衆來爭惟提奔逬幾不及濟我師多聚于河北日夜望秦兵出關不獲以時至開封之樵採斷人相食羅汝才衆亦饑謀他徙自成出餘糧廩之重爲盟畀以東城所掠爲分地乃留不去九月十五日三更河決開封自成前後三攻汴士馬斃者無筭積憤誓必拔是圍半載師老勢屈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委之洪波迨秦師已東恐汴圍一疎陽懷東晉之兵必擊其後將覆腹背受敵方圖改筴會汴人有討決河以灌賊者時城傍羊馬城周王蕃民新築者皆

堅厚爲高岸而賊營直傳大堤我兵以爲河决則賊
可盡而城中無恐故嚴雲京高名衡從之早爲自成
所覺援師方盤朱家寨口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
艨艟驅所掠民夫數萬反决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
經旬不止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决聲聞百里丁夫
荷鍤者隨堤漂没賊營亦沉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
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水汴人皆溺死開封
初受圍官以城守閩民得百萬戶圍後民之死于疫
與饑者十之二尙得八十萬戶水至周王從後山逃
出率宮眷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露棲西城樓

雨中撫按以下官從之督師侯恂遣總兵卜從善迎
以舟師推官黃澍從王乘夜達堤口高名衡陳永福
同城防賊侯恂嚴雲京偕監軍御史王燮擁護王及
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園坊士民從而濟者不及二
萬河身改從杞縣唐邑亳州以入于淮賊乃拔營向
西南而去（先汴京有散人諸生精數術言在易不可覩事後氣奇中前一年洲所知將自沉下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皆以爲狂怪之已而果驗）是役也譏
云決河灌賊不意反爲賊所灌上以其孤城死守澤
水天災堤決事不覈敍高名衡慰勞養疾歸而黃澍
召見授御史錄守汴勞也十月孫傳庭兵至南陽李

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爵某爲先鋒爵
廿宗世將也與李自成遇于塚頭大戰高爵大破賊
追奔六十餘里爲高爵後距者左勷蕭愼鬪自成之
敗也羅汝才旁來救遶出高爵之後左勷統綍不習
敵望而怖曰高爵沒矣遂奔餘衆聞之皆奔遂大潰
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高爵所部失亡顧不多傳庭
歸而執蕭鼎斬之左勷以光先子令入馬二千匹贖
罪當傳庭出軍天大雨糧車不進採青柿以爲食士
卒凍餒故遇賊至于甚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
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是月也李自成收裕州

令好爲之用（汝才由魯山走南陽李好從裕走唐縣自成走息縣舞陽遣營五百餘里）自
成復昭南陽屠之閏十一月十三日圍汝寧保督楊
文岳先以援汴不利有詔戴罪防汝賊之至也監軍
道孔貞會駐東關踊先潰文岳督兵戲下副將馮某
戰于南湖賊砲擊南關營柵我兵之被傷者濠水盡
赤爲將軍自刎死文岳收散卒嬰城守西關參將王
某北關副將趙某猶苦戰勢不敵兩將自焚營柵收
其兵入子城殺所乘馬而自殺從死者千餘人翼日
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不屈自成曰先生朝廷重臣
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爲耶文岳曰我握兵

兵以殺汝今日死耳復何言僉事王世琮者初投河
南推官與賊戰流矢貫耳而不動人號爲王鐵耳既
就執厲聲罵賊與文岳同遇害賊瘞文岳尸立牌書銜以識之因感其忠
也孔貞會被執去不知所終知府傅汝爲投河北通判朱國寶知
汝陽文師顧俱死賊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
挾崇王由檟及世子行崇王與其子三人暨河陽王義安王皆被執王後遇害于
泌陽縣○時四川援勦總兵猛如珍以不能援汝被劾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
退屯襄陽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大治戰艦于樊
城自成至樊人苦左兵淫掠殺橐枯燔燒之良玉怒
奪巨商與編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于高阜漢東之

人牛酒迎賊十二月初四日賊趨白馬渡良玉移營
扼之江水淺及馬腹賊死數千渡如故良玉拔營南
行鄖撫治王永祚棄城走襄陽陷賊將賀一龍以十
二日破德安襄陽屬城如棗陽令郭裕宜城令陳美
穀城令周建中光化令萬敬宗皆城破不屈死賊再
破彝陵荊門州沅撫陳睿謨至荊奉惠王走湘潭府十肯賊有功荊州非所
謨轄奉旨故至護藩以行自成以十八日入荊州湘陰
王儼鉀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爲城
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三十日
攻承天十六年正月初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

歿楚撫宋一鶴留守都司沈壽崇並遇害知鍾祥事
蕭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謹視之漢乘
間裂裳爲帛以自經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詡
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
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遂破雲夢
睢景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驅逼漢陽左良
玉避之南下黃陂亦爲凶威所讋置僞令焉惟鄖陽
以降將王光恩同鄖撫徐起元設守自成百道攻鬬
終不能下自成初攻鄖不下于五月三日撤營退回襄陽鄖在豫迎敵秦兵自成入秦後遣兵
攻鄖者光恩光榮告于臨口賊營于岩下伐木積與岩平攀援上光恩投火焚之賊攀岩岥光恩以

光塗被且守且擊賊以大船載礟光恩設水砦于漢上舉汎處而輕舟往來截殺舟載火藥焚其營于齊
水爲赤賊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以步兵伏草莽出沒如神賊大潰光恩乃獨其亦營盡獲其輜重賊自
是不敢窺鄖光恩乘勢復均鄧光化穀城進圍襄陽餉饋還光恩布衣蔬食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
賊初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軍尋進大元帥以羅
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
百隊曰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曰前後營各領兵
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鬃大纛銀浮屠
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各隨其色五營以序直
晝夜他營次第休息巡徼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
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襲勿藏白

金精兵許携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爲兵一精兵容私從爲之主芻牸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馳驢少者十餘載巡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與一单布幕製綿甲紉綻至百層輕厚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蹏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爲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晡方單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僵崇崗絶坂騰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黄河阻礙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鬃緣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壅閼水爲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

褰掌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諸尸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防縋城者馬兵徼于外承其隙邏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于海無噍類由其法嚴故也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爲下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

紈綺帳下有女樂數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成常嗤之曰此老傖多嗜好不足數也汝才有衆數十萬倚山西孝廉吉珪爲記室能用其謀自成之兵長于攻汝才之兵强于戰兩人相須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鹵獲自成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爲自成部衆所侵陵以駑駘易其善馬茲不平汝才雖桅時推奉李兄特舊故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齊爾汝之自成之下死葬克梁宋兵强士附有專制心憂汝才不爲下間置酒讌語挑之曰吾與汝起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圖關中割上以分王汝才粗踈時又

醉張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爲快耳何專土爲自成意色大忤嘶黄賊帥賀一龍馬守應者與賀錦劉希堯藺養成歸自成于開封一龍等即所稱革左五營也（賀一龍即革裏眼馬守應即老回回藺養成即左金王賀錦即爭世王劉希堯即治世王）一龍守應惡相屬請自爲一軍願與汝才善自成疑之其下荆襄也令守應屯彝陵規取澧州一龍走德安規取黄州一龍至黄陂前阻水僅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過汝才營屏人耳語自成銜之不遠發吉珪謂汝才曰某觀李帥非容人者今羣雄皆俛首所頌頌者我與革左耳將軍何不早自計耶汝才始懮

然然弗爲儩有黄州陳生者客授裵陽遇亂以才智
爲自成所識又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其閒私自念
曰吾以口舌令二賊相圖可弁滅也說自成曰汝才
必爲變自成不應過汝才曰將軍苦人以惡馬易善
馬盡以字烙之令識別自爲孳耶汝才曰善生其爲
我行之陳生故分前後左右烙馬字而先烙其左爲
一群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艮玉馬用左字爲號矣自
成偵之而信盛爲具請此二人汝才辭以疾一龍至
宴笑甚歡五鼓巳就縛羅兵猶不之知質晨以二十
騎入汝才營托言事徑造帳中汝才方櫛髮未竟即

斬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帥令誅之一營大譟
自成先用賀錦劉希堯以收一龍之心旁曰趙應元
俾慰誘其衆汝才之將曰楊承恩號曰王龍以其兵
散去先後皆入關從孫督師李汝桂以數百騎走安
盧從左帥其中軍楊山旗鼓朱養民他將王可懷郝
有法及其叔羅戴恩皆慴伏側目思報亦未能以定
自成見吉珪加勞勉後因事誅之陳生者其謀亦爲
自成所覺見殺自成徐按汝才軍籍即舊將分隸之
叅之以親信于是兩軍之士皆屬牛金星敎以分等
威中職守早自與于僭偶剏爲官名爵號大加詳置

自元帥以下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
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各以等第降殺自成諸
子錫自成妻之弟高必正皆居帳中號親信李岩爲
中營制將軍與其弟牟顚備東其下勿縱掠田見秀
爲人寛厚以權將軍提督諸營事賊所過多所全宥
皆見秀力也劉宗敏者殺毅悍善戰賊倚之亦爲權
將軍亞爲賀錦歸自蘄黄一見輸誠自成以爲識所
從又甚得曹賀兩營之心而能弭之不動拔爲制將
軍任諸將之右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鼐自成養子也
又威武將軍黨守素劑之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

又果毅將軍谷可成劑之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
果毅將軍任繼榮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此其中權
親軍也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營左果毅將軍馬世
耀左營右威武將軍劉汝魁（稱籠營）右營制將軍劉希
堯右營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
純前營制將軍袁宗弟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
營右果毅將軍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亦自成諸子
也左目眇年少驍敢善戰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後
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僖（又有驍騎應標者亦後營）此五營二十二
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軍各率其偏裨

以從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自成在中州所畧城輙燒燬之無意守既渡漢江長驅入荆念天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漸以及于汝寧而增置衛帥十有三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地也設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爲久戍計（又有楊彥守襄陽）荆州襄之上游設通逵衛用任光榮爲制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荆州彝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逵衛左右威武將軍藺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張禮水師六百人共爲守守荆門州者都尉蔡雲林本郏縣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荆門有險

陵爲之蔽也馬守應于巳貳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荆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楊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左寧南曾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巳棄賊走既與惠兵戰而惠大敗旺旺又再入城故旺部下兵爲最强）而獻陵我師所必爭郎左營都尉馬世泰爲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防左師之沂流西上也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衛果毅將軍周鳳梧守禹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鎭既以磐牙屯據乃改襄陽曰襄京修故王宮殿居之楊承裕勸以郎眞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雖寢承裕議而心善之頗采其言以設官分職

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于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爲信符改崇王（由樻）爲襄陽伯邵陵王（在城）爲棗陽伯保寧王（某）爲宣城伯肅寧王（術桉）爲順義伯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來儀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承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岩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胤郎中從事姓名之可攷者二十餘人郎中則戶政府徐丘王家柱從事則戶政府闞恭定郭附龍游

府邏楊四畏禮政府劉濟夢楊輝烈兵政府傅朝升丘之陶施鴻翊刑政府安民興工政府蔣芬之陶尋改爲兵政侍郎後死于襄城尙有宣令司張翔紀功司李定一而紹興徐佳者知書數不受職在外則荆州防禦使洛陽孟長庚府尹長葛張虔襄陽防禦使郏縣李之綱府尹盧氏牛佺佺金星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雍府尹江陵劉蘇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立府尹江陵鄧璉又揚武州防禦使陳藎信陽州防禦使江陵黃闕均平府尹鍾祥劉懋先其府守有丞（荆州府丞張士政）有理刑（南陽朝邢彥汝寧鄒士[illegible]均天吳[illegible]周襄陽朱夢庚荆州）

工業呂安陸吳貸邏州有判縣有簿州牧自荊州牧韓瓚以下揚武州姚欽明信陽州王燹鄧州徐郎達邢州萬臨定裕州吳曆芳光州方燧卬州趙之璧尉州申毅隨州溳聖翼許州劉定鄭州彭奕超汝州裴叔度寶州陳可新　陵田儒歸州武張澧州俞與言固州高孝臨州汪鶯縣令自襄陽令楊士科以下若干人南陽吳鄧鎮平夏之鄧泌陽康昇湘陰張光世南召李延大內鄉左懋延新野徐龍光葉縣王家楨眞陽乘師泰汝陽樊仲表上蔡熊新運西平武顯祖新蔡徐必達遂平杜權瑜羅山張丹廷確山呂承顯光山鄭允孝商城梁寅盧固始呂相國息縣張文彬商水甯弘功沈丘田雜新均不稽錫太泉姚通方淅川鄭際明鄢陵蔣封賢扶溝陳周南中牟梁肯建西華姚聘臨潁王邦醇長葛東齊鴻衍鄭王克寬襄城武彥芳密縣令英鄧驛王儒亂漢陽右作霜樊澤英封陽蕃泉新贊山劉蘭茂鄖縣周英宣武王克聖周陽金汝鍾保東南作聖毅瓠陳智均[illegible]趙一欽光化武湛京山蔡臨璿潛江趙國珍沔陽王良佑張來當陽朱維世江陵張允恭

公安朱三省石首張維寀監利田鍰訓松滋張魁枝江王鼎新宜都韓令新長陽袁耀函遠安王弟墊司東王一垣梁山汪進華容汪一眞安陸鄭允潛孝感田助公內城建文彪應山陳宮道自成偽號新順王會左輔以下官議出兵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承裕謀順流下金陵斷運道則燕都自困兵政府從事顧君恩進曰兩人所言皆非也金陵勢居下流雖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取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肰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有可攻退有所守方爲全策自成從之

孫傳庭之敗於柿園也歸關中招邊勇開屯田猶恐不足法用三家出一甲首曰壯丁以五十金資之西人築樓櫓爲守望令以一樓養兵一人選嚴明吏爲遊擊又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爲賊騎所乘仿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機曰火車俾得齎衣糧蔽弓弩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衛州縣工匠皆爇脂夜作得二萬輛即壯丁掌戎右而奏用降將白廣恩爲火車總兵於西教場講肄之時左光先者宿將傳庭老之勿任任廣恩又以高杰副之廣恩在山海嘗縱不奉詔大掠臨洺關西走上不得已命歸隸

傳庭辦賊或以爲反覆亂人傳庭弗恤也高杰尤暴戾不可法度使特以竊士成之妻邢氏爲所切齒又前者戰塚頭有功故專恃此兩人者爲軍鋒肰傳庭苦不欲速戰常中夜呼其參軍定襄喬元柱曰我以權宜任兩人此豈自成敵哉且我軍初集若遲久閑習以乘賊敝庶可用其如上意何王龍之運楊承恩入關也其爲三千人皆驍卒傳庭問之以賊事龍曰賊勢重不可敵肰襄陽野如赭百萬之衆何以供五月後必大饑因其饑而攻之可不勞而定督師厲威儀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震慄關中荒旱豪右爲捐

助有不樂者譁於朝曰督師玩寇糜餉秦人曰在湯火中眾上書迎上意摧戰且傳危語以恫喝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能復對獄吏乎乃上書出關爲師期自成在襄陽有傳其自內淅窺商雒者傳庭謀以秦撫馮師孔率甘蜀二師駐商設防已則兼程出關先以總兵牛成虎（秦人大族世將家也）副將盧光祖提興運各營之兵三千二百人由靈陝入雒七月二十三日至澠池前驅游擊張守義與賊游兵于下池相遇薄有斬獲傳庭以八月十九日率平治十

營與白廣恩期於新安來會當是時賊圍李際遇於登封之玉寨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滋澗以邀我二十日我師至滋澗見道險命下馬搜伏賊乃遁歸龍門二十二日質明我師追至龍門而賊營已拔留哨騎於伊河之西我降將楊承祖單騎馳諭賊哨蘇某者以五十二人歸命盧光祖又招賊將高紀祥降之傳庭全軍駐龍門催孟縣之糧別遣兵五千追賊於汝州賊已盡奔寶豐玉寨之圍亦已解豫帥則卜從善久在河北陳永福徘徊新灘秦所式方憂賊北渡請督師來救於進取未能贊萬一也（自成聞秦師之出也盡發荊襄之賊會于河南步騎沿河列守自氾水至榮澤伏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將渡河先驅千餘人北渡劉洪起逐之迨過南岸豫撫按飛檄趨永福還兵河北擊之永福稱奉督師令不敢擅離及河北無賊永福又以撫按檄避督師此所以徘徊郭家灘也總兵牛成虎稟稱河北無賊惟榮澤河口曾有百餘賊過渡已被劉洪起擒回陳永福借駐郭家灘傳庭請加懲處有旨從善永福貫降爲副將戴罪殺賊自贖）客有說傳庭者曰公不奉駐軍雒陽之旨乎自賊之西也歸德修復舊城永城繕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城故址餘二丈四門未廢公下令修築料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土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積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略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雍丘宗澤之復東京也公

盍圖之傳庭曰吾據關不出猶爲持重萬全今秦人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氣且賊不旋踵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九月初八日我師進次汝州之長阜鎮偽都尉李養純迎降闖自成在襄陽西築汝寧及其屬邑鄧襄葉唐郟豐七城者待戰諜者云賊老營在唐縣精銳屯襄陽撤郟縣偽將吏歸保寶豐并兵設守以爲犄角傳庭乃別遣游擊折增修從曾山間道搗唐縣而督師自以大軍從汝州進初十日我師次寶豐賊已改爲州其守兵多且樓櫓亦甚固傳庭曰我師前爭利而寶豐或

犄其後則腹背受敵矣諭降不下乃留攻之十一日自成來援白廣恩高杰盧興福分兵夾擊戰小利賊却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騎來援復爲廣恩杰所却我師以是夜克寶豐擒僞州牧陳可新州判姜泂僞郟縣令周英主簿劉溥僞將蔣山李大存孫月等誅之十四日我師次郟縣賊萬騎迎敵我前鋒陷陣擒其果毅將軍謝君友砍賊坐纛旗尾自成幾獲捕得及才逃兵王定口稱賊唐縣老營十二日夜半爲我師所破輜重俱盡妻子細口被殺一營皆哭督師軍聲大振會天大雨轉道濘數尺糧車日行三十里士馬

多饑或勸退舍就委輸者傳庭曰師已行卻還亦饑不如破郟縣就食遂攻郟縣破之郟窮邑也得馬贏數百頭噉割之立盡雨不止傳庭頓郟縣五日不能進十七日後軍謀於汝州降盜陰通賊賊次騎復大至（賊以輕騎出汝州白沙抄絕餉道）我師饑且困有流言傳庭不得已分其軍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巳與高杰從小路還師迎糧而陳永福閉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汝按甲三日以待我弗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永福雖斬之不能止乃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二十一日我師返擊遝戰賊置陣凡

五重饑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鬬將吏之怯者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新調發未習戰陳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輈塞道馬絓于扃及衡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傳庭于各州縣三丁抽一名曰壯丁造火車約有二三萬皆上載火砲中載衣糧以白廣恩爲火車總兵在西安教場操演法非不善以壯丁爲不教之民故敗）步賊手白梃遮擊中者手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躡我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傳庭之還

事也使高傑殿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罷爲賊所乘衆兵潰退賊兵追躡之傑兵大敗獨廣恩兵得入關）初自成之出襄陽也以兵政府侍郎丘之陶居守之陶相國瑜次子也宜城陷相國父仰藥死之陶爲所得署兵政從事年二十餘有姿容器略自成甚重之擢其官委之兇留務襄陽尹牛佺雖賊相子倚任不及也之陶欲以奇計誤賊遣人間道走武關以蠟書進曰督師與之戰吾當詭左兵大至以搖賊心彼必返顧督師隨其後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爲自成邏者所得督師與之陶不之知傳庭恃其有內變連營稍前自成故見其羸弱以

誘之深入其計反爲賊困之陶果舉火報東師之至
自成驗得其詐呼而詰之蹇縣出孫書責其負已支
解之之陶大駡曰我豈從若者耶恨不能盡殲汝醜
類以報吾君父言未畢於口而絕督師坂從道過河
入晉（傳庭渡垣曲走閿鄉賊兵追至孟津）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
而至火車營步兵俱殲焉兵之脫者猶數千氣傷沮
不復振高杰曰三軍父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
而彊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
以人自爲戰傳庭叱曰若賊已進關則西安麋沸秦
人尚爲我用乎十月初七日自成率大衆攻關白廣

恩猶苦戰高杰以廣恩貳已於賓豐以致敗擁兵不
顧賊從南山遶出其背爲夾攻力不敵關破傑奔延
安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賊遂破
華陰傳庭收散卒圖還保渭南賊追及傳庭與參軍
喬元柱躍馬大呼而沒於陣知渭南楊暄偕訓導蔡
其城守渭南舉人王命誥潛通賊開東門城陷暄死
之是日賊支軍陷華州初九日屠商州商雒道黃世
清不屈死初十日陷臨潼十一日逼西安主城守者
爲王根子而孫可[illegible]練總兵專護秦王衆寡不
敵留川兵之歸蜀者五千人助防兵無冬裝勅秦王

以人給一綿衣弗應天寒傳餐皆結爲冰根子射書
城下開東門納賊城遂陷　雜衆中逃去巡撫都
御史馮師孔按察使黃炯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
崔爾達死之秦王被執長史章世炯自經紳士則右
都御史焦源溥大駡賊賊先斷其舌殺之副使祝萬
齡從容拜孔子僉事王徵七日不食宣撫焦源清參
政田時震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死賊放兵大掠三
日乃下令不得妄殺一人誤者將吏償其命改西安
府爲長安據秦府爲宮收姬妾數百以充實之命所
司一依李府制度即秦撫故署爲吏政府都司爲兵

政府按察司爲刑政府西安分守道爲工政府僞授
秦王爲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慟哭曰國破家亡不如
一死自成遣歸其家分兵爲三道以追捕諸將李過
出北道追高杰於延安杰東走宜川河冰適合遂渡
河入蒲州絕蒲津以守賊追至冰解不得渡乃止田
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道入蜀尋復降
賀珍劉宗敏袁宗弟党守素出西道追白廣恩進次
固原廣恩亦以城降傳檄狥下邑知蒲城朱一統如
中部朱新鏁自盡餘從風而靡自成發民夫大修長
安城挑濠塹具樓櫓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閱兵

於渭橋金鼓之聲震地毁居民屋以大關馳道於城中每三日郎親至大教塲校射身御藍布袍張小黃蓋乘馬百姓望見黃龍旗皆辟易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百里詣米脂祭墓墓向爲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骴自成乃築土封之訪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爲天保府米脂爲天保縣自成又改清澗縣爲天波府以三百騎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回師疾攻殺知府唐時明居人俱盡自成初入關自以爲故鄉所過村鎮慰諭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軍士束丁男以爲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又以衣冠必不

附己諸舊臣故家爲鄉里所畏服者徵而閉之空舍加榜掠以索其金死者弃一坎埋之家不知其所在貴渭南南氏鍬一百六十萬禮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進士南居業居業從兄工尚書南居益皆被炮烙死秦人大失望西安都司舍人丘從周長不滿三尺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一小民妄踞王府稱尊而所爲若此何以得長久自成叱曰酗兒趣提去初不以介意也秦士大夫如惠世揚耆耇人望匍匐受僞官脅于凶逆非得已最甚者無如張國紳首倡僭號覲作賊相又爲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爲必見幸自成顧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媢我叱國紳斬之禮鄧而歸之家白廣恩之降也自成挈其手與共飯相對極歡左光先聞之亦降陳永福猶擁衆爲顧望自成遣廣恩諭意永福恐其賣已曰汴城之戰永福親集其矢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惟無以全腰領自成曰此各盡其事何害命取箭折之誓不食言諸將梁甫馬岱輩轉相誑惑多解甲上謁者惟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尤世祿閥閱亞王而威重過之李昌齡西

凉勳胄以故總兵僑居其地賊入關制將軍李過徇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副戎劉惠兩將軍推世祿爲帥而與王李三公同守賊遣辨士延安舒君睿者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自成爲手書以曉譬禍福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强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城出戰殺賊數千人婦女小兒皆叫呼擊賊賊穿地道放迸崩城諸公巷戰力盡都公引佩刀自裁劉將軍罵賊賊磔之惠駙被縛過神木仰酖至二升乃絕二王尤李爲所執去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公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挺立仰視天賊欲跽之

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四公駡曰我大臣也汝草竊且滅不久毋汙我臨死歎曰我四人不早殄此賊致今日眞死有餘恨賊舉城屠之遂以兵臨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開門降慶陽猶爲我守攻四日陷屠之執韓王副使段復興知寧州董琬邑紳麻僖俱死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而東過河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平陽總兵陳尚智降是時秦隴皆沒惟甘肅帶河爲固賊移兵取蘭州甘撫林日瑞以副將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而敗賊進薄城下乘

夜雪坎而登日瑞及總兵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等皆死郭天吉軍敗還守與苑馬寺監牧同知藍臺州紳羅俊傑趙宦等及于難殺居民四萬七千人西寧衛尚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即令爲守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鎭番莊浪皆降進兵略青海党守素以一軍守蘭州置西寧節度使（以故監軍僉事陳之龍爲節度使）而秦地悉沒矣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曆拜牛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釐定六政府尚書益置學士弘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

知政使書寫房以乾州宋企郊爲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爲戶政尚書眞寧鞏焴爲禮政尚書歸安張璘然爲兵政尚書（有荆南舉人王命喆者亦爲自成兵政尚書）餘官從自襄陽者陞賞賊帥給珠琲環寶人二升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英亳侯李錦（李錦目赤心軍中稱小李耶子）磁侯劉芳亮俠侯張鼐一曰義侯綿侯袁宗弟岳侯某（失其姓名）淮侯劉國昌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世耀桃源伯白廣恩鄢陵伯劉某（河南人）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永福其可考者

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制有一馬儳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兵死令妻妾縊以從無別配按冊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肄出橫門以至渭橋幟志環轉不絕金鼓動地用怖三秦鑄大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錢當五錢平物價從之設科目試士甯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爲第一草僞檄弘文學士李化麟臺諫宋衛等頌功德張形勢以指斥乘輿會汧州郡自平陽降後再陷河津稷山滎河山西望風送款賊以一軍上絳州一軍上蒲州二月自

成率其前軍過河牛金星顧君恩宋獻策參預密謀宋企郊鞏焴陸之祺張璘然以僞尚書諭上獻李振聲楊王休黎志陞以僞侍郎皆驍乘攻汾州破之徇河曲靜樂遂攻太原執晉王晉撫蔡懋德殉節死自成兵至忻州攻代五臺令迎降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兵敗被殺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何以得至於此犯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死之自成入大同殺代藩宗室殆盡犯宣府白廣恩官撫民書與總兵姜瓖約降巡撫朱之馮謀守城軍士無應者拔刀自刎死自成遂犯陽和從柳溝以入居

庸眞保定大名皆不守自成以三月十三日至昌平十九日京師陷[illegible]其事在國史故不著夫自成已破太原踰太行踩眞保可以直犯京師迺先攻寧武雁門者蓋以宣大天下勁兵處懼京師急而爲之援也是以偏師行入趙地其正兵則從兩關出代上谷乘死解之勢以盡收宣大之兵然後轉攻居庸以追先斷我勤王之師而京師坐困彼其視內外三關之勢可從內以出又可從外以入而京師孤注遂落其掌中嗚呼豈非天哉自成之敗於山海由固關而逃也（自成敗于山海之片石或曰紅花定）　五月初二日又敗於定州（定州

人殺僞州牧董陽恨其虐政也）一斬其僞果毅將軍谷可成左光先負創走牛金星以自成爲不足師頗有鞅鞅心而李岩者向固勸自成以不殺者也其在京師劉宗敏居田弘遇故第李岩居嘉定伯府宗敏日殺人而岩於士大夫無所拷掠又常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軍中多稱之宋獻策極與善密說曰十八孩兒之讖得毋爲公乎岩雖不敢應然殊自喜牛金星聞之因側目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柘城諸縣令爲丁參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岩曰誠予臣以精卒二萬馳

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敢動卽動亦可得而收也金星勸從其請旣而自成以爲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曰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岩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制矣異日者聚中州之豪傑以與關中爭勝負卽主上且奈之何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勸我從之金星曰岩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岩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在衆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乘機竊柄以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自

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爲具與岩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爵後并其弟牟執而戮之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劒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手劒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戰而席卷歸秦矣自成既西徙三晉鄉紳官戶以入關中榆次太谷聞闖敗開城拒守自成攻破之屠之定襄殺偽官爲偽磁侯劉芳亮所攻屠伴壯丁數置太原陳永福告發之屬城無不羅爲忻州崞州尤慘留其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太原寧永福殺晉藩宗子弟盡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爲策應在道怒吏政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遷補多用乾州人鎖其頸至西安釋之使視事如故三晉

綏寇紀畧 卷九 四二

士大夫皆追封以行得蒲州人韓霖愛其才以爲參謀霖知名士久不第故樂爲用以故太常卿張第元爲兵政尚書給事中耿始肰爲刑政尚書第元之從於韓城也自成猝問之曰爾家在河北無恙乎第元倉卒不識忌諱謾應曰人皆以其爲賊官相詈害自成大怒立誅之始肰懼失自成指於刑政所奏讞輒當之以死牛金星謂之曰君爲其職奈何無所平反始肰稍敢爭執自成手其奏怒不測金星密以告始肰惶恐夫婦皆自縊鞏焴之爲禮政自成命以更定威儀服式雅不稱意指杖之幾斃甲申八月自成新

立其祖禰廟將以巳生日往祀焴仿古法爲山龍袞衣進自成被之忽寒栗索火左右熾炭於位禮卒不成怒焴曰若移兩山於肩以壓我將加僇金星力救免自成性好殺爲衆意所矯強詐稱仁義以扇惑愚民既兵敗見齊晉多殺偽官以背之輒復很強自用嘗住韓城二十五日鞭撻縣官斬翦椽吏召里甲而刑剝之發壯夫爲丁多所造作徭役繁興米荳芻茭責之民者萬端韓人莫必其命戶政侍郎李天篤初論戍等縊殺之妻子財物皆賞軍延安府尹賈我祺以贓穢死於市直指伍中愷謫爲軍牧守以下如知

綏寇紀畧 卷九 四三

鄜州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幷其教官某等坐受納用銅鑽斬胥隷不敢下鄉民有盜人一雞者論死惴惴莫敢犯法自成呼其下相曰平章尚書曰樞密自以不知書命其下教之作字又令講通鑑而聽之輒用巳意論臧否少時饑困盜主人羝羊鞭之見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遇其家如故秦人又以此異之初自成即偽位天大風霾失色心不樂入燕都抽矢射承天門意有所命不中中其偏處既登殿而發眩不能自持歸秦怪風作於西安飄蕪象魏俱敗乙酉正月大雨雪十月

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僞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大敗潼關破世耀死自成欲返據延安聞唐帥從黄甫川西渡谷英李過俱潰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開府庫任軍士分持去倉廪則燒之自成於十三日出東門至藍田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凍死於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之焚積聚也自成欲并以爇宮室市里會其巳去見秀殿曰秦人饑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巳焚矣朱企鄩等皆於道亡[illegible]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府巳率衆南

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皆肺腑戚諸將田見秀袁宗弟劉體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其衆尚數十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宜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鎗盡折廼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令嚴兵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爲刦盜取所荷鍤碎其首旣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巳血肉齏分矣彼其弑君后毒生靈上天震怒之日久矣數窮氣索猶思披猖自恣山神社鬼咸思剪其凶慝卒假手野夫以斃之云

外史氏曰賊之所以敗者有三曰詐而難久也驕而難制也散而難收也自成天性兇殘身所屠滅者不知幾億萬晚乃假言不殺詭以收天下之心吾民父

子兄弟皆死於賊手不得巳姑從其令以紓一時之急賊又不加拊循而僞官之虐政隨其後愚民失望謀起而拒之彼自成者初勉强於一夫之說矯情易慾以圖就大事旣知其無成則將恣睢哮闞大逞其兇毒是以初用李岩旣而殺之蓋怒河南之叛巳也使通城不死自成竄湖湘閩吳越其惡且不下於獻忠矣安在其不殺哉所謂詐而難久者此也自成初盜福邸之貲以號召宛雒附從始衆逮乎京師陷其下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以分之此其爲利同也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懸焉者則以前之所招饑民

而後之所御驕兵也兵貪則驕驕則惰惰則不戰而潰矣赤眉之入長安也侯景之破臺城也皆不旋踵而敗彼饑寒乞活之人一旦見宮室帷幄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胠篋擔囊惟恐在後何暇同心膽共功名哉所謂驕而難制者此也爾朱榮之料其子兆也曰彼止可統三千騎爲將耳過此則亂矣今以獻忠用寡而自成用衆朕詎可以將百萬乎彼於羅汝材賀一龍殺其帥而幷其衆皆怨軍也諸將惟陳永福以一矢之故反爲効死白廣恩則性工反覆左光先官撫民則事急

來歸皆强服也李巖見舉動之非宜宋獻策恨吾謀之不用劉宗敏以下見自成爲帝王而已貴不益又其等夷故人也彼非側目思報覬望觖觖則懷布衣兄弟之心詎肯俛眉叉手而爲之下祇以狃於一勝貪財帛子女以形勢相從苟有所挫卯渙然奔離耳所謂散而難收者此也當京師未破之前彗孛亘掃黃河倒流四方訛言人心螘動逆賊如鬼蜮之蠱惑士民如豺虎之震怖遐邇未幾天柱傾地維折而貔貐饕餮之氣亦斲然其泯滅嗟乎自成一盜羊逋逃之人耳當其盛萬金之賞莫能購十道之師莫能征及其衰也二三蕘夫牧豎奮梃鋤擲尾磔而賊之血骨肢體固已藉草棘而啖烏鳶矣昔聞成祖築太和於絫嶺見者彷彿帝容楚諸山各有特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必文皇在天之靈痛子孫而擊其賊也彼夫枕戈泣血之士未能手劒以馘仇人之頭徒使之貫瀆鬼神而降之罰千載而下讀其事者恫乎有餘恨焉

附紀

崇禎十六年有人逕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師掛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

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此行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可急攻發一大炮樓角遂崩

賊將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强且有紀律能得其下心當自成之敗其軍初棄婦女繼棄金寶至德安已大疲惟旺一軍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堅旺謀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强之始行追急自成掠江州至道士洑又登岸入興國與柯陳二姓

交戰互有殺傷有王體中名奇士在玨軍中自成
劾玨軍亂體中乘便刺殺玨挾其衆以降與金聲
桓同定江西金兵弱王兵强後以不肯剃頭金用
計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
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時王兵大譟與金兵戰於
城中南昌西北民居盡燬次日得仁撫之乃定其
後與聲桓同反者恃其强以得自玨之衆也

自成之敗也李錦在榆林唐通從黃甫川過河以
自成遇其家之酷也故別為一軍以抄其後錦頗
善戰賊中號小李與通鬭殊有勝負其肆惟榆林
一隊能相持旣而聞自成已去長安其下大潰故
亦走

自成入秦凡秦人之為賊者無不訪宗族修墳墓
田見秀獨不肰人問之見秀笑曰如今天下在那
裏我要去認親故舊有至者密遣以金帛促之去
及敗後劉宗敏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其為
何邑人故免

牛金星嘗在華州考諸生其題為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文體改八股為議中格者
為縣令

自成之待其下惟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鼐袁宗
第劉芳亮李錦七侯者功最大禮遇為獨隆其初
封也每侯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
北都歸服皆有黃金瓖寶飲村人酒擲金與之或
手掬珠一握無所吝內庫錦段如布價皆洪武時
造肰服之易毀云自廣恩家珊瑚樹高累尺皆禁
中物也自成去長安居民爭入其所居搜取金銀
中夜失火秦府被燒幾盡惟猾民有膽力得最多
故大富者衆關中人遇雨後於布政司泥土中拾
得珍珠至今不絕

歸德宋公權撫遵化之三日而自成陷京師分設
偽將軍道府州縣官於京東而分捕諸舊官甚急
公方出外巡徼母丁太夫人及百口猶在遵化遑
遽欲歸僕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也楷與
楊俊及部下士孫之麒等數人擁護公一日夜走
白羊峪宣府舊鎮唐珏者為自成執至京加拷掠
脫身亡道遇公遂與之俱至白羊喘息未及定而
太平路偽將黃定以五十騎跡公五十人皆舊卒
心不忍公與珏及押將殷壯猶等呼問之中一人
語稍異珏即躍起斬之以其首誓衆曰急取太平

路可也僞帥黃定方掠民間女飾衣服鼓吹講令丞禮忽聞公至跡不意亡取所佩刀入傳舍向上長揖公命左右縛且砍之定故秦人履問尚有小鼓子亟取以刺縛者盡卸其衣裸而走王楷持刀逐之未至中門見故吏陸魁春者帶刀入楷急呼曰殺賊魁春浙人力素弱刀又不利雙手持刀向定定奔急適與之値正摏其胸遂仆衆因攢矛殺之其黨箭從外射入者如雨久之乃定尚有喜峰松棚僞將馬應湖畢三才三屯僞將劉裵擁衆各數千公曰太平已定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宋當

玉者毅其而公有死友曰姜承印請同行且曰不須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飲以酒兩人上馬攜一大囊抵喜峰語門者曰宋公有密諦遣我白將軍賊見其人少不疑命之進賊方坐堂上當玉作拜跪狀承印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玉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誤中玉左臂幾斷玉終不釋承印遂殺賊環而呼曰官兵數千且至汝等不得動動即誅矣衆咸讋服遂以首投囊中歸報領視玉衣袖重類有物解之血淋淋下而玉不知知乃悸暈絕急以藥傅之始甦而松棚諸處亦殺僞將以獻蓋

先後凡二日云自成敗於關門三屯賊劉裵不之知公令舊總鎭孔希貴子國治潛入三屯爲內應而自以數騎抵其壁裵即擁衆去遵化城中僞道潘羅龍僞同知張耀然僞知縣李廷瑗亦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密約舊將楊遇明張德裕等以計誅之共得僞印七僞官十餘人而三協大定於是唐珏單騎往關門乞師公母丁太夫人泣語珏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卑大事者不顧家公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自成恨公之殺其將遣鐵騎數千來攻公乘城守出兵與之戰賊奔潰遵

化以令唐公叵關得譴　王師數日　王師抵京師自成大敗歸秦公疏請歸田不許　詔撫遵化如故

綏寇紀畧卷九終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建寧鄭　重山公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鹽亭誅

張獻忠不知其所自起延帥杜文煥以庚午春二月督延綏固原兵三千便宜剿撫既定黃甫清水木瓜三堡而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聞兵至詭乞降延撫洪承疇亦常以辛未冬十二月撫賊張獻忠羅汝才等千九百人於兌家坪巳而復叛相傳獻忠膚施人隸延安衛籍固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楠檀為洪範像事之其為賊也與汝才同起河北之謠曰鄭臺復鄭臺曹操再出來汝才偷取孟德以為軍號跡其且降且叛本兩人起兵時故智不待穀房變而後知其詐也獻忠之畏良玉始於南陽之役（十一年春間事）嘗偽為官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啓而良玉適至先驅河間為何家兵獻忠倉皇走左同副將羅岱追及射之矢着其額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檠上兩馬相及良玉抽刀揚削先拂獻忠之面創未深比再下而馬巳逸矣獻忠

在穀城嘗指其瘢語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創我也獻忠長身而瘦面微黃僄勁果俠軍中號為黃虎所將三千人皆精卒分四營每營一將主之其一將偏盲有計謀薛姓忘其名韓城人首輔薛國光之子姪行也日夜說獻忠以約降取富貴獻忠念有文燦主於外國觀主於內吾之就撫也可以萬全其據穀城以請也衆人王秉眞諸生徐以顯為之具牒於理院以百口保獻忠歸命無他心文燦受其牒責賂黃金號褭千珠琲盈斗他瓌貨累萬萬所謂韓城人薛某者走一騎至京師出入相公邸中且以徧見諸權貴人權貴人惟大司馬楊嗣昌却其幣自國觀以下多私受之不復知獻忠之為賊矣獻忠初擄新野丁氏以入既又聘穀城敖生員之女弟為妻改其距城十里之王家河故納降所駐兵處為太平鎭曰吾欲與穀人同之也自以未能放兵不肯入襄陽具櫜鞬迎臺使者林銘球於交境之舟中拜跪有禮節銘球亦敬勞之而去穀士民以為獻忠誠降相賀於道熊文燦則以閩海撫賊得重賄襲故事行之穀城不能用恩信威略相駕馭而區區口責其寶賂獻忠則笑謂其下曰此欲乏能我也文燦既得所欲為之請官請

餉請關防應之惟恐不滿獻忠故爲要求以逞其慾
雎㟁闖文燦輒依違其間既又聞朝議與同不免二
三其德獻忠則怒詬其下曰此欲劉香我也日夜與
潘獨鰲徐以顯謀爲變潘獨鰲者故應城諸生與邑
紳爭田不平殺縣令以反遂投賊徐以顯索險譎謟
獻忠一見如舊軍機進止兩人實與其謀王秉眞雖
以長死從獻忠借公車北行規自脫已出城矣而追
還後卒爲所侵與於亂以死惟明經敖某石以延對
請獻忠老之縱使出既再追而敖易服他適遂後娶
敖氏其族女明經不之知也方岳宗者太守岳貢之

見而戶部岳朝之從弟也獻忠初以其家不貪狥之
營中索賄既知其無錢而方爲人任俠使氣善飲酒
好談論獻忠館於其家久之頗合嘗共飲使之醻方
曰無多酌我我好酒狂獻忠笑曰此何害直當痛飲
爲樂耳方以此嘗醉拳毆獻忠背持其衣毀裂之獻
忠壯其氣不爲忤其反也坐城頭驅百姓爨雉堞乎
之方遂呼曰張敬軒將軍救我敬軒者獻忠招安時
所以自號也獻忠揮之以手曰爾尚未出城耶命急
開西門放方氏大小畢出且曰少遲卽不及矣因以
免獻忠至狠戾肰以居穀城久其叛日亦不甚殘殺

留書於壁以告楚人自已之叛總理使肰具條上官
姓氏而列所取賕之月日多寡於其下且曰襄陽道
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當戊寅
之冬穀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
忠與之飲酒半獻忠笑而拊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
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
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穀人皆以之尤文燦曰
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取小利而失大賊文
燦之肉其足食乎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
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

得獻忠要領閣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其潘獨鰲
則又秦將鄭嘉棟大坪溪搜林所得詭姓名黃岡劉
若愚願見督師言事既至雅步稱雖生有治平天下
之略不幸陷賊今自歸嗣昌詰之曰爾之才學爲張
獻忠用盡尚有遺餘爲朝廷用耶且獻忠不識字爾
草飛檄以逆天爲國家有餘罪始俛首隨行書吏尹
曰威謂宜早殺之不可乃并前所執敖氏之兒及養
子惡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多佻
易每晚內籌呼名悅敖氏高氏之豔托以問賊中事
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

飼酒肉往來不復禁防槊頗疎嗣昌以獻忠飄忽嘗
移文爲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飛至耶獻忠之敗官軍
於開縣也即東走自雲陽過淨壁至夔州宿於乾溪
一日夜行三四百里攻巫山不克出蜀從房竹走遠
安當陽鄖撫袁繼咸邀之不能止賊留汝才於鄖而
自率輕騎下宜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驗夜叩
襄陽城門襄道臣張克儉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
半承天寺起火文選臺襄王府端禮門亦火潘獨鰲
毀從戶偕敖氏高氏出獻忠至而殺襄王因全隊未
至懼良玉之議其後也張伯鯨餉銀數十萬在城中

不及問居兩日即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郟縣招
汝才之兵東下二月二十一日用飛梯登光州北城
明日又入南城汝寧以南商羅息信殘破幾盡旣閒
楚撫及禁旅之在蘄州也乃燒罔始西關分其軍爲
二一上茶山一走應城將以躡德安鏡陵竄德安守
將出戰賊斃於砲矢甚衆攻應城應山皆不下知隨
州徐世淳間使三走郢告急楚撫發偏師來援巡道
趙某勒之守郢弗遣四月二十五日賊躡北城以入
世淳勒馬巷戰陷胸穴股以死其子肇梁亦死兩妾
及臧獲死者二十人五月左良玉次南陽躡賊於西

山賊敗走獻忠汝才合兵攻南陽知府顏日愉指揮
王汝章禦却之日愉力瘁卒獻忠破信陽獲左兵旗
幟命其下假之以趨泌陽初六日夜大雨獻忠乘以
入知泌陽王士昌不屈死明日左良玉始至賊已遁
良玉不戢士泌人脫於賊者遇官軍無噍類賊圍唐
縣已而再攻應山應山之民工射獵毒弓矢傅人肉
沸爛故賊再攻不克七月獻忠圍鄖陽鄖陽有降將
王光恩設守出兵禦之多殺傷獻忠遁走會總兵黃
得功獻下叛兵投之賊大振良玉率馬進忠吳學禮
杜應金等追之旣至南陽疲敝未能進獻忠又佚而

之鄖西鄖西守將兵變捭障弛賊因以入獻忠旣援
鄖西羣盜蟻附以萬計方東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
且謂良玉爲不足畏先是瑪瑙山之戰良玉於獻忠
實縱之旣諸將併帑於襄襄陷而獻忠盡戕其妻息
故其下致怨距躍思鬬八月良玉乃從南陽進兵及
之於信陽大戰斬其頭領沙某奪馬萬餘匹降其衆
數萬獻忠射中股負重傷乘夜返而東奔郢撫邀其
前馬進忠躡其後過能岡蘇家坂兎兒溝五股泉四
遇盛斬獲獻忠負創不能馳保其婦女小子日行數
十里良玉自鄖北發追之賊已入掌握會轉餉在輿

安由興達信百二十里大雨五日夜江水暴長谿道
斷絕文武將吏首尾離置者數十處賊已從南陽挺
逸丁啓睿檄楚撫扼斬黃豫撫扼光固賜進忠趨隨
牽賊之東猛如虎趨皖防賊之西督師左兵分行急
躡掃除殘醜羅汝才有不慊於獻忠先在內鄉徙督
走別道往詣自成獻忠前驅八哨又爲自成所邀取
諜者云獻忠在上津連三坂矢貫脛韻諱已斃既而
詗之在商固山中先是革左五營竄英霍谿峪深阻
監軍道楊卓欣以說降受僞賊且伏且叛依林樾避
炎歊火作而入秋高而出歲爲常山城長吏挈其孥

視事於潁江洲渚邑居聚落荒榛無行人獨桐城吏
民修完繕固皖將李自春廖應登汪正國等戍於賊
托援桐爲名沿途鈔暴賊是以愈畏剽舍剪巢轢潛
山而殺其令間鼓行於羅田光山之間越險臨諜合
獻忠楚兵力遮之於刀山歷草坪茶溝不能過刀山去英
山七十里羅田百五十里我兵生擒百人殲又追之金山舖斬一千八百七十七級又追之於歷草坪邵
家嶺懸中崖茶溝追殺五十餘里斬一千一百八十八級顯忠亦以奔敗而思與
之通也九月出商城之牛市畈取道向英山我商固
之師厚集其陣於東界嶺待之已而監軍孔貞訓剛
將王允成大破之於望雲寨獻忠衆道散且盡乃因

汝才以奔自成當襄陽之陷獻忠自詡威名遮出自
成右及軍敗往歸所從不過數十騎自成欲以部曲
趨之不肯屈自成將殺之汝才力止曰留之擾漢東
以分官軍之勢可尋資以五百騎麾曰亟引而東合
革左此地非若所當留也獻忠乃東奔於道糾合一
斗穀尨礮子諸賊佯以推奉自成自成兵益彊項城
之潰傳宗龍孜丁啓睿左良玉以兵救汴獻忠得以
其間走英霍就革左約則大喜十五年三月合而進
圍舒城舒城缺令秦將孔庭訓邑紳編修胡守恒同
防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敎以衝

衝穴城穿數處守恒督守堙者塞之賊射札約降守
恒燔諸堞四月初三日城陷賊縛守恒腹以寸數十
創而死未幾六安州亦不戒於守州有川將覃世勛
乙邪才王憲設守獻忠約豫寇袁時中屯於板山世
勛挐毆知州朱謀夫于廷爲州人所逐遂通賊城陷
獻忠取其郊保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五月獻忠陷
廬州太守鄭履祥死之獻忠屯舒城之七里河汪家
灘令土人刈麥候騎至白露寺去廬八十里廬道臣
蔡如蘅贖貨而虐衆不附賊諜者滿城中有弗知學
使者徐之垣以試士至賊僞挾書囊筆襲儒衣冠以

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應之垣如薪及合
肥令湯登貴縋城遁廖應登時守陴賊已登猶勒兵
巷戰殺十數人而走太守及于兵遇害獻忠尋陷無
爲州六月獻忠陷廬江還屯舒城之白馬金牛洞習
水師於巢湖合老哨三十二營小哨二十四營會皖
口七月復陷六安獲男婦悉殊其臂廬九德以黃得
功劉良佐之兵救之營於夾山再戰敗績江南大震
初漕撫朱大典專辦五營無功落其職改用髙斗光
爲鳳督半載而失事旨五城爲給事時敏所糾與皖
撫鄭二陽俱逮治而起馬士英於謫籍以代之兵侍

郎呂元響言於上曰巢湖環八百里經兩濡口達大
江孫吳所置塢屯兵爭衡曹魏今舍之以資寇盜俾
收艅艎窺天塹南都危矣九月二十四日總兵黃得
功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
之在巢湖也焚樅陽奪商舟百餘艘募擢船卒謀南
下聞得功兵至走而營於古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
也得功等以夜半至緣山背隊而升賊大擾越崖澗
奔我師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鸛頭黃泥港六十里
橫尸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
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西便道攻桐城不下遂走蘄

水官軍以鳳皖急謀東備去而擊袁時中於潁十一
月獻忠乘虛出自天堂山援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
襲破太湖十二月遂破桐城屠之當是時左良玉避
李自成於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楚兵以從蘄黃諸
城集土團之不能勝甲者以守獻忠聞之舍潛太而
攻黃梅知縣事張聯芳逝民之逃於太白湖者僅以
免獻忠劉鬱而猜往時與汝才携貳革左亦以此不
附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於全楚梅
劉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閭其
泰巳甚寇既作思齊以尺伍爲捍蔽聽其下糾率同

黨坎牲爲盟曰里仁會諸家競飾衣甲以誇耀之其
人遂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而投賊獻忠名曰新營
倚爲導蘄黃凶黠少年多歸之故中寇禍此十數城
尤烈十六年癸未正月破廣濟尋破蘄州三月蘄再
屠且盡蘄先期有飛雀萬餘投南城壕樹杪發火火
器不爇白霆鬼白晝牆上騎而揶揄人守道許文岐
初設守有楊毛二將爭言不平鎮筸兵內閧應賊文
岐被執至惶華山不屈死荊王先一年薨桂妃及世
子道至九江幸弗及黃州南城門哭五日三月破蘄
水黃人聞盡逃惟女子不及行二十四日賊入擇其

姣麗者驅以縋城縋者斬指墮腕血滲漉淋壁間三日城平乃殺而投之以塡塹黄有恩子張以澤先期集亡命迎賊生員李時榮拜馬首降四月獻忠連破麻城里仁會之首曰湯志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中之與已合者曰周文江以應賊賊改麻城爲州以文江知州事故金吾劉僑獻二妾數萬金於賊以免於是張以澤李時榮等獻策渡江招星辰湖漁人具舟待濟賊犯漢陽甚急武昌賀相逢聖因長史徐學顏入見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武昌參將崔

文榮者壯烈士也歎曰事迫矣潛師渡江襲賊斬六百級衆不敵乃還漢陽陷楚省士民宗室初匿保通城崇陽山中者爲土人所苦挈孥以歸謀撤江上兵嬰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五月五日賊從團風渡襲武昌縣入之縣去會城百里邑中虛無人賊出其軍駐樊口文榮乃營於郊拒之於洪山寺既而歛兵入城以副將胡某守洪山是時賊大營尚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罪被笞往投之盡以軍情輸賊而李時榮之族居省城約內應二十三日賊全軍從鴨蛋洲畢渡營於葛店二十五日先驅至華容鎭踰日抵洪山時胡副將退入城而賀逢聖崔文榮壁武勝門賊以二十九日傅于堞文榮盡力拒守賊大掠金沙洲攻轉急道臣王揚基傅箭開門詭言有事漢陽同推官傅上瑞棄城遁楚府新兵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文榮方出鬭回兵鬭城扉不及羅馬鳳凰山持矛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洞脇墮徐學顏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游擊朱士鼎賊斫其左右手棄之士鼎縛筆於臂作書乃殪逢聖衣冠北向再拜賊揶之去曰此賀佛也賀曰我

大臣不可苟活又北拜哭自投滋陽湖王會橋下屍沈百有七十日而不壞有土地見夢於滋陽濵之人曰吾等守賀老爺甚苦後等收去明日浮出公左手心有黑子一齒虫蛀用金鑲以此爲識全體不壞惟足大指半蝕云武昌通判李鏡英全家自經邑紳馮雲路熊雯罵賊死明生員者驅妻子入井中而已從之人號爲明井云楚王被俘而沉之以死自殺獻忠見其庫中金歎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髯子眞庸兒也賊宜言宗室送降名者弗殺楚宗多投牒願從或有平人攙其中冀以免既而白刃交下欲自辨頭已落先是有異人呼於途曰一犁豬屠伯至矣果驗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

下錄爲兵餘連項就戮賊持刀者腕爲脫乃佯開漢陽門縱之去門偪水人爭呼蹈籍鐵騎圍而壓之江中自鸚鵡洲達於道士洑浮胔蟻動水幾不流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鱉不可食婦女別而纍有殊色者入婺子營亦置隊長監以賊目而收其值給軍用獻忠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爲天授府江夏爲上江縣以周文江爲兵部尚書張其在爲總兵前軍都督以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守道蕭彥爲巡道陳霖知漢陽黃元凱知黃州開科試士取七十八人補

二十一州縣官幷佐貳各賞銀有差遣人招興國州柯陳二姓兵降之以湯志爲僞遊擊守麻城防鳳皖以張以澤爲僞總督鎭蘄黃李時榮效用謝鳳洲代之漢口人周五（周五即周洪鄉）者首其地富人多亡匿出兵搜牢獲千餘舟士女赴水溺者無算是時李自成兵至漢陽聞獻忠先期得怒貽書恫喝之而左良玉以其軍西上遣總兵方國安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破賊於蘄州黃石港楚諸生程天一集鄉兵二萬夜擊賊於大冶擒僞知縣奚鼎鉉殺之沈會霖聞風遁官兵次黃州白雲寨長易道三執僞知府黃元凱遂復黃

州初獻忠踞武昌有大志故於屬城不甚殘殺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屬和詐收人心發金以賑武昌漢陽難民已聞楚師漸集乃留張其在謝鳳洲等守城以養子名四虎者駐金沙洲而已率大營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軍爲三一軍白羅山一軍白石磯一軍蔦洲屯舟師於湖中息馬山谷間將以窺岳州長沙未發於是左營諸將毛顯文常國安郎啓貴于日成段鳳翔秦天祿等進營而前次於陽邏堡蘄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騎百餘夾江而射國安轉戰自白雲閣至金沙洲四虎先期

遁我師奪其舟百艘賊騎反走是夕官軍退屯漢口翌日進攻各門賊開漢陽門出戰我師逆擊於鱸魚套敗之遂乘以入張其在焚黃鶴樓及宗人府第俱盡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斷王惠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僞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被擒鳳督馬士英屯壽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行入麻城諸寨謀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極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鱸魚套中擒湯志數其四罪磔之傳首壽州我師別將徇興國大冶監軍道王賓屯武昌沔陽知州章曠（曠之初從沔入漢口也江上無一舟一人敢行）

者廣獨從一廚夫盜棄入賊中知己迫乃傳檄上下流而兵始至人服其勇云駐漢陽黃安
黃陂皆自殺其僞令上流三郡悉定獻忠已率衆西
行左兵鐵騎營追賊及之於金口擒其殿後僞總兵
鄧雲程殺之獻忠時已陷蘄寧蒲圻岳州大震沅撫
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環率兵二萬守陳陵
磯乾德思以計破賊許其民將妻女出自匿壯士健
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盡殲其前部刖四人耳以歸
之賊憤而致死於我乃蔽林植旆爲疑兵埋大礮積
薪翳之賊誤舉燎則迸裂銃卒措五子騎再置巨艦
中流計矢石可及卻不進賊連弩注射度且盡卽突

擊我師三戰三克賊更番迭休驅其衆二十萬百道
仰攻不能支乾德環走希貴退屯湘陰已而亦走獻
忠既得岳謀過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筊大詬
斂千艘於湘潭將渡風作覆其百艘獻忠怒而還岳
連戕編載婦女積薪灌油投以炬延燒四十里夜中
水光如晝遂騎而過長沙長沙故吉邸封處也惠王
之去荊州走湖南舟覆陳陵磯宮眷溺王僅以身免
其入長沙兩王相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
十里有烏道可柵而守推官蔡道憲力請之王自堞
其宮垣擊橰徼循不能有以應也巡按御史劉熙祚

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
孔道貴屯三樹磯而道憲蘇官錢爲柵斷陸道柵不
盡成賊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城中事
急又以其下返走江夏李乾德氣沮索借熙祚道貴
率吉惠二王走衡州賊傅城下呼道憲趣之降曰吾
軍中知爾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三日城陷嚼
齒大罵賊遂遇害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
去賊初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
今日賊云爾不降亦不得生國俊曰如我輩願生亦
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內四卒奮曰願葬我主骸

而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葬之南
郭乃自刎獻忠封先民一德爲僞伯以蘄圻令李鳳
起知岳州府通守任維翔爲長岳道邑紳史可鏡者
降賊僞授長辰常巡撫賊去爲官軍所縛李乾德加
拷訊械至南都伏法可鏡固省垣有聲者也其末節
如此獻忠尋破衡州桂王走永獻忠拆桂邸殿材至
長沙造僞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於永劉熙
祚親督水師禦賊遣中軍護三王南入西粵而已入
永州死守奸人內間城陷被執題詩永陽驛被殺於
寧鄉孔廟中是時死難者湘陽令楊開衡陽令張鵬

翼東安令陳道壽而關以闔門殉云獻忠破寶慶于
常德被兵尤酷常德故督師楊嗣昌所居地也初督
師修築新城甚整名爲衛榮邸實自固比獻忠入湖
南榮王薨世子幼王弟仁和王奉王太妃姚妃走辰
溪吏民多隨之獻忠修舊郄于故相已去常德復避
發其祖父塚殊髏焚骨葬有年矣乃見血焉獻忠闖
辰州自桃源以上大山峻嶺石灘險不可上土司兵
守辰龍關乃巳江西袁州于湘陰交境賊將張其在
蹂躪出入左兵巳收而復陷吉安僅能自守屬城永
新安福皆破再陷建昌撫州南豐等邑廣東南韶府

屬城俱逃道臣王孫蘭請救不應憤而自經潯桂賀
全之間蔑有固志矣岳州亦已復再失左兵駐武昌
者咸震動或有獻計東下取吳越者獻忠終忌良玉
在乃決計入蜀蜀撫陳士奇若闒之能文家性傲率
無他籌略緣劾免候代軍不放糧無與分遣十三隘
口賊至巫山梅子坡而饑以無兵故入之甲申正月
夔門陷士奇出兵扼重慶巡按御史劉之渤守成都
二月賊在萬縣湖灘水漲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
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賊徙徙
鬪者十餘萬貿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兩岸步騎

夾舟進安行以入涪州涪守將曾英亦閩人向以偏
裨著功於夔門涪守道劉麟長特器重之士奇之在
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而英與麟長守
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退至五里
望州關賊追砍其頰傷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
道之川南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
也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
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巳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
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重
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圖關道一綫賊既

得關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賊發民墓
內其貯之以穴城而置大砲爲火攻十二日城遂陷
瑞王遇害撫臣陳士奇太守王行儉巴縣令王錫被
殺錫罵賊尤烈云王之奔自漢中也關南道陳羽白
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冠死者甚衆
王在執天無雲而雷震賊祝曰若再雷者釋之既而
王竟不免成都之聞賊急也蜀王謀遷於滇劉之渤
持不可內江王力與之爭王既以六月十三日成行
守門卒洶洶亂轀重婦女有被掠者事遂巳是日大
雨雹雷震王寢殿城中人崩恐七月新撫龍文光總

兵劉佳胤率官軍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逆去者半十月之五日賊騎兵從資陽水兵從洪雅新津薄城下佳胤出禦敵既接戰大敗賊四面縱火文光急遣人往灌縣決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初九日大雷電雨如注守陴者不能立賊火攻一如取重慶法西北飛錦江樓遂崩不踰時而灌縣之水始至則城已陷矣蜀王率宮眷沒於井文光佳胤投浣花溪中之渤被執罵以官不屈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至死罵不絕聲推官劉士斗兩令成都吳繼善華陽沈雲祚皆先後死士民爭門走阻於城闉不得

出裸袒塗炭驅之至中園中園者先主練兵處也獻忠愛將自平東將軍某以下撫南曰劉文秀定北曰李定國安西軼其名尚有張能奇能弟化龍及馬元利共十人皆養子也是役也獻忠將盡屠蜀人平東流涕諫曰王轉戰三十年所過屠滅無尺寸之地以守非將士相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斯土庶幾爲王成霸業耳若又屠其衆某等何用生爲請王手中劍刎頸先百姓死矣獻忠乃止列其兵爲甬道閱民而過之壯男子少婦皆入其營中民父子夫婦失散巷市搜牢一空獻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僞位稱西王國

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用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設六部尚書於殿前賜袍服以蜀府門外屋爲朝房僞相以下朝罷議事首議開科取士以漢川樊某爲狀元賊自爲一文歷評古帝王以楚霸王爲最謂之御製萬言策頒布學宮自爲聖諭六言刻諸石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諭曰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以兵脅蜀士大夫有不至者抵以法沒入其妻子敘州尹伸被執賊重其名欲官之伸奮罵不屈被殺給事中吳宇英亦以不屈死他汚僞命者亦終不免云平東有事於漢中而還也僞臣連名

狀逆之於郊平東不敢隱獻忠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或有以殺朝士太甚爲言者獻忠笑曰文官兒怕沒有人做耶創爲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嘗用南充江鼎鎮爲禮部尚書彭縣龔完敬爲兵部尚書鼎鎮以郊天祝版不發杖之百闔門自經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剝實以藁衣冠以徇於市爲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儀值十錢其誅法亦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聘井研陳氏爲僞后封其兄爲國戚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尚書皆極刑僞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人莫得而測也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

設都督總督領之城外立大營十小營十二諸門各
設一兵部二都督以譏訶出入爲保甲法甚嚴民出
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約某日歸合符驗
而入或踰數歸或失期者十家斬斬禁其下勿得觸
諱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亦鑱其字否者立死左
右有詷事小兒數千夜則周行街巷聽人語犯者白
至識其門黎明而收者至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有
犯者亦在收中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讖也釋
之禁民畜馬嘗考武生而無馬命牽巳馬之孱劣者
數百匹驅之使騎既上發巨砲又合偫大賊以應之

馬驚人墮蹂爲肉糜賊撫掌大笑蜀太醫院有舊製
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竅召諸醫考其針砭有一穴差
者立死大慈寺僧千人因藏一宗室闔寺盡誅初以
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羈服用降人爲招誘鑄
金印齎之以易其章黎州馬金者故馬岱後得印擲
之地誓其衆不服黎州有山曰十門三面懸絕僅通一綫馬金年甫十六賊以金印誘之不從故黎州得全馬金好酒色後一年竟卒雅州有高克禮楊之鎔者兩
家互仇殺楊有弟之裔乘亂弒兄請兵攻高氏獻忠
喜聲言邊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賦雅州知州王國臣西安人初與馬寅通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川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之以殉成都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高楊世仇乘亂相攻

之裔又因以殺兄降賊復執胡寅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蠻人貪賊財物往往
弭首聽察全川惟遵義一郡不下獻忠僭號有帝蜀
之心矣當是時曾英李占春于大海起合州王祥起
遵義楊展起犍爲曹勳起黎州大學士王應熊績素
督師達州僉事馬乾行撫臣事傳檄討賊占春涪陽
人大海項城人曾英腹心舊將以勇聞獻忠之去重
慶本不置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復爲國守王祥亦出
鎭綦河相犄角展家在嘉定州以偏校與勳同守成
都破執得脫展以武進士守成都被縛展迸斷其縛羅入江中順流因木而下至嘉定既
歸而賊巳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

州人開門納之與勳以聲勢相應和應熊還自京師
即遵義開幕府祥才用不及英而委任過之乾雲南
乙科初蜀人議請之以代士奇既朝命用龍文光而
北都道斷其擢撫則猶以初意也他若遂寧司馬呂
大器西充巡撫李乾德宜賓總督樊一蘅內江戶部
范文光印州舉人劉道貞或奉詔或承制以出師大
器乾德尚未至兵部侍郎喻思恂提學道王芝瑞奉
應熊令權宜措處兵食涪州道劉麟長往來主游說
久之喻病死芝瑞麟長開道歸諸蠻起之魁或稱四
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後反正次有天生城之

謂文譚詣譚弘巫山之劉體純鄧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衛之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呼九思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與可稽考總所謂夔東十三家者也我討賊官軍惟曾英以李于左右提挈復重慶爲首功兵差强（邑紳刁化神結土人助英共結陣登山下木陸懸進四十里）楊展取獻忠所沉於河者金億萬又嘉陵完寶委輸足以給軍稱爲富獻忠聞兵起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文秀往而李占春逆之多功城于大海併力夾擊文秀大敗（賊初謀順流東下東南得全者多功城一戰力也）其別將攻嘉定者亦

爲兩人所敗劒賊大沮（南門營中大營兵權譟開門散走差勁箱等四營追及于大儀縣三十餘人悉坑之）賊初謀自蜀入秦平東先破馬爌於漢中自謂秦隴可唾手得李自成遣以賀珍易馬爌而趣之進兵東平與戰而敗獻忠自往救之疾馳至廣元過梓潼之七曲山見文昌廟仰視其題曰此張姓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忠不知書其從官進說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誑耀百姓自謂文昌子孫宜霸巴蜀獻忠嘗題詩於廟自嚴錫命以下皆有恭和御製詩刻石紀焉嘗欲屠保寧一城有僧破山爲請命持犬豕肉以進曰君啖此者從汝破山曰

老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嘗數臠因以免其凶殘不識道理如此賊天性特與人殊恒醉殺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樂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索大帽着之遁快嘗過綿州見嚴錫命第宅壯麗即斬之漸以出兵數敗士衆反覆我狹瞋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會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顧天漢等通表自成怒以爲闔境俱反詭稱開科用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挐戮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如丘塚作一大橋命兵馬於城上出入百姓十人一縛驅之至中園坑之用

法發錦江而涸其流穿數仞實以黃金珍寶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隄放流名曰錮金後至者不得發（賊得蜀府金銀錯置舟中以東下會多功城敗後又敗于賀珍故怒而沉之江）殿焚矣碎其砌屋毀矣堙其井城平矣刈其人室盡矣則又搜牛與狗鼠而磔之其一念之動於惡不過曰蜀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爾詐其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上帝命剿絕蜀人違者譴不細與汪兆麟謀遣張能奇馬元利等分剿郡邑并長吏而誅之搜巖洞發窟室登高處以望突烟兵所過而炊火或存若將吏必斬其偏裨或不忍行屠乃

至自經于道樹不知法嚴何以至此也有一縣先期
聞令向賣酒家索醉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既
而思之則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刳割無或免者
自七月至十二月成都屬邑之人俱盡賊非徒屠民
又虐用其兵嘗以婦女財物足以累軍士心不肯致
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有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
或已若夫婦有子女故軍行發令輒大慟其在成都
也毀中園一浮屠穴其下置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
近萬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
百里稍息而休者立死有闌營犯法裝大艦溺之江

中其下畏威不能忍其酷雖左右親信於心終不甚
附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先屠儒繼屠民并欲屠川民
之為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為兵無如都督劉進
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關者一軍鬨之
俱逃會
本朝大兵定漢中進忠因而歸命王問以獻忠所在
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鋪為西充鹽亭之交境去此
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元關
殊不意有大兵前驅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善
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

肰逃伏積薪之下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嗚
呼逆賊稔惡滔天　王師弔民伐罪自用兵以來未
有快於此舉者肰彼屠膾生靈而身僅盡於一矢乎
載而下讀蜀事者當為之扼腕流涕豈浩劫所至即
上帝亦無如之何哉當李占春郤敵於多功城曾英
能為遠近所附衆至二十餘萬獻忠不得志於漢中
謀東下吳楚而不果者有曾英以為之沮也肰獻忠
死而平東以下四將之兵潰入滇黔致憤毒於英而
由其不意曾殪於矢而顛以沒於渝河占春大海收
殘卒不及二千以入涪袁韜亦以不安於夔東過涪

以圖促走也李于避之東下韜遂巡入山由武彭以
趨於黔之婺川是時全川早盡入版圖諸擁兵者率
瓦解廼以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
遂歸入佛圖關規重慶為已功長至大會自以位高
賜爵上而占春不平於是二將猜難端構矣先是王
應熊死於永寧之畢節衛而呂大器李乾德初入川
乾德少得異人天書善占驗好奇計視諸將以袁武
雖草竊其勇可用力說之欲與就功韜輒傾心服佛
圖關之戰乾德實贊成之占春之惡韜也并怒乾德
乾德夜坐帳望節視星氣覺有異咄咄謂此夕主惡

兵徒步走匿崖谷間頃之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爲質韜聞恐乾德之亡也大哭泣旣迎致即大喜占春亦不害其孥卒歸之於時袁武駐重慶而李占春營涪州之平西壩四面阻水結寨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營忠州之花陵河爲唇齒王祥惡李于之盛而又欲爲好于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尋與韜相責望以此三將皆不睦袁武之駐重慶也士卒饑李乾德遣人說楊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喜藉袁武之强以自固也納之呂大器

欲遁觀川中諸將以察其能否入遵義王祥具櫜鞬迎甚恭呂知其無能爲太息謂乾德及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疏袁武忍而好殺祥尤庸儒不足仗蜀事尚可爲乎一日于荏杜司夜遁走入黔之獨山川鬱鬱疽發背卒楊展既納袁武約爲兄弟而顧與占春相通間嘗以銀萬兩米萬石資之袁武在肘腋所求顧不甚遂又遇乾德頗簡傲心銜之後袁徙屯犍爲于從屯青神展以袁生辰來爲壽即席上取展首起而襲奪其貲與衆宜賓樊一蘅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

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詎豎儒所能知肰蜀人多非之者占春率其兵親挑戰欲爲楊展報仇卒不勝曹勛與展刎脛交亦黙肰而沮一時袁武號最强終無成由殺楊故也袁韜嘗欲取遵義攻王祥破之已而祥招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鎭勢復張識者固知其不足用平東之再自滇以出也遵義其首難祥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尋被殺劉文秀遂移軍取嘉定韜大定與之六戰六勝有輕文秀心一戰大敗悉被擒遂降乾德以其父死於獻忠也曰吾不可以再辱

驅其家人與弟升德赴河死文秀所遣别將盧名臣下涪州者李占春逆戰於羣猪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相與放舟出夔巫入楚文秀遂據蜀又累年而後平蜀亂久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若猛獸聚爲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肰穿屋顚踰重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且斃卽棄去又不盡食也荒城遺民幾百家日必報爲虎所暴有經數十日而一縣之民俱食盡者其災如此敘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麋鹿無異見官軍以爲獻忠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

毛云初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已潰出關袁宗弟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党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施間此所謂西山寇也非獻忠之所以起滅故不載

附紀

獻忠得楚府碧玉簫長尺有九寸希世寶也獻曰此何用即碎之

荆州破民家有漢昭烈借富民金充軍餉票諸葛孔明押字紙墨觸手如新

獻忠惡婦人云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得輒殺之其在黃州也汰婦人醜者去之專用妓麗而弓彎者驅以拆城指血滲漉城至平地而又殺於其下[illegible]

龐士元諸葛孔明合廟名曰龍鳳祠獻忠之趨廣元也道經其祠拜而求之得中籤者三嚴錫命解之曰關中秦中漢中三中者必取秦之兆也獻忠大喜乃大修殿宇塑姜維像增其內蓋以自擬云

[illegible]忠駐重慶十二日拔全營以去過故總兵鄧玘墓下馬長揖謂曰好漢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

獻忠往寧羌州一月毁其城抵沔縣漢壽亭侯顯威爽見城上見甲士乃退

獻忠屯曲山文昌祠詩曰一線羊腸路此地更無愛人是人神是同國與天休嚴錫命以下和詩皆刻石石極高故久而未壞廣元之敗非獻忠本旨以愛將不誅命嚴錫命爲書責其擅進兵而口授之錫命請詔書宜稍文獻忠以武官只須直話乃上書奉天承運爲詔書常格其文則委巷撩衣露醜語也蜀人以爲笑焉

獻忠自稱老子過新都官吏偶失迎至漢州百姓匍伏道左人賚一元寶及回新都人先期迎怒曰汝要想老子元寶耶折道旁樹枝打之盡死

獻忠多殺戮所居人鬼相觸朕不以爲意一日坐某殿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綵絲品竹擊鼓鳴鐘者數十皆無頭之人驚絕仆地乃出居北門城樓不敢入宮

蜀人曰陳士奇爲督學也而講武爲巡撫也講文初邵捷春得罪蜀人欲以馬乾代之蔣相以其乙榜持不可後卒用士奇蓋以捷春士奇皆閩人故用之以救前事之敗蜀人以爲全蜀糜爛皆士奇誤之也

蜀人曰曾英兵三十萬守重慶之南幷瀘州夔州

下川東皆其屯聚處也賊在重慶北岸與英相持因攻城之敗委之以去又曰賊發兵南收敘州府敘有瀘河河之南楊展嚴兵爲備故不得過又曰賊北守保寧保寧與漢中接壤李自成將馬科交境相拒乙酉春科率七千人攻入綿州分其三千人野掠而以四千人城守獻忠來爭初與三千人戰旣屢敗矣獻忠斬其退者身率先死鬬遂大勝科遁去獻忠幷得守者之四千人以分散諸營改綿州爲得勝州云

綏寇紀略卷十終

綏寇紀畧卷十一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建寧鄒　重山公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九江哀

左良玉字崑山臨淸人少失父爲其叔所養其貴也不知其母姓年十八從軍剽掠行旅坐法當斬有丘磊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而良玉得免死去而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給侍左右嘗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大醉失四金巵旦日惶恐請罪侍郎曰此非若所當給事向者吾誤若非若罪也有詔調

昌平兵遼郡赴援榆林人尤世威時爲總兵以護陵不得行侍郎與之謀今欲遣將誰可者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其人方走卒奈諸將何侍郎曰果爾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諭意且曰吾將自往請之良玉聞世威至疑其捕已也繞床走曰得非丘磊事發耶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告以故良玉失色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侍郎至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三千金送良玉行觴之巵酒三

令箭一日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
行諸將上其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
諸將上矣良玉出而以首觸轅門誓必有以報已而
有功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元戎首尾僅歲
餘年三十二長身赬面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惟
通曉解文義有喻布衣者爲掌記性方嚴良玉以父
事之賊至自立陣前說降曰汝等良人家子弟失計
陷叛逆至此左兵不可犯盍早降賊不聽而後兵隨
之既勝勸勿太擁殺曰其中保無威脅不得已者良
玉每出軍勝先遣人報喻如喻草檄迎三十里左下

馬歡甚以其輿與歸喻飭中厨備飯爲笑樂或敗喻
南面坐見左不爲起左長揖不敢就席喻呼其名責
數之曰良玉朝廷待汝厚今折損官家士馬又日縻
其餉金何以爲顏乎左封寧南時喻已前死每飯酹
酒于地呼喻大兄其待士識道理如此左初用兵山
西戰疾力矢報効無他心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始
圖綏追養寇收其降者以自重所部既多餉不給縱
行採掠不禁緣此屢被詰責然終以得衆名爲强同
時諸將如曹文詔以忠死鄧玘以亂死祖寬以誅死
良玉老將持重勝不務深入雖敗常以中軍自全故

不爲患聽其下以所得而已不私士皆樂其寬易爲
之用故不致亂威名爲閫外所伏隱然若一敵國故
不受誅軍行進止得失成敗之奏爲前後督府所莫
及以此益自專不受節制在諸公有以致之非盡良
玉過也張獻忠之在穀城良玉請擊熊文燦曰彼雖
懷貳釁未成也君雖敢鬪衆未集也驟而擊之他寇
必動脫不能勝所失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
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疑心
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怠我奮賊寡我衆
攻之必拔襲之必擒若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苦禁

之而止獻忠旣焚穀城房竄入鄖竹山中文燦請追
之良玉不可文燦曰將軍逗撓耶賊已絕地窮竄急
追毋失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今非不擊避其
銳也箐薄深阻前逃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
狂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窮竄也負米入山頗
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已而羅
猴丧績良玉具條前後與理臣爭者以聞于朝大司
馬楊嗣昌諱言文燦失策而又知過不在左也故于
其督師特表左爲平賊將軍俾制孟明曹沬之耻左
雅知其意不爲用當嗣昌督師襄陽諸大帥惴惴奉

指麾恐後左獨守便宜不甚受所下方畧楊亦寬假銜轡以優容之官兵之追獻忠于蜀也良玉受命先驅其機宜往復所不同于制府者有三于取道也嗣昌曰興平良玉曰大竹于遣兵也嗣昌曰偏師良玉曰全軍于料敵也嗣昌曰吾恐其折回平利良玉曰賊不敢復瞰鄖房嗣昌曰八賊將必旁竄歸巫良玉曰逆獻必不遠投曹過監軍道萬元吉以其不相承稟深以爲言嗣昌能降心曰從故瑪瑙山賴以取勝夫合楚蜀之事觀之羅猴山左良玉以爲不可戰者也文燦違之以致敗瑪瑙山左良玉以爲不可不戰

者也嗣昌從之以奏功彼其老于行間審敵制勝智畧誠有大過人者若又能加之以恭慎將之以忠誠不伐其勞不矜其智雖古名將何以加焉乃自以一劒之得笑文臣爲不知兵而嗣昌以使相之尊賜劒之重九調而九不至馴至窮寇生其羽毛群帥離其心脅兵譟于開縣地覆于襄陽此可僅諉之賀人龍而于良玉不之責乎及夫督師繼藩王亡賊于是乎伐蔡侵隨漢東大擾然良玉當新敗之餘下當陽出宛葉一再戰于麻城洵陽之間賊遂以破獻忠瀕死破膽奉頭奔竄之不追其前之亡羊則縱追也其後之脫兎則逆獲也江漢巴蜀之民嘗肝腦塗地于此賊之手故使良玉不成其功嗚呼此孰非天爲之哉左軍之强由于破獻忠而有其士馬者大半分所部爲三十六營營一副將領之有馬數萬餘匹計其軍食于度支者不及什之一餘皆剽掠以爲資百姓畏之甚于賊然較士伍論强弱畧與李自成相埒自成起草竊得行已意驅其衆可赴蹈湯火良玉憑藉威靈而不能免于觀望貪功避罪前瞻後卻弗克盡其所長以此勢常不敵郾城被圍而莫支汪喬年覆沒而不救論者頗以此訾謷良玉幾與賀人龍同類而

言之矣上旣恨開縣項城之再逃斬人龍以肅軍政其意未嘗不在左而恐其有疑朝廷之心也乃發帑金五萬大司農再撥十萬錦綺綵物千端空頭告身數百道使者齎至軍前頒賞出故尚書侯恂于獄以兵侍郎代丁啓睿爲督師拔河內知縣王漢爲御史命監平鎭軍而趣良玉救汴恂與漢未至軍而良玉已敗于朱仙鎭矣良玉之在朱仙鎭也賊營于西官軍營于北良玉謀作甬道屬之城通于河北以便餽餉汴人疑左之援已也閉門塡之以石弗與通天大雨數日良玉夜召諸將計事辯色猶未散隱隱見營

南有山若雲者衆愕視不知云何良玉舉刀擊地曰
唉此必賊築土山立礟臺打我矣立遣騎覘之果
然凡築土爲山者三山立一臺臺下各宿精兵一萬
仍深溝官軍至賊伏其下兵去而轟雷震裂左命軍
中亦立臺應之賊更番迭休不能支乃夜營去自成
見左營之移也曰左徙將此來必死戰愼無與爭惟
待其過而從背擊之蔑不濟矣左步在前騎在後賊
于步則聽之行于騎則闘而不鏖鋒纔交即退左兵
喜于得逞疾馳八十里賊早于其前穿巨壍深二尋
廣如其深之數環而繞之者百里自成率百萬之衆

遮于後追之左陣已亂無闘志相率下馬渡溝負輜
重携刀槊僵仆谿谷中後人趾乘前人之顛以過自
成從而蹂之左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筭自此走
之襄陽初侯恂之在請室也七年矣左用兵于豫楚
三過之令其下曰侯公家在此敢擾及草木者斬入
城謁恂父太常卿侯執蒲拜伏如家人不敢自居于
客將上知其故特湔祓恂且用之已而闘敗恂請疾
馳良玉于軍上曰朕所以用恂者以其致良玉而柰
汴之急也今赴良玉軍則一襄陽之客而驕鎭之故
人耳于援汴之謂何乃命[redacted]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

來會良玉新敗畏自成無意行不得已于舊帥遣其
將金聲桓以五千人從而詭云身率三十萬衆會恂
于河北恂懼倘無所出且逆探其情好謂之曰將軍
之士大半不餘於縣官今遠來就我因善葬散其衆
則不可若恐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久
之良玉竟不至汴遂以亡上怒恂罷其官尋致之罪
而李自成之破汴也逵引而西謀拔襄陽爲根本時
良玉屯于樊城大造戰艦舉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賊
師惠登相常國安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吳學禮皆
附之士馬滋盛衆然親軍愛將死而降人不奉約束

左亦氣漸衰多病不能復與自成戰矣自成乘勝來
攻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舉礟相擊賊臨江驟馬而
濟水沒其鬣與腹猶不止有一洲差淺向獻忠所渡
處良玉以萬人守之自成用十萬人來爭良玉大駭
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武昌入見楚王予我
二十萬人餉爲王保境固城楚可無恙也王嗇不能
應良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士民宗室奔走通山
崇陽間多爲土著所害舉傳道王楊基膺其資先期
奪門出舟未發盡爲左所掠子女皆入左軍中良玉
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六日啓行艨艟蔽江

而下五晝夜九門堅壁居人登毗山以望師皆呼叫幸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漢陽以下降將叛兵所在蜂屯假竊左軍號以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者實亂首良玉中軍尚未達小孤允成收賊白貴等爲先驅已破建德刼池陽去蕪湖四十里舟師泊于三山荻港漕艘鹽船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俱入文武操江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中斷南大司馬熊明遇錯愕不知計所出都御史江右李邦華故南樞臣也即家被召命道出湖口聞變有勅令東行由潮江取京口入北邦華

叱曰是何言耶身爲大臣忍坐視東南決裂袖手而去乎乃倚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老臣遭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仇頃傳麾下今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王上神武羣醜游魂稍稍脊芬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悞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心跡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即日

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援杙回船刻期還鎮欽俯事情俟本部院到皖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良玉得檄心折又用其客李猶龍胡以寧輩開示禍福王上封伻頒牧入見當力爲保全功名釋中山箝齒之疑得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邦華飛騎貽書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翼日具威儀入其營良玉紅袜首韡袴握刀揮矢俯立鵝首邦華辭乃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坐樓船大閱士馬邦華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宜諭軍中矢忠義殺賊良玉令于軍斬淫殺者四人

以殉釋被掠男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船五百餘號臨別誓以餘生效頂踵邦華退謂人曰東南有事此一軍必能自效良玉不負我矣然邦華行後良玉息肩于皖皖守將杜弘域文煥子也杜應金文煥族子也以賊帥降左左之東下應金爲前驅先以書抵弘域言情故皖及弘域得無恙左軍士有逸入杜麾下者杜斬之因其客以謝奉管鑰執鞭弭而後左即安之張獻忠初襲廬陷舒治舟巢湖闖左之下皖遂去而棄疾于楚僞國都而沈其王于江左時已溯流九江熊視其君若民之糜爛焉而弗救即上亦不能詰責

也邦華之見上也曰艮玉潰兵之罪請以王允成除
上亦因以歸獄允成而奬艮玉以誅叛定變允成出
入左帳中自如卒不死十六年八月艮玉奏誅叛事屬訛傳有旨王允成逮赴楚撫殺賊自贖獻忠以七月二日大焚武昌從咸寧蒲圻以
上岳州艮玉于十六日提其兵出湖口湖口令謝所
舉者湘潭人僞儒士居人聞左兵至亡失魂魄或勸
令亦走令笑曰無恐我去將安之先期戒牛酒芻糗
兵至挐小舟突入其圍中長跪涕泣左怪而問之曰
公有所請乎對曰無有惟就公乞一學字耳左笑曰
解人也遂去獻忠之初去武昌也有自寶慶下者曰

劉兵自沅縣下者曰張兵自夔門下者曰郭兵借官
軍號復爲名擒捕僞官搜牢富人劉劉艮善楚人不
聊生左先遣馬進忠至而小戢艮玉以八月入武昌
城中四十八公署及民居皆燼故禮侍郎郭正域第
獨存乃即之以立軍府遣其人以旗幟招百姓出軍
船所掠下江貨物賤其價以通市商賈聞之頗來郡
邑太守以下官亡城失印或竄伏塢壁或徒步還家
聞兵至自出者咸復其所巡按御史黃澍有權略與
左議頗合黃州守周大啓修築獻忠所毀故城知沔
陽章曠率州人倡義旅郡邑有聞而應者楚下流稍

稍復完張獻忠巳盡陷湖南諸郡遣其僞都督張其
在趨江西楚新撫王揚基聞獻忠之駐長沙而餘黨
入江西也以兵復岳州江西巡撫郭都賢提兵拒境
上賊巳從醴陵犯萍鄉之插嶺官軍扼黃花橋賊從
別道薄萍鄉令走賊入之張其在自瀏陽萬載分道
趨袁州袁人開門納賊艮玉先在九江命副將吳學
禮援袁學禮至而賊將丘仰拒守我師高山先登斬
仰學禮放兵大掠袁臨吉之民郊保者洶洶俛殺都
賢檄學禮歸而自募土人置戍賊聞左兵之撤也震
其在從長沙突犯吉安陷之吉水永新安福泰和諸

令同日遁賊復入袁州而我水軍方國安之在楚也
別將王世泰楊文富遇獻忠所遣賊將自長沙返而
顧岳者既合戰賊佯敗我師奪輜重舟不前賊乘之
殺溺無筭岳州復陷江夏亦震恐會艮玉遣馬進忠
以步騎進脅國安杜應金等繼發圍袁州賊突門走
以攻賊于臨湘追之及于岳州城下賊大敗遂并收
袁岳而江右湖南畧定時李自成踞有荊襄承德漢
黃以上與應隨接壤者塢壁之人多與賊通而輸之
糧艮玉初以許州之陷妻女爲自成所得常置軍中

厚奉養之賊將王四者自成配以艮玉女遣之至武
昌道其家無恙欲以致左左不應然多金帛以復使
之歸竟亦不能殺也先是上用兵侍郎呂大器總督
江楚應皖軍務以代侯恂恂解任中道逮下獄艮玉
知因已故致舊督再得罪有鞅鞅心與呂齟齬呂
所仗惟李輔明馬科二將馬已敗調關寧輔明不足
用建議招募柯陳二姓與皖督私圖南昌關箭被焚
呂高坐江省漫以恢復吉安為解乃賊盡陷建昌撫
州南豐大器不能救為左軍所揶揄而賊將先舉艾
四者屯嘉魚錢甚馬進忠與之戰于三十六灣而敗

再戰于蒲圻又敗左軍勢亦不振會獻忠從荆河入
蜀艮玉遣兵追之距荆州七十里偵荆襄之為賊守
者聞自成西入關亦盡併左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
棗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犄賊後收
其空虛之地以恢復自為功十七年正月上既封艮
玉為寧南伯畀其子以平賊將軍印俾功成後世守
武昌仍下特詔責其與江督大器見駐何所作何進
軍而鳳督王合織黔粵各督分救援楚皖江沅各撫
任犄角即科臣之前受命察核者左懋第以便道催
戰艮玉乃條日月進兵狀為疏以聞曰臣以十六年

八月復武昌即江西有警遣副將吳學禮于十月十
三日復袁州糧絕兵回賊乘間再據臣乃定計水師
徐發先遣副將馬進忠率騎兵由陸十一月二十七
日再復袁州十三日復萍鄉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
過此即入楚境初五日復醴陵二十六等日復長沙
湘潭湘陰諸處擒偽守道以下尹先民等官又遣副
將馬士秀等率步兵由水趨湖南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復岳州臨湘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復監利二
十二日復石首二月十一日復公安臣先已密調副
將惠登相率所部由均州東下十七年正月二十四

日登相協同副將毛顯文復惠安二十六日復隨州
計期三月復府州縣一十有四臣與監軍職方司主
事李猶龍先後馳報疏在御前可按也昇言江督呂
大器不發兵及舊撫臣王聚奎狼狽回省狀府道路
梗塞驕蠻稽緩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賊之信至矣
艮玉審知登遐內閣三軍縞素率諸將旦夕臨翼日
諸將前請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
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艮玉拊
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
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封疆之

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爲功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盡出所藏金銀緞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良玉哭諸將噭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礟斷江衆乃定當良玉出所藏其子夢庚有吝色良玉曰爾以此爲若物耶向者吾散之乃所以爲若也太息曰左氏不得世有此軍矣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改元弘光奏以寧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黃得功並進爵爲侯蔭一子錦衣衛

正千戸封高杰爲興平伯劉澤淸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與得功開藩淮揚爲四鎭而上流之任專以委左部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楚西境稍可乘良玉得以其閒復荊州德安承天承天獻皇帝弓劍地詔以收復陵園爲左功責所司速補給十六年楚餉缺額四十萬而何騰蛟爲楚撫袁繼咸爲江督騰蛟共良玉收拾武昌爲同心固守繼咸係李邦華所推許邦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輩又在左幕中繼咸用忠義相勉故兩人交頗合左兵無慮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

降軍每春秋肄兵結隊武昌諸山以一山幟志爲一色左建大將旗鼓于射堂周麾一呼旆而立者山谷爲滿其閱軍法用兩人夾馬而馳名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十餘里南中所恃者四鎭東平廣昌弱黃靖南獨以其身敢戰爲傑士馬十倍三鎭視左軍皆遠莫及故當時推寧南爲强然朱仙鎭之戰左精鋭已盡其後歸者多烏合厮役扈養之人居大半稍黠有力者率什一以自拔樓船偶泊即有貨庫府等百商爲軍市法令總不相攝識者知其不足用左家室盡于許州在武昌諸營娼優歌舞達旦元帥

獨塊然一榻無姬人侍側者既老而被病南中揚生者善醫柳生者善談笑左大歡樂之奏揚爲武昌同知攝守事而柳生不願官以客將出入臥內最親信嘗月夜飲僚佐李猶龍等召某將官營妓十餘人行酒杯斝縱横履舄交錯少焉左顧而叱命以矢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其將百萬軍正已率衆爲下所服皆此類也懷寧阮光祿大鋮者負縱横才以附黨故廢歸德侯方域嘗偕其友移書罵之方域侍郎恂次子也當左兵南潰方域僑寓陪都大鋮頌言良玉爲賊而日侯以同反左具知其情恨之比大鋮

附馬士英起用舉朝力爭時四鎮猱預國是左無一
言阮既柄用讒語因其客爲修好寔陰構而銜忌李
邦華侯恂故東林黨魁而良玉其所薦拔時必有借
左以難已者陰結黃澍南爲犄柱左武人初不知所
爲朋黨既見板磯築城爲西防嘆曰西今復何所防
直防我耳不免有沿流之討矣會朝事日僨錯而楚
餉不至御史黃澍請入朝覲之澍面奏觸柄臣既返
而金吾逮治澍數士英十罪且言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銀人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志亂
助澍言甚力韓贊周比之始退左留澍不遣隙遂開諸將日以清君
側爲請左自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天子在下流假

其聲號相摩繫若縱之東下且擇利趨走是局寧復
可制乎嘿勿應無何王之明事起中外皆讙譁楚西
陲之報日急左亦心動黃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
之盟方登樓密畫左況吟未有所定中一將拂衣竟
起曰疑事無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不能
鬱鬱久居此矣左不得已從之左初甚楚難爲各鎮
自惠登相駐漢陽外諸將咸有分地楚人多苦之王
之綱者在武昌縣尤殘忍好以人爲稏稞而懸之于
柢灌沸湯以蕩盡其腸脇而後烹之之綱別號抵子
百姓聞其名皆奪魂魄楚紳士之不能去者山子女

財帛所以奉鎮將者百端冀得免瀕行乃悉取而棚
考于營中或夾以兩門俾健兒行其上以索賄賄未
盡入其人已折脅拉骼祝世英樊維城諸君子其地
皆死舊江撫劉宗祥與之綱約爲兄弟軍既發掠其
貲十餘萬殺之不能得其屍云左以乙酉三月初四
日傳檄討馬士英空國行自漢口達蘄州火光接天
者二百餘里至九江袁繼咸過相見于舟中坐未定
俄見岸上火起報云城已破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
其城左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搥胸浩歎曰我負
臨侯臨侯者袁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

吾不能報效朝廷諸君又不甚用吾法制故憤懣以
至于此自念二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沒之
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效次也若撤
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
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惠登相當歃拔佩刀横膝
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令者齒此劍諸
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因降寇所謂過天
星者感左再造力有忠實心左歿後七日軍東下惠
卒其黑旗軍殿舟行不近岸有紀畧而前鋒中軍大
亂自彭澤以下皆脅夢庚不能制兵至池州東風怒

黃得功遏其鋒諸將飽掠獨遁池州不救貽書登相曰留此以待後耳登相得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為流賊其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往往西上疑之問而得其故索輕舸往追之登相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其兵絕江而去初丘磊者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得不死侯恂之再為督師也奏以為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得構以罪馬阮殺之于淮南或以為良玉東下蓋亦因磊死故云

外史氏曰予觀懷陵末造天下之勢在于良玉中原糜潰朝廷之法令不可復行唯自成能號召饑民以為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死于賊為國家計者宜舉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歛天下之兵以守河守江漢守關餽良玉以屯種之粟俾且耕且鬭而與之持久彼視自成力均勢敵又竊天子之寵靈而繼之餫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登之徒其勢宜日強自成草竊烏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相下舉心必携不出二年其衆將析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為飾使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今計不出此而區區于汝汴之一戰以至于敗此謀國者不知

駕馭之過也若夫兵敗之後退于襄陽潰于湖口歸于武昌向之猛氣窒力澌滅殆盡身已落于降兵叛卒之手而議者謂其專制上流憂必為變嗟乎良玉兵非昔日之兵將非昔日之將天子用爵賞以羈縻我而我即用以羈縻其軍彼豈不知清君側制國柄足以得行其志勢不可耳唐末藩鎮皆父子兄弟之兵故用以專制一方長戈指鬬彼將百萬之衆出門一步渙然崩散此豈可與作賊者哉跡其生平識機變饒方畧可以謂之智將顧用其私意揣摩上指弇衆軍心張形勢以便身圖而逃國法至亡身病而下亦叛之九江舟中自審不濟而後發負恩之嘆晚矣曹文詔黃得功忠而能勇苦不長于謀良玉能謀矣而無忘身殉國之心坐長禍亂以視兩公其有餘愧然若以劉澤清之便權牟利者比類同觀則寧南固一時之傑未可槩而棄之也

附紀

豫撫陳益吾與同年許霞城書云豫事之壞由于吏部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巧者鑽營閩粵浙直美缺以去一種闒茸無能之人不諳趨避者則坐名填缺以功令驅之到官久之列城皆然一片暮

氣地方全無料理寇來避之山寨寇去仍舊入城甚至有如鄖陵舞陽之開門迎賊者中原重地拱手付賊職此之故至于督撫身臨賊塲偏裨佐貳宜聽其隨才選用勢成臂指年來該部攬權營私即守巡標下中軍無一不從部授何况督撫一切部內走差偵探久慣積猾乞恩進奉題授晉事名曰辦勢此輩非中官厮養即市井遊食既乏智勇之能又熟躲閃之技見賊輙遁事敗彌縫恃有部主平日情面少加呵譴即布流言至于領兵大將官非功投氣以勢盈墻壁既牢去來由巳如任歲

左良玉移催數次始爲一行甫望賊而掉臂去之者弟所以有調兵如請客馭將如驕子之疏又如李重鎮一賊不殺而舊樞婪其重賄屢疏代爲鋪張左良玉謊報躲賊畧加拜彈便爲瞋目攘臂朝堂之上曰如何難爲我將官弟所以有將官不殺賊則罪巡撫巡撫參將官之不肯殺賊則又罪巡撫之䟽諸如此類未易悉數朱仙鎮之敗良玉以七千之衆率先倡逃致十八萬人馬一齊潰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復問嗚呼誰爲之哉憶弟入豫即過舊鎮臣劉超見其不堪棄去又物色舊鎮臣許定國見其尤不堪棄去而其後樞部俱用之封疆今許遽劉叛矣甚者舊司農本非將才而舉爲保督曰能駕馭左良玉驅策劉超也及檄良玉而良玉付之一哂超且顯然爲難至于保督揚兵河北秦督駐兵潼關兩軍自爲表裏以一爲正以一爲奇迺保兵未渡河一步而秦兵先撩虎鬚甫出函谷一敗塗地用兵之效竟何如哉

南都之詔至武昌也楚撫何騰蛟以劍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盧鼎者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

黃澍之謀東下也以騰蛟不從謀刦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爲所得良玉令四將守之迺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

綏寇紀畧卷十一終

綏寇紀畧卷十二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建寧鄭　重山公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虞淵沉

傳曰天道不僭視人主之修德與否而降之禍福此自然之符也今以十七年已事觀之成湯之責六事箕子之陳五行未顯有失德或致厥罰況於三風十愆之必戒可得而知也齊莊中正以禋祀鬼神恐懼修省以禳塞災咎雖董仲舒劉向之徒執經義推陰

陽無得而議焉然則彗孛凌犯何自而生水旱札瘥曷爲而作豈上帝之監觀或爽而政事感召其理不可信歟夫天道遠人事邇以武宗之戲渝馳驅倖有大業乃先皇憂勤恭儉不免于亡者前人之餘殃處其極敝臣下之衆慝集于厥躬豈不然歟彼曲學小儒因成敗傳會其說此目睫之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於戲遭時亂亡靈臺太史之所紀蓋闕如也姑掇拾遺聞著於篇

熒惑　太白　彗

崇禎三年熒惑入東井退舍復贏居數月

案萬曆九年二月辛酉火星順行犯井宿北第一星十年八月戊申月入井宿與火星相犯二十五年十月戊寅火星逆行入井井者秦分兵將起于秦也秦地在嘉靖以前西陲多警朝廷以三邊爲重調兵食修政治故秦可無憂萬曆中專意封賞秦兵缺額餉每鎮以數十萬又以調援怨咨挺爲亡命秦督撫虐用其民匿寇盜不以上聞熒惑者火也火必蘊隆而後發萬曆九年順行犯井二十五年逆行入井火繇微以至著也崇禎三年退舍復贏居數月火燎于原不可嚮邇矣雲中定襄雁

門代郡太原皆入東井躔度故秦寇而晉受之從神木過河三晉名城蹂躪殆遍其驗也

崇禎三年庚午二月熒惑入鬼宿犯積屍氣楊鶴劉廣生主撫

四年四月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鬼宿犯積屍氣楊鶴受神一魁降

萬曆中熒惑四十二凌犯二年二月十七年七月三十四年五月犯房二年五月十七年二月二十年十一月三十七年十一月犯氐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年二月犯張十三年二月自張歷柳四十二

年十月犯柳十五年二月四月四十四年十二月
四十七年二月三月丙戌甲午庚子犯翼十七年
四月歷亢入角三十二年二月犯角十七年九月
十九年七月犯南斗十九年四月六月犯箕二十
一年七月九月犯室三十六年六月八月犯女三
十八年八月犯婁四十七年正月二月犯軫二十
五年七月三十四年十一月犯歲十三年正月犯
軒轅餘犯太微者四犯井二事見前其犯輿鬼在
二十八年二月與崇禎三四兩年之變相合自東
井十六度過鬼入柳爲鶉首秦之分野輿鬼主斬

殺明秦寇宜殺而不殺將反爲所害張爲周翼軫
爲楚先是熒惑犯張自張歷柳犯翼犯軫豫楚亦
將有寇災　又萬曆中太白晝見者五其二十一
年八月見井度二十四年四月犯井宿占專主於
秦十一年六月獨書太白犯熒惑火與金並見與
是年相類
兵法五火止於燔爇礮則因機發石以投人者也
自永樂中得西洋大小火礮之法而弓矢戈矛之
技廢不講將吏狃于不復見敵一不中棄之以走
反委諸羣盜之手故其初用之威天下而後以亡

國天事恆象熒惑之數十見者殆爲是乎三代車
戰其法可勝而不至于大敗秦獻公十八年櫟陽
雨金始盡毀古法尚首功而楚趙之戰伏尸百萬
二世時太白再經天勝廣起秦以亡解使車戰法
在則千乘萬乘耰鉏棘矜何自而勝之哉此金失
其性者也自秦以下民之蹈白刃者不可勝筭然
火器未入中國尚有堅城可守今獻闖縱橫名都
隳突者皆以寇得我火器雖孟賁之勇墨翟之智
無所復施生民之刧數彌深五行之害氣畢究靡
爛其民比諸鋒刃千百過之故熒惑犯積屍而寇
禍燎原暴骨如莽此火失其性者也況金火合曰
鑠其爲兵喪尚忍言哉

八年乙亥九月熒惑犯太微
占在次輔時何吾騶文震孟爲相溫所劾免
九年十二月熒惑如炬在太微東南
十年五月熒惑晝見
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
所掩
五月初五日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
十二年十月熒惑逆行太微犯上相

十六年正月熒惑逆行失其處
十七年二月熒惑犯角
次年五六月熒惑犯房心
熒惑自犯鬼宿後其凌犯失度者凡有八莫甚于
十一年從尾度漸至于心心太子之象鄭萌曰犯
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按萬曆二十四年四
月丙午熒惑入心其年二月皇太子第一子生是
時鄭貴妃在上旁太子將有動搖之議其後光廟
雖立祚不長熹廟國統再絶先皇十年太子加元
服出閣講學其明年熒惑入心太子二王後以國

變遇害占曰王者絶嗣是其應也 楊嗣昌時爲
兵尚書奏爲占主中宮后妃今熹廟成妃發引所
謂白衣之會也又歷舉漢光武明帝唐憲宗宋太
宗時皆月食火星不爲災其論明帝永平則云是
年立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嗣昌正獻諛以寬上意
此語尤援引不倫科臣何楷駮之曰臣不知嗣昌
何所指斥且心爲明堂前後星皆太子之屬恐奸
人踵邪說以危東宮宜以爲戒是時田貴妃擅寵
幸其父弘遇數犯法交結朝臣謀傾中宮漸有萌
芽巫咸所占妃妾有謀后者天道信可畏何楷特

於內學恐嗣昌險詐將結椒親以固權免禍故先
事折之 嗣昌尋入相舉朝爭之按萬曆五年九
月晦張居正聞父喪十月朔彗星見吳中行趙用
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以爭奪情廷杖詔獄其後
黨錮异同糾結不可解者數十年以至亡國楊嗣
昌父母兩喪從兵尚書入閣適會熒惑入心范景
文黃道周成勇劉同升趙士春何楷亦以爭奪情
免官道周廷杖詔獄勇遣戍黨錮之事居正起之
嗣昌終之皆楚人入相皆以奪情遇星變天道信
不誣也

十年春太白晝見
六月太白經天
十月太白晝見怒赤
是年李自成等分五隊以窺關中老𤞞𤞞占鄖襄
合曹操闖塌天諸賊以直窺江淮陪京大震楊嗣
昌措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薦熊文燦爲總理
寇禍遂至不收太白經天此其應也
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彗星見（上于初四日修省免刑罰）
彗星在萬曆中十有二見二十一年七月乙卯見
于井至乙亥逆行紫微垣犯華蓋微垣者帝庭也

三十五年八月辛酉彗見井度長二尺漸往西北
壬午遂歷于心心者太子宮子孫危亡之象先是
三十四年李自成張獻忠生于秦而自成以八月
生彗之犯秦分也在其周月春秋傳曰美惡之復
必周昔梁簡文之生其年與侯景相近僧寶誌預
知之先皇以三十八年誕於宮中爲天地神人之
主豈知飛廉惡來出于米脂膚施間者已三四年
哉彗星自萬曆五年起訖于四十六年中間凌犯
惟此兩年最大五年見西南長數丈而四十六年
先以九月甲寅長星見東南形如疋布廣尺長二

丈九月而滅所謂蚩尤旗也十月乙丑彗再出于
氐自東南轉指西北掃太陽守星入于亢又漸往
西北掃北斗天璇天璣文昌五車過紫微垣次月
十九而滅天意初以譴告人主而不悟其末載蚩
尤旗竟天斗極帷垣天子之宮庭而皆掃滅以見
禍患已成消復亦不可爲也已其至崇禎十二年
十月復見者楊嗣昌以是年八月陛受命督師十
月朔至襄陽大誓三軍而彗星即于其時見又上
以十月命王紹禹爲河南總兵後紹禹兵叛失陷
雒陽嗣昌開縣喪師襄陽繼破兩藩遇害京師之

禍實基于此天意若曰彗之掃北斗[illegible]微今害微
至矣於戲可不畏哉

紫微　帝座　軒轅　前星　太階　文昌

十七年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
是年十月紫微無光
十七年五月軒轅絕績不嘗大小失次至九十月間
乃復
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至次年八月乃復
十三年六月泰階坼
十七年文昌坼

按帝座有五北極紫微太微天市大角心中央皆
王者所居之處當八年九月熒惑犯太微占者以
太微天子之宮庭流寇以八年春犯鳳陽祖陵燒
享殿天垂象以陵寢不守賊將入天子之宮庭及
乎帝座下移則其兆已成不可爲矣軒轅者后妃
之舍主內政以弼太微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四
十七年九月月再犯軒轅其時王皇后崩當至尊
偕周后同殉社稷而軒轅絕續不嘗者上天亦爲
之悸動也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移者爲主
器已亡藩王入繼之象太階坼大臣多戮死者文

邑主國之上將十三年後武陵韓城宜興三相皆不以令終寧南興平靖南三將先後死國家之禍君后及將相並受之天道洵可畏哉

歲星　塡星　觜觿　參　井　亢

九年歲星犯南斗

十一年四月歲星晝見

十五年夏歲星逆行

十二年十月塡星暈

十七年二月塡失光道

十二年五月觜宿下移

十三年十月參足突出玉井

乙酉四月月入井暈

是年亢宿坼

占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鄭朗曰歲星逆行社稷亡天下兵起民去其鄉又歲星主齊魯東吳之國故梁武天監四年歲星晝見其後致侯景之禍先帝時李青山亂山東吳大饑海寇大作是其應也塡星主豫州梁宋失次者進則失地退則爲喪又占曰歲大風五穀不實有火災中原糜爛天象應之梁宋實受其咎參伐七星爲虎尾觜爲首共爲白虎主西方攷古法二十八舍觜宿列在參前但觜止半度形小而近參易于縮入參度崇禎中西人湯若望仰觀推測適會其時觜宿入參故以觜居參後非謬也若下移則又其未縮之時從參左肩以移之于右其占爲虎狼食人又參足突出玉井其占亦曰虎狼暴害參觜既主西方闖獻恣睢秦蜀其爲貙貐豺虎肉視斯民之應乎月犯井兵起人主憂又曰大臣誅有破軍殺將亢主宗廟其星變主王者絕嗣將致宗廟不守斯非其最驗者歟

五車　河鼓　天津　搖光

十三年九月五車中隱三柱不見

十七年二月河鼓坼

次年天津坼

十七年搖光坼芒角黑青

五車天子之兵車舍也三柱動則車騎發崇禎中朝士勸上修車戰之法而孫傳庭郟縣之敗竟以火車致潰其三柱不見之效歟巫咸曰河鼓金官也主金鼓河鼓坼則金鼓不震天津主河梁石氏曰天津覆洪水滔天自汴梁沒後河再决于山東

搖光者北斗之第七星其名爲應主兵又曰應星
色黑有水青有徙民攻之皆驗

狼　天弧　王良　駟房

十七年十月狼怒躍至次年四月
次年天弧引滿
是年策罡王良前駟房動徙
荊州占曰狼爲盜賊巫咸曰狼星易處天下大饑
兵滿野又曰天弧引滿天下兵石氏曰王良策馬
則天下大亂兵大起

營頭　天狗　枉矢　流星

十七年三月營頭晝隕聲如雷
五月天狗下尾長白竟天
乙酉正月枉矢東流衝太陰
九年六月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數十丈自
西南流東聲如雷
十四年高郵湖隕星大如屋
十五年夏星流如織
十七年二月星隕如雨
六月後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復見
有大[illegible][illegible]西方芒燄閃爍搖漾不定是時獻忠居蜀
賊滅後其星乃隱
營頭所墜有破軍殺將流血三千里
天狗下則四方相射其君失地兵大起
枉矢所觸天下所伐滅亡之象
流星在萬曆中凡五見其三十四年五月丁丑有
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盃赤色有光是爲李自成
生于米脂之歲自西北流東北者孫泰以入于燕
齊之象也上九年以前賊中以高迎祥爲闖王自
成特其部曲將盧象昇祖寬白沙朱龍橋之戰賊
勢已衰會祖寬兵譁東歸象昇召入京功垂成而

中廢未幾迎祥死餘衆推自成爲主乘總理無人
橫行無忌彴約青赤者兵起此其應也

天赤如血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巳時
漸黃日始出
占曰此赤眚也主大旱有恐兵
是年白水賊王二反

日變

崇禎十年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
是年春白虹赤氣貫日

十一年二月朔日光摩盪竟日
是年十一月五日日中黑子黑氣或青白氣日入光
摩盪如兩日
十二年元旦日白無光
三日日光摩盪若鏡袋噴花自旦及暮
五日日旁青黑氣若戟東南有白虹
是年二月十二日寧前日變戾時日兩傍各一白光
俄日上有白氣申時有黑氣掩日忽侵日中忽從日
內墜出摩盪數次巡撫方一藻以聞
十三年九月望兩日出沒
十六年十二月朔日無光星晝見

日食不爲災唯正月朔爲三朝之會漢惠帝七年
正月辛丑朔日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
食至崇禎十年正月爲三辛丑朔日食矣惠帝尖
政祿産亂朝哀帝夭折王氏篡竊在明季則有樊
並蘇令奮臂之禍昔漢臣有封事曰小民正月朔
日尚毀器物而況天子日月之眚乎若白虹貫
日日中黑子兩日並出皆亡徵也
天鼓鳴
崇禎十年三月陝西天鼓鳴
十二年二月四川保寧府天鼓鳴
同時二月十七日易州白石口南城天聲自北起至
南次日從東北起至西南皆晴日無雲風亦甚緩其
響如雷又似桴鼓聲
十四年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鼓鳴
萬曆中天鼓鳴凡五十一見在京師者一南京者
三鳳陽祖陵者二它郡國者四十有四畿輔則景
州高邑遵化易州紫荊關遼左則松山盖州寧遠
山東則費縣登州館陶青城山西則代州宣大陽
和左雲衛臨汾猗氏蒲州陝西則平凉凉州固原

甘肅西寧金州西安洮州南直則揚州泰州鎮江
四川則華陽豫則河南府江西則袁州內西幸見
者三甘肅見者三易州遵化館陶臨汾寧夏皆見
者二京房占人主憂神祖多歷年所海內無事左
氏曰以樂慆憂其是之謂乎
崇禎十一年賊入蜀破州縣三十有八今十二年
保寧天鼓鳴明寇將再入蜀蜀人屠滅之徵也易
州畿輔要地偏頭關燕晉阨塞十四年後賊由晉
入于畿輔偏頭寧武正其所從入之處故天鼓鳴
以譴告之也

大雨雹　木氷

崇禎四年五月大同雨雹襄垣縣雨雹大如伏牛如丈石小如拳殺人畜甚衆

八年四月初八日漂陽福賢等鄉雷雨水雹竝作晝晦飛石揚沙平地盈尺植物與屋瓦俱盡

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宣府乾石河山場驟雨怪風大雹打死馬騾四十八疋

九月順撫陳祖苞奏境內氷雹爲災

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未刻撫寧縣自靈溝起東至沙河長不老口西至榆關大雨雹田禾盡死

八月白水同官雒南隴西大雨雹秦撫丁啓睿以聞

十四年八月宣府氷雹爲災

是年六月湖廣大風雹巡按汪承詔以聞

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汝寧光州雨綿如絮飛田野者殆遍乾州氷雹大如斛毀民屋傷人

元年十一月陝西木氷壓樹枝盡折其後大河以北歲有此异

萬曆中京師雹災凡八見它郡國二十崇禎時雨雹止此乎殺人畜田禾甚者書之舉重也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君子以小人爲陰外臣以內官爲陰四年溫體仁方用事正類排斥殆盡張彛憲以奄宦總三部晏然受朝覲諸臣之庭謁十二年楊嗣昌在內閣黃道周成勇被譴阿熊文燦諂事禁旅太監劉元斌等其下大縱掠陰脅陽者此其應也

劉歆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氷天啓中朱童蒙喬應甲皆以貪邪撫秦元年秦撫爲胡廷晏憒耗不治事故陰陽上下不能通達以兆木氷爲甲兵之象也

風霾　霧　晝晦

崇禎四年六月臨潁縣雷風大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墜地無恙銅鐵者碎

六年癸酉春正月朔大風霾日出兩珥

九年七月二十日沔陽州長夏門外居民劉勑甫白日黑風揭一屋去柱壁羹桑未動四隣如故

十年三月十四日眞定晝晦大風霾發屋拔木巡按李模以聞

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名府濬縣等處東北見有黑黃雲氣一道忽分往西南二方傾刻四塞狂風晝晦黃埃中有青白氣及赤光隱隱時開時暗巡按韓

文銓以聞
是年冬河南府大風新安縣都御史呂孔學墓上石
碣吹入雲中去四五里方墮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壬寅黃霧四塞日昏無光
十二月福建巡撫蕭奕輔奏异風
十五年七月保撫楊文岳奏怪風
十六年正月二日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
截又風吹建極殿槅扇俱折殿瓦皆碎
三月二十四日風霾晝晦大學士周延儒請急關防
彌

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雨霧有占風從乾起主暴兵
破城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風霾大作自辰至未止拔
去關帝廟前旗杆琉璃厰大樹
按萬曆中京師風霾二十二見最甚者四十六年
三月庚午空中有聲如波濤黃塵蔽天日色晦冥
將昏東方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又
雨濛濛如霧霰土氣襲人人主五事皆失不得其
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恒風陰以應之洪
範傳曰厥咎凶短折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光
熹二廟皆短祚凶短折也極弱者貴而無位高而
無民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宰相如宜興井
研皆不為國盡力大將如左寧南厥慝不用命是
極弱也下人伐上則寇入京師之徵也

雷震

崇禎九年丙子春正月孝陵雷火
十二年七月天雷擊破城舖樓墻七丈有餘木砲擊
碎密雲巡撫趙光抃以聞
十三年秋七月雷震襄府門樹樹有鹽數斗
三月初十日夜三更去孝陵寶城十里長[illegible]頭楓香
樹松樹各一被雷火霹燒南兵尚書汪慶百以聞

十四年閏四月初八日雷火起薊州城西北燒至趙
家谷延二十餘里
六月初二日雷震宣府西門城樓火藥冲發樓遂糜
碎
十五年壬午五月雷震孝陵樹
十六年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
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電火所擊融而成灰
六月廿三夜雷震奉先殿廟脊鴟吻碎中有劍削拔
去不知落在何所廟門玲瓏雕刻處皆損壞有龍爪
痕太監蘇允寧換鴟吻比前減小上不悅降允寧級

萬曆中雷擊建極殿端門承天門郊壇齋宮祖陵
西華門太廟槐樹長陵明樓圜丘朝日壇正陽門
社稷壇門凡十三見自二十年後郊社宗廟以公
侯伯代行禮故天數出變异以告誡之先皇親郊
者再宗廟之禮必虔常以孝陵地脉使毁使成國
公朱純臣禮尚書林欲楫行視山陵然則孝陵曷
爲乎震司禮監王體乾内殿藏主陳設一不敬大
受譴罰上自以少失父母大具儀仗集百官迎孝
純皇太后御容入奉内殿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
然則奉先殿曷爲乎震曰前此矣前此則此何以

書曰天變已威雖甚盛德不足以除禍患故震之
也

地震

崇禎七年三月初五日黄州晝晦明日地震聲如雷
九月應天地震
九年五月江西臨江府南門城墻陷地二十餘丈
十年閏四月初四日雅州地震
十四日新鎮地震者二十六日又震者二
同時十六日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又叙州府震建
武所震瀘州震越嶲衛震皆同日

是月二十九日榮縣黄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
十二月太監陳奏地震
十一年正月薊鎮總兵王奏地震
九月遼東地震巡撫方一藻以聞
冬雒陽地震
十二年六月宣府地震總督陳新甲以聞
九月福建地震巡撫蕭奕輔以聞
粤西地震巡按御史左永圖以聞
十三年二月初十日鉅鹿縣地震十二日又震
六月二十四日渾源地震八月初九日復震

十二月宣府地震總督張福臻以聞
是年汝寧上蔡地裂
十四年正月湖廣地震巡撫宋一鶴以聞
二月福建地震巡撫蕭奕輔以聞
四月天津地震巡撫李繼貞以聞
七月二十六日大同地震者三
八月陝西地震茶馬御史陳羽白以聞
九月四川巡按陳奏龍安府地震
是月應天巡撫黄希憲奏地震
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山西巡撫蔡懋德奏地震七月

復奏地震
七月十六日萊州府地震
十五六七年鳳陽地震連歲不止其初寶頂中有聲如雷東西動盪者數十晝夜而震乃發鳳陽巡撫田仰以聞
泰州兩大山因地震合為一其民居兩山間者數百萬家皆被壓掩沒不見
案萬曆四十八年中京師及郡國地震者二百五十有九自元年至十年四月相當之地臣道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荊州居正所居地也元年

荊州連震七日方止惡其專且戒以不終也十一年後上至之京師十一震鳳陽二祖陵二舉其重則餘可推也是時鄭妃謀奪嫡內臣則礦使稅使為厲于民先皇之御相也常山華亭鎮戍韓城宜興賜死雖以蒲州之定逆案一取決于御前紅本而高陽當關武陵視師咸奉詔書進止則無所謂專也後宮無戚姬如意之嫌外家無博陸重合之勢近臣無弘恭石顯之寵然即位之後反者如蝟起如黔蜀土司河南北土寇闖廣江南海寇廣東九連山山寇山東蓮敎曹南武城王沙諸寨江右畲教之屬無慮數十反而國從之周之亡也山川震伯陽甫以為國必亡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十三四年黃河水竭國家本起于淮泗今祖陵震而河淮幾于涸流不亡何待

旱蝗 人相食

崇禎元年陝西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八月霪雨不止歲大饑
七年河南大旱
山西自六年八月至七年四月不雨永寧民蘇倚哥食父母

南陽郭廷玉妻霍氏以母而食女山西聞喜廣盈里楊雷以父而食男又張河圖等十三名殺人母子而并食吏亡其地云
九年山西饑人相食
十二年北京山東河南山西大饑民掘坑塹然火以驅蝗須臾塡滿
四月十八日會寧縣降旱霜自春徂夏不雨
十三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浙旱蝗河南北數千里白骨縱橫民父子相食
京房易傳曰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先皇有

治天下之心相如爲程韓城壅閉阻遏俾賢材擯抑德澤不能下流此所謂隔也它占雨少陰之氣金也金爲兵爲刑刑不辜兵不戢金氣毀則不雨先皇持法太深秦豫楚山城小邑被寇失守爲法受誅者其不辜爲多易曰亢龍有悔先皇憤中外之失職盜賊未平胷內結于心心者火也火勝則外彊中乾水不潤下故旱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于人而食萬物劉向曰魯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冬而螽虐取于民之效也崇禎中如楊嗣昌議增練餉者六百萬是以田賦虐取于民也史從薛國觀吳昌時先後以賄敗謝秉謙按秦秦寇已急而秉謙大以賄聞是皆無益于人而食物故蟲災應之

火災

崇禎八年冬至上以寇禍再郊天費十萬金威儀視初郊尤肅先一日鴐幸齋宮而後端冕入祀乃內璫之熾炭于地室者太甚火延及于茵薦御座爲文皇帝盤龍椅皆焚從官有憂色曰天不享矣

十年正月太監孫奏石塊生火延燒倉場等屋

十一年四月新局火藥灾石板平起空中民家醬瓶移至屋極醬不動乘驢過者人驢飛至半空驢腸腹潰而人墮地無損

六月初二日安民廠災貼廠太監王甫局官張之秀俱斃八月又災

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京師草場失火

案萬曆火災凡三十五見最大者如慈寧宮災無逸殿災乾清坤寧宮災三殿災孝陵災御花龍舟災大光明東配殿災朝日壇房災正陽門樓災隆德殿災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東漢中平二年南宮靈臺災未幾黃巾亂流寇之作即三殿兩宮火災之應也安民廠者以天啓六年王恭廠災而改焉者也逆璫施炮烙以鍛鍊楊左諸君子天啓六年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大神騎紅毬猿出大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并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已有王恭廠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尾殺人御史何廷樞雲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盡為齏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北肩無恙有從空墜人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獅出城外衣服掛于西山樹杉銀鐵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場中若先皇則何爲乎災曰內操之未罷也緝事衙門如董琨等則猶許顯純之餘孽也故火之也且安民廠所以修守備其後寇逼京

師砲不置鉛丸賊不傷而城已陷天意若曰火不炎上徒以自斃也

火異

崇禎元年五月西安有火大如碾如斗色青光餘尺許數十飛入人家用牟豕禳之嘗留數日乃去不分晝夜亦不爲民害至七月中而止占曰秦爲德水水火壯也火出而妖火入秦鶉首先災害及烏都豫楚亦將有咎

九年泰山神廟中青龍神口吐火

是年井徒田野火光燭天

十五年蘄州樹杪火發焚其木殆盡

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大內諸殿脊及各門樓烟起闕臣皆出疑有火災視之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而乃息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齊此火至火赤于常火而微以療疾多驗都下名曰聖火此與今之烟草相類焉時童謠曰天下兵起遍地皆烟未幾闔人有此種名曰烟酒云可以已寒療疾此亦火异也

刀稍旗竿上火

崇禎十年太湖縣楓香店官兵營刀鎗上火光閃鑠砲空鳴鬼夜哭時討寇鄭潘陞諸將全軍覆沒

十一年孫傳庭奏西安風霾大作黑氣冲天兵刃火戟出現聽之有聲

十三年八月西門旗竿上出火大如斗飛落城河

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天津遊擊張國安巡河至趙家塲刀鎗上火星灼灼有光黑夜列戟如星巡撫李繼貞以聞

晉成都王穎與長沙王相攻隨堯君素守蒲州唐劉武周據并州反其兵器皆夜有火光萬曆中各

邊臺竿有火凡十五見其墻子路有火時風雷大作綏靖邊堡軍執棍撲之棍亦生火孤山堡亦如之山東撫治令箭及刀鎗頭皆出火魏書曰輕民命好功戰則金失其性而爲變神祖非好戰之主而先皇用兵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則火何爲乎作哉

水災

十年河南汝水變味甚惡飲者多病

十三年華陰縣渭水赤

十五年四川達州城濠水變爲血城中井鳴

十年蜀劒州大水先未水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而覆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皆漂沒黄腸凶具架在民屋標者累累

水災莫甚于汴梁以其詳在寇誌故不書

鼓妖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上即皇帝位南面正位將就寶座而大聲發于殿之西若天崩地塌然仗馬皆驚百僚震恐上亦爲之悚動識者曰西方其有事乎此鼓妖也

崇禎七年七月叙州母猪龍洞銅鼓聲聞一日夜是年蕭縣北山鳴明年又鳴者再十一年十一月山又鳴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夜西山復鳴如雷如風如濤連日夜不止

九年十二月鎮江金雞嶺土山崩聞有神言

十年鍾山鳴似虎哮吼

三月會稽山石言聲如鐘

十二年巳卯二月初一日蘄州州署有石銑十一門自震堂瓦崩頹署州事李色鮮將火藥傾出移出堂前空地復于三月初一日自震烟火冲天堂柱亦自起火

十三年杭州城門夜鳴

三月十五日蘄州城隍廟古鐘不擊自鳴

十五年鐵礮自鳴

十六年冬建極殿鴟吻中有聲似鵓鴣曰苦苦其聲漸大後作犬吠聲三日夜不止

十七年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入其寢

三月初舉家聞哭泣

晉文公殯于曲沃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漢相朱博受策有聲如鐘楊雄以爲聽失之象也李尋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先

皇性猜毅多權謀數有亟疾之怒即位之後宰相周延儒楊嗣昌等以空名得進後皆不終此鼓妖之應也春秋傳曰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山鳴近石言也宋災先有叫于太廟者曰譆譆出出令殿標龍尾間如鳥鳴苦苦上位不安宮室將空之象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若有音天寶十年大同殿鐘自鳴占曰庶雄爲亂先皇發號施令未循其本下有怨叛之心起而爲亂此物自鳴之應也

言妖

萬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讀客爲楷茄叉轉音魏客之兆也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函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官推究科臣奏以此必奸人所爲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興簧鼓聖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十年上過宮中一秘殿老閹以此先朝所封戒勿動上命啓之得古畫數幅有一人帶進賢冠者七曰官

多法亂有數十人隔河對泣曰軍民號泣妄男子得傳聞形之章奏上亦弗詰人乃以爲信

上好察邇言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宜用古字作寗燕以山壓宗故不安從古文則宗廟安于泰山也人以爲妖言

十七年正月沅州銅仁連界處掘出一古碑上有字二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个好世界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廻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于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死迺知簫不用竹乃肅字也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讖者以宋太祖取淳風舊本亂其次第李繼朱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也流言訛僞宋獻策李巖以此鼓惑中原復倡爲開城門迎闖王迎仔闖王不納糧令童中傳歌之破河北逐

其長吏以迎賊

河北之謠曰鄴臺復鄴臺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材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异人呼于市曰一羣猴居伯至矣楚宗最横遇亂亦最酷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羣盜姓名于牌而鬬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爲勝貫有曰闖有曰獻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傳曰言之不從厥咎僭時則有詩妖訛言自陳啓

新以淮安武生嬰用口舌得官而張漢儒陸文聲
希相溫徵旨告密以起黨人之獄易曰以訟受服
相溫有焉書曰讒說震驚朕師漢儒文聲有焉詩
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公卿臺諫無通經術持大
體者故妖書起之于前闖訟繼之于後四方奸人
亡命爭上書闕下而言之僭差夫亦甚矣此言妖
所自起也

草妖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鬬狀有人馬形皆若被甲
持矛馳驅糾結亂乃大作

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蒲
蒲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鳳
爲麒麟爲雀魚蛇鼠爲蟬爲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
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而施粉黛
鳳苞羽五采鸚鵡棲于架架上有盞盞中有粒粟
生動善畫不及也其連陌王氏冢氏塋所産皆同有
一草而枝蔓出二塋外者即與凡草無异蓋妖徵云
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荳渡淮及出貲如人首
然耳目口鼻咸具
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
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
及于難
占曰王德將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草亦
木類也漢安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
濟陰寃句縣界有草生葉腫如手指爲雄雀龍蛇
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
歲黃巾賊始起夫草民象也盜賊則惡草之宜除
今以大惡之弗盡枝蔓爲妖其驗爲李自成之僭
署置百官猶草之面目衣裳如人狀也僞號改年
猶草之麒麟龍鳳自以爲祥也天意若曰彼雖醜

然人面哉何草不黃將失其潰茂以無煩尋斧此
狂花妖木之不若者也
神祖好用商人採辦每進貢封御府內有八寶嵌
成蝦蟆蚱蜢等物廂開則藏機發跳躑滿地上大
笑賞賚不貲此蟲妖也閹師好以寶樹餉督撫按
諸臣以金爲枝幹花葉用异寶綴成五色備具覘
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燦得之以貽京師權
要此木妖也

服妖

崇禎中朝臣好以紗縠竹籜爲帶取其便易詩曰匪

伊垂之帶則有餘傳曰帶其褵矣金銀貴而重紗穉賤而輕敗而從之賤將乘貴重者爲輕帶其褵而將盡之象也

上餞李建泰于正陽門建泰頓首拜謝印綬花忽張如斗同官譏賀此取金印如斗象也識者以爲不祥

百官冬朝戴貂煖耳陳啓新詭示其貧以布作裯君子曰煖耳中下者無甚價且禮亦可以弗着啓新近臣戲班聯之體以羞朝望且近于詐非禮也北方小民製幘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飲泣而不敢認有掉臂而不欲認

一以畏人避罪一以自爲寡恩先見之于首服焉

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貨蟒服于質庫乘車去茀不避呵殿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淆肴無別豪諫以爲言然終莫能禁

松江士大夫好着綠巾屋其上而廣之前後施幅武垂于肩雜以組紃而紕其旁緣其下此武士巾也其有期功之喪别綴白絛于其上有兵喪之象常熟婦女裝下齋殺爲襞積者百而縪之與衰服無异人皆以爲凶徵

無錫一孝廉嘗衣短衣不蔽膝巾紫色而朱帶雙垂自首以屬于要金壇一公子跛而陋好施粉黛弓其足爲婦人裝晝必寢其見客也常以夜後此兩人皆以凶終

曹風之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百年以來世室豪家侈汰已甚飲酒則載號載呶歌舞則優雜子女其風始于江漢宛雒而被于吳越上屢下詔以寇盜災荒士大夫狃承平餘俗欲身率天下以儉而終不改於戲有葛屨履霜之心而不能變羔裘逍遙之習詩人刺共公之好奢而謂不稱其服者其咎在上也春秋戒子臧之身災而謂服之不衷者其咎在下也

濫音 附見

兵未起時中州諸王府中樂府造絃索漸流江南其音繁促悽緊聽之哀蕩士大夫雅尚之又江南人多唱掛枝兒而大河以北所謂夸調者其言尤鄙大抵男女相愁離别之音靡細難辨自此以後政事日蹙情態纖迫兵滿天下夫婦仳離者不可勝計也

物異

上嘗御乾清宮空中墜一鶴頸穿一箭至地猶飛鳴俄而鶴死

上乾淸宮後廡有靑霞居遊藝齋皆陳設寶玉重器于御几物竟自移彼此互易其處或顚倒雜亂失而復得守者懼得罪伺之見御榻重茵中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尚溫迺知向者狐怪也

崇禎六年二月建昌民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十五年七月聊城縣民馬中杰家生豕一首二尾七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萬曆中豕禍七天啓秦楚皆豕妖有長喙人足而一目者是年悮用陳奇瑜爲總督因撫失賊聽不聰之效也

六年冬十月莎雞數萬集于襄城山西河北賊南渡

河澠池陷十五年冬團風鴨蛋洲有飛雀萬餘投蘄州南城濠後張獻忠破武昌從鴨蛋洲渡此比之鸜鵒來巢爲羽蟲之孽近黑眚也黑色義主急有飛鳥之象焉

六年十月汝寧有鳥鳩身猴足晝飛有聲時流寇渡河犯汝至十年此鳥復見于上蔡按本草此鳥名曰寇雉出主兵亂

六七兩年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鷄身鼠足人取供饌甚肥但犯其骨立死

七年大同牛疫號嗷以數千十三年襄陽春山鄕獲牛犢兩頭二目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又曰牛少者穀不成萬曆中牛禍五皆二首或作人狀天啓間沅陵牛犢二首一目三尾並亂徵也上是年李自成從車箱峽佚去寇禍以不解山西河南大饑

七年寧夏鼠害稼銜尾食苗者十餘萬十二年黃州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絕傳曰鼠盜竊小蟲晝伏夜匿害稼者貪邪小人竊祿位而寇盜以滋生也萬曆四十四年後應天鼠渡江者三皆啣尾萬餘天啓陝西鼠怪狀若狸長廣尺餘無足兩肉翅足在翅中部之腹有升黍妖在秦者秦將有鼠盜寧夏延綏鼠害

稼者皆秦分也渡江而以黃州者張獻忠破武昌之應也又上內殿奏章房多鼠盜食與人相觸而不畏十七年元旦後鼠忽屏跡寇入奏章盡焚易飛候曰鼠羣居不穴君死國亡宅占曰鼠無故夜去邑有兵近黃祥也

秦州關山中老鼠化爲鶉鷄者以數千計

九年十月朔淮安新城東門民家牝鷄振羽啼躍而化爲雄

十年京師宣武門外斜街民家白鷄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觔慈谿孝廉應廷吉見之愀然曰此贅

也所見之處國亡萬曆三十六年靖邊營軍人家鷄雌化為雄五行傳曰不鳴不將無距者事不成今鷄則鳴將有距矣上是年寇患已大成故鷄禍也

十年三四月錢塘江木柹化為魚漁人網獲中有首尾未變者木如故

十三年德安府天雨魚

十四年楚府猫犬流淚有哭泣聲

十四年太倉衛指揮姜周輔家鷄伏子兩頭四翼八足揮使亦敕舊也衛將廢厥災見于其家

十五年二月羣鼠渡江晝夜不絕

十五年金縣田鼠殘食夏秋禾苗巡按李悅心奏又隴西縣田鼠灰黃白色咬傷麥穗

十五年八月延綏定邊堡妖鼠產于蝦蟆腹中一產數十過二三百里食禾稼皆盡

門牡自開

崇禎七年太康縣門牡自開者三知縣事許某集邑紳議其事屋梁墜知縣死

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漢成帝元延元年門牡飛谷永以為郡國傷災黎庶窮困而有司奏請加賦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為之飛今太康古夏陽也為楚漢相距地犨維汝潁之通衢是年寇既渡河郡國日亟軍興而災害竝至牡飛邑屋白壞明汴維皆失其固而楝折榱崩民將壓焉之應

疫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棊盤街之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幾鷄鳴則免矣吾乃土神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前五鼓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蹴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言畢不見

邏者懼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乃作七月二十九月從駙馬鞏永固請發御前銀一千兩合藥施病者再發二萬兩令五城掩埋

十六年畢場左右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乃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大疫定後乃已

江南自京口起江陰無錫止民曉起或以黑圈記其門或釜底畫一梅一夜殆遍

先是河北傳一小兒見人白而毛遂之入廢棺中發則白毛飛空幾滿俄而疫大作名曰羊毛瘟江南漸

傳染民相戒曰無食茄食者必病既而驗之以手折
茄中分之輙有一羊毛斷之以刀則無有此白眚也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曰邪亂之氣所
生先王設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又索鬼神而祭禜
之以其時埋骴掩骼無弗葢藏故民得考終厥命
今兩河暴骨弗收惡氣蘊祟而爲疫羊金也金氣
傷故羊禍轉入于疾病此其微也其時又有書[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三字于門者揭符亦係荃底朱書故民爭效
之是書也道藏中固以解疫生民短折人主不能
救而天救之非其彰彰者乎

人鬼之異
崇禎二年己巳松江莫翁無子有一女嫁于李氏夫
婦初相得後其夫漸不內御有隣女學刺繡于莫氏
而同寢俄有孕詰問得其情訟之太守按驗果有之
乃命莫氏歸而娶此女爲妻守斷詞曰莫翁無子而
有子此女無夫而有夫郡人無不見之有欲上聞者
莫固舊族恐以妖妄及禍固請乃已
十五年冬山東婦人生一物雙貓首首有角角之顛
有目身如人手垂過膝巡撫陳以聞于朝
嘉定有一男子無家室忽腹大面黄人以爲蠱其隣
夜聞呼與聲生一男將執以聞之官其人抱遯去不
知所之
十二年蘄州各街道每夜鬼哭咆哮聞之有聲逐之
有影
十五年蘄州有鬼白日成陣墻上及屋脊行走揶揄
居人城遂陷
十六年上將祭廟鹵薄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
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是年人見太
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赤眚　黑眚

崇禎七年甲戌二月海豐雨血
七年黄梅縣天雨黑子如栗
八年八月宣城池中出血
十年丁丑八月黄州天雨蟲色黑大如菽蠕蠕動食
苗俱盡
是年春北地紅雨
八月山東雨血
十一年新鄉雨黑水
十二年黄州城南門流血五日又太倉岳王市地湧
血

十五年青浦東門外河內一石又灘上一石又諸生
楊家柱礎皆湧血不出三月之內
蜀劍州民家有滴血汚其門城中數萬戸皆同
十一年都中黑眚似飛蠶民大擾
十六年京師黑眚見宮中常見如豕如犬者黑色行
作鬼聲
癸未年松江繡野橋雨血
梓愼有言曰赤黑之祲喪氛也京房曰臨獄不解
茲謂進非厥咎天罰故天雨血傳曰蟲從天而墜
其國兵災並起劉向曰刑罰暴虐貪叨無厭則天

雨蟲

天雨麥 雨毛 地粉
崇禎丙子年松江繡野橋雨毛
十三年雨麥于吳郡
關中渭南縣天雨蕎麥
十四年江南池河守備高策銓報于廣武衛之龍山
英武衛之小横土中變成紅綠白三色米粉軍民取
以充饑取者日數千人名曰觀音糧
穀梁傳曰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夫十三四年大
無麥苗以無雨也無雨而雨麥則何以爲雨說哉
變而爲粉其异也滋甚矣

陵哭 城愁 神像有淚
鳳陵未災前有邏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
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
走無何寇
崇禎十五年後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
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
十四年嘉興城聲震如裂時稱城愁
十六年癸未黃州城南門哭五日止
九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三日夜

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龍鎭地藏菩薩目出淚一積
衙舁而下狀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
陵异止此乎曰賊將王克生僞揚武郟州張驛奎
謀發獻陵風雷大作被擊而死則不耑主于哭也
城异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滎澤縣東十里平
地忽現一城雉堞井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影國
則不止于聲也神像之异止此乎曰五皇子之薨
慈聖李太后憑而告者數千百言自稱九蓮菩薩
則天之靈不止像也嗚呼异矣
綏寇紀畧卷十二終

滇考二卷

（清）馮甦撰

清康熙刻本

滇考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甦撰。甦字再來、臨海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是書乃康熙元年甦爲永昌府推官時作。凡一切山川人物物產、皆削不載。惟自莊蹻通滇至明末。

國初。撮其沿革之舊蹟、治亂之大端、標題記述、爲三十七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緒分明、非採綴瑣聞條理不相統貫者比。其名似乎輿記、其實則紀事本末之體也。其中建文遯蹟一篇、雖不免沿致身錄之說。至其征麓川三宣六慰鎮守太監議開金沙江諸篇、皆視史傳爲詳。且著書之時、距今僅百餘年。所言形勢、往往足以資考證、愈於標題名勝、徒供登臨吟詠者多矣。

馮少司寇滇攷序

西南徼外大抵皆漢武所開其雄才大畧足以恢拓殊俗漸漬風教陵海越障重譯內屬窮鼻儋耳委命下吏此非腐儒小生可得而輕議者也其後書缺有間雖曰荒遠其盛衰畔服之故毎與中國相倚伏非特稽古者所當考究實謀國者所宜咨籌也夫沈木龍尾之種與遯水竹王之姓語多不經不必盡辨郎金馬碧雞不過光景隱見五嶽四瀆敢于黜綴佳名漢執與我大爲足兩手數千年來或奉職入貢或劫掠城邑或僭號稱尊或封域自守參差不一要豈無因而然歟散在諸史及稗官小說郡邑乘志荒惑靡襍縉紳大夫難言之矣少司寇再來馮公腹笥五車才優三長背年游宦爲永昌司李覽

其山川風物稽其部落沿革核其境土疆界詳其得失存亡于是爲滇考一書大意在于先脩文德綏輯遠人揀選良吏務爲惠懷嚴飭邊備不事侵擾屏遠貪殘絕棄珍異斯則安邊固圉之石畫確論也故觀王追李顒之在元和則知其學校興起矣觀張喬楊殊之在元初則知其刻石圖像矣觀張羨馬忠之在建興則知其郡邑安穆矣觀韋皋李德裕之在元和大中則知其籌邊樓紀功碑之方畧足稱矣觀賽典赤張立道之在至元大德則知其勸農建廟之血食遺愛矣不然而爲尹沆爲李知古爲王昱爲張虔陀爲鮮于仲通爲劉深爲錢能楊榮貪其莋馬僰僮牦牛之利賨幪火毳藺于之珍乾沒不已生事起釁幾何不挺而走險爲人生大患也

再來先生其識遠其見遐其敘次也贍詳而雅馴其用意也高遠而仁厚豈尋常紀事之書所可比擬也乎吾讀史自左馬班范而後殆難其爲繼也惟歐陽永叔五代史陸放翁南唐書尚有典型若先生此書歐陸之儔也可以爲龜鑑可以佐廟謨可以勧循良可以見兵機可以助防禦可以資博識可以懲螳臂可以戒窮黷可以備輿圖上下卷中九善備焉耶易其名曰滇史列于金匱石室之藏其誰曰不宜

康熙庚申日躔析木之次年家侍生栢鄉魏裔介題于里居之博雅堂

序

前賢輶車所至輒有成書後之讀之者以爲此桄林之瓊琨而詞人之羽翰也然而經術有旅罔非一揆輿圖之編其來尚矣神禹開疆於前職方嗣响於後而伯益嗜奇燦若九金之鼎猶爛偉矣雖然君子之載筆也罔將經緯天地耳而經緯天地又以人事爲歸不然者鉛槧商皇或失則不詳或失則不經其下者中郎秘之帳中耳即上之或以標羣玉之峯矜上帝之府也有餘哉而終於人事鮮裨焉楊馬賦手麗而不則曲終奏雅其與幾何大言炎炎殊有逕庭矣再來先生以壯猷偉畧攜危疆以還之

天子

天子嘉之聖門之所謂可與權者非歟予乃得肩隨而朝夕其事幸矣迨讀滇攷一書乃知學固有本而志固有素艮非偶然而一編爲百世鑑

亦非華陽翁部諸册所可望其肩背者也意切
柔能遠畧故不屑屑摭山川土物之繁以爲富
而於得失治亂之所以然者每篇之亂三致意
焉正如武惠睟盤左戈右印國工棜斝扼要爭
先此百代柔遠之龜蓍而玉斧之外永安覆盂
以大臣聖治者也譬之日月所經岳瀆燭照而
萬物以滋干劫不改亦以人事爲功也經國大
業不朽勝事於是乎取之子桓之言不誣矣其

中扶翼天常激揚名義風教所關彝倫攸敘而
大旨則尤在型茲仁廉懲彼貪沓蓋覧服之召
釁也率由官邪促之棨公溪壑覩金車之求千
百陪而無算彼蚩蚩者怨詛不能自抑挺而走
險固其所也不德則塵不亦信而可徵乎不然
者六部雖遐其審於利害固與冠帶之倫同矣
苟能彊以周索蔡人亦吾人也豈其不惜項領
而以上國之京觀爲樂乎必不然矣此固古今

得失之林也後之讀是編者能得其意而用之
無寧茲蕞爾牧寧恪恭正朔我知王會可圖越
裳可譯於是始基之矣先生詩文之外著述纍
纍而世德世學之貽卽闔閭遺澤有煒彤管夫
蟠蜒罔有其源也先生之投簡也戒予勿辭費
故僅誌其崖畧如此

淄川年家弟高珩拜題

滇考序

學而不明於治亂之故無貴乎其學也仕而不察於治亂之由無貴乎其仕也傾學在端其本源而仕必鏡乎往事知往所以治即知今所以致治矣知往所以亂即知今所以弭亂矣滇固昔所稱易亂而難治者也我

國家勞百萬師以取之特爵藩旗設行臺大臣以理之內而三使司外而分四道十鎮一十八郡以受制之其不鄙棄遠人欲與同享太平之盛之意甚厚官此

土者顧勿能考人情土俗所宜登斯民於衽席撫諸學古入官之義不有慚乎予小子承乏理金齒三稔矣幸得免覆餗乎反之暇思進觀前代之事蹟而載籍缺然年來往還滇洱間發編斷簡以次購集大抵乘苦於繁而寡要稗失於怪而不經因不揣固陋舉其事之最著者分題彙輯為三十有七篇名之曰滇考自戰國迄明其間治亂之數釐然備陳於是知滇非難治也予之以鄭純張翕賽典赤諸人欲無治不可得也非易亂也予之以張虔陀劉深陳典諸人欲無亂不可得也非易亂而難治也予之以陳立楊竦韋仁壽諸人欲無轉亂以為治不可得也傳曰學者效也又曰仕而優則學此予滇考一書之所為作乎若夫山川之融結人物之生聚仙眞佛子之出滅則何者乘與稗備之非予所能盡收也予所考者為仕而學者效也又曰在端其本源何也操之以廉潔行之以仁恕無往而不得治焉不必考亦可也時

康熙建元歲次乙巳仲春中浣永昌軍民府推官天台馮甦書於九隆山下之春暉堂

附記

先君同體四人再來司寇爲節姑馮大淑人出弱冠負文名予垂髫從游得見語石閣爲吟諸刻久已膾炙詞壇迨釋褐金齒所著滇攷一書南中奉爲典故士大夫西游者爭購之以佐歸裝嗣遭寇亂藏板散失今歲聚首燕山從西冷陸雲士年翁復見舊本間爲披閱讐校歎其攷證詳確序次條暢悉合史家體裁且于古今治亂得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洵柔遠之針車服官之龜鑑也茲二十年來變起封疆已有

不幸言之而中者幸賴我

皇上亶聰神武掃除寇亂西南一隅行復覩天日從此安寄荒服能咸奉此書以行雖長享太平無難矣因重授梓人以公諸同志尚有續滇攷專記彼地輿革及山川人物之勝與南枝集詩文劫灰餘見聞筆記諸書篇什繁夥俟攜歸武林續出問世以見吾表兄殫心吏事仍不廢著述如此即太淑人斷機畫荻之敎亦可於茲想見云

康熙庚申春日中表弟戴慶華校定并書

滇攷目錄

卷上

楚莊蹻王滇
漢通西南夷置郡縣
金馬碧雞之神
呴町侯
益州諸新郡吏績
哀牢國內附
諸葛武鄉侯南征

寧州刺史
隋史萬歲平爨翫
唐初經理滇中
南詔始興
并六詔爲一
南詔叛殺張虔陀李宓等
異牟尋復歸唐
王嵯巔入寇
世隆僭號

唐與南詔和親
鄭買嗣趙善政楊干貞篡奪
段氏大理國始末

卷下

元世祖平雲南
賽典赤張立道父子政績
元征緬與八百媳婦國
元雲南諸王
十一總管
明三將軍定雲南
沐黔國世裔
建文遯跡
征麓川
三宣六慰
鎮守太監
緬甸莽瑞體父子入寇
武尋諸府改設流官始末
珍貢

議開金沙江
滇南科目
水烏之變
普吾沙亂滇

莊蹻使□荀作莊豪頃襄王史記前漢書俱作威王今考其時從後漢書作頃襄為

楚莊蹻王滇

天台馮甦再來編

滇在三代不見於經傳。按其地之可考者。帝顓頊生於若水。水經注云。若水南經雲南郡之遂久縣。即今之金沙江也。禹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梁州水入南海者。惟瀾滄江。元史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今雲龍州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經其麓。其地有黑水。附焉。逸周書獻令曰。西南產里百濮。以象齒短狗為獻。產里即今車里。西南有百國。自為百濮。武王東征。髳人濮人與焉。楚語曰。叔熊逃難於濮。今姚安楚雄間。有濮落蠻。定遠名髳州。順寧稱古濮地。是滇之通中國久矣。然山川名號與世移易。滇國之稱。自楚莊蹻始。莊蹻者。楚莊王之苗裔也。當頃襄王時。為將。從沅水伐夜郎。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民最貧。蹻引兵至滇池。池周回三百里。源

常頞音遏漢書作常破五尺道在郎州其路險阨廣纔五尺故

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其旁地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可數千里。蹻以兵威略定滇地。使部將小卜分兵收滇西諸蠻。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滇。築苴蘭城居之。以辟教。誘服諸彝。彝人皆悅。共推蹻為君長。蹻變服。從其俗。以王之。及秦并天下。使常頞略通五尺道。西南諸國頗置吏。莊氏仍世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常羌。蹻之後也。蹻墓在南廣縣。晉時為五苓蠻所發。刺史王遜欲誅蠻。以此為罪而討滅之。然則蹻之有功於滇。而為人所尸祝。非一日矣。故予紀滇事。斷自蹻始云。

嶲音髓編步典反

王制云屏之遠方東曰寄西曰鞮則僰之名從來久矣僰音匐

漢通西南夷置郡縣

西南夷在蜀郡徼外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外有嶲昆明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自嶲東北又有莋都冉駹白馬三國亦有君長漢初皆棄不通巴蜀民或竊出故徼商賈取其莋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武帝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牁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蜀出蒟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帝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三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諭以威

僰道注云[illegible]漢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其險如此

斯榆即葉榆

唐蒙食蒟醬而通道夜郎張騫見邛杖而欲通身毒[illegible]

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險終不能有乃且聽蒙約還報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數萬人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帝因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及還而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求內附比南夷武帝問相如相如因亦言西夷邛莋近蜀可置郡帝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為臣妾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靈關道橋孫水因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還對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及築朔方以據河始聽弘言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其力城朔方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歸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身毒國有蜀物此去蜀不遠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無害帝悅令因蜀
犍爲發閒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
西南夷指求身毒國始至滇滇王常羌乃留爲求道
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達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爲一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武
帝注意焉以昆明數阻漢使謀伐之聞其地有滇池
於長安西南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昆明池云元
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漢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

南夷兵下牂牁江會樓船伏波二將軍擊南越且蘭
君恐遠行旁國擄其老弱乃與衆反殺使者及犍爲
太守明年南越平馳義侯所發巴蜀罪人八校尉俱
未下牂牁卽引還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擊且蘭誅
之及其旁國邛君莋侯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
懼遂入朝夜郎侯卽前多同也范史稱初夜郎有女
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
剖竹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
以竹爲姓既降漢武帝賜以王印後竟殺之夷僚咸

司馬遷
使入滇

南中志
紀遷侯
從閉益州
授經教學
今不傳
史漢志

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
霸以聞漢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南中志云
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也漢既定夜郎冉駹白
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莋都爲沈
黎郡冉駹爲汶山郡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破
越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有衆數萬人
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元封元
年郎中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
報命二年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始

首善以故弗誅衆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
郡割牂牁越巂各數縣配之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其後歲遣使者十餘輩出求通大夏仍閉昆明爲所
殺奪幣物六年赦京師亡命遣拔胡將軍郭昌將擊
之無功罷後復遣使竟不得通此漢武帝經理西南
夷之大略也通黔爲伐南越而入校尉終未下牂牁
通滇爲指求身毒國而卒閉嶲昆明得無勞而罔功
獻今以地形考之黔水惟盤江最大或言卽古牂牁
其江由滇阿迷羅雄過廣南泗城田州三土司出粵

舊聞昆州池以昆明阻漢使而得名今城首邑亦稱昆明則以漢昆明池而得名非此考證明晰足匡千古紕繆

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乃欲於此浮船制越象之衛疎矣嶲卽越嶲郡今爲建昌衛地麗江有通安州漢初置縣曰定莋屬越嶲郡至唐稱昆明意卽所謂閉嶲昆明者乎滇會城首邑今亦名昆明則以漢象滇池鑿昆明池於長安故名之非史所謂昆明也身毒國唐書以爲卽天竺國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東南南天竺俱瀕海東與扶南林邑接北距雪山圍抱如壁釋元奘常至其地貞觀十五年遣使上書太宗使梁懷璥持節往其王尸羅逸多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然則其言有蜀布邛竹杖亦謬矣地旣不與滇嶲接徙糜爾六郡之民命以從事於無益爲可惜也雖然漢武雖好大喜功疲罷中國卒能使荒服邊彝千載而下長被聲敎其德及生民亦遠矣其所置六郡沈黎汶山後皆并於蜀郡武都北屬凉部惟越嶲之青蛉遂久今屬姚安定莋今屬麗江爲滇北境牂牁之宛溫平彝今屬曲靖眴町今屬臨安爲滇東境餘皆黔蜀之地而

雲南府非古雲南

越佹詐之者楚之定滇由牂牁漢之入滇由越嶲非二郡道且中絕故於其事必記焉若益州郡領縣二十有四則皆滇地也其可考者滇池今首邑俞元今澂江連然今安寧味縣今曲靖弄棟今姚安楪榆今大理雲南卽大理之雲南縣武帝元封時以彩雲見南中因以爲名蜀漢卽其地置雲南郡至元始移雲南行省於中慶路明因之稱雲南府則古益州郡治非漢所謂雲南也不韋今永昌漢武帝定南越徙呂嘉子孫居之以嘉爲呂不韋後故名不韋以彰其先人之惡至後漢哀牢彝內附更置永昌郡割益州郡之六縣以屬之

阿育王之事謬誕不經存此亦可以曉後世之爲蠻服者攷青

金馬碧雞之神

漢宣帝五鳳三年有方士盛言益州金馬碧雞之神。可禱祀而致乃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往求之金馬碧雞二山名在滇池左右顏師古云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元人張道宗紀古滇說云周宣王時天竺摩耶提國阿育王生三子長曰福邦次曰弘德次曰至德三子俱健勇因父有神驥爭欲得之王莫能决乃命左右曰將我神驥縱馳而去有能追獲者主之縱驥東奔季子先至滇之東山得之因以金馬名其山長子次至西山有碧鳳集山上滇人呼鳳爲雞因名山爲碧雞次子後至北野各留屯不回阿育王憂思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爲哀牢夷所阻遂居滇各主其山死而爲神王褒既受命是時蠻叛道不通乃就蜀巴郡瞧祭移文頌之其詞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今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褒還未至道病卒上惜之今成都亦有金馬碧

雞山相傳卽褒瞧祭處後漢地里志又載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光景時時出見人多見之其地蓋在越嶲郡未知孰是

句町侯

句町漢牂牁郡屬縣。有侯未詳所始。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牂牁蠻反。大將軍霍光白帝。遣水衡校尉呂破胡。發蜀郡揵爲奔命萬餘人擊破之。四年復反。復遣破胡。破胡頓兵不敢進。蠻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破胡戰。士卒死者四千餘人。五年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並進。廣明風句町侯毋波共引大兵入滇。斬捕五萬餘級。上聞喜曰。毋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有功。其立毋波爲句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三萬戶。至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惡未成。疑漢未加誅。陰勑旁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如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從欽說。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蠻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興猶不從。乃遣吏數人

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諸邑君入見立。數責興。斷其頭。出曉士衆。皆釋兵降。於是句町王禹漏臥侯俞皆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衆。迫脅旁二十二邑復反。阨險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獨進敗走。立營立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首出降。威震南裔。徵詣京師。賜爵左庶長。後由巴郡徙天水太守。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至哀帝時。王莽竊柄。諷益州太守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於是群臣陳莽功德比周公。明年黃支國獻犀牛。越巂郡亦上奏黃龍遊江中。皆歸德於莽。及莽篡漢。建國四年。更制諸侯王皆稱公。四夷僭王號者更爲侯。貶句町王邯爲侯。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又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勝。三邊怨叛。盡反。其後句町侯不復見於史傳

州郡同名得此始顯

馮茂事載莽史與廉丹爲兩役而范史遺之

益州諸新郡吏績

西漢吏治宣帝時爲盛而益州諸新郡設在徼外循良之績不多槩見至元帝時王陽王尊前後刺益州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注稱邛郲在蜀嚴道縣亦未至滇也滇爲禹貢梁州裔境周合梁于雍漢武帝開地斥境兼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新置十三部刺史益州刺史轄郡九曰巴曰蜀曰漢中廣漢犍爲武都越嶲牂牁而益州郡與焉是州刺史所轄北自漢中南兼今蜀滇黔三省益州郡太守所治則止滇境也益州郡置于元封二年而職官志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是郡先立而州名因之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州刺史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王莽因之改益州爲庸部益州郡爲就新越嶲爲集嶲牂牁爲同亭郡太守爲大尹自昫町叛後就新郡蠻棟蠶若豆等起兵攻殺大尹程隆集嶲姑復蠻大牟亦叛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以擊之出入三年疾疫死者十七賦斂取足於民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

後漢書稱文齊爲益州太守枚根爲屬國太守與據漢紀兩言俱參差郡時則稱大尹爲得任貴一作長貴

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不給士卒饑疫連年不能克而還以廣漢文齊爲就新大尹齊以文德化導修障塞起陂池墾田二千餘頃降集蠻彝甚得其和此南中循良之首也同時集嶲大尹枚根用邛人任貴爲軍侯更始二年諸郡多殺牧守起兵貴亦率種人攻殺根自立爲邛穀王降于公孫述述欲伻招文齊齊守險不與通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終不屈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閩牂牁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亦保境士爲漢自番禺江出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蜀平徵文齊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道病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祠之建武十四年任貴亦遣使由越嶲上三年計即以貴爲越嶲太守授印綬十八年益州彝帥棟蠶與姑復楪榆弄棟連然建伶昆明諸種皆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戰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兵及朱提彝合一萬三千人擊之路由越嶲太守任貴疑尚既定

朱酺或作輔王追或作阜

亂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覺分兵掩貴誅之徙其家屬于成都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羣蠻聞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大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蠻悉平二十七年哀牢國王賢栗等率種人詣越巂太守鄭鴻求內屬光武受之封賢栗等為君長事詳哀牢傳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彝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十二年置永昌郡十七年標榆等六處貢獻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頌漢功德益州刺史朱酺譯奏之白狼今麗江地也章帝元和中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疋出滇池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巴郡張翕為越巂太守政化清平在郡十七年卒彝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徼外彝大羊等八

種慕義內屬時太平既久使傳往來賦歛繁數蠻衆不堪四年冬卷彝大牛種封離等反寇遂久殺縣令明年益州永昌及蜀郡旄牛等彝皆叛應者遂十餘萬帝遣中郎將尹就發蜀漢兵討之就不敢士卒所過虐害益州人諺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與蠻戰敗封離等乘勝破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帝徵就還令以兵付益州刺史張喬選將吏堪能從事者喬知楊竦膽略乃遣竦將兵至標榆賊黨甚盛竦兵少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有功者封離等惶恐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旬日之間三十六部悉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擾者九十餘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祀之天子念張翕有遺愛以其子湍代為越巂太守蠻人歡喜迎於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衆心有欲叛者諸彝耆叟相曉語曰當為先府

君故遂以得安順桓間廣漢馮灝守越嶲政化亦多
與續靈帝熹平五年諸蠻叛執益州太守雍陟遣御
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勞師
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
爲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
顒卒復叛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至益郡米
斛萬錢逆其後漸減至數十云右益州越嶲牂牁三
郡雖置自前漢而吏治之美在後漢爲多自文齊以
下皆能保境安民轉亂爲治是知防邊有良牧勝於

虎臣遠矣若乃枚根程隆縶勝雍陟雖所遭之不偶
亦必其自有以取之耳蓋夫楊竦之定南中也舉劾
貪吏九十餘人若竦者豈獨禦侮之材誠深明于制
治之本矣國家得若文齊張翕王追輩分守諸郡以
竦爲益州刺史省察其上西南雖百年無亂不難也

擊音妙

野史九子名九隆氏古滇說十子亦有不同處

哀牢國內附

後漢楊終子山受詔爲哀牢舞傳范曄採之入後漢
書其說近怪今滇中所傳南詔野史及通紀古滇說
諸書益加誕妄間自相背謬焉按野史載白古記云
三皇之後西天摩竭國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娶欠
蒙虧爲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隆氏長子阿輔
漢十六國之祖次子蒙苴兼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諾
漢人之祖四子蒙苴酧東蠻之祖五子蒙苴篤生十
三子五賢七聖蒙氏之祖六子蒙苴託居師子國七

子蒙苴林交阯之祖八子蒙苴頌白崖張樂進求之
祖九子蒙苴閣白彝之祖此九隆氏之名號族屬也
通紀及古滇說不載阿育王事惟曰其先有蒙迦獨
妻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捕漁爲生後死哀牢山
水中不獲其屍沙壹往哭見一木浮觸而來旁邊漂
浣婦坐木上平穩不動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
妊生九子復產一子一日行往池邊見沈木化爲龍
忽語曰若爲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
不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與其名曰習農樂毋見之

那此諸說
和理亂絲
不有條貫

乃烏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習農樂後
有神異諸兄見其爲父所舐而與名又有神異遂推
以爲王主哀牢山下又有奴波息者夫妻生十女子
習農樂兄弟皆娶之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
龍文衣著尾此沙壺之事與漢史所載無異近世楊
慎滇載記諸葛元聲滇史皆記之謝在杭滇略亂沙
壹爲沙壺非也漢史無蒙伽獨摩黎羌習農樂等名
古滇說爲元人張道宗所撰其說似起于蒙詔至謂
習農樂後受張樂進求讓位則以細奴邏事合爲一

人按張樂進求唐時位大首領而哀牢于漢建武中
內附九隆爲哀牢所自出則習農樂當在周秦之間
何至唐時尚存與張樂進求相讓是古滇說一書[illegible]
妄不足爲信也又稱阿育王三子弁勇神明將歸爲
哀牢彝所阻因居滇與莊蹻兵及諸彝雜處其後有
仁果時居白崖號白子國滇略稱阿育王來佛教惡
殺不茹葷腥日食白飯人稱爲白飯王次子封于蒼
洱之間傳世至仁果時以慈信治國國人戴之漢元
狩間天子惡滇王常羌有漢孰與我大之語以爲不

郡志謂哀
牢山爲大
禿山井此
亦欲之合

遜使張蓊以玉印冊仁果時爲滇王子孫世守家法
不尚樂采不殺生因號白國傳至十五世孫龍佑那
蜀漢諸葛亮封之故地賜姓張氏即張樂進求之祖
也司馬遷班固范曄傳西南彝至詳不聞有白國張
蓊本傳亦不載至滇則是仁果時爲滇王亦傳會也
野史滇載記皆載仁果時事且指爲九隆八族四世
孫夫白國哀牢國既同出九隆是族兄弟也古滇說
阿育王子欲歸爲哀牢所阻是又仇敵也諸書自相
矛盾往往如此總之南詔僭竊已久臣下務爲神異

之說美其祖宗沙壺事彷彿吞鳦卵履大人迹阿育
王事彷彿五帝皆祖軒轅夫三代以上儒者闕疑况
此蠻荒遠事傳聞異詞存之可也欲從而定其是非
何翅說夢哉予至永昌爲哀牢故地詳攷其始末要
以正史爲據焉九隆既死世世相嗣乃分置小王散
在谿谷絕俗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
國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
汲嗣汲死子建非嗣建非死子哀牢嗣哀牢死子桑
藕嗣桑藕死子柳承嗣柳承子柳貌柳貌子扈賢栗

建武二十三年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為所擒獲於是疾雷風雨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者數千人賢栗憤甚復益兵遣其兄弟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恐力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虎復出食之賢栗惶恐謂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于建武二十七年詣越巂太守鄭鴻求內屬帝乃封賢栗等

為君長自此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六萬戶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等六縣合為永昌郡治不韋去洛陽七千里通道博南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先是西部都尉鄭純為政清潔化行蠻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以為永昌太守純益

勵清操毫毛不犯與諸夷人約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蠻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及太守凡十年卒官常璩南中志稱其蠻漢歌咏表薦無數上自三司下及鄉士無不歎賞焉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反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廬舍章帝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封鹵承為破虜傍邑侯賜帛萬疋永元六年郡徼外敦

忍乙王慕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屬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明年元會安帝作樂于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撣國東觀記作檀國大秦國名犂靬在檀國西南地

方數千里王無常人倘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放黜不怨其人民大類中國土多珍寶疑皆今緬甸以外地其去哀牢遠矣史稱哀牢土地沃美出金銀光珠水精瑠璃蚌珠孔翠犀象之屬以其地遼徼外不必皆郡產也不肖者緣爲奸利本初建和間梁冀擅權永昌太守劉安世鑄黃金爲蛇以獻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奸不果獻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仲理太后赦暠免官行永昌以黃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不與由是見忤竟

以他事誣喬因殺之而漢治遂衰黨錮禍起熹平五年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訟理黨人靈帝怒檻車徵送槐里獄拷掠死其事不在滇以其官永昌也故因攷哀牢事并志之合之前篇而南中治亂與漢業之盛衰可槩見矣

諸葛武鄉侯南征

漢靈帝復置州牧以劉焉爲益州而南中諸郡別立庲降都督以統之劉先主定成都鄧方以朱提太守領庲降都督方輕財果毅夷漢服其威信又聞益州太守董和在官清約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徵爲掌軍中郎將初和在郡時俞元人李恢爲郡督郵其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免官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後復貢恢于蜀未至值先主自葭萌還託名郡使北詣綿竹先主嘉之

從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遷別駕從事章武元年鄧方卒先主與恢議代方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領交州刺史駐平夷縣三年先主崩南方騷動益州郡耆帥雍闓恩信頗著部下蠻孟獲有勇略闓恃之驕黠滋甚先是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犍爲太守李嚴馳

常頎魏氏春秋作常房　成昂南中志作鄭昂三國志作正昂　瓠壺叢本傳

教賊皆破走嚴閧雍闓跋扈貽書曉諭之前後六紙闓皆不省但荅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益州從事常頎行部至牂牁問郡丞朱褒有異志收郡主簿考訊殺之褒怒因攻殺頎誣以謀反雍闓亦殺益州太守成昂以通孫權而托云昂病卒漢復命張裔爲太守闓見裔來私與孟獲謀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殺之不足縛與吳于是執裔送吳闓欲扇誘諸蠻恐其不服使獲

詭說彝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膺盡黑螨腦三斛劉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彝信爲然遂從叛越嶲高定牂牁朱褒皆應之吳遂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西道路隔絕而郡太守方改易功曹不韋人呂凱與府丞蜀郡王伉率厲士民閉境拒守闓不能進移檄招之凱荅檄明切勸其改圖闓終不聽屢攻永昌賴凱與伉恩威素著爲郡中所信服故闓不得入建興元年丞相武鄉侯諸葛亮領益州牧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先遣鄧芝聘吳通好幷請前太守

平定南中蓋此數言孔明能行之効當亦言之信爲作七縱七之數不必耳　馬忠閬中人一名狐篤　即水西酋安氏之祖

張裔裔歸仍以爲參軍領益州治中從事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衆南征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丞相臨發謂參軍馬謖曰雖同謀之歷年今可更悉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圖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其叛必速若殄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丞

相然之大軍由越嶲入遣門下督馬忠爲牂牁太守平朱褒而李恢由平彝縣索道向益州郡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大軍信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退還吾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南人信之圍稍怠督兵出擊大破之追至盤江東接牂牁與丞相大軍聲勢相連矣牂牁酋帥火濟亦率其羅鬼諸部爲漢兵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丞相悅封爲羅甸國王贊助以平諸蠻大軍既定越嶲所在戰捷雍闓已爲

陳壽志南征事甚略其篇錯綜諸傳伊濮史及郡邑志書擒縱踪跡虎摩可考惟高定朱褒未詳所繫亦缺文之一端也

高定部曲所殺孟獲收聞餘衆以拒漢五月丞相渡瀘水師至白崖聞孟獲爲蠻漢所服募生致之既擒獲使縱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止如此卽易勝耳丞相笑而縱之使更戰獲引所部至銀坑坑名猱猪洞在鄧賧東下有龍潭石壁數千仞非人力可到丞相進師攻破再擒之復縱使去其洞蠻感不殺之恩于潭壁上爲龍形及日月星辰人馬揮霍之象以記德獲縱後退保佛光寨拒險堅壁漢兵不得入乃潛師出

滇考　卷上　圭

漾濞川而北遇毒泉得藥苗解之進至寨後獲驚以爲神遂又擒獲丞相因駐師點蒼山之麓登覽形勝縱獲北徙浪渠浪渠有山虎形常出爲祟丞相祭禱令衆斷其山爲二已而進兵遇獲一鼓擒之未至遣人傳語曰吾無面見爾仍縱令去于渠內祭斬虎之鋒曰祭鋒臺又就東山澗上石壁爲摩崖碑以示後人獲因南走慶甸甸本名百濮獲之宗部在焉丞相追之道險遠無餉幾困幸犂州彝蠻從取北運蕎菽至慶甸人謀曰諸葛丞相仁德遠被屢擒獲不殺獲

鑿民碑作常以木枝撐之

野志稱前征而所鑄當威震蠻不無誇口

尚欲叛亂逆天不祥于是開誠納我罪獲又就擒丞相曰此親戚叛之也復縱去獲欲入哀牢糾合諸蠻而慶甸既下永昌道通大兵俱渡江與呂凱等會樹旗壘設八門休兵養士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彝衆感悅孟獲計窮復入驃國驅象獸以戰漢兵預備獅獸狀蒙之用火攻象皆反奔丞相駐兵怒江之滸六擒孟獲獲至縱無所投携重賂入緬彝木鹿等國借安都督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劍漢兵與戰少卻見衆彝渡江以甲弁爲筏丞相曰吾得破敵之術矣利

滇考　卷上　关

于水者必不利于火乃誘入山谷中舉火焚之蠻無噍類再擒獲至猶遣去獲止叩首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乃於普坎立南征碑紀績班師抵永昌斷九隆山脉以洩王氣回駐白崖立鐵柱鎮諸蠻與誓曰碑若仆蠻爲漢奴又遣別將略定朱提等地丞相在南中勤彝築城堡務農桑諸彝感慕德化皆自山林徙居平壤南中既平改益州郡爲建寧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并越嶲朱提共爲七郡皆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爲言丞相曰

前領軍觀 一時義舉之 威激群蠻 蠻聽輪將 忠臣又從 而張大之 安得撥亂 定治明目 心點武爲

稍正守八 馬忠事

吾籌此熟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無所食一不易也
蠻新破傷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蠻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能
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
漢粗安故爾遂收孟獲與建寧爨習朱提孟琰等俱
為官屬習官領軍琰官至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念
呂凱王伉之功表聞於朝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
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
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

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
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李恢功尤多封漢興亭
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恢身往撲討鉏盡
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
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馬忠在牂牁承朱褒叛亂
之後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九年
武陽人張翼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不
得殊俗之歡心十一年首帥劉胄背叛翼舉兵討之

蠻夷事北 漢境內撥 序本傳以 詳略之得

未能克時李恢已卒丞相以馬忠為都督代翼且徵
翼還部下咸謂翼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
夷猖動不稱職故還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
糧積穀為滅賊資豈可以黜退故廢公家之務乎仍
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至因其資督牙門將張嶷
等進勤斬劉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
嶷討招降二十餘人傳詣漢中加忠監軍奮威將軍
封博陽亭侯領庲降都督如故移治味縣居民夷之
間丞相聞張嶷事而善之以為前軍都督丞相卒復

追論前功賜爵關內侯延熙三年以張嶷為越巂郡
太守郡自高定叛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
後太守不敢之任離郡八百餘里住安定縣久失土
地擁虛名而已嶷之郡以恩信誘諸蠻北徼捉馬驍
勁不承節度嶷與都督馬忠謀親自往討生縛其帥
魏狼縱往招徠蠻盡降服以功封關內侯嶷又誅斯
都帥李承求以正龔殺之罪戮定作帥豪狼以奪鹽
鐵之利殺蘇祈邑君冬逢而宥其妻使勸諭旄牛以
通成都之舊道後主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守

越巂十五年邪邑安穆履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彝民扶轂涕泣隨之朝貢者數百人與馬忠俱以功名終。諸蠻爲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世以是稱諸葛丞相善用人焉又漢壽亭侯少子關索亦以隨丞相征南中至今祠祀不絕而前史失紀其事惜哉景熙中永昌郡彝僚恃險不賓以庲降副都督霍弋領太守率偏師討之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漢亡歸晉仍爲庲降都督與呂凱後俱世以功名顯於南中焉

晉寧在今有天女城相傳爲秀所築

晉寧州刺史

漢時南中諸新郡俱領於益州刺史後以地遠別置庲降都督晉武帝泰始七年始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爲寧州以鮮于嬰爲刺史太康三年罷寧州入益州立南彝校尉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領南中監五十八部彝族惠帝大安元年建寧朱提郡守杜俊雍約撫御乖方大姓毛詵李叡李猛等叛校尉李毅討平之二年以永昌從事孫辯請復立寧州卽以李毅領刺史并轄牂牁越巂

朱提三郡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是歲毛詵復叛奔建寧太守馬恢爲刺史李毅收恢殺之光熙元年寧州諸蠻攻圍州城毅臥病不能督戰上疏請救會晉室多故終不得達毅卒衆無主推毅女秀領州事秀明達有父風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草食之伺蠻稍怠輒出掩擊孤城獲全及毅子釗自洛來州衆更奉釗爲主還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久不見省孟泣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憫救旣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

城之念存不若亾乞賜臣死朝廷憫之乃以魏興王
遜爲南彝校尉寧州刺史徙劉爲朱提太守遜與俞
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彝寇吏士
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
撻殊俗前未到州遥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
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
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
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彝以五苓蠻
爲首會已欵服未有致罪因縱發夜郎莊王墓遂以

爲罪而討滅之并諸惡獠俘獲千計獲馬及牛羊數
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上遣子澄奉表于元帝
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
故賜爵褒中郡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彝
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
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太興四年建
寧太守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危邱逐出之明
帝太寧元年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越嶲之臺登
將軍司馬玫死之先是越嶲太守李釗爲雄所執自

王遜傳作姚崇而本紀及李雄傳皆作姚岳豈卽彼之敗於臺登有守

蜀逃歸遜復以釗守越嶲李驤等攻釗釗自南秦縣
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於溫水釗敗績載遂以
二郡附雄彝王冲歸及朱提雷照建寧爨畺等皆降
惟寧州不附雄怒復使李驤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
軍姚崇與興古太守爨琛距之戰於堂狼大破驤等
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
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
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以遺愛立
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以堅爲南彝校尉寧州刺史

謚遜曰壯二年冬梁水太守爨亮晉寧太守李逷叛
降于李雄三年征南大將軍陶侃懼堅不能抗蜀
人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刺史徵堅還成帝咸
和二年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
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
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八
年李雄復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先鋒又遣
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
彪並降之李雄遂盡有南中之地惟牂牁謝恕屬衆

晉書作太和八年誤

保境不爲雄。用官至撫彝中郎將。加寧州刺史。與平彝傳寶亦仕晉爲尚書郎。號南中人傑。咸康四年。李壽據蜀。分寧州之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晉亦遂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復罷安州。并寧州。以越巂還屬益州。然其地仍爲賊據。穆帝永和三年。桓溫破蜀。南中始復歸晉。咸安二年。沒于苻秦。太元八年。復爲晉有。地既險絕。叛服不常。雖中朝除授郡守牧刺寧益之號。皆止遙相羈縻而已。

爨氏自蜀漢起至唐幾三百年書舉道爲爨氏所敘共漢始贊

隋史萬歲平爨翫

自南北分爭。寧州遂絕。爨習爨琰之後。以方土大姓自爲君長。宋元嘉十九年。晉寧太守爨松子舉兵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其後爨龍顏仕宋爲龍驤將軍。封邛都侯。爨雲仕魏爲驃騎大將軍。封同樂郡侯。梁大同三年。武陵王紀爲益州都督。開建寧越巂。貢獻方物十倍前人。其後以彭城徐文盛爲持節督寧州刺史。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彝人感之。大清

二年。因侯景之亂。召募數萬人來赴。元帝嘉之。以爲散騎常侍。督軍東討。土人爨瓚遂據有牂牁興古等郡。朝廷不得已。授瓚寧州刺史。瓚死。子震翫分統其衆。周閔帝時。隋文帝爲相國。以將軍梁睿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謙反。睿帥步騎二十萬討平之。威震西川。蠻獠歸附。惟南寧爨震恃遠不賓。睿乃上疏。請因平蜀士衆。略定南寧。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兵馬。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并送于朝。蹤入未報。睿復請曰。寧州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伐陳之日。復是一

後決謂須取文帝深納之以方謀內禪人心未安故未之許迨開皇初爨翫遣使朝貢命華世中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以爨翫爲昆州刺史明年翫叛乃遣太平公左領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南征從越嶲進兵經馬湖嵩山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遂命左右仆其碑下復有字曰萬歲復立吾碑萬歲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之進渡西洱

河入渠濫川破其三十餘部諸彝大懼遣人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以爨翫入朝文帝許之將發翫疑不欲行復以金寶賂萬歲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秀在益州知其事遣使往索萬歲聞之悉以所得沈於江索無所得論功晉位柱國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

所分寧州爲一敗在南中西偏之地

人品之賢不肖在此封疆之安危亦在此

隱顧左右將斬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勇略過人每行兵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罪止除名而翫懼見討更入朝卒爲文帝所戮子弘達等俱沒入爲奴夫以史萬歲之雄武連破諸彝自以爲功過諸葛矣然而爨翫刀俎爲天下恥笑何哉貪賂無厭與淡泊明志者異也同時安定梁毘爲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七年蠻酋以金來餽毘受置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

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皆以還之于是諸蠻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由此觀之人之賢不肖懸殊豈在他與貪與不貪二者而已

六朝南北爭衡南中用兵者二三百年故南蠻日盛[illegible]

徐極爲寬置得其使韋仁壽之策用劉十二州之兵可不發矣

唐初經理滇中

隋唐之間。南蠻久不通中國。各自爲酋長。建寧以東有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又其東有東謝蠻。南謝蠻。東謝之南有西趙蠻。皆在牂牁興古之間。其西爲昆彌卽漢之昆明。以西洱河爲境。在蜻蛉弄棟之外。名號不一。有徒莫祗蠻。儉望蠻。白木西洱蠻。洱河之西。有木且蠻。在越嶲者。有松外諸蠻。其酋帥楊氏張氏家氏各居一方。不相統轄。唐高祖武德元年。拜爨瓚之子爨弘達歸爲昆州刺史。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俞

大施至南寧。治其範川。招諭其部落。而兩爨始定矣。三年。牂牁謝龍羽來朝。其後復遣使至。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爲刺史。而謝蠻諸蠻漸向風矣。四年。嶲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諭昆彌使內附。因遣使朝貢。歲與牂牁使俱來。而西洱河一帶。始復通中國矣。然諸彝雖附朝廷。遣使撫之。類貪縱不法。失遠人心。高祖聞蜀郡司法韋仁壽寬厚有識度。乃以爲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仁壽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宣播帝治。蠻彝翕風歸附。仁壽承制。

[illegible]

年又上而十五世爲仁果時在出自叙于其由來遠矣

本紀作二十二年

立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仁壽將還。諸酋長泣留之。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辭。諸酋帥相率爲築城立廨舍。仁壽乃告以實曰。吾本詔第撫循爾。敢擅留此。諸酋悲啼祖行。各遣子弟隨貢方物。上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勅益州刺史竇軌給兵護送。軌疾其功。詐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歲餘。仁壽卒。功用不成。時建寧酋長爨棨進求遣使隨仁壽入朝。因以進求爲首領大將軍。貞觀初。又以爨歸王爲南寧大鬼主。彝衆所服。

遂用之。使代仁壽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闕三年。東謝蠻謝元深。南謝蠻謝強。皆來朝。西趙蠻趙磨。亦爲黔州豪帥田康所諭。率所部萬餘戶內附。因以東謝地爲應州。南謝地爲莊州。西趙地爲明州。皆卽授其酋帥爲刺史。繪王會圖。以示後人。至貞觀二十年。嶲州大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上從其言。明年。使右武衛將軍王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松外諸蠻。其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千餘萬。群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遣使詣西洱河諭其

蠻人尚鬼
謂主祭者
爲鬼主

帥楊威等歸附者七十餘城戶十萬九千署其首領蒙和等爲縣令復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西瀰河蠻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欵軍門建方振旅而還於是西瀰河大首領楊棟眞瀰河大首領楊欽松外首領蒙羽等俱請入朝授官職二十三年復遣將擊西爨蠻開靖岭弄棟爲縣其西徒莫抵蠻儉望蠻皆來內附以其地置傍色望求丘五州隷郎州都督此唐初高祖太宗次第經理諸蠻之大略也既而太宗崩高宗嗣位靖岭

弄棟之西白水蠻與大小勃弄蠻酋頗相誘爲亂都督任懷玉招之不從乃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同懷玉討之至羅仵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棄城進至周近水大酋儉彌干鬼主董朴瀕水爲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干禿摩蒲等會大雪蠻凍皴死以略盡孝祖請因屢捷之師隨便西討大小勃弄諸蠻詔許之明年孝祖兵西入小勃弄酋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酋帥楊承顛嬰城固

戎州即今
敘州

守應軍進攻執承顛餘屯皆降始改雲南縣爲匡州領勃弄匡川二縣是年罷郎州都督更隷戎州永徽四年張樂進求讓位於蒙詔細奴邏五年西洱蠻蒙儉和舍誘其黨諾沒弄楊虔柳等七部皆反以李義爲姚州道總管率兵討之斬諾沒弄楊虔柳等蒙和等遁復集餘衆令健將夸干率之韓轍義等復誅夸干乘勝逐北斬首七十餘級獲馬五千匹和舍力屈面縛請降蒙儉亦聽招撫詔詳騎賀王露布六年蒙詔細奴邏遣子邏炎入朝因以奴邏爲巍州刺史賜

錦袍至顯慶元年羅炎復入朝帝錫命西瀰河楊棟等聞蒙詔見寵於唐因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俱率所部內附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於昆明之弄棟川自隋以來南寧西寧各設刺史而於巂州戎州設都督以經理之然去蠻尚遠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建言姚州在永昌之北越巂之南地有崇山修谷平壽廣川東有金沙江之利西接雲南州之勝南距威楚北瞰點蒼最爲險要請置都督每年慕五百人握兵鎭守茲地以治葉榆瀰

劉惠唐志作劉惠基李滌滇志作李稜

河諸蠻則群蠻不敢橫而中國長有金寶鹽布之利矣上從其言故置府焉總章二年置祿州望州又析昆明之地爲殷州揔州敦州以安輯諸蠻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咸亨三年永昌蠻叛殺姚州長史李孝讓辛文協行軍總管梁積壽討平之南寧州爨歸王亦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其子蓋啓儀鳳二年吐蕃始通西洱蠻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至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

蠻皆降於吐蕃調露二年永昌蠻復叛命李義復總師討之敗績郎將劉惠戰死於是廢姚州武太后垂拱四年復置姚州未幾叅軍李滌爲蠻所殺天授元年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萬戸內附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請罷姚州不報睿宗景龍元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以鐵絙跨漾濞二水爲橋以通西洱蠻築城戍之擊討使唐九徵受命自巂入永昌累戰皆捷盡刊其城壘毀絙焚橋命管記閭丘均勒石于劍川俾

黃觀銀鐵之利者謂此當從舍心未解張蜀州書安冠從石

其魁帥以還而賞罰久淹論者惜之自是而後唐於南中無勝師矣按滇本將上前史咸言其地有金銀丹漆牛馬鹽布之利故歷代英主爭盡心焉究之歲入未足以供設官置兵之費勤耗內地數百萬金錢以盜之所資不免於亂則亦何資於此哉善矣夫張蜀州之請罷之也其略曰姚州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

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甞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

安邊要策得人爲始于清良牧宰千古不易之論

且擒之技雖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刦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彝拜跪趍伏無復慙耻提携子弟嘯引兇愚夷僚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遺逃中原亾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事掠奪因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奸無耻無厭很豨至此今不問彝夏負罪茲深見道路刦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使隷嶲府蕞時蒴覲同之番因爲南詔亦皆可殺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許交通往來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之爲便當時不能用後卒爲南詔所據屢戕唐師焉

蠻語以王爲詔南詔寶曰鐸鞘曰龍尾曰其浮曰鬱劍

本哀牢後

唐書作蒙舍

南詔始興

南詔蒙氏細奴邏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其父龍迦獨世居哀牢山因避難與子自哀牢同至蒙舍耕于巍山之麓細奴邏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時張樂進求爲雲南大首領因祭鐵柱鐵柱者諸葛武侯所立也歲久剝泐進求重鑄之既成合酋長九人祭天于柱細奴邏與焉有鳥五色集於柱上久之飛憩細奴邏左肩衆以爲異戒勿驚還食相誡十八日鳥乃去於是衆心歸細奴邏進求遜

位爲細奴邏不敢當相讓至再因拔刀砍石曰我當爲主劍入此石遂入石三寸乃受衆推立爲主今蒙化府北二十五里有盟石是也始築城巃㟜圖山上周圍四百餘丈稱蒙社詔時滇西稱詔者非一而蒙社在諸詔之南故又曰南詔其府有郛郡矣首爲武臣波羅旁者爲文臣又有楊波遠者號神明大士騎青牛能知鹽泉開諸鹽井國以富實細奴邏立二年遣子羅晟炎入朝高宗納之封爲巍州刺史賜錦袍明年復遣羅晟炎入朝謝錫命至上元元年細奴邏

死子羅晟炎嗣恭儉能治國武后垂拱五年朝京師
賜金帶錦袍歸國睿宗景雲元年節度使李知古擊
姚嶲蠻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加賦一倍因誅其
豪傷掠子女爲奴婢羅晟炎因衆亂引吐蕃攻知古
殺之大極元年羅晟炎死子炎閣嗣未幾死弟晟羅
皮嗣始立孔子廟于國中立差法收商稅築拓東城
城元宗初姚嶲諸蠻屢叛殺都督而晟羅皮猶奉正
朔遣張建成入覲受浮圖像并佛書以歸請大唐匠
恭韜徽義等至國建崇聖弘聖等寺并浮圖以鎮水

患開元十五年死子皮羅閣嗣使清平官謀羅皮從
嶲州都督張審素擊諸蠻破之拔昆明及鹽城以功
封羅皮爲永昌郡都督兵威旣振思并吞諸夷因謀
於張建成路劍南節度使王昱請合六詔爲一許之
遂并有五詔更進陷巂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
等處之地二十五年與御史嚴正誨謀擊吐蕃白統
單打石橋城令子閣羅鳳攻石和子旣而又與中使
王承訓同破劍川蠻瀰河蠻明年入朝封越國公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賜名歸義子閣羅鳳亦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前後兩賜璽書
馳遣中人册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乃以蒙舍都
會未勝築太和城於蒼山洱水之間徙居之立上下
二關曰龍首龍尾天寶初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
爨通安南因開步頭築安寧城賦役繁重群蠻震騷
於是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明刺史爨祺求州爨守
懿傑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大鬼主爨崇道等攻殺
竹靈倩并築城使名破安寧事聞唐遣中使孫希莊
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蒙歸義討之歸義遣大將

段儉魏與李宓等赴安寧爨歸王及崇道等摠率鬼
弟子餘人泥首謝罪赦之李宓欲乘此以威東爨激
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爨諸蠻並起讎怨曰歸王崇
道叔也日進崇道弟也信讒殺親天地不容各欲興
師問罪歸王妻阿姹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遣使請
歸義求殺夫者歸義爲請於朝仍以歸王子守隅爲
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
朝以和解而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置阿姹請歸義
爲興師乃協同諸爨逐崇道走黎州遂擄其族并輔

南詔通紀野史眞誤記稱賞以宗與公主考迎冊時年十歲當無此事從唐書爲是陽瓜州卽蒙舍城

詔收還其女崇道尋被殺於是諸爨日弱南詔益強
其西緬暹邏大泰其南交趾八百眞臘占城老撾諸
國皆歲進奇珍天寶四載遣孫鳳迦異入宿衛授鴻
臚少卿賜樂一部七年蒙歸義死子閣羅鳳嗣八年
詔拜進何履光率十道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鹽
井遣中使黎敬義持冊封閣羅鳳爲雲南王以其子
鳳伽異爲鴻臚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
軍自細奴邏至此凡五世俱奉唐正朔閣羅鳳立三
年始改元立國號曰大蒙又五世世隆始僭稱皇帝

細奴邏僞稱奇嘉王號高祖羅晟炎號興宗晟羅皮
稱威成王號太宗惟皮羅閣失號諸南詔野史卽稱
歸義王云

星回節或以爲當時阿南氏以爲守義殉未知孰是　鐵釧門　茲星回節可方今曾無節可比例何民遠物　[illegible]

幷六詔爲一
六詔之稱尙矣予初至滇求其始末與竊據之處無
知之者旣而觀野史得皮羅閣建松明樓誘五詔同
至祭祖因舉火焚死事且曰今滇中六月二十四日
居民熱炬相照稱星回節此其由來也夫南蠻以詐
殺其同姓爭土地此固苗獠常事何以人至今效之
蹤又聞皮羅閣爲此計時人無知者惟鄧賧詔妻慈
善勸其夫毋行夫不從慈善以鐵釧約夫臂旣而果
被焚死各詔屍莫能辨慈善以鐵釧故得其夫屍歸

葬皮羅閣聞其賢智欲娶之慈善佯諾俟葬夫百日
乃嫁葬畢遂閉城自固曰某非忘夫事讐者南詔圍
之三月食盡盛衣冠自縛於座竟以餓死南詔旌其
城曰德源城嗟乎介之推死而至今有寒食屈靈均
死而至今有競渡不忘忠義也茲星回節慈善足以
當之矣慈善一稱寧北妃德源城今在鄧川治東諸
志皆載之然皮羅閣之幷五詔又不止以松明樓也
五詔者一曰浪穹詔豐時據之一曰施浪詔豐施
望欠據之與鄧賧詔豐咩所據俱在大理北是爲

施浪今浪穹之棠次和地亞取今鄧川州

設謀用兵俱有次第建成亦儁中皎皎者

三浪其西北曰摩些詔一名越析卽今麗江府地鐵波衝所據地甚廣東南百五十里石壁上有色班爛類花馬因又號爲花馬國又其北爲蒙嶲詔蠻嶲輔首據之古越嶲地今爲四川行都司五詔皆在蒙社詔之北故蒙詔稱南詔焉又有時旁詔矣川羅識詔不在六詔之數皆哀牢篇極九十九部之後自相吞併而爲八又併而爲六也各受唐爵爲諸州刺史而爲於姚州都督府受劍南節度使節制南詔漸强皮羅閣承父志欲并吞五詔與張建成謀之建成曰蒙

嶲越析遠隔異壤欲越三浪而取之勢難且二詔强大未易服宜先假道好後引强兵力攻三詔三詔歸我二詔不足平矣又曰六詔同爲唐臣非請於朝頓廢之懼見討今劍南節度使王昱好利厚賂以實貨必爲我請然後動兵無不濟也乃令人齎金寶厚賂王昱請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皮羅閣旣得朝命先寄遣人說二詔蒙嶲詔嶲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其地聯吐蕃嘗慮肉侵之而南詔方以破吐蕃受賞於是以子原羅質南詔皮羅

詔又遣人至越析誘好越析地廣兵强素爲南詔畏忌而波衝妻美而淫豪酋張尋求烝之爲波衝所覺尋求懼誅遂與其妻謀殺波衝南詔使歸陳其事皮羅閣曰此獄逆大故朝廷當自討之無庸吾力卽以聞之王昱且曰請節度至姚州召而誅之一夫力耳昱用其策嚴兵抵姚召尋求至鎭數其罪殺之部落無長昱已入南詔賂且念其獻謀功卽以磨些地界畀之南詔不費一矢坐得花馬國波衝兄子于贈憤奪其國力不能爭乃持故王所寶鐸鞘東北渡河邑

於龍佉河聚百里號雙舍使部首楊墮居河東北治兵欲復故土皮羅閣攻之于贈樹壁攻不能克建成曰此窮寇也今當有事三浪姑緩之乃還兵取浪穹浪穹遥睒相去十五里及咩羅皮移邏川治大釐城與浪穹遠隔洱水皮羅閣恐其救浪穹以好言慰之咩羅皮感之不來援浪穹詔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刺史南部兵至與戰不勝挈其部退保蹇義督羅啟城更稱劍浪詔南詔遂有浪穹之地遣兵乘咩羅皮不備以輕銳掩襲大釐咩羅

皮李其部復入鄧睒據鐘山之險令人約浪穹施
之衆合兵以拒南詔此時施浪勢孤弱又令族人施
各皮據石和城互為羽翼而皮羅閣始出兵時先令
子閣羅鳳別引精騎攻鹵施各皮施望欠孤立欲
與咩羅皮合勢邆睒浪穹喪敗餘燼南詔大兵臨之
三浪望風瓦解南詔席捲邆睒咩羅皮走保野共川
而死其子皮羅邆于川東築城十里自固施望欠既
敗南詔以兵脅降其部望欠不敢歸蒙大和村將攜
其族為北走吐蕃又恐為追者所及乃以族走永昌

獻愛女以乞和許之望欠走蘭江溺死其弟施望千
走吐蕃吐蕃立為詔納之劍川與鐸羅望等雜居衆
尚數萬皮羅閣破四詔惟蒙巂尚未加兵已而王盛
原喪男子又質於南詔國中無主部下將別立宗屬
南詔謀曰王普更立强明不易圖矣不若歸其子因
令人隨往乘便圖之於是遣兵送原羅還國衆遂立
之居數月送往兵士劫殺照原南詔遣兵應之遂據
有越巂并鹵原羅以歸自南詔併有蒙巂土地開闢
與吐蕃接壤乃使白蠻戍黎溪焉皮雜閣雖滅五詔

猶恐遺孽尚存將遺後患於是建松明為樓誘而焚
之而浪穹之鐸羅望鄧睒之皮羅邆施浪之施望千
與蒙巂之巂原皆為火燼矣惟越析于贈遠不與會
後閣羅鳳往擊敭咀破之于贈投瀘水死獲其鐸鞘
以歸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
擊無不洞夷人寶重月以血祭之五詔既滅其後嗣
散居劍川之間者貞元中南詔北伐俱擄之徙永昌
此南詔謀并六詔之始末也予既感慈善妃事且恨
王昱以封疆大臣貪賄賂養南詔之惡卒以亾唐也

著其事另為一篇

禦之回驕激之則叛千古邊患盡此南詔然其始未有不由貪功貪利之小人誤之也

南詔叛殺張虔陀李宓等

國家疆埸之禍大率不始於一日其先必有以養之其既必有以激之而禍乃至不可救甚矣小人之誤國也南詔至開元天寶間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然而嫌隙未開彼猶重於發難夫以一隅之衆抗天朝之大彼有所憚而不敢發亦情也邊疆之人苟能待之以禮撫之以恩裁之以義則亦不難使常為我用乃無賴小人不審勢度力橫肆侵暴辱之以不能堪逼之以不得已使彼得有詞於下而逞於一決我復無力以制之一戰不利彼將曰上國之人固如是其不足畏而疆埸之禍深矣嗚乎此張虔陀李宓之罪所當次王昱而同服上刑者也李宓初為雲南太守後以都督同南詔討諸爨既以討激爨崇道殺爨歸王爨還等惡南詔解其難奏南詔諸不法狀節度使郭虛已解之張虔陀亦雲南太守貪淫矯詐故事蠻酋謁都督必率其妻子與俱閤羅鳳既立率妻妾過虔陀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不應輒使人辱罵由是怨憤日深閤羅鳳陰修城壁習馬練兵約好吐蕃以

唐書作仲通以濟州戎嶲州分二道進攻因州請州閤羅鳳請衣以不載北後顧則從北征且無可史臣未備

臨大渡於蜜些九賧之地置鐵橋跨金沙江以通往來張虔陀知南詔謀亦於飽煙蘿山之南築一城以保禦不測天寶九載虔陀奏南詔將叛遣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山南豁路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安南都督王知進從步頭路討之閤羅鳳馳表陳虔陀六罪云吐蕃是漢積仇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虔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却收錄與宿欲令仇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籍甲兵實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弊我六也蓄主明皇意稍解使中官賈奇俊詳覆奇俊入虔陀賂是虔陀閤羅鳳怒因遣大將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閤虔陀罪是冬發兵攻姚州虔陀戰不勝飲酖卒遂陷姚州都督府城中人皆移置別所空其城及小彝州凡三十二閤羅鳳念既渡又就安寧城使王克昭再申己冤克昭不允因攻安寧將陷鮮于仲通大軍已由戎嶲進次曲靖意願懼遣首領與

滇史閣羅鳳四年改元長壽此僭有年號之始也

雲南錄事參軍安如芝齋狀告仲通曰蚌鷸交爭恐爲漁父所擒乞居存見亾在得思失幸容自新願還所據復置府城仲通不聽進薄白崖漸逼江口閣羅鳳猶遣使再三陳乞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怒囚其使客遣將王大運遶出點蒼山後欲腹背交攻閣羅鳳遣子鳳伽異大將段儉魏迎山後師自統大兵戰于洱河適吐蕃救至與南詔兵合擊唐師大敗仲通僅以身免王天運亦爲段儉魏所殺死者六萬人因遣次子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背及子弟六十人賫金寶赴吐蕃告捷吐蕃喜命宰相綺祥葉樂冊閣羅鳳爲東帝給金印授鳳伽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稱兄弟之國號贊普鍾猶言王弟也閣羅鳳遂以贊普鍾紀年僭號大蒙國以段儉魏爲清平官賜名忠國即唐天寶十一載也鮮于仲通既敗徵還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調天下兵征雲南十二載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率師復置姚州以賈瓘爲都督南詔使其將洪光乘及吐蕃論綺

南詔[illegible]戰[illegible]碑[illegible]門[illegible]仲通敗處

李宓未敗前事滇史[illegible]亂是

里徐同圍姚州復陷之擒賈瓘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等率十道兵討南詔衆凡十萬輦餉者不計涉海而救死者相踵閣羅鳳容遣將絕其糧道誘宓深入至太和堅壁不戰宓糧盡欲引還適吐蕃論綺里徐兵至內外夾擊宓沈江死軍悉潰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閣羅鳳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今天子致討兵士何辜乃收亾將等屍祭而葬之今趙州有萬人塚焉十四載南詔復使洪光乘與杜羅盛段附克等率清平官趙佺鄧統兵從昆明路與吐蕃帮綺脟葉樂節度使尚棒賫等陷越嶲會同軍肅宗至德元載復置越嶲以楊廷璡爲都督兼固臺登吐蕃使人謂閣羅鳳曰不叅除恐成枝蔓羅鳳遣子鳳伽異以重兵駐瀘水上會大軍將楊傳磨牟等與吐蕃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入復陷越嶲上元三年冬閣羅鳳降蘇傳驃諸國尋傳國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閣羅鳳刊木通道直抵其國以威武諭降之幷下驃國始於濮共置謀統部與清平官楊佑等引兵東伐侵破磔取和子城又取鷄和城置石鼓

事野史俱作巡可考本

縣於沙却地置俗富郡取激江爲河賧郡閣羅鳳叅
覽昆州見安寧雄鎭爲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還碣
石鹽池鞅掌利及牂歡城邑綿延勢距戎僰山河可
以作藩屛川陸可以養人民後二年命子鳳伽異於
昆州置拓東城以鎭撫東爨又置安寧縣以蘇閑所
裒治之還兵太和城又遣楊佑撫治長州都事氏枳
磴等蠻佑于各地建城堡周廻相望數十里蠻民甚
敬畏之封佑爲長州郡公又取曲州靖州置石城郡
遣昆州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

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居林谷得不徙代宗
大曆元年更築羊咀咩城于太和之北名大理立德
化碑於太和城淸平官鄭回撰文使敘巳背唐歸蕃
非得巳之故且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
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四年改元長
壽又十年死僞謚神武子鳳伽異先死孫異牟尋嗣
追謚鳳伽異爲悼惠王閣羅鳳父子雖兩叛下師覩
其屢次陳乞收叛亾師終揭石碑以明巳叛唐之故
斯其心亦可哀矣倘得良節度使若韋仁壽韋皐輩

御而用之難何自生史稱楊國忠當國專立邊功故
李宓等阿迎其意後雖摧敗猶以捷聞卒之宓與虔
陀絶命蠻境國忠亦不免馬嵬之誅小人誤國國未
亾而身先隕矣彼貪贓養亂之王昱征吐蕃不利亦
卒貶嶺南以死嗟乎敗身名壞國事貪與淫之爲害
各如彼顧可不畏哉顧可不誡哉

異牟尋棄邪歸正功實由鄭回故重敘於篇首

異牟尋復歸唐

異牟尋爲人有智數善撫其衆頗知書其臣鄭回者唐西瀘令閣羅鳳陷嶲州得之重其惇儒號蠻利俾教子弟得捶榜國中無不憚鳳伽異異牟尋皆師事焉尋以大曆十四年嗣立吐蕃册爲日東王改元見龍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併力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寇邛郲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技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卒走山德宗發禁兵四千人

使神策都將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鳳翔節度使朱泚金吾衛大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趨白壩與山南兵合大敗吐蕃與南詔衆斬首六千級生禽與顚踣厓峭且十萬吐蕃怒殺誘導使來者異牟尋始懼與元初遷居羊苴咩城築袤十五里改國號曰大理改元上元封境內山川爲五嶽四瀆中嶽點蒼山東嶽絳雲露山南嶽蒙樂山西嶽高黎共山北嶽玉龍山四瀆一曰黑惠江一曰瀾滄江一曰金沙江一曰潞江并建祠及三皇廟春

瞼力驗切　賧去聲

秋致祭設官分職立把國事八人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將軍曰員外立九爽分理曰幕爽主兵曰宗爽主戶籍曰慈爽主禮曰罰爽主刑曰功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作曰萬爽主財用曰引爽主客曰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又立三托曰乞托主馬曰祿托主牛曰巨托主廩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佐酋佐西即管記判

官之類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昶王后曰信麼妃曰進武外有六節度曰弄棟今姚安地曰永昌曰銀生今景東鎭沅曰劍川曰麗水曰拓東今安寧昆陽之間上元中鳳伽異築城於此有二都督曰會川曰通海治民者有十瞼一曰雲南瞼一曰白崖瞼又曰勃弄瞼一品澹瞼一邆川瞼一蒙舍瞼一大釐瞼又曰史瞼一苴咩瞼又曰陽瞼一蒙秦瞼一矣和瞼一趙川瞼人丁壯者皆爲戰卒王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兵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羅苴子戴朱鞮

唐遣使之二則歸吐蕃

皇覺之則復歸唐闕南詔而叛蕃可勝矣

螫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自當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氏兵出以望苴蠻先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以是爲差農無貴賤皆耕不徭役人歲輸米二斗是時南詔之境東至於銅柱鉄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阯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縱横數千里國富兵强每爲吐蕃所役貢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

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苦之鄭回因乘便說曰吾國兵強不下於吐蕃而反爲役屬此自棄也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利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内附然未敢發會李泌亦勸德宗招雲南以斷吐蕃右臂德宗乃使韋皐爲劍南節度使皐撫諸蠻有威惠東蠻頗得異牟尋語白於皐皐乃遣諜者遺南詔書吐蕃覺之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又索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貞元五年乃決策歸唐與酋長定計

遣使趙莫羅眉由西川楊大和堅由黔中東蠻鬼主驃旁苴由安南凡三輩異道同趨成都遺皐帛書曰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除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墻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横汙皆尚結賛陰計以行虐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

遣訥舌逼城於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

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源等州安西鎭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疆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贈皐黃金丹砂皐護送使者至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皐遣諜往覘皐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牁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閤勸及淸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鄭回見佐時多所指導故佐時探得其情乃請牟尋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留二旬有六日而歸閤勸賦詩以餞之於是南詔復爲唐臣皆藉鄭回之力設當西瀘被難卽

當石門蓋云南此爲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以徼經北谷近吐蕃故繇復治此道以出

自經溝瀆與匹夫匹婦何異惟回能藏志俟時故國家終賴其用嗚呼此固未易一二爲流俗人言也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請以三千人行不許益至五千乃許之帥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取鐵橋等十六城乃遣弟湊羅棟淸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又上吐蕃所封日東王金印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湊羅棟爲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銀窠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王印由石門趨雲南滋至太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鐸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於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授冊印稽

州卄以吾
貢將爰閔
設曰南道
置逡雲南

宗始通中
國

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
皆蒙册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瘢錄功復賜
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
平脫馬頭盤二謂誠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
宿衞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誠曰此先
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
惟二人故在耳酒行異牟尋奉觴誠前誠授觴曰南
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屏使後
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誠還

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
刃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氎紡絲象犀越賧統倫馬朝
廷賜賚甚厚各授官有差十一年驃國王雍羌亦遣
使同南詔使獻其國樂凡二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
人其曲皆演梵音一低一卬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
至成都韋皐復譜次其聲作南詔奉聖樂奏之詔封
雍羌爲彌臣國王七月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
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并虜其王置白崖城因定
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

此賧蒙
名成備險
即北勝州
賧音淡
軟化今慶
越

後人滿以
此爲眞失
本旨非世
成說之誤

以實雲南東北開北方賧徙汪河白蠻羅落磨些冬
門謌了咙昌七種蠻以實其地九月獻馬六十匹十
二年異牟尋取越賧置軟化府十四年遣酋望大將
軍王丘各等賀正兼獻方物十五年謀擊吐蕃以邆
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
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皐皐辭固請乃盡舍成
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嶲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
所脅反爲我患請皐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
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

悉集是夏蕃麥不熟疫癘仍與贊普死新君立皐揣
蕃未敢動乃勸異牟尋後舉爲全愈於速而無功今
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嶲州扼西瀘吐蕃路
昆明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吐蕃大臣以歲在
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嶲州軍
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鄀羅爲都
統遣尚乞力歟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皐相聞
皐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允榮朝以萬人屯
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嶲州約南詔有急皆

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蒙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嶲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蠻潛為吐蕃鄉導欲先擊之皋報嶲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蕃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二乎異牟尋乃徼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焚之吐蕃顧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羈官拔顯城以來徙其人二千於嶲州皋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繫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既數敗

律以兵距卜貢川一舍而屯因師馬定德率其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死亦請忠義降於是蕃氣衰軍不振其從溫鉢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壘而稍是年蕃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詔皋令免拔兵嶲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莽熱誘瀕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散育蕃導南詔與皋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絕瀘破

蕃屯斬五百級蕃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蕃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蕃於瀘西吐蕃君長共討不得嶲州忠木芰常羽南詔為兩頭蠻以挾唐為輕重也會蕃為饑方莽贊普調斂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蕃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城聿賁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嶲州以絕南詔皋即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疊欲田鄉隴焚萊可困蕃入皋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

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請皋因蕃聲東嶲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蕃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蕃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蕃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鄙分其勢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黨項畜產耳俄聞蕃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彝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

終未授鄭回一官豈韋皋欲掩其功而隱之耶

驃信之稱始此蠻語君也

十所斬首萬級生擒論莽熱獻於朝獲鎧械十五萬閤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鹵二萬涇原鳳翔軍敗吐蕃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偕慰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十九年正月日上御含元殿受南詔朝賀以其使楊鐸龍武爲試太僕少卿韋皋亦以招南詔破吐蕃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賜之憲宗元和三年異牟尋卒帝聞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卿武少

儀持節吊祭冊其子尋閤勸爲南詔王賜元和新印其國人私謚異牟尋曰孝桓上尋閤勸尊號曰驃信帝改元應道以善闡爲東京太和爲西京四年死僞謚孝惠王子勸龍晟甫十三歲多狎小人既冠益淫肆嗣位十年爲其下王嵯巔所弑而異牟尋之業始衰

唐書作勸利志畧作勸利晟紀作勸利晟

王嵯巔入寇

王嵯巔南詔弄棟節度使一名蒙苴顛唐永貞元年勸龍晟嗣立改元龍興淫肆不道十年王嵯巔因民怨弑之僞謚幽王立其弟勸利晟恐唐見討去帝號求和唐爲廢朝遣少府少監李銳爲冊立吊祭使勸利晟立改元全義賜王嵯巔姓蒙氏號大容華言大兄也任清平官決國事是時黃洞蠻屢叛邕管閭連歲被兵嵯巔乘釁遂東寇安南然朝貢每歲不絕穆宗長慶三年始賜印是年勸利晟死於東京僞謚靖

王子豐祐嗣豐祐勇敢善用其下慕中國始不連父名唐書謂佑乃利晟弟野史滇載記皆謂利晟子仍連父名稱晟豐佑敬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冊立豐佑遣洪成酋趙龍此楊定奇入謝文宗太和三年與王嵯巔謀入寇以蜀卒爲鄉導十一月襲破嶲戎二州又陷邛州遂北抵成都成都自韋皋結好南詔四十年無警儆兵備弛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士多流入蠻境蠻衣食之盡得蜀之虛實以故長驅無能禦者雖蜀將尹偃率衆數萬保邛崍關閣蠻

韋南康能使蠻爲我用李不然能以我制蠻均屬西南良策其事不必相非也

寇至恃勇出關逐蠻數里伏發馬倒中數十創而死。蠻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賚居民市不擾肆。將還乃取諸經籍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至嵯巔身自殿至大渡河。謂蜀人曰此南吾上也爾去國當哭。聽衆哭別故鄉。衆皆號慟赴水死者十二三。餘皆被掠歸。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中國侔矣。十二月東川節度使郭釗爲書責嵯巔背盟。朝廷亦遣將董重質率大兵南伐。嵯巔懼因復書郭釗歸罪杜元穎以修好焉。明年豐佑上表自陳兼疏

杜元穎之罪。已復遣使入朝。朝議務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德裕既至。議韋皐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啓戎資盜。其策非是。今非痛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定。凡二邊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獠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奏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

[illegible]

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築伏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又轉邛雅粟以佐內粟陽山之運。十月爲漕由不涉炎月。輸夫得免瘴毒。自德裕爲劍南完葺奮恃皆有條次。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五年又遣使貢方物。六年南詔掠驃國民三千徙之拓東。文宗開成四年五年武宗會昌二年俱遣使來朝。六年復寇安南。節度使裴元裕

死之。自德裕經理西川。蠻不敢窺蜀。遂專力東方。安南日苦兵革矣。宣宗大中十年。南詔於東京建五華樓以會西南夷十六大國君長。樓方廣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又樹碑金馬山以記方物。十二年安南經畧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一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十三年豐佑死於東京。佑在位三十六年。改元二曰保和天啓。僞謚昭成王。子世隆嗣。南詔野史稱王嵯巔弒豐佑而

篡位殺宗榜救緬回誘誅之立世隆滇史載篡位被誅者楊苴頗也然唐書古滇說滇載紀皆不載豐佑被弒事姑缺之南詔至豐佑王嵯巔而蠻益輕中國矣杜元穎不恤士卒蜀民被擄李琢苛墨自私安南遂陷然則豈蠻之能輕中國哉自取之耳李德裕爲劍南其事不在滇而予詳志之以見有善於治國之人蠻彝自不得逞其長技也乃在廷方朋黨相傾以至於敗唐宣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茲於南詔亦云

安南之陷以蔡京誤

世隆僭號

世隆以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立改元建極先是世隆父豐佑遣使朝貢利賜與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納蠻傔豐佑怒即謾言索質子已而佑死是年宣宗亦崩懿宗遣內臣告哀世隆初立凶很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書乃賜故王於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還朝廷以世隆名犯廟諱復無朝貢不告國喪亦絕册立弔祭使世隆遂僭號稱皇帝改國號大禮改西京曰中都善闡東京曰上都寇播州陷之咸通元年陷武州安南都護李鄠棄州走以王寬代之二年攻邕管經畧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蠻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畧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九月又寇嶲州時杜悰爲相方議遣使弔祭宣撫并詔驃信以名嫌册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隆陷嶲州遂止不行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時七綰洞首領李由獨附蠻王寬不能制故以襲代之襲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憚畏不敢出左庶子蔡京

經制嶺南忌襲功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幸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忮貪苑峻條令爲炮熏刳斮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北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畧安南襲請救發湖荊桂兵五千屯邕州詔襲按軍海門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將楊思僭麻

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渡江督荊南兵入東郛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殺虜十五萬人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爲安南督護南詔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

會士珍以貪獪失[illegible]州

高駢用兵儘有可觀惜未能不振耳

人益戍以容管經畧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畧安南茵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㨿邱之免安南賦入二年分兵屯容藤拔蠻勢五年南詔回掠巂州以擂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渡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獪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蠻至開門降盡殺戍卒士珍遂臣於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夏侯孜言張茵懦不足事請悉以兵授高駢從之駢以選士五千渡江敗林邑兵

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楊思縉燒貲畜走世隆遣楊緝思助段酋遷共守安南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鬭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收所獲賂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

貪黷相承
邊事爲衍
入塩

代驃而驃已拔安南斬酋遷等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擒驃北歸適驃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艤艫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驃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初世隆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旰士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於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即捉其繫表縱歸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

明年世隆使楊酋慶等來謝釋囚且歸成都俘三千人先是李師望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廷議是之即以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距成都才五舍嶲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還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貪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于師望時蠻役未與而定邊已困世隆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

引衆伐木開道經雪峨盛夏卒凍死者三千人遂奄至沐浴川闌嘉州破犁蠻遂次沐源滂遣兗海兵五百往戰一軍盡覆世隆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嶲州攻清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為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忞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擲射九日入夜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忞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竇滂自勒兵戰世隆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請

未半蠻桴爭岸譟而進滂不知所為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崍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時械皆燼失世隆進攻嶲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世隆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共修守備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彌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世隆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請降大使通好以紓

危城之狀
如聞目睹

其深入懿宗遣大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蚍結蠅營俘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恐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則冒其蓋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潑菅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瘞之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選卅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肄於軍士心得欲鬬世隆紿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栁槃往見坦綽杜元忠議和元忠言驃信見耽自議之請具車蓋藤輿以三百騎負幄幕來

大言曰供帳所備于廳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仍驍去蠻稱前傳外郛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觀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蔣葦稍濕水灑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狗城左有民樓

叙節本切
實上謂佳

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城中以巨索鉤繫投脂炬車焚箱閒蠻卒盡死耽遣李鑄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撤民廬落爲蓬篷如車蓋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所蠻其內以穴墉楊忞以瓮貯糞瀋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擊錦江樓衆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始引卻蠻利夜晦漸薄城城上閧呼燭衆齊奮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支詳至遣譯與約好且謂耽毋多

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擁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恭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遣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威館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即穎焚大于端蠻皆死穴中以鐵絚曳雲輣仆之燎竹少選盡燼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渡河制置

中國以和
親當蠻夷
以和誤中
國謀邊者
毋須我誓
而人息也

劍南應援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世隆遣酋望楊定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趨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郤而潰蠻閱屬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世隆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夢昇僊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

射玉師威疏軍行劉矢所發蘋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世隆知不敵夜撤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郎斷梁按隊綏騶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世隆攉關二日去蠻俘漢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於蠻必心及成都不破以巳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塹乃敎耽

濬隍廣三丈作戰棚於陴列左右屯營營列五區區卒五十蒔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艣連弩自是南詔憚之世隆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巳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史讐怨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紀舟大渡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設伏以待蠻躡追之爲景復所敗師至之羅谷會蠻踵來還攻大渡河什顏息兵請日坦綽欲上書天子白寃事

戍兵信之不嚴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以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憩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

齽巨禁切
齡音棱切
齦音很怒貌

場然吼橋沱江之敗積屍附城今吾有十萬衆拾其
牛未用以千人為軍十軍為部號將主之凡部有彊
弩二百鑄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
援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鏈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
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滿野待命吾又能以
勞騎累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一番日
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
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爾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憊且
死矣州縣繕甲礪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

能鬪齡薄賊兒彊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番為首
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讐之反邪爾王故殿先世之寶
宮非邊鄙所宜舍神怒人憤驕僭且死所差王保成
四十人送書並已因繫候軍前曩鼓今發還鄭龍改
首還二人持此報書是時叢猶火郛民室廬觀闕嚴
兵為固守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
匡謀懼奔荊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韋重持節往
使俄攻黎州黃景復擊走之僖宗乾符元年劫掠雋
雅陷破黎州入邛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

黃景復擇
有人故知
之兵而
勝敗不偽
下為功之
刑其斬
之實

部徙太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移鎮成都駢乃奏
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餼窮乏今左神策所發
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
施備部乃罷長武等兵駢未至先以帛書軍號其上
仍書一符於郵亭遁之以壯軍聲蠻懲交趾之敗望
騎而遁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渡河奪鎧
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崍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
駢召景復責大渡河之敗斬以狥戍望星清溪等關
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

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為蠻所俘其妻李瑤宗室女
也故世隆遣瑤還遞木夾遺駢使丐和解駢答以牒
其界云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為一蕃與開道途得
接邛蜀賜書習顏降使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片
善既知大恩合報怨窮兵黷武掠土侵疆再犯朗寧
再陷交趾兩侵邛蜀一劫黔巫凌犯不休貪殘轉甚
昔交趾都護不閑理兵朗寧元戎未解禦寇受以侵
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沈白衣沒
命之衆如赤日消氷殺朱弩佉苴之軍若洪爐焰雪

亦有標言
不然爲知
執家本

其於勝負詔國洞知昨门來鎭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疑阻直擬誅鋤不比從前節臣只務姑息前詔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繼來使欺大國熒惑元戎叛僕之儀須依古典並已軍令處置詔國前後俘虜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一行是沒落杜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驛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杻梏幾年李氏偷生寃令返國杜驤早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番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邑交合從黔蜀齊進點名須立國

史永書且杜驤官銜李瑤門第不是懸遠但王室疏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於詔國本夷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故驃世隆得書大震先是成都府無羅郭蠻至遂成灰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騈盡地議築之處蕃歸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仙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凡九十二日樓櫓備具版築竟不行自南詔叛使至其境世隆不肯拜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景仙攝使往世隆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淸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人朝乞盟請爲兄弟若

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騈結吐蕃爲門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世隆恚發疽死於越巂景淨奔僞謚景莊皇帝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然安南之陷以蔡京之忮刻定邊軍之敗以李師望之貪庸召亂有由千古一轍也高駢力保成都足稱禦守他則牛叢之書高駢之檄讀之猶凜人意乃卒無能踰大渡河而南少宣國威者什以是歎唐兩之將終也雖然南詔至世

隆而戰將勁兵半盡於外其國亦漸衰矣

唐書作子 [illegible]

唐與南詔和親

唐末南詔屢爲邊寇皆邊帥不得其人有以啓之苟制之有道其順則役使之可也否則誅之可也即力不能制嚴關隘增戍卒絕不與通亦可也以堂堂天朝而欲與講舅甥之禮宪乎此有唐所以不振也世隆死子隆舜嗣改國號曰大封民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隆舜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鏤金帶國事顓決大臣四年遣陀西段瑱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讜請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高

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議不置詔宰相鄭畋盧攜議之攜是駢議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皆賜罷辛讜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啖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繒約髮典客伽陀酋孫慶曰此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

[illegible]

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剌三丈版命左右馳射鉡一人射隆舜騋馬逐以爲槊數十發止引客就睢雲虔與驃信抗禮驃信不悅使人謂雲虔曰貴縣欲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乖隔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聞此言乃設宴禮待係子捧瓶而四

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阿客春秋大義授以本爽遣遜終不肯本表稱貢是時駢徙節鎮海劾澹等沮議帝㝡弱不能聽下詔慰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畜烏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尙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千率十戶一保聯發山東鋭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爲脫有他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

彝臣比移書不言別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獨㒰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袞奔邕府戍兵亂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宦羈留屬朞年費不貲豈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聚末蕃甲調兵發彝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坐虔之使驃信答拜其下使不爲少衰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

滇載　卷上

戶部延資充備邊庫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燋骨傳灰人不念家亾命爲盜可爲痛心前年晉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開我虞今朝廷府庫匱兵甲少牛叢有北兵七爲首尾奔衝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彝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爲雲南內使崔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隆舜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氈罽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

滇載　卷上

爲辭光啓元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滇中諸書紀和親事俱言以宗室女妻之南詔野史載唐僖宗廣明元年以安化公主和親光啓元年滇王遣楊奇肱送公主歸唐與唐史不合安化公主傳亦未載入滇事故斷從止史云昭宗乾寧四年隆舜以變崑崙女淫虐無道爲其臣楊登所殺謚宣武子舜化貞嗣亦遣使款黎州上書修好唐欲報以詔書

于瑟有此憾皆從見高駢不淨

王建曰小彝不足以辱詔臣在四南彼何敢犯塞從之舜化貞立四年布燮鄭買嗣弒之奪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邏至舜化貞傳十四世共二百四十七年世隆好殺隆舜多嬖寵臣下專政故不二世而國亾。

事同操懿于操有愧其祖大

人才因不擇地而生

鄭買嗣趙善政楊干貞篡奪

唐亡中土易代者五分國者十而南詔之後亦適有鄭趙楊三姓篡奪之事豈弒逆大故上關氣運遠近宜同受之乎噫亦可異矣鄭買嗣者鄭回之後世爲清平官及買嗣說政家隆舜多嬖倖淹留善闡縱殺失下人心買嗣密令豎臣楊登弒之而立其子舜化貞買嗣廣布心腹與高贊協謀盡除異己誘化貞歸中都化貞不如輕車西回入宮被逆時唐昭宗天復二年也買嗣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安國追尊鄭回爲高祖諸蠻三十七部心不服謀起兵問罪買嗣懼誅楊登以塞衆口然銀生部如景東鎮沅及金齒白蠻終不服從在位八年死僞諡威德桓皇帝子仁旻嗣時後梁朱溫開平四年也乾化四年冬寇蜀黎州蜀主王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俘斬數萬級後唐同光元年仁旻遣其弟清容布燮歸仁慶侯鄭昭淳使于南漢致朱鬃白馬以求婚昭淳好學有文辭南漢主劉龑與之游宴賦詩龑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兄劉隱女增城公主妻仁旻三年後唐破蜀獲

使唐南使南詔俱見阻亂之朝縣頒表不復通過中國予抑安死傀幼史無識國之人耶

前王建所俘南詔蠻及故判官徐靄靄徐雲虔姪也
自言曾同雲虔使雲南因遣送還所俘以招撫南詔
仁旻不納是年服丹藥死凡立十五年改元五曰天
瑞景星安和貞佑初曆鴻諾肅文子隆亶嗣改元天
應後唐天成元年嶲州山後蠻都鬼主李卑晚與大
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勿定䕃抄皆受唐爵
為將軍明年牂牁蠻亦遣使者宋朝化貢草荳寇朱
砂等物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各遣使附牂
牁朝唐明宗遣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為入蠻國信
使不能達而還是時隆亶幼弱其下東川節度使楊
干貞以朝見入東京毒殺之偽諡恭惠干貞欲自立
畏鄭氏族多恐有變乃推侍中趙善政立之鄭氏三
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為趙氏趙善政寧北佉邏坊人
微時採薪山中午寢夢神為其薪明日復然遂行天
落石於前石裂有朱文曰善政為天子干貞弒主皆
善政與謀且以石文之異因推立善政令盡殺鄭氏
後買嗣舊臣高氏等不平然畏干貞皆變姓名自匿
善政纂立改國號曰大天興改元尊聖天成三年有

世傳范順當為宋度宗子事與此頗相類中國反讓國然與

為善政謀者曰干貞以惡名歸人旋欲自利計甚狡
也宜解其兵柄以漸除之不然禍必及善政以為然
干貞聞之大怒擁兵入朝廢善政幽殺之偽諡惠康
善政立甫十月而為楊氏楊干貞和村人母彌棨有
姝色蒙隆舜私之有孕後適漁人楊氏生干貞父捕
魚貞在船見水中有人龍衣冠冕鳳鳥白光之祥呼
父視之見是兒影大喜後遂滅趙改國號曰大義寧
改元興聖後又改大明在位凡八年疑忌羣下誅戮
不測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起兵
討之干貞不能禦出走永昌自縊死偽諡肅恭時後
晉天福二年也

思平爲故土復使兵得國與鄭趙楊輩無異乃亦大人官職高氏爲段世臣與國終始中間受而復還元爭人物所及竝許可南詔無人物平允史

書而不識得此奇章識番千古佳話

段氏大理國始末

段氏之先爲武威郡人唐天寶末段儉魏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及長智量不凡任爲通海節度使楊干貞篡立思平圖璽國憤深自韜晦干貞忌之思平慮不免卜于秀山神祠往巴甸就其舅爨判自匿干貞索捕甚急思平與買嗣舊臣高氏歸高方爲善巨守亦有志興復密遣人招思平思平與其弟思良軍師董伽羅走就之追者在後晝夜兼行至藥師寺避入詐必死須

之追者去出視則門封蛛網矣至品甸波大村得奇戟又葉鏡湖有妖物夜出食人行旅不敢進思平持戟暮至見水際隱隱有光如疋練逼視之一馬伏不動收得之乃神驥也日行數百里追者莫能逮行山谷中餒甚摘野桃剖食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怪之以語董伽羅對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是日舉義乎遂至善巨與高氏謀高曰東方諸部衆之可得勝兵數萬人勳以大義罔不濟矣遂往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會

滿氏此人

於石城衆十餘萬鼓行而西所向無敵師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董伽羅曰三夢皆吉進也公爲丈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行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也三夢皆吉進也思平乃決明日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瓔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遂以後晉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入闕楊干貞戰不勝率妻子走水昌欲入緬甸以圖

恢復思平追至萬箭樹自縊死親屬皆俘思平自立改國號大理都陽苴咩城改元文德盡逐楊氏邪臣除苛令以董伽羅爲相國封高氏爲岳侯分治成紀巨橋等地封爨判爲巴甸侯祠秀山神加恩三十七部於是遠近歸心諸彝君長各來貢獻後晉開運一年卒在位八年僞謚太祖子思英素不肖思平在日常欲廢之以諸臣諫止將死謂弟思良曰吾子非承大業者爾其善續吾緒思良泣受命及思英立改元文經淫戲愈甚董伽羅諫不聽乃與思良謀以先王

段氏六國長久有了此數百載之使之發興暫實自取滅氏者工為本門此作

素興之譽作素英後凡稱素者俱作素

命廢爲僧而立思良改元至治在位六年以後周廣順元年死僞諡聖慈子思聰嗣改元明德明年又改廣德時蜀王孟昶不理國事日務奢縱委任非人大理覘知之欲乘釁攻蜀高侯不可言蒙詔強盛時與吐蕃連兵尚不能侵奪巴蜀卒以黷武釀內變宗社不保今聞周主英明削平僭亂孟蜀必爲所併吾國第當修偃武學練兵養民以觀時變何必勞師遠征啟釁任麟思聰從其言不敢入犯在位十八年死傳子素順時宋太祖已正位中國王全斌受命平蜀欲

因兵威取滇以圖進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所有也由是雲南不通中國素順在位十七年改元明政好黃老恬淡無爲之教於是道教始盛黃冠徧滿國中然恭儉自持下人奉令守職國中稱爲賢明太宗雍熙三年卒僞諡應道子素英嗣時雲南大旱素英爲民禱雨或言金輪寺有圓石如磨高僧摩伽陀所遺天旱以石浸池天即雷雨名曰濟旱石遂欲令人舁取岳侯曰遠難致也因就都下黑龍潭以虎頭投之名曰撓龍以龍

虎能致風雲也果得雨淳化五年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辛怡顯使南詔時蜀順敗與南詔結連爲寇朝廷冀能使滇者不可得乃詔募命官士庶通邊事者往黎州界招撫之故辛怡顯自薦請行至道元年始竣事而歸後作雲南錄獻之南寧酋長龍漢璡遣使來西南牂牁八番諸蠻貢方物素英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統明治眞宗祥符二年卒僞諡昭明子素廉嗣改元啟明素廉一子阿統性頑鈍不知禮義欲媚好色宣淫於國中素廉嘗

以爲憂乃與國相謀立其姪素隆爲嗣而廢阿統幽於別館穴地通飲食乾興元年素廉卒在位十四年僞諡宣肅姪素隆嗣改元明通阿統之廢也素廉之妻撫統子素貞素貞幼警敏識出意表阿統幽死祖母憐素貞不得立使人諷高相高相言於素隆素隆避位爲僧傳國素貞素隆在位五年亦無失德後卒諡秉義仁宗天聖四年素貞立改元正治在位十五年卒僞諡聖德子早卒孫素興立改元聖明時仁宗慶曆元年也素興年幼好佚遊廣營宮室於東京集

箋本

特磨今廣南府和泥今元江

春登雲津二堤分種黃白花其上有遊道金稜紫城銀稜之目每春月挾妓載酒白玉案三泉溯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鬪草簪花以爲樂時有一花能遇歌則開遇舞則動彖與愛之命美人盤髻爲飾因名素興花後又訛爲素馨云素興在五年征歛苛急民不安生高國相與諸大臣共廢之後死僞謚天明思良之後無可立者乃更立思平之孫思廉思廉體貌魁傑德量過人國中翕然曰此我祖餘慶也皇祐元年廣右儂智高陷邕州攻梧州狄青擊敗之謀入大理

狄青遣楊文廣等率勁兵追之至阿迷州今江川智高已渡江不及而返智高之遁也其母與二弟賢特磨道余靖乃令邕州守蕭注帥師潛往擒送闕下又募死士使大理以求智高智高子身投蠻至和泥其酋盧豹等皆不及從蠻人疑之且虞其險詐鴆而殺之大理遂函其首以歸於京至是段氏始與宋通時宋兵駐邕大理震動因遣高護軍至曲靖以防不測而磨彌部酋蒙提居烏蠻要害地爲梗高護軍因兵力取易陬籠城令人鎮守之思廉在位久改元保安

正安正德保德高護軍死思廉於花樓前立高國公輔政碑命僧子雲撰文報其推戴之恩也在位三十一年遜爲僧後謚孝德號興宗禪位於子連義改元上德時神宗熙寧八年也思廉在位素慕中國嘗欲求通至是遣人入貢神宗以遠人向化不欲深拒然非舊典故大理使者不領於鴻臚別爲禮遣連義立六年爲其臣楊義貞所弒時元豐三年也義貞篡位凡四月岳侯高智昇遣子昇泰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連義之從子壽輝壽輝立改元上明以靖亂功加

智昇太保封德侯子昇泰善闡侯高氏世執國柄威令盡出其手智昇因權勢太盛自求退位乃令昇泰代已爲相而自領善闡牧建宅於五華山下鑿井得泉以居自號清侯又令工官伽宗築城于呈貢之西號伽宗城又以弟義勝治祿琫以高福守易門以高連慶治羅部以侄泰運守安寧於楚雄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侄子量成而巨橋皆世爲高氏有一門之盛半於大理矣壽輝立二年遁於高氏不自安遜位爲僧更立思廉之孫正明改元保定時神宗元豐

南詔野史作因天驗位

宋猶有德貴卅馬諸文子繁論矣

五年也後又改元建安天祐在位十二年性謹恪尚儉素哲宗紹聖元年亦避爲僧國人奉高昇泰立之是爲大中國改元上治而段氏中絕高氏聚族威楚而定遠之外已近北邊高氏嘗以爲患至是昇泰命雲南些莫酋徒民三百戶於黃蓬井昇泰立二年將死謂其子泰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昇泰死泰明遵父遺命復立段正明之弟正淳改元天授是爲後理國以高泰明爲相高泰運爲稱主賞罰政

令皆出其門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高徽宗崇寧二年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十九家以歸後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家註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皆泰運所求得也正淳又改元明開天政文安在位十三年避爲僧後卒僞諡中宗徽宗大觀二年子正嚴嗣改元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廣運正嚴勤於政事愛民用賢與國主高量成謀遣使入廣南求內附觀察使黃璘奏聞許之政和六年

正興野史作易長

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貴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又有樂人善幻戲即大秦犂軒之遺名五花爨弄徽宗愛之使梨園優人學之以供歡宴賞賜不貲七年宋遣使冊段和譽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和譽疑即正嚴也後因大理通貢有上書請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爲境歷百五十年無患今於河外置城邑邊隙開非中國之

福也乃止治黎州宣和中高泰運爲相貽木夾於邊昇騶騶騶以求入貢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皆因中國多故不見許惟於黎雅攬內弄民私相貿易有司不禁焉五年廣西邕州置買舉司市馬於羅甸等弄六年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優禮答之正嚴立四十年避位爲僧後卒僞諡憲宗紹興十七年子正興嗣改元永貞大寶龍興盛明建德正興能守父遺緒高量成佐之亦稱賢相未幾量成退居威楚終國有大事亞

智興志原作正智

智廉滇載記作運

興必遣問乃決量成在威楚能恤孤寡老幼風俗化
之稱爲彝中君子正興立二十五年亦避爲僧後卒
僞諡景宗孝宗乾道八年子智興嗣改元利貞嘉會
孝宗淳熙八年大理相高護隆封其長子隆政爲姚
府趙憺會川三郡演習智興使烏蠻阿鄒爲羅武部
長其後裔孫法兎浸盛併納漢肥共籠等地以其遠
祖羅發爲部名淳熙十二年智興奉佛建興寶寺君
相皆篤信佛敎延僧入國朝夕梵咒不理國事於是
國婦女悉赴僧舍受戒僧亦置室名火居僧智興在

位二十九年卒僞諡宣宗寧宗慶元六年子智廉嗣
改元鳳曆元壽在位六年卒無子僞諡享天寧宗開
禧元年弟智祥立改元天開智祥喜怒不常恃才蔑
作多好奇怪常東泛螳螂川於洛陽山上鑿十六羅
漢建法華寺山下田免租以供僧人安寧溫泉亦盛
飾宮殿男女異室極爲華麗又以段祖起於通海乃
就秀山建啓祥宮令人守之理宗寶慶三年智祥改
元仁壽在位二十四年禪位於子祥興後卒僞諡神
宗祥興以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初元太祖鐵

木貞將南征大理至鐵橋石門關遇角端獸而還至
是已滅金圖宋先謀取蜀宋余玠守重慶元不能入
乃議由吐蕃出大理淳佑元年黎州守閻師古言大
理請道黎雅入貢安撫使孟珙却之使道邕廣四年
蒙古兵出靈關蜀人震恐大理遣將高禾迎戰敗死
命元主窩濶台卒兵還宋遣使祭禾以其禦元也祥
興在位十六年卒僞諡孝義子興智嗣改元天定賢
宋淳佑十二年卽元憲宗元年也元復議南征命太
弟忽必烈分三道以宋寶佑元年十一月進薄大理

興智及其相高泰祥迎戰大敗興智奔善闡泰祥奔
姚州被執諭之降不屈命斬於五華樓泰祥臨刑奠
曰段運不回天使其忝爲臣殞首吾事畢矣時白霧
當午忽雲起雷震太弟異之曰忠臣也禮葬之其妻
段氏抱少子瓊泣訴太弟指謂侍臣曰此忠臣之後
善視之乃命世其官長子長壽在威楚內附卽以爲
威楚萬戶寶佑二年太弟班師留大將兀良合經畧
雲南攻善闡克之興智被執入朝赦以爲摩訶羅嵯
領諸爨從征交趾後又入朝未至卒元遣使諭祭追

歸大理向義王賜物歸葬以其弟段實爲總管卒[illegible]
元相終始䇿段氏自段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世竝
僭稱皇帝有廟謚年號凡三百五十年而國亾宋史
成於元脫脫大理國傳寥寥無可表見豈爲其遠僻
一方征伐聘問之所不及而畧之歟按自後唐以迄
南宋中國相尋於干戈獨雲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
餘載其恩澤及人亦遠矣匪獨其主賢也即高氏之
爲相如岳侯之保境養民智昇之討滅奧逆泰明之
復子明辟泰祥之殺身成仁咸不愧爲世臣焉故詳
紀其始末以補正史所未備

滇攷卷下

元世祖平雲南

天台馮甦再來編

古有天下者皆最後始開滇惟元起西北其得雲南
也在未有天下之先史稱元憲宗二年議征西南彝
爲蠻白蠻鬼蠻諸國乃命太弟忽必烈專征以兀良
合台總督軍事秋七月丙午禡牙西行八月次臨洮
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鑑諭大理不果行三年九月次
忒剌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
路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太弟由中道
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
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摩沙蠻
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十一月辛卯復遣
玉律术等使大理丁酉師至白蠻打郛寨其主將出
降其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
辛丑白蠻送款十二月丙辰軍薄大理城大理國主
段興智微弱國事皆決於相高泰祥屢戰不勝將東
路兵亦至皆登點蒼山瞰城中城中[illegible]泰祥故兵

姚樞導之以仁元良父子蘇之以勇此內審之所以復被殺也

三十七部稍來拔者皆爲元兵所敗始與興智謀出避外郡圖興復興智奔善闡泰祥奔統矢命大將也古及拔突兒追之先是詞臣姚樞從征至曲先腦兒因夜宴爲太弟言宋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吾能爲之樞卽上馬賀曰聖人之心神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是太弟以大理拒命將屠其城樞復與劉秉忠張文謙力諫曰拒命高泰祥耳其民何罪太弟乃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於衆兵入大

理人民安堵如無兵者太弟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已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樞等搜訪圖籍乃得三使尸旣瘞命樞爲文祭之辛酉南出龍尾城大趙驗癸亥獲高泰祥於姚州欲官之不屈因斬之而用其子高蹕高長壽等明年春太弟班師留兀良合台經略雲南地合台率衆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又大破之進至善闡興智率衆固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旣險且堅合台選驍勇以砲摧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

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子阿术潛師躍入亂砍之遂大潰至昆澤段興智及其渠帥馬合刺昔皆降餘衆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也里脫伯押眞等掩其左右圍旣合合台與阿术率善射者二百騎四面進擊又攻纖寨拔之主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事於阿术環城立砲以草塡塹衆軍始集阿术巳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明年合台又率師平烏蠻諸郡凡出師三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欵

服歲丁巳元憲宗六年卽宋理宗之寶佑五年也兀良合台以雲南平獻捷并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授合台銀印加大元帥還鎮大理以劉時中爲宣撫使教段興智使領諸蠻從合台征交趾屠其城經車里所部悉降之於蠻部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又三年太弟卽位是爲世祖至元元年爨蠻舍利畏者倡言蒙古處北吾等處南聲教所不及何以服從之將都元帥實合丁又專制不善撫綏於是東方諸爨

致治之跡在此

討並起瓜分之衆至三十萬世祖聞變命總管信苴日與大將合兵討之衆皆解散惟舍利畏遁入巖箐未獲四年以皇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出鎭其地八年分大理三十七部爲南北中三路十年始置雲南行中書省於善闡以賽典赤贍思丁爲平章政事十一年命雲南宣慰司與都元帥府並聽行省平章節制置郡縣尹長選廉能者任之是年舍利畏伏誅十三年更定諸路名號改善闡爲中慶路卽今會城也凡爲路三十有七府二屬府三州五十四縣四十七戸百二十八萬七千有奇而滇始復入中國版圖被敎化矣

大理初入版方鎭情[illegible]

時蜀道尚屬宋故往來出者

賽典赤張立道父子政績

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其國稱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宿衞元太祖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世祖時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張立道字顯卿陳留人年十七卽宿衞元世祖未嘗去左右至元四年皇子忽哥赤爲雲南王以立道爲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卽署立道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與侍郎寧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八年雲南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忌忽哥赤來爲王設宴毒之賂王

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闕人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入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潜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乃囚立道大匠提擧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爲族兄結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亡至土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尚書別怙木兒與告變人俱來遂與立道等還寶合丁聞之密以金饋遺博羅歡于道祈勿究其

本紀火你赤書綿錦寶合丁事它與此本傳互異

串博羅歡速說謝之既至按賓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歔欷久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亦皆授官有差是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歲貢之禮遂定十年二月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十一年世祖謂賽典

赤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令賽典赤行省雲南統合剌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諸蠻賜銀二萬五千兩鈔五百錠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爲備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剌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

方知誅封鎮後之初至郎貢強籍為翻有使求乃公專耳

賞即放散徵今未致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遣駡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二人至賽典赤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剌丁偕來覲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爲十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

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剌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先是雲南有昆明池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張立道爲勸農使求水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疏之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僰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郡縣賽典赤表言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十五年除立道中慶路總管佩虎符

按年次序兩人事年係以附兩尹...

此中具有
好用正典
不能盡載
信有餘力
之言詞一
儆據

至元十六年

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言于賽典赤首建孔子廟置學舍擇蜀士之賢者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由是人習禮讓矣民俗以貝代錢初行鈔法不便賽典赤請仍其舊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及之而道途以寧五月詔烏蒙路立驛治道聽賽典赤節制有土吏怨賽典赤不已用者至京誣其專僭帝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相誣即命械送賽典赤治

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未知上以便宜命我耶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謝曰誓以死報時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典赤遣人諭以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典赤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典赤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

爲元立所

山寨險阻
土蠻據險
不受皮投
毀供問於

理諭之數返王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典赤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酋長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典赤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

服草履酋皆感悅賽典赤居雲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齎經爲文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使者號泣震野帝思賽典赤之功詔雲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賽典赤五子長即納速剌丁初爲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後改帥大理十七年將大理軍抵金齒蒲縹曲蠟緬國界內招忙木巨木禿等寨三百籍戶十一萬餘定賦租立站遞軍還闕制除授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尋遷右丞建言三事

至元十二年知特摩道貴族七賁率州縣三十有七隸雲南行省隸郎今廣南府上同知六州丸

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薄貿易病民宜罷其一
謂雲南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行省既兼領
軍民元帥府亦在所當罷其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
質遶官當遣餘宜罷俱從之是年張立道入朝力請
於帝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爵遂命立道爲
臨安廣西道宣撫兼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陛辭賜
以弓矢衣服鞍馬始赴任會禾泥路大首領必思反
扇動諸蠻彝亟發兵討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
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有遺以馴象金

寶異物者悉獻諸朝二十二年又籍兩江儂士貴岑
從毅李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
遷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于
公廨以戒貪墨風化大行入朝値權臣用事遂退歉
地二十七年安南國復拒命討之失利帝怒欲再發
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蠻彝小邦不足以勞中
國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
帝召至香殿諭之曰小國不恭今遣汝往諭朕意宜
盡乃心立道對曰君父之命雖蹈水火不敢辭臣愚

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與俱臣爲之副帝曰卿廉
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尚書佩
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勞
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燇乃率其屬焚香伏
謁道左旣抵府日燇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
其罪爲書曉之日燇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
小國之師也何以敎我立道曰昔鎭南王奉詔致討
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鄕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
遲疑而還會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

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
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
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遁
入海中島彝乘釁必來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
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彝歲貢
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
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爾汝曾不悟不能
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輙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
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燇拜且泣

曰公言良是我詐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權天子知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燇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燇懼卒不敢至議者惜之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鎭雲南大德二年廷議求舊臣可爲梁王

輔行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于官立道凡三使安南官雲南最久甚得士人之心爲之立祠鄯闡城與賽典赤祠至今血食焉府納速剌丁已卒于陝西行省平章其弟忽辛復由陝西行臺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諸不便民事于宗王請更張之王不可忽辛與左丞劉正馳還京師有旨令宗王協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豪民規避繇役往往投充王府宿衛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朝廷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又

其宿衛三分之二又龍州酋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受宣敕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爲左右所蔽將釋不問忽辛與劉正反覆研鞫姦狀盡得竟斬之軍糧支給地理遠近不同吏負緣爲姦忽辛籍軍戶姓名及倉廩處所爲更番支給吏姦始除先是忽辛父賽典赤爲平章時建孔子廟撥田五頃以供祭祀賽典赤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敎官文風大興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在

民家宿食室無寧居忽辛度地置草場構屋數千間使爲牧所民得以安廣南酋沙奴素強悍宋時嘗賜以金印至元諸部悉平獨此尚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納之因置酒宴勞令佩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爲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

劉斥杖臨兩家父子

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烏蠻等租賦悉
發軍徵索乃集忽辛以利害榜諭諸蠻不遺一卒而
租賦咸足俄有爲飛語及符讖以惑宗王者忽辛引
劉正容爲奏馳報朝廷遣使臨問凡造言者悉誅之
忽辛偕使者還覲後卒于江西行省平章贈推誠公
諡忠簡其父瞻思丁贈咸陽王諡忠惠兄納速剌丁
贈延安王諡忠憲世爲元名臣張立道子元亦官雲
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元史緬古未被也漢開之從此明之驗

元征緬與八百媳婦國

緬國不載于前史唐書驃國傳在永昌南二千里今
緬自永昌西南行四日至騰越州又十五日至其國
之江頭城又十日至太公城又八日至馬來城又五
日至安正國城又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
城也計程已三千餘矣南詔野史載勸龍晟時師子
國攻緬遣段榜秀救之破師子國兵得緬舍利以歸
其後遂服屬於南詔宋熙寧間隨大理入貢名始聞
于中國元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
元帥府遣乞䚟脫因等使緬國招諭其王內附四月
乞䚟脫因等導其使价博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勘馬
剌失里乞䚟脫因等復持詔諭之曰間者乞䚟脫因
導王國使价博請京師且言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
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以
來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勘馬
剌失里等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子弟若貴
近臣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
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二年四月建寧路

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䚟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去不得已厚獻其國始得釋回阿郭知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親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爲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必不返六

月樞密院以聞十一月雲南省報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緬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遣蒲甘大將釋多羅伯殺寇金齒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旁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依山爲一隊戰良久賊敗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淖而退南面賊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擄甚衆軍中以一帽或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

十月雲南省遣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餘人征緬至江頭城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剌丁等請益兵征緬帝以問丞相脫里奪海對曰陛下初命發合剌章及四川士卒六萬人今納速剌丁止欲得萬人耳宜從之帝卽命樞密議選將出師十九年命諸王相吾答兒同右丞太卜參政也罕的斤將兵征緬詔雲南行省發四川兵萬人命藥剌海領之參政愛魯昔里[illegible]招討使怯烈先驅二十年九月大軍發中慶

十月至蒲甘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會進攻江頭城拔之獲其銳卒萬人守之圖上其地形及攻守之略先遣使諭降緬西不聽據太公城以拒大軍復遣僧諭以禍福反為所害遂督軍水陸俱進擊破之建都金齒等城皆降各分兵戍守置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遂振旅還遣使進緬珍珠珊瑚異綵及七寶束帶雲南行省進破江頭

城所得童男女八千人并銀器帶二十二年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納款乞言於朝廷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遣怯烈使其國二十三年置征緬都元帥府官俾禿滿帶為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使行省右丞愛魯至永昌與征緬府官會差軍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王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還留元送軍五百人于彼雲南省請令

秋進討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蒲甘喪師七千緬始平命王奉怯烈總兵三千屯鎮緬國設方略招徠其黨定歲貢方物從怯烈入朝世祖詔以緬國始來權正議大夫行中書省事佩金符頒詔于緬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稽顙謝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為緬王賜銀印子為緬國世子賜以虎符大德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入謝自陳部民為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幣不能如期輸納

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緬王為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詣京師令忙兀禿魯迷失率師問罪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兀禿魯迷失請益兵又命薛超兀兒等將兵萬二千人往之仍令諸王闊闊節制其軍六月立窟麻剌哥撒八為緬王賜以銀印秋七月緬賊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自言殺主之罪詔罷征緬兵而左丞劉深又有征八百媳婦之議八百媳婦國在緬東出

續兵屬民

平水西爲兩人之功故追敘其履歷

永昌姚關五十程至其地古未通中國成宗初立左
丞劉深倡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今上嗣曆未有武
功而八百媳婦國助緬爲逆因請征之右丞相完澤
以聞左丞相哈剌哈孫御史中丞董士選諫不聽五
年春命深及哈剌帶等將兵往給軍鈔九萬二千錠
又給雲南行省兵自願出征者人貝子六十索立征
八百媳婦萬戶府二置萬戶四員兵旣出取道順元
遠冒煙瘴士卒多死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
八斗率數十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又數十萬人

中外騷然而深復脅求水西土婦蛇節金三千兩馬
三千匹土官宋隆濟因苗民之怨紿其衆曰官軍徵
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俘衆
惑其言遂叛破楊黃寨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
死因圍劉深于窮谷中梁王闊闊率兵救之賊衆少
解事聞帝始悔不用哈剌哈孫董士選之言乃遣劉
國傑楊賽因不花等分道進討劉國傑女眞人本姓
烏古倫後入中州改今姓號劉二霸都華言敢勇士
也至元中以歷戰功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楊賽因

此不足以盡其罪

不花初名漢英其始祖楊端唐季應募復播州世守
其地爲安撫使父邦憲歸元授平章政事追封播國
公謚惠敏漢英生五歲而父卒隨母田氏入見世祖
賜今名襲職歷陞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至是奉命國
傑率湖廣兵賽因不花率四川兵入別敕梁王以雲
南兵接應六年劉深等以糧盡不能至八百媳婦國
而還宋隆濟蛇節率衆邀擊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
盡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請正深罪下詔招諭諸蠻
不報二月罷深等官收其符券後會赦當免哈剌哈

孫曰徵名首釁喪師辱國不誅深無以謝天下遂伏
誅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
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
復詔也速觧兒忙古帶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賊兵
勁利且多蠻馬官軍戰不利國傑令軍人持一盾布
釘其上佯陣合棄盾佯走賊來追馬遇盾皆仆國傑
鼓譟趣之賊大敗旣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
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千里楊賽因不花
出播境進與賊遇破之前驛蹉泥賊騎猝至賽因不

蠻 蒙甘有公

花會擊先進大軍隨之賊遂潰乘勝逐北殺獲不可勝計遂降阿苴下笮籠望塵送款者相續七年正月進屯暮窩四月會戰於罨特川復大破之蛇節降隆濟遁去遂誅蛇節八年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宋阿重生獲隆濟來獻斬之阿重爲宣慰使納與八百皆西南小務元以全盛之力征之納定而復叛終于議貢八百媳婦同木得遏而問焉而水西之亂作矣楚蜀合兵經年始定則甚矣黷武之害人國也大德中撥甲路總管宋賽亦爲元江判官度宗顯所延遣兵討之失利而還都元帥述律烈往諭以大義寮參感悟遂備珍貢請增差賦置驛傳并以黃金采女叢述律烈一無所受蠻酋歎曰入我境而不爲金婦所餌者元帥一人而已嗟乎邊庭有廉吏賢于十萬師遠矣

元世諸王在滇其凡諸史實所十有二人俱曾能以功名於爲一方惟其然及無德制封建於由與古封建然

元之以親王鎮雲南自忽哥赤始也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舍利畏之亂念非親賢不能靖一方武以荒服難之帝曰朕固樂其風土向非將數在躬將于彼請分器焉乃以至元四年八月丁丑封忽哥赤爲雲南王出鎮大理鄯闡茶罕章赤禿哥兒金齒等處金鑲銀印駝鈕復置大理等處行六部以闊闊帶爲尚書兼王傅柴禎尚書兼府尉寧源侍郎兼司馬重其任也未幾改賜金印五年受命與安南國王討占城眞臘八年爲元帥寶合丁所弑闊闊帶與謀事覺俱伏誅代鎮雲南者爲宗王脫忽魯忽哥赤有子也先帖木兒從征在緬十七年以張立道言遣怯古帶迎歸襲封爲雲南王金印駝鈕十九年諸王相吾答兒率兵征緬二十年詔自今凡雲南大辟仍須待報蓋前此生殺皆在外得自專矣二十二年詔事不議于雲南王也先帖木兒者毋輒行二十五年命雲南王移鎮大理二十七年復以皇孫甘剌麻爲梁王鎮雲南金印獸鈕益一方二王焉甘剌麻世祖太子眞金子

也眞金先世祖卒後謚裕宗生子三長甘剌麻後謚
顯宗次荅剌麻八剌後謚順宗三鐵穆耳後謚成宗
甘剌麻爲梁王三年改封晉王鎭北邊以其子松山
鎭雲南授梁王印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嗣位
以雲南歲貢馬二千五百疋給梁王數太多命量減
之大德三年賜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及所部鈔三萬
八千錠九年詔梁王勿與雲南行省事賜鈔千錠十
年賜復如之時梁王谷松山也征緬與八百媳婦之
役又有梁王瀾瀾者諸王世系中不載豈卽松山乎

十一年進封雲南王也先帖木兒爲營王是歲成宗
崩太子德壽先卒無子順宗次子愛育黎拔力八達
入定內亂迎兄懷寧王海山于北立之是爲武宗武
宗至大二年梁王在雲南有瘋疾以世祖第七子西
平王奧魯赤之孫老的爲雲南王賜金印及金銀幣
差四年九月給老的部屬馬價一萬二千錠武宗崩
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是爲仁宗武宗有子二長和
世㻋次圖帖睦耳初約仁宗後仍傳位和世㻋延祐
二年仁宗惑于鐵木迭兒之言立其子碩德八剌爲

太子而封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置常侍府等官
賜鈔四十萬錠是年雲南王老的朝于京師四年諸
王脫脫駐雲南殺害軍民以拔次代之七年仁宗崩
太子碩德八剌卽位是爲英宗徙封周王于漠北復
以晉王甘剌麻之孫王禪爲雲南王金鍍銀印螭鈕
是時甘剌麻已死子也孫帖木兒嗣爲晉王至治三
年英宗被弒諸臣迎立之是爲泰定帝治篡逆罪流
諸王月魯帖木兒于雲南進封王禪爲梁王金印獸
鈕食邑益陽州仍以其子帖木兒不花襲封雲南王

又封周王弟圖帖睦耳爲懷王食邑潭州三年晉[illegible]
晉帖木兒嗣齊王給金印謀粘路土官賽丘羅招諭
八百媳婦蠻來降銀沙羅土官散怯遮殺賽丘羅爾
雲南王遣人諭之四年十一月召雲南王赴上都明
年七月泰定崩大臣燕帖木兒迎懷王入大都立之
上都王禪等立泰定子阿速吉八爲帝舉兵入討俱
爲燕帖木兒所殺懷王又迎其兄和世㻋于漠北至
和寧卽位是爲明宗未幾暴崩懷王復代之是爲文
宗是時雲南諸王荅失不花禿堅不花及平章馬忽

思等聚衆五萬數丞相也兒吉尼專擅十罪將殺之
也兒吉尼遁走八番苻失不花等僞署參知政事等
官詔豫王阿剌忒納失里鎮雲南賜其衛士鈔萬錠
仍許每歲豫給衣糧是天曆二年十一月事也明年
改元至順正月丁卯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禾等
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欣都等迫令
署諸文牘二月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州謫八番元帥
完澤率兵禦之伯忽引兵西攻威楚威楚城無武備
官吏皆驚匿獨知事董文彥不去被擒令降文彥怒

滇致 卷下 三六

曰汝食君祿不思報恩逆天殄民恨不殺汝乃從汝
反卯罵不絕口衆怒截其耳令啗文彥嚼血肉噴賊
面遂遇害又攻陷晉寧州南至臨安石屏鎮將朱寶
乘間率驍騎五十餘人夜至宣慰司掩襲收所奪符
印以歸退據異龍湖之和龍島賊合衆來攻戰艦三
百艘衆懼欲降千戶亨祐曰我等戰亦死降亦死當
以死報國有言降者斬衆皆踴躍賊舟將至發砲擊
之連碎數十艘斬首三百級圍解七旬糧盡富民王
務出粟千餘石給衆會救至得免禿堅自立爲雲南

王伯忽爲丞相阿禾忽剌忽等爲平章五月伯忽撒
召烏蒙土官祿余襲殺烏撒宣慰司官吏於是羅羅
斯諸蠻望風迎降其勢大振四川行省調重慶五路
萬戶以兵救雲南軍至境值羅羅斯蠻萬餘人遂遇
害千戶祝天祥等引餘衆遁回事聞調江浙河南江
西兵一萬命諸王都思帖木兒及樞密判官洪浹將
之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會兵討雲南立雲南行樞
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朶馬赤敎化爲同知副
使發朶甘思朶思麻及鞏昌等處軍萬三千人付之

滇致 卷下 三七

徹里治兵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親率大兵同鎮西
王搠思班等由四川進朶馬赤敎化從豫王阿剌忒
納失里由八番進七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烏蒙
蠻兵攻建昌雲南右丞躍里帖木兒統兵拒賊斬首
四百級蜀軍亦敗撒加伯于盧古驛撒加伯謀建昌
守兵不多而北兵來必由棧道乃與阿柄土官阿剌
等以兵八千燒毀之又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聚大
兵于大渡河進寇建昌此時王師尚未入滇彝衆一
時並舉阿川行省官莫敢抗敵但令萬戶周戩統綱

門軍并成都諸屯兵一千七百人抵羅羅斯界以控
扼諸蠻又遣萬戶答定遠同卬部知州馬伯合鐵等
從便進討八月躍里兵屯建昌容瑳人覘賊把守要
隘就曹通斬之自此蠻兵不敢通于西番冬十月烏
蒙祿余乘勢欲寇順元以阻東路之兵徹里瑳使趣
四川雲南兵進討十一月四川平章㕭坐引兵由永
寧左丞孛羅引兵由青山諸部並進陳兵周泥驛及
祿余等戰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衆潰遂奪其關隘
以通順元諸軍是月羅羅斯撒加伯烏撒阿荅等合

諸蠻復攻建昌躍里等逆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
五百餘級姚安路土官子阿海奉州人禦賊俘馘甚
衆二年正月權仁德府官曲木斜集義兵敗伯忽于
馬龍州殺其弟拜延又戰于金馬山獲伯忽及其弟
伯顏察兒其黨拜不花等十餘人誅之餘賊皆潰惟
祿余猶據金沙江二月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豫王阿
剌忒納失里等兩路合兵討雲南時賊勢已漸衰因
與躍里倍道兼進遂奪金沙江大兵與阿禾軍遇戰
敗之賊兵猶結寨安寧州再戰又敗之擒阿禾誅之

滇考泰坂也此乃云擒賊首也不千其不于但老密欲今併去也不干字以志嗣後

大兵將抵中慶賊兵拒戰于伽橋古壁中躍里左頰
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遂大捷收復行省諸軍皆
會駐于城中分兵進捕餘賊于嵩明州豫王與鎮西
王擒賊首及諸將校悉誅之磔其屍以徇雲南平惟
祿余懼罪竄伏諸臣請降詔赦之九月祿余復寇順
元路雲南行省都事𢖍海奉詔往諭授以參政祿余
拒不受俄而賊大至海因力戰及晚烏撒兵入順元
境左丞帖木兒不花禦賊邪海復號陣宣前詔遂爲
賊害海居官忠勤善辭令人共惜之時禿堅弟必剌

都古象失挾阿禾餘黨千餘人竄伏靖江海中據險
兵不易上都元帥怯烈爲雲梯登山破其柵殺賊五
百餘人于是必剌都古象失舉家赴海死祿余亦遁
去夫伯忽阿禾挾宗王之勢誘動諸蠻陷烏撒圍建
昌殆于燎原矣不二年而遂撲滅何哉足固不可以
加首上下分定故也南中雖險遠易于爲亂然敢于
過大渡河逕陵上國者自南詔世隆王嵯顛以來亦
不數見卒皆以敗歸終不能併有蜀後之人坐井自
大妄思僭竊適足以自取滅亡耳至順二年二月祿

字撝先高泰爾畢帖平知之識力表有貢有功名效之審也

余言于四川行省乞降并請改附四川詔諸大臣議之是歲文宗崩立明宗之子鄜王是爲寧宗逾月崩又迎其庶兄妥權帖木耳立之是爲元順帝至正中梁王柏顔則兀爾吝一稱孛羅以宗室鎭雲南世系莫考元亾後仍阻險自守明太祖屢遣使招諭不從洪武十四年冬穎國公傅友德等南伐梁王兵敗走滇池島中友德等入雲南梁王聞之謂其右丞曰我宗室無降理有死以報國耳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滇池水中衆家從之俱死嵩會天下歸明已久無表章之者予謂揆以余闕之義則孛羅不失爲忠臣百世論定蓋有待于今日云

段氏二十餘世王滇不知信苴日以繼之得歷為成史所載又可以徵信之始公傳編者

十一總管

大理段興智降元其弟信苴日爲總管屢立戰功傳載元史後嗣承之凡十有一人具詳滇載記中名氏世次間不符正史按元史成于明洪武二年其時雲南未平段氏後代宜未及考究至信苴日父子當必載在册書非有誣也傳曰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爲大理國王世祖平大理段興智與其季父信苴福入覲詔賜金符歸國丙辰獻地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立賦之法憲宗大喜賜興智名摩訶羅嵯命悉主諸蠻以信苴福領其軍興智遂委國任其弟信苴日自與信苴福率僰爨軍導大將兀良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入朝在道卒中統二年信苴日入朝世祖復賜虎符詔領大理鄯闡威楚統矢合川建昌騰越等城各萬戶以下皆受其節制至元元年舍利畏叛鄯闡屯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信苴日率衆進討大敗之於威楚復遣將破賊於統矢其秋舍利畏以衆十萬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信苴日討之師至安寧遇舍利畏擊破走之遂復鄯

一作福與日皆興智諸父

闍定新興進攻石城皆下爨部平三年入覲賜金銀衣服數勤兵器十一年賽典赤更定諸路名號以信苴日爲大理總管未幾舍利畏復叛信苴日遣石買等僞爲商旅執贄往見挺矛撞殺之及其黨一人梟首于市行省以聞復賜金一錠及金織紋衣十三年緬阿擁象騎數萬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信苴日與萬戶忽都領騎兵千人禦之以功授大理蒙化等處宣撫使十八年與其子阿慶復入覲帝嘉其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

宮陛辭復拜爲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九年詔同右丞拜荅兒迎雲南征緬之師行至金齒以疾卒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子阿慶襲爵累授鎮國上將軍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佩金虎符滇載記段興智弟乃段實無所謂信苴福信苴日者豈實與日音之訛乎載記稱段實死子忠嗣忠死子慶嗣又稱忠從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鐵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慶爲宣武將軍尚公主入朝歸授行省參政而元史

不載段忠事並存之以俟稽古者慶死弟正嗣正死慶子隆嗣隆死子俊嗣天曆元年授行省平章俊死族弟義嗣初授蒙化知州以平叛賊容禾功陞參政義死隆子光嗣時梁王以元宗室鎮鄯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遣人招之不從陰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王更戮庖人以自解至正元年玉案山直小赤犬羣吠遍野又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四年光死弟功嗣初亦爲蒙化知州十二年襲總管二十

三年明玉珍自楚入蜀以紅巾爲號自將三萬人攻雲南梁王奔威楚求救于功功誅于員外楊淵海卜之吉乃進兵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十餘級紅巾收合餘衂再戰殺段氏驍酋鐵萬戶乘勝屯古田寺段氏夜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追至回蹬關大敗之功在陣中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輓致功與楊淵海謀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蚤歸因募能入紅巾營者有小卒陳惠請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

蠢背渴

高夫人寄樂府寄遺詞穠麗悽惋作詩均可稱梵綸閒秀情段奴遺存張身徒使美人令懷恨此耳

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回功追之至七星關大勝而
還梁王深德功以女阿䄵妻之爲奏授雲南平章曲
意奉之功遂留善闡其原妻高氏寄樂府促之始歸
大理既而復東行其臣楊智張希喬阻之不聽至善
闡或譖之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嚥碧雞之
心矣盍蚤圖之梁王始疑平章密召阿䄵主命之曰
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
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
乘便可毒殪之主潸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

滇載　卷下　廿二

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
不信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當爲我裹
之爾何誣我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梁王邀功東
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䄵主聞
變失聲哭曰昨瞑燭下幾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
烟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不負信黃泉也欲自
盡梁王防衛備至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
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
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裏彩吐嚕吐嚕段

阿䄵妃亦賦詩不愧詞意悽惋愁憤而死

得依慨志作苑奴亦足詩

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
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踏裏彩
彼也吐嚕無知也押不蘆變地起死回生草名肉屏
橐駝也語雖不雅馴以節故傳焉平章既死梁王愛
傷爛海之才欲妝爲己用淵海亦不屑題詩于壁仰
藥而死梁王厚恤之令護平章櫬歸葬大理大理舊
臣仍奉功子段寶事之梁王遣使刺之凡七攻大理
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
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

滇載　卷下　廿三

云殺虎子而還假其虎母分祖栗而自詐其祖公假
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鋪鬧
淑女自殺掩雉之羅網況平章既亡弟兄將絕今並
遺一媺一奴奴可再贅華黎氏媺又可配阿䄵妃如
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
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兵來矣時寶姊僧奴亦志
不忘復讎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
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
以織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

普闕大段功一戰而勝矜功怙寵自蹈禍機宜無足
道者乃其妻與臣之從一而終既如彼子與女之立
志復讎復如此蓋亦有可稱者焉其後明太祖定蜀
寶遣其叔段與自合川來表歸款明亦有書報之時
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踏踏國中
花謝千萬朶別有明主來寶數日病死子明嗣洪武
十四年遣使授明宣慰使未幾死叔世機同事明年
穎川侯等兵破普闕師至威楚段世遣使致書詐依
唐宋故事奉正朔修歲貢友德不從答書令速降世

怒再上書陳利害詞旨篤驁書大抵皆言蒼洱兩關
之險難以兵取友德惡其悖慢春三月師薄大理夜
遣別將緣點蒼山巔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
段兵驚潰明師斬關入擒段世及段寶二孫苴仁苴
義送金陵上面諭曰爾祖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
苴仁名歸仁授鴈門衛鎮撫苴義名歸義授永昌衛
鎮撫餘頭目悉伏誅予至永昌過大官小官廟問其
名云即苴仁苴義也段氏據大理三百五十年與智
失國信苴日復爲總管傳至段明今其子孫尚有襲

州正佑者高泰祥之後亦至今世爲姚安郡丞孰謂
天之報施不可信哉

明三將軍定雲南

明洪武元年元順帝北遁。二年。殂於應昌。太子代立。以宣光紀年。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雲南。猶延元朔。洪武四年四川平。五年。遣翰林院待制王禕持詔諭之。梁王遷延不決。禕陳說利害。王心然之。館禕於別室。會元嗣君遣侍郎脫脫由西番至滇。索餉。欲連兵恢復。既知其事。促梁王殺禕。以絕二心。禕遂以六年十二月遇害。七年。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諭梁王。八年。梁王遣鐵知院等使漠北。爲徐達所獲。解京。明太祖釋之。又使湖廣參政吳雲與之偕至雲南諭降。及境。鐵知院等謀逼雲改服入雲。不從。復見殺。十四年秋九月。乃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征雲南。剡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俱從。上親諭之曰。元孽自恃險遠。殺害使臣。在所必討。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向烏撒。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此地滇之咽喉。彼必併力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

撫而遣之使其擒縱遠有蠻人心服古人一理

沐英善謀當在潁川之上

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會城既定。分兵徑趨大理。其餘部落可不煩兵而下也。師行。親餞於龍江。丁未至湖廣。分遣郭英等率衆五萬由四川永寧向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二月攻普定普安。俱下之。進抵曲靖。梁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兵十萬屯曲靖。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然之。未至數里。忽大霧四塞。遂至白石江。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宜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江岸。英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濟。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兵進薄之。矢石雨發。聲動天地。敵衆披靡。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數萬。悉撫而遣之。蠻人皆喜。曲靖既定。留兵守之。友德自將北攻烏撒。以應永寧之兵。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西趨雲南。癸酉。玉等至板橋。梁王

棄城走雲南省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衆入城收符信圖籍撫定其民秋毫無所犯自出師至是僅百日梁王在晉寧州忽納砦赴滇池死之傅友德自曲靖趨烏撒郭英等已出永寧攻赤水河守兵破之元右丞實卜歛衆拒守友德大軍至實卜遁遂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集友德督兵奮擊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得七星關以通畢節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望風歸附分遣諸將進取臨安各路十五年正月辛巳威楚路平章閭乃馬百參政列

車不花等赴曹震營降壬午曲靖宣慰司樞密同知怯烈該等及中慶武定澂江三路達魯花赤等官俱赴藍玉沐英營降甲午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已克區畫布置尚煩討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離雲南遠必另置司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渠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等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遂置雲南都指揮使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

布政司以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張紞等爲參政參議等官改中慶各路爲雲南等府閏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靄翠者水西宣慰安氏之祖也大理段世致書友德請依唐宋故事奉正朔爲外臣友德諭令速降世自恃遠險無降意連以書來詞旨驁驁友德怒於是藍玉沐英等進兵至品甸段世以兵五萬扼下關玉等遣王弼率兵出洱水之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夜半遣都督胡海由石門間道逸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巖

立旗幟遲明大軍望之踴躍讙譟敵衆驚亂英先驅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腹背夾攻段兵大潰進拔大理城獲段世及段寶二孫乃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於是車里麼些和泥平緬等處相率歸附雲南平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北攻建昌故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更定雲南所屬府二十有二州六十有三縣五十有四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二百一十八人送京師且請以要害量宜設衛戍守

三論

元季田上多爲豪右隱佔歲用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租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悉報可仍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實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復叛友德移檄沐英合兵進討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命吳中率兵守之造舟以通往來仍諭安陸侯吳復平凉侯費聚會征東川諸蠻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與傅友德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遁去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芒部等府地近四

川奏隷四川布政司八月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建昌大軍已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山高道隘愼勿輕動聞諸蠻多逃入翡翠境可諭令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蹤之開此道以拔普定即芒部渠長可盡獲其黠厮之已復遣使諭曰雲南士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衞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衞則道路可無礙霧擊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此其大概耳萬里之外將軍便宜行處置爲

友德等方分兵攻未服諸蠻土酋楊直等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糾衆二十萬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守將馮誠國用子也與謝熊嬰城固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强弓弩於城上射賊伺賊怠輒出奇兵擊之賊不能破遂圍城爲久困計沐英在烏撒聞報馳回至曲靖先遣人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驚恐拔營遁至安寧羅次邵甸晉寧大俵江川等處據險樹柵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

諸部復定十六年二月送故元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段氏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以段寶二孫段苴仁苴義爲永昌鳳門二衞鎭撫以寶在時曾有降表也先是沐英自大理回故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砦先不花陷鄧川高生圍雲南縣金齒土官高大惠并也先虎都搆麓川彝入寇屠永昌友德自七星關回兵率郭英等西討破佛光砦普顏篤自焚死遂過金沙江攻北勝府下之擒高生并畧鄧川進平麗

江平津等州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高大惠逃爲白人所殺因置大理指揮使司以周能守之麓川之外有緬國八百媳婦國皆內附於是遣耿炳文諭傅友德藍玉等班師留沐英鎭雲南別命列侯王志俆成張龍分赴尋甸各府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十七年四月進封傅友德潁國公藍玉俆成世襲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皆爲侯八月麓川思倫法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平緬宣慰司印十月以曹震開建昌新道向眉州各置驛徙中土大姓以實雲南十八年東蔄

州阜富及廣南特磨道復亂沐英討平之永昌李觀亦討段首平之十二月思倫法反寇景東馮誠擊之失利十九年二月雲南羅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復命傅友德率師討平之幷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九月沐英請廣置屯田從之二十年五月諭沐英勿遣使往平緬葺壘固守以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營率兵屯種以防蠻寇已復命曹震率四川精兵與陳桓葉昇等分駐各府立營屯種候征討二十一年春思倫法入寇結砦于摩沙勒沐英遣都指

揮甯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餘三月思倫法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英選三萬騎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逆戰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千餘人爲前鋒其渠跨巨象直前諸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

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爲三隊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傍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旣交羣象突而前諸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搗其柵遂縱火焚其寨煙焰張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寨有昔剌者亦驍勇復率衆殊死戰左帥少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其帥

友德三至雲南

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衆更進英督戰益急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刁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率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法遁去六月東川蠻復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爲左右叅將討之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本苦麻部蠻也沐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至平彝以山勢險峭遷其山民於早上村留兵

立柵其上阿資寇普安焚劫府治友德進擊之斬其渠滿巳青二十二年春阿資倚崖壁爲營友德以精兵促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數計生擒一千三百餘阿資遁還越州自恃萬山之險官軍不能至沐英使寧正從友德合擊大敗之斬其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因論置馬龍越州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曹震葉昇等領兵分討東川諸蠻亦悉平是年冬思倫法遣招綱等來言逆叛之謀皆其下刁厮郎等所爲以象馬白金入貢自洪武十四年遣將出師至是凡九年而滇始大定沐英留守友德凡三至總二十五年建昌降將月魯帖木兒反藍玉復自滇東移師與瞿能等討誅之建昌自滇入蜀之通津也三將軍下雲南功不在漢鄧艾劉尚下而曹震陳桓黃叅葉昇等次之卒之玉以謀逆誅友德亦不良死震等先後坐逆黨俱不保首領其得終於牀上者西平陰而下數人耳嗚呼報功之典何如哉

詳見國朝
武庫以下

詳略之

實錄本傳

沐氏世襲

沐黔寧昭靖王英。鳳陽定遠人。明太祖初起。英以童稚謁見。上養以爲子。累功加昭勇將軍。洪武元年。征福建。擒陳友定。賜復本姓。三年。歷都督僉事。四年。轉同知。十年。同征番部有功。封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十一年。拜征西將軍。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等。平地數千里。十三年。征和林。元國院大赤忽足全部皆降。明年。出古北口。平四郡。還京。拜征南右副將軍。同傅友德藍玉征雲南。不十旬。雲南底定。十六年。詔友德等班師。留英鎭守。二十二年。朝京師。宴於奉天殿。賜金銀綵帛。以鈔計建宅鳳陽。居十日。遣還鎭。上送之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矣。是年冬。周王橚出鎭雲南。未幾召回。徙封岷王於雲南。二十五年六月丁卯。西平侯英卒。年四十七。滇人言是時胡藍之獄。株及諸勳臣至多。英自知不免。一日。使至賜英刀繩藥酒三物。英出迎於南城外。即仰藥死。世相傳爲哭懿文太子。致嘔血云。櫬至京。上啓棺慟哭。追封黔寧王。謚武靖。英五子。其一早卒。長春。次晟。次昂。少

明初做元
制南寧制
某省置使
司外氏以
吳晟作滇

身三百年
無二志可
謂賢哲得
人

子昕。尚太宗公主。駙掌南京都督府事。春嗣侯。以才武稱。二十八年。越州土酋阿資復叛。春討誅之。三十年。麓川蠻刁幹孟逐其宣慰思倫倫。至京訴。詔春討之。擒刁幹孟。三十一年春卒。謚惠襄。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愨。寡言笑。溫喜不形於色。而質頴敏。讀書强記。明太祖愛之。甫冠。即授後軍都督僉事。進左都督。既嗣侯。代鎭雲南。與岷王不相能。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勅晟。然卒以他故。移王封武岡。而晟鎭自如。永樂初。太宗發建文帝匿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止。中里宣慰刁還答叛。執威遠州知州。晟諭以禍福。還答懼。還州官。入貢謝罪。八百上酋入寇。晟出次蒙自。蠻遁去。督兵窮追。斬其酋以狥。上賜璽書獎勞。四年。以左副將軍。同新城侯張輔。分道伐安南。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殺。季犛上表。冒姓名。詐稱陳氏絕嗣。求署國事。踰年。日焜之孫陳天平至京愬實。上遣使詰問。季犛卑詞表請天平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等送天平歸。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還。上怒。故遣將分

王弇州謂晟將略非所優以土

道出師晟奉命由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南擒猛烈翎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別舟夜至洮水泝流力戰連舟為浮橋濟富良江與大軍會合攻多邦城柵破之遂搗東西都及盤灘等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黎季犛父子走海上追至日南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還朝進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子孫世襲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是年冬安南陳氏故臣簡定復反命晟

為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受命出與晟合討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簡定所立陳季擴尚未平晟再討不能下輔復至與晟同破賊於愛子江追至老撾三關執季擴并其妻子以歸受恩賚如輔富州土官沈絃經抗化晟受命赴討諭以禍福絃經歸命是時汝南王徙居大理凡十載以母耄召歸晟終太宗之世恩寵無間仁宗立召入宴勞賜金幣加太傅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加之正統三年麓川思任反侵略騰衝南甸晟受命致討意在撫諭都督方政為先

鋒破平景孚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乘勝深入遇伏力戰死詔問失事狀晟旋師楚雄數日雖偏將違令吾總師安所辭咎飲藥卒追贈定遠王諡忠敬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掛晟印充總兵率諸將征麓川昂率師由干崖南甸至隴把破其關寨五年晟子斌襲封黔國公是年秋廣南維摩師宗沙人儂人作亂都督昂平之明年王驥蔣貴等征麓川昂以功還左都督十年夏六月昂卒追封定邊伯諡武襄命沐斌代鎮景泰元年冬斌卒贈太傅諡榮康子琮

幼以任璘為都督同知鎮雲南天順元年璘卒又以璘弟瓚代之成化元年琮既冠入朝襲封黔國公三年還鎮正尋甸廣西土官之罪請設流治屬平諸蠻以功晉太子太傅賜勑褒獎弘治九年卒諡武僖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使誠之子崑嗣朝議謂崑為西平侯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有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輕崑十四歲以公代鎮發兵平鵝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宋魯亂再擒師宗州

戚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正德十六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勛嗣嘉靖十六年卒謚敏靖子朝輔嗣嘉靖二十六年卒謚恭僖兩公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朝輔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其淫惡益甚且旅拒王命隆慶六年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於南京之故弟以幽死萬曆十二年平岳鳳論功加昌祚太子太保二十四年

乞休子叡代鎮二十九年以平順大土酋功晉叡右都督三十五年武定尋甸諸酋反圍省城昌祚因論奏叡與巡撫陳用賓俱被逮起昌祚原官屢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天啓四年十二月卒明年孫啓元襲狂悖無道屢與撫按搆難崇禎三年暴卒子天波襲是時中原多故惟雲南一隅自保其後土逆沙定洲作亂陷省城天波逃永昌流寇孫可望李定國乘機入雲南襲執天波脅之號召土司擁主抗命順治十六年大兵至天波從逃緬甸為所殺沐氏自黔寧王英

讀之令人者能如此乎

至天波凡二王一侯一伯九國公四都督明開國功臣傳世最盛且久者惟徐沐二氏夫中山行事人人能言之予讀滇志稱黔寧在鎮十年墾田九十七萬畝招撫攜貳氏始知有生定遠記人之善忘人之過黨鄰干法不忍加誅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人然則其世保滇南爵上公非倖也宜也武僖而後多雍容好翰墨間不免驕佚顧諸蠻習其威德猶樂為用至天波流離異域不屈以死亦無愧其祖宗矣

建文遯跡

按明紀靖難兵破南京建文帝以被火聞實得太祖遺命薙髮從水關出自蜀入滇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思恩詣寺僧道實當事不敢隱以聞於朝迎入大內以壽終常賦詩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天下傳誦之予至滇求其遺跡則今武定府獅子山龍隱庵中其像與詩俱存

云父老又言初至滇游城中五華寺坐磐石上長嘆寺僧覘報沐晟晟密使人覘知之延至家居數日送赴武定山中語雖無徵王弇州作昭靖傳亦言成祖嘗疑建文帝匿晟所使人詗之則此固非滇人之私言也萬曆末年致身錄與從亾日記出所紀帝至滇年月歷歷可攷以爲帝初出卽欲至滇依西平侯史彬止之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兒新主意尚未釋能無見告帝遂往來吳楚間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至雲南永嘉寺道人程濟偕應能應賢從應賢松陽

御史葉希賢應能杞縣王府教授楊應能也皆以名與太祖所遺度牒合而薙髮利給[illegible]程濟精於術數嘗預報靖難兵必起下獄後以編修從盛庸軍夜祭紀功碑得禪去姓名免於株及者也二年正月帝離雲南由重慶襄陽入吳游天台雁蕩比冬而返四年夏至沐晟家留旬日遂結茆白龍山六年夏白龍庵災程濟出募七年春復東行八年回庵還工部尚書嚴震於雲南道中震自縊驛亭未幾史彬程亨郭節至庵訪帝進方物已而棄庵他出九年春有司毀庵

夏至浪穹別建庵名大喜十年春應能卒是夏應賢卒易納弟子曰應慧十三年秋游衡山冬還庵十五年冬復至衡十六年還十八年入蜀十九年還自粵東二十年避糴於庵東四十里名深泉二十一年入楚遂東游吳越由寧波泛海洪熙元年夏從閩粵還山宣德二年春移居鶴慶是秋滇亂因入蜀三年至漢中四年夏還六年赴陝西至延安還蜀七年入楚至杭州吳山復游天台八年秋還滇十年至粵西正統元年還居浪穹二年游峨嵋冬還滇三年復至粵

西程濟屢勸還滇不聽濟遂之復不吉三年有同寓
僧楊應祥者詣思恩土知州岑瑛所自稱是帝因被
執同解北者十二人而帝亦與焉訊非是應祥伏誅
及其黨帝老矣不欲遠行因自白其實使內監吳亮
驗之果是亮自縊帝入宮程濟聞之曰臣事畢矣回
滇焚庵散其徒帝在宮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右
致身錄與日記所載至詳述其畧如此近年錢謙益
撰史彬行狀力辯其僞予在滇求帝蹤跡於浪穹鶴
慶無知之者即所謂白龍庵亦未詳其處豈即今龍

隱庵乎而錄與日記又不載帝常至武定獅子山何
也要之建文帝不死於火出亡在外諸書言之甚明
當永樂時禁令苛切而不聞有告之以取寵者謂非
有賢者相從以擁護之不能然矣至欲確指其姓名
則當時已自沒其跡今世遠人亡復何由徵信哉友
人顧真山俗守武定併爲程濟等置主配帝於龍隱
庵亦善善從長之意云

詳見前篇

原按麓川與滇足備明史西南夷一傳

征麓川

麓川一名百夷自漢以來叛服靡常元中統初始內
附至元十三年分置各路以大理金齒都元帥統之
有所督則委官以往冬去春還至正初麓川路思可
法數有事於隣境諸路以狀聞命河南參政貢敦熙
討之以撫起還師戊子再命搭失把都魯討之亦不
克引還可法遂乘勝併吞諸路猶懼朝廷再舉伐之
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欵元寢而不問麓川之强
始此思可法死其子昭併嗣立爲宣撫八年傳子臺

遢一年而昭併之弟昭省殺臺遢而自立踰年贅殺
昭省其弟思瓦代立明初負固不服洪武壬戌其部
屬答魯方刁斯郞殺思瓦法而立其侄思倫倫郞叛
散之子也明年陷永昌屠其城執指揮王眞酉平侯
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諭倫內附放王眞還朝廷撫
柔遠之恩置麓川宣慰司以倫爲宣慰使丙寅復寇
景東明年部屬刁斯郞入犯定邊縣沐英大破之倫
懼而欵服後爲其下刁幹孟所逐奔訴京師使沐春
何福等將兵送之何福擒幹孟思倫乃得還永樂十

思氏中絕　思任法復强　晟畏[illegible]

五年設四彝館其在西南者百彝與緬居二焉思倫
死子思行立思行死子思暗立宣德中與木邦相讐
殺因而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刁
玉賓弱不能轄諸彝思倫法次子思任雄黠善用兵
每言其先世大誤豈有奴與主並之理遂擁衆麓川
畧取孟養地刁玉賓奔永昌死無嗣正統三年侵孟
定灣甸南甸潞江等處大肆殺掠壽攻陷騰衝衛雲
南震動事聞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四年春
正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討

之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遣其將緬
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玉賓
常遣詣晟晟見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
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楊寧曰不可兵未加
稱降此詐也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
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
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江擊緬簡追至景罕寨破其
賊柵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與其子瑛部將
顧勇等。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境之伏四發政求救

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時兵疲食
盡政知晟不力援乃謂子瑛曰汝急歸以全吾宗祀
吾死分也瑛牽裾不釋政舉刀欲砍之曰吾爲將受
命討賊非死負報汝何爲瑛乃登舟還政復策馬突
陣賊爲披靡忽馬蹶路塹爲賊攢刺而死顧勇等一
軍皆沒晟聞敗會春暮瘴發燒江上積聚還師金齒
事聞贈政威遠伯諡忠毅遣使至雲南諭祭仍詔祠
於金齒勇等四人皆從祀晟至楚雄飲藥卒思任犯
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

璉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爲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
督吳亮爲副將軍馬翔張榮爲左右叅將進討思任
昂上潞江之捷歷賞有差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
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
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勅責沐昂
等間昂鎮守吳亮馬翔俱逮下理秋七月思任屯孟
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
兗之賊宵遁威遠州土知州刁蓋罕戰威江亦敗之
已而思任遁流目陶孟似怕等入貢禮部議滅其饗

賚。上曰彼恭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
勅諭之。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為征蠻將軍。總
兵討麓川。以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
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思任貢使至。刑部侍郎何
文淵上言宜寬其天討。大學士楊士奇是之。英國公
張輔言思任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
示弱小夷。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
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冉
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

太僕寺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為參
謀。陛辭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
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
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大憂。攻
小寇。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
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五
月驥等至雲南。會賊方圍大侯州。驥遣將胥著赴援
破之。斬首數百級。獲其象馬。大軍進至金齒。分為三
道。十一月初五日俱會上江。夾攻三日不下。驥令縱

火焚柵。因督衆乘之。斬首數萬級。賊衆敗走。保南甸
之沙木籠山。為連環七寨。驥麾兵深入。攻其中寨。各
哨俱奮。大破之。賊勢窮。追死者八萬餘。十二月王驥
等直搗巢穴。山周三十里。柵堅塹廣。其東南依江壁
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淖突起敗之。賊又自
木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
千人攻拔之。而右參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
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一百九十餘級。於是進攻麓川。
賊窮焚其柵。思任乘舟走緬。獲其妻妾象馬寶玉無

算。子思機潛匿孟養。移兵討之。捷聞。召驥等還。會維
摩州蠻韋郎羅作亂。自稱廣新王。驥遣指揮萬璽擊
之。郎羅懼逃入安南。驥檄示禍福。安南人斬其首來
獻。七年春驥等至京。上宴於奉天門。論功封驥靖遠
伯。進封蔣貴定西侯。並賜誥券世襲。侯璡楊寧俱轉
侍郎。餘授官陞職者四百餘人。既而雲南報思任在
緬。冬十月復命貴驥等督諸軍往取之。八年春驥率
師至金齒。遣使檄緬縛思任父子至軍前。仍進兵騰
衝。分遣沐昂侯璡等率東路兵徑擣麓川。以陳儀領

三征麓川而思任思機皆不亡兵力耗可知乘遼之策矣

前鋒三千開南牙山斷賊走路使言緬願獻思任欲以重臣往取驥難之郭登請行由金沙江入緬緬酋卜剌浪來會願聽登折之緬氣沮乃叩頭聽命十二月登回其國相緬剌劄以思任載樓船來獻將有嫉登功者乃讒劄守沙壩剌劄至貢章不見登疑不敢獻驥謂貴日此絡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陳儀又自詫知天文以爲熒惑犯輿鬼緬可伐驥乃密令蔣貴率師亘江而下大戰一晝夜焚其舟數百艘剌劄竟持任思任子雖追之兵敗自刎東路兵克孟

養諸寨思機亦潛竄緩其妻子象馬而已驥還仍以提調王叔庇之上慰勞如前加驥貴歲祿各三百石命楊寧參贊雲南軍務十年冬雲南千戶王政奉勅幣諭緬甸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剌浪喜以思任及其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因以卜剌浪長子銀起莽爲孟養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尚潛居其地起莽不能有也十一年春改麓川爲隴川設宣撫司於隴把以舊莽日恭頂爲宣撫降勅赦思機等罪令其來朝不至更命黔

思氏復亡

國公沐斌侍郎侯璡調緬甸木邦兵討之至金沙江遣人招諭機疑懼不肯來緬木兵亦不肯渡江遂引還十三年復議征麓川王驥以原官總督軍務授宮聚平蠻將軍印率張軏田禮方瑛等統漢土兵一十三萬至雲南檄木邦兵從征緬甸兵備船南甸于崖隴川兵備糧食十二月大兵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令撘浮梁且于數百尺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斂衆保鬼哭山立三大寨驥乘勝而進攻皆拔之又破以且山各寨擒孟養至孟那而還諸酋皆震怖謂

自古漢人無至此者然思機思卜竟失所在蠻衆復立思任幼子思洪爲主以狀來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承當差發時兵力已疲因許之礱石金沙江與洪誓曰石爛江枯汝乃得渡遂班師是時會川府訓導詹英劾驥玩法怙終損兵失利死有餘辜昆明鄉官御史張淑亦劾驥師行無術玩寇殃民等事十四年二月勅召驥還至貴州値諸苗倡亂道塞不通人皆留驥爲通道驥曰吾征麓川非奉命殺苗也去之卒爲苗寇所截官聚敗歿詔驥代總聚兵還京

黔思氏之
貴

調侯璡提督貴州軍務會土木告變王振死驥貫不行景泰初侯璡以平諸蠻功轉兵部尚書五年緬執思機送京獻俘誅之自此孟養與緬爲世仇數相攻殺嘉靖初孟養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擊緬擄其宣慰莽紀蔵後莽瑞體復强并孟養而有之思氏遂衰

三宣六慰

自麓川平後永昌徼外土司有三宣六慰云三宣者一曰南甸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北寒南熱相傳爲漢夷分界元置南甸路明初改府又改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征麓川功陞宣撫司一曰干崖在南甸南舊名干賴賧元置鎮西路明初改府尋改干崖長官司亦以征麓川功陞宣撫司土酋刀氏副使刀思丙居蓋達同知劉氏居盞西經歷廖氏居雷弄知事管氏居猛謡皆自干崖分也一曰隴川卽麓川故

地在干崖西有諸葛武侯寄箭山正統十一年設以恭項爲宣撫後改多氏萬曆中分隴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氏居猛卯各據所分地受部符又其東北分孟定府地爲耿馬宣撫司其南有蠻漠猛密二宣撫司稍北近內接潞江有茶市長官司元時爲茶施路明置府改長官司今亦稱宣撫皆陞置在後不得與三宣之數焉六慰在三宣外明初有十宣慰司後止存其六一曰緬甸一曰孟養孟養元時爲雲遠路在諸司之西又曰迤西與緬甸皆自洪武時置其

相攻滅詳麓川事中一曰八百大甸即元八百媳婦國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分居一寨故名洪武二十四年來貢始置宣慰司嘉靖間為緬所兼其酋刀氏避居景線緬以弟莽應龍守景邁城今久為緬有矣一曰車里在八百東即古產里湯時以短狗象齒為獻周公賜指南車歸故名曰車里元兀良台戍交阯經其地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明改車里軍民府尋陞宣慰司永樂中入寇後懼而謝罪萬曆十一年明伐緬其酋刀糯猛使貢象實陰附於緬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焉一曰木邦相傳為蜀漢木鹿王之後其地視諸司為稍近內元置總管府明初改宣慰司從征緬甸麓川俱有功益地頗廣後與緬相仇殺萬曆三十三年陷於緬緬以猛密恩禮領之一曰老撾在八百之東車里之南與交趾接壤於諸彝為最遠自雲南行六十八日始至其地或謂即古越裳氏也周以後不通中國永樂初入貢置宣慰司成化十五年安南來侵殺其宣慰訴於朝降敕切責安南萬曆中其西鄙纏掌亦為緬所破六慰雖俱

二語已盡邊夷情形

為永昌徼外彝然車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艮孟定府威遠州孟璉鈕兀二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順寧境外其附屬順寧者有三孟曰孟緬曰孟撒曰孟猛更西與永昌相錯有灣甸鎮康二土州其極西則茶山里麻近為野人所殺掠無噍類矣大抵三宣以內境日分分則弱六慰以外地日併併則强今之在雲南南徼志設官之舊儼然自為一國者西緬甸東交阯而已

明以內豎出鎮邊方天下可知矣

鎮守太監

雲南之有監守太監自宣德十年始是時英宗初立閹宦弄權始命內官張達鎮守雲南麓川之役吳誠曹吉祥同在軍其後正統時則郝寧成化則錢能覃平正德時則崔安張倫梁裕史泰而金騰亦有鎮守太監如王舉孫敘崔和吉慶劉玉張誠等與黔將並駐稱二鎮焉大率皆掊尅土司凌虐紳士而貪殘之狀尤莫甚於錢能成化十二年能私遣其麾下郭英往安南假朝命求夜明珠等寶凡朝廷使安南皆道廣西未有自雲南者於是安南人駭遣使入問欲因脅途經之還遣一酋率兵尾其後至蓮花灘英紿其酋請先入白守關者遂脫歸其酋駐兵不去雲南大震邊吏戒嚴事頗聞於京大學士商輅請簡剛正有為知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乃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撫滇恕至檄按察司劉釪捕英英懼投井死沒其寶物入官其黨械送京師誅之又疏能貪虐於朝先是能鎮雲南久漸謀不軌造紙甲極堅利至百兩一副者紿千領弓刀在公私者必擇而藏之二樓或以告恕將先收其兵甲而後聞能覺盡焚之使所倖厚賂大學士萬安兵部尚書王越因亦誣奏恕並下二疏於都察院恕在滇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時錢能有錦背鸚鵡能言造一金籠嵌以絕品珠石號八寶籠欲以進上恕聞借觀之啓籠縱去能怨恕益深廣以金寶賂當路謀急去恕未幾有旨召恕還恕去能益肆虐榜死人不計而瀕翁櫝椰王二事載在滇志世爭傳為笑柄焉其時有副使陳麒亦以骨鯁數與能相抗卒坐削籍他如張璞之忤梁裕唐龍之劾崔和俱以不畏勢豪稱良御史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請罷金齒二鎮改設府治而金騰之鎮守革九年雲南右少監劉福安為都給事張潤所劾降三級巡按毛鳳韶連疏請罷鎮太監楊榮復以督理礦務至殘開邊釁竟為亂軍所擊死內監之貽害良非獨一時云

緬甸入寇

緬甸在元時已強明初役屬於麓川洪武二十六年
緬酋南速來朝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
其長普剌浪爲宣慰賜鈔錠羅綺各有差二十九年
遣使來告思倫伐境事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
詔諭之思倫懼請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那羅塔遣
使來貢詔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
古剌底馬撒靖定十宣慰司二年四月緬甸來貢九
月始給各宣慰金牌信符批文底簿命中官楊瑄往

諭之七月那羅塔謝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刁木
旦讐殺勅行人張洪持節往諭那羅塔遣使乞宥許
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
甸莽得剌各遣使上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命黔國
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之退地正統初麓川思任逐緬
許緬以孟養之地緬酋卜剌浪乃獻思任幷其妻子
敗於板蹇等語詳麓川事中弘治元年緬甸來貢且
言交趾侵其地二年遣編修劉戩諭交趾罷兵嘉靖
初孟養思倫糾木邦罕烈擊緬殺之殺其宣慰莽紀

緬亂起於
瑞體

歲遂瓜分其國緬人赴闕訴六年命丞呂知府嚴時
泰等往勘思倫夜縱彝兵鼓噪焚驛舍時泰等僅以
身免時值安鳳之亂不遑問外事也莽紀歲有子生
於莖中其體有光滿室因名瑞體紀歲爲孟養所殺
瑞體奔洞吾母家洞吾酋養爲己子旣長與養母通
養父死因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一名擺古地濱
南海與佛郎機諸國隣兄弟爭立瑞體和解之俱德
瑞體割馬革地奉瑞體受其約束號爲噠喇噠喇華言
公道七人也瑞體舉衆絕其糧道兄弟排來等俱死

遂併有其地又得緬僭佐以異術樹海崗七十自翥
諸蠻長服尊爲金鏤白象主時猛密酋思漢子思奔
思糯相爭奔訴於瑞體瑞體殺奔僞立思漢次子思
琢假途於孫以掠孟養卽留奔目卓吉守之未幾卓
吉爲奔婿猛乃酋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執別混三
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言瑞體侵軼鄰
境當預防內侵時兵書楊博知緬事悉覆如題議自
是滇始於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慶元年藩司差指
揮陳應綸千戶潘應爵買象於猛密其酋思哲送二

凝然篤不自貪起

多士寧知義亦復知兵氣備中然綜者

弁於瑞體時瑞體方侵車里以炎稱錮之後勝回乃遣還二年木邦士舍罕拔遣使告襲職有索賂者以兵備遲疑對舜使歸報拔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不令漢人通後乏鹽求於瑞體瑞體餽海鹽五千籮拔感緬而志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歎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腐錦珍寶香藥甚多遂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語云潞江安撫線貴聞拔邀緬惠不皆亦投瑞體且洩中國虛實致以吞隣內侵瑞體劄兩

圖地與之因遣使召隴川多士寧士寧知順逆乃宣天朝威德聚米為堆百餘壁中國幅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緬所轄特千一耳幸勿妄動瑞體念傾覆士寧歸過貴於江游責其負國啓衅抵隴川值指揮方謐率兵戍蠻哈士寧語謐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交罕拔緣木邦衛順蒙走滇耳中策出木邦背順蒙趨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騰蠻哈區區之鹽司恃以拒緬乎謐默然後士寧為養子岳鳳所毒死子多忠劫千崖宜撫刀怡舉者與罕拔雖親而有隙怡舉

多士寧忠於中國而不能保其妻子

死罕拔言於瑞體請襲千崖隴川無主必聞風歸附拔願為前驅瑞體于於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裏悍而多智謂瑞體曰隴川千崖雖無主路遠難取迤西思箇地廣兵強為我世讐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遠事隴川彼以重兵順流南下被禍非細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千崖則成敗不在我瑞體然之借拔兵一萬令取千崖自率兵侵迤西屢為思箇所敗箇亦退保猛倫相持不決隴川岳鳳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乃賚重賄投拜瑞體為父導之內侵瑞體因調緬

兵萬餘為疑兵出入於緬甸迤西疆上牽制思箇復檄罕拔兵會隴川岳鳳亦集兵數千屯麓川東岸聲言拜緬實治牛酒為迎犒計蠻莫頭目思哲亦迎拜緬瑞體納為義子萬曆元年緬兵至隴川多士寧妻罕氏木邦女也力不能支懷印信攜二子多忠多孝二女及姪罕朝光潛奔永昌當事不能救惟令罕氏歸隴川鳳見罕氏歸遣書紿罕拔謂罕氏攜朝光往永昌者為爭汝官耳鳳請為汝除罕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遣令罕章罕難等率緬兵五千夜襲隴川

可恃

刁怕文亦知大義

罕氏擕二女走田中為賊斷右臂而死朝光亦被殺二女没於緬多氏族屬殘滅殆盡印爲鳳得鳳遂受緬鐸據隴川三年鑄爲錦囊象函齎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中多狎侮之辭皆鳳所為也鳳又與按晢定盟必執思渾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遣子應裏喇鮓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干間罕拔恃緬勢召于崖刁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女汝并汝兄宜無背為汝纍可據干崖以臣緬怕文挾二子奔諸同知薛衙守備李

騰胥言拔欲怕文背漢事緬娶婕滅姪無天理怕文世受國恩願與戰次日方戰罕拔以緬兵大至怕文潰奔永昌姪怕宜寄食潞江衛騰胥等退守羅卜思莊拔取干崖印令罕氏收掌且與緬鐸令其臣緬又召蠢達副使刁思官需并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罕氏守干崖以防中國金騰兵備副使許天琦憤諸彝附緬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諭至迤西頭目思箇從違未決乃刻木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衆拜之乃卜則天皇帝者卓立几上莽瑞體

者仆墜於地由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倡諸彝內向且世讐也大發兵攻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副使羅汝芳知其事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付約事成官以世襲令先回以待援復陰募慣入緬商人錫之金帛令往緬地默探其山川道理兵馬糧儲又檄近緬諸彝說其向漢依期援迤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援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剌送領兵萬餘於阿瓦地絕緬糧道督大兵伏於戛撒誘緬兵入截其歸路

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隴川遮其後迤西兵衝其前又令水兵閉江中石關以衝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戛撒思箇堅壁不與戰伏兵塞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至首尾其擊之久之緬兵困饑甚以撮金易合米始屠象馬既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彝如景邁猛軍諸酋審受汝芳檄者各詞勸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貿行者恐爲兵興阻移書同事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合揭於巡

作此舉豹
宜其爲外
綠所拴

撫以兵興禍連語怵之巡撫王凝馳檄止汝芳汝芳援檄歎恨曰敗迺公事矣兵不得發思箇困緬月餘力已疲望援兵不至遠近怏怏岳鳳知之乃集隴川彝兵二千兼程援緬導之緣間道遁去迤西知緬走率衆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十不一二此萬曆四年十二月事也一時士民以此爲大失機會云五年陳寵指文燧按滇得邊報銳意上請經理縱與時見相牴牾事亦寢六年遣使將迤西所俘瑞體兵象併以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

滇攷 卷下 [illegible]

昌千戶罕鳳奉使買象於猛密其酋思混執鳳并軍伴送擺古瑞體方修佛事遣使持楨綳葉緬文送鳳回是年瑞體復率兵象侵迤西報憂撒之怨中國無援思箇敗奔騰越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遂盡據迤西曰民奔永昌稍安置於內地焉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不使緬地瑞體唯唯又語以將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語阿烏又言岑岳假緬王援漢地瑞體佯應曰我不知也岳甸門趣

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干崖土婦罕氏降於緬莽瑞體死子應裏嗣岳鳳執遮放頭目刁落思送應裏又脉應裏殺罕拔拔有子名進忠應裏欲併其地遣弟應龍伐之拔孽子罕鳳降應裏與取馬舍人罕虔謀擒進忠其率兵從應龍以灣甸州景宗眞爲鄉導追進忠進忠倉皇挈妻子絕畹哩江奔內地兵象從者不十一餘悉俘於緬應龍躡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劫焚掠施甸剖孕婦以卜男寇永昌文寇順寧腹破得女乃攻順寧二月破猛淋寨防守指

滇攷 卷下 [illegible]

揮吳繼勛千戶祝繼坦皆死之是冬應裏又攻盞達副使刀思廷求救不應糧盡城破妻子族屬盡爲所擄干崖刀怕呆雷弄岑元伯南甸刁落憲盞達刁思定皆陷於緬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兵將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提募兵五千赴援副以土兵應裏亦西會緬甸孟養猛密蠻莫隴川兵於猛卯東會車里八百孟艮木邦兵於猛炎復併衆入犯姚關子龍爲壁靜待大破之於攀枝花地斬宗眞計擒罕虔父

時方厭兵堅有宜德蠻夷畏之盡善此術威固威方劉中丞與二洲之力也

功亦不小

子等劉經率兵出隴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糾猛密思忠蠻莫思順詣經請降應裏聞之起兵破灼灼內奔行至蠻村罹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决勝敗不爽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常借以自隨至應裏假象不歸且欲害灼灼心寒因經招之故降及灼死應裏以子乃鎢改名思斗莽肘者守阿瓦初經破隴川以岳鳳有心計厚結之以招諸彝許不死故猛卯思化迤西思威木邦罕鳳等俱殺緬使詣經降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諸彝畏經至鳳內

附者踵至當事不知日促經擒岳鳳經不得已執鳳及其子曩烏等俘解京師猛密思忠懼復率錫波思奇投應裏諸彝多復叛當事惟以得鳳與罕虔爲功不復問緬也迤西思威既內附其屬部有密堵送速二城久爲緬據威提兵復取之十四年應裏徵二城兵不應怒攻破之以多義長散鐸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糾思化思順各土兵又求助以復二城遊擊劉天倖令募兵五百往助之緬見以爲漢兵大至驚潰戊乘勝殺緬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

義長遂復二城金騰兵備李材上其事下蘇直指酇覆覈時在陣多土兵不知取級既而復往則已腐爛遂以冒功復奏逮材天倖俱下獄論者冤之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緬朝命以思忠等歸義陞忠猛密宣撫思化猛卯同知思順蠻莫安撫如邊城所議也比符信至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其司印九月應裏攻猛密罕烘不能拒率其孫思轡從子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猛卯思化復進奔蠻莫探之罕送率其子思華奔騰越時

有向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彝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壘化稽顙聽命且云蚁有助迤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於蠻莫從之十七年迤西思威死其支子思明子思遠進象及方物朝廷令遠爲孟養酋長十八年應裏報密堵送速之怨進兵孟養遂破孟拱遠與子思昏奔盏西應裏僞署堵罕於孟養燬罕于猛拱十一月緬破猛廣罕烘思轡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隴川思仁奔雅盏猛廣亦失十九年應裏率猛別阿瓦糾堵罕燬罕兵象圖蠻莫思

化告急時鄧子龍方聽勘奉檄率兵至十羅思兆緬退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裏遣使等毋海弄查貴貝葉緬文來永通鎮巡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叔投緬仁柰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禮寓隴川仁自雅益率兵象犯隴川欲擄線姑隴川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逞懼中國問罪乃同丙測奔緬應裏僞立仁於猛密當事者移罟罕烘思禮於芒市六月應裏遣使擺線由迤里齎貝葉緬鐸招隴川干崖南甸諸土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還九月應

滇攷　卷下　全

裏令阿瓦迤西犯蠻莫思化等奔等練山參將鄧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遮遨子龍發兵擊之大戰於控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屯沙洲我兵無船不能進相持彌月緬尋退去二十一年應裏以允墨守蠻莫墨乃糾猛拱猪罕孟養甕罕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坎雍罕直郎三路齎率象攡送允墨據蠻莫思化敗走思等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道內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頹一入杉木籠並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

用兵如此
遠參可知

卯二十二年春巡撫陳用賓出駐永昌聞賊大入等練隴川乃分部以參將王一麟奪等練中軍盧承爵出雷哈都指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蠻哈守備張先聲出打線一麟擊其前承爵中選擊其左右賊歿甚始以贏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洛之前鋒者擊而俘焉以提問居數日又以一象馬數匹來官兵又擊而俘之又以提問緬兵退走遂復蠻莫官兵以賊爲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管於尾箐乘官兵過半賊泉湧出官兵被截時寧州目把者義領兵在前失道陷

滇攷　卷下　全

泥中爲賊所殺後二營相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允弄收殘軍用百金買諜者晝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不息知賊已焚巢退去因稱勝而還是役也緬取道隴川猛卯多俺實導之多思順怨俺乃糾思化弄芒市多泰等擊俺殺俺子多荒十二月俺糾思仁丙測由猛卯襲遮放官兵戰却之斬級百餘巡撫陳用賓以緬數入犯築八關於騰衛之邊曰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關設一牢備戍之又募習彝路者得閩人黃襲使暹羅

案開屯田
自是防邊
良策

彼與得楞內外夾擊緬多俺自遁放敗還不復歸猛
卯投木邦負嵎於曩義山殺天馬漢龍二關工役督
工潘文昌討投木邦罕欽令擒之謀頗露俺欲奔曩
古欽追及於雷弄并其子多烘多曩斬之緬因俺死
頗寢寇我東路云二十四年二月築平麓城於猛卯
大興屯田是時邊事旁午餉費不貲轉輸未石運價
至十金而值不與焉諸郡邑不支故陳用賓銳意興
屯三宣之內爲彝猺賦所出餘田無多惟猛卯古麓
川地阡陌膏腴多俺既死無主乃議以營兵任屯非

營兵而願屯者聽二年小成免其賦三年大成始十
一而賦之十月緬督思仁丙測等寇蠻莫思化求救
叅將吳顯忠遣兵擊走之斬丙測二十六年正月車
里老撾刀膂猛怕猛等慕義入貢六月耿馬罕們猛
甸景從眞鎮康刀悶枳孟連刀思權等亦修貢事十
二月孟養思轟棄緬來歸進象隻方物二十七年緬
擊思轟檄各土司赴救緬潰歸二十九年蠻莫思化
子思正乘多思順之喪襲隴川擄其妻罕氏明年阿
瓦雍罕攻思正木邦罕拔子罕𧫴率兵從之正奔騰

越當事者殺正以止兵三十一年雍罕罕𧫴俱遣使
款貢自此邊境少康而緬酋莽應裏連年爲暹羅得
楞所攻長子莽機揭見殺擺古殘破亦不復內犯矣

永樂元年若貴投教司

此篇尋紀內地土官變故當與上篇參看

王恕革尋甸廣西土官

武尋諸府改設流官始末

明定雲南置藩臬郡縣吏賦役學校一與中土等復慮彝情反側有司遷轉不常莫能得其要領仍以土官世守之正統而後見于志乘者土知府則景東陶氏蒙化左氏麗江木氏順寧猛氏永寧阿氏廣西昂氏瀾滄刁氏元江那氏尋甸安氏武定阿氏土同知則姚安高氏廣南儂氏土知州則安寧董氏鄧川阿氏雲龍段氏北勝高氏寧州祿氏霑益安氏路南秦氏羅雄海氏寶山闕州俱羅氏富州沈氏土知縣則嶍峨祿氏雲南楊氏元謀吾氏以及長官司暨佐貳首領雜職各官實繁有徒畢皆治以漢法與徼外諸司止羈縻者有間矣然積久而驕或撫循失道致釀變亂如尋甸武定順寧諸酋其革除始末有可攷者成化十四年尋甸安晟死兄弟爭襲廣西昂貴虐其民巡撫王恕與黔國公沐琮奏罷之改設流官知府弘治十七年增設寧州流官知州正德初武定阿英襲知府改姓鳳氏交通劉瑾以賄陞右參政仍理府事擁衆入省欲于布政司堂上任不許乃就司

歷觀勁鳳朝明

安銓鳳朝文作亂

儀門上任而去自是潛畜異謀日益橫暴尋死子朝明應襲火頭吾孟才列其惡狀以告署元謀縣典吏談章章以告巡按御史唐龍龍奏請依照鶴慶等府例改設流官朝明聞之齎金寶二十萬賂寵臣錢寧寧竭巡撫欲仍令朝明襲職龍持不可設流事竟中止嘉靖六年尋甸知府馬性魯因徵糧繫馬頭安銓妻于獄銓遂叛掠嵩明等處進攻尋甸分守參政黃昭道兵備副使周奎督兵與戰敗績遂陷尋甸執知府雲南鎮巡調各土司兵赴討令武定酋鳳朝文以兵千餘守厰江朝文朝明弟也素與銓通謀妻又鳳氏明年春朝文自厰口擁兵叛還攻武定陷之殺同知袁俸知州秦璉等官十三人遂與銓連兵二萬于會城西北門外焚軍民房屋雲南大震事聞命兵部尚書伍文定自京師出征未至按察使徐贊議調各土司兵與衛軍協力勦撫朝文等戰不勝欲奔東川霑益州營長輪祐追獲斬之安銓亦為兵夫阿志所獲五月文定至雲南奉旨處置未盡事宜數月乃還三十年元江那鑑殺侄奪印聚掠郡邑巡撫

那鑑殺徐樾

呂光洵平易門武定之亂

石簡。將兵往討。鑑詐降請官撫諭。簡命左布政使徐
樾往。爲所殺。廵按趙炳然以狀聞。奪石簡官。切責黔
國公沐朝弼。令戴罪殺賊。贈徐樾光祿寺卿。賜祭葬。
三十二年。廵撫劉彖賢。奉旨討元江那鑑。自殺。遂革
其官。收印信。令臨安指揮往署之。三十六年。易門縣
彝李向陽。與土縣丞王一心等作亂。稱混天大王。以
晉文爲軍師。搆黨七千人。分布四掠。一心復與武定
阿倫通。阿倫者。鳳朝文養子也。朝文旣誅。其妾瞿氏
攝幼子守土。盡驕。後子死。子妻索林復署府事。而瞿

氏有外行。忌其婦阿倫滑謀奪職。挾貲赴京。納款。指
揮使名鳳繼祖。揚稱已襲武定知府。與馬冠帶歸。
土人附之。遂逐索林。廵撫敖宗慶奏請討之。阿倫滑
奔四川會里州。招集亡命。劫索林與講好。殺其總管
鄭竑等七十人。出富民羅次界抄掠。又分遣東川營
長阿科等兵攻曲靖尋甸諸府。時敖宗慶巳撓。新撫
呂光洵以工部左侍郎奉命至。四十四年。先討易門
賊李向陽誅之。復調各土司兵分路勦武定。移檄黔
蜀廵撫。舉兵接應。遂破諸營。阿倫北遁。兵備僉事張

鄧應龍平鐵索箐山羅雄白諸彝

誅樂縱弒父

澤追之被執。逼令致書鎭廵乞招撫。澤不從。潛使人
達光洵。遂進勦。竟被殺。贈光祿寺少卿。九月。光洵自
率師追阿倫。至會里州斬之。併誅王一心等。隆慶元
年。光洵請改設武定流官知府。置守禦所。立學校。從
之。二年。武定鳳膠復作亂。伏誅。三年。增設鄧川流官
知州。萬曆元年。鐵索箐力步彝叛。廵撫鄧應龍同黔
國公沐昌祚討之。七十二村悉平。二年二月。發兵東
征臨安工弄山猓猓等彝。八月征尋甸等彝。皆平之。
立營戍守東邊六鄉乃安。十三年。羅雄州土酋者繼

榮叛。廵撫劉世曾討誅之。初。土知州者浚。悅營長之
婦。殺其夫而奪之。踰年生繼榮。有異質。兩耳垂肩。左
手過膝。十四歲。即欲殺其父。浚不忍置法。假爲延師
幽之別室。仇父益深。隆慶時。浚年老無嗣。乃釋之。遂
借婦家勢力。據州逐父。父訴之當事。不得已。迎歸。歸
爲尊禮。亦幽囚之。辛巳。調征緬。繼榮爲父作難。投意
目把弑其父。及歸。官鞫其事。繼榮據險不出。但云身
在外。父死不知而已。弒父後。并囚其母。烝父妾。虐部
彝。多淫民間女。侵占隣土。不輸站馬。拘繫官役。益無

忌憚從征將與霑益土婦安素儀合兵遂與素儀謀
之招將往來益兩州兵力擅滇東可依藉為避也越
州土舍海現圖寡嫂賁氏有查邑籍衆每出先頓兵
其家縱淫樂鼓夕方去知州越應奎憤甚白兵備謀
于賁氏床幃間擒縛衆謀欲脫走乃糾集亡命頻習
妖法修築東龍石城令部兵四出攻劫師宗維摩等
州撫鎮遣將分兵四路擊破之斬獲四千餘酋雅衆
潛遁外父陸有義家有義處爲及已密約官兵追擒
斬之其妻大小陸氏及七姓家奴復于十四年九月

倡亂據州治執知州羿丞大肆猖獗巡撫檄越州守
備張先聲擒誅之始改州爲羅不調曲靖中左所爲
定雄所附州守禦十九年丁直白改彝普應春等叛
巡撫吳定檄參將鄧子龍討平之其地居臨安新化
南安間素爲盜藪因請設新安縣并改新化州隸臨
安二十五年順寧猛廷瑞與兄思賢相攻殺大侯州
奉學廷瑞妻父也與兵助之巡撫陳用賓疏請征其
遣參將吳顯忠將兵至順寧廷瑞困急乞降巡道執
先者令擒奉學自贖廷瑞乘間遁入觀音山勢復振

如此有誤又

顯忠再集兵攻之誅奉學執廷瑞送軍門因改設順
寧流官知府改大侯州爲雲州設流官知州併坐李
先著以受賄縱賊下獄死人多冤之二十八年矣堵
十三寨莽亢等復叛再討平之順大始定三十五年
武定酋阿克有馬頭四十八人鄭舉獨稱豪有力且
富于財知府陳典以廉訪收禁之舉以兼金置無府
中從典獲免已而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厭
乃與酋阿克等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
爵等男婦四百五十餘人時陳典以入賀在會城舉

等擁推官白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若蘇書
以冠帶印信給阿克賊從北門外逸西南而東分道
四掠沿村鎮市焚劫一空老弱不及避者殺之莊舍
鹵而歸圍城三日不去以印綬與之始捲營攻舞
謀和曲諸城未一月陷一府三州四縣賊兵所加勢
如破竹時尋甸彝目大理保楊歷亦屢被官司責辱
遂結連彝目招補阿白者色及彝歸海冲等叛攻嵩
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棄印逃吏目常宗孝學正能
立死之賊進逼楊林都司汪如淵率土兵赴救賊衆

歸。攻尋甸殺指揮諸藩裕等。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
馹曲靖。調霑益安約慶土兵。檄同知孫台監督自嵩
明追賊尋甸。屢戰俱捷。三十六年春。三司官亦分道
追賊。而鄭舉等已西攻嚩豐破之。知縣蘇夢暘力戰
死。六月諸路兵至。擊賊斬其家屬十一人。阿克鄭舉
等逃東川。官兵追至泉川境上。土司祿哲縛阿克鄭
舉獻軍前。左布政彭應時。復擒其黨鄭文鄭宗舜、參
政楊俊臣。率廣南儂兵亦擊敗海沖等。得嵩明州各
印信。副使羅希益。同都司江如瀾督安約慶兵。斬楊

應男楊成。俘妻妾四口。遊擊段展擒楊應妻及子亞
人。兩路賊俱平。惟武定府印竟失所在。既而治失事
狀。巡撫都御史陳用賓。黔國公沐叡。參將張名世。奏
定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元謀知縣毛文彩。俱逮獄。
自正德至萬曆。內叛之變數起。而武定居其三。雖鳳
酋橫暴。亦由我有以致之。內而劉璉錢寧受賄相庇。
外而馬性魯陳典輩。以貪暴激成之。至猛廷瑞之事。
世尤稱其冤。嘗見夢于黔撫。被甲如神人。曰吾為陳
巡撫冤死。訴帝得請歸。過此。欲見中丞云。逾月而用

[illegible]

賓被逮。用賓撫滇十七年。經理綱事。頗為盡力。但喜
功多殺。與顯忠。迎合其意。陷李先著于獄。雖以功得
晉爵。卒之身與囹圄。為天下笑。亦何益哉。四十二年。
巡按毛堪奏辨李先著冤。不報。是年雲龍州段進忠。
以殺土官段嘉龍。畀被誅。巡撫周嘉謨請改設流官
知州。裁革五井提舉。以鹽課併歸之。他如安寧路南
元謀。以及麗為賓留二土州。俱未詳所由革。元謀後
有吾必奎者。以武功著。天啓中作亂被誅。其事另載
于後云。

珍貢

雲南古不毛地也且舟車不通商賈罕至人有百金之業便爲素封貧者至不保朝暮即其土所産或反不如他處易求者而世多膠于金鑛作貢之說動以滇爲金穴寶山不肯有司因而張威勢以索之彝性輕生每極于勢無復之轍起爲亂後人不知其故謂滇難治嗟乎豈滇眞難治也漢鄭純毫毛不染而哀牢化府梁毗對槐金慟哭而諸彝感悟遂不相攻元迭律杰不爲金婦所餌而車里歎服彼皆非三代以

上之人猶能以廉厲俗若此奈何末世上作而下效之明三百年叛者十數起推其由來多因黷貨乎故於內外彝蠢動之後復載珍貢一篇夫亦曰知所以亂之由則知所以治之之道矣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江滸沙泥金麩雜之貧民淘而煅焉日僅分文售蜀估轉諸四方永平山中亦有金沙色亦麗利更微明初歲貢金二千兩官償價銀一萬一千四百有奇皆蜀賈有力者先期受値走四遠裒入之然金少價高率賠其三之一間有窮極而逃者因舉殷

貢上著以當金戶寶石琥珀等珍皆責其供辦產盡則吏舉一家萬曆十八年又增金三千歲共貢五千兩公私益困末年始減二千天啓木烏之亂奉旨暫停事平再進銀鑛約有二十三所皆置場委官以徵其課又銅鑛十九所鉛鑛四所萬曆二十年命內監楊榮至滇督理礦稅榮又使千戶張國臣赴京上疏請開寶井于孟密先是寶石之取盛于成化然止在永騰買嘉靖丁亥始遣官至滇歲勒布政司及永昌府銀八千散之民間民間鬻男賣婦不克所值因而

逃亡其後六慰變亂孟密寶井已爲緬所據國臣又假此議巡撫陳用賓懼開邊禍連疏陳諫始仍舊例然猶每歲布政司獻寶石三百六十兩有奇礦金四百兩礦銀一萬兩稅監楊榮竟以貪酷激變于三十四年正月八日爲衛軍所殺舉火焚公署闔府百餘人俱死焉琥珀出孟養山中價不甚昂而蠻漢阻絕商賈難通萬曆二十八年奉旨責輸二百餘觔遍派滇西諸郡雖不通緬者亦行責買時惟騰衛庫內舊貯二十餘觔悉送上供他郡無以應命搜括士民有

點蒼石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即舉首多以破家亦竟不能完數也點蒼屏石產大理府雖不在外彝然採糶運遠亦以累民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取用二年之外始得至京至三十七年取方三尺五寸者六塊自本年六月至十一月止行三百里運至普淜因重不能前進四十年又行取五十塊高六七尺不等巡撫蔣宗魯抗疏諫止然當時取辦尤不論何項石紋至萬曆二十一年為兩宮鋪地詔取鳳凰石百餘求之益艱供役者十死八九惟高不過三四尺人猶以為蔣公之力為石志乘所載皆止行之自上者耳其他長吏之饋遺權要之需索不可勝計民窮思亂亦孰能禁之哉

滇中風土殷作惟不通水道為苦金江河開功當不在禹下然未易言也

議開金沙江

金沙江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川犛牛石下南流漸廣故名犛水後因訛為麗水云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面臨麗江府又東經鶴慶受樣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弄棟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北受元謀西溪與池螳螂川羅次富民諸水又東經東川濟慮部逕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谷壁川啇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府受尼溪大汶小汶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合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瀆者也正統間靖遠伯王驥曾議開濬未果至嘉靖初巡撫都御史黃衷復議開工役垂具為武定土酋鳳朝文所梗會衷郎陞任事遂寢其後巡撫汪文盛亦委官踏勘而朝文妻瞿氏為女土官又從而阻撓之巡按毛鳳韶知其事分巡洱海時復上議云雲南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為土人所據我國家郡縣其地同于華夏然貢獻之物職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往來擔負千里勞

言緬王太
刺先生廣
邵詳極言
金沙江之
不可開先
生分守今

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
國勢強勝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
據武定府揭稱本府有通東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
寧羅次富民只舊你革達吉普渡河安革法于土色
出東川大江邊至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
疊水又通西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盧仁猓
洲凡五站至金沙江巡檢司下船至鳥刺毋白馬口
粲剌郎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圭寧抄各甸沙吉
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卓

剌沙吉有疊水又據金沙江土巡檢槀弘治正德間
馬湖府安監生放杉木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
木俱五板大船經過中惟虎跳天生橋亦十分不爲
險阻又據姜驛驛丞禀每見販木客人結成牌筏自
本司江流六日即抵馬湖等情各到道爲照前項水
道武定通東極爲捷徑但訪得河內間有鑽尖石兩
邊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通西
金沙江則木面洪濶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
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斷然可通而

體身歷其
地所言不
厲無據

無礙者也合無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官帶領匠
役鄉導沿河踏勘直至馬湖中間要見舟楫無礙者
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幾尺如有絕險人力難
施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而
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江有無人烟稀
密堪立驛遞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人匠若干錢
糧若干勘估明白畫圖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開
通不獨一府一方之利實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云適
值地方多事議竟不行隆慶初鳳酋蔴減巡撫陳大

賓復爲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金沙之道
一通則商賈競于舟而僻于陸筭稍之利告竭於程
番之八府而九驛之途鞠爲茂草矣至天啓中安酋
倡亂貴陽道阻頗議開通按察使莊祖誥謂自巡檢
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剌鮓至廣翅塘皆屬
勒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露岸
纔空舟以行又歷卣勒村鳥剌土色皆會禮州地其
下有鷄心石石如堆者三槩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
可行又歷路照亂得頭峽剌鮓至粉壁灘甚駛皆東

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湍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額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爲鐵鎖司地又歷黃郎木鋪貴溪縣業灘至南江口爲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敘化巖爲馬湖府地又歷溲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其設甚明晰然此時明選將終敘敗不暇竟莫能開通也穀禹功所未至以疏西南朝宗之水道是所望于今盛之世矣

載于人文以化成天下科目正興亂之大端也

滇南科目

滇自南詔竊據風化阻絕大理國頗設科取士皆以僧道讀儒書者充之至元皇慶中以學士李孟奏開科三年一試天下共取三百人雲南與榜止五人蒙古二名塞目二名漢人一名如王楫李敬仁段天祥李天祐李郁等史載其名云明洪武三年開科天下共取五百人是時雲南未入版圖六年停科十七年更須定程式始增建雲南學校二十二年始選貢送監就應天府鄉試以人才尚未充也至永樂九年詔雲南布政司取士是歲八月舉生儒洪誠等二十八人誠與踢登春年進士九月復試貢生取趙誠等二十一人此有明科目之始也是後三歲一舉或五十餘人或三十餘人多寡不等洪熙元年定額十名宣德四年貴州附試取十一人明年增額四名雲南十名貴州五名正統八年共增五名十二年又增五名皆滇三黔二景泰立詔雲貴科舉不拘額數元年取至三十六人四年至五十五人七年又定額三十名成化二年增至四十名十年又贈五名弘治中貴州

士子以赴試雲南道險遠不便屢言于大宗伯張昇求于貴州開科昇不允止奉詔雲南鄉試錄改稱雲貴鄉試錄而已八年黔撫臣復以為言亦不允再增科額五名正德五年又增五名則滇四而黔一也嘉靖十四年始詔貴州布政司開科歲取士二十五人雲南四十人萬曆中漸增至四十七人天啓元年巡撫沈儆炌又請增三名以足五十之數中間人才蚤出如雲南府則有若副都御史李公純贈光祿少卿毛公玉兵部左侍郎孫清愍公繼魯吏部尚書嚴恭肅公清鴻臚卿劉公文徵兵部尚書傅忠壯公宗龍總督侍郎贈尚書楊公繩武御史趙公諶或以功名顯或以直節著而安寧楊文襄公一清相業軍功尤為有明第一其在外郡若大理之楊憲副南金楊內翰仕雲李太守元陽趙考功汝濂李御史東陽安之張御史西銘包尚書見捷永昌之張侍郎志淳與其子畢人含憲副合曲靖之張憲副瑰濱江之楊郡丞以成蒙化之雷侍御應龍鶴慶之趙長史德宏彭都御史富諸公皆以經濟文章節義有名于時其他起

補出往事為方外也

高第登仕籍祀鄉賢者尤不可更僕數永昌王弘祚以明鄉薦入

本朝歷官戶兵刑三部尚書是時雲南為孫李竊據甲午丁酉咸有所稟己亥歸版圖辛丑補行鄉試歲以為常趙士麟等七人前後成進士夫滇與閩粵皆開自漢武帝其時盛覽張叔已從司馬長卿學賦受經後此若尹珍許叔之文學晁叔通之孝行皆著名于益州耆舊水經諸書迨爨氏竊阻聲教者五百餘年故其人文不復與東南競勝元始混一有明科目斑斑可見者若此嘗觀周漢以前江南之人或目蠻荊或曰山越至于今科名之盛幾幾駕兗豫而上之亦安知後之滇黔不猶今之吳楚哉是在世之司文教者

水烏之變

貴州水西宣慰司與四川烏撒土府皆安姓萬曆中播州楊應龍反水西安疆臣奉調赴討奮落𥧌開有功複賞播州平改敘遵義府至天啓元年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與子奢寅復作亂陷遵義冬十月逆圍成都左布政使朱燮元城守敗之二年春圍解擢燮元爲巡撫遵義復而再陷先是安疆臣死弟堯臣襲至是堯臣亦死妻奢社輝永寧女也生子安位幼土目安邦彥挾之反四十八馬頭皆應之兩省羽書交至

發兵于雲南巡撫沈儆炌調園省土兵于曲靖以副使黃飲華監兵分道赴援都司楊明廷將三千人援[illegible]烏撒土酋安効良先與邦彥通陷烏撒衛殺指揮管良相明廷兵至畢節効良伏兵阻截明廷戰敗死之參將尹啓易等奔回霑益水西賊圍普定安南兩衛都司李天常率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僞降誘至叠水鋪伏發全軍沒報至雲南大震霑益土婦設科及土目禄節奈科李實期曲等俱叛霑益倘塘松林炎方交水白水六站壘俱不守併陷平彝衛殺官

吏武定彝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彝賊千餘攻陷他顛補知二堡沈儆炌以便宜起參將李思忠督兵守武定添設武尋遊擊備甸守備其霑平喬甸守備俱改遊擊張世臣攻武定思忠與戰大敗之世臣遁東川土酋祿千鍾復反與霑撒土賊合攻嵩明知州王育德率軍民固守儆炌便宜起參將袁善督守備金爲貴土司沙源等馳救擊走之沙源者安南土長官司也先是萬曆三十八年源以乜弃土人斬賊有功襲本司阿氏副長官舊職四十八年建水州土酋刀春

[illegible]據引交趾入犯攻破五邦等地源率衆堵截勝之斬交趾僞封勝智侯阮文美等三人因復畀以安南司地令阻截交趾至是與寧州祿永命阿迷普明聲石屏龍在田武定吾必奎等俱以巡撫檄調率土兵從征力戰皆有功而源爲最未幾交岡犯竜左哨源歸救復破走之以功陞宣撫使霑益土婦設科等入陸涼州境焚劫各鄉知州郭俊義戰敗被殺參將尹啓易守備李加培周嘉映自交水督兵進霑益安効良率水烏賊至霑拒戰官兵陷沒加培嘉映俱戰死

七月亦苦營兵安應龍引賊襽鮓等陷亦佐縣八月
攻越州衛九月國羅平州水西賊宋萬化據龍里安
邦彥自統𡰱苗圍貴陽自春至冬援兵俱阻龍里不
得進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乾戰江門白枠營死之
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等協力守禦十一月新撫王
三善至平越集諸路兵分道前進十二月抵新添力
戰破賊五日入龍里安邦彥退屯龍洞官兵乘勝奮
擊大敗之是時黔省被圍幾十月城旦夕破王三善
親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抵城下官民歡呼相
滇攷　卷下　一百三十四
慶啓門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吾不可
即安遂營于南門外未幾湖南廣西四川兵大集賊
破之後糧餉不支遂議深入分屯陸廣鴨池間三年
正月安邦彥攻陸廣官軍失利退屯威淸王三善收
兵入城夏四月安邦彥復糾宋萬化等來攻三善遣
兵邀擊于龍里定番青巖等處屢捷擒宋萬化諸蠻
多降邦彥退守陸廣鴨池諸要道常亦川撫朱燮元
亦屢敗奢崇明兵遵義永寧俱收復五月川兵發永
寧遂克紅崖天台二寨遂破藺州焚其巢穴奢崇明

復□濟□

者已從安　此役不分　黔罰遣□　水西事而　烏撒附□　其間

父子計窮因入水西投邦彥自黔蜀之亂雲南道阻
巳二年烏程閔洪學由福建左布政擢滇撫取道廣
南入滇分遣漢土官兵攻羅平復之捕獲安應龍妻
千應龍走霑益官兵東出援黔解安南衛之圍斬首
三百餘級收復新興普安等城亦貸孔等站又遣吾
必奎收復炎方松林霑益倘塘四站東北兩路俱通
賊首設科李賢張世臣等已誅撒烏撒安效良擒獻
安應龍以自贖效良持兩端見水西勢衰陽爲恭順
遂以應龍首及烏撒衛各印來獻劳其使而歸之四
滇攷　卷下　一百三十五
年正月黔撫王三善爲逆黨陳其愚所詐被害于大
方道中先是三善屢破賊深入水西奢社輝安位焚
舊巢竄火灼堡安邦彥逃入織金川兵亦進龍場擒
奢崇明妻安氏等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鎭遠
總督楊述中乞降述中許之令縛奢崇明及其子奢
寅以贖罪王三善駐大方久安邦彥遣其黨陳其愚
詐降三善信之多與謀軍事其愚悉以報邦彥至是
三善由大方回貴州其愚隨之忽報山後有賊三善
躬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地三善知其發呼

陵明等其從中歸之之例

抱印者先行印拔刀自刎諸苗蜂擁至取其首而去副將秦民屏亦被殺事聞楊述中同籍聽勘以川撫朱燮元代之陳其愚後爲巡按傅宗龍所誅宗龍昆明人與燮元俱以戰功顯秋七月總兵魯欽劉超等敗于織金賊勢復熾烏撒安効良前遣祿印使回至曲靖爲益所殺効良遂以爲辭糾合邦彥崇明等共爲二十九營以五年二月直抵霑益副總兵袁善上宣撫使沙源等力戰孔日夜却之五月復全南攻馬龍袁善等督兵大戰復敗之賊由尋甸道回假道東

川東川奉巡撫檄以木塞路不與通有阿達縣頭竜戈賓者爲之鄉導從山路逃歸烏撒東平重犒東川購獲竜戈賓誅之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奢寅來降二月安邦彥復寇貴州魯欽戰敗死巡撫王瑊巡按傅宗龍遣都司張雲鵬拒戰于越官堡敗賊總督朱燮元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爲楚蜀粵滇黔五省總督七年秦將楊明輝奉命宣諭安位令獻首惡爲安邦彥所殺崇禎元年復起朱燮元督五省兵討賊初燮元議討水西之策宜使滇兵出霑

益遏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絕其走路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道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巢穴而陸廣鴨池分搗其虛粵兵出泗城策應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閔夢得代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賊惟恃畢節一道外通用兵宜從永寧始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守結營于此漸進漸逼四十里爲白巖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里爲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

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以重兵扼其四走路然後遵義貴陽刻期並進賊可盡矣亦不果行至燮元再任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其各路要害而親統大師駐陸廣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自稱大梁王安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其下亦費阿鮓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敗引之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人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崇明

邪彦皆被劉漢兵斬其首獻樊元騰檄安位許其來歸位惶恐不敢出樊元督諸將屯據要隘四面迭攻日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蔣還歸屯賊不能測凡百餘日得首功萬餘生口數萬每獲郗尊報發窖粟就食改饑甚遂降樊元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割水外六目之地一歲貢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位皆俯首聽命因疏請撫定焉十年安位死子幼乃分其地以授渠長俾力分而易制樊元前後在西南二十餘年諸蠻畏服之從此乃復治至今人頌其功不衰云

普吾沙亂滇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間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在臨安明聲率兵迓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兎悲之言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歿于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

事甚奇而未必具

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相傳廣西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以推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于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

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餼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爲實因別去繼孟即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尋理永昌永昌孝廉方一鑑往時曾爲阿迷守親爲予述其事而石屏塗王輅昆明虞山咸謂明聲實以淫縱得

近歲亂在曲靖楚雄爲下迤諸入眾求

疾死非中藥云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彝遞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習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壻已復嫌其懦而定洲少年白皙更寵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心耻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參將李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爲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

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桀驁日甚大肆貪婪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永烏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子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之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

行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遣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等為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

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刼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貢院脅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備為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燄赫然貪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為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

討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追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為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恣行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陴繳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遥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

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歎以為神畏知覘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衆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嶍峨土官王克猷走死于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統之環城坎濠為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

于西充。其義男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為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于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與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于郊。巡按羅國瓛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下署前。通判朱壽琳以食祿御史奉差募兵于滇。亦不屈從

滇攷　卷下　百四

容。賦絶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于啓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為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折箭對誓。遂西。得見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抗

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延江。恐取其數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脅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遂携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為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于城外白鶴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

滇攷　卷下　百五

取定洲。聞晉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籙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避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于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于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擧。盡殲之。蓋迤東屠戮之慘甚

與蜀省同而迤西猶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然城亡與亡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築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禮二部尚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調發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

滇攷　卷下

自尊大而其黨猶倂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感之念相都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洱革龍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阯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俱出降者相繼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

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母弟妻子之讐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爲快焉

滇攷　卷下

滇攷後跋

西南夷後文字荒闊滇迺建門記自腐史而竹浮三
節木化九隆日益有聞昂華陽國志志南中于巴蜀
之後幾與中土侔矣嗣此叛服不常復爲蠻境袁滋
樊綽徐雲虔實彷彿雖咸有記錄但載見聞所及歐
陽修五代史傳南詔鄭氏寥寥數言猶謂此時斧畫
限之耳至于元幅幀遠矣脫脫宋史大理國傳世次
闕然夫使蔡漢已開之土曾不得比南漢西夏詳載
典冊君子惜之明初留黔寧全軍駐鎮其地復遷中
土大姓以實之與僰爨諸蠻雜處漸摩華風其後僰
人遂有科第嘉靖時李中谿始修雲南通志楊升菴
亟稱之包尚書見捷亦有志草天啟閒中丞洪學聘
在籍鴻臚劉公文徵重輯滇志增新續舊綱舉目張
滇之載籍于斯爲盛矣然是時安奢已啓亂源普沙
踵起流寇因之數十年間人物爲之凋殘版籍蕩成
灰燼矣賴我
世祖皇帝命將出師梯航爰集
今上誕敷文教率土同風少司寇馮公甦釋褐永昌司

李簿書之暇搜殘檢斷以成滇攷一書體異編年而
後先不爽詞殊紀傳而賢否畢昭援昔證今鑒前知
後籌邊情于尺幅寓法戒于陳編匪僅爲一方典故
已也公任滇久中間五擢郡符所嘉惠南人者至深
遷延亦至富壬子秋奉
旨修各省通志公以楚雄守受委總裁業有成稿因遭
變亂致遲進呈獨此攷行已流布南中今復紙貴京
國璟滇人也且髦矣承教率讀追維曩昔喜還舊文
獻賴公有續以廢幾復見其盛焉後茲之緒屬在來
哲
康熙庚申秋日通政使司左參議督治昆明虞世璟
謹跋

繹史一百六十卷世系圖一卷年表一卷（一）

（清）馬驌撰

清康熙刻本

繹史一百六十卷通行本

國朝馬驌撰。驌有左傳事緯，已著錄。是編纂錄開闢
至秦末之事。首爲世系圖、年表，不入卷數。次太古
十卷，次三代二十卷，次春秋七十卷，次戰國五十
卷，次別錄十卷。仿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每一事
各立標題，詳其始末。惟樞書排纂年月，鎔鑄成篇。
此書則惟篇末論斷出驌自作，其事蹟皆博引古
籍，排比先後，各冠本書之名。其相類之事，則隨文
附註。或有異同譌舛，以及依託附會者，並於條下
疏通辨證。與朱彝尊日下舊聞義例相同。其別錄
則一爲天官，二爲律呂通考，三爲月令，四爲洪範
五行傳，五爲地理志，六爲詩譜，七爲食貨志，八爲
考工記，九爲名物訓詁，十爲古今人表。蓋以當諸
史之表志。其九篇亦皆釆諸書之文，惟古今人表
則全仍漢書之舊。以所括時代與漢書不相應，而
與此書相應也。雖其疏漏牴牾間亦不免，而蒐羅
繁富，詞必有徵，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
可及。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所撰均可謂
卓然特創，自爲一家之體者矣。

馬宛斯先生手授

繹史

本衙藏板

王漁洋先生分甘餘話內載馬氏繹史一書聖祖於南巡時取原
板用重金購歸收入內府時下通行據係姑蘇翻刻此確係馬氏原板
白棉紙初印字樣精細藏者封頁亦皆完備望之更類時一擒隱
示一奚目事中　光緒己丑年嘉平月餘西妣重識

序

繹史百六十卷今靈陽令鄒平馬侯所譔討爲部有五首曰太古部卷十次曰三代部卷二十又次曰春秋部卷七十又次曰戰國部卷五十合其末之十卷曰外錄

部者共百六十卷而編成統名之曰緯史而因前侍御八寶喬公緘瑑予屬爲其敘予啓而讀

之幾兩月而業始卒乃喟然嘆曰嗚呼斯文之在天壤猶日月也歷終古而常新猶江河也逮

尾閭而愈大謏聞小生少見多怪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謬哉試以秦後所稱經世大典言

之自漢而後有畧漢以前無有也自晉而後有部晉以前無有也自唐而後有典自宋而後有

目唐與宋以前無有也自元而後有考自明而後有補元與明以前無有也迄今而繹史復出矣以一人攬百世之奇以十年竆三才之業試取漢畧晉部唐典宋目元考明補與繹史相衡

古今人果不相及否也予讀之善其獨勝古人者有四焉一曰體製之別創也編年之例肇自丘明荀氏而下莫之能易晉乘越絕楚檮杌無論已馬侯舉例發凡惟以事爲經而不襲夫紀

月系時之故其獨勝者
一也一曰譜牒之咸具
也年月之表起自司馬
范曄而後莫之能述三

國六朝五代無論已馬
侯鱗次眉列兼以圖佐
表而一洗夫有學無問
之陋其獨勝者二也一

曰紀述之靡舛也書以
漢紀而上述犧年志繇
宋名而況取鳥紀顓名
思義究何居焉繹史則

上遡太皥下訖亡秦紀
事紀人總以首尾爲疆
畔其獨勝者三也一曰
論次之最覈也中壘著

書僅有題署承旨作史
弁絕贊兆知人論世不
太畧歟繹史則文成數
萬其旨盈千或奪或予

遂以筆舌爲袞鉞其獨
勝者四也至於萬千百
國十有二代之閒大而
洪荒剖判之緜小而名

物訓詁之譔異夫貞元
運會之乘除皇帝王霸
之興廢陰陽淑慝之消
長禮樂兵刑之因革以

迄日蝕星隕水流山峙
之篇金生粟死仰驕俛
替之說若內若外或事
或文莫不網羅囊括於

百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呑百家駕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漢畧崑崙也晉部唐典宋目元考以

迄明補龍門積石太史馬頫也當吾世而繹史乃出其眞尾閭矣乎其眞尾閭矣乎或曰以經

爲史可歟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綜爲經兩漢襲經而别爲史盖經即史也或曰以子爲史

可歟曰奚不可夫諸志史也而錯以經小學經也而錯以子故子亦史也或曰以雙傳爲史以

薈粹爲史可歎曰是則
有開然如顏馬之註漢
註史杜鄭之爲典爲志
亦孰非與史相表裏者

嗚呼以史爲史易以經
爲史難以經爲史易以
子爲史難以經爲史以
子爲史猶易以箋傳爲
史以薈粹爲史則尤難
遠紹旁搜不知繹史所
得視漢唐諸人孰多乎
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書契以還屈指有
幾兼時之興喪或殊則
道之隆汚頓異此秦楚
之際甫經烈焰而聖經

賢傳累世而不復洽及東漢乃有欲發冢而求書者蓋深痛夫一炬之爲禍也或曰使祖龍之

焰不噓以待馬侯今日之搜討則繹史當更勝是又不然夫三古之世所稱文浮於質莫如周

然仲尼觀史必適周而始得韓宣子季札觀易象觀樂必聘魯而始得而楚左史倚相僅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世主遂詫以爲奇則九皇之初與七雄之末載籍之繁簡又可知也

雖使秦之儒不坑書不
燔聖經賢傳當亦未能
遠過於今日矣且使先
民作述纖悉無遺又安

用後死者爲惟是秦焚
楚火言湮事軼之後而
能從百世以下摘抉蒐
獮使芒芒墜緒燦然復

著於斯世與未燒無異
乃見馬侯之有造於斯
文不細耳予夙有汲古
癖於史尤甚毎有異同

輒形論著然大抵史乘
一家言耳自讀繹史然
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
之全因嘆世之才人魁

士其神智意匠愈出而
愈勝過如江河之走大
地而日月之耀終古固
非世代所能囿也乃世

入猶往往操不相及之
說是則蟪蛄芝菌之儔
未足與之商春秋辨晦
朔者其可一笑置之已

矣予曩未識馬侯今以
喬公之命獲附名其間
豈非幸邪第齒衰思落
未能發明作者之旨趣

且喬公文章理學有識
共仰而獨以敘屬予予
滋愧矣非特愧馬侯並
愧喬公矣馬侯前理淮

陰今作宰靈陽皆有冰
蘖聲喬公數爲予言之
學古有獲不其然乎第
予猶有謁於馬侯者昔

北地欲槩蔚宗而下益
其褒貶弁州欲挈子長
而上予之刪潤亦髣髴
緯史之義而兩公之志

皆未逮後人亦卒未有
能成之者馬侯其有意
乎倘能賈其餘勇自緯
史外更取二十一朝之

史事經文緯州次部居
以爲後勁庶幾經國之
大業僻垂來許上睨千
古而無餘憾也哉

昔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

春上澣之吉年家治

弟李清頓首拜題於

澹寧齋

徵言

原夫載籍浩博貴約束以刈其煩羣言異同宜臚陳以觀其備嚮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未能淹貫輒復遺忘頃於左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敘事易編年（篇目一百各附以論）辯例圖譜悉出新裁鏟正舊失數易藁而成書謬爲同志所欣賞矣（辯例二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十卷）嚮復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已上事録爲繹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詳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大凡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篇帙多者分爲上下或分爲四五用漢書五行志之法）紀事則詳其顚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遊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紀事雖止於秦末但采書貫下及梁陳事則無徵不悉文則有長必收）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士子所誦習故一槩不錄若夫五經竝麗陳常士或偏治其一不復旁）

通押且考校稍失多所發明今盡取之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戴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爾雅孝經大戴禮記國語戰國策子老子列子莊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韓非子商子愼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鄧析子墨子呂氏春秋孫武子吳子三畧司馬法以上全書具在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錄或節錄若屈原宋玉諸騷賦則取之楚辭文選等書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之類皆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書至夫莊列寓言事雖不信文亦奇矣眞贋錯雜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鶡冠子家語孔叢子之屬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既逸而後人補竄又如管莊之書亦非盡出管莊之手附託全僞者僅存要略而已如三墳六韜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之類皆近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淺陋不倫姑存一二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爲采綴以觀異同史記漢書後漢書白虎通風俗通淮南子賈誼新書陸賈新語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王充論衡桓譚新論劉晝新論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顏氏家訓吳越春秋華陽國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任昉述異記東方朔神異經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揚雄法言桓寬鹽鐵論焦氏易林抱朴子許氏說文文心雕龍刀劍錄鼎錄十洲記高士傳列仙傳神仙傳列異傳錄異記異苑方言釋名文中子以上諸書去古未遠采取詳略不同自隋以後例槩不收若乃

徵言　二

全書闕佚其名僅見如黃帝內傳出軍訣泰壹雜子斛報本記大禹岳瀆經師曠占歸藏尚書大傳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周春秋汲冢瑣語師春春秋少陽篇韓詩內傳元中記列士傳丹壺書儀波傳子思子公孫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計然纏子隨巢子胡非子田俅子魯連子燕丹子王孫子闕子金樓子正部孝子傳二將錄劉向別錄桓譚之書喪服要記琴操琴清英古今樂錄此等或眞或僞今皆亡矣緯讖諸號尤爲繁多七緯者易則乾鑿度稽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詩則含神霧推度災汜歷樞尚書則璇璣鈐考靈曜刑德考帝命驗運期授春秋則元命苞文耀鉤演孔圖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則援神契鉤命訣以上並立名詭異而託諸孔子起自漢哀平之際皆附會也此外又有尚書中候春秋內事命歷序論語摘輔象撰考讖河圖握拒玉版挺輔佐括地象洛書靈準聽龍魚河圖遁甲開山圖論語隱義名目紛紜不能悉載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帙雖非全璧聊窺一斑十三經注疏史記索隱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王逸楚辭注酈道元水經注六臣文選注以及左國世說等注其旁證尚論存古最多至類書則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學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鄭氏通志玉海說郛事類合璧天中記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又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今皆收之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即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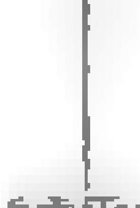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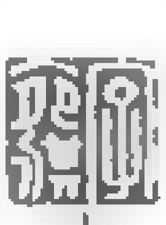
徵言　三

是事同文異也麥丘邑人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鴻鵠之對或爲晉平公或爲趙簡子是文同人異也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陳脩穀梁作鋑脩無駭卒穀梁作侅青人職子遂公羊作遂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禮彌多作辯呂覽僅或作覞期或作廞莊子居或作㞐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事屢見而辭不同亦並改之如楚莊王大鳥之喻介子推龍蛇之歌皆四五見矣或謂事無甚異不必兼存者然如公穀二傳其不同在隻字之閒時有者可廢且管韓著書亦多有一事兩載者古之人固有取乎爾也余積思十年業已譔集成書獨是僻處下邑學識固陋未免搜羅

有限疎漏貽譏仰祈
海內博雅君子或家傳鄴架或腹號經笥或遊通都大邑曾見遺書或從館閣中祕鈔來副本幸郵致以篇章及指示以名目即如世本一書後人不過轉相引用蓋必失之久矣至若皇甫謐世紀譙周古史考宋元人猶及見之豈今已亡且天下不知名之書必多矣至金石遺文今所習見不過考古圖博古圖諸銘及石鼓詩詛楚文岣嶁碑毋叔孫敖季札等碑而已恐不及見者尤多與夫碑細小品若師酇鐘[illegible]賦相牛朱仲相貝之流大凡有助此考者並求散益倘獲一言之贈奚啻百朋之遺適惠瑤函罔私祕

枕無任鶴立以俟

鄒平後學馬驌拜手敬啓

繹史目錄

鄒平馬驌宛斯譔

世系圖
年表
太古第十卷 卷一至卷十
卷一
開闢原始
卷二
皇王異說
卷三
太皞紀 女媧附
卷四
炎帝紀
卷五
黃帝紀
卷六
少皞紀
卷七
高陽紀
卷八
高辛紀
卷九

陶唐紀
卷十
有虞紀
三代第二十卷 卷十一至卷三十
卷十一
禹平水土
卷十二
夏禹受禪 后啓附
卷十三
少康中興
卷十四
商湯滅夏
卷十五
伊尹輔太甲
卷十六
太戊盤庚之賢
卷十七
武丁中興
卷十八
周室始興
卷十九

文王受命
卷二十
武王克殷
卷二十一
周建諸侯 總敘封國 大公封齊 周公封魯 召公封燕 康叔封衛 曹叔封曹 周章封吳 胡公封陳 東樓公封杞 箕子封朝鮮 微子封宋 蔡仲封蔡 唐叔封晉 熊繹封楚 附巴子之國
卷二十二
周公攝政
卷二十三 周官表
周官之制上
立政 周官 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

周官之制下
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 秋官司寇
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一
冠禮 昏禮 相見禮 鄉飲酒禮 燕禮
周禮之制二
鄉射禮 大射儀 投壺 聘禮 公食大夫禮
周禮之制三
覲禮 喪禮 虞禮 謚誄 奔喪 弔贈
周禮之制四
喪服 郊社羣祀 廟制 祭義
周禮之制五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禮運論
周禮之制六
曲禮 內則 教學養老 王制 樂記
卷二十五
成康繼治
卷二十六
穆王命官訓刑
巡遊 幷徐 共王滅密附
卷二十七

宣王中興
卷二十八
列國傳世
魯 齊 燕 宋 衛 陳 蔡 曹 杞 晉 楚 吳 秦
卷二十九
鄭取虢鄶
卷三十
周室東遷
春秋計七十卷 卷三十一至卷一百
卷三十一
魯隱公攝位

卷三十二
鄭莊公克段入許
卷三十三
衛州吁宣姜之亂
卷三十四
宋殤公閔公之弑
卷三十五
桓王伐鄭
卷三十六
魯文姜之亂
卷三十七
齊滅紀

卷三十八
鄭厲公歸國
卷三十九
曲沃并晉
卷四十
魯慶父之亂
三桓始事
卷四十一
王子克子頹之亂
卷四十二
楚子伐滅諸國
武王侵伐諸國　文王滅鄧　文王滅息入蔡　文王之霸　成王之霸　成王滅弦黃夔　穆王滅江六蓼
卷四十三
衛懿公亡國
文公救邢附
卷四十四
齊桓公霸業一
桓公得國　管仲歸齊　桓公用管仲　桓公用諸臣　總見管仲事功　管仲對問
齊桓公霸業二
桓公會盟征伐　別記事蹟異同　雜記
齊桓公霸業三
管子著書上

齊桓公霸業四
管子著書下
卷四十五
晉滅虞虢
卷四十六
魯人頌僖公
卷四十七
宋襄公圖霸
卷四十八
齊五子爭立

卷四十九
王子帶之亂
卷五十
鄭穆公之立
靈公之弑附
卷五十一
晉文公霸業上
驪姬之亂
晉文公霸業下
襄公繼霸附
卷五十二
衛元咺構訟

卷五十三
魯柳下惠之賢
卷五十四
秦穆公霸西戎
卷五十五
晉靈公之弑
卷五十六
陳夏氏之亂
卷五十七
楚莊王爭霸

穆王附
卷五十八
晉滅赤狄
長狄之亡附
卷五十九
晉齊鞌之役
卷六十
秦晉爲成
卷六十一
晉楚鄢陵之戰
卷六十二
吳通上國
季札讓立附

卷六十三
王臣亂亡
周公閱 召戴公 毛伯衛 劉康公 周公楚 成肅公 王叔陳生 儋括 單獻公 單成公 原伯絞 甘悼公 鞏簡公
卷六十四
晉悼公復霸
卷六十五
宋子罕爲政
卷六十六

楚滅庸舒
卷六十七
衛孫甯廢立
卷六十八
魯與邾莒之怨
卷六十九
楚五令尹代政
卷七十
齊崔慶之亂
崔氏出奔　慶克之難　靈公滅萊　同圍齊　崔杼
立莊公　莊公伐晉　崔杼弑莊公　崔杼慶封之敗
卷七十一
陳二慶之亂
蔡弑景侯附
卷七十二
諸侯弭兵
卷七十三
宋共姬之貞
卷七十四
子產相鄭
僖公之弑　子孔之亂　印段游吉之立　子產知兵
明　入陳始末　善事大國　駟良之爭　子產爲政
楚黑爭昏　罕朔出奔　鄭簡公之喪　駟乞之立
子產之卒　附鄧析之誅　駟秦之敗
卷七十五

衛靈公之立
諸臣附
卷七十六
楚靈王之亂
卷七十七
晏子相齊上
晏子相齊下
卷七十八
晉失諸侯
卷七十九
陳氏專齊
陳招之亂附
卷八十
三桓弱魯
仲遂殺適立庶　叔孫僑如之亂　季文子相魯　孟
獻子之賢　季孫宿專政　臧紇出奔　叔孫豎牛之
亂　季孫逐昭公　季孫斯專政　哀公孫越　悼公
之衰
卷八十一
宋公族廢興
昭公之弑　桓族之亂　華向之亂　向魋之亂　大
尹之亂
卷八十二
王子朝之亂
卷八十三

老子道教
關令尹喜　亢倉子　老萊子　楚狂接輿　文子以上並附
卷八十四
鄭滅許
卷八十五
晉滅肥鼓
陸渾附　伐鮮虞附
卷八十六年譜附
孔子類記一
本姓　釐周　適齊　用魯　歷聘　哀公問
孔子類記二
删述上

孔子類記三
删述下
孔子類記四
垂訓　遺事　多聞　外記　終記
卷八十七
晉卿廢興上
二卿世系考　趙氏之難　郤氏之亡　欒氏之亡
韓宣子爲政　祁氏羊舌氏之亡
晉卿廢興下
范氏中行氏之亡　趙簡子之賢　趙襄子之立　知氏之亡
卷八十八
魯陪臣叛
卷八十九
吳入郢
卷九十
宋景公滅曹
子罕附
卷九十一
魯敬姜之賢
卷九十二
衛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卷九十三
楚惠王滅陳

卷九十四
楚白公之亂
市南宜僚附
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一
孔門諸子言行二
孔門諸子言行三
孔門諸子言行四
卷九十六
越滅吳上

越滅吳下
卷九十七
王朝交會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卷九十八
小國交會
杞 滕 薛 宿 州 穀 鄧 曹 牟 葛 小邾 蕭 鄶 鄅 介 郳 鄀 戎 白狄
卷九十九
春秋雜記
郯祀 朔留 蒐狩 滅梁 吳吳
卷一百
春秋遺事
戰國計五十卷 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一
三卿分晉
魏文侯之賢 聶政刺韓傀 韓滅鄭並附
卷一百二
田氏纂齊
卷一百三
楊朱墨翟之言上
楊朱墨翟之言下
墨者並附

卷一百四
魯穆公用賢
鄭穆公附
卷一百五
吳起仕魏相楚
卷一百六
子思孟子言行
卷一百七
楚江乙昭奚恤之怨
卷一百八
齊威王彊國
卷一百九
魏惠王治國談兵
惠施相梁附
卷百十
楚子發用兵
卷一百十一
申不害相韓
卷一百十二
列莊之學上
列莊之學下
卷一百十三

扁鵲文摯醫術
卷一百十四
鬼谷從横之術
卷一百十五
衛鞅變秦法
尸佼附
卷一百十六
齊田忌孫臏破魏
卷一百十七
楚威王破越
卷一百十八

蘇秦合從
卷一百十九
齊宣王好士
卷一百二十
張儀相秦連衡
公孫衍相魏　陳軫田需苴附
卷一百二十一
靖郭君相齊
卷一百二十二
周分東西
卷一百二十三

秦并巴蜀
卷一百二十四
燕噲讓國之禍
卷一百二十五
衛嗣君之治
卷一百二十六
樗里疾甘茂相秦
卷一百二十七
趙武靈王胡服攻中山
李兌之亂附
卷一百二十八

鶡冠子之言
卷一百二十九
韓咎幾瑟爭立
卷一百三十
列國難周
卷一百三十一
楚懷王客死於秦
卷一百三十二
屈原流放
宋玉附
卷一百三十三

孟嘗君相齊
卷一百三十四
齊閔王滅宋
卷一百三十五
樂毅為燕破齊
田單復齊
卷一百三十六
魏冉相秦
白起攻楚破楚
卷一百三十七
趙廉藺趙奢同位

卷一百三十八
范雎相秦
蔡澤附
卷一百三十九
秦白起長平破趙
卷一百四十
平原君相趙
公孫龍魏牟莊附
卷一百四十一
魏信陵君之賢
孔順相魏附
卷一百四十二
趙建信君之寵
卷一百四十三
荀子著書上
荀子著書下
卷一百四十四
春申君相楚
卷一百四十五
列國遺事
卷一百四十六
呂不韋相秦上

呂不韋相秦下
卷一百四十七
韓非刑名之學上
韓非刑名之學下
卷一百四十八
秦并天下
卷一百四十九
秦始皇無道
卷一百五十
秦亡
外錄計十卷 卷一百五十一至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五十一 天象圖 分野圖

天官書

卷一百五十二 律呂圖

律呂通考

卷一百五十三 月令圖

月令

卷一百五十四

洪範五行傳上

洪範五行傳下

卷一百五十五 古初地圖 禹貢九州圖十二州附 商地圖 爾雅九州附 周職方地圖 西周地圖 詩十五國風附 春秋地圖 戰國地圖先秦附 秦置郡縣圖 三代州域表

地理志

卷一百五十六

詩譜

卷一百五十七

食貨志

卷一百五十八

考工記

卷一百五十九

名物訓詁上 瑞贄 質文 五行 祥應 曆算 書契 兵戎 刑法 容止

名物訓詁下 冠服 舟車 宮室 器用 飲食 草木 鳥獸 蟲魚

卷一百六十

古今人表

繹史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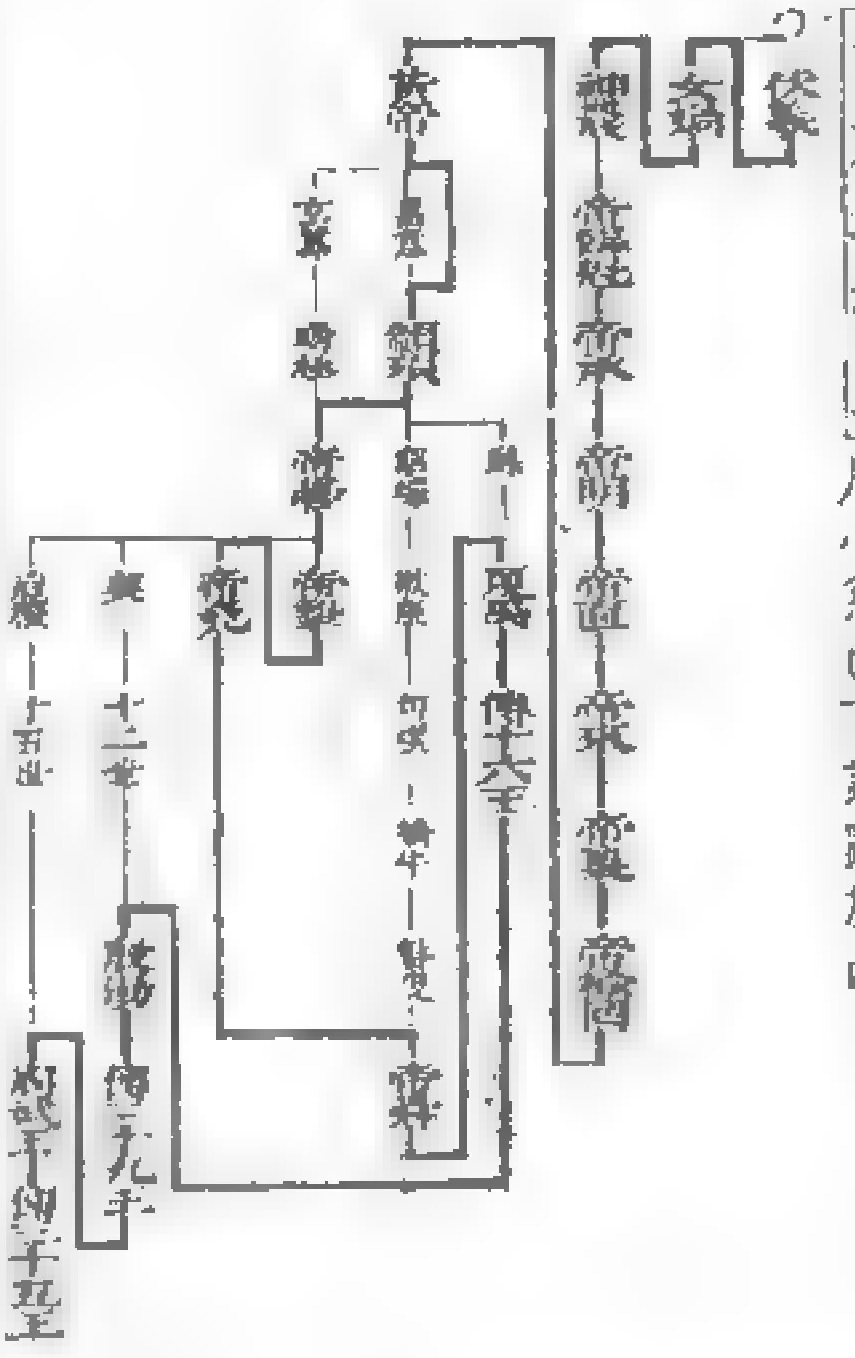
繹史世系圖

司馬子長作史記有表無圖夫圖誠不可闕也古者左圖右史蓋史須繁文而後備著之爲圖則較若列眉矣後之人不善爲圖并古人圖籍湮沒不傳惜哉騶疑繹史追太古以迄亡秦爲譜世系於簡端俾觀者考究焉若夫經制之詳疆理之沿天官地輿之形名物器數之式今昔異宜因革殊規非圖莫顯則各附諸篇之中敢曰得古人之精微庶幾畢鼓衛車之一助云爾

帝王傳授總圖一　太皡世系二　炎帝世系三　黃帝世系四　少昊世系五　高陽世系六　高辛世系七　陶唐世系八　有虞世系九　夏世系十　殷世系十一　周世系十二　魯世系十三　齊世系十四　晉世系十五　宋世系十六　衛世系十七　鄭世系十八　秦世系十九　楚世系二十　燕世系二十一　蔡世系二十二　曹世系二十三　杞世系二十四　吳世系二十五　越世系二十六　莒世系二十七　邾世系二十八　滕世系二十九　薛世系三十　許世系三十一　諸小國世系三十二　孫世系三十三　趙世系三十四　魏世系三十五　韓世系三十六　田齊世系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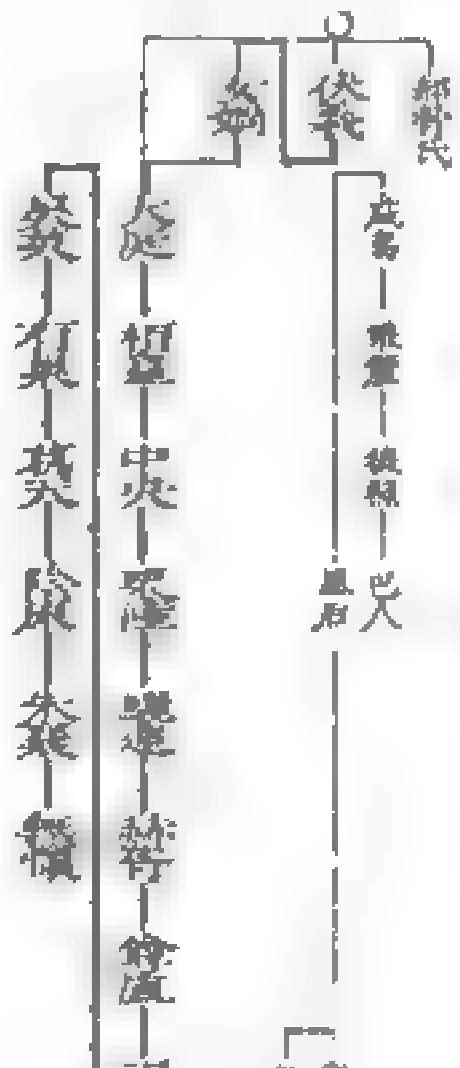
帝王傳授總圖一

凡傳位例用大系傳世例用小系已下諸圖放此



[illegible]

太皥世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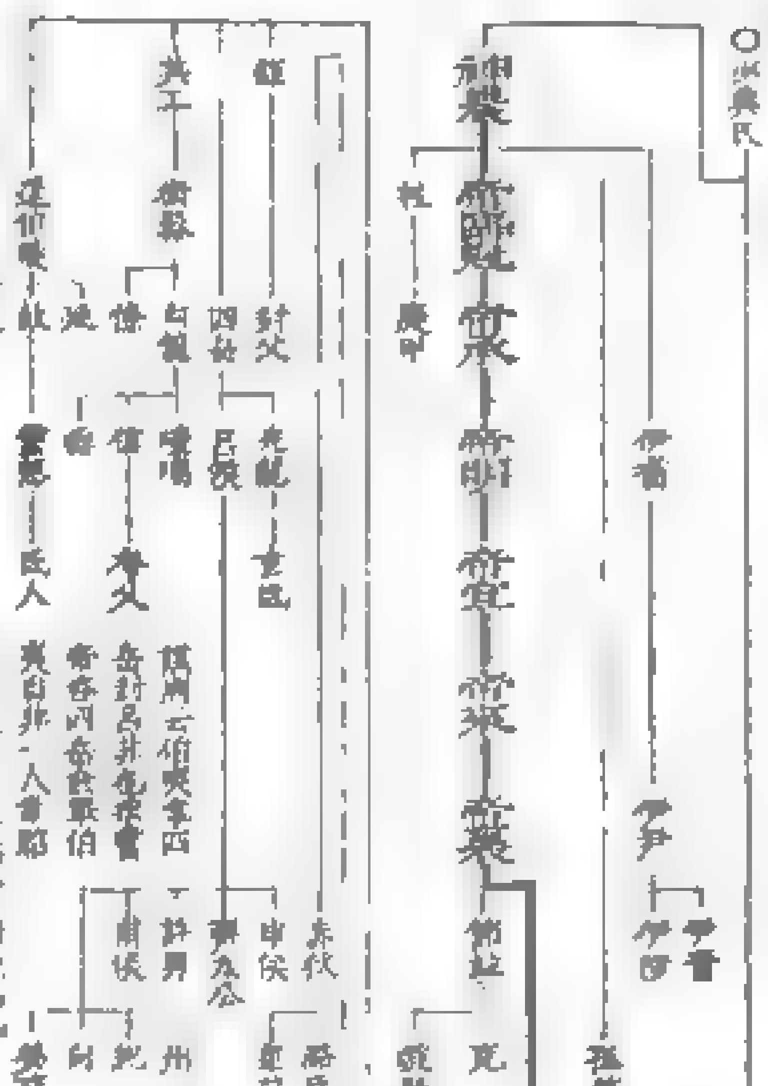


自太皥至周帝王世系十有一其支封後裔之國皆細書自魯至田齊列國世系二十有五具公子族屬皆細書各以其卿大夫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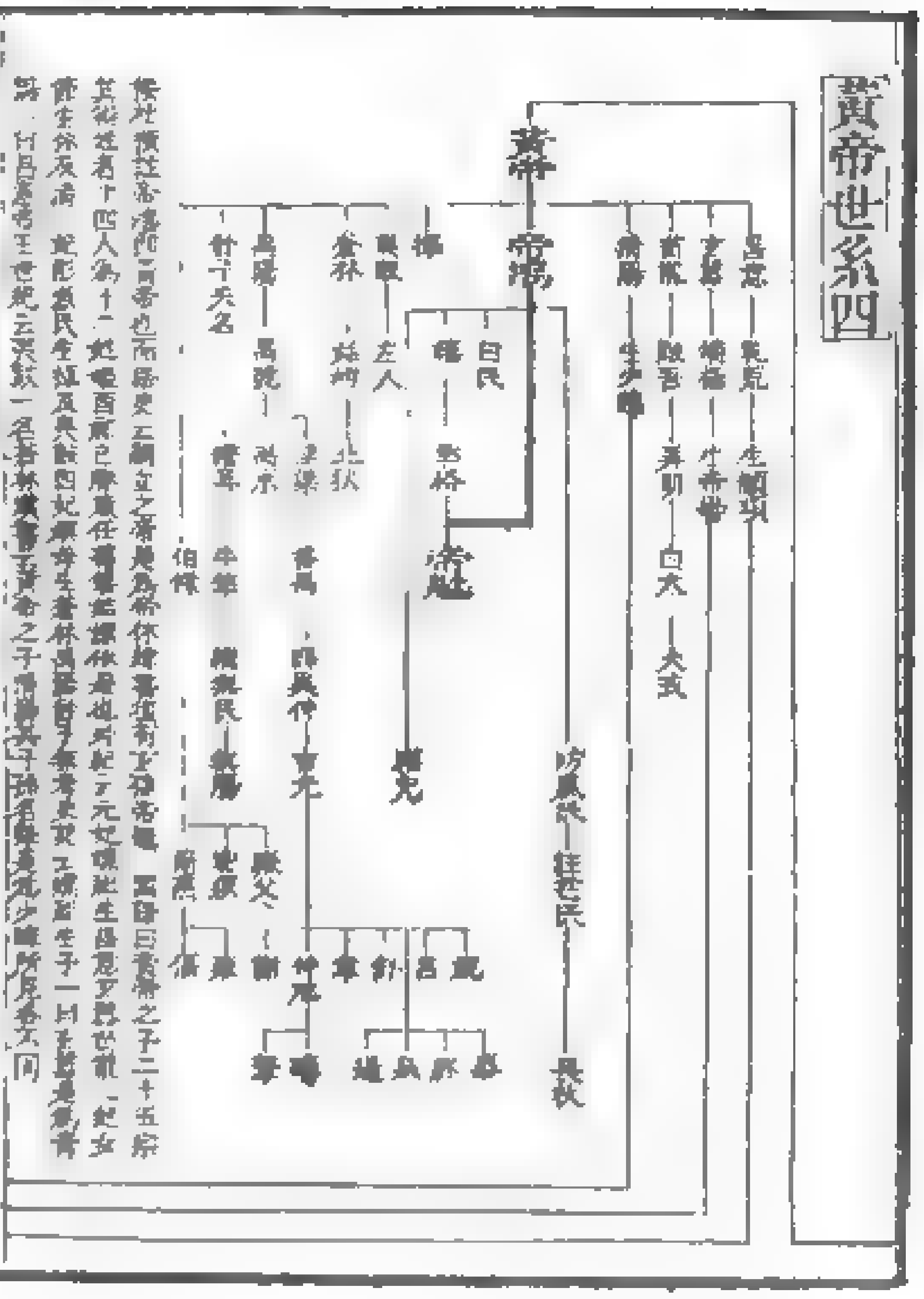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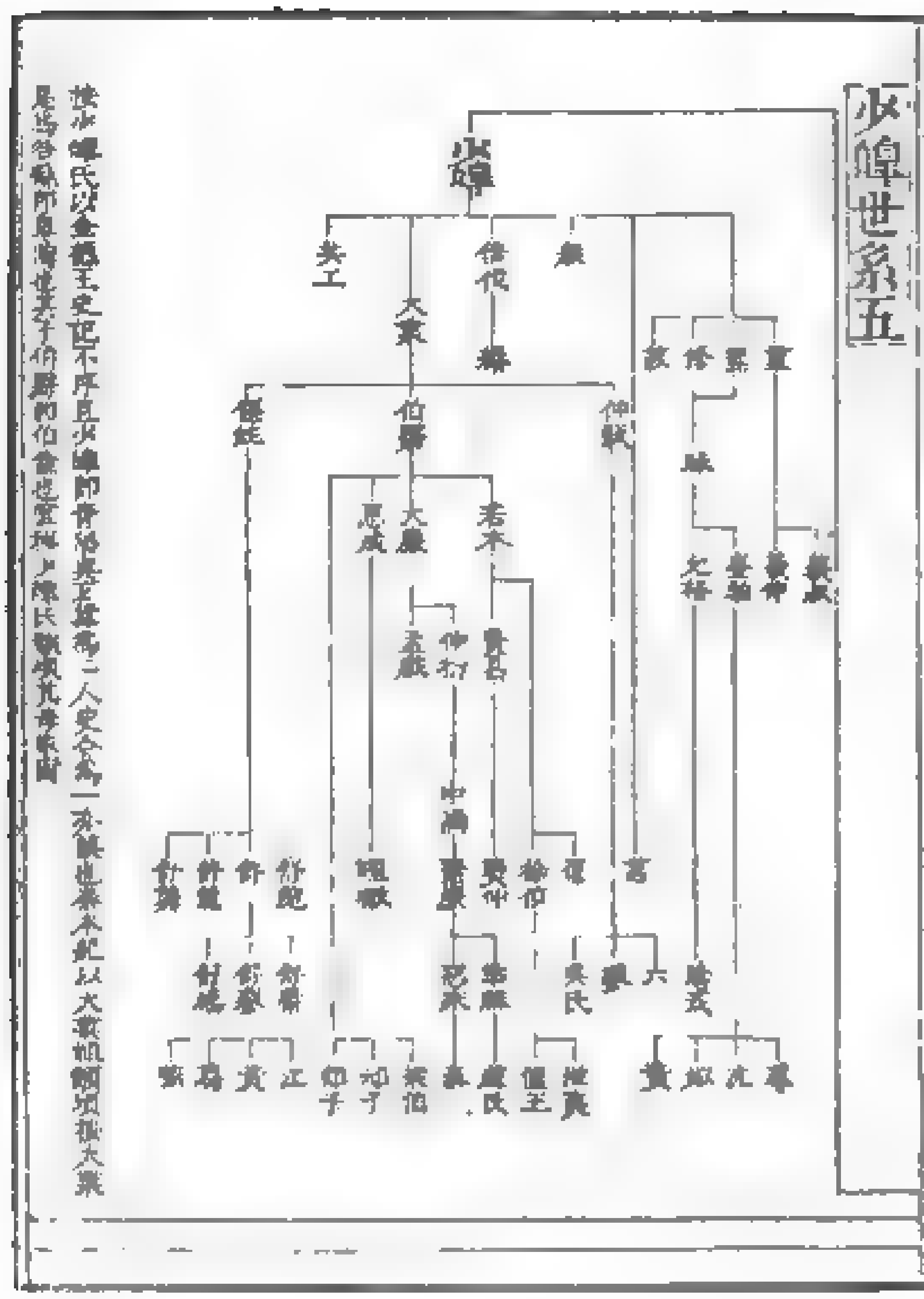
炎帝世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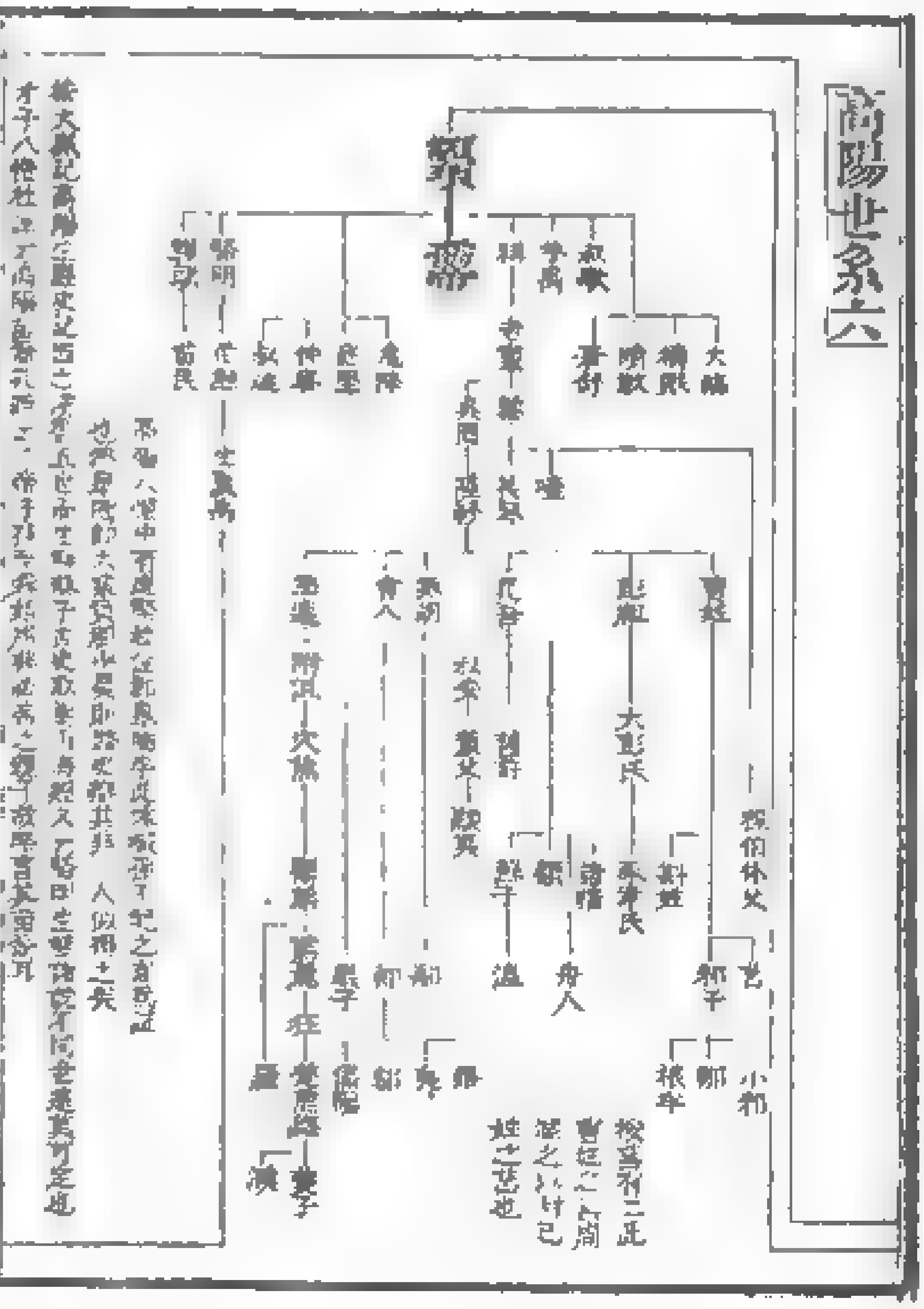
炎黃二帝皆少典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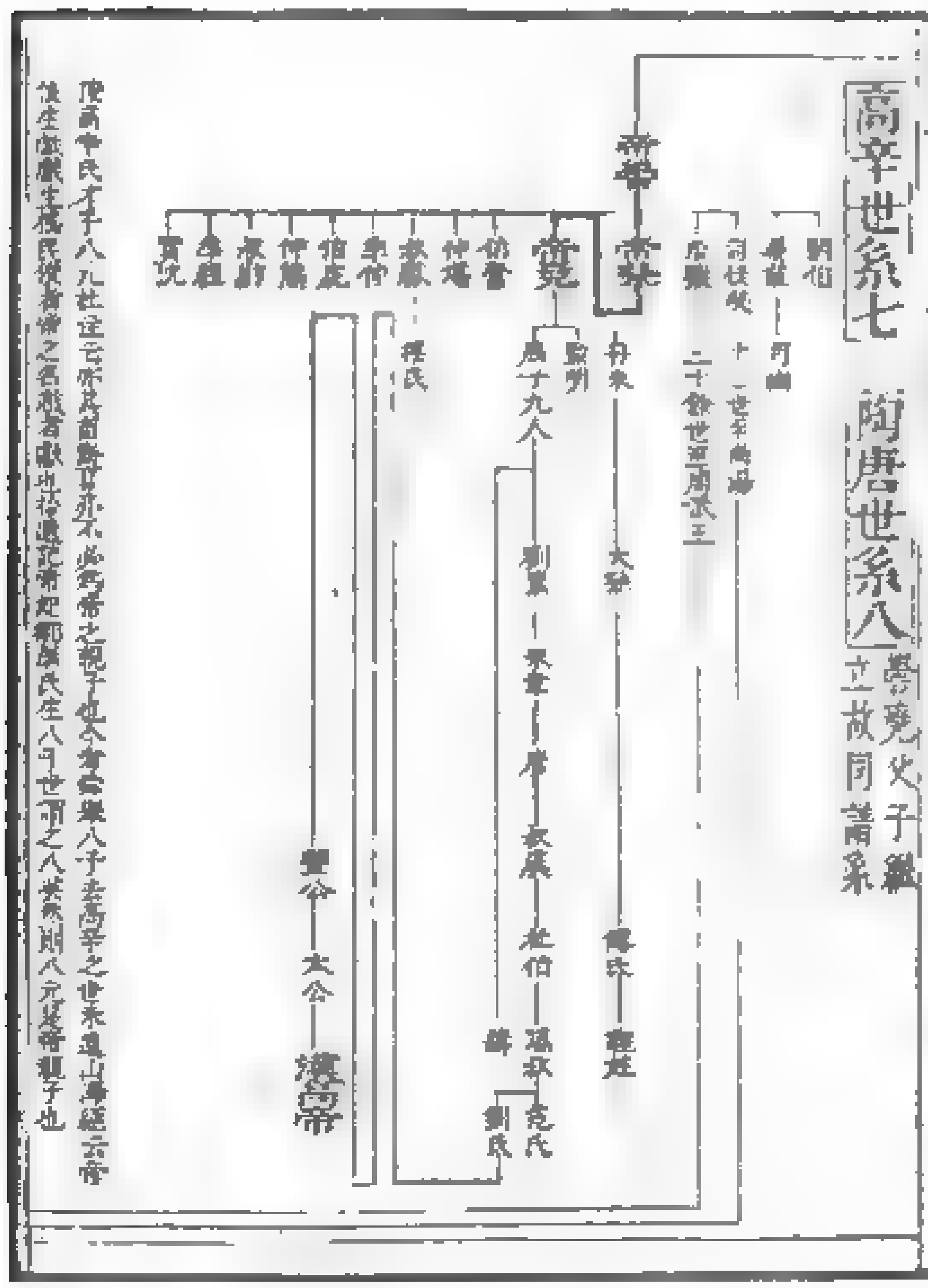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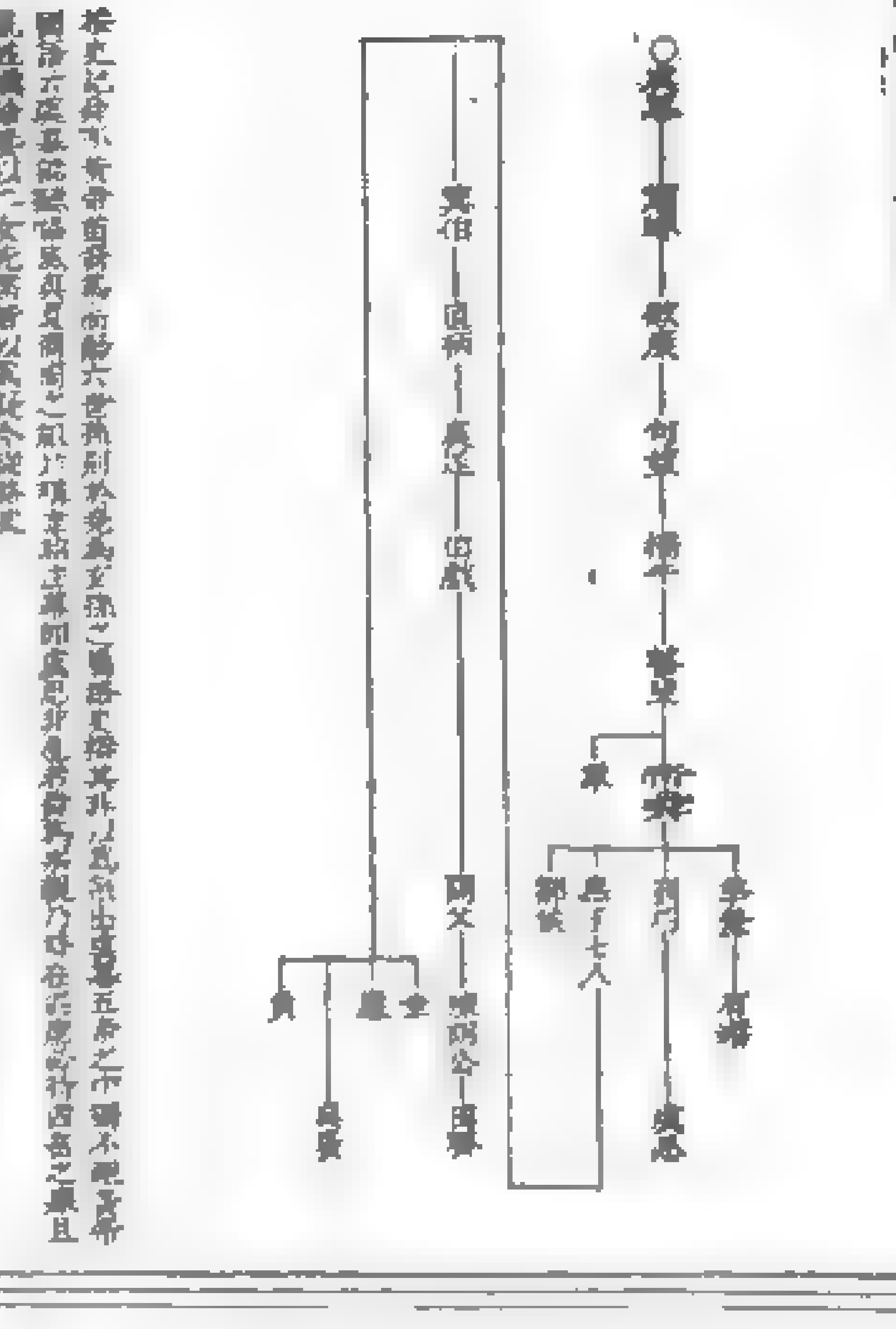

黃帝世系四


少皞世系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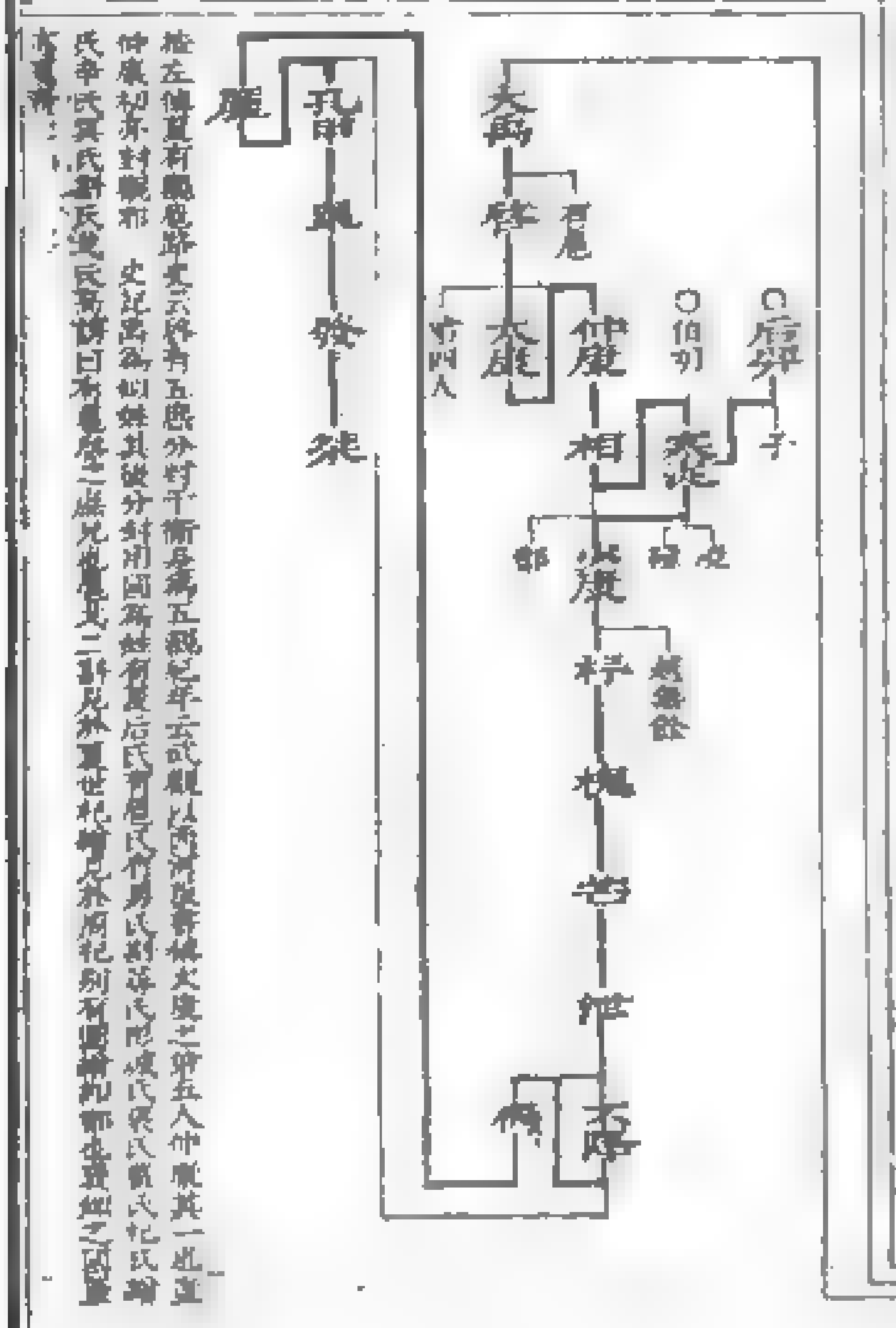

高陽世系六


高辛世系七
陶唐世系八

有虞世系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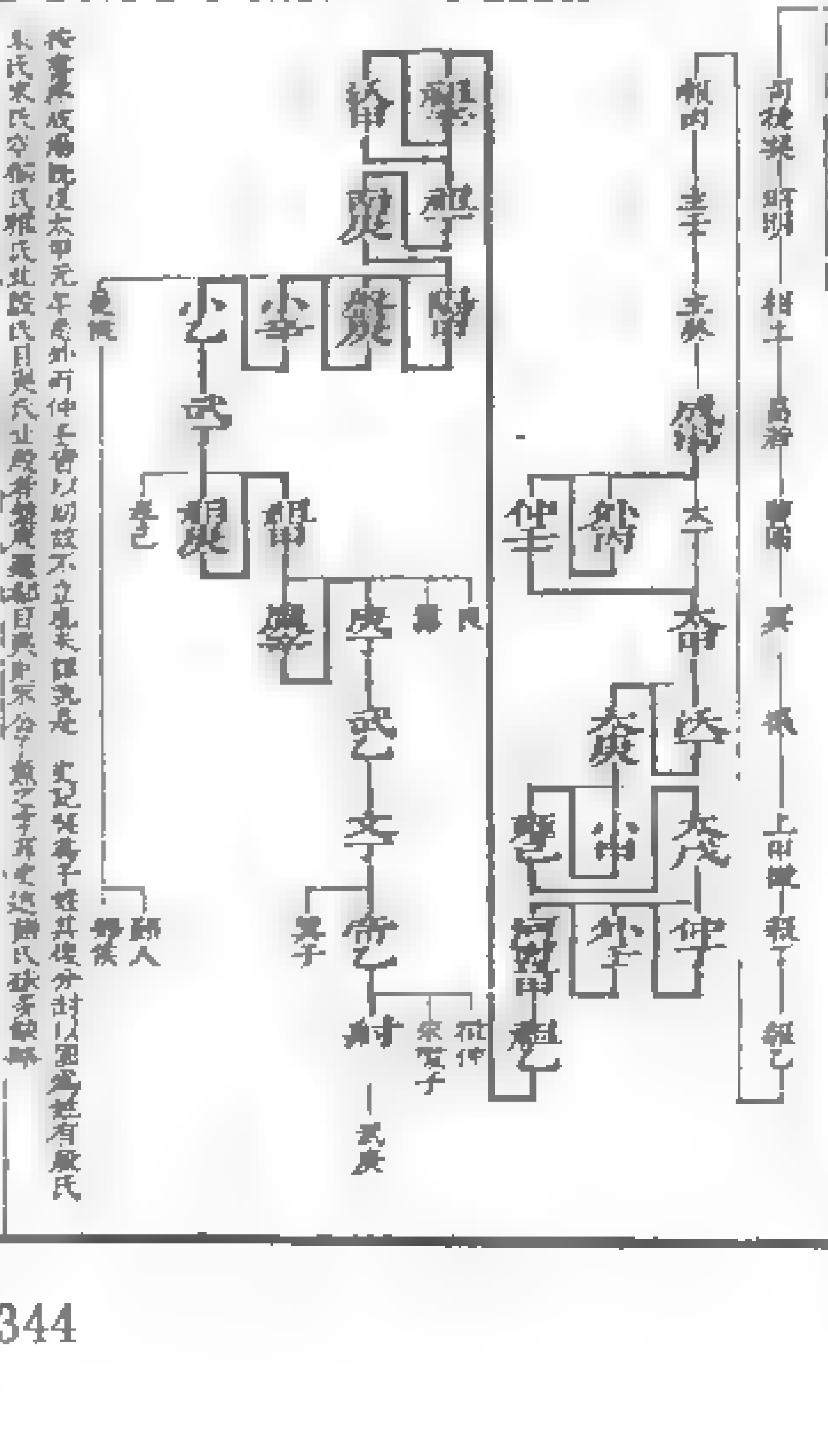


夏世系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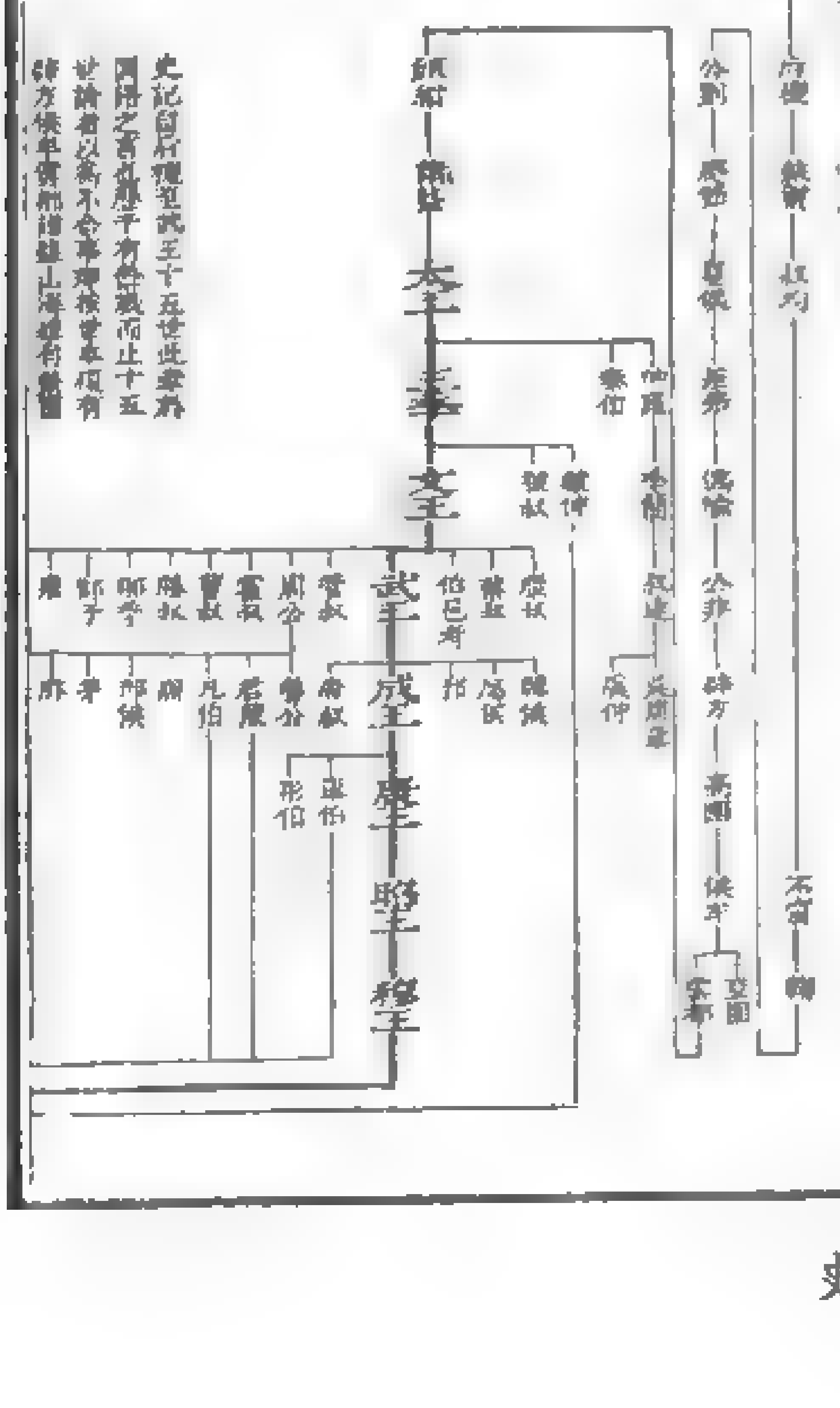


路史　世系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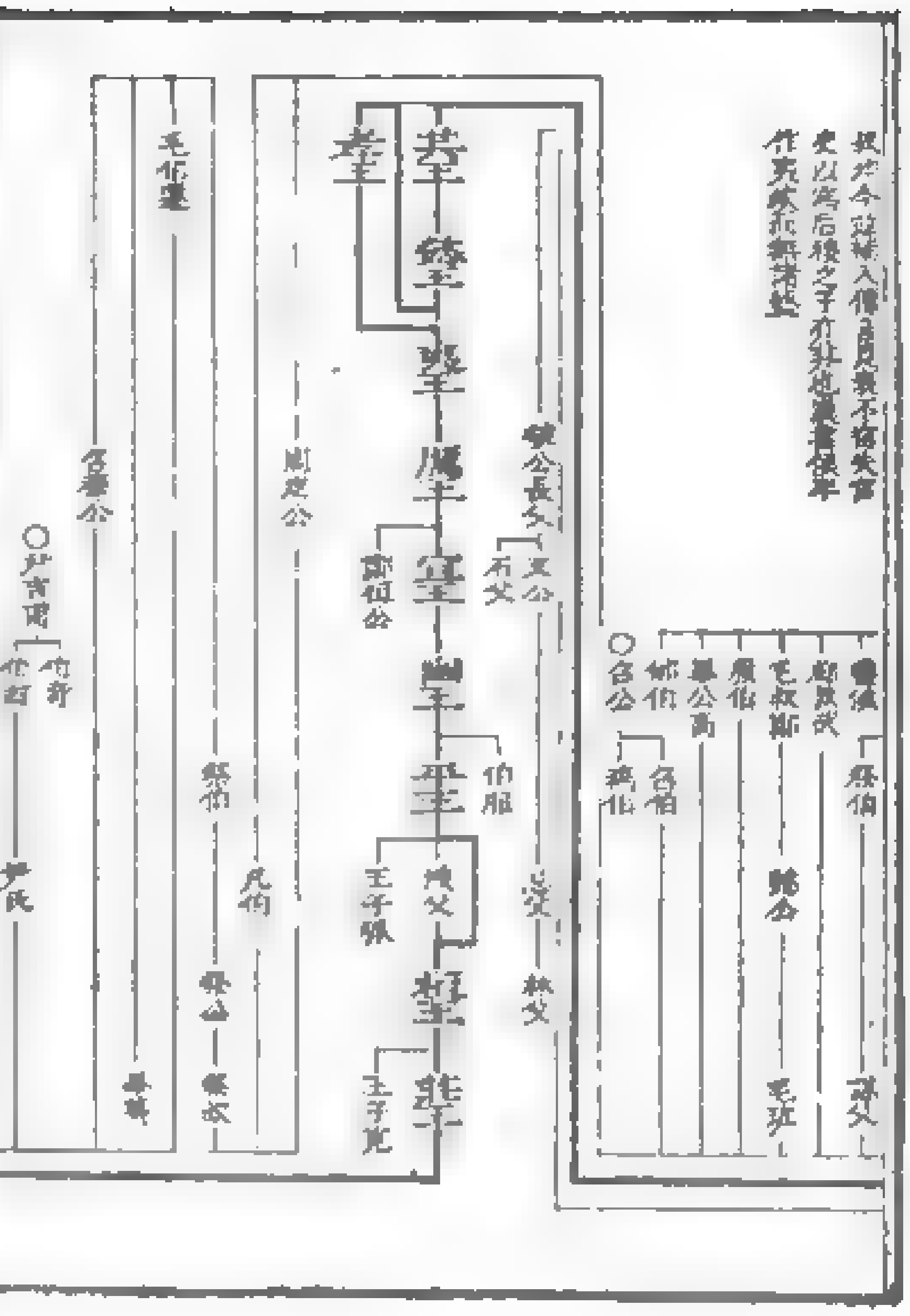
殷世系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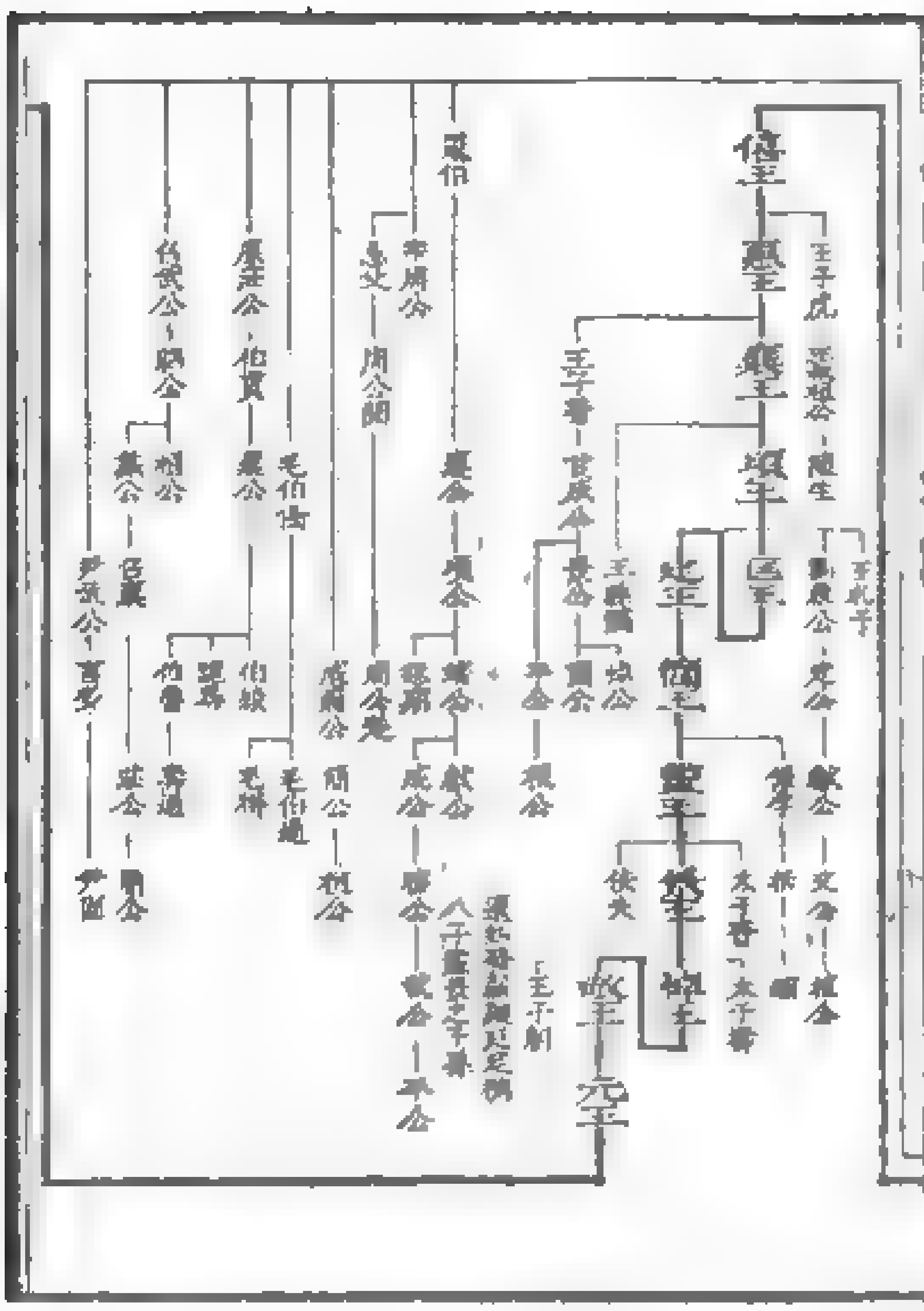


周世系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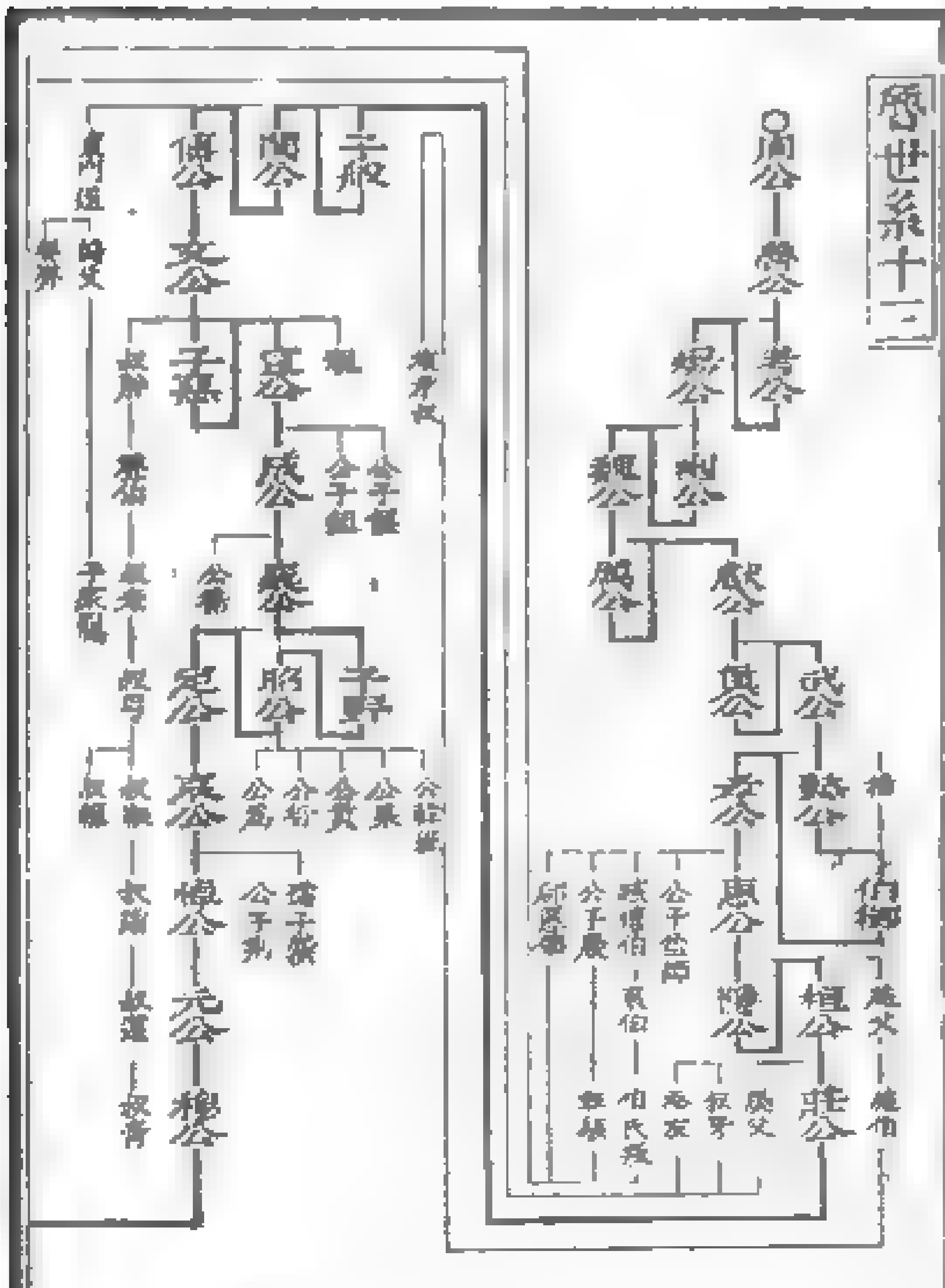


路史　世系圖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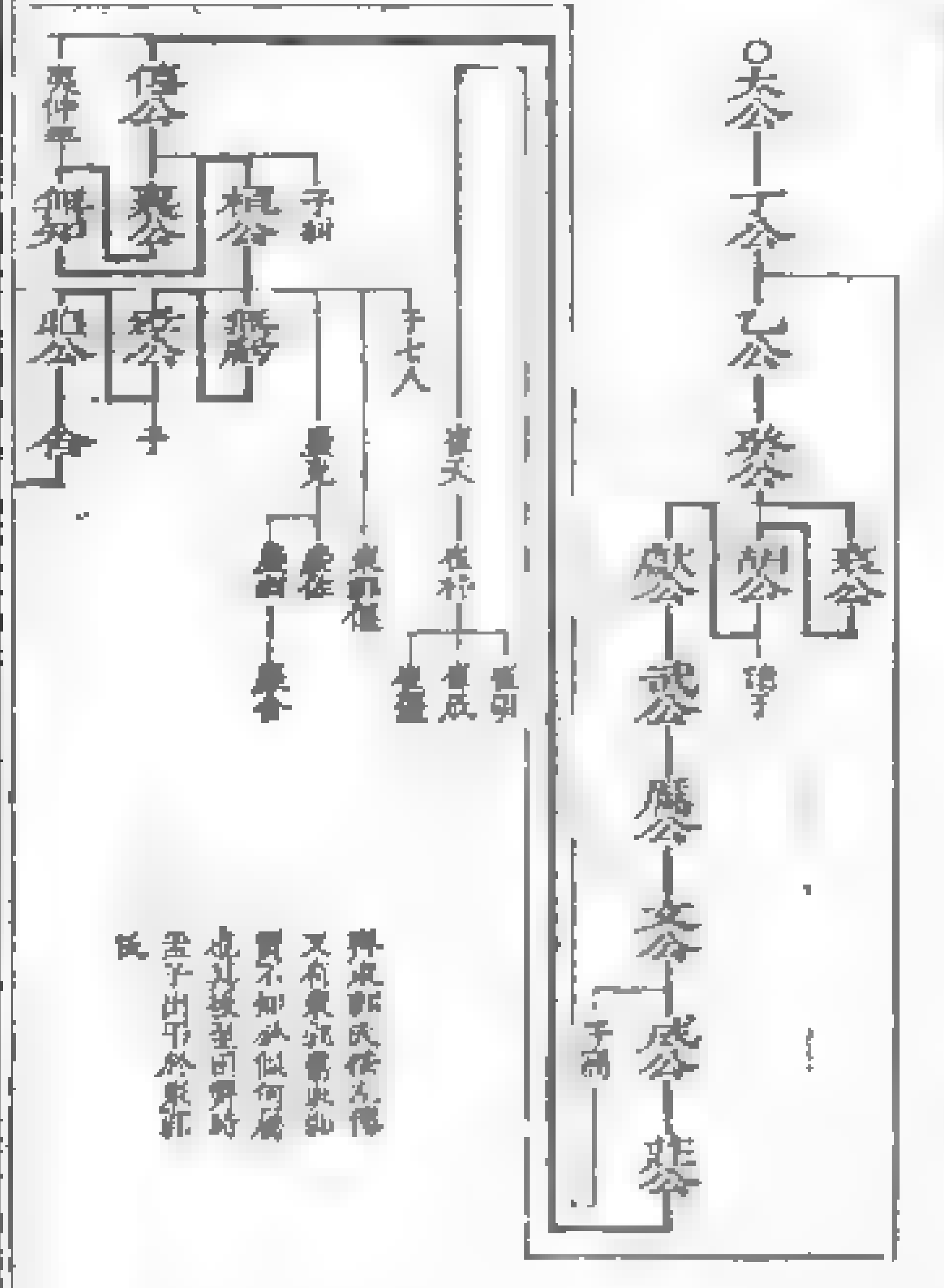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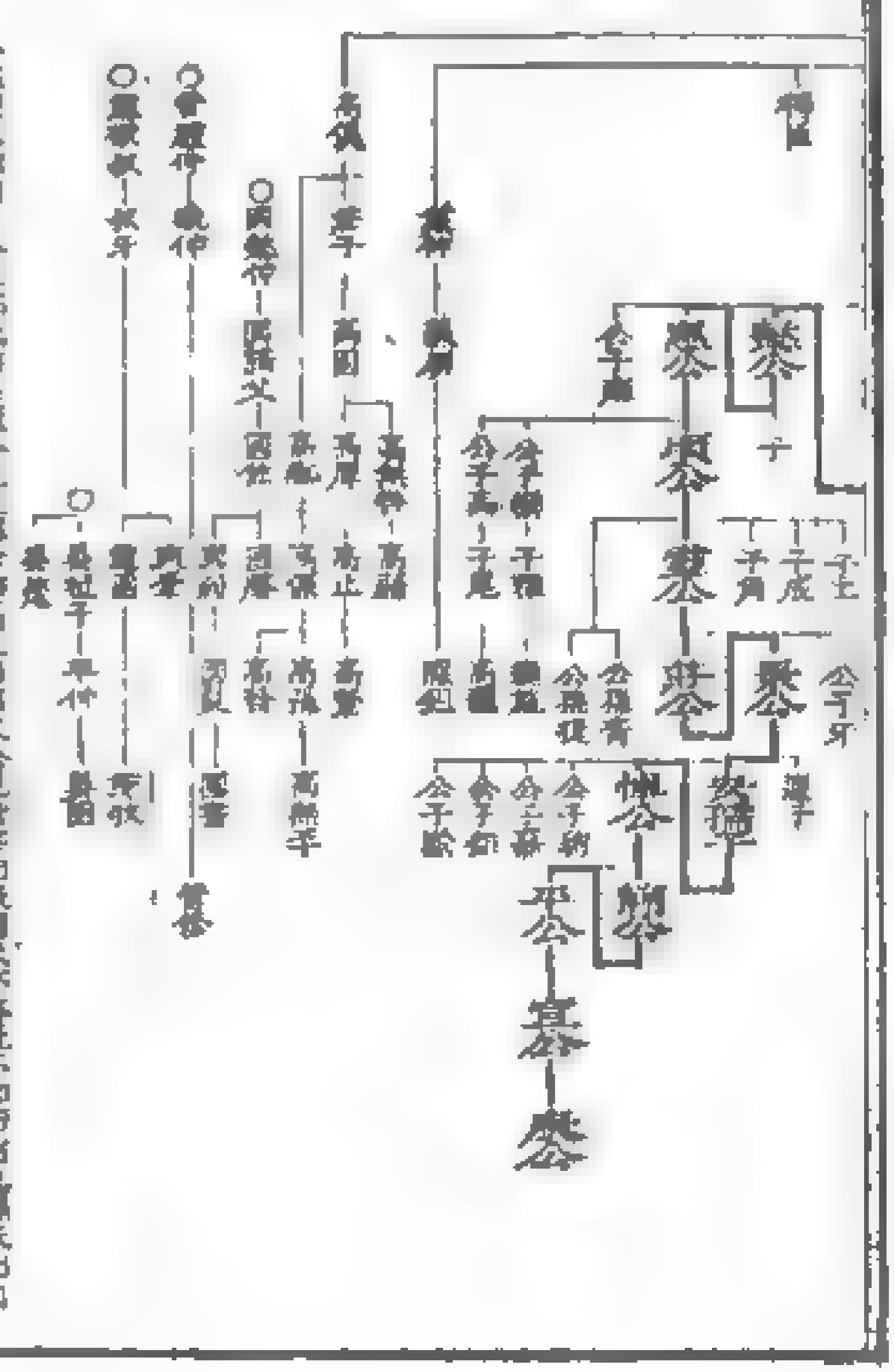
歷世系十二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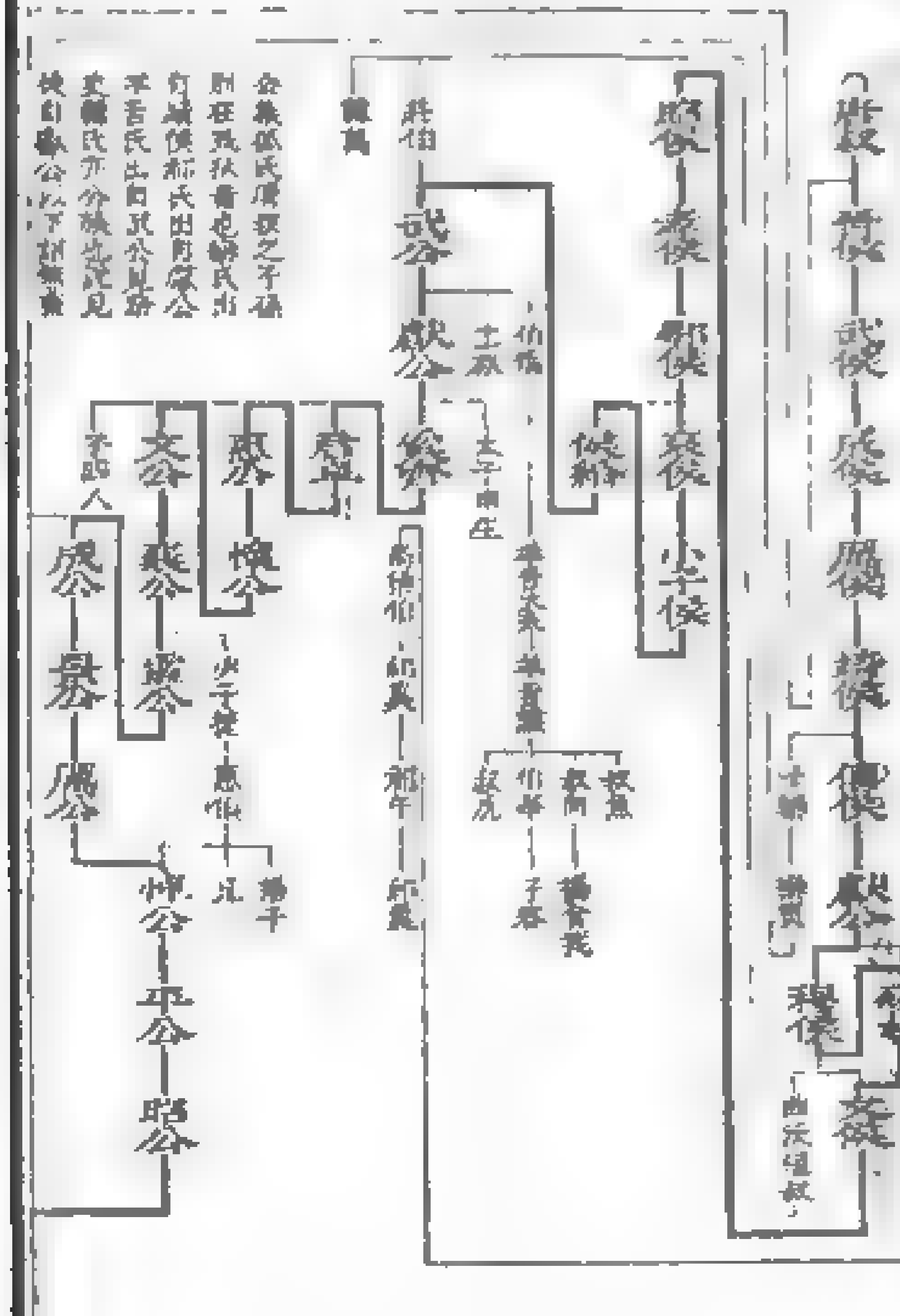
齊世系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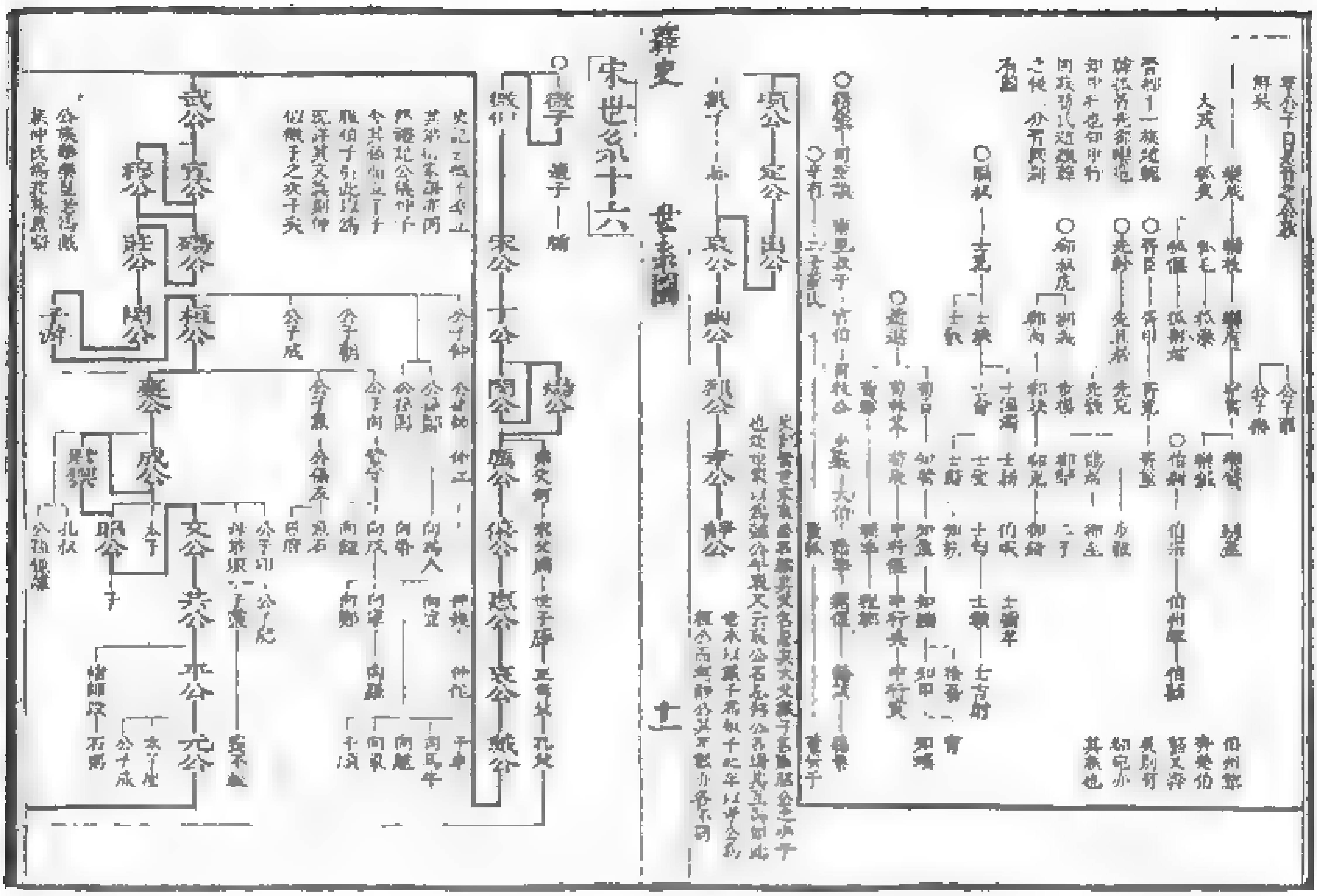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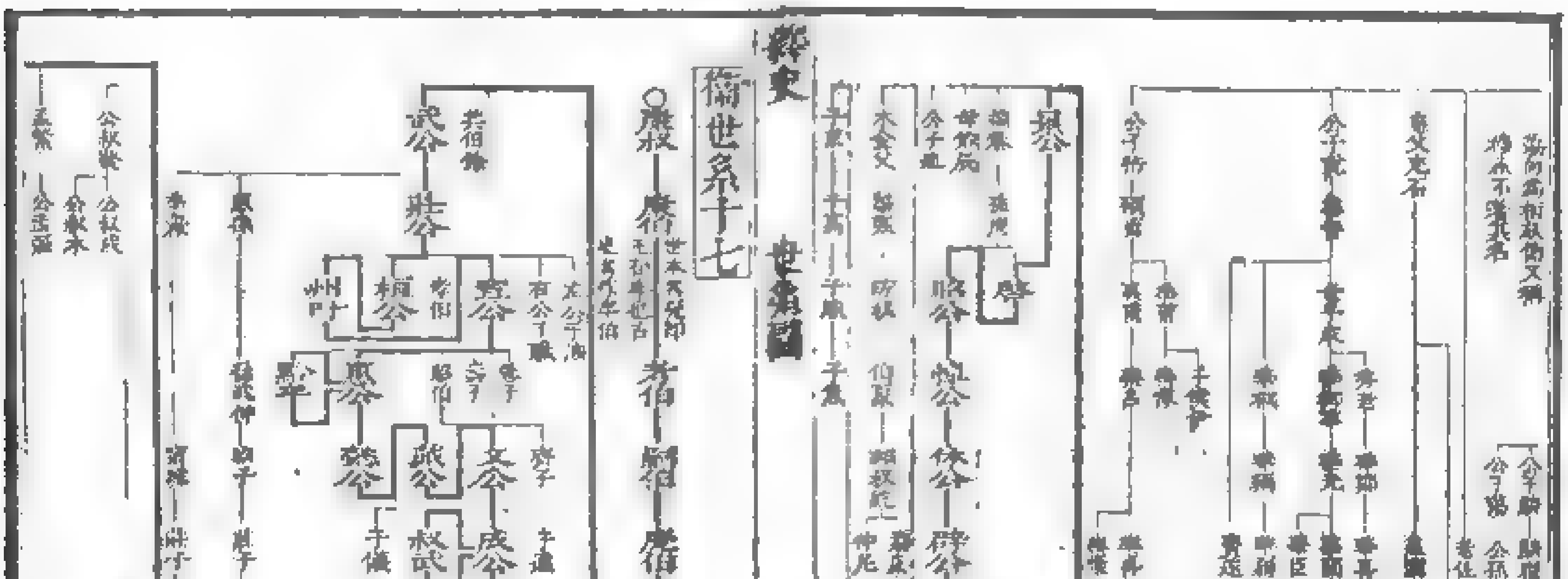
晉世系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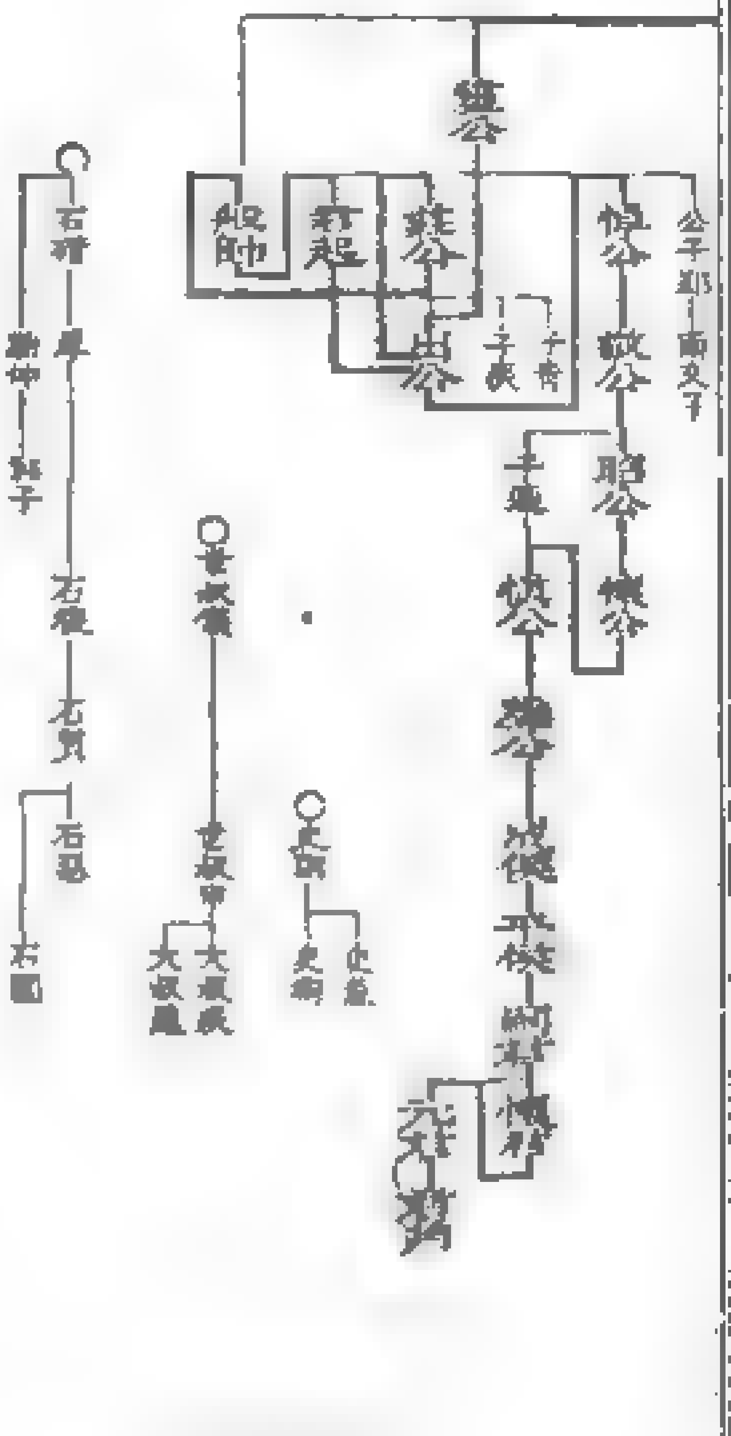
宋世系十六


微子
微仲
宋公
丁公
湣公
煬公
厲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殤公
莊公
閔公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平公
元公

衛世系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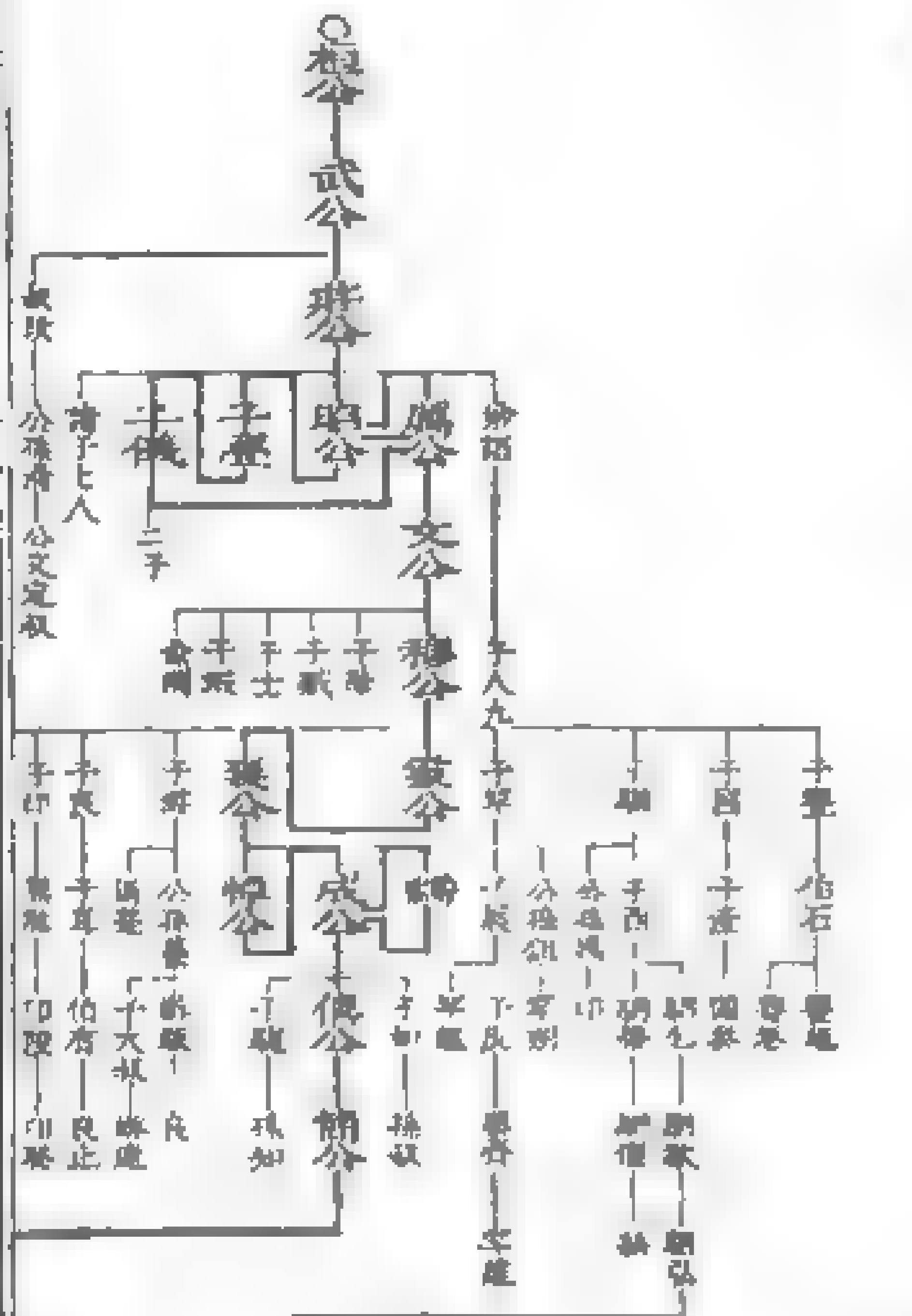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武公
莊公
桓公
宣公
惠公
懿公
戴公
文公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襄公
靈公
出公

繹史 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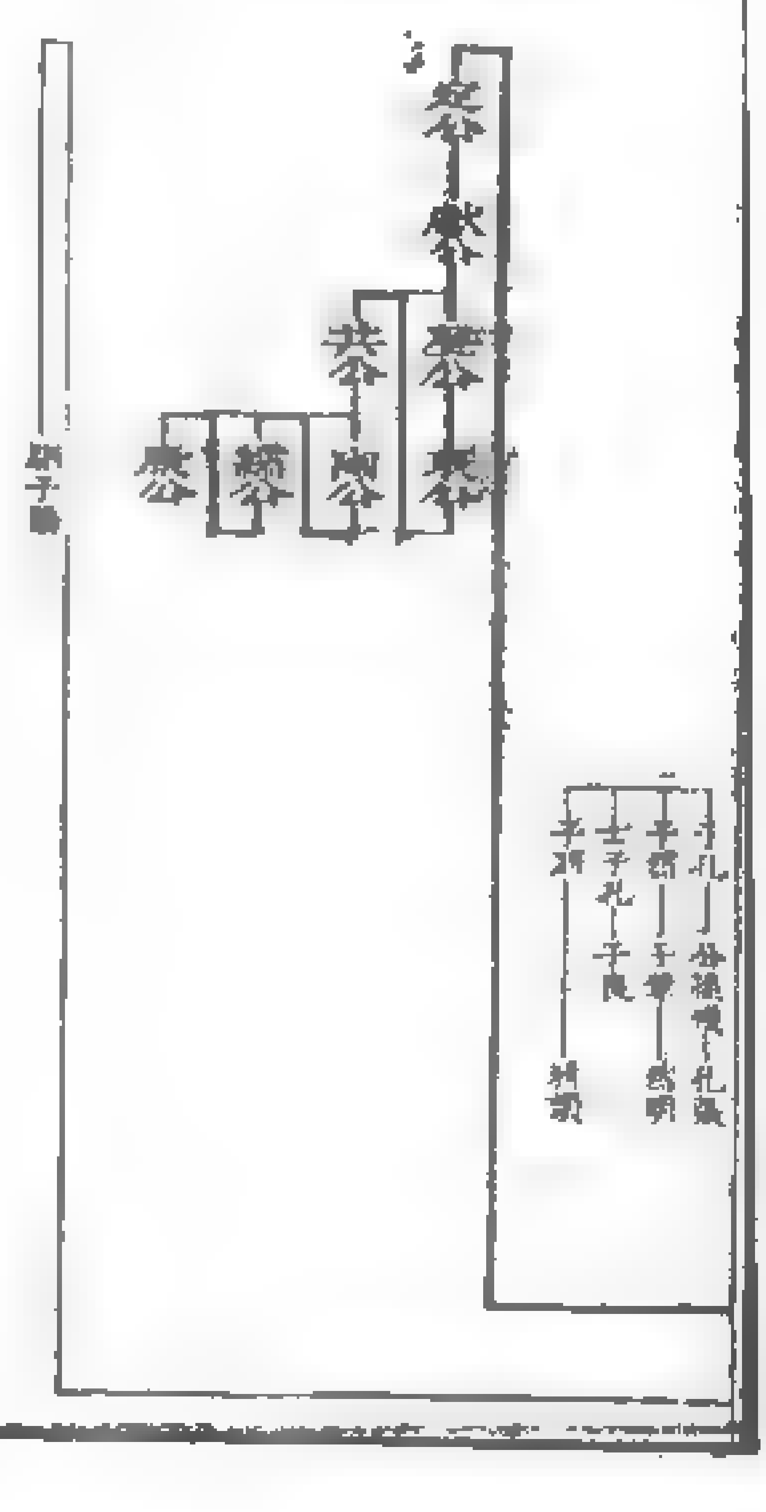


合氏孫氏甯氏出自武公見世本北宮氏出自成公公叔氏出自獻公公孟氏出自襄公齊氏出自惠公刻氏石氏
王氏史氏世叔氏孔氏臧姓氏餘無考

鄭世系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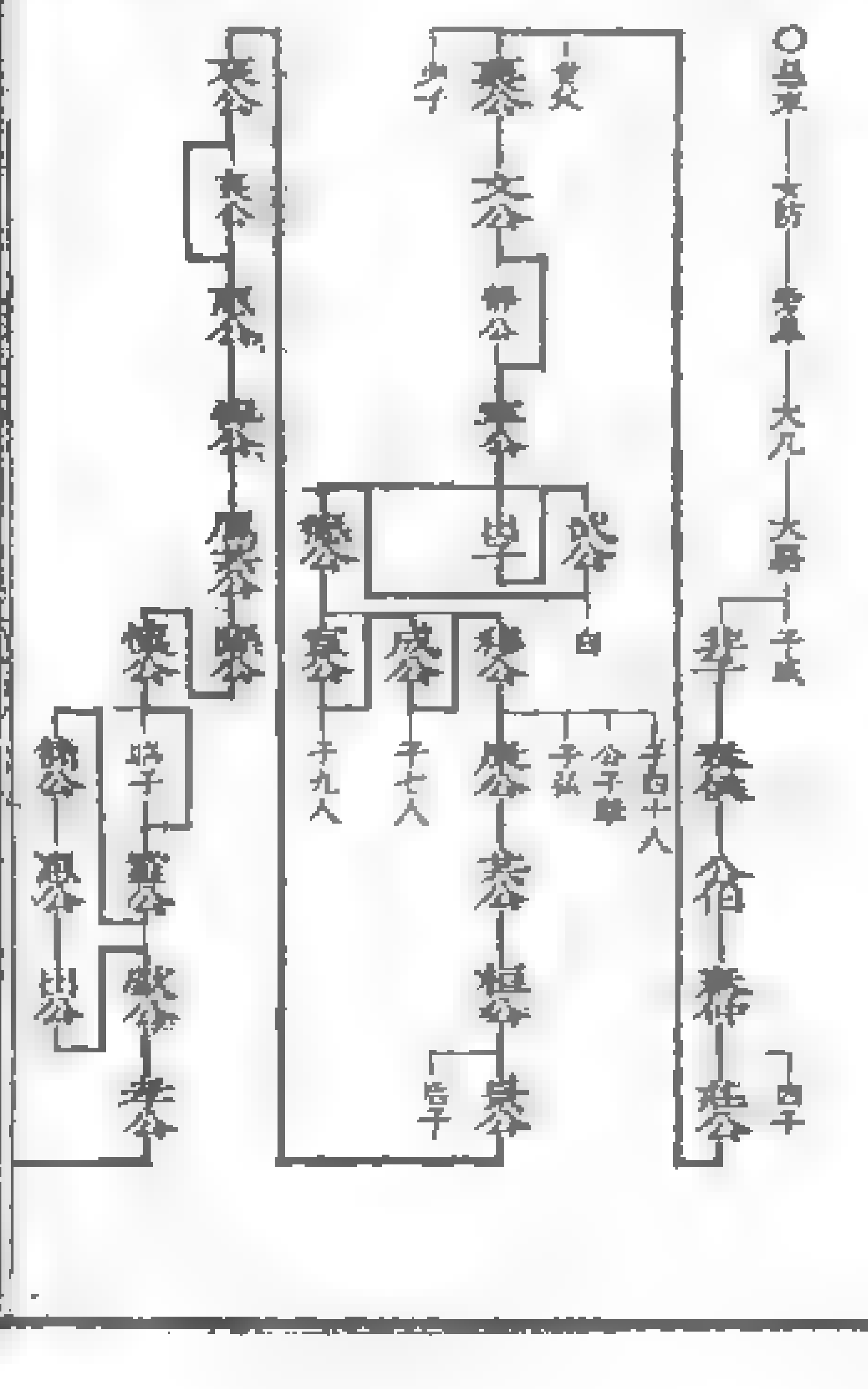


繹史 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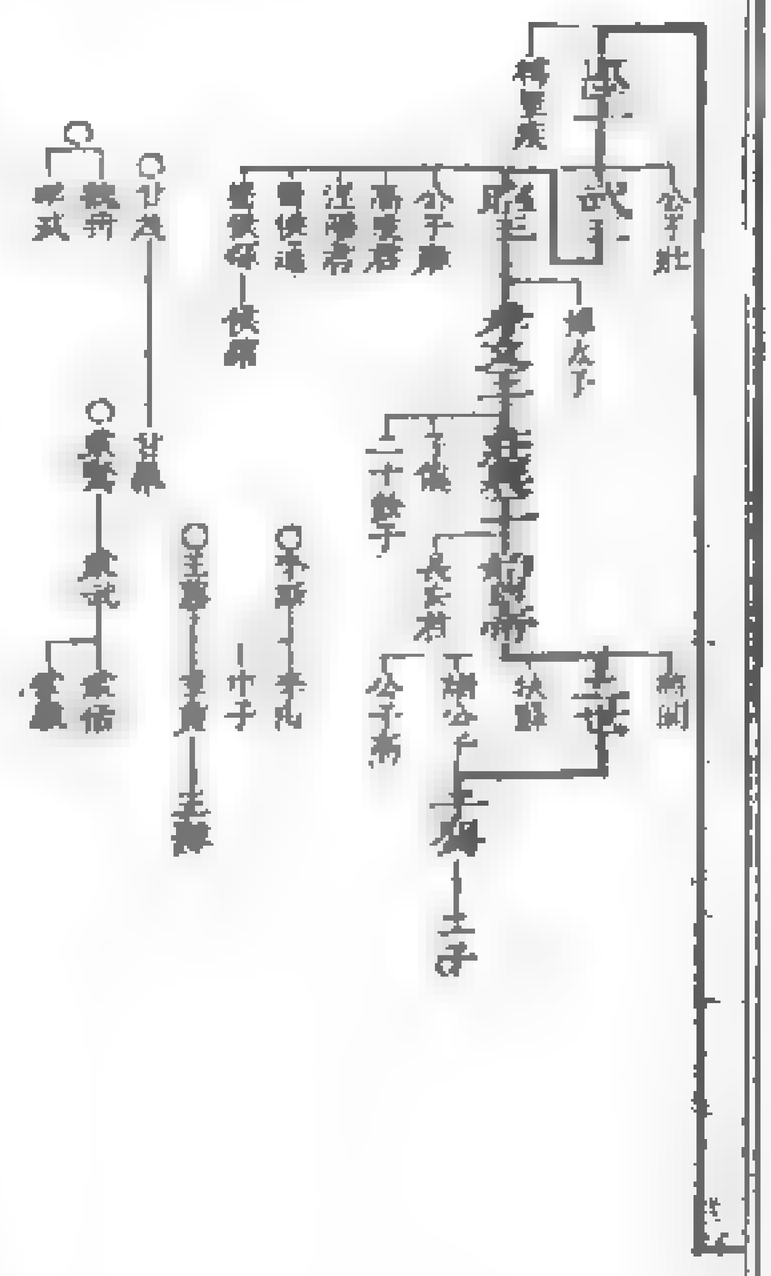


穆公下二十餘人可考者十一人為大夫公子去疾子罕子駟士子孔之子由也其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是
為七穆然羽氏亦鄭穆之後不在七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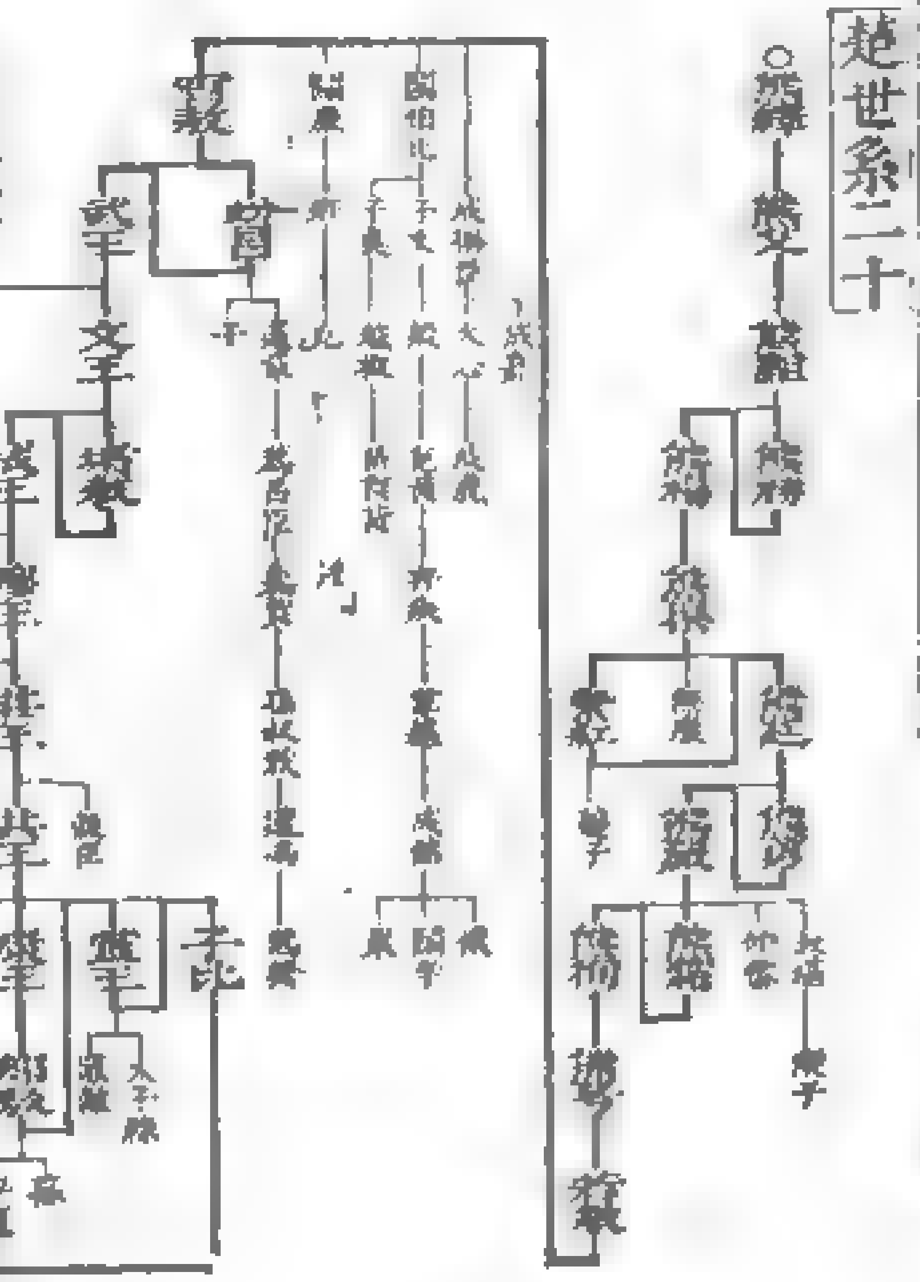
秦世系十九



按史記於始皇本紀之末附載秦紀其君號多有與前異者如寧公作憲公出公作出子武公作… 寧公，厲共公作剌龔公，躁公作…
繹王以下世一字諡同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亦同…
公多一世出公作少主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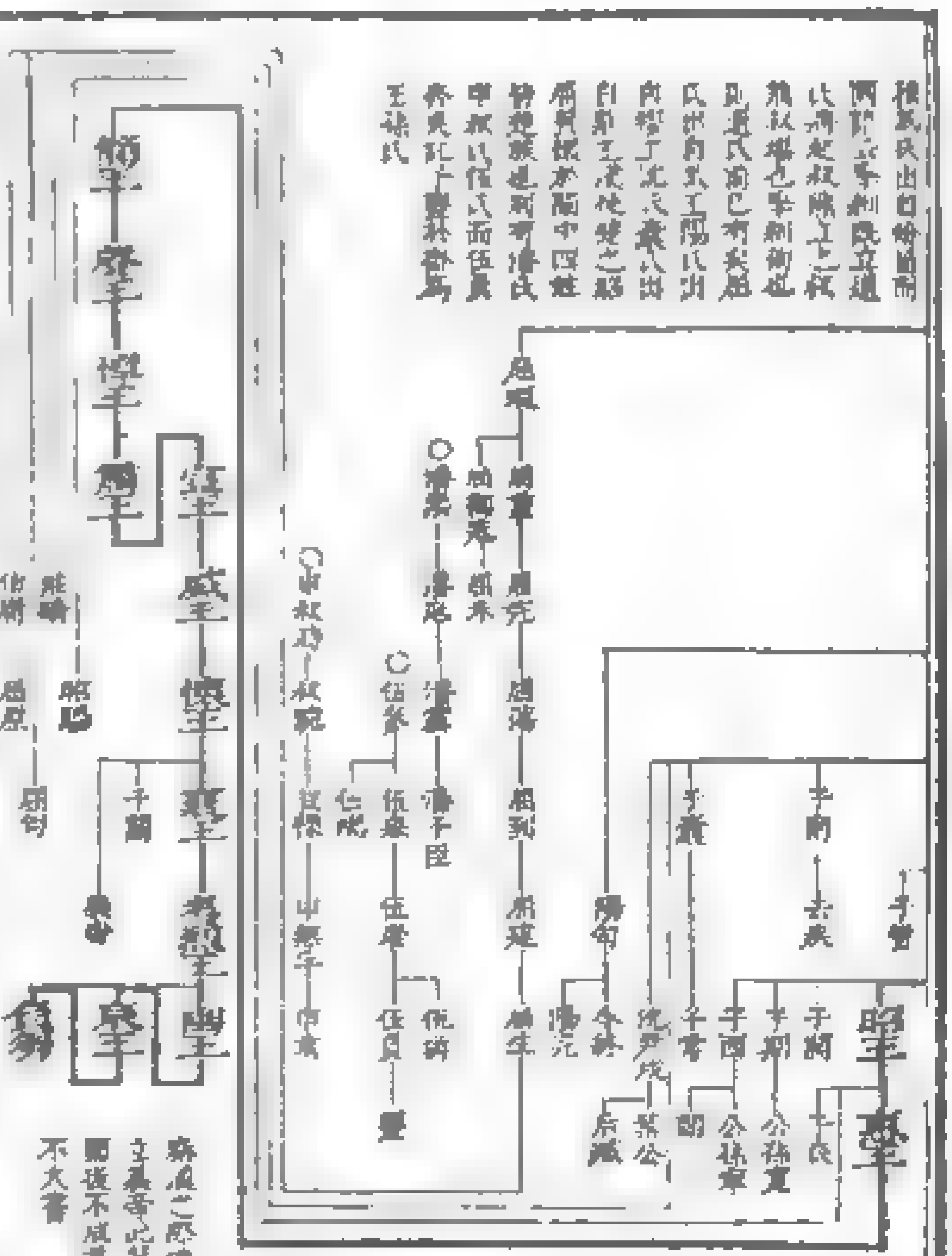


楚世系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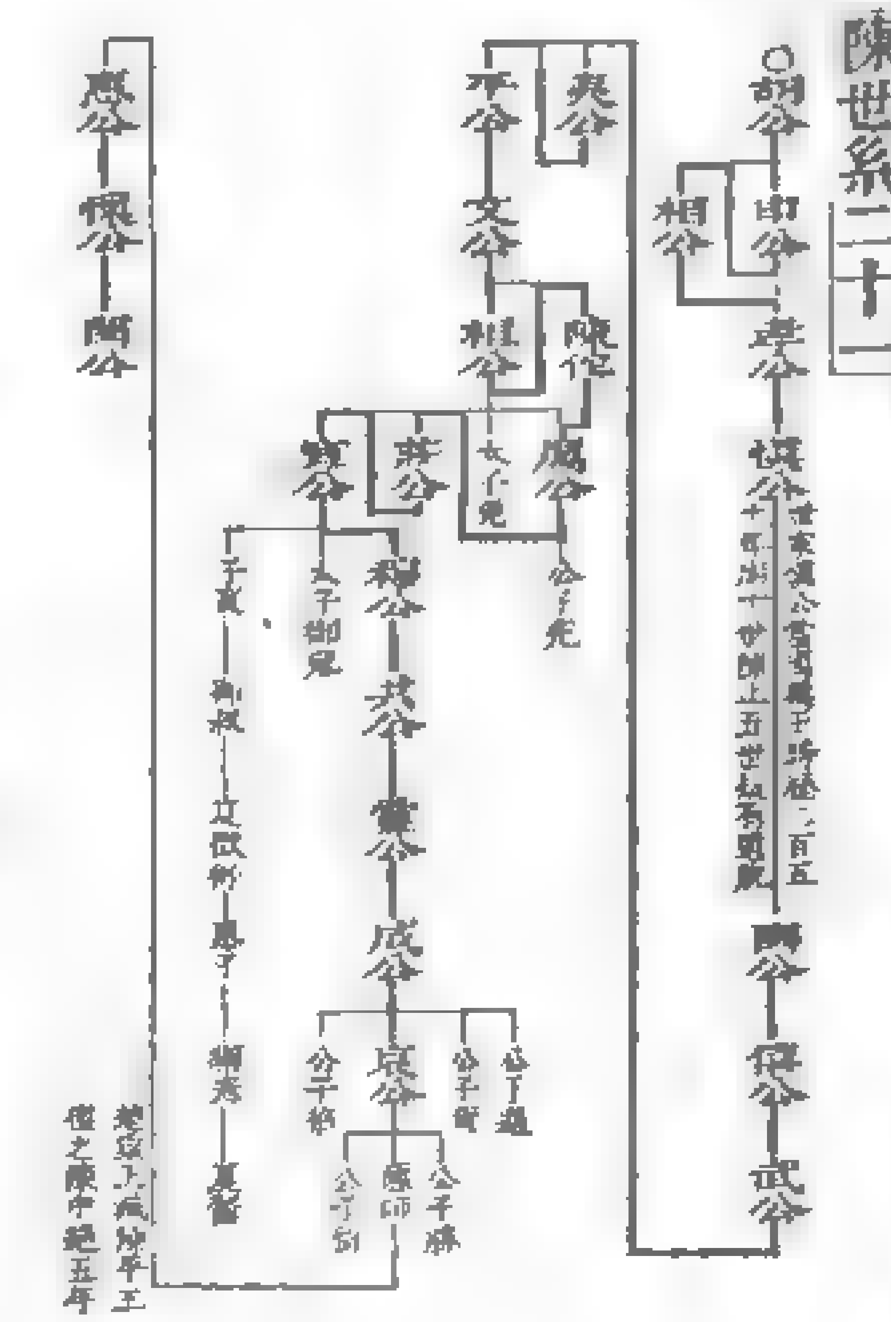


楚同族鬬氏成氏出自若敖氏門氏擇氏閻伯比子克族氏…

按屈氏出自武王子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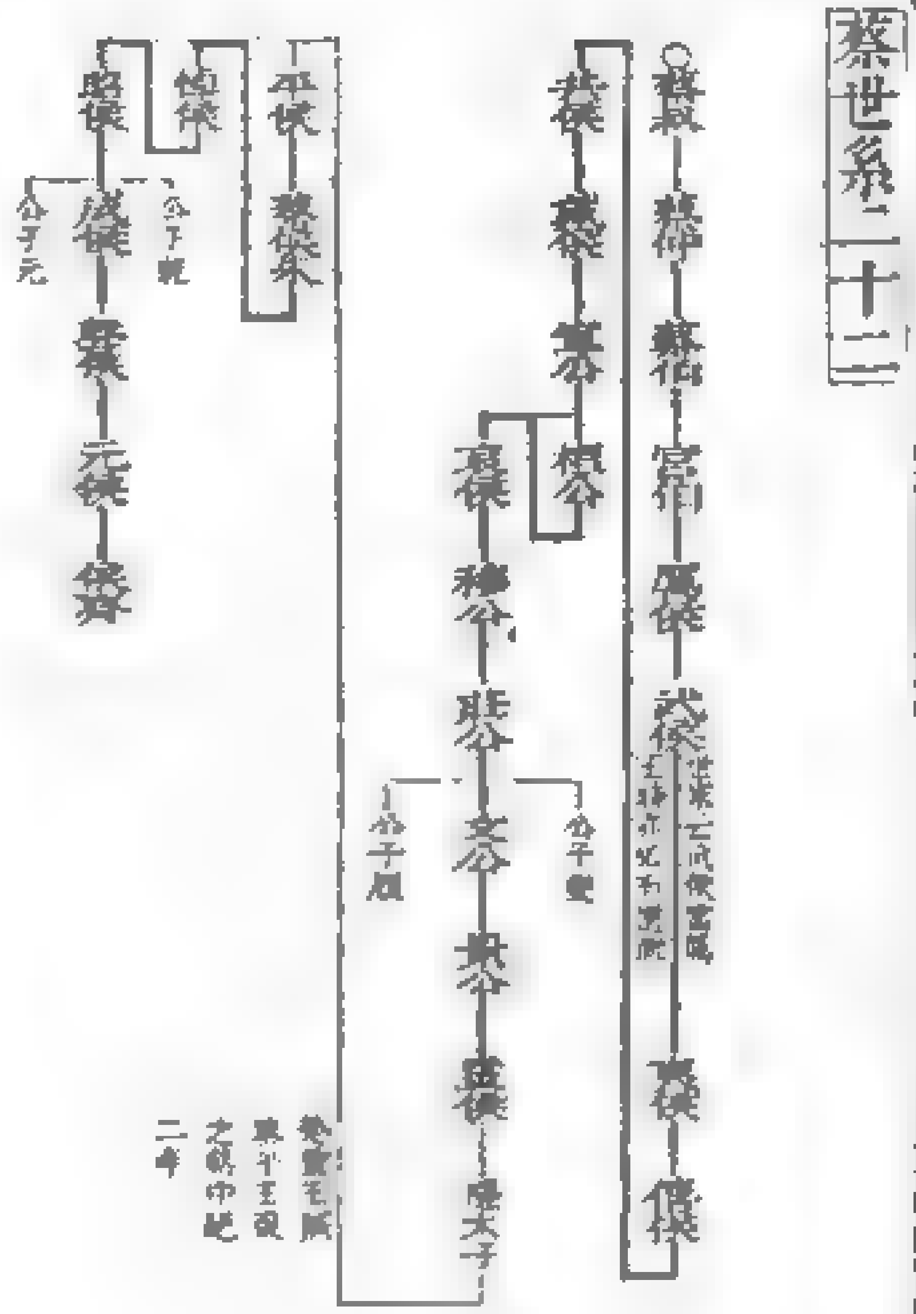


陳世系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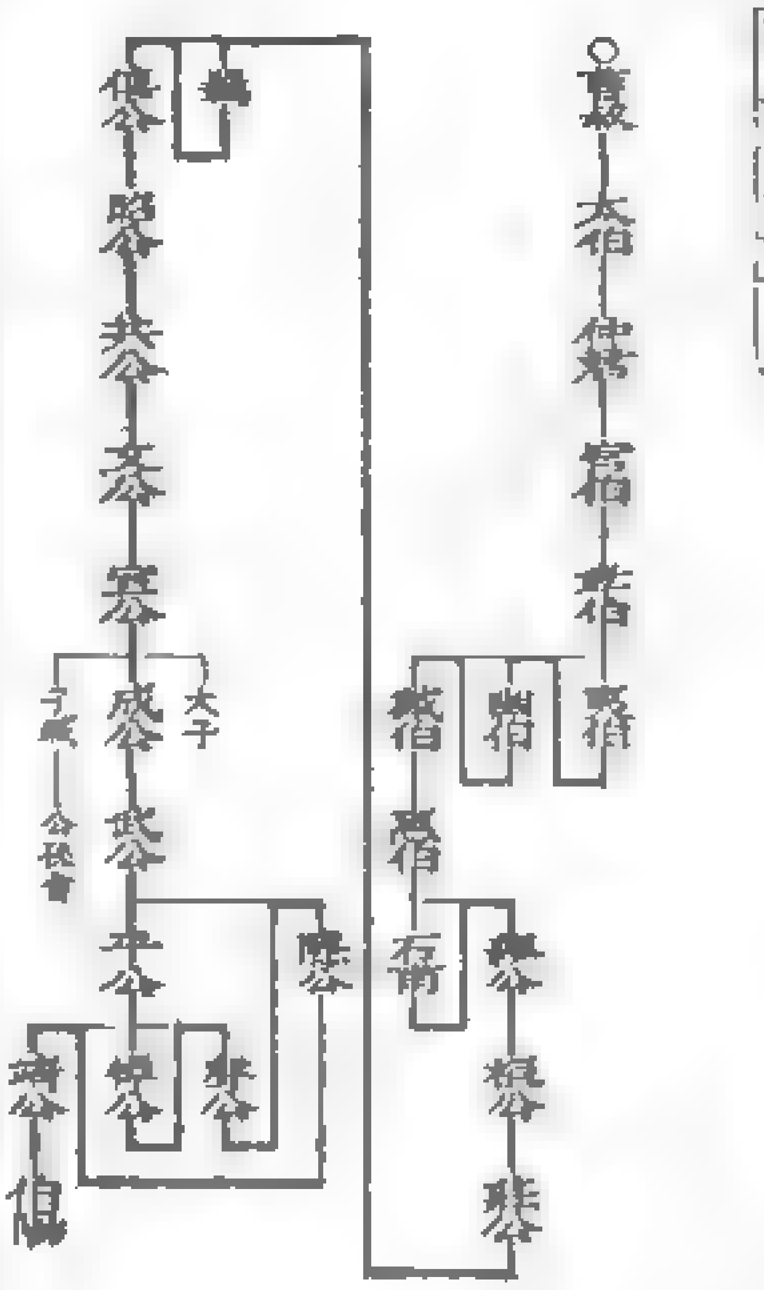
陳左傳五父即陳佗屬陳厲公也史記云陳人殺五父立佗爲厲公又殺厲公立躍爲利公此史氏之誤據也公子完
入齊爲陳氏其後代齊別有田氏傳 厲氏出自靈公孫氏轅氏自成起一族皆書別數云出自申公

蔡世系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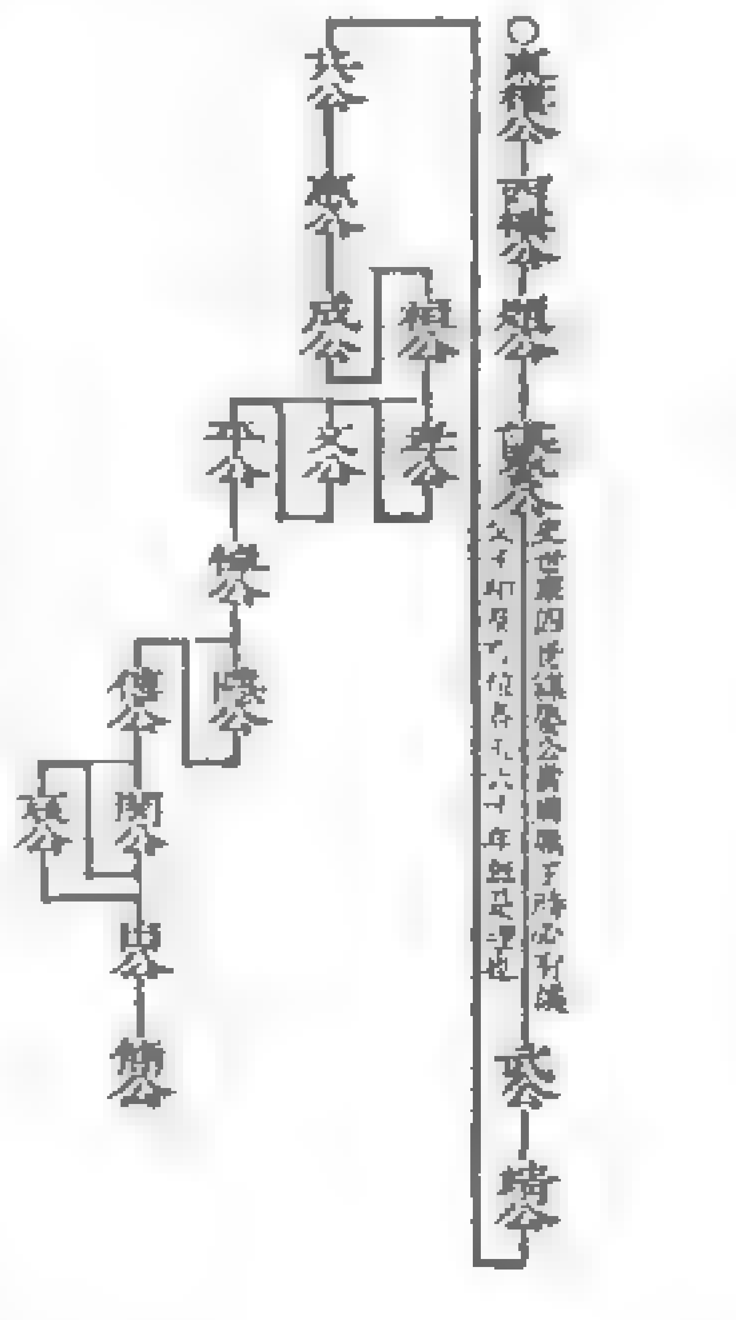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曹世系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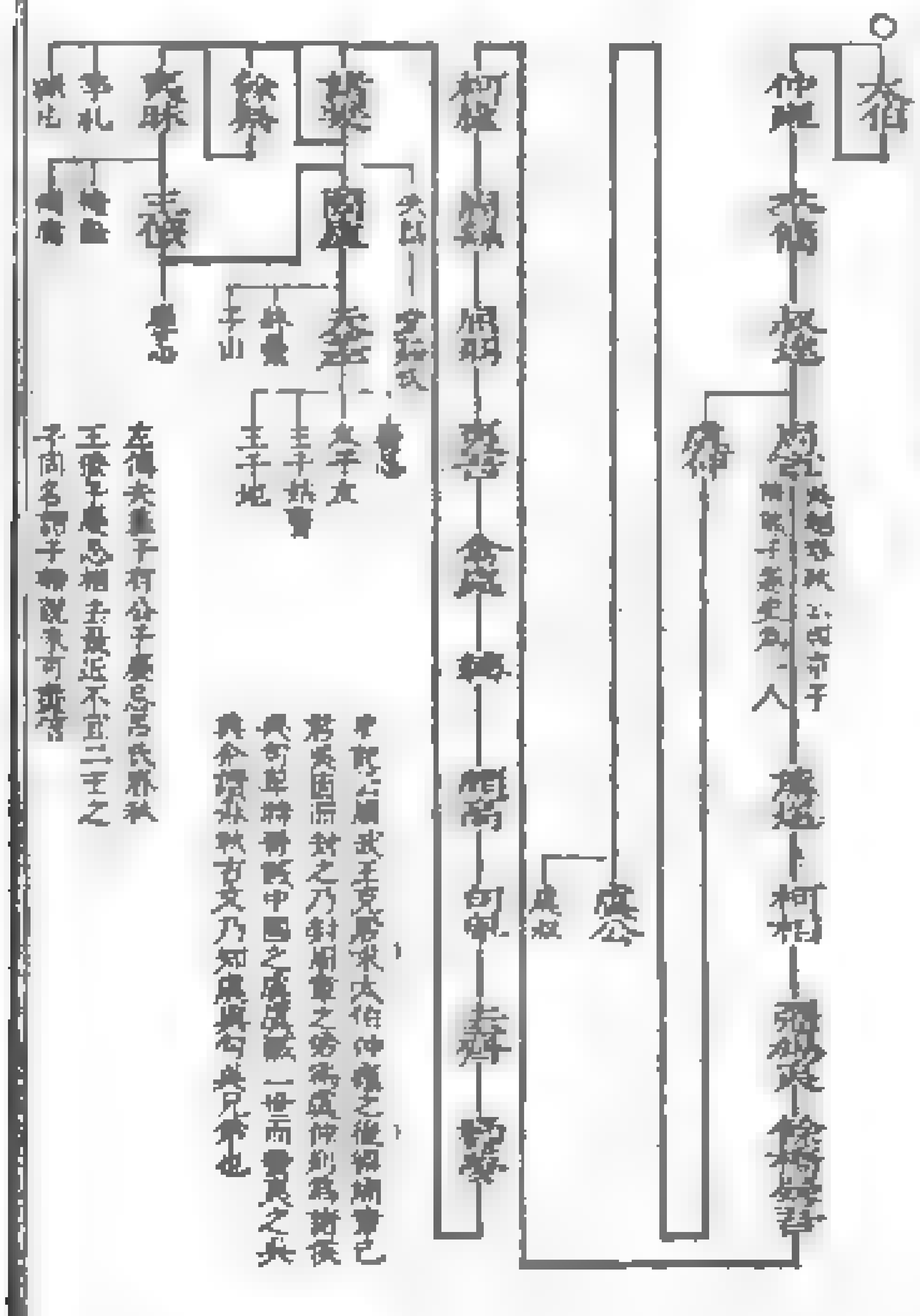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杞世系二十四



[illegible]

吳世系二十五 虞世系附



[illegible]

越世系二十六

○無余（夏少康庶子）

句踐—鼫與—不壽—王翁—王翳—王之侯—無彊

玉—蹇—諸稽—錯枝

莒世系二十七

○茲輿

莒子朱 莒紀公—渠丘公—犂比公—著丘公—郊公—莒子狂

展輿 公子鉏 務婁 茲丕公

邾世系二十八（小邾世系附）

○安—非—成—車輔—將新—儀父（克）—瑣—夏父

邾瑕

邾隱—文公—定公—宣公—悼公—莊公—隱公—桓公

穆公 邾子益 何 邾惣公

友 小邾 犂來 小邾穆公

滕世系二十九

○錯叔繡

滕侯—宣公—昭公—文公—成公—悼公—頃公—隱公

考公—文公

薛世系三十

○奚仲

任

侯—稽

某公—襄公—比—惠公

許世系三十一

○文叔

許男

莊公—僖公—昭公—靈公—悼公—男斯—元公—結

穆公

諸小國世系三十二

○褒

○邢—世子成

○蔡叔—蔡叔—曹叔

○邢蔭—邵叔—邶侯

○庶侯—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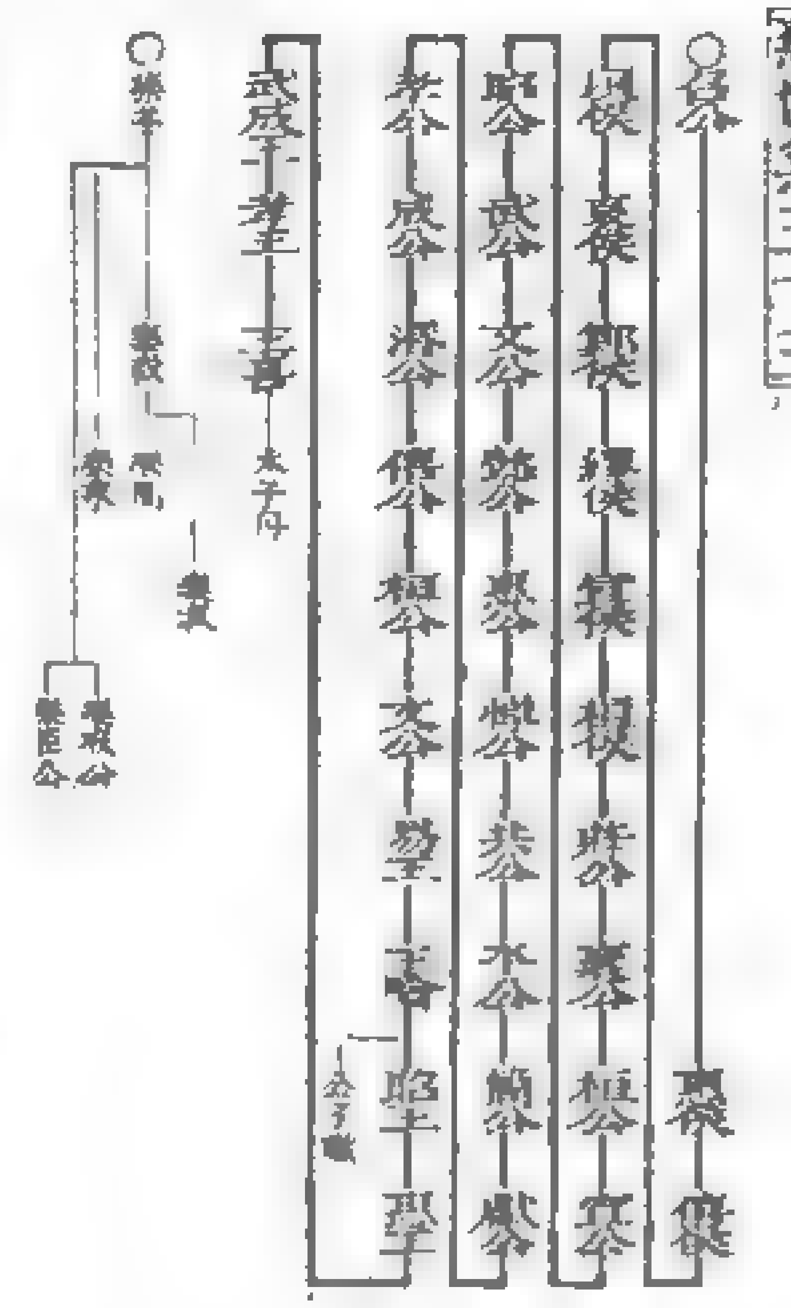
○鄭叔—明叔

○沈子揖—沈子逞—沈子嘉

○胡子髡—胡子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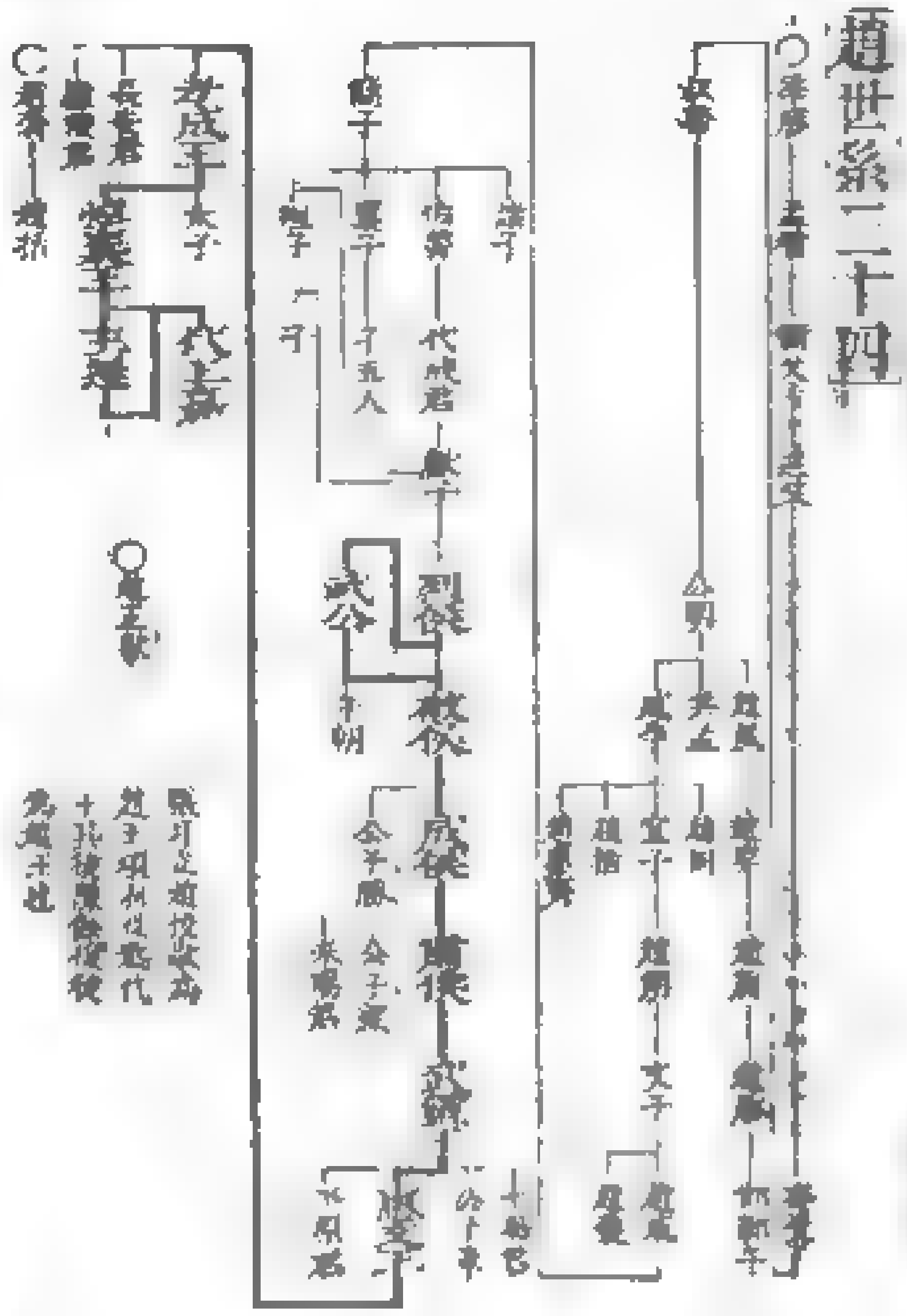
○胡子—鮮虞子—狄子

燕世系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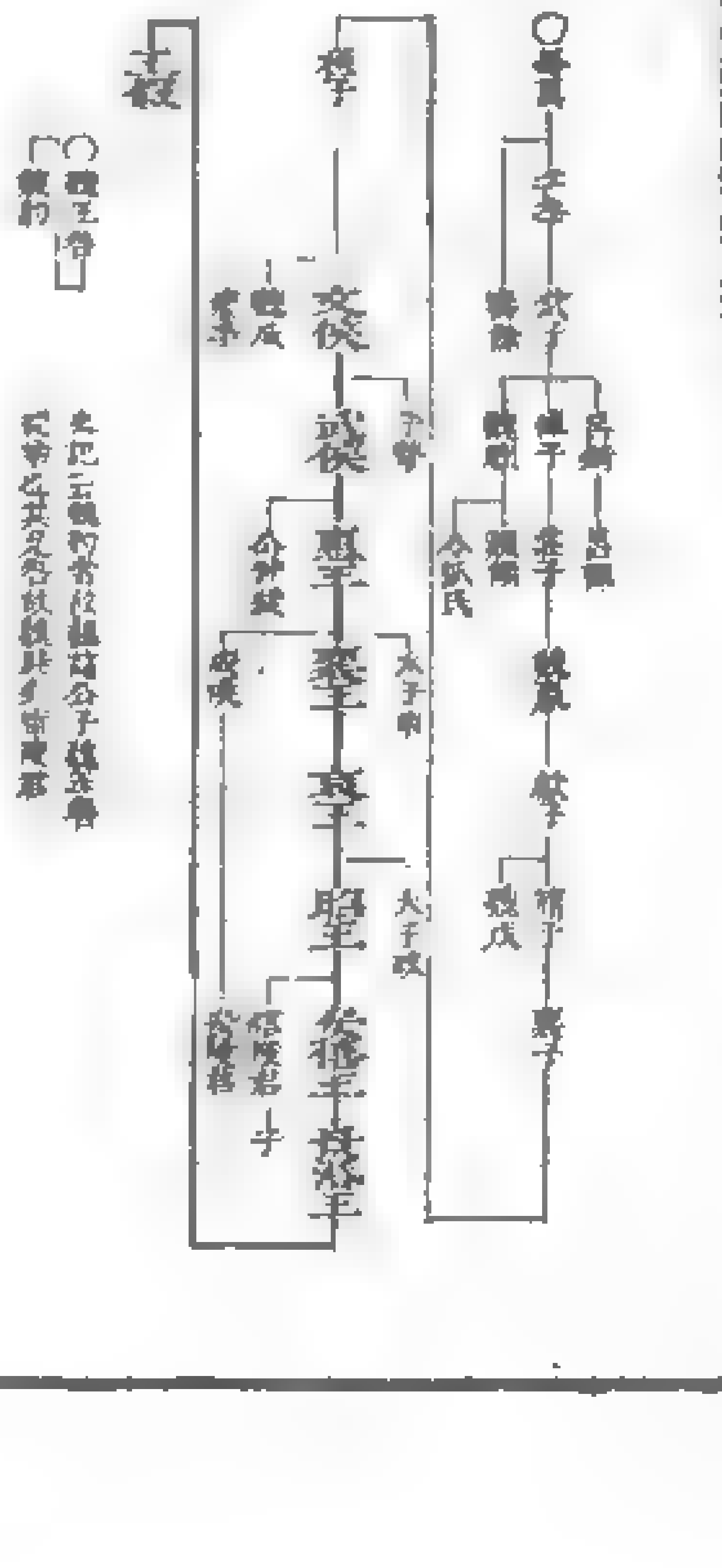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趙世系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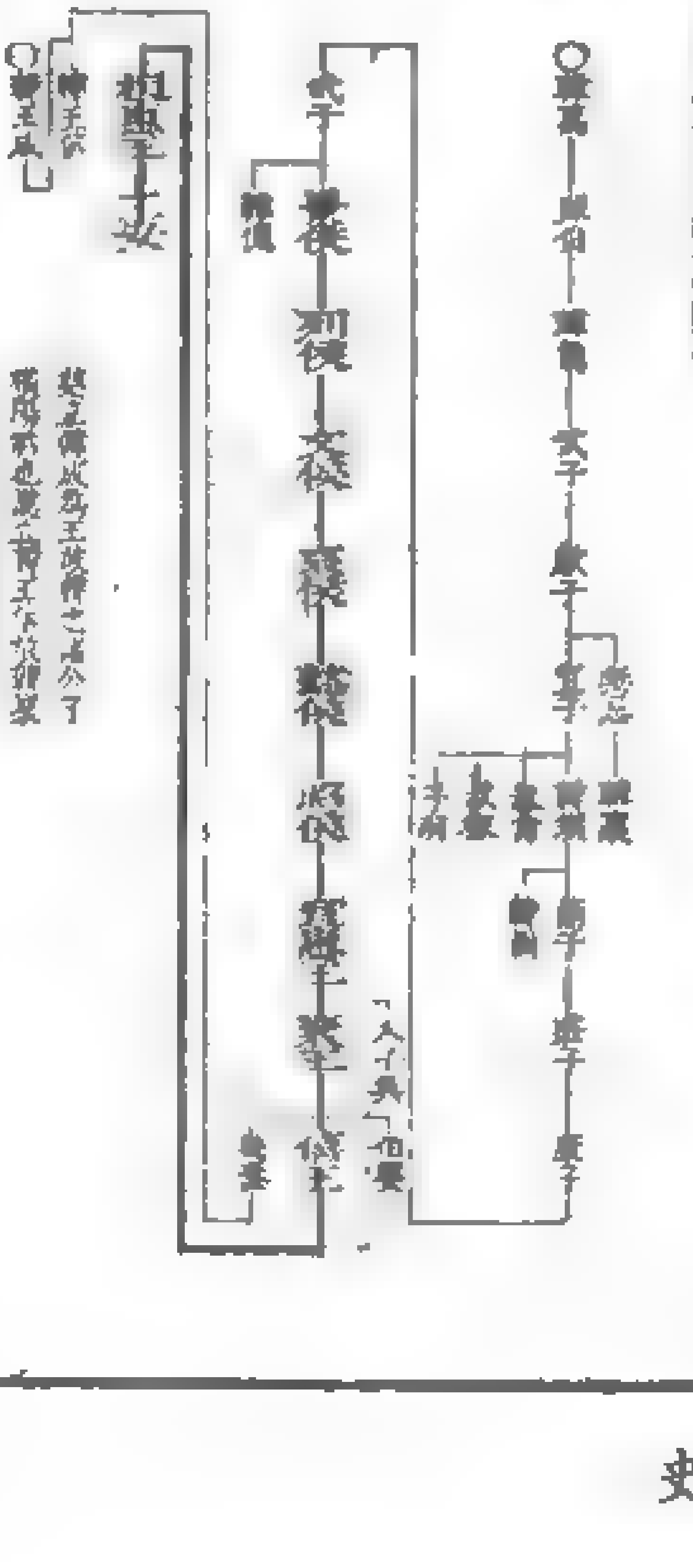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魏世系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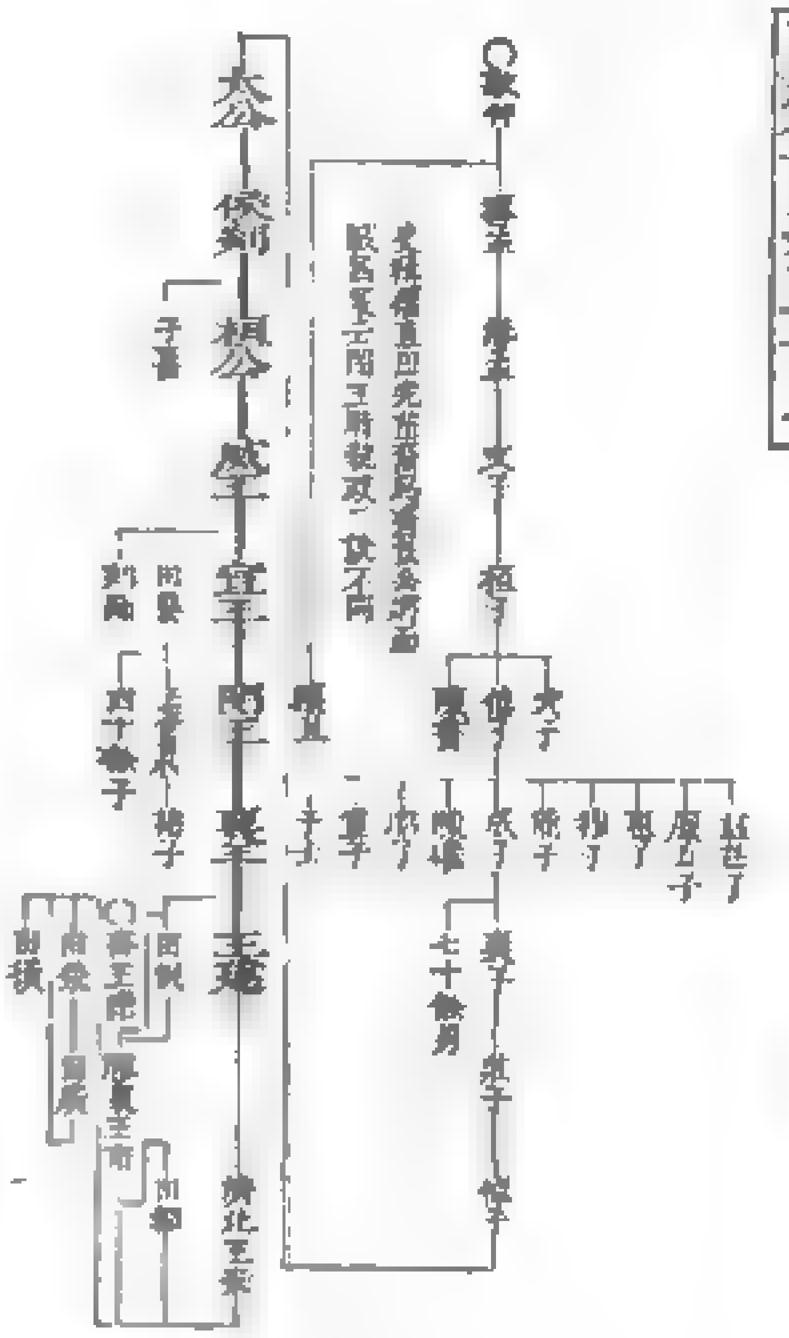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韓世系二十六



[illegible]

田齊世系二十七



繹史　世系圖　[illegible]

[illegible]

繹史世系圖

繹史年表

邃古二皇其文邈矣緯書所稱起自九皇下逮獲麟之年分爲十紀曰九頭曰五龍曰攝提曰合雒曰連通曰叙命曰循蜚曰因提曰禪通曰疏仡有宋羅長源氏號稱博雅謂得丹壺之書叙命已上姓數可知循蜚已下氏號可稽其廣搜旁采用意良勤矣顧參諸皇甫謐譙周諸家所論尤多牴牾勘得而詳究也驌譜繹史唯據周官外史之所掌本尼父繫易之所述斷自庖犧氏始三皇以來紀世共和以後紀年

繹史　年表　一

帝王名號

太昊庖犧氏
風姓[illegible][illegible]人民有天下[illegible][illegible]在位一百十五年表云一百十五年歲云一百六十四年

女媧氏
亦風姓女帝在位一百三十年或云自女媧至無懷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

大庭氏
帝王世紀云以下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

柏皇氏

古侯國

共工氏霸有九州而不王女媧氏誅滅之

中央氏 或云中央氏之後有[illegible]損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祝融氏

混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按燧人氏以前已有有巢氏

葛天氏 或云在朱襄氏後

陰康氏

朱襄氏

無懷氏 一說大庭氏至無懷氏皆在伏羲氏以前

少典氏 古諸侯國炎黃二帝皆其子

炎帝神農氏 [illegible]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云一百四十五年

夙沙氏 其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帝承 一說在帝臨後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

帝臨 一作帝臨魁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

帝明 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 在位四十五年

帝來 一作帝釐在位四十八年

帝哀 一作帝克又作帝襄在位四十二年

帝榆罔
一作帝參盧在位八年黃帝滅之

黃帝有熊氏
公孫姓名軒轅都彭城在位一百年
史記三代世表自此始

黃帝生玄囂　玄囂氏云即少昊氏非
昌意　昌意生顓頊

蚩尤氏　黃帝執于涿鹿誅之

少皞金天氏
黃帝子都曲阜在位一百年或云八十四年
史記以不居帝位

[illegible]

[illegible]少昊氏衰[illegible]者

帝顓頊高陽氏
黃帝孫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或云九十八年

蟜極生帝嚳

顓頊生[illegible]　[illegible]

九黎

帝嚳高辛氏
黃帝曾孫都亳在位七十五年或云六十三年

帝嚳生[illegible]

帝摯
帝嚳子既立不朝在位九年廢

帝堯陶唐氏
帝嚳子摯廢共立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年或云一百年

[illegible]生[illegible]

帝舜有虞氏
黃帝八世孫出瞽瞍[illegible]五帝之中獨不[illegible]黃帝[illegible]在位四十八年或云五十年

[illegible]生帝禹

夏后帝禹
黃帝玄孫姒姓都安邑在位八年

[illegible]

帝啓
在位九年或云十六年

[illegible]

有苗氏　負固不服　舜命禹征[illegible]

[illegible]封[illegible]子朱[illegible]

有扈氏　[illegible]

防風氏　會稽之會[illegible]

帝太康
啓子為羿所距不得反國在位二十九年紀年云四年

帝仲康
太康弟在位十三年紀年云四年

帝相
在位二十八年后羿滅之

寒浞殺羿自立又弑帝相夏後[illegible]中絕四十三年帝少康滅之

帝少康
中興在位二十二年

帝杼
史記作予在位十七年

帝槐
世本作芬在位二十六年或云四十四年

帝芒
一作荒在位十八年或云五十八年

帝泄
在位十六年或云二十五年

帝不降
在位五十九年

相土生昌若　昌若生曹圉　曹圉生冥　冥生振　振生微

昭明生相土

[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

振生上甲微　微生報丁

報丁生報乙

[illegible]日食[illegible]　[illegible]六師征[illegible]

昆吾氏　為侯伯　有仍　少康生焉

有鬲氏　靡奔之

斟灌氏　斟鄩氏

三國夏之同姓為寒浞子澆所滅

過戈　[illegible]之二子

有虞氏　以二姚妻少康

少康封其少子無余

九夷　九夷來御　[illegible]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帝履癸	殷王成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不降弟在位二十一年或云十八年	在位二十年或云八年	不降子在位三十一年或云九年	在位十一年或云三年	在位十九年或云七年世本曰帝皐生發及履癸	是爲桀暴虐成湯伐之放南巢在位五十二年或云三十一年史記曰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契十三世孫子姓伐夏桀遂在位十三年	湯太子太丁未立卒立其弟外丙在位二年	外丙弟在位四年	太丁子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悔過遷復位在位三十三年或云十二年稱太宗
	報乙生報丙		報丙生主壬	主壬生主癸	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				
一鞠曰后稷後數世至不窋		不窋生鞠				鞠生公劉		公劉始國于豳生慶節	
					葛伯　昆吾　韋　顧　三朡　爲成湯所伐國	有莘氏　成湯聘求　事桀王　歷仕殷　成湯聘用　于桐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在位二十九年或云十九年	沃丁弟在位二十五年或云五年	史本紀云太庚子世表云太庚弟在位十七年殷道衰諸侯不至	小甲弟在位十二年	雍己弟在位七十五年稱中宗	太戊仲丁遷都囂在位十一年或云九年	中丁弟在位十五年或云十年	外壬弟徙都相在位九年	遷都耿又徙都邢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六年或云十四年
慶節生皇僕		皇僕生差弗		差弗生毀隃		毀隃生公非		公非生高圉	
						邳　侁　傳曰商有姺邳	大彭氏　豕韋氏　皆商時侯伯在中衰之世		

沃甲	祖辛弟世本作開甲在位二十五年或云五年
祖丁	祖辛子在位三十二年或云九年
南庚	沃甲子在位二十五年或云六年
陽甲	祖丁子在位七年或云四年
盤庚	陽甲弟徙都亳在位二十八年
小辛	盤庚弟在位二十一年或云三年
小乙	小辛弟在位二十八年或云十年
武丁	小乙子得傅說作相在位五十九年號高宗
祖庚	武丁子在位七年或云十一年
祖甲	祖庚弟是爲帝甲在位十六年或云三十三年

高圉生亞圉一云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生侯侔侯侔生亞圉

亞圉生組紺叟作公組紺一云太公諸盩生古公亶父

組紺生太王亶父遷岐始號周一云

伐鬼方 荊所伐

獯鬻侵周太王事之不得免遷岐避之

庚辛	武乙作馮辛在位六年或云四年
庚丁	廩辛弟徙都河北在位三十一年或云八年
武乙	震死在位四年或云三十五年
文丁	史記作太丁紀年云文丁在位三年或云十三年
帝乙	在位三十七年或云九年
受辛	紂在位三十三年或云五十二年史記日湯至紂二十九世竹書云湯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發	后稷十五世孫伐紂滅殷代之都鎬京在位七年
成王誦	周公攝政管叔以殷畔平之七年致政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釗	在位二十六年成康之際兩錯四十年
昭王瑕	在位五十二年南巡不返不赴諱之

組紺生諸盩亶盩生太王

太王生王季歷

王季生文王昌邑考

文王生武王發

西伯文王所伐國 二國實咸 子文王 莘氏

武王伐之 入圖書從武王伐紂者

	周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晉	初封唐叔虞武王子		晉侯燮	
曹	初封叔振鐸文王子		曹太伯脾	
蔡	初封叔度文王子		蔡仲胡	蔡伯荒
楚	初封熊繹			
吳	初封太伯文王之伯			
魯	初封周公旦文王子		魯公伯禽在位四十六年	考公 煬公
燕	初封召公奭			
越				
齊	初封太公望		丁公 乙公	
陳	初封胡公滿舜後			
杞	初封東樓公夏後			
宋	初封微子啓紂庶兄		微仲 宋公稽	
衛	初封康叔武王弟		康伯	考伯

穆王滿

世人戎從服不至　在位五十五年

恭王伊扈

滅密在位十二年

懿王堅

周衰詩人作刺　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方

恭王弟在位十五年

夷王燮

懿王子在位十六年

厲王胡

在位三十七年　遇亂適于彘

共和

庚申以後編年元年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列國非說史記曰周召共政

二年

三年

四年

自共和元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此

秦　初封非子為附庸　秦侯　公伯　秦仲

成侯　夷伯　武侯　仲君

晉　厲侯　靖侯宜臼元年

楚　熊勝　熊楊　熊渠　熊延　熊勇

宋　丁公　湣公　厲公　釐公

衛　康伯　孝伯　嗣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陳　幸公　孝公　慎公　幽公

蔡　蔡叔　蔡仲　宮侯　厲侯　武侯　夷侯

曹　叔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燕　召公　惠侯

甲子五年　楚熊勇卒　熊嚴元年　[?]侯元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曹幽伯彊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陳釐公孝元年

十二年　宋惠公覸元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宣王即位共和罷

甲戌 宣王靖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命尹吉甫伐獫狁	命方叔征荊蠻召虎征淮夷				大旱				
秦仲為大夫誅西戎					[illegible]戎所殺[illegible]之公元年	秦莊公元年			
	弟蘇殺幽伯代立	曹戴伯蘇元年							
楚熊霜元年						楚熊徇元年			
		魯武公敖元年							
	燕僖侯元年								
				齊厲公無忌元年					

甲申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不籍千畝								
						晉穆侯費元年一作弗生			取齊女為夫人
								蔡夷侯所事元年	
王命廢大子括立戲		魯懿公戲元年							
	胡公子攻殺厲公	齊文公赤元年							
				共伯未立事見云[illegible]之	鄭桓公友元年				

甲午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封母弟友于鄭是為鄭桓公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有馬化為人
	鄭 初封 桓公元年								
		伐條生大子仇			伐千畝生子成師				
								熊咢元年	
括子伯御殺懿公自立	魯伯御元年								
				齊成公說元年					
							宋[illegible]公元年	宋戴公元年	

甲辰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王伐魯殺伯御立孝公有馬化為狐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伐姜戎戰于千畝	四十年 料民于太原
		曹惠公伯雉元年							
							楚若敖熊儀元年		
	魯孝公稱元年懿公弟								
							燕頃侯元年		
			齊莊公贖元年						
		陳武公靈元年							

紀年	周	列國
甲寅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晉穆侯卒弟殤叔自立
四十四年		晉殤叔元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幽王涅 元年		太子仇襲殺殤叔自立
二年	三川震	晉文侯仇元年；陳夷公說元年
三年	王取褒姒震三川竭岐山崩	
四年		

紀年	周	列國
甲子 五年	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	秦襄公元年；曹平公[illegible]元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鄭伯爲王司徒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王爲犬戎所殺申[illegible]申侯延平于攜侯殺[illegible]立太子宜臼[illegible]東遷于洛邑	犬戎以兵救周；王始命秦爵侯
平王宜臼 元年	東都洛邑王室[illegible]年	鄭武公掘突元年
二年	晉侯[illegible]大	
三年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甲戌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伐戎至岐死	秦文公元年			營居汧渭之會				
							石甫立弟武殺之	曹穆公武元年	
						蔡共侯興元年		蔡戴侯元年	
				楚霄敖熊坎元年					
	燕哀侯元年		燕鄭侯元年						
		宋武公司空元年							

史 年表 六

甲申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作鄜畤			初有史以記事			大敗戎師取岐西之地		
	曹桓公終生元年								
								蔡宣侯措父元年	
楚蚡冒元年									
			陳文公圉元年						
							杞武公元年		
衛莊公揚元年									

年	記事
甲午 二十四年	作陳寶祠；宋宣公力元年
二十五年	初有三族罪
二十六年	晉昭侯元年封成師曲沃是爲桓叔
二十七年	陳桓公元年
二十八年	鄭莊公寤生元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illegible]
三十一年	蚡冒弟熊通殺其子自立楚武王通元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潘父弒昭侯納成師不克晉孝侯元年

繹史 年表 三

年	記事
甲辰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衛桓公完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illegible]
四十一年	[illegible]
四十二年	宣公[illegible]命立弟和
四十三年	燕鄭侯元年；宋穆公和元年

甲寅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日食周[illegible]交惡	桓王林元年	二年
					鄭莊公二十二年 魯[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取周禾		
			曹[illegible]卒曹人立[illegible]侯元年		文公[illegible]侯二十四年				曲沃伐晉[illegible]立[illegible]侯
					公[illegible]十五年				
					公[illegible]十八年				
					王[illegible]十九年				
			惠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位		公[illegible]元年 公七	二年 夫人[illegible]氏	二年[illegible]氏	四年	元年[illegible]
					公九年				
					公二十三年				
					公二十九年				
					公七年		公[illegible]立[illegible]	公[illegible]元[illegible]公子[illegible]	
					衛[illegible]公十二年			[illegible]州吁自立	衛[illegible]公[illegible]

甲子[illegible]二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周[illegible]易[illegible]田				
		蔡[illegible]公元年	[illegible]侯[illegible]						
晉[illegible]侯元年	曲沃[illegible]伯[illegible]立							曲沃[illegible]侯	晉[illegible]侯元年
			[illegible]侯[illegible]封人元年						
							[illegible]會[illegible]惡[illegible]		
六年	七年	八年[illegible]易田	九年大雨[illegible]	十年	宋[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許公[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元年	三年	四年
東[illegible]							[illegible]公元年[illegible]公		

甲戌十三年 王伐鄭敗于繻葛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太子忽救齊					公卒忽立宋執祭仲立突鄭厲公元年			
				秦出公元年	納芮伯萬于芮				三父殺出公立其兄
		曲沃殺小子侯	晉侯緡元年						
						曹莊公射姑元年			
	伐隨使請王號周不許		[illegible]自稱王	伐鄧		[illegible]		伐羅敗于羅	
五年	六年子同生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大水	十四年
	山戎伐齊								
陳佗殺太子免自立	陳厲公躍元年蔡人殺佗							陳莊公林元年	
				[illegible]公元年					
						太子伋及壽爭死		衛惠公朔元年	

甲申二十三年	莊王佗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周公欲立子克王殺之	五年	六年 葬桓王	七年	八年	九年
祭仲[illegible]	鄭昭公忽元年	二年高渠彌弒公立子亹	子亹元年齊殺之	鄭子儀元年[illegible]					
		蔡季自陳歸	蔡哀侯獻舞元年						
							伐隨卒于師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伐申過鄧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及夫人如齊[illegible]	魯莊公同元年夫人孫齊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illegible]
燕桓公元年							燕莊公元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遷紀三邑		紀季以酅入齊	滅紀		
					宋閔公捷元年				
						陳宣公杵元年			
	公奔齊黔牟立	衛黔牟元年							惠公復入黔牟奔周

甲午十年				七年星隕如雨大水				
十一年				八年	無知弑公自立			
十二年				九年納齊子糾不克	齊桓公小白元年			
十三年			[illegible]伐蔡以蔡侯歸	十年敗齊于長勺	[illegible]滅譚		遷宿	
十四年				十一年	[illegible]		大水	
十五年				十二年			宋萬弑閔公立子游	
僖王胡齊 元年				十三年會齊于柯反侵地	會北杏滅遂		宋桓公御說元年閔公弟	
二年	鄭厲公復入		[illegible]	十四年	會鄄	杞共公元年		
三年				十五年	復會鄄			
四年		[illegible]	伐鄭	十六年	同盟于幽			

甲辰五年		[illegible]武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卒			十七年	齊人殲于遂		
惠王閬 元年取陳后		晉獻公詭諸元年	巴人伐楚		十八年追戎于濟西			
二年五大夫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秦宣公元年		[illegible]		十九年夫人如莒	伐[illegible]		
三年			楚堵敖[illegible]元年		二十年夫人如莒	大災伐戎		
四年鄭虢[illegible]殺子頹[illegible]王					二十一年夫人[illegible]			
五年惠后生子帶	鄭文公捷元年	晉伐驪戎得驪姬	[illegible]		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	陳公子完奔齊田氏始此	杞惠公元年共公弟	
六年		[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		二十三年如齊觀社			
七年				曹僖公[illegible]元年	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八年		殺群公子			二十五年[illegible]大水			
九年		城聚都之			二十六年伐戎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甲寅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虢公敗犬戎神皮						
		侯許					滅霍魏		
				秦成公元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	
	驪姬生奚齊鄭生卓	申生重耳夷吾居山東				作二軍晉滅耿趙夙畢萬元公年薨			滅下陽
			殺子元尹今					楚伐鄭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大無麥禾	二十九年有蜚	十 年	三十二年成伐一年公薨二季立	二十年閔公元年子般弒季友出	二年慶父弒閔公		僖公申元年取濟西田	二年夏不兩
齊侯于鄄盟	伐鄭		伐鄭	伐戎救燕伐山戎公孫		狄滅	遷衛	遷邢于夷儀	城楚丘封衛盟貫江黃
							狄伐	衛文公毀元年	衛戴公中文公燬元年丘楚

甲子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襄王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		十四年周王崩不發喪	二十五年惠王崩太子鄭立是為襄王				戎伐王城秦晉伐戎救王
		鄭伯逃歸不盟							
	伐鄭	執鄭	伐許		侯伐曹共公襄元年	宋襄公茲父立	晉惠公夷吾元年		
	居元夏	伐許							伐黃
三年春不雨夏不雨六月雨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大雨	十一年	十二年
會于鄭	伐陳侵蔡	盟于首止	伐鄭	會于甯母	盟于洮	會于葵丘	伐北戎		會于葵丘
		杞成公元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年	記事
甲戌五年	十三年；[illegible]陽排甫公款病杞孝元年；[illegible]
六年	沙鹿崩；十四年；遷[illegible]
七年	[illegible]獲晉[illegible]原穆公子晉侯歸而[illegible]殺之；蔡莊侯甲午元年；十五年[illegible]伯之[illegible]；[illegible]立[illegible]徐伐厲
八年	[illegible]叔[illegible]召戎伐周；十六年；[illegible]；隕石五六鷁退飛
九年	子周賓子[illegible]秦；十七年[illegible]滅項；公卒五子爭[illegible]立
十年	十八年；[illegible]元年[illegible]；伐[illegible]立[illegible]公[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丁[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執[illegible]子[illegible]之
十二年	入[illegible]；伐[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
十三年	執[illegible]公以[illegible]求；二十一年大[illegible]伐[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子[illegible]公
丁四年	叔帶[illegible]自齊歸[illegible]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子周[illegible]地歸；敗宋子[illegible]；二十二年伐[illegible]取須句；[illegible]公成[illegible]

年	記事
甲申十五年	丁[illegible]立[illegible]公；伐[illegible]；二十三年；伐宋圍[illegible]；杞[illegible]公以[illegible]上[illegible]
十六年	王[illegible]汜叔帶[illegible]居；晉[illegible]文公[illegible]耳；二十四年；[illegible]
十七年	晉納王王入叔帶；[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王；圍原[illegible]子；二十五年[illegible]；[illegible]
十八年	[illegible]；伐[illegible]；二十六年[illegible]伐[illegible]；伐[illegible]；[illegible]
十九年	[illegible]宋；二十七年；[illegible]
二十年	王狩河陽諸侯朝王；城濮[illegible]；[illegible]；二十八年；[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公[illegible]元[illegible]
二十一年	王子虎盟諸侯；[illegible]子；二十九年[illegible]；[illegible]元年
二十二年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年三十；公入[illegible]
二十三年	作五[illegible]；三十一年[illegible]；[illegible]立
二十四年	三十二年；[illegible]

年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五欄	第七欄	第十欄	第十三欄
甲午二十五年		晉陽處父侵蔡 公會晉盟于垂隴 元年 [illegible]		三十三年		
二十六年			太子商臣弑王	魯文公元年		
二十七年		晉[illegible]衛 伐秦	楚穆王商臣元年	二年 不雨 [illegible]公		
二十八年		伐晉 晉不出 [illegible] 救江		三年		衛[illegible]
二十九年		伐秦 [illegible] 滅江 三良 [illegible] 公	滅江	四年		
三十年			滅六 滅蓼	五年		
三十一年		晉以[illegible] 三良 [illegible]		六年		
三十二年		秦康公 [illegible] 公會 元年 [illegible]		七年 [illegible]		襄公卒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三十三年				八年 [illegible]		
頃王壬臣元年 毛伯來求金		救鄭	伐鄭	九年 [illegible]	狄侵[illegible]	

年	第二欄	第四欄	第六欄	第七欄	第十欄	第十三欄	第十四欄
甲辰二年	伐晉	曹文公元年	晉[illegible]	十年 不雨		狄侵宋	
三年			伐麋	十一年 長狄 敗狄于鹹	狄侵[illegible]		
四年	秦伐晉 戰于河曲		[illegible]	十二年			
五年				十三年 不雨			狄侵衛
六年	同盟于新城		楚莊王旅元年	十四年	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懿公元年		
匡王班元年	晉[illegible]			十五年	齊懿公商人元年		
二年		蔡文公申元年		十六年 四不視朔		宋人弑昭公 公子鮑立 文公元年	
三年	伐宋			十七年			
四年				十八年 [illegible]	邾[illegible] 公		
五年	晉[illegible] 公伯伐鄭 元年			宣公倭元年	齊惠公元元年	伐鄭	

甲寅六年	[illegible]宋元；公殺趙盾不討賊公；二年
定王瑜 元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伐陸渾[illegible]王問鼎；三年；赤狄伐齊；[illegible]元自[illegible]諸[illegible]
二年	鄭靈公夷元年歸生弒公；滅若敖氏伐鄭；四年；赤狄侵齊
三年	鄭襄公堅元年[illegible]公元年；五年
四年 逆后于齊	伐陳；六年
五年	會[illegible]；七年；伐秦
六年	救秦[illegible]六[illegible]郤缺為政；伐陳滅舒蓼；八年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七年	會[illegible]伐陳；伐鄭；九年取[illegible]；伐秦殺[illegible]治[illegible]
八年	晉景公據元年林父為政會伐[illegible]；十年大水[illegible]；陳夏徵舒弒其君；衛穆公遫元年
九年	會[illegible]伐鄭；伐陳[illegible]徵舒[illegible]入[illegible]；十一年；齊頃公無野元年伐莒

甲子十年	楚子[illegible]我鄭[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二年；伐陳
十一年	殺先縠；伐宋；十三年；伐莒
十二年	伐鄭；圍宋；十四年；殺孔達
十三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伐赤狄滅潞氏[illegible]子[illegible]氏[illegible]元年；平宋；十五年初稅畝[illegible]生；平及楚
十四年 成周宣榭火	滅甲氏留吁士會為[illegible]；十六年大[illegible][illegible]年
十五年	郤克為政；十七年；四國大夫東[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十六年	[illegible]侯[illegible]元年；十八年公薨逐東門[illegible]
十七年 敗于茅戎	[illegible]共王審元年；成公黑肱元年作丘甲
十八年	伐[illegible]子[illegible]伐[illegible]；令尹子重[illegible]救[illegible]；二年伐[illegible]取[illegible]田；四國伐齊敗于鞌；伐齊
十九年	伐許；始作六軍伐[illegible]；三年新宮災；郤[illegible]；宋共公固元年衛定公臧元年[illegible]名

繹史　年表　卷十六

甲戌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簡王夷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任伯歸晉復命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伐許	鄭悼公費元年 如楚		鄭成公睔元年 悼公弟		晉執公 許	立公子繻為君 鄭人歸之			
									晉伐鄭 執鄭伯 伐秦
晉伐 [illegible]	梁山崩 晉遷于新田	晉遷于新田	晉伐鄭	晉伐[illegible]	晉侯伐[illegible]	公立 齊州蒲	晉厲公州蒲元年	晉伐秦	[illegible]
					伐莒入鄆				
	吳始入楚 四世 [illegible]	吳壽夢元年	伐鄭	伐鄭 [illegible]					
四年 [illegible]	五年 [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六年 [illegible]	七年	八年 [illegible]	九年	十年 [illegible]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齊靈公環元年			
				伯[illegible]					
		衛[illegible]							

繹史　年表　卷十六

甲申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靈王泄心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伐宋		鄭僖公惲元年		
	晉景公[illegible]元年								
	晉[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行	晉悼公周元年 [illegible]	圍宋 [illegible]	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illegible] 戎[illegible]
晉[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伐鄭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十五年	十六年 [illegible]	十七年	十八年	四年 [illegible]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宋平公成元年					
				伐[illegible]					
								陳[illegible]	陳[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公元年	宋[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甲午 五年
楚王后			索后子角		王叔伯輿爭政 [illegible]				
				晉[illegible] 良[illegible]	[illegible]		鄭[illegible]公嘉元年	子[illegible]獻公	
				伐晉					
秦伐	晉[illegible]子自十二[illegible]	荀[illegible]伐[illegible]二[illegible]		晉[illegible]伐會	會[illegible]丁[illegible]伐	伐鄭[illegible]十	晉[illegible]丘	知[illegible]為政會[illegible]	
子[illegible]為令尹	楚[illegible]王昭元年伐吳敗		伐宋		伐[illegible]	伐鄭	伐[illegible]		
	會[illegible]向	[illegible]元年			會[illegible]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illegible]	十二年[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	十年	九年公[illegible]子[illegible]	八年	七年[illegible]	六年
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七年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公[illegible]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甲辰 十五年
	齊人城郟	穀洛鬭							
入[illegible]			晉[illegible]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為[illegible]			伐[illegible]
[illegible]武[illegible]立	會[illegible]	欒[illegible]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會[illegible]	[illegible]會[illegible]	[illegible]	晉[illegible]為[illegible]伐[illegible] 之	大[illegible]晉[illegible]		[illegible]公元年會[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遂伐[illegible]為令尹[illegible]	伐吳		[illegible]為令尹	子[illegible]為令尹		伐鄭	伐鄭		
二十[illegible]年[illegible]九年	二十四年大[illegible]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illegible]子生	二十一年[illegible]	二十年	十九年[illegible]公元年	十八年	十七年[illegible]	十六年[illegible]
[illegible]立[illegible]	伐[illegible]	伐[illegible]晉[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十九年	[illegible]	伐[illegible]又伐[illegible]	伐[illegible]
	杞文公[illegible]元年								
								伐[illegible]	
獻公[illegible]入									

甲寅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景王貴

元年 王殺弟佞夫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illegible]

甲子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原伯絞奔郊 成景 甘悼公之族

十六年

十七年

[illegible]

甲戌十八年 太子壽卒 穆后崩

一

鄭平公須元年

太子建取秦女 許之

十五年 公如晉

十九年

一

六 鄭 ...

太子建 ... 王 ... 元年

十六

伐徐

二十年 有星孛于大辰

晉頃公去疾元年 ... 伐陸渾

公子 ... 十七

二十一年 毛得殺毛過 ... 大

鄭 ...

十八年

宋 ...

二十二年

一

曹悼公午元年

太子建 ...

十九年 ... 公元年

伐莒

二十三年

二十

二十四年

蔡侯朱元年 ... 楚

二十一年

二十五年 王子朝作亂 ... 立敬王

蔡侯東國元年

二十二年

敬王丐

元年 王居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三年

二年 子朝入鄩

蔡昭侯申元年

滅巢 二十四年

甲申三年

一

曹 ...

二十五年 伐 ...

取 ...

杞悼公成元年

宋 ... 公 ... 元年

四年 王入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五年

曹 ...

楚昭王 ... 元年

二十七年

六年

滅 ... 曹 ... 公 ... 元年

二十八年

七年

... 公 ... 元年

二十九年

八年

三十年

九年

晉定公午元年

三十一年

十年 ... 城成周

三十二年

伐越

吳始 ...

十一年

... 公 ... 元年

十二年 ... 公

伐 ...

年	記事
甲午十三年	杞殺[illegible]頭；討楚 蔡如 [illegible]新 伐楚；三年 如晉 至河 復
十四年	盟召陵 謀伐楚 [illegible]公孫姓帥師滅沈 吳入郢 [illegible]；四年；[illegible]王[illegible]；杞悼公[illegible] 立[illegible]之
十五年	使殺子朝于楚；殺[illegible]；齊[illegible]公元年；秦師 救楚 [illegible]吳師；五年 陽虎 執季桓子；越入吳；陳懷公柳元年 杞[illegible]公元年
十六年	子朝餘黨作亂 奔晉；[illegible]；[illegible]；六年 [illegible]公元年
十七年	晉納王；納王；七年；[illegible]；[illegible]
十八年	王[illegible]；[illegible]；八年 陽虎入讙陽關；伐鄭 [illegible]公 [illegible]；[illegible]
十九年	曹伯[illegible]元年；九年 陽虎奔齊；[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二十年	鄭[illegible]公元年；十年 會齊 夾谷 孔子相；會[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一年	十一年 [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二年	十二年 墮[illegible]都 孔子行

年	記事
甲辰二十三年	趙鞅[illegible] 氏中行氏；十三年 [illegible]；越允常卒 句踐立；伐晉 孔子來 [illegible]之 [illegible]
二十四年	石尚歸脤于魯；滅頓 伐越 [illegible]年；十四年；越王句踐元年 吳伐越；孔子來 [illegible]；太子蒯聵出奔宋
二十五年	滅胡 吳王夫差元年
二十六年	圍朝歌 中行[illegible]；圍蔡 入[illegible]；越行成 [illegible]；伐晉
二十七年	戰鐵 [illegible]；遷州來 [illegible]；[illegible]年 伐[illegible]；公[illegible]
二十八年	元年 [illegible]公元年 [illegible]；出公輒元年 [illegible]
二十九年	[illegible]公元年；大夫[illegible]；四年 [illegible]
三十年	趙鞅[illegible] 中行氏；蔡侯[illegible]元年；五年；[illegible]子 [illegible]
三十一年	[illegible]陳 伐陳 六年 [illegible]；[illegible]
三十二年	楚昭王卒 元年；七年 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齊[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敬王	
三十三年	宋滅曹執曹伯[illegible]；八年吳伐我[illegible]；[illegible]
三十四年	伐陳；元年；杞閔公維元年
三十五年	[illegible]伐齊；伐陳伐齊十年[illegible]；齊人弑悼公[illegible]；伐鄭
三十六年	伐齊十一年[illegible]；簡公壬元年
三十七年	[illegible]十二年用田賦；伐宋
三十八年	取宋師；[illegible]會[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入吳[illegible]
三十九年	十四年[illegible]；[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
四十年	[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illegible]
四十一年	白公[illegible]；十六年孔子卒；[illegible]
四十二年	滅陳[illegible]；十七年[illegible]；[illegible]

敬王 / 元王 / 貞定王	
四十三年	[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
四十四年	史記四十四年，史表以是年為元王元年；[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
元王仁 元年	[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
二年	[illegible]；二十一年[illegible]；[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二十二年；[illegible]
四年	楚人[illegible]；二十三年；[illegible]
五年	[illegible]；二十四年[illegible]；[illegible]
六年	[illegible]；二十五年[illegible]；[illegible]
七年	[illegible]；二十六年；[illegible]
貞定王介 元年	[illegible]；二十七年[illegible]；[illegible]

甲戌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越見	遊[illegible]		知伯伐鄭 趙襄子 知伯	晉出公 河 子 李悝	齊宣公 名 元年	鄭 伐 大 取其 王			四卿分范中行地 出公奔齊 道死 哀公 立
魯悼公寧元年三桓勝		世 衛悼五年 其 衰	秦 年 元 元年			杞出公 元年			越不壽 元年

甲申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秦伯出公 知伯 立 哀公 其	晉 公 元年	衛 公	鄭共公 丑 元年	晉知伯 韓魏 三 分其地	鄭 公 二十 出	左 元年 公	年 元	公 子 元年	越王 年 元
田常死 子 代 世本	晉 公 元年			田 使 人 大夫 三		史 立	年 元	杞 公 元年	

年	記事
丙午二十二年	楚滅蔡 蔡侯[illegible]不葬 叔[illegible] 記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滅[illegible]陳 丁[illegible]安[illegible] 起至[illegible]；楚[illegible] 乞[illegible]不 記
二十五年	伐[illegible] 晉[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六年	日食 見[illegible]
二十七年	[illegible]元年
二十八年	王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叔襲殺之自立是為思王少弟嵬殺思王自立；[illegible]反；紀年因[illegible]子立史記[illegible]不[illegible]子
考王嵬元年	封弟揭于河南是為西周桓公；紀年[illegible]文[illegible]初立[illegible]在[illegible]王[illegible]年
二年	
三年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年	記事
甲辰四年	[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	
六年	六月[illegible] 日月食
七年	
八年	[illegible]見；[illegible]公元年
九年	
十年	楚簡王仲元年[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二[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紀年[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公立；[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十二年	
十三年	[illegible]公元[illegible]年

年	記事
甲寅十四年	會背伐[illegible]于建立
十五年	西周桓封少子班于鞏為東周；公子繁弑君自立
威烈王午元年	懷公[illegible]大臣共立其孫；[illegible]襄子[illegible]立[illegible]孫[illegible]卒[illegible]；[illegible]公元年
二年	秦靈公元年；公己年；魏文侯斯元年[illegible]
三年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
四年	靈公作上下畤；[illegible]駘為[illegible]公元年
五年	
六年	趙[illegible]國[illegible]立其子[illegible]
七年	晉幽公[illegible]元年魏城少梁[illegible]平[illegible]氏
八年	秦魏戰少梁；越滅郯

年	記事
丙子九年	秦[illegible]城[illegible]初以君主妻河；魏[illegible]城少梁
十年	[illegible]氏[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田[illegible]伐晉[illegible]民[illegible]于巳；公孫[illegible]自[illegible]
十二年	秦靈公卒[illegible]年；中山武公初立
十三年	[illegible]河[illegible]下；[illegible]河[illegible]內[illegible]在；田白伐晉[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公元年[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伐[illegible]出[illegible]民；田白伐[illegible]陽
十五年	越王[illegible]田白伐晉[illegible]一[illegible]城
十六年	王[illegible]伐[illegible]人長[illegible]城；田[illegible]伐[illegible]子[illegible]代立[illegible]
十七年	初令[illegible]伐[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立；[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世[illegible]作[illegible]
十八年	[illegible]城[illegible]初[illegible]中山伐秦[illegible]；公[illegible]伐[illegible]；伐[illegible]

甲戌十九年
取鄭負黍
魏斯受[illegible]王[illegible]
子子夏友元年
田子方為
段干木[illegible]
式

二十年
魏以吳起
守西河
門豹為鄴
令李克守
上黨
翟以魏成
相趙以分
仲連相

會鄭伯西城伐
鄭取[illegible]丘

二十一年
田會以廩丘反

二十二年
齊康公貸元年

二十三年　通鑑始自是
九鼎震初命晉卿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韓　魏　趙
[illegible]公二十二年　公十七年　景侯六年
文侯斯二十二年
烈侯籍六年
公七年　十一年　公三年
齊康公二年
宋悼公[illegible]元年　公十一年

二十四年
盜殺聲王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安王驕　元年
伐秦[illegible]王
王盟元年
狐

二年
鄭圍陽翟
[illegible]晉伐[illegible]至乘丘

三年
王子定奔晉
秦惠公元年
韓烈侯取元年
虢山崩壅河
趙武侯元年

四年
殺相駟子陽
圍鄭

甲申五年
盜殺韓相俠累

六年
駟子陽之黨弒繻公

七年
鄭康公乙元年
宋休公田元年

八年
救秦取注[illegible]
齊取魯最
伐魯取最

九年
伐鄭伐韓取負
城酸棗

十年
晉孝公傾元年

十一年
伐韓宜陽取六邑
田和遷康公海上食一城奉表在和元年

十二年
取魏襄陵

十三年
敗齊于平陸
田和與魏楚衛會濁澤求為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

繹史 年表 三七 (upper page)

- 十五年：取陽南鄙。文侯卒，吳起奔楚，以爲相。
- 十六年：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秦出公元年。
- 十七年：韓伐鄭取陽翟。魏伐鄭。
- 十八年：秦獻公元年。齊田和卒。
- 十九年：敗趙于兔臺。
- 二十年：日食晝晦。
- 二十一年：楚悼王卒，宗室大臣作亂，射中王尸。肅王臧元年。
-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
- 二十三年：趙魏韓伐齊。
- 二十四年：鄭殺其君。

繹史 年表 三八 (lower page)

- 二十五年：晉孝公元年。蜀伐楚。
- 二十六年：韓魏趙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
- 烈王喜元年：魏敗趙。齊威王元年。韓滅鄭。
- 二年：
- 三年：燕伐齊林營。
- 四年：
- 五年：
- 六年：韓懿侯卒。
- 七年：魏惠王元年。韓昭侯元年。趙成侯伐衛。
- 顯王扁元年：

甲寅二年

三年
與魏會宅陽 [illegible]

四年
伐宋取儀臺

五年
賀秦
敗晉石門 天子賀

六年

七年
與魏戰少梁 [illegible] 虜其太子 [illegible]
[illegible]敗孔子會

八年
秦孝公渠梁元年下令求賢者
魯[illegible]入秦
[illegible]父公元年

九年
天子致胙
衛成侯元年 [illegible]名[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以 [illegible]見王

甲子十二年
宋取我黃池 魏取我朱
封鄒忌 成侯 紀年是年 [illegible]公卒 [illegible]王立

十三年
[illegible]會[illegible]
趙王與燕會阿與齊會平陸 [illegible]元年 宋會平陸

十四年
與趙會杜平
[illegible]取之
與[illegible]會 [illegible]子[illegible]

十五年
[illegible]魏少梁
[illegible]敗我 [illegible]

十六年
伐魏取[illegible] [illegible]立
[illegible]公申元年
魏拔我邯鄲 與魏戰桂陵 [illegible]

十七年
衛鞅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諸侯圍我襄陵 築長城塞固陽

十八年
伐魏取[illegible] [illegible]歸趙邯鄲 [illegible]陽

十九年
取小[illegible] 為田開阡陌 [illegible]十一縣
成侯卒 公十[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年
[illegible]元年

二十一年
初為縣 如秦

年	記事
戊午 二十二年	公子范襲邯鄲敗死
二十三年	[illegible]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魯景公偃元年
二十六年	天子致伯
二十七年	秦率諸侯來朝 諸侯會于逢澤朝天子 中山君爲相 史記魏年表襄王立非
二十八年	馬生人 齊敗魏于馬陵虜太子申殺龐涓 孫臏敗龐涓馬陵
二十九年	衛鞅伐魏誘魏公子卬封鞅爲商君 [illegible]衛鞅虜公子卬
三十年	楚威王商元年
三十一年	秦孝公薨商君反誅 二年

年	記事
甲申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申不害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卒 韓[illegible]人 [illegible] 三年
三十三年	三年天子賀行致胙 太立社已 孟子來[illegible]王言仁義 四年 與魏會河南
三十四年	三年王冠 [illegible]重歸 五年 與魏會[illegible]
三十五年	列國稱王[illegible]年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illegible] 二十六年[illegible] 蘇秦說燕[illegible]合從 四十五年會徐州相王
三十六年	五年[illegible] 三十七年 [illegible] 四十六年
三十七年	六年[illegible] 三十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三十八年	七年[illegible] 四十年 九年 [illegible]年
三十九年	八年魏入河西少梁 四十一年 十年 三年
四十年	九年敗魏[illegible] 四十二年 十一年[illegible] 四年
四十一年	十年敗魏[illegible] 四十三年[illegible]先年 五年 宋君偃元年[illegible]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慎靚王定 元年	二年	三年
十一年[illegible]	十二年初[illegible]	十三年初[illegible]王	十四年[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王	三年[illegible]出[illegible]	四年	五年王北[illegible]河上	六年	七年五國[illegible]
四十四二年	四十五三年	四十六四年	四十七五年	四十八六年[illegible]	四十九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一九年	五十二十年[illegible]	十五年[illegible]王十一年[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初[illegible]王	十一年[illegible]	十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元年	二年	三年[illegible]
六年	七年	[illegible]八年	九年	[illegible]十年[illegible]王元年	十一年	[illegible]十二年[illegible]	十三年[illegible]	十四年	十五年[illegible]

四年	五年	六年	赧王延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illegible]	九年[illegible]	十年	十一年[illegible]	十二年[illegible]	十三年[illegible]	十四年[illegible]	十五年[illegible]	十六年[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
十六年二年	十七年二年	十八年四年	十九年[illegible]五年	二十年六年	二十二年七年	八年	九年[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	二十一年[illegible]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illegible]	十七年[illegible]	十八年[illegible]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	三年	四年
[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	[illegible]十七年	十年[illegible]十八年	十一年十九年[illegible]	十二年[illegible]十一年	十四年一年	十五年三年	十六年四年	十七年五年	十八年六年

丙寅八年　四年拔韓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五年秦十二年太子質於秦　二十二年　五年　十九年王朝秦　十七年

九年　元年秦拔武遂復與韓武遂　六年　十三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年　八年

十年　一年魏冉相　七年　十四年　二十四年　秦來擊　七年　二十一年戰中山　九年

十一年　八年　十五年　二十五年　八年　二十二年　十年

十二年　四年秦昭王九年秦取我新城楚懷王入秦　十六年　二十六年　九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一年

十二年　五年　十年　十七年　會秦王太子横亡歸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十四年　十二年

十四年日食晝晦　六年韓魏齊伐楚　十八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十三年伐楚

十五年　七年　十二年　十九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二十六年　十四年　太子來質

十六年　八年秦取楚八城　十三年　二十年　三十年楚懷王入秦　十三年　二十七年　十五年

十七年　九年取楚十六城　十四年　二十一年　頃襄王元年　十四年　二十八年　十六年

甲子十八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懷王亡走趙不納秦追之以歸　十五年　二年　十七年

十九年　十一年　十六年　二十三年　懷王薨于秦　公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八年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七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十七年　四年主父　十九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二年　一年　二十年　十八年　五年　二十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二年　六年　十九年　六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四年　七年　二十年　七年　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五年　八年　二十一年　八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六年　九年　二十二年　九年　二十四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七年　七年　十年　二十三年　十年　二十五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八年　八年　十一年　二十四年　十一年　二十六年

戊辰二十八年　二十年　九年　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十二年　二十五年　十二年　二十七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十年　十年秦十三年　伐河內　魏獻安邑予秦　年　二十六年　十三年　二十八年　[illegible]

三十年　二十二年　[illegible]　十一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年　二十七年　十四年　二十九年　[illegible]城五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與秦三晉燕擊齊　[illegible]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五年　年　十五年　五國擊齊濟西　[illegible]入臨淄　三十年　[illegible]王走莒　[illegible]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十三年　十三年　秦兵至大梁　十六年　年　二十九年　十六年　[illegible]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大水　十七年　三十年　十七年　二年　[illegible]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十五年　十五年　[illegible]　十八年　年　二十一年　十八年　秦[illegible]　三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白起敗趙軍　斬首三萬　[illegible]　十六年　十六年　十九年　[illegible]漢北上庸地　年　二十二年　十九年　[illegible]　四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年　白起取楚鄢　[illegible]　十七年　十七年　二十年　年　二十三年　二十年　五年　[illegible]

三十七年　二十九年　白起拔楚郢　[illegible]　為南郡　十八年　十八年　二十一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年　六年

甲申三十八年　三十年　起封武安君　[illegible]　十九年　十九年　二十二年　[illegible]　二年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九年　三十一年　二十年　[illegible]　二十三年　[illegible]　江南　[illegible]十五邑　三年　二十三年　八年

四十年　三十二年　[illegible]　以和　二十四年　四年　二十四年　九年

四十一年　三十三年　伐魏　[illegible]　二十五年　五年　二十五年　十年

四十二年　二十四年　白起[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六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七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illegible]　二年　二十八年　[illegible]元年　二十八年　十三年

四十五年　三十七年　[illegible]　七年　三年　二十九年　二年　二十九年　十四年

四十六年　三十八年　[illegible]　八年　四年　三十年　三年　三十年　十五年

四十七年　三十九年　九年　[illegible]　五年　三十一年　四年　三十一年　十六年

甲午四十八年　四十年　六年　十年　二十二年　五年　卒　三十二年　二十七年

四十九年　四十一年　秦太后薨　穰侯歸陶　七年　十一年　秦拔我邢丘　二十三年　六年　卒　三十三　二十八年

五十年　四十二年　秦以范雎為相　拔我三城　八年　十二年　二十四年　七年　頃襄王卒　十九年　楚太子完立　是為考烈王元年　以黃歇為相　封春申君

五十一年　四十三年　九年　拔我　分爲　秦十三年　二十五年　八年　二年　齊王建元年

五十二年　四十四年　十年　學者太行　秦十四年　二十六年　太子在秦　亡歸即位　以黃歇為春申君　九年　二年　三年

五十三年　四十五年　十一年　白起伐韓上黨　守馮亭以上黨降趙　十五年　秦發卒　元年　春申君相　十年　四年　以上黨降　益兵取之　二年

五十四年　四十六年　王之南鄭　十二年　十六年　二年　十一年　五年　發兵　秦圍邯鄲　取上黨　四年

五十五年　四十七年　白起破趙長平　坑降卒四十萬人　十三年　十七年　三年　十二年　六年　趙代廉頗　將兵大破秦軍　五年

五十六年　四十八年　攻武安君　與應侯有隙　十四年　孔斌相　魏九月去　十八年　四年　十年　七年　六年

五十七年　四十九年　使王齕代　將圍邯鄲　十五年　信陵君　救趙　十九年　五年　春申　將兵救趙　十四年　八年　信陵君　春申君　七年

甲辰五十八年　五十年　白起死　王齕代　將圍邯鄲　信陵君　救趙　十六年　二十年　六年　孝王　九年　八年

五十九年　五十一年　秦王取西周　魏舉兵救　周王赧入秦　盡獻其邑三十六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七年　三年　十年　九年

五十二年　秦取九鼎　十八年　二十二年　八年　兩周　楚徙鉅陽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三年　十九年　二十三年　九年　元年　燕王喜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四年　二十年　二十四年　十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五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五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六年　二十二年　二十六年　十六年　十二年　四年　燕趙　五年　十四年

秦孝文王　元年　即位三日薨　二十七年　十七年　五年　十六年　十五年

秦莊襄王　元年　二十八年　二十四年　六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君王后

三年　二十五年　十八年　七年　十八年　十七年

甲寅									
二年王齕擊上黨置太原郡五國卻我兵	秦始皇帝政元年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二年	三年大飢蒙驁取韓十二城	四年伐魏	五年蒙驁取魏二十城初置東郡	六年五國共伐秦	七年彗星見夏太后死	八年嫪毐封長信侯	九年彗星見嫪毐作亂反誅遷太后夷三族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年信陵君率五國兵敗秦河外	三十一年	二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景湣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八年	二十七年	十八年	二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趙拔我武遂方城	十一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九年秦取我上黨	二十年	二十一年取魏繁陽使樂乘代廉頗奔魏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衛					

甲子									
十年呂不韋免相齊趙來置酒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	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擊楚不韋卒	十三年桓齮擊趙平陽殺扈輒斬首十萬	十四年韓王請為臣韓非使秦李斯殺韓非	十五年興兵一軍至鄴	十六年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取其地	十八年王翦伐趙	十九年王翦滅趙虜王遷之邯鄲秦王之邯鄲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八年獻南陽地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魏景湣王六年	七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楚幽王悍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王負芻元年	二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趙悼襄王九年	趙王遷元年	二年	三年秦拔我宜安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秦虜趙王遷	代王嘉元年太子嘉自立為代王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衛君角元年	

甲戌

纂史　年表　三十

二十年燕使荊軻刺王覺之王假楚王負芻元年二十八代王嘉三十八年

荊王不中發兵元年　二年太子元年

翦王翦擊燕圍薊　丹遣荊軻刺秦

二十一年拔薊燕二年　二年秦取我十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王走遼東還復攻之王賁擊荊伐楚　敗　年王保遼東斬丹首獻

二十二年王賁引河灌大梁虜魏王假降秦三年　三十年三年　同十年

李信兵敗王翦將兵伐楚　殺之

二十三年虜荊王負芻其將項燕　四年秦兵取蘄不勝項燕死　三十一同年　同十一年

二十四年虜楚　五年秦虜王負芻滅楚　三十二年　同十二年

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擒燕王喜還兵攻代得代王嘉　六年秦滅代

二十六年秦滅齊　王后勝召十餘年不受兵后卒后勝受秦金勸王朝秦

二十六年王賁攻齊得齊王建初并天下自號為皇帝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為鍾鐻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　四十四年王賁攻齊王建降秦遷于共

二十七年作信宮南臨渭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封泰山禪梁父遣徐市入海求神仙還彭城使人沒水求九鼎過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因赭其山入

二十九年東遊張良令人以鐵椎擊之誤中副車郡縣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自上黨入

甲申

纂史　年表　三十一

三十年

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微行遇盜蘭池關中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年之碣石巡北邊由上郡入使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

三十三年南戍五嶺北築長城

三十四年下令燒詩書

三十五年益發徒作阿房宮坑諸生四百六十人于咸陽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于上郡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上會稽並海至琅邪而崩於沙丘丞相斯趙高矯詔立少子胡亥更以書賜扶蘇蒙恬死

秦二世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自碣石至會稽還復作阿房宮陳勝吳廣起兵蘄

子嬰沛公項梁皆起兵為楚人

君相　與項　不起

二年章邯破陳勝兵至河北圍鉅鹿殺李斯夷其族趙高為丞相

甲午

三年趙高作亂二世自殺兄子子嬰立殺高夷三族沛公入秦子嬰出降爲項羽所殺秦亡

自庖犧氏至周赧王二百十四世自共和元年庚申至秦二世三年甲午六百三十五年

繹史太古
第一部

開闢原始

列子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illegible]

[illegible]

淮南子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五運歷年記　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里肌肉為田土髮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甿 [illegible]

真源賦　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

萬五千六百年

始學篇　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 [illegible]

易通卦驗　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德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illegible]

春秋保乾圖　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

始學篇　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 [illegible]

春秋命歷序　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

淮南子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 [illegible]

繹史　卷一　三

始學篇　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為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illegible]）

文子　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自居吏民於文者無國歷寵歷錄嗣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具不備也（○春[illegible]）

春秋元命苞　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為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二曰五龍紀（[illegible]）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四曰合雒紀（○四姓）五曰連通紀（○六姓）六曰敘命紀（○四姓）七曰循蜚紀（○二十二氏）八曰因提紀（○十三氏）九曰禪通紀（[illegible]）十曰疏仡紀（[illegible]）

三墳　太古之人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穀啖蟲魚草木之實而男女構精以女生為姓始三頭謂之合雒紀生子三世合雒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群居連通從強而行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為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相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

繹史　卷一　四

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此與元命苞所說相異[illegible]）

始學篇　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illegible]）

古史考　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鱉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說號曰燧人（[illegible]）

尸子　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illegible]）

論語摘輔象　燧人四佐明由驍升毅必育受稅俗成傳受古諸順丘受延嬉燧人出天四佐出世（[illegible]）

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三復斯言而知稽古之難信考論者之無徵也夫二子者生當周季去古未遠而已歎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亦迂誕哉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萬彙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為之王者由是君道立

矣第文字未興史官未設伊昔之政教約束固甚簡略也孰能默識傳述俾歷世罔或失墜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壽之不齊今猶古矣黃帝在位百年繼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多歷年所頗不數見也何獨洪濛之辟皆身歷運會抑堯舜齊聖朱均不移武周並生管蔡用昧高陽高辛氏之子有才有不才矣安得九頭五龍德皆神異分理寰區無或殂落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哉信如十紀之說名不雅馴爲緯之所難言即所稱二百二十六萬餘年分爲十紀則紀約二十餘萬年因提六十八世禪通九十餘世世當得三千年而一姓或止二三世則是享年有永祚世爲不長也疏仡始黃

帝以訖獲麟不過二千年耳方之以前修短不倫忽焉與繹史春秋同時絕筆何其舛與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堙埒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戎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稽於政治罔賚於問學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旁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尚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繹史卷一　太古第一

繹史卷二　太古第二

皇王異說

【爾雅】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白虎通】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尚書刑德放】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illegible]】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

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illegible]】德象天地爲帝仁義所生爲王

【風俗通】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

【春秋繁露】德備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

【獨斷】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白虎通】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上接稱天子明以爵事天

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
說文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本董子說（春秋繁露文）王 [illegible] 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
淮南子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蠉飛蝡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 [illegible]

新論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
風俗通易稱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黠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illegible]
管子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呂氏春秋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
獨斷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
潛夫論世傳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 [illegible]
尚書大傳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白虎通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

禮含文嘉三皇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春秋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
白虎通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

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風俗通〕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實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意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卽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也殷者中也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風俗通〕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湯者攘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

五帝無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於天下無爲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三皇五帝人之恒言也尚書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黃帝以上爲三皇少昊以下爲五帝五帝既沒三王繼統三王世衰五霸遞興是以論世者必稱三五其來久矣太史公作五帝本紀首黃帝而無少昊氏說者曰少昊不居帝位率易師以理西方信然則月令何以列少昊爲金行之帝鄒子自述其祖何得言繼黃帝而立也自遷之書出遂令言三皇者欲備其數而不得則紛然聚訟或曰燧人或曰女媧或曰祝融矣夫遷之所本者帝繫與世本也然而帝繫世本或出於周末采錄固有不可依據者舜祖虞幕見於左氏國語者明甚而脫漏失紀是豈可盡信乎且遷之所記往往乖剌疑誤合重黎而爲一是楚有二祖也齊爲四岳之裔又爲伯翳之後是齊亦有二祖也以伯翳爲皐陶之子秦趙方興何臧孫有不祀之歎伯翳佐禹治水以馴服鳥獸卽書所謂益作朕虞孟子所謂使益掌火者矣史於本紀旣兩岐其名於世家又分爲二人何其謬邪故益之爲翳亦猶昊之爲皡伏羲之爲宓戲嚳之爲佶紂之爲受與夫契之爲禼垂之爲倕皐陶之爲咎繇仲虺之爲偪或爲鸓或爲薜伯冏之爲臩君牙之爲雅古文之通用類然皆謂之二人可乎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今三皇之書泯闕五帝僅存二典易敘庖犧氏以來略舉之而不悉俾後世無所折衷無怪乎人人異端牴牾更僕未可問也伯夷之作秩宗虞書載之而以爲四岳姜姓之祖庭堅高陽氏之才子也而以爲咎繇之字放勳重華文命各言其德業也而以爲堯舜禹之名堯舜名也而謚法載之若此者其皆信乎共工氏與女媧爭任知刑以霸九域而列子云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是已有兩共工矣其作亂於帝嚳之世重黎誅之而不盡與振滔洪水舜流幽洲

者又有兩共工也燧人之前有有巢氏昊英之後又有有巢氏而皆教民居𨻶通之帝爲倉頡黃帝之史爲倉頡而皆造書契帝堯之時有羿夏后太康之時有羿而皆以善射名若此者其盡然乎信如世紀所稱女媧祝融皆襲庖犧氏之號而並稱三皇是一姓而再皇也據鄒子五德之運五行相生以承其位也燧人祝融皆以火德王而與炎帝並稱皇是以火濟火也皇者美大難名帝者克配上帝王者貫通三才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皇神化而莫違帝高居而不臼王天下所歸往人砧之民戴之其德同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其時不同也而功同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曰作曰

述或革或因其政不同也而道同天覆地載四時運行寒暑代謝以成歲功其爲成物均也日月照臨金水內景火外景聖德光照旁及四海其爲明一也饑者思食渴者思飲寒者就燠暍者趨陰其欲不同而皆得所欲也故皇帝王皆有天下者之通號也是以三皇以來皆曰王天下而夏殷之主猶然以帝稱傳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是豈有高下隆汙之殊哉故諸侯不得稱王稱王者僭也自徐偃吳楚始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主尊無二上故諸侯不得相推爲王相推者亂也自徐州之役始也既列國皆稱王矣復以下爲不足而相尊以帝若此者悖也自秦昭齊閔始也王者天子之稱霸者彊侯之號未有兼稱霸王者而兼稱之陋也自項籍爲

之稱書曰皇帝清問下民古之稱帝以皇者皇帝猶皇王也言大君也而云古有泰皇因去泰著皇采帝號而合稱之以爲有天下者之尊名自秦政始也古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未有以王命其臣者而功臣子弟皆得以封王自漢高始也

繹史卷二　太古第二

繹史卷三

太皡紀 文圖附

太皡紀三

帝王世紀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于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 人于也因風而生故風姓 詩含神霧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犧 瑯妹少皇犧 河圖 伏羲牙相月角也 發太陰 春秋合誠圖 伏犧長九尺一寸望之廣視 之尊 春秋緯 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 白虎通 伏羲禄衡連珠惟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

拾遺記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開闢於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爲陵成谷世歷推移難可紀算比於聖德有踰前皇

帝王世紀 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都陳 遁甲開山圖 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 伏羲山阿國紀之太昊之治也

漢書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

拾遺記 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於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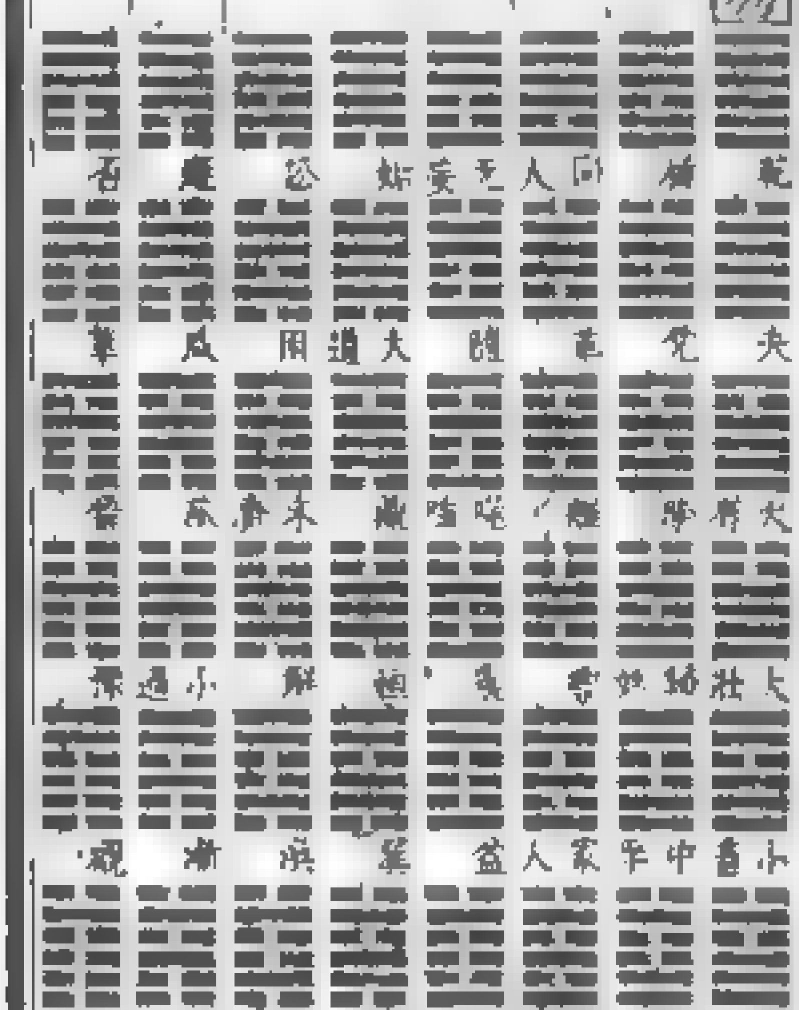
白虎通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新語 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〇先聖謂伏羲

拾遺記 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而正六宗於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審地勢以定川岳 天地開闢 始以爲元 易緯 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

易乾鑿度 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禮含文嘉 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宋均注 伏羲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 八卦甲山天皇始畫八卦 易通卦驗 伏羲方牙蒼精作易 無書以畫多



羲氏易有書無文所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者也諸家言重卦者或曰神農或曰夏禹或曰文王皆非

尸子 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 〔禮含文嘉〕伏羲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氣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

管子 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古史考 庖犧氏作卦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漢書 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帝王世紀〕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氏

[illegible]

尸子 宓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古史考〕伏羲氏作網 [illegible] 〔世本〕芒氏作羅 〇芒伏羲臣

古史考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illegible]

孝經鉤命決 伏羲樂曰立基一云扶來亦曰立本

世本 庖羲氏作瑟五十絃瑟潔也使人清潔於心淳一於行 [illegible]

史記 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〇太帝或曰人帝謂太昊伏羲氏

拾遺記 禮義文物於兹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 [illegible]

潛夫論 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illegible] 有景龍之瑞 [illegible] 伏羲作易名官

三墳 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治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爲九牧因尊事爲禮儀因龍出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倡率萬民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犧有庖升龍氏承嗣其氏之後也 〇按 [illegible]

遁甲開山圖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六佐出世 [illegible]

文子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 [illegible]

春秋命曆序 伏羲始人始名物蟲鳥獸

史記 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 〇師古曰泰帝即太昊伏羲氏 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

帝王世紀 庖犧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崩葬南郡 [illegible]

[illegible]

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 〇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風俗通〕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絙人也 〇荒唐

淮南子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溔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

〔上半葉〕

蚑蟯莫不掩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illegible]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喋苛事也

風俗通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illegible]

帝王世紀其末有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illegible]

[illegible]

漢書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illegible]

管子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illegible]

帝王世紀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庖犧之號[illegible]

〔下半葉〕

[illegible]

呂氏春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陰康[illegible]為陰康之說

渾淪未判冥昧未分天地混其體日月合其輝八卦隱其神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立而陰陽交六合拓而萬彙萌舉萬物之紛賾變動已併包於太極之中非遞相生而輾相有也蓋自開闢以來易在天地之間顧義蘊未宣以待聖人之興起焉唯伏羲氏為能德洽上下故天地垂文河洛獻象於是仰觀俯察因自然之象數法自然之變化則象作易以通神明類萬物而參贊位育之能事畢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參伍以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錯綜以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雖其跡有畫無文文即在畫之中也逮其後文王周公繫之孔子贊之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易之道大矣今世之稱伏羲者著在史策不過作甲歷制嫁娶造琴瑟教佃漁數事而已蓋天地民物之理已備於六十四卦之中聖人猶留不盡之蘊以俟後聖之制作不然爻象具陳何以衣裳棟宇舟楫弧矢諸事猶須炎黃以下之取象

繹史卷四　太古第四

炎帝紀

帝王世紀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聖德 [illegible]

[illegible]少典妃安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爲神農[illegible]炎帝[illegible]身號炎帝世號神農 [illegible] 春秋命曆序 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illegible]

春秋元命苞 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

潛夫論 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帝王世紀 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于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 [illegible]

白虎通 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周書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 [illegible]

新語 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

淮南子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管子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古史考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周書神農遊耕而下所以勸耕也）（[illegible]神農夫負婦戴以治天下堯白放之比神農猶旦之昫且也）

文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從前書注引）（呂氏春秋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太玄經神農穀來耕耜服袞青）

管子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本草經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博物志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搜神記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御覽神農稽首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鍊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命歷序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二萬里（春秋元命苞神農世封有白阜圖地形脈道）

帝王世紀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illegible]古者夙沙初作煮海鹽○或云在帝[illegible]之世）（[illegible]）

淮南子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孝經鉤命決神農樂曰下謀一名扶持

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世本神農氏為琴七弦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風俗通[illegible]）

（[illegible]）

周易大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三墳人皇神農氏政典　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冠教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文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將進惟因色正惟五惟頑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

昏而壽道正常過政反僻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補位惟忠知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遊妻不淫師不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衛身道者導也導衛志禮者制也制衛僭樂者和也和衛聲政者正也正其事〔以上出古三墳[illegible]〕

淮南子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

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尸子 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神農求雨書 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暴之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

拾遺記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豪梁之川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革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illegible]

莊子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列仙傳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illegible]

山海經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 [illegible]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illegible]

帝王世紀 炎帝神農氏在位百二十年崩葬長沙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外紀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帝臨八十年帝承六十年帝明四十九年帝直四十五年[illegible]八年帝[illegible]四十[illegible]年帝榆罔五十五年前紀用之炎帝凡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illegible] 尸子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illegible]而神農少知稼穡起自少典乃登帝位當其爲帝也雖與代與所不可知至其功被生民澤及萬世逮于今載在經典誠後世而不可泯也民食肉衣毛則有害傷難給之物於是粒食以養之揉耒耜利教農桑夫耕婦織則免於饑寒而安享衆利之休矣民有疾病夭札而無以療之則其在不疑爲之嘗藥辨其寒溫藥之性以爲醫方則民無疹戾夭疾而登於仁壽之域矣衣食備而不通工易事則未免於匱乏之患爲日中之市聚其商賈以其物

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財貨通流厚生利用無不得其欲矣當其時補遂伐而武功昭夙沙歸而文德著法不煩而民服形不勞而功成風雨時節五穀蕃登政醇民樸天地和同化被四極遐邇承風一百四十年間雖其政治不少概見意必有所以不疾而速無爲而成者不然三皇皆至德而帝獨以神稱何謂也哉傳十有六帝或曰八帝或曰七十世黃帝始起而代之其後世則在顓頊時爲土正堯時爲四岳商爲阿衡周爲太師其分封則齊呂申許州紀路洛血食數千載不絕猗與盛哉神農之明德遠矣

繹史卷四　太古第四

繹史卷五　太古第五

黃帝紀

史記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帝王世紀 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於壽丘長於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 河圖握拒 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胸文曰黃帝子 孝經鉤命決 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 拾遺記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 ○五行書 黃帝以戊子日生 周髀圖 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

莊子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 ○今本無

史記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帝王世紀 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 ○神農氏後世諸侯非指炎帝之身也疑即五炎帝[illegible]云帝榆罔者是

新書 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史臣引作同父母弟國語云少典生炎帝黃帝成而異德[illegible]以相濟也異德[illegible]炎帝[illegible]世至末帝榆罔而亡[illegible]有兄弟黃帝有殺此說未詳 [illegible]黃帝與炎帝爭國涿鹿之野戰於阪泉[illegible]曰果哉而有咎○史稱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本兩事而新書合言戰炎帝涿鹿之野者[illegible]蚩尤亦自號炎帝

史記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illegible]兵形篇蚩尤二篇 尸子 蚩尤作冶

[帝王世紀]炎帝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谷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周書]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 ][ ]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〇此言黃帝命蚩尤居少昊而蚩尤反逐炎帝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復以命少昊然事古書殘闕難考實

[龍魚河圖]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黃帝仰天而

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〇藝文引與史注小異[玉函]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黃帝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illegible]王母乃命九天玄女授帝以三宮五音陰陽之略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　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伍胥問之胥曰此城中之將白色商音[illegible]今帝為[illegible]帝以爲之若何[illegible]攻之三日城必下乃設五旗五軍[illegible]三日城拔

[歸藏]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作棡鼓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奮志八曰熊羆哮咆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illegible]炎帝命[illegible]蚩尤[illegible]文立兵

[黃帝內傳]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玄女為帝製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

決通溝瀆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拾遺記]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尺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

[鹽鐵論]軒轅戰涿鹿殺兩皞蚩尤而為帝

[黃帝內傳]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名族後分為鄒氏屠氏[山海經]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為楓木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史記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呂氏春秋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illegible]

萬機論 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民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于師於是遂師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

史記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

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illegible] 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為營衛 [illegible]

風后握奇經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撓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騎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為首後為尾左為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從布四風數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illegible]

論語摘輔象 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佐帝德 [illegible]

帝王世紀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

管子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illegible]

史記 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illegible]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師長皆以雲爲號說卿雲爲上官也[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漢書藝文志]力牧二十二篇　兵陰陽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圖二卷力牧十五篇鵊冶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地典六篇○兵權謀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雜家黃帝之臣　舊○注黃帝史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國語]觀射父語○又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史記]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大戴禮記]軒轅考定曆紀次飛律正儀衛　[世本]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隸首作數　[河圖]黃帝升爲天子地獻草木　[古史考]黃帝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　黃帝作冕旒　黃帝作旃　蠶耕畫之刑因之以禁衛

[三墳]地皇軒轅民政典　皇曰嗟爾天師傅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禽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曲斜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

短疾緩必有制寒暑燥溼風雨逆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毛必有濟布帛桑麻筋角齒革必有用百工器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備賢賢以備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備禮禮以制情情以敦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以終壽皇曰歧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職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智爾舍爾行無掩大賢以掠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篤恭爾惟念哉皇曰大封西正爾分干戈刑法爾掌爾平皇曰大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皇曰天師傅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終身於休○文理甚鄙不必辨知士農工商行爲八字即僞撰有明矣乃其所命五正既非史記所稱復異管子所擧

[新語]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鳥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白虎通]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河圖內]制乾新臺九陽立事對樂皇曰嘉有屋曰衛乙舟乾云帝作合宮祀上帝者誤叔

[管子]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

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illegible]一云黃帝代蚩尤主兵是也）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

【古史考】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illegible]）
（[illegible]共鼓貨狄作舟○俱黃帝臣）

【拾遺記】軒轅變乘桴以造舟楫

【漢書】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王世紀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illegible]）

【史記】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illegible]）獲寶鼎迎日推筴（[illegible]）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　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史載方士說多誕）

【論衡】倉頡四目爲黃帝史

【淮南子】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illegible]）史皇生而能書（【世本】史皇作圖○外紀曰[illegible]）

【拾遺記】軒轅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世本】黃帝作旃冕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易是類謀】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世本】伶倫造磬　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史作太帝使素女鼓瑟也）

【管子】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

隊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
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
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
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
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
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

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
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
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
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
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
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
【呂氏春秋】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黃帝言曰聲禁
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漢書】道家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　小說家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中[illegible]】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黃帝巾几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戰戰慄慄日慎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黃帝陰符經】上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
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
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
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
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姦

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中篇天生天殺道之理
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
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
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
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
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
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
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

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
乎進乎象矣（心齋曰陰符四百餘言世傳黃帝所著也義蘊無所不包或謂其兵法之身經或言黃帝道德之種與列子百氏多有據於之中矣）

列子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
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
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
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
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
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
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新書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弗
為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
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
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
謂聖人故惟道不可離也不可以雖為進故黃帝職道義經天
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
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
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管子 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
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淮南子 黃帝治天下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
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
進駕飛黃伏皁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
氏之道也

尸子 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
之（[illegible]）

韓詩外傳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
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
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
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
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

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
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
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
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
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
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
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illegible]）

帝王世紀 黃帝齋於中宮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
尾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
曰仁智不啄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或鳴於
庭其飲食也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音如簫笙（春秋合誠圖 黃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

鳳凰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河圖〕黃帝坐玄扈閣上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
〔尚書中候〕黃帝時[illegible]鳳皇[illegible]木[illegible]閣[illegible]〔河圖挺佐輔〕黃帝修德立義天下乃
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
錄列聖人之姓號[illegible]帝[illegible]今鳳凰巳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
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媯之川大魚[illegible]魚折溜而去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
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又〕河圖錄運法曰[illegible]作與物化
此錄圖中文也〔河圖挺佐輔〕[illegible]乃[illegible]三日三夜[illegible]黃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
今何如天老曰臣聞之[illegible]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
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
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
燋[illegible]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
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illegible]〕[illegible]黃帝[illegible]赤文成字[illegible]

說文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神人以廌遺
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宋符瑞志〕黃帝時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
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

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
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
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
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
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
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
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
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
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
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
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

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天氣清淨光
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
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
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
則菀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
則未央絕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
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
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夫
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
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
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

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
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是故
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
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
乎〔五常政大論〕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
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
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
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
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
堅成水曰流衍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
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

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
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
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
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
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
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
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脩其氣平其性順其用
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濕其藏脾脾
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其畜
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其數五審平

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
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
熱其主鼻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
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順之
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氣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
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腎其畏濕
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
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勿
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
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化氣乃揚長氣自平收令乃早涼雨時
降風雲並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斂

其用聚其動緛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其實核殼
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
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
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邪傷肝
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颼肅殺則炎赫沸騰眚於三所謂復也其
主飛蠹蛆雉乃為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宣藏氣反
布收氣自政化令乃衡寒清數舉暑令乃薄承化物生生而不
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用暴其
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實絡濡其穀豆稻其
味苦鹹其色玄丹其畜馬彘其蟲羽鱗其主冰雪霜寒其聲徵
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

傷心也凝慘凓冽則暴雨霖霪眚於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沉
霒淫雨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乃
愆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
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
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
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
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
則蒼乾散落其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乃用生政乃辱從
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乃後生氣乃揚長化合德火政乃宣庶
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禁瞀厥其發欬喘其藏肺其
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

蟲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衄從火化也少
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
烈則冰雪霜雹眚於七其主鱗伏彘鼠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涸
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
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
發燥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
黅玄其畜彘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其病痿厥
堅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癃閟邪傷
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眚於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
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
甚氣之常也發生之紀是謂啓敶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

氣迺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
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
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
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
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
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迺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
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
其令鳴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
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
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其
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

徵而收氣後化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
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
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行濕氣迺用燥政
迺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稸其德柔
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
色黅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
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
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
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
切其動暴折瘍疰其德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
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

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胸憑仰息上
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
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流衍之紀是謂封
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
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
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黅其味鹹苦甘其象
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藏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
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
傷腎也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此
之謂也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
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

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
奉於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凉高者氣寒下
者氣熱故適寒凉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
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帝曰其於壽夭何如歧伯曰陰
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歧
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
也故曰氣寒氣凉治以寒凉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强
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
壽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
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
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歧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

氣天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
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
形氣矣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歧伯曰
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少陽司天火氣
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
行欬嚏鼽衂鼻窒曰瘍寒熱胕腫風行于地塵沙飛揚心痛胃
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
起木用而立土迺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
筋痿不能久立暴熱至土迺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
則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蟄蟲迺見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
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迺眚寒淸時擧勝則水冰火氣高明

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迺復霜不時降
善忘甚則心痛土迺潤水豐衍寒客至沈陰化溼氣變物水飲
內稸中滿不食皮痟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厥陰司
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迺眚土用革體重肌
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火縱其暴地迺
暑大熱消爍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
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衂鼻窒
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迺燥槁淒滄數至脇痛
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太陰司天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
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
痛動轉不便也厥逆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

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迺鹹行水減也
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歧伯曰六氣五類有
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
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
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
育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蟲不成
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
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
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諸
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己
勝天氣制勝己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

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絶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溼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陽明在泉溼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溼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黅秬厥陰在泉清毒

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甘其氣熱其治甘鹹其穀黅秬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無致邪無失正絶人長命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

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紀綱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溼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

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旣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眞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

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

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上古天[illegible]篇而[illegible]一貫[illegible]鬼臾區[illegible]多至道其[illegible]和[illegible]以立言者乎

[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緍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 ○理殊案上面行又[illegible]成子書直可是[illegible]子矣[illegible]

一曰黃帝戒五丁退乃可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敎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illegible]

一曰吾[illegible]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敎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

爲知言

[泰壹雜子]黃帝謁峨眉見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時執以衛衆交貿以聚民器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與

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真乎以葺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孳殺失與暑之宜動靜失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路史引素仙[illegible]其辭以爲黃帝書[illegible]偽三墳[illegible]

[抱朴子]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到峨嵋山見天皇真人於玉堂　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涓子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岐雷察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 ○魏書引多辨字今以原本校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列子]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

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

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史記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illegible]

帝王世紀 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按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illegible]

呂氏春秋 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illegible]

史記 黃帝崩葬橋山 帝王世紀 [illegible]黃帝在位百年而崩[illegible] 皇覽 黃帝冢在上郡橋山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illegible]

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illegible]

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炎帝之末世榮虛是謂榆罔政務束急諸侯攜貳蚩尤氏是始作亂爲甲兵以暴虐天下延及平民寇賊姦宄榆罔弗能正也而諸侯陵諸侯諸侯皆畔爰歸黃帝黃帝少典國君之子也生而神靈修德改政習用干戈戰炎帝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四征弗庭罔不率服諸侯尊之遂王天下蓋自太古以來以武功定天下黃帝其首稱也世之言黃帝多怪誕不經謂馴擾猛獸以戰炎帝夫猛獸惡可馴耶書曰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意或軍師武勇之號如後世之虎牙驍騎者而列子以為猛獸有人心是妄也言蚩尤者則曰銅頭鐵額八肱八趾興雲吐霧以迷軍士天遣玄女與魃始克制伏之彼蚩尤姜姓之諸侯非異類也亦惟恃其彊暴乘炎帝之衰阻兵稱亂如後世之竊據僭號者抑或謊其名以惑百姓如後世之黃巾赤眉執左道以惑衆者黃帝修德撫民以仁易暴湯武之事足以徵矣奚必徵召鬼神而後克濟哉黃帝既有天下設三公六相以為輔乃造律呂正歷數作舟車通貨幣制書契奏咸池文明大備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矣享國百年而崩百姓追思歷世猶不廢焉迨秦漢之際方士者流始託為神仙之說以蠱惑當世之人士謂帝得秘文內訣留致天神徧歷名山訪真經道長生度世騎龍上昇凡一切迂怪之談悉附會之黃帝故備論其事俾讀史者知所去取焉

少皞紀

【漢書】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河圖】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書符瑞志】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孫闓溫所謂白帝朱宣者也宋衷稱少昊號金天氏

【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嫚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說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為桑中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帝子童世而有桑中之歡清歌七言乃見於皇娥之世乎千年之晏極矣

【帝王世紀】少昊帝是為玄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公羊邵子云依八代記少昊十二而冠

【古史考】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

少皞　少昊之樂曰九淵

[漢書]世經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 [illegible]以鳥名官紀鳳鳳之瑞○杜氏左傳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以立秋來立冬去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有别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拾遺記]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狀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木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蛇丘氏

[尸子]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

[田俅子]少昊都于曲阜鞮鞻毛人獻其羽裘、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帝王世紀]在位百年而崩○[illegible]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illegible]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illegible]少昊傳八世[山海經]少昊生倍伐倍伐處緡淵　少昊生般般是始爲弓矢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

史記本紀曰黃帝之子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不得在位是不然青陽與玄囂皆黃帝之子非一人也青陽即少昊氏也少昊之居西方蓋在蚩尤既滅之時其登帝位也乃在黃帝升遐之後何以明之周書曰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即少昊之名摯是也摯有盛德嗣位爲帝都于曲阜曲阜非西方也明矣紀年曰少昊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是又不然命官天子之事也方少昊之宅西所任者侯伯之職所司者一方之治及其立爲帝也鳳鳥適至始因之以紀官使少昊而終於西方將已亦在雲師雲名之列又何由鳩雉扈農設官備物哉周書所稱亦未可盡據矣古史考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又不然少昊其初立國之名也猶堯

之爲唐舜之爲虞三代之爲夏商周皆先有其號及有天下因而不改豈其黃帝之子作述一堂乃近舍軒后之法遠修羲皇之道哉問者曰少昊之爲帝信矣然則五帝德何以不載曰帝德因宰我之問而及之也少昊纘緒承家德協黃帝是以宰我未問孔子亦不言非謂其不帝也然則繫辭何以不序曰易序伏羲氏以來制作之君少昊顓頊帝嚳皆無所制作故統言黃帝堯舜略不備舉非謂其皆不帝也史見玄囂之降處江水也則以爲青陽不帝紀年見少昊之以鳥名官也則以爲帥鳥師居西方世紀見少昊爲金行之帝也則以爲玄囂自江水登帝位是皆恍忽不得其實故備論焉以爲五帝之首

高陽紀

大戴禮記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山海經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韓流或作乾荒

帝王世紀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河圖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宋均注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蜺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白虎通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illegible]帝顓頊其相學辭○前識作[illegible]詞帝王世紀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後昌意仰觀天北辰下化爲老叟 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呂氏春秋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鬻子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帝王世紀 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商丘

漢書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迺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古史考 顓帝以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

帝聖人爲歷宗也

【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王世紀】帝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樂緯】顓頊之樂曰五莖。

【新書】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淮南子】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

【史記】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索隱】[illegible]蟠木之[illegible]七州之[illegible]爲玄黃也。杖萬靈以信憑，東神以導物，役御百靈，召歟雷電，於是乘[illegible]元之[illegible]八[illegible]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將安息之石，封而鎖之，鍾羽山之銅爲[illegible]以一[illegible]兩山[illegible]不獨向西一山而已。【拾遺記】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法度，受德者賜以[illegible]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之羽[illegible]海水傳[illegible]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其舞之[illegible]北有勤[illegible]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匹，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候風之便，可以殺其國也。【博物志】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蒙雙民。【拾遺記】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帝王世紀】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皇覽】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大荒之中，河水之閒，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

【史記】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春秋命歷序】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年。[illegible]云傳十世。

【大戴禮記】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史記】[illegible]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季連者，楚是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爲伯，夏之衰也，彭祖氏殷之衰也，會人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帝繫】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山海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illegible]】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論語疏引。【神仙傳】彭祖者，[illegible]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令采女問道於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遭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illegible]恐不免世，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illegible]【列仙傳】彭祖，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illegible]】彭祖九子，[illegible]南山松柏長[illegible]【[illegible]】彭鏗斟雉，能事帝，帝何饗？受壽永多，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睡遠也。○莊子注云杖機而睡遠。【山海經】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有人一頭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有國曰中輪，顓頊之子，食黍。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有叔歜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人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按驩兜苗民傳不言其子，亦非顓頊之後，此疑誤。【續漢記】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顓頊，黃帝之孫，而少昊氏兄弟之子也。據史則嗣黃帝而立

據世紀則繼少昊而立少昊一代既不可泯則世紀爲可信乎然史之失在於輕信而多疎世紀之失在於牽合而附會顓頊之佐黃帝與黃帝之誨顓頊見於鬻子呂覽皆近古之書也世紀牽於二十登位之說則謂其生於金天末年十年而佐少昊如以鬻子未可信將二十治天下之言亦並可廢胡爲兩岐其說吾不能爲之解也最難知者帝王之譜系最無徵者上世之年紀史敘昌意於玄囂之下何由知其爲黃帝之嫡昌意降處若水亦猶帝摯嗣位堯受唐封封建之來久矣何由知其德之劣史自三代以上止表其世共和以下始紀其年年固有不可强知也必以顓頊爲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則不得不就二十而曲爲之說此皇甫氏之敝

也然則顓頊之年果若何曰是固不可知也稍僭考之黃帝在位已百年矣少昊嗣之未必復有八十四年之久或者顓頊及見黃帝由此登庸任治其治天下烏知不在軒昊之時舜禹之功成於唐世奚必二十而登帝位哉帝之有天下也其道則緣乎黃帝其功則在乎爲善而去惡其德靜淵疏通其治象天任地其法男女有別命官以民事而五正咸得其職平九黎之亂命重黎絕地天通神人無復雜糅民用安生休祥滋至化被四海莫不砥屬以斗杓建寅爲歷元四時以正五星聚室萬物應和後世法而行之久無差違也作承雲之樂陰陽以調用享上帝夏爭承五運之終立帝德之極載在傳記者歷歷可考如此至其登位之蚤晚享年之多寡姑

闕疑焉

繹史卷七　太古第七

高辛紀

〔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子

〔大戴禮記〕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世紀〕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夋齡𪗪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帝位都亳

〔鬻子〕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新書〕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illegible]

〔帝王世紀〕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史記〕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漢書〕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史記〕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illegible]

[illegible]

〔玄中記〕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盤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犬封氏[illegible]

世本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 〇大戴禮陳鋒作陳豐 [illegible]

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

帝王世紀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illegible]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illegible]

[illegible]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 [illegible]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之八神亦謂八翌[illegible]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illegible]

史記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

帝王世紀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 〇綱目前編云摯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而推尊堯為天子 按帝摯[illegible]不同也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顓頊之族子也生而神靈嗣高陽氏為天子其嗣天子者以賢立也五帝之世以公天下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高辛高陽咸是受封又必試以官職故高陽十五而佐黃帝高辛亦十五而佐高陽詢與衆者言乃登大位故曰五帝官天下不官天下者以天下為公擇惟賢是擇近不嫌於傳子黃帝少昊是已外不妨於異姓堯舜是已少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而顓頊有至德顓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而嚳有至德有至德者登天位皆以其賢也非以其親也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聰明祗肅普施利物順天取地節用安民德化四訖享國七十年帝摯嗣立未久而崩而陶唐氏作矣然竊有疑焉記稱帝嚳四妃之子以嫡也則莫如立后稷以賢則堯稷契皆其人也不立嫡與賢而立摯豈嚳無知子之明有愛憎之私乎非所以論嚳也或稱摯荒淫諸侯廢之而稱唐侯盛德摯微弱而禪焉若是則堯有利天下之心諸侯擅廢立之權尤非所以論堯也史記本紀但曰摯立不善而崩世所謂不善者德不類邪政不理邪民不從邪抑如書所謂有疾弗豫

傳所謂弱足不良者邪荒淫微弱皆後世揣摩之言摯之賢不肖未可以臆度也意者帝嚳之子摯最居長當如世紀所說既而享年不永兄終弟及外紀曰帝堯年十六即天子位然則帝嚳之崩堯方七歲故不立堯而立摯殆以此與

繹史卷八　　太古第八

陶唐紀　　太古第九

[大戴禮記] 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

[帝王世紀]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或從母姓伊氏[河圖] 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象大帝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年二十寄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illegible]奄然陰風赤龍感慶都合有娠而生堯 [宋均注?] [illegible]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 [illegible] 赤衣[illegible]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下豐上足履翼宿[illegible]曰赤帝起成天下寶 其先出自[illegible]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illegible]日月眉八彩[illegible]河龍[illegible]後受命 [淮南子] 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 [春秋元命苞] 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 [尚書大傳?] 堯八眉八者如八字也 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嘗夢攀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

[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記]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淮南子] 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陵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蹝也　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釋重負然[尸子?] 人之[illegible] [六韜] 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因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illegible] 堯[illegible]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 [山海經注] 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 [春秋元命苞?] [illegible]堯即位羲和立渾儀 [尸子] 造曆數者羲和

[古今注] 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 [帝王世紀] 堯置敢諫之鼓 [淮南子] 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尸子] 堯立誹謗木 [呂氏春秋] 堯有欲諫之鼓○晉張勃[illegible]

[illegible]立敢諫之鼓三王並謗之木[illegible]堯作之樂[illegible]所以養政治之慈矣 [淮南子][illegible]一日人[illegible]千里

[呂氏春秋]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帝王世紀]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山海經]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illegible]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illegible]

[呂氏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𩊠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帝王世紀]堯[illegible]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illegible]乃如天地祭神座上有[illegible]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illegible]任賢[illegible]中宮

[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右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遍於行而前於卒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管子]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昔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竭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　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堯七十載得舜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述異記】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箑脯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

【尚書中候】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於阿閣讙林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禮緯】堯即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降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說文】箑莆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孫柔之瑞應圖】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鼓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

【田俅子】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曆【竹書紀年】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曆莢

堯時有獬豸緝其毛為帝帳

【博物志】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有祇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

且山有木名紛暴貴者以為家有水銀長七十尺色有月有輪以為帝之氣後作瑞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燃當堯之世蓄之九載以為蒲屏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猶到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川導滯有聲之廟有北之北有妖魅既知之取自相服朝刑之塘則山之北有青鳥之青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鶴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鶴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數聲以律呂穆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古籍所載皆關象其形鑄於器至今不絶

【說苑】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韓詩外傳】播種之顧殺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折衷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尚書大傳】

【文子】堯之治天下也【尸子】【荀子】

【淮南子】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〇文子同

【新語】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

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鍛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

【呂氏春秋】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 善綣小對家語成子十聽堯因其名焉

堯乃以尹壽許由為師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逍遙遊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符子】許由欲觀其意謂堯曰坐於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於棟鼎之內雲然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峰之岫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闕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莊子】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莊生支離而言履渾之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去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 【水經注】箕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 【古今樂錄】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以清節聞於堯堯乃遣使聘為天子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磐石採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堯既遜為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覩游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勞苦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好高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古史考】許由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將讓之不肯就時人高其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illegible]或聞堯將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有謂曰奚大者爲之也許由曰無求於世而已矣允皆其僞辭之也且不輒於由哉
好大聖見其父母耳不亦[illegible]乎○堯讓由辭其人其事俱在有無之間謂以爲有其人無其
事本楊子也［莊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
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莊子］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
猶余之牧孤犢是各有其所欲矣君焉用禪焉得以所狠而與余今擁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
而去○莊子不言巢父則巢父又後人增設［列仙傳］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形體生毛兩目
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方回者堯時
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餌食雲母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宮士爲人所劫閉之室
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大戴禮記］帝堯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博物志］堯作圍棋以教丹朱

［帝王世紀］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葬於濟陰之城陽西北是爲穀林

［墨子］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

以緘之既犯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

［呂氏春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皇覽］堯冢在濟陰城陽［山海經］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視肉虖交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支青華玄實

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堯之初政也歷數之起尚矣庖犧氏畫八卦以應氣候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黃帝迎日推策造律呂作甲子定閏餘少昊命鳥師以司分至啓閉顓頊建孟春以為歷元及堯即位懼前法之未備歲久之差移也始為曆象之法察日星均四時順民情驗物理而羲人分職之事必諄切告誡之可謂至愼至詳矣凡帝之所以首重其事者何也人君代天理民非敬天無以圖治非憲天無以出治非舉天無以成治帝惟以兢業欽若之心懔乎居兆民之上以天道為君道是以百工允釐庶績咸熙行之五十餘年休祥並臻童叟歌謠治之極也極治之後會有一亂顧帝以欽明之德致時雍之化亂胡由生天降洪水下民昏墊胤子不肖鯀績無成凡此者皆天也而在朝舊臣不過共驩之輩更帝是以憂惶咨詢務得可以異位之聖人然後明揚師錫舉舜而薦之天焉凡此者亦皆天也而說者曰四凶在朝堯不能去元愷在野堯不能用此非堯之不能也當舜未登庸之時共驩諸臣類有倚功任事之才凶蹟未著聖人何為無罪而行誅抑帝所汲汲求者得舜而授之以政既得舜矣考績黜陟之典悉以委之所去所舉猶是以帝堯之心為心而堯何庸有事哉惟時禹皐稷契咸奏碩功

元愷之流因才授職罪人斯得野無遺賢於是舜之德莫非堯之德舜之功莫非堯之功矣今之言至治者必推唐虞之際而不知堯舜之時乃能轉亂以為治又能因亂以成治也二十八載之後堯之與天下宜若相忘矣一旦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則堯之於百姓與舜之所以事堯者不概見哉是以吾夫子上下千載刪書斷自帝堯始而贊之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言則天也合和萬國命官分職地平天成烝民乃粒言成功也制作明備禮樂具舉聲教四達萬世作則言文章也用以德越前聖道關百王其稱大也宜故或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使堯無憂天下之心以徒讓為事而

後可嗟乎太史公之言曰堯之於舜岳牧咸薦乃試之以位
典職數十年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讓由云乎哉

有虞紀

【史記】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

○大戴禮橋作蟜望作芒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

【帝王世紀】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

【宋書符瑞志】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河圖】舜字仲華【中候考河命】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孝經援神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尚書中候】舜目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春秋演孔圖】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以孝慈【尸子】舜身參年十

【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

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

【越絕書】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舜求為變心易志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帝王世紀】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尸子】有虞王年二足為象所庭【琴操】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史記】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新序】舜耕於歷山得于歷於河濱之歷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尚書大傳】舜耕於歷山春省與耕等【尸子】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賈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管子】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釣於常陽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公孫尼子】舜牧羊於潢陽

堯聚之以爲天子[尸子]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或作東不訾秦不虛又有靈甫曰七人[□子]舜耕於歷山而友雒陶於河濱而友焉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世紀]舜始耕於負夏販於頓丘債於傅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子]

[淮南子]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之□□□□矣利口寡正是故臣□矣□者[尸子]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閔[氾論訓]舜之□□□□若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耕民之志□所□其言矣

[越絕書]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劉向孝子傳]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食己言雞爲子孫視之乃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舜過有風之目霍然開[□□□]舜□□於平□牛史□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

[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書序]在昔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身不□

[史記]二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大戴禮]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尸子]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淮南子]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呂氏春秋]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諸子舊說云

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列女傳]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瞽叟使舜塗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宋書符瑞志]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出[論衡]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叟與象謀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堯聞徵用○蘇子古史云因孟子之舊辭以爲象之□實有然已州之而料嶽殺之謀前編謂孟子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明其無是事也之前後有無必無形□□□以從廩掩井事在舜未徵庸時蓋近之矣

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萬章篇舜在牀琴史記謂象居舜宮鼓其琴在之中又誤矣

〔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今文無此一十八字合上堯典爲一篇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史記〕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

天下謂之渾沌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杜元凱云八愷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渾敦謂驩兜窮奇謂共工檮杌謂鯀正義亦云饕餮謂三苗也然則四凶之誅不盡在舜受終于文祖之後矣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illegible]〕[illegible]不得暴蛇不螫虎狼[illegible]風雨所行不迷哉〔列女傳〕舜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于二女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

〔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史記〕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正義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又云舜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皆好事者爲之

〔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庸曰衡曰征曰覺作此畫服以旌有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書記四罪於攝位之末蓋連書者若孟子二十八年之間所有者四人而已若果本年之事焉已成功而數黜人情之必不然者

〔史記〕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illegible]于後〔韓非子〕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帝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illegible]〕鯀作城〔[illegible]〕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之

拜人兩海
爲三階圍

荀子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尸子 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莊子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歸子說堯舜問答之言未足盡信 呂氏春秋 堯有問舜子曰吾以知舜之能也舜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亦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也之聚遂知其不爲私本日讓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䈇非愛䈇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其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 參觀子舜讓天下有授耳賢身之民未敢休嘅

史記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宋均注 堯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 曰虞夏殷周秦漢當受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春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退俟至於下昃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論語比考讖 仲尼曰帝堯率舜等游于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衘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 黃姚之龍負圖在堯帝共奏曰帝當嗚呼禪予虞 孫氏瑞應圖 堯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錦狀赤玉爲匣在 春秋合誠圖 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大寶 尚書中候 堯率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 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落龜負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背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繹按讖緯說河洛之事頗誣妄不經

[illegible] 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禮記疏曰南風孝子之詩舜以載天下之樂

尸子 帝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明錄 舜作南風操曰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哦有黃龍兮自出於河負圖書兮委我聖舜知命兮禪禹去遜南風操亦見家語辯樂存古意琴操辯爲下矣

史記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

書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史記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春秋演孔圖 舜時鳳皇來升堂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 尚書大傳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

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明廟發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廟焉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漢書昔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

前皋陶述其謀○[illegible]

書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
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
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
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
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
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

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
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風俗通〕咎陶謨虞始造律〔尚書大傳〕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論衡〕觟𧣾者一
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
〔尚書大傳〕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
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
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
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
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
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
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舞齊落歌曰
縵縵幷論八音四會歸格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
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
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
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簇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
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
也
〔史記〕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
虞帝始
〔呂氏春秋〕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
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春秋繁露〕舜時民樂其昭堯之

業也故韶韶者昭也

書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竹書紀年 舜即帝位蓂莢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 尚書中候 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於來草生蓂莢茂 孝經援神契 王者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德至於山陵敬山車出 尚書大傳 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尚書帝驗期 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

淮南子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 高誘注 黃土之宜也有虞氏之節

管子 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民始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 尹知章注 樹穀令民皆知才藝各有家主 書序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孔穎達疏 凡十一篇俱亡

新書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論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

尸子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其治天下見人有善則如已有善見人有惡則如已有惡此有虞氏之盛德也 帝王世紀 舜立誹謗之木 新語 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

韓詩外傳 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

呂氏春秋 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高注 舜之賢也不能損其賢遭時而治天下則譽賢家顯

尸子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高士傳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北面而師之及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予立於宇宙之間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秋收斂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莊子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

也【尸子】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莊子】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列子同【尸子】舜威聽之欲舜以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拾遺記】幽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剋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聽舜能豫鐫金石其舌伸方寸小手揆于以承靈瑞刑洪泉惰流善養會獸入海取蛟龍爲於圖室以充掖庭黃帝代堯充爲瑞國寶猶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

【帝王世紀】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呂氏春秋】舜有子九人【山海經】有人三身焉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使作下民百巧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有搖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羲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

【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南巡狩崩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皇覽】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　赤水之中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靡之不死帝者身體毅仙人方回者南山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呂氏春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郡國志】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葬下有羣象爲之耕之丘洞曰學廢洞

【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檀弓【鄭玄註】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水經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匹夫而有天下自舜始也堯知其子之不肖以爲授賢則天下利授子則丹朱利而天下病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故授舜而不疑至公也舜在側陋以純孝格親玄德升聞岳牧咸薦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鬼神享謳歌訟獄斯欲避之而不能也至德也當是時俊乂登朝化洽四海賡歌喜起揖讓廟堂之上有更姓之名而無改物之實故唐虞猶一家也非甚盛德而能若此乎據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肇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爲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瀆姓亂序舜爲父母所惡屢頻於死耕稼陶漁必待四岳之薦而後用則不得謂之九族既睦故路史考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其說甚備可謂信而有徵矣余因是而反

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卽顓頊亦不當祖黃帝既顓頊不祖黃帝則夏后氏亦不當祖黃帝矣曷言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夏禹能平水土商契能和合五教周棄能播殖穀蔬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果如世本所言黃帝至堯五世至舜則九世顓頊至禹三世至舜則七世何舜獨年代之數而堯禹年代之曠邪蓋世本一書出於周末采記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用之而不知察也周歷千餘年

而十五世論者皆知其疎矣堯禹之祖能必其不疎乎少昊之爲帝史且遺之矣諸世代之微者能必其不遺乎雖然世代之疎漏則有之矣至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空增設耶加以虞幕而幕又未必卽顓頊之子窮蟬之父也若是則舜之世代與堯禹益相懸絕矣何能同時授受余故知前代之世次必有遺脫也抑嘗考之漢書曰黃帝之子淸陽其子孫名摯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是少昊氏乃黃帝之後裔而非其子也國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昊氏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爲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山海經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生顓頊韓流或作乾荒按山海經所載古

帝子孫率多闕略安知乾荒之外不更有所遺乎且顓頊與帝嚳亦未必親相接承也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與將帝嚳上至黃帝又不止三世而已矣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建立名號至如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故太皞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何獨黃帝之後伯仲子孫遞相授受必世世殊稱易運而列爲五帝也載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緯讖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史之疎漏說之窮似未可盡棄也又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則鯀非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若卽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高辛八子豈其堯之諸弟邪蓋二氏之族黨猶言顏氏有八賢也故杜氏注云皆其苗裔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嚳堯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摯而嗣堯始起而代之是堯之上世史亦有遺脫矣若此則唐虞夏后之世代可以相値卽曰堯舜同出於黃帝固已曠代疏絕猶舜之與宋秦之與趙也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若如魯宋秦趙久爲異姓別宗則堯亦何嫌於二女之嬪虞而又何必疑於舜之降在匹庶堯不能親睦也哉至於禘郊祖宗之制則禮有明文矣大傳曰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況神不歆非類禮不祭非鬼有虞氏之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也其於報親紹堯之義兩不相違不必攻戴記之失而曲折言之固已瞭然矣不然疑舜之祖將並疑高陽夏后氏之祖夫豈史遷同族異號之說茫然無所原本而肆爲妄謬以待後人之摘發哉惜乎諸儒疑統系之舛而未及察世代之疏仁山金氏發其端而未究其所以然也

繹史三代

第二部

禹平水土

大戴禮記 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 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 世本 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史記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漢書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 [illegible]

[illegible]

吳越春秋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

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世紀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西羌夷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illegible]

史記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

越絕書 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illegible]

[illegible]

山海經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定九州[illegible]

故曰九州

史記 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illegible] 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illegible]

帝王世紀 禹其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而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illegible]

鹽鐵論 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吳越春秋 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

尸子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好學而已[illegible]

治天下者[illegible]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illegible]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今本無

呂氏春秋 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㨯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

彌之所積石之山不有懈隳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禹不揜國棟入衣出）國也

墨子　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為漏大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越與南夷之民（[illegible]）

淮南子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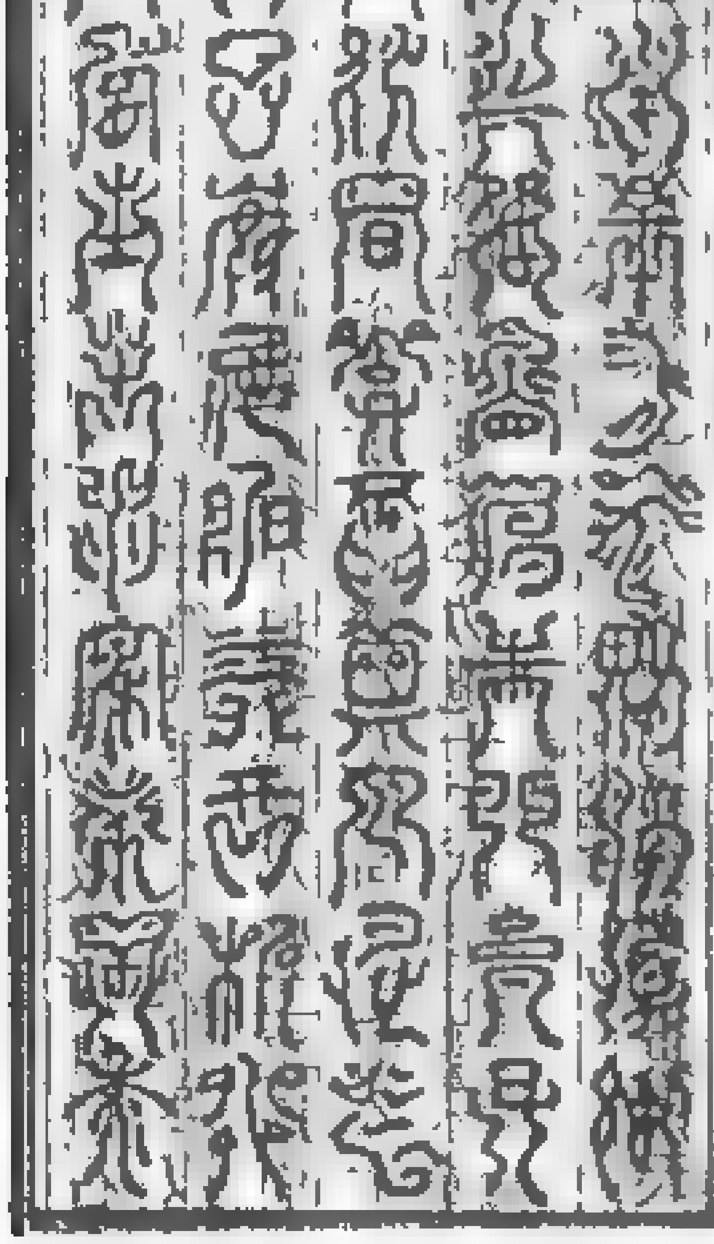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illegible]）

（[illegible]……九千八百步）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撙服生焉

史記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illegible]）

吳越春秋　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

岣嶁碑文



[illegible]

[illegible]

[吳越春秋]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
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
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illegible]

[illegible]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
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闢伊闕內東造絕跡西延積石
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
西隅決弱水於北漠導泉赤淵分入洞庭通江東流至於碣石
疏九河於濟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
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
熙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
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
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
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

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
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
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
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
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
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
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

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
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
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
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

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
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
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
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
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
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
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
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

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
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
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
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
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
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
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
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

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illegible]

[illegible]

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貢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為濟入于河泆為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史記禹貢皆具舉其文［帝王世紀］[illegible]水事天[illegible]稱禹之德載其功我［吳越春秋］禹三年水[illegible]二[illegible]禹[illegible]水[illegible]之書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大功洪水[illegible]水土[illegible]八十[illegible]之人贊

［呂氏春秋］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知之

［新書］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澂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

［史記］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illegible]

[illegible]

［山海經］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illegible]］[illegible]　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吠狗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illegible]］[illegible]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illegible]］[illegible]　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　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蟜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illegible]］[illegible]　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

是生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峚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閒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illegible]）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崑崙其

繹史　卷十一　十二

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illegible]）（[illegible]圖讚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儛[illegible]）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蘋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

（圖讚安得沙棠制為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彼去留）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瞂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於表池樹木誦鳥鶽視肉（[illegible]）

繹史　卷十一　十三

（[illegible]）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圖讚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　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琁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　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　天山多金玉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

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圖讚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不以聽聰強爲之名曰帝江　泑山神蓐收居
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
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青要之山實惟帝
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
蒲盧䰢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
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
鳥焉名曰鴢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
狀如葌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圖讚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艷厥媚三遷　洞庭之山其上
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
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

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
手操蛇多怪鳥圖讚[illegible]帝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惝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
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
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有九
鍾焉是知霜鳴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圖讚[illegible]
[illegible]以類爰音　[illegible]九鍾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有壽麻之國壽麻正立無景疾呼
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
子方跪進柸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
千歲圖讚[illegible]　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
曰鵷北方曰鵷來之風曰狻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閒

出沒司其短長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
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圖讚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巴蛇食象三
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蛇青黃赤黑一曰黑
蛇青首圖讚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
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如蓲其名曰建木圖讚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
素羅絕蔭弱水義人則過○山海經所有怪物太史公以爲不經不敢言之然亦多有合上古遺文略存數則以備一家　[illegible]山海經十三篇
說文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
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
漢書　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
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史記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illegible]
[illegible]金爲鼎象以[illegible]以占[illegible]之休否[illegible]不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　墨子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
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舊編皆置禹鑄九鼎[illegible]之通

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前編在堯八十一載　附見別九州舜爲十二　附
帝堯在位萬邦時雍越六十載而有洪水之患此天行之運
抑聖人不能違乎帝用憂之命鯀俾乂九載無成於是舉舜
輔治舜乃殛鯀於羽山是始命禹治水纘成厥功爰暨益稷
焚山澤導河濟決江淮濬畎澮治溝洫定田賦八年而奏績
地平天成四海乂安功施於三代世稱堯有九年之水其當
湯湯方割鯀績弗成之日乎夫洪水之害急矣鯀至九載無
功然後殛之何也傳曰禹能修鯀之功蓋九年之間鯀之所

經營捍禦者非盡無功但不能成功耳方僉之舉鯀也方命
圮族帝固明知之但是時舜禹未升諸臣之才未有如鯀者
故命之以欽而遣之鯀若能用帝之欽而濟之以才水患之
平何必九載夫惟自恃其才違衆帝命功既有緒自任益專
咈戾衆議訖潰於成此其所以敗也故鯀之治水也障之禹
之治水也導之障之則隨高增庳不知幾費民力非不暫然
及有潰決爲患滋深禹則順而導之因水之性相地之宜濬
之以利其流分之以殺其勢注海注江行所無事而功成矣
是鯀之敢專與水爭地禹之成能以地讓水其事正相反也
然則何以謂之修鯀之功方當泛濫之時鯀務多爲隄防以
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隄防

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
人之善用耳豈獨治水哉禹不惟克勤于邦功濟天下且以
蓋前人之愆其大孝尤不可及也已其始也乘四載隨山刊
木奠敺鳥獸且以相度大勢知水患所由起則與益共其事
然後酌其緩急因其高下首自冀都次及兗青而終於梁雍
決川以距海濬畎澮以距川播奏艱食則與稷共其事禹惟
以不矜不伐之德孜孜勤勞三聖協心用襄厥成八年之內
不但疏瀹決排而已也畫疆制井任土作貢分封胙土弼五
服以至五千聲教訖於四海八年而垂萬世之功故曰禹之
明德遠矣功成於唐虞之際而禹貢一篇則夏史之所追書
也敘爲夏書之首所以昭王業所由起於斯義有竊取焉至

如山海志怪太史公所不敢言然諸子類多稱述後世所有
奇詭瑰異往往指爲禹蹟號曰神禹豈有由乎

繹史卷十一　三代第一

夏禹受禪　后啓附

〔吳越春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史記〕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illegible]〕[illegible]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定之[illegible]

〔尚書大傳〕維十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諔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為賓客而禹為主

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變垂于萬世之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illegible]〕

〔注〕[illegible]奏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illegible]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illegible]尚書大傳[illegible]

〔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

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尚書大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
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
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
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
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
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於上之痾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

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
有詩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
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荼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
妖倮蟲之孽羊禍目痾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
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豕禍耳
痾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牛禍心
腹之痾黃眚黃祥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馬禍下人伐上之痾
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
司四月五月視六月七月言八月九月聽十月十一月思心十二月與正
月王極凡六沴之作歲月日之朝則王后受之歲月日之中則
正卿受之歲月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
星辰莫同是離逆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言於訖衆視於
忽似聽於怵攸思心於有尤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參乃從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
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
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
下王祀 [illegible]

尚書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
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
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
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前編征有苗在舜三十五載

韓詩外傳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
右洞庭之陂左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
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
非禹之義而美舜之德 [illegible]

[illegible]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史記 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淮南子 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

呂氏春秋 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illegible] 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鬻子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閒也可以羅爵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illegible]

史記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

說文 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大呂

淮南子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illegible]

[illegible]

新書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邪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illegible]

荀子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說苑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illegible]

莊子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佁佁乎耕而不顧 [illegible]

[illegible]

吳越春秋 二十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國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 [illegible]

史記 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越絕書 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

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

水經注 會稽山上有禹廟 [illegible]

墨子 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

呂氏春秋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 淮南子 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史記 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illegible]

吳越春秋 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illegible]

列女傳 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 [illegible]

史記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吳越春秋】啓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illegible]帝啓元年癸亥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illegible]以天下讓與益益避[illegible]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illegible]有扈氏[illegible]扈氏爲義而亡[illegible]使于啓攻有扈之時製[illegible]於其林[illegible]而發之）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

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按相當作啓）

【越絕書】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水有血者乃殺之是謂生[illegible]【山海經】[illegible]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illegible]九招[illegible]）

昔者堯老舜攝自文祖受終以後堯無事焉及舜即位二十三載命禹總師總師亦攝位也既而有苗弗率帝命徂征乎

羽數德是舜猶行天子事也若此者與堯異其故何邪曰堯舜之禪異其心則同其時勢則異也何也堯之禪舜創舉也前此未有也舜在畎畝之中登試任職三年即欲遜以帝位舜不受然後命之攝方是時也堯唯恐天下之戴舜不專而欲天下之忘己也唯恐其不速故巡守賞罰諸大政悉委之舜而已不與焉逮後施澤既久堯乃殂落若其受攝之時則猶未久耳舜之與禹則同事帝堯者也禹平水土其施功於民最切天下之戴禹猶之乎戴舜以之爲攝則帝堯之前事可循矣舜何必遽忘百姓哉今有人於此爲其子得一賢師而慮其子之不相依也則已從而避之今有人於此其子於慈母既相依矣猶之依己也則已又從而顧之慮其或避哉

顧兩父之心一也堯舜之子民亦一也近有異說而均之宋儒皆未必如朱之傲虐嚚訟然舜以其德不若禹終不以天下私其子猶復躬勤民事者爲若有不能恝然於百姓者如此者若夫禹益之事則與此異矣有夏之受命方新嗣事之敬承又賢天眷正殷不可移也而況益德未洽禹薦以崩天下之人舍啓其將歸哉而或者曰啓篡益禪舜其餘不服夏禹傳子有扈以[illegible]人情狃於習見故借以構亂乎然考甘誓之辭不過數其威侮怠棄之罪用是恭奉天討明正賞罰而剿戮大憝復有塗山之餘烈爲恢業承家綿祚四百三代守成之主斯以夏啓爲首稱矣

少康中興

史記　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紀年　帝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illegible]

書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紀年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紀年　四年，帝陟。[illegible]

史記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紀年　帝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illegible]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書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illegible]征之作胤征。紀年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前編仲康十[illegible]紀年異。

後漢書　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紀年　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丘，征畎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illegible]

帝王世紀　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為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棓，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為帝。[illegible]

夏帝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家臣逢蒙射而殺之烹其家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於窮門[illegible]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張衡靈憲】

[illegible]【汲冢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謀不恤民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滅奡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帝王世紀】

[illegible]

繹史　卷十三　三

[illegible]

【史記】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竹書紀年】[illegible]

【後漢書】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舞樂【竹書紀年】帝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illegible]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世本】少康作[illegible]

少康作箕帚

【吳越春秋】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史記】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竹書紀年】帝杼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 [illegible] 十七年陟

[illegible] 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國語注】杼或作宁

帝予崩子帝槐立【竹書紀年】帝芬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三十三年[illegible]

帝槐崩子帝芒立【竹書紀年】帝芒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賓于河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五十八年陟 [illegible] 前編二十六年崩

帝芒崩子帝泄立【竹書紀年】帝泄元年辛未帝即位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二十五年陟【前編】[illegible]

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竹書紀年】帝不降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illegible]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 [illegible]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 [illegible]

帝不降崩弟帝扃立【竹書紀年】帝扃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十八年陟○前編二十一年崩

帝扃崩子帝廑立【竹書紀年】帝廑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前編二十一年崩

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

羿浞之亂史不具載故少康之中興夏紀泯闕惟左傳記所稱可得而述焉太康之失國或曰五年或曰十有九年五子作歌雖哀宗社之不保痛故府之淪亡歸責於君而無怨羿之辭若以為棄國遺民亂由上作於羿何尤是可謂忠厚和乎怨而不怒者哉彝都雖失天命未改自河以南猶夏之天

繹史　卷十三　四

下也故太康越在南服尚能立國斟尋以傳仲康仲康即立子之一也何者追述祖訓引君罪己是宜為君哉肯稱肇位四海則自堯方一區外靡不來享來王矣夏侯命掌六師則八柄九伐靡不操自十人矣羲和顛覆沈湎於羿之德以為德棄可督從乘羿之亂以為亂且國遷以來丑命所塞止有羿耳羲和守天官而廢時棄職將令正朔不頒於天子諸侯不奉於王朝失統亂紀端自此始故出師致討必明正其罪而俯是拒命附其黨爲者矣羿未可聲罪先剪其黨羿將自此成克允濟元老壯猷功業未可量也享年不永志弗克終帝相嗣之亦能討伐畎夷七年致其來賓然有窮內亂未聞

過而問焉登其師老外揆東略則西否而治羿浞乎寒浞奮其亦力二子濟惡於是滅二斟弒帝相夏后之統至是遂中絶焉少康以先君遺腹之子在襁褓之中有夏孤臣靡託身於鬲蓋未嘗一日忘夏也經營謀慮以至四十年之久終能滅賊立君復禹之績靡賴此而不淪瀨死亡而不悔誠有夏之貞臣矣而少康實啓元凶竊國澆豷猖桀之日乃能戒備奔逃保身除害依帝舜之哲胤一成一旅卒用以興登羿翦出之英辟哉後世若安史之亂唐帝猶存新莽之移祚漢宗尚盛未有年歷四紀社稷爲墟一君一臣崎嶇險阻之間以關創爲中興如是其光顯也離騷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入之說

曰夕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塵牲此羿之所以亡也離騷又曰澆身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此浞之所以敗也彼二凶以淫欲絶世少康以困窮復國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有伯靡以爲臣有季杼以爲子有仍鬲掛虞先後以爲輔佐撫黎賢於綸越收餘燼之既亡禹之明德遠矣夏后之澤未宜殄滅然岌岌乎絶而後續顛而後起少康之功業所由不可及哉

商湯滅夏

史記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列女傳 簡狄有娀氏之長女也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而吞之遂生契焉 譙周曰 契生堯代舜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氏春秋 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拾遺記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商辛氏之世契曰需狄以卵分言易至之日殺帝嚳之傳說得商之遂予以制爲先契

史記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索隱 母吞燕卵而生商故姓曰子

詩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長發一二章

史記 契卒子昭明立 世本 居砥石 昭明卒子相土立 世本 相土作乘馬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 ○國語曰冥勤其官而水死 宋衷曰人謂冥而鄉冥也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 竹書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 山海經 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書曰縱虐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湯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古史通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 白虎通 殷道何質

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
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
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
尺臂四肘 [illegible]
【史記】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
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
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

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
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
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
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孔甲崩子帝皐立〇紀年作帝昊　帝皐崩子帝發立 [illegible]
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
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 [illegible]
[illegible]
【列女傳】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
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

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
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爲酒
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鞝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
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
意尙不饜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illegible]　湯征諸侯葛伯
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

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
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illegible]
[illegible]
【越絕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
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
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illegible]
【史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
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世紀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新語 伊尹負鼎，居於有莘之野，修道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

韓非子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illegible]

呂氏春秋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腠。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萑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 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illegible]

墨子 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

我國也譬之良醫葬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葬
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
房作女鳩女房〔補〕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書亡

【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
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
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
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
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
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
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illegible]

[illegible]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illegible]
[illegible]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illegible]
文

【淮南子】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
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墨子】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
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
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
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
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
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呂覽云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學紓[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世紀】夏桀無道暴虐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因湯使于夏臺而
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
下咸服○[illegible]

【史記】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illegible]
[illegible]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名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
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

【歸藏】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
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
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
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
法之臣自歸於商

【韓詩外傳】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
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
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
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
之命矣[illegible]

博物志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又爲石室瑤臺關龍逄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逄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及在上者老相與諫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 [illegible]

太公金匱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于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岑山崩爲大澤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

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壙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日施 [illegible]夏桀[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春秋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 [illegible]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

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呂氏春秋 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郼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湯[illegible]

旱以伐夏故寓爲大旱自此伐桀之年起見是 [illegible] 天乙在亳[illegible]觀乎洛[illegible]殺于禪[illegible]一子[illegible]黃龍[illegible]遇[illegible]于壇化爲黑玉赤[illegible]至[illegible]天乙受[illegible]伐[illegible]天下愁合 [同書] 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躍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易當代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 [同書] 湯受命將奉[illegible]向[illegible]齒[illegible]入殺[illegible] [同書] 湯[illegible]七十里[illegible]中明白虎[illegible]朝[illegible]白虎在野 天命在身 白雲入房 [同書] [illegible]桀將[illegible]之永從[illegible]而弘之天[illegible] 其[illegible]出田獵得大夫之[illegible] [同書] [illegible]成[illegible]

書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

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注]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書序

史記 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索隱] 夏[illegible]

帝王世紀 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南巢[illegible]

呂氏春秋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山海經]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經例以當時及所畫者爲說後人附會耳

尚書大傳 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illegible]湯[illegible]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

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 [illegible]

史記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illegible]

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以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 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詩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 [illegible]

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

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書 仲虺之誥 [illegible]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illegible]）

（書作湯誥）

史記 湯歸至於泰卷陶中𤳹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illegible]）咎單作明居（[illegible]）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illegible]）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莊子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爲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illegible]）（韓非子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illegible]）

越絕書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史記 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呂氏春秋 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帝王世紀 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

尸子 殷人之王立皁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

氾勝之書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illegible]）

說苑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荀子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呂氏春秋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

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𨟖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也○請雨多言七年[illegible]云五年者[illegible] 帝王世紀 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 淮南子 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illegible]

淮南子 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其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

呂氏春秋 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illegible]

[illegible]

繹史　卷十四　六

韓詩外傳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温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淮南子 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鬻子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周書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竹書紀年 [illegible]

[illegible]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

繹史　卷十四　七

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

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

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說苑]

伊尹五十一篇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禍可必細禍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春秋]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

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illegible]

[illegible]

[詩]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伐戶有有於編世歿于宋平 解合其際曹本月成有王考
商名得商頌十二篇於 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
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
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祀中宗也○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 之詩耳○按孫氏謂二詩專祀湯孫亦界見備為商頌湯之詩無疑）

天生民而樹之君俾司牧之古者帝王繼統不因神功則必丕
不可得而聞已黃帝革命首用干戈湯既以斯舉後世則
湯斯後之世及可數也湯稱按助於堯與刑五帝若天下又
何以稱焉竊謂聖人之興因乎時會順天應人者合者禪統互
帝聖君代出顓頊起於高陽屬姚姒拔自側微禪遜而興又有稱

矣夏后傳子禹之德及民者遠卜年有永雖有虐主喪國祚
世其後孔甲淫亂夏政始衰傳及后癸肆暴縱恣任威侮蔑
陵轢諸侯武傷百姓而天下始離畔矣湯之代夏政無道而
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有慚德何也曰始湯未有取天下
之心無取心而得之湯之慚湯之所以為聖乎自商錄殷家
功業著於唐虞賜姓胙土作基於商詩稱相土烈烈記稱冥
勤水官世有明德天所祚也湯之篤生當夏后之末膺受大命
固有攸屬矣初征自葛而四海歸心民情既有攸繫矣湯方
將聘伊尹於畎畝之中舉而進之於桀桀不能用尹既醜夏
復歸于亳湯以事桀為心故尹亦以湯之心為心五就五去
冀幸君之一悟改之一改也若是則夏不亡商不興民免塗

炭湯守臣節又何慚焉及其不可訓諫諂以遷善則不從告
以危亡則不聽啞然而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矣伊尹
曰是不可以救矣吾其舍此而歸爾湯亦曰是必割正不可
以須矣吾惟取此以救吾民爾故湯之事桀四海歸心而不
貳身拘重泉而無慙遲之二十年桀已老矣讒臣誅戮讒邪
日昌羣傾昆吾之屬播惡助虐而不可止是始出師鳴條爲
南巢之放豈非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湯猶以為慙
此聖人之用心異乎後世之利天下者矣至夫千金陰謀往
親驪夏諸子之雜說無足深辯惟是義師弔伐而亳衆有不
恤之怨者何也蓋自亳衆觀之知商邑之安不知夏民之危
知己之有穡事不知夏民之在水火中也常人狃於便安暨

心公於天下故陳師誓衆以天命民心勸以賞罰威動與
戰而弔伐之義申兵已解民已安矣說曰民湯不本宜乎若此

繹史卷十四　　三代第四

伊尹輔太甲

史記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紀年　外丙名勝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二年陟 仲壬名庸四年陟 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書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書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肆命徂后二篇亡

史記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按太甲居桐即位元年事史三年字皆誤 紀年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史記以攝政為非

書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
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
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
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
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
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
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
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以下】[illegible]

【書】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
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
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
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
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
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書序】伊尹作咸
有一德

【史記】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老既葬伊尹於亳咎
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書註】[illegible]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
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illegible]
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illegible]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公
孫丑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昔伊尹佐湯以有天下
經營締造之艱難親見夏所以亡商所以興嗣王不令丕

基將隳故使之去樂宮而親丘墓悲愴以發其哀戚之
思歎欲服喪以消其驕溢之氣久之怨艾自悔夫是以克終
允德然歸桐宮之放事屬創聞其志誠公而其名則弗順元
聖忠愛出自至誠不得已而爲之既而冕服奉歸復政厥辟
主臣一心綿祚永世然後伊尹之志天下後世無不共見矣
人臣有其志而無其德且不可效伊尹之事苟無其志而懷
覬覦以窺神器當主少危疑之際操弄國柄如莽操懿裕輩
借伊尹爲口實此簒奪之患不絕於史策孟子固已灼見而
遏絕之矣抑嘗考羅泌之論曰周公之抱沖子太甲之居桐
皆在諒陰時也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
年滕之父兄曰吾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此禮之

廢已久太甲之事宜後世弗及知也元祀十二月王始居陰百官聽於冢宰此喪之常紀非擯也嗣王不明故因其諒陰處之於桐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詞云爾非廢也三年奉歸于亳是起復之時爾非再立也廢立之說蓋起於漢霍光將廢昌邑告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昔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延年徼倖無稽之言使後世信之以爲伊尹嘗擅廢立矣若太甲三篇具存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焉且其復甲也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爲至矣及其告歸也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亦將因以爲利祿故

曰廢立之說本無其事惟槩以舜禹君臣之義則有愧實難氏之言如此竊以爲伊尹之在當日於志無愧則於義亦無愧方唐虞夏后之世君明臣良畏由用放三聖授受安事征誅尹之事商也伐暴君以救民輔闇主以允德匹夫不內於溝中厥后克俾爲堯舜適如其莘野之所樂見諸親身而止因時會以變通舜禹君臣之義易地皆然又何愧哉故有假禪受以爲篡奪者非堯舜之過也有託征誅以行叛亂者非湯武之過也有擅廢立以危社稷者亦非伊尹之過也

太戊盤庚之賢

〔史記〕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紀年〕小庚名辨五年陟 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〇世表小甲太庚弟〔紀年〕小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 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紀年〕雍己名伷〇由十七年陟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紀年〕太戊名密元年丙戌〇前編云年丙戌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榖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〇篇亡

〔帝王世紀〕桑榖共生于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榖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史記〕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隞仲丁書闕不具〔紀年〕仲丁名莊九年陟〔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〇篇亡〔前漢書〕仲丁之世毫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紀年〕外壬名發元年邳人侁人叛 十年陟 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河亶甲居相〔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〇篇亡 河亶甲時殷復衰〔紀年〕河亶甲名整[illegible]年[illegible] 四年征藍夷 五年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 九年陟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祖乙遷于邢〔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〇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十九年陟〇史記咸貞作巫賢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紀年〕祖辛名旦十四年陟 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

為帝沃甲【紀年】開甲名踰五年陟　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
帝祖丁【紀年】祖丁名新九年陟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紀年】南庚名更三年遷于奄六年陟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
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
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紀年】陽甲名和四年陟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
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
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
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
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
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紀年】盤庚名旬元年丙寅[illegible]
[illegible]

【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
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
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
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
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
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
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

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
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
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
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
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

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
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
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
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
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
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書】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帝王世紀】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䟽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金仁山以爲民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

【史記】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附】小辛名頌三年崩乙未索隱云此以盤庚三篇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而不見書文也）

殷商之時代有令辟史稱雍已立殷道衰太戊復興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殷又衰盤庚遷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軼衰軼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而帝甲一君史以爲淫亂書又以爲保惠者也書稱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不幸而享國未久也君奭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太戊有桑穀之妖蓋初政有闕焉感伊陟之言側身修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商人作頌以祀之廟號中宗由太戊見妖而懼又有陟扈巫咸羣賢以輔之也至於盤庚則極難矣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且祖乙圮耿至陽甲君民奢侈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庚欲遷都于殷宅復湯故居而世家大族各有黨與嗜利忘患胥動浮言以盤惑百姓百姓咨怨盤庚於此不挾尊高之威無震怒迫急之意反覆開喩藹然溫厚之言淪浹肺腑臣民咸悅浮

言息胥怨解涉河治亳復行湯政豈不善哉昔湯之興也八遷而後都亳以七十里王天下此本根之地弗可去也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若囂若相若耿若邢皆際河數遭水患為政者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自盤庚遷殷以來不獨民貧厥居而理以祖制參以新民化行黨消傳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其後世去殷遷沬國內衰弊比至於亡百姓猶思盤庚之政於戲可謂賢矣

武丁中興

史記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紀年 小乙名斂十年 [illegible]〕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紀年 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卿士甘盤〕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illegible]〕

帝王世紀　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說民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illegible]〕

書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罔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説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惟説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説

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説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説不言有厥咎　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説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書序】高宗夢得説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説命三篇○今説命亦僞

【説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尚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側身修行二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云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闇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言於政乃有桑穀之異○按桑穀見於太戊時矣豈又見於武丁之時事語相類其必誤矣

【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今亡

【史記】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問諸祖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詩】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序〕殷武祀高宗也〔韓詩外傳〕孔子曰讀書九一尚……代鬼方三年克之……〔帝王世紀〕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前編據此以爲高宗肜日祖庚祭高宗也〔紀年〕祖庚名曜十一年陟

〔禮記〕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喪服四制

〔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毛序〕玄鳥祀高宗也

〔史記〕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三十三年陟○書無逸稱祖甲爲賢哲之王而史謂其淫亂……國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崩子帝廩辛立〔紀年〕馮辛名先四年陟○古今人表帝甲子廩辛……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紀年〕庚丁名囂八年陟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紀年〕武乙名瞿三十五年大雷震死 子帝太丁立〔紀年〕文丁名托十三年陟 帝太丁崩子帝乙立〔紀年〕帝乙名羨九年陟

盤庚沒而殷衰及武丁之爲太子也舊勞於外具明哲之資即位之初甘盤爲相王居亮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免喪而猶弗言是時甘盤告老歸政以高宗之賢可以言而不言敬畏慎重必求聖佐以隆殷道至誠所動夢得良弼總百官養教學用能興起衰弊嘉靖殷邦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惟傅說之相業比於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於烈祖商人尊而高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方以志其功詩錄玄鳥殷武以歌咏稱頌其德蓋商自中葉衰微戎狄交侵荆楚之梗化尤甚高宗奮伐有截厥衆隆焉豈楚俗家爲巫祝神民雜糅是所謂鬼方者邪抑獯鬻方爲西北患古公猶遷都避之是即高宗所伐而詩易各載其事與非高宗修德行政勵以用師則不能三年勝此勞故既濟之九三高宗以之非傅說柔而能剛貞固不撓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濟之九四傅說以之用以表極商邑肇域四海成中興之業而祔享祖廟也詎不宜哉若夫惑後妻而殺孝己豐昵廟而致雉雊遭耄荒之年亦有失德乎然肜日之篇據書序以爲祖己爲高宗作也史記以爲爲祖庚作也且君而稱廟號果若追書之辭寧知非祖庚繹於高宗而有此祥乎史必別有

所考而又牽於書序故兩存之而無所擇云

周室始興

[史記]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illegible]

[illegible]

[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

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illegible]

執此以論其事終於此

〔史記〕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 [illegible]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illegible]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illegible]

〔詩〕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illegible]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

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莊子〕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

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illegible]岐山[illegible]周太王之所作也[illegible]今土地[illegible]於岐[illegible]民不[illegible]誰[illegible]知[illegible]何今[illegible]

【詩】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註】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皇矣首二章【列女傳】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正義】太王薨太伯還[illegible]之太伯再讓王季不受[illegible]斷髮文身為[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

【韓詩外傳】太王亶甫[illegible]而欲季為後也太伯[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

【詩】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皇矣之三四章

【後漢書】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伐西落鬼戎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殷牧師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王殺季歷【孔叢子】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周室以仁厚始基開國承家世有令德歷夏商千有餘載至業始成祚年八百本固者其枝茂原深者其流長也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際播殖百穀受封有邰功誠偉矣使其世嗣農官守土保邦俾無隳先人之業宜足以報其厚德矣顧不數傳而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公劉際夏桀之虐亶父遭獯鬻之偪轉徙播遷如是其艱難也曰非憂患無以啓賢聖非積累無以基崇高史稱公劉修后稷之業生聚再繁邦家再盛周

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思其德當其相宜取材行有養而居
有積可想其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蕩蕩公劉之所以列
於大雅也務勤耕桑占天時察物候可想其艱難力本斧焉
忠愛之俗焉七月之所以錄於豳風也傳曰厲山氏有子曰
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蓋商
有天下變置社稷以周棄之功多廢柱立棄以報有德而豳
侯亦承公劉新造之國纘業而安者十有餘世逮殷衰而狄
入內訌豳於是不遑寧處矣方獯鬻之來侵也太王曰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吾不忍以所用養害所養遂杖策而去之
夫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土士之所以爲士者以有人也棄
人與土寧必其有以立吾國者惟太王弗欲以土地之故殺

民於鉾鎬國之存亡不計焉於是豳人相師負老攜幼而從
之遂居於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旁國亦多歸之其
民五倍詩所謂爰契我龜憎其式廓者也惟時太王之少子
季歷生昌實有聖瑞太王曰興吾世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
及弟仲雍望風知指相率而逃荊蠻泰伯讓國於季歷季歷
傳文王文王傳武王終有天下是所讓者國而所以讓者天
下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傳曰太王有翦商之
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說詩者可謂以文害辭矣詩稱至于
太王實始翦商謂太王避狄遷岐百姓歸其仁周家代商之
業實始基於此云爾文王猶勤服事之節豈太王遽有圖商
之志且是時受辛未作商命未改太王方棄國於可槃之狄

乃欲取天下於未亂之商豈不厚誣哉至如泰伯不過一亡
公子採藥荊蠻而人心歸之遂啓吴國假令因岐山之舊邦
他日商周之際寧不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則謂之以天下
讓也其誰曰不然

繹史卷十八　三代第八

文王受命

〔列女傳〕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
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
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
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
立不蹕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
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
必過人矣〔[illegible]〕[illegible]
下位將起之衍也帝厚之於白太任夢長人感己[illegible]于豕牢而生昌是為周[illegible]
長十尺胸有四乳〔[illegible]〕[illegible]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illegible]〕[illegible]
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文王龍顏虎肩望羊　[illegible]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illegible]〕[illegible]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illegible]〕[illegible]蒼帝之[illegible]人望之
[illegible]之事西　長九尺　寸

〔詩〕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
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明一章二章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
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世子
〔大戴禮〕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學大安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資
必親嘗之嘗饋書膳太子亦能食嘗饋寡則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所有
過伯易以讓君所愛雖小物必
從襲是以年成於身道洽天下

〔史記〕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
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
士士以此多歸之
〔墨子〕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
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
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
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
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
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
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
有所放依而長○兼愛　非攻
〔呂氏春秋〕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
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
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
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
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
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
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
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無幾何
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二年凡文王立
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列女傳〕太姒者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

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子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管叔周公之兄也說見太姒十子昌錄世子發叔度… 不知是否西伯有內行是德亦之所以樂而敬化之所以大興也

【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大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

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國語】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又十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聲詩之理也為大序其篇首是為本篇之小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葛覃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卷耳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樛木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詩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illegible]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詩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朱子曰此詩首句非是余仁山曰按舉子黃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 [illegible]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詩】

后妃之美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母子作不皆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illegible]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illegible]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illegible]

[illegible]

詩文　卷十　五

[illegible]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illegible]

[illegible]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illegible]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illegible]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illegible]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illegible]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詩文　卷一九　六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役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役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illegible]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illegible]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illegible]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illegible]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獨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illegible]

【新書】鬻子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語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illegible]

【鬻子】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見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

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關而萬物生焉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人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建大德而爲暴戾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賊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時皆以爲度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術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若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技能則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王選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擧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因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

千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
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
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為卿相君侯之本也　聖人在上
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
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今鬻子書篇名大鄭殘缺非全書也子書莫先於此
列子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〻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
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
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
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
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illegible]

史記　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
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呂氏春秋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為妾
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
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　○據史記微子紂異母庶兄
史記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
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illegible] 材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　帝王世紀　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　荀子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新序　紂自謂天王

逸周書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弱無道作度訓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
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爵以明等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
命正上下以順政政以內□□□自邇彌興自遠遠邇備極終
也□微補在□□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
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凡民生
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
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
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
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以
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力何以求之力爭則

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
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
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
好惡教民次分揚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也夫力
竟非衆不克衆非和不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
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
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則無醜教
乃不至是以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
時百物行治治之初應初哉始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長幼成
而生曰順極　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成年年
穀足賓祭以盛大馴鍾絕服美義淫皁畜約制餘子務藝宮

室城郭修爲備供有嘉菜於是日滿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
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擯凡美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糺
秩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謹不早舉車
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之閭隨鄰下賓
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
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
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寶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設一人
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薪資無樂
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 [illegible]

禮記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

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 [illegible] 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illegible]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

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illegible]

韓非子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史記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

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illegible]

韓非子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潛夫論 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將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觀惡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迺所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

道也乃欲以此惡君王也王而卵誅何以華後紂則大怒遂脯
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匿室而閉唯
恐紂之聞也
史記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
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幷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 [illegible] 崇侯虎
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囚羑里
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 [illegible]

[illegible]
易 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
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吉原筮元
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大有元亨
謙亨君子有終 豫利建侯行師 隨元亨利貞无咎 蠱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有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噬嗑亨利用獄 賁亨小利
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
實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離利
利貞亨畜牝牛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恆亨无咎利貞利
有攸往 遯亨小利貞 大壯利貞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 明夷利艱貞 家人利女貞 睽小事吉 蹇利西
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
攸往夙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姤女壯勿用取女 萃亨王假有廟
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
恤南征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井改邑不改井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革已日乃孚
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
百里不喪匕鬯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貞凶无攸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
中 旅小亨旅貞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亨利
貞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中
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未

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下經

【史記】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春秋】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illegible]

【新書】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於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嘗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史記】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

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草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illegible]

[illegible]

[周書]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懼作武稱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岠險伐夷并小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助其罷武之間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鈐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咸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illegible]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爲師[illegible]

[illegible]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

及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好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六韜[illegible]

史記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

[illegible]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illegible]

尚書大傳 文王舉太公於[illegible]祭言觀志而見其心不[illegible]左右不疑群臣莫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舉舜[illegible]得舜文王參[illegible]以得呂尚 [illegible]

韓詩外傳 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既異族之人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

[illegible]

六韜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

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歴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以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〇并當時語

〔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〇綿大雅

〔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索隱〕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〇史以西伯爲殷重故先文其稱蓋者疑辭耳文王實未稱王文元事也臣竊曰若文王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云大勳未集也禮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既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文乃是追王爲王也〔[illegible]〕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〇皆妄說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

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尚書中候】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illegible]

[illegible]者八十萬戶【尚書中候】[illegible]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illegible]曰姬昌蒼帝子[illegible]天命[illegible]文王伐殷有國[illegible]

【[illegible]】文命者謂[illegible]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illegible]為[illegible]仁人[illegible]運[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作[illegible]之歌其章曰[illegible]今[illegible]以命昌[illegible]天[illegible]始有萌兮神[illegible]合謀於[illegible]今○[illegible]本文有二[illegible]赤烏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紂之時五星聚於房[illegible]王[illegible]日月[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岐山[illegible]五[illegible]殷[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五星聚房[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四海[illegible]文王得之[illegible]○[illegible]

【史記】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大傳與史記年不同當從史記但史以[illegible]伊耆紂之[illegible]書之下亦非也詳見下篇

【詩】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皇矣五章六章言文王伐密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說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

氏滅之也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illegible]晉文公[illegible]相類

【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太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眾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微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為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糴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留成城不留□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無使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

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使之緜乎均無之利民不淫無
播蔬與食種以數度多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車不雕
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構合樽屋有補無作資
農不敢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
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附註 [illegible]
○兩繇子彼遲周書稱周王宅豐三年豐大之大饑也文王所以[illegible]

詩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
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
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有聲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
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附註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序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
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
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
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枯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詩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
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附註 [illegible] 瞻彼旱麓榛
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
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
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附註 [illegible]
[illegible]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
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
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
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四牡騑騑周
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
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附註 [illegible]

見邦國親友 [illegible]予之樂矣 [illegible]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
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
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
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
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
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 [illegible]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illegible]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
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
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 [illegible]

周書 文王告武王以厚德之行作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
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
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
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
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
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閑者聖
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以
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
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
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
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
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
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
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
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

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
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
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
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
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
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 [illegible]
六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
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
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
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

人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鬭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illegible]

【說苑】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illegible]

【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illegible]

文王之爲西伯舊矣紂十三年乃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

受殷命而征諸侯一受天命而興周室蓋天眷有德命之去留介在微茫以文王之至聖受辛之至愚雖文王小心昭事無失臣節然而殷命已遷天意民心俱歸於有周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茲受命之實也明年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遂作豐邑立靈臺建辟雍越年而薨蓋自羑里之出至是九年矣當是時國有三仁猶翼殷命之長也故其言曰父雖無道子不敢不孝君雖無道臣不敢不忠率畔國以事紂守臣禮以終身誠所謂至德哉而說者以為西伯於受命之年稱王改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立不改元始畢二年伐紂泰誓稱十有三年者因文王之年也吁何其言之妄邪詩書

所稱文王皆後世追述之辭武王追王三王實在牧野既事之後且元年者人君即位之始年也古未有一君而再元者若文王之中年不宜改元而改武王之初年宜改元而不改不幾於秦漢之敝政五季之簡陋乎故泰誓所稱即武王十三年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祭文王之墓於畢然後觀兵盟津而伯夷列傳復有父死不葬之說進退無據徒後世俗儒不本經而信傳記以厚誣聖人紛紛異端之說所由來矣

繹史卷十九　三代第九

繹史卷二十　三代第十

武王克殷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illegible]）

（[illegible]【圖】武王望陽【同前】武王望羊[illegible]）

【禮記】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世子○夢齡之事[illegible]見下）

【史記】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說苑】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

誅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

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如何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新書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

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管子]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秷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

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也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歡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出師命將親于廟之禮授鉞不亦武哉○文不載兩弗上衍將軍少誤也作於處其中耳故六韜之書或取一二之說而已）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曰吾爲衆所恰夜臥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上闕晉林）

[說苑]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

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累於今之將者也○補傳六韜兵言當是衍文本書女青書百丈夫○奇使諸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與標作古義

三略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眾

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己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
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
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
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
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
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
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
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
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
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
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
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
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
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淸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
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保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
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
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
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
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
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
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

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
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
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
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
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
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
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
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强者民也故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
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强弱察其

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
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
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
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
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
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
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
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强宗聚姦無位
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
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
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

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咎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眾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中略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

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

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為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原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

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眾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祕焉下略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

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德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

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

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三略本太公所作黄石公以授張子房者史記貴乎下邳圯上有老父出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
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師與太
公作此太誓【附錄】武王伐紂[illegible]而行[illegible]未受命[illegible]二年之[illegible]○[illegible]稱武王[illegible]觀兵孟津未受命而[illegible]不舉之[illegible]文王有受命受元之命後者遂謂武王嗣位不改元自上接文王之年而兼數其十一年者[illegible]伐紂也遂[illegible]皆不可信[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尚父為周司馬時[illegible]伐紂到孟津之上[illegible]老[illegible]衆山[illegible]兕者水中之獸也[illegible]人船因[illegible]以化[illegible]武王持白旄[illegible]下[illegible]曰以予[illegible]【[illegible]】武王[illegible]白[illegible]入[illegible]八百諸侯[illegible]不[illegible]書[illegible]乃誅【[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白[illegible]入王舟王[illegible]三尺[illegible]下有[illegible]文[illegible]紂可伐王[illegible]以世[illegible]文[illegible]以告天[illegible]天[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以告天天[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白[illegible]化[illegible]河內[illegible]子[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耳

【書】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
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

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
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
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
無戮于爾邦【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illegible]諸侯之[illegible]西伯[illegible]者武王[illegible]以文王[illegible][illegible]文王[illegible]武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所得[illegible]以為武王[illegible]武王而[illegible]西伯[illegible]武王之[illegible]武王之[illegible]西伯[illegible]武王伐紂曰西伯軍至[illegible]水[illegible]曰[illegible]七十[illegible]而[illegible]祖伊[illegible]格人元龜罔敢知吉[illegible]記者有自來矣【[illegible]】紂時[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至周武受命【[illegible]】殷紂時六月[illegible]雨[illegible]【[illegible]】殷紂時大[illegible]生[illegible]角[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十日[illegible]土于[illegible]止[illegible]有[illegible]有女為男天[illegible]王[illegible]自[illegible]也武王[illegible]見二[illegible]天陽[illegible]之[illegible]紂子[illegible]往攻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王乃攻[illegible]夫[illegible]商之[illegible]天[illegible]子[illegible]山[illegible]見二日並出【[illegible]】有

【太公金匱】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
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廢於野君踐一日

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
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尸子】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
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楚辭注】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淮南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書】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
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
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
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
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
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
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illegible]】微子自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illegible]之師微子睹其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出[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云也○[illegible]

【史記】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於是微子度紂
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
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
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亡〔蓋圖〕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啼號者飛揚後乘作樣其聲清以肖　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古今樂錄〕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奈何身爲奴虜嗟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爲操〔尸子〕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胥餘箕子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謹按比干之死在箕子為奴之後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謹按此箕子為奴在比干死後史何自相牴牾耶

〔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說苑〕微有三仁之說子介子而不紂日箕子內□而陳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春秋繁露〕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七人皆□以死亦亂沈湎□紂□置紂左右○字考殷諫〔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日老者說不亡故遂東也紂乃剖比干而觀其心〔□□〕梅伯說紂□殷□而殷□紂紂怒乃斃之□□其身箕子見之□□□□

〔墨子〕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今按〕紂之□□三分天下而其一總周故曰

〔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高注〕紂為無道□□□□□□□□□□□□□□□□□□何以能年□乎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太公金匱〕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子〕武王□□人□□左撫而右麾之而天下懷其德

〔呂氏春秋〕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

為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勝書說周公旦曰延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嘐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

[史記]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晉書劉頌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還師猶曰殷有人焉待二仁未去其惡未著故須會仁山諸賢尚在紂廷殷人之望猶未絕也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周書]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祥曰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陳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強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民以度左右手□□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廿五□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于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說苑]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

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

【史記】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論衡】周武王伐紂卜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六韜】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今本無【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

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呂覽】武王[illegible]散宜生曰[illegible]事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illegible]靈甲兵也○今本無）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雨亭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已上武成）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說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竹書紀年十有一年[illegible]一月戊午師[illegible]）

（[illegible]五庫作泰誓三篇[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必有一誤[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逖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illegible]）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illegible]）

呂氏春秋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

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呂氏春秋貴因

書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書武成文 武王至殷郊俟天休命 御于兩…亦謂之爲甘誓所以誓者非徒是武王左杖白旄右秉黄鉞自爲條孔子錄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天者在也不有主之所用事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書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巴蜀之師巴國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 周書 武王伐紂…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武成文

詩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大明首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七章八句 詩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淮南子 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阯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 同上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黄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令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兵瓦解反走○今本無 論衡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不懼…之所譌也 ○是何等謬妄知如此亦不足辨也

史記 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

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衞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衞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

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
稽首乃出○此本逸周書克殷書文小異并存以備考

【周書】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武王使尚父與伯夫
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鹿臺
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
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
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
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
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
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

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
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
師尚父牽牲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
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
出○編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然見於諸書之前尤多備錄于後

【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
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
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
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不恐而嚴是以
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
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illegible]【周書】時甲子夕商王紂
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
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墨子】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
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眾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
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illegible]】武王伐紂紂赴火死
武王親射以輕呂擊之以黃鉞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illegible]】武王以黃鉞斬紂取紂首以懸太白[illegible]
紂嬖妲己亦懸以為戒[illegible]
之所縊保歡然在小白又懸首

【新書】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
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
之官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
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

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illegible]

【淮南子】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illegible]
王而拘

【史記】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
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
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按孟子戮蜚廉於海隅也

【呂氏春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
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
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

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　○新序同　[illegible]

書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武成文

尚書大傳　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說苑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illegible]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說苑　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

呂氏春秋　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避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illegible]

淮南子　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illegible]

乃罰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來下車封比干之墓發淚會志縣以昭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

【史記】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illegible]武王封比干[illegible]石林[illegible]興[illegible]世之字於[illegible]

【周書】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

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紀滅殷分俘諸國幷狩禽也殘缺舛錯聞書所未詳數之多疑皆失實

【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illegible]

【尚書】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武成

【呂氏春秋】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淮南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illegible]太公[illegible]

【太公金匱】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

其實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注下各得其所

周書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族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貧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無窮乏之患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榮葉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來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王政篇已具此言亦略複

書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書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illegible]

禮記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

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
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
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禮記○大傳
〔周書〕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乎薦俘殷
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
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
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
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
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
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
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時四月既

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武王降
自車乃俘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
右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
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
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
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
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
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於
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
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以獻俘祭告
之事皆與周祭於此

〔尸子〕武王之伐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
者受外祀〔呂覽〕武王既殺紂令其黨殷之社稷以爲天下大古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
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
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
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
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
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

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
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
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
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
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
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
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
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
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
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

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illegible]

一語或長言之俱見古箋[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以書銘隨身自誡其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illegible]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污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illegible]武

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illegible]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illegible]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illegible]危○後漢書注引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極則敗○御覽引[illegible][太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之時[illegible]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雖取[illegible]

[illegible]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邸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舊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曰天下周之天下

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此說近俗[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列士傳][illegible]

[呂氏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

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莊子讓王篇略同呂覽誠廉篇亦係之文且陋文多奇 韓詩外傳伯夷叔齊其操□□莊列吾伯夷叔齊否其飢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韓非書云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後周初官欲與將軍之名其言異也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此亦異聞

[呂氏春秋]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管子]兵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作樂以象其功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淮南子]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

[禮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記

【詩】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序】武奏大武也○春秋傳以此爲大武首章朱子曰篇內已有武王諡非武王時作矣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詩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春秋傳以爲武三章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春秋傳以爲武六章朱子曰未詳某王時作　亦詩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詩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文王有聲八章【詩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illegible]】[illegible]草木茂盛萬堪亦宮室皆名鎬宮既有天下遷都于鎬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詩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書】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亡【[illegible]】[illegible]東海時有獻竹箭[illegible]中有[illegible]武王時[illegible]之國獻瑞有一保

【詩】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詩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illegible]字也【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illegible]成王[illegible]文武之道在所之則天下無不[illegible]其文教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詩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舊說武王時詩朱子云時世不可知

讀戡黎微子之辭知殷之所以亡讀泰誓牧誓之辭知周之所以興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黎者殷圻內國也昔文王受命征伐西方之國自關河以東未有事焉況圻內乎武王

嗣爲西伯亦猶然服事之心遲至九年然後觀兵孟津猶以爲天命未可還師去之戡黎其在茲時乎傳稱紂有黎之蒐則黎紂之黨也戡黎以警紂示以剝牀及膚之勢而紂不悟祖伊情迫語峻明告以阽危而莫之省也殷尚可以不亡乎三仁皆戚臣也屢諫不聽誠不忍見家國之傾覆宗廟之不血食心煩慮亂莫知適從徘徊去處之間有甚於痛哭流涕者紂方悉雖自賢固有悛心殷之亡尚可以待乎於時微子去矣箕子比干囚且死矣天下之人迫於水火之深熱望我后之來蘇武王於此灼見天命民心之歸已不可辭也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則天心弗忍取殘救民之責武王又安所讓哉是故文武之心一也

文事武伐其道同也視天與人而已矣問者曰克殷者周也當其事勢已迫祖伊之告何獨責紂而不咎周微子箕子又何獨歎殷之必亡而不謀所以禦周曰木之顛也本自撥[illegible]之踣也基自壞周蓋輔本而扶基者非撥本扣基者也紂之無道億兆離心久矣文武不與八百諸侯孰非伺隙而乘之者惟文王率天下以事殷武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後從事則殷紂數十年之天下周實延之商之臣子於周何尤哉紂若不死武王爲民請命亦放廢之而已未必遽推刃於其頸既而紂已自焚遂封武庚以奉其先祀周之於殷可不謂仁之至義之盡與問者曰立國象賢所以永世微子之去抱祭器以奔周蘇子古史固取其說矣傳又稱武王克商微子而

縛銜璧衰絰輿櫬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周之滅殷微子已歸周矣今微立庚俾後有三監之畔武於此爲失明乎曰微子歸周之說非實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按史殷本紀微子數諫不入與太師少師謀而去其後比干剖箕子囚二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二師不言何名而周本紀則以爲疵與彊也是當日蓋有持器以歸周者而非微子矣至宋世家則又謂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還之自爲抵牾如此詎可信邪夫微子之去其自靖矣度紂終不可諫諫必不我聽身爲懿親固不欲爲苟去姑遜避於荒野君或感悟箕子比干庶可借以施其匡救即其自靖之言觀之惓惓忠愛恐一日溘先朝露則無以報我先王惟是各盡

其所自獻未暇計及身之禍福顧忍以重器適他人乎若夫面縛銜璧楚臣權辭以尊其君是又未可據也況入殷之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稠疊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荒未之獲也迨武庚既叛而誅始封微子於宋賓王家以備三恪然後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爾方紂之昏狂箕子比干其强諫一也比干適逢其怒而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而後世之說者以爲箕子不死欲傳道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姑以不死傳道且豫知武王之訪已留身以待之此其妄謬不經無足深辯又或謂比干諫而剖心生於亂世不能以智自免故三仁之中比干爲下噫聖賢之所爲以一身爲萬世法若殷之三仁不幸而遭亂世其忠君愛國之心無不同而生死

去就之義或各與後之人見其迹不見其心又從而評隲以資口實其亦未取孔子之言而重思之乎

繹史卷二十　三代第十

周建諸侯

[史記]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輿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illegible]畧同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荀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

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舜之後周武王封

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幷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大紀曰武王大封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堯帝之後於薊舜之後胡公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封神農之後於焦封尚父於齊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叔鮮於管封

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爲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都朝歌封[illegible]於曹叔武於成季載於冉封其弟叔繡於滕又封諸叔於郜於雍於原於酆於畢於[illegible]仲虢叔爲文王卿士仲封於西虢叔封於東虢[illegible]仲雍[illegible]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章已君吳因封之[illegible]昊之後[illegible]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illegible]分器○[illegible]武王封[illegible]之國具爲詳備[illegible]

史記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illegible]曰[illegible]同　[illegible]　晉太公封營丘之[illegible]鹵[illegible]而居[illegible]人少爲是通商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強國

韓非子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春秋繁露〕營蕩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史記〕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illegible]

〔史記〕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illegible]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illegible]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飯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也可不慎乎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荀子〕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

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韓詩外傳〕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說苑〕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史記〕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巳上伯禽封魯〕

〔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韓詩外傳〕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一身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家給人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賦斂重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說苑〕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韓詩外傳〕召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有嫌疑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以見歌也而名高美之

〔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列女傳〕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欲之行焉〇風說行露詩興〔韓詩外傳〕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周書〕召公年百八十〔巳上召公封燕〕

書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
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
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
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
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
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
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
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
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
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
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
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
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
汝乃以殷民世享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
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尚書】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〇康誥酒誥梓材[illegible]

衛以康誥酒誥二篇冠爲武王之書以梓材一篇別爲成王命侯邦之文復從仁山金氏之說也

【史記】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illegible]　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illegible]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于曹

[illegible]

【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illegible]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illegible]。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illegible]

史記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illegible]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illegible]

史記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illegible]

史記　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書序 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尚書大傳 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後漢書 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 ○前書八條 教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八條不具見也 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 [illegible] 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約以八法而下卻樂浪成禮俗 [illegible]

史記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論語曰微子去之殷未亡時微子已去矣面縛之說乃從人以相往上受[illegible]之際耳未可爲信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書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書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傳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尚書大傳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漸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史[illegible]

史記 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書稱以爲卿士蓋仕周非仕魯也史記誤

【書】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書序】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命〔蔡仲之命〕〕 〔[illegible]〕

【史記】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

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呂氏春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illegible]命以唐諸夏成王之子復有邢應韓之國也〔已上晉始封[illegible]〕）

【史記】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賈誼書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illegible]成王見鬻子曰何長也史云鬻熊[illegible]成王之所封乃其曾孫也[illegible]〔已上楚始封[illegible]〕【楚陽國志】武王旣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遺其詩曰川嶽惟平其稚多黍旨酒嘉殽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旣潔彼犧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辯麗之氣其爵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之[illegible]〕）

〔[illegible]〕

封建肇於三皇至五帝而制備歷夏洎商爰周鄧隆其法尤密矣武王之有天下也大封公侯於天下班彝分器作之屏翰以衛王室同姓兄弟之國五十有五而異姓勤勞以文畢封表錄前帝苗裔立有虞夏商之後以備三恪其制則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其宗盟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强幹弱枝犬牙交錯至矣哉周詳長慮誠久安之模已春秋之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有罪無後諸皆分茅食土在外爲國在内爲采内爲公卿外爲牧伯見於詩書傳記者歷可考也傳稱武王克殷有天下分建諸侯又言文武成康並建母弟以蕃屛周蓋周之列國雖歷世分封而原其創業始基則歸功武王焉以文武之締造經營周公之撥亂反正馴及成康重熙累洽列侯群辟星羅棊布於九州之中捍衛救圉内外奠安可不謂至善邪迨後

上失其制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禮樂征伐從淺四瀆而王官方伯黷貨莫能征討淩浮不振以至於亡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以封建故而不知其所以長世者正以封建故也驪山之禍賴秦伯以復存東遷晉鄭是依春秋盟會以尊王室迨至七國紛爭周弱極矣猶以爲共主而不敢取稱使周不建國爽厲已失之矣何必赧哉秦并天下謂已之以侯得也又懲六國之難取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子孫尺地莫有自以爲得矣未幾劉季起於匹夫奚必有土乃王哉漢懲秦敝亦欲法三代之封建高帝面獨擇立失宜割地過制大國連數郡二三庶孽瓜分天下之半尾大抗衡後世又從而削之以致叛逆誅絶三代之法蕩然無餘

矣如以諸侯爲難制不若郡縣之易安也何三代建國不聞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竝起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未至遽亡莽卓盜漢天下之牧守無敢讓者戍卒亡命呼號草澤之閒斗符穿窬移國祚於之際甚矣郡縣不足恃而封建爲可久也語云馬疲至死不假以轍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周公攝政

[史記]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紀年]武王分天之明吉豐子祿父是爲武庚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按漢書地理志謂以封紂子武庚以邶爲衛霍叔尹之邶鄘衛三叔尹之殷之三監其說與[竹書]十有三年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

[尚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竹書]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帝王世紀]武王娶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新書]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左右不可不練也[史記]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竹書]武王年五十四○按禮記說壽齡之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而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後復有少叔殊未可憑也

[禮記]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

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〇文王世子

【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

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饑而餓暑而暍寒而嗽

寢而莫有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倘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史記】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書】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大史以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定鼎之後[illegible]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

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禮記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劉昭注成王冠周公命史 內史考成王將冠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砂為冠之人有冒度而無作之者 周公命左之

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

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書作流言在罪人斯得者如知管蔡之情 是非史之 而孔氏以居東爲東征尤非

越絕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

詩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詩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无首凶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
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
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
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
人爲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
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
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
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
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
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
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
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
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初六謙謙
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
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

用行師征邑國　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
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
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
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
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
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
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
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
六敦臨吉无咎　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

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
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
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
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
滅耳凶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
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
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
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

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无妄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大畜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遯初六遯尾厲勿

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蹇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解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无不利　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
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
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
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為大作
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
從利用為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
雨若濡有慍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隸釋　卷二十三　十二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六繫于金
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
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
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
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
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
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
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
用享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
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井初
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
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冽寒
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六二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
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
革面征凶居貞吉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
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黃
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初九震來虩虩後

隸釋　卷二十三　十三

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九三
震蘇蘇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
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
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
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歸
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
羊无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
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
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
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
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咷喪牛于易凶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
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

喪其資斧貞凶　兌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
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渙
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
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
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
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
翰音登于天貞凶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

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
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濟初九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初六濡
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
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
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illegible]
右易之二百八十四字[illegible]
周公屋[illegible]
[illegible]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
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

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
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
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
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
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
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
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

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序稱周公遭變故先儒以爲居東時所作書云[illegible]之書詩[illegible]周公[illegible]）

書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詩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illegible]）

名之曰鴟鴞焉（[illegible]）之者謂不知誰[illegible]

選註 明

書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越絕書 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賓此周公之盛德也（[illegible]）

詩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毛序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illegible]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illegible]）

尚書大傳 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illegible]）

史記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

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illegible]）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說苑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illegible]）

〔書〕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印者化生于將錫周公曰諸史家曰若言則多為此言則不諾寄于將錫周公曾附為也明日興師而東誓鮮故書曰以不言之誓周公曾證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從盟者矣

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

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

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蔡叔之卒周公位冢宰三公之位冢伯禽封于魯周公命[illegible]成人[illegible]蔡叔之胡伯禽[illegible]之國

〔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

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
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史記】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
命作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歸禾嘉禾篇皆亡此史記所叔序云歸周公旨一
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
敢訓周公○史記周公居東未逆歸事而叙鴟鴞之詩於定亂之後皆失其叙
【詩】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
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
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
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朱子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詩□□】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
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
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
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史記】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政將蒲姑篇俱亡史敘周公居東征之後孔氏亦以成王卽政淮奄又叛也前編不以爲然書於東征之役今從之【□□□】淮夷徐戎及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
【書】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
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
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
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
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

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
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
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
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
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

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illegible]

史記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illegible]

○史注引與今本異[illegible]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大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書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illegible]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illegible]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illegible]名篇二篇相為終始者當合而觀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召誥文[illegible]

梓材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

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
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
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
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
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
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
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
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
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是召誥文
惟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段錯簡在康誥之首蔡氏以為洛誥之序篇錯定為梓材之序曰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
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
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
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
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

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之書本備伏生而大誥以召書多盡合是以為成王命康叔之篇自王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今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辭今以其序頌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教戒在序誥之首而封王曰封三字無不可合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
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
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
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
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
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
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
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此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
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
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
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
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
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
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此洛誥周公請周王往洛封叙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
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
祖德○此答成王在洛留公而歸周之辭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
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
懷德○此成王答周命寧公而公復之之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是史臣記載之辭也洛誥一篇紀敍敘事當有闕文錯簡○首書家皆傳云昔周公營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
周書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複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見尚書洛誥以下本考訂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尚書大傳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尸子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

荀子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說苑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宮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

臣不能存君矣

呂氏春秋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成王[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成王[illegible]周公大平[illegible]天下大平丘陵高下皆[illegible]

史記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

既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作此以誡成王以周公奔楚在與無逸同時人誤以金縢之事史不能擇也多士亦非誡王之書史公無逸多士之文頗相參錯今例之按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太史公何自相舛張也於彼不應云作無佚於此不當云作多士

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周周公作無逸○大紀在十一年

淮南子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

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荀子】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

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曰鄉有天下曰君臣易位未免荀子之說

【尸子】周公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

【鬻子】故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敘風雷之變擬於此由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也實謂周

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薄姑○其篇亡

【禮記】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記明堂位○此篇魯自誇天子禮樂先儒以爲妄說○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

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記祭統

武王滅殷七年而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位以聽政，處危疑而行辟朱甄發身計也。既而四國流言，公居東以辟之。天誘其衷，啟金縢悔悟，迎公歸，東征以靖殷亂，內使君臣無疑，不辨周公歸東山之詩，不破殷世之家，而除骨肉之難。推殷頑民遷之雒邑，則王室永可固乎。識者以武周滅殷而封武庚，其謀猶不啻命監而使三叔，其智為不足哉，此以成敗論事，非武成之心也。周公不以民叛罪惡止其身而已，不欲絕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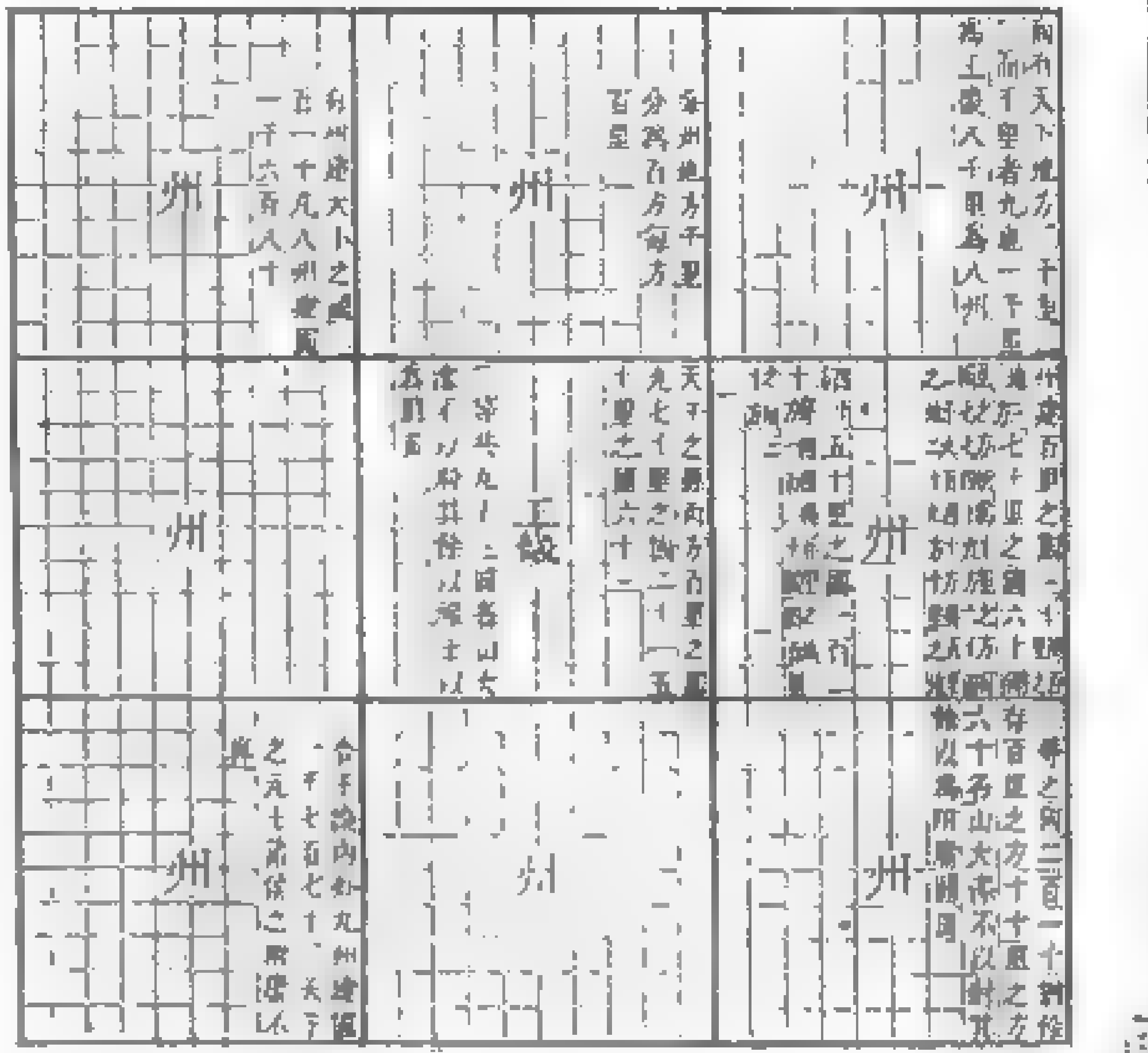
世也，故立武庚以存殷祀，猶以為可疑而置之，是殷雖不得存也。將是分殷故都為三監監之，固殷傾也，而所使又皆之昆弟管蔡親，猶以其將叛而殷之，孰不可疑者？是殷祀猶不得存也。惟武周以仁義立武庚，故以誠信使三叔。不幸仲子闕位，周公居內攝政，管叔爲從而間之，若死之謂何，又由以為利於非孺子之叔父乎？此管叔之不智也，而武庚實嗾之。流言以惑王室，武庚翻其內難，以為殷緒可續而復，三叔可翻而用，此武庚之惑也。而管叔實稱之，同惡相濟，訛言煽惑，淮夷徐奄舉起而附之，是管其叛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殷，必且激其報也，以中興恢復之名，而聲三監為羽翼；管叔意在據周，必且呼其國人，以除惡君側之說，而借武庚

爲祿援淮夷徐奄又意在取魯必且外假應殷之勢內窺新造之邦而倚武庚三監爲犄角相挺而起以亂助亂同歸於亂周而已當是時周禍烈矣邦君御事懷艱大之疑王宮君室謀自守之計若然將棄東國於不問養寇貽患莫大焉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是以周公大誥決策東征匪寧卜之是恃也亦惟釋羣疑而作忠勇之氣期於殄賊而已矣惟時魯公皆師征淮以離四國之黨而康叔守邦於衞史稱其扞祿父之難四國所以不能長驅西指旋就誅滅者安知非康叔牽制之力哉抑大誥之書言殷亂而不及管蔡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而卒誅之何也爲王室也象欲殺舜止於亂家舜得而全之管叔以殷畔至於亂國周公不得而全之故黜殷

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公義之不得以私親掩是周公之不幸也亂既平矣周室復寧於是營洛作都以成武王之意三塗嶽鄙之間居天下土中以爲四方朝貢道里均也遷殷庶於新邑使之丕作越事而誥告之辭不勝其諄切皆弟焉以微子紹殷後而封于宋宋故亳都亦商之舊國也成王周公方且坦然命之而不疑卒奉桑林以克永世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抑又考之書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雖所誥不同大抵爲殷人作也竊嘗武成見周之取殷甚易及讀八誥又見周之安殷甚難其紂虐方熾民迫於膏火故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乃徐思殷王之世澤而不能忘乎若是則周之頑民殷之義士即再四申諭革面而未必革心周之隱憂正未已也然考殷周之際實有不盡然者殷自武乙再徙河北罔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立又三十年乃決潰而墜其緒周則世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酷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當時殷之良民未嘗不服田力穡安居說服而頑罷梗化者特喧呶酗酒逋逃姦宄之流未服厥辜者耳加以紂所寵任豪室巨族怨周之不已用也借復殷之名鼓倡浮言聲不遑從而和之故曰頑民頑固難化之名也周不忍輕殺必欲使之變移歸心而後止不釋反覆誥戒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周公之東征也黜殷踐奄三年然後定歸而治官營洛誥告庶殷蓋日不遑暇焉若其趨事

辟位陳七月之詩致政歸老進無遇之謝忠變勤勞歷宰輔初終如一日也故周家之業文王經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而先後斷翼之則周公也化洽政治卜世靈長奉合其執與歸

繹史卷二十二　三代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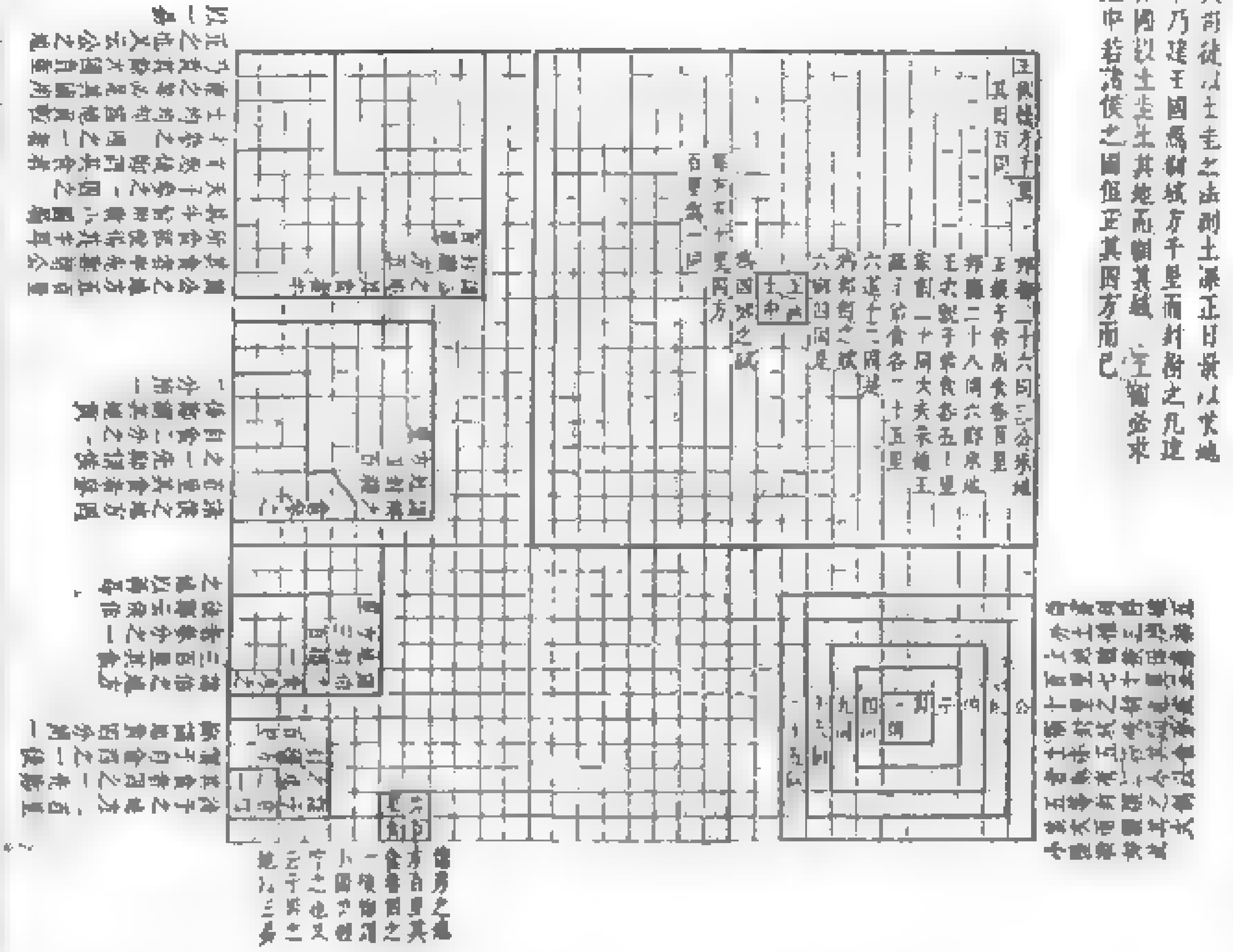
王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註云此殷制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中國耳萬國諸侯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地減國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　愚按王制所稱九州建國之數既[illegible]不通其為殷制亦無確據鄭氏直謂湯承夏衰九圍狹小何所見而云然邪

此圖為一州六千里之地每方百里為一何因鄭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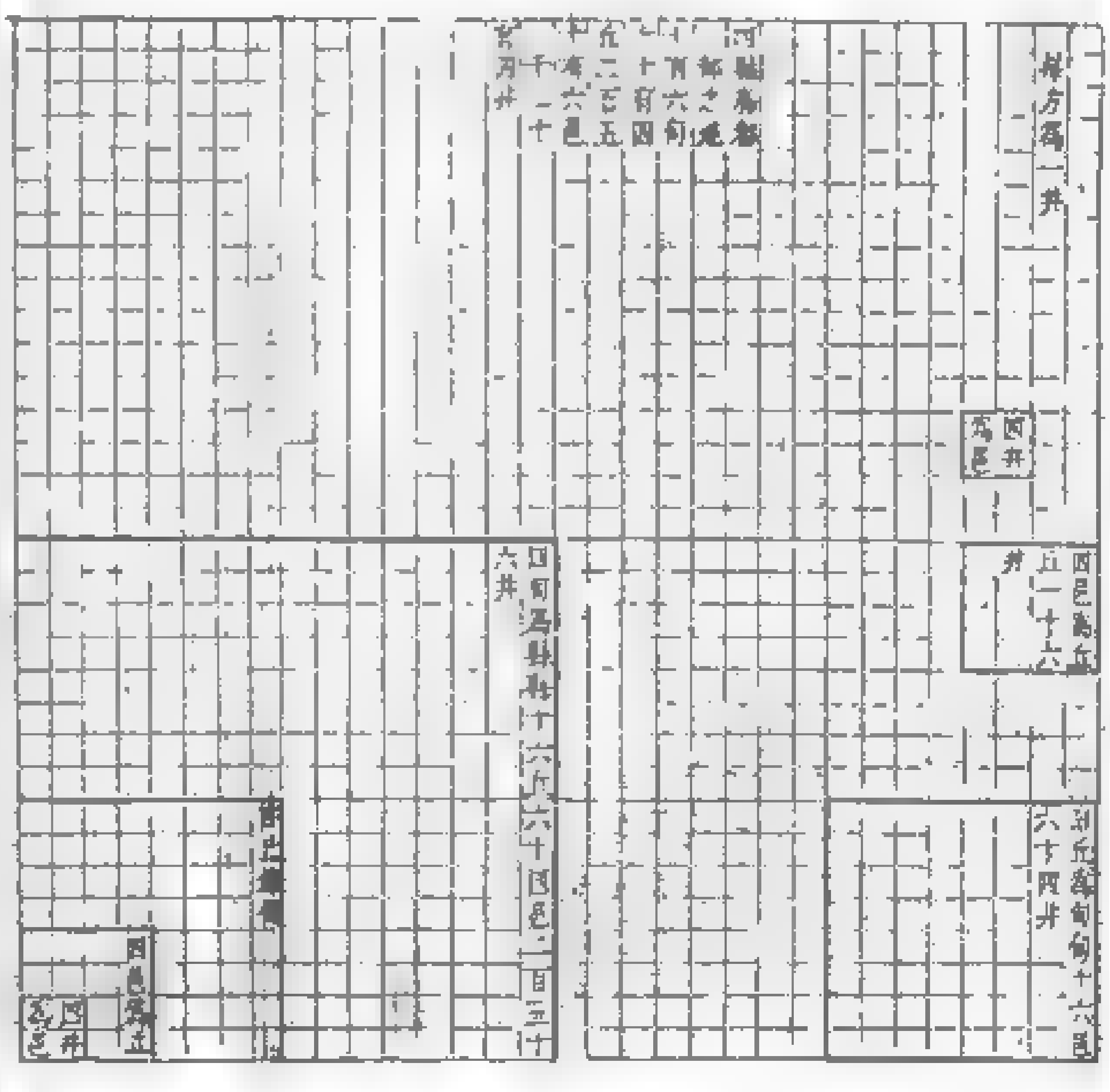
附庸言同者謂後來附庸而為附庸一男庸者一何也謂侯為後國及有屬者乃附附庸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註云以此率推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設法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數焉　愚按周禮鄭氏之言邦國也職方氏所職周之九州不外於禹貢五千之域書所謂方七千里也必令畿內千里而八州各六千里然後設法每州封四公六侯之等而又以男備二百一十國之數是八州之地當有三十二公四十八侯八十八伯二百子一千三百一十一男周之建國盡是也分州畫界因山川人家以為賓衰故兗豫之地不及幽揚之半何害有州各六千里哉蓋周之制法大凡邦國千里若封公則可四侯則可六以孚男則可百然五等之國往往綦布於千里之中約以是積其里數而已此職方氏計邦國以知道里非計道里以分九州也若王制每州二百一十國自是殷法於周何涉哉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域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注[illegible]必求地中若諸侯之國但正其四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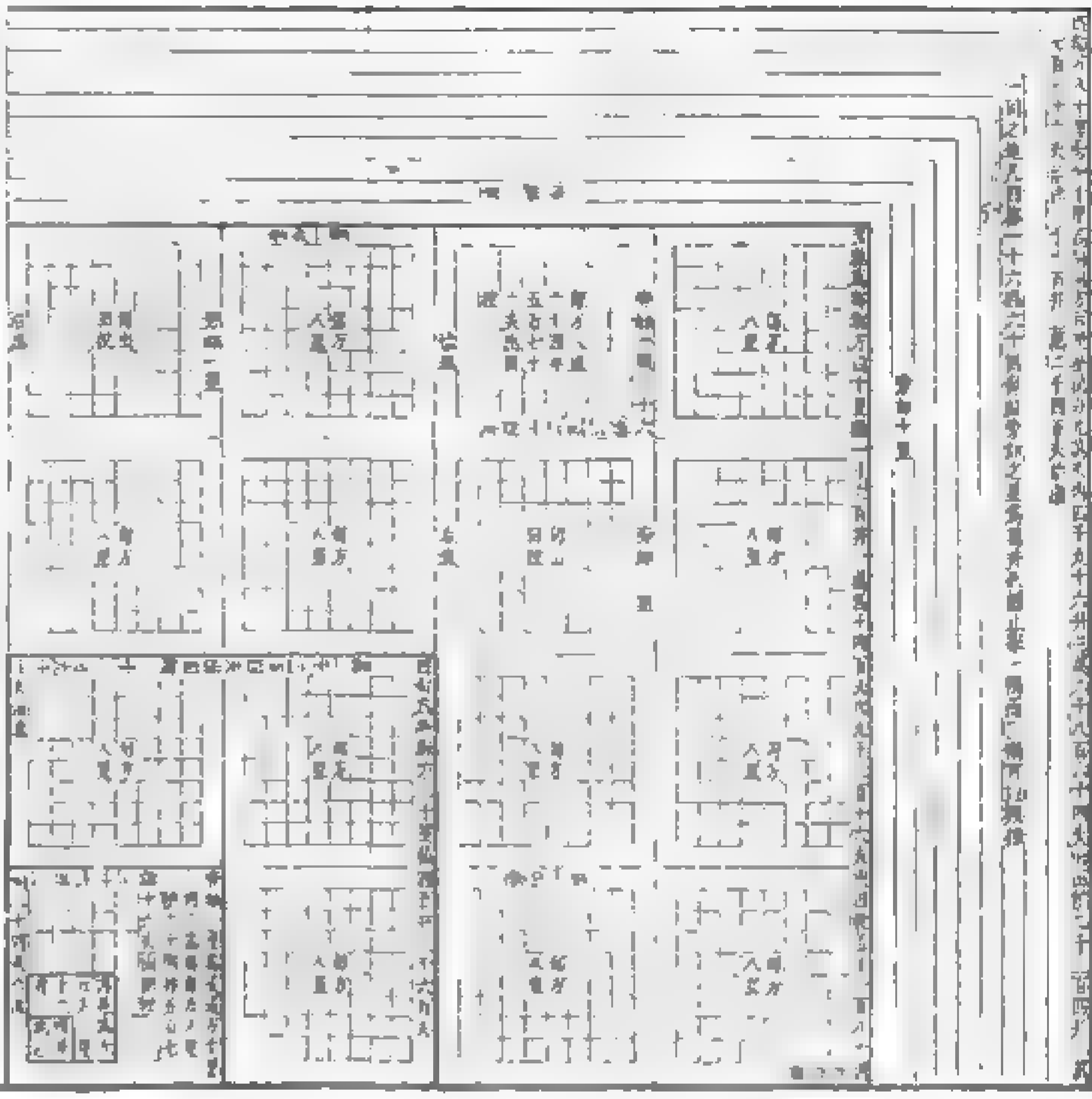


五等諸侯之食先鄭云諸侯所自食其於經文似順若然則大國貢輕小國貢重非字小之義故後鄭不從



小司徒經土地九夫為井以畝百為夫計之故曰九夫地有上中下大約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實則四家四井為邑十六家論語十室之邑是也四邑為丘六十四家丘聚也所居二年成聚是也司馬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二百五十六家司馬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五人又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二車共百人甸出車可以軍旅出役故以為名畢賦之法期於甸而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譏重賦也四甸為縣一千二十四家出兵車四乘四縣為都四千九十六家出兵車十六乘凡丘甸縣都皆據井邑居民而立名所謂以室數制之其出車當從零就整并可以道里計也姑為方圓以著其名數而已鄭註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以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以治澮以合司馬法通成終同百里萬井之數夫有田即有溝洫豈田在一處洫又在一處夫所以治田出稅豈出田稅者有夫治洫澮者又別有夫哉其說誠不可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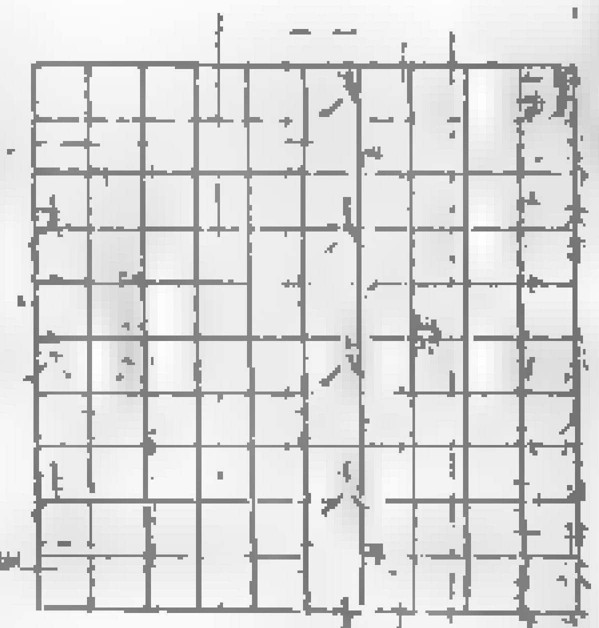
鄭氏甸都旁加圖



按鄭氏此說甸六十四井旁加三十六井以治洫都方八十里旁加一里三千六百井以治澮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此率合百里萬井之數不覺其辭之迂也經言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夫耕田出稅利通溝洫本不相離故溝洫即在田中非旁加也且既以旁加以治洫治澮矣何得復謂之井計萬井而出稅者不過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井則是實耕出賦之地少而水渠之費田反多也因其說而為圖用著其非

制田井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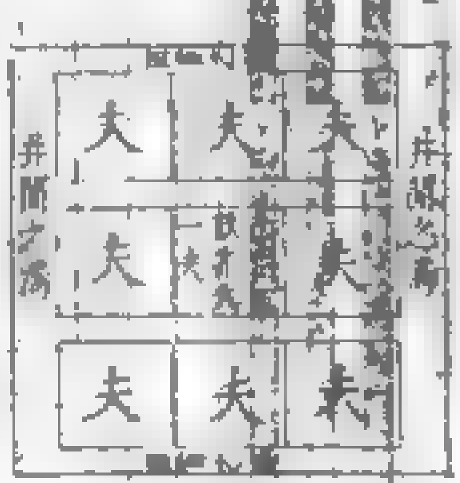
步百為畝



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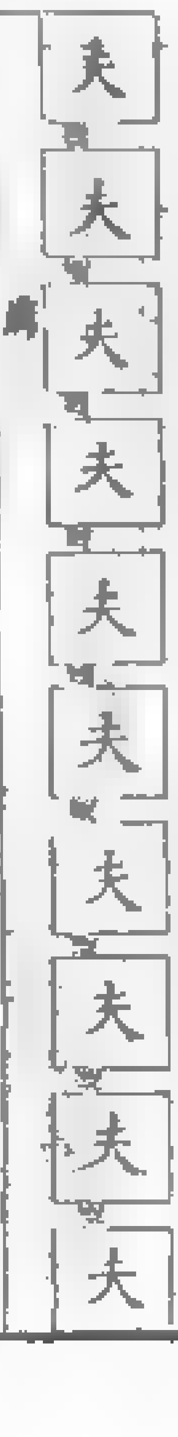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

井間之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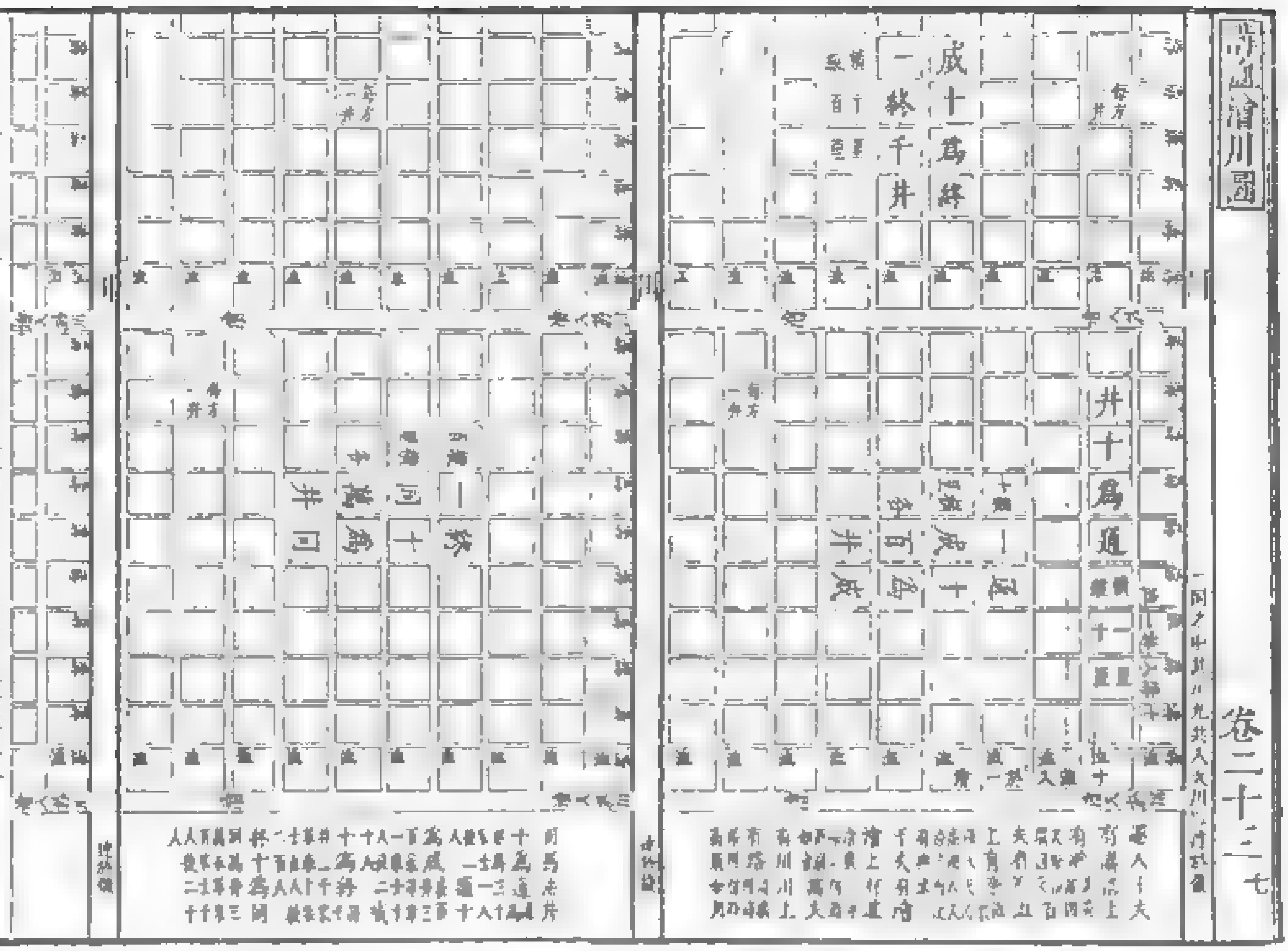


……為井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遂夫之法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注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萬井一同以開方計之縱橫各百井限於方幅不能盡載圖此以例其餘
遂人所謂十夫萬夫之制以受田百畝為一夫也井數限於九夫限於八今合為　圖者其
溝洫之法可以互見且餘夫受田不過二十五畝則每井當容十餘夫使衆成數言之

乃樹者皆為縱畎以入於遂一步三畎立苗一尺此樹植之法井牧皆然也夫開之遂入於溝此利通水道之法亦井牧所同也故考工記田首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謂之溝是井田之溝遂也遂人夫閒有遂十夫有溝是牧田之溝遂也周禮小司徒舊法司馬法述之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田甸為縣兵車四乘四縣為都兵車十六乘此不計道里專以都鄙之數為兵賦之法耳司馬法又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終十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均之為司馬法也以室數之實計之成以道六十四井成百井皆出車一乘甸以室數之實計之成以道里兼山川道涂之廬數也故一同之地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定出賦不過六千四百井又以上中家世等地肯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一同其三積五千餘家由車百乘若以一成之地每井除山川等三分之二百一定出賦六十四井實合甸之田一數一井夫除二山川等地三分之二營寺稅余對舉岑事之其稅責今云一同其賦萬家者此乎蓋其不必除其盧地與三等受地之萬井為三為以下遂亂敖數三夫為屋鄉家也積至萬井為三萬奏節云田車百乘賦一夫考工匠人溝洫之法自井九夫為

皇朝文獻通考　卷二十三　遂溝川圖　二

當以至百里為同司馬法自三屋為井以至千邑為同其據井田言之小司徒之言甸縣都言井而牧可數推遂人之溝洫川言牧而井亦同其法夫井田之地必方如棊局乃如畎有其水道必繩貫如鉤股自非盡寬平之壤豈能為之牧田有蒐地可耕多不過十夫少則不足一夫亦可補而為成無於田寧夫自供什一之賦先王制法相賓而成所以並謂都鄙鄉遂之異制豈都鄙盡衍沃而鄉遂悉原隰數

受田圖

三等受田法

上地：田百畝 萊五十畝

中地：田百畝 萊百畝

下地：田百畝 萊百畝 萊二百畝 [illegible]

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然考周初開土分田有
丕盡然者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
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
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
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
地食者參之一三等之地經中因見皆分土以任民上地不
易又益以萊五十畝三分而食其一每夫田五十畝是一井
之中實不足六夫夫中地一易益以萊百畝二分而食其一
每夫田二百畝是一井之中實四夫也下地再易益以萊二
百畝三分而食其一每夫田三百畝是一井之中實不足三
夫也井田之經界有定而夫之受田不齊如此必有休代之
法則田之所收者均但不易則費人工少易則費人工多其

三地之人食與可任者人數不同正夫足其所食之人數百
又有可任者即受餘夫之田餘夫滿七六五人之數者則受
正夫之田大約二等之地通田融而論每井不過四家可用之
民十人而已若拘於一夫百畝則田有肥瘠口有衆寡數均
而實不均也故知古人八家同井特就地土膏腴生齒豐庶
者言之非一槩通行之法也
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或不易或
一易再易故自七人至五人可任者三人至二人皆食於百
畝之內七六五人之外又有弟六尺以上可任男子征役之
事乃受餘夫田二十五畝如有數弟則各受餘夫之田以養
其妻子適弟雖生子猶同居故兄弟之子為嫡子其稠謂為
同堂兄弟也夫與弟各生孫則已又為父其冢子為人大子
為餘夫其孫各為其子以成家夫之冢子受原田弟之冢子
各受百畝之田遂人所謂夫一廛餘夫亦如之也世大相降
其法皆然或疑朱子云壯而有室受百畝之田賈氏疏云年
二十九已下受口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夫
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妾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
畝且一歲之間因有妻而遂加田七十五畝寧不至荒蕪乎
故餘夫必俟丁衆成家方可授以百畝若一夫一婦則館然
二十五畝經所載未盡可考壯而有室即受廛則居受田別
耕皆天之下豈無父子兄弟之衆矣王政不幾廢民荒

周官之制上

[史記]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
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illegible]

[書]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
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

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
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
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
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

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

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今作立政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天官冢宰一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

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

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

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

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
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
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
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
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
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
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
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
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
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
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

曰廉辨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
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
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
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
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
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
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
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
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
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
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

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
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治灋以攷百官
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
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以式灋掌祭祀之
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
之飧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
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
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
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
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

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宮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
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
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
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
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
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
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
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𩺰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

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鮮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

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

饔之事○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𩺰者掌其政令凡𩺰征入于玉府○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

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食醫掌
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
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
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
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
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
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
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瘍醫掌
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

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
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
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
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
之○酒正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 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漿人 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
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
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

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
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
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
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
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
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
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
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漿人掌
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
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凌人掌冰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
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
冰夏頒冰掌事秋刷○籩人 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 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 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 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 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
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
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
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
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
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

菹雁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次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宮人掌王之六寢

之脩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人

十人○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會掌邦之六典
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
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
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
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
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
詔王及冢宰廢置○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
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
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
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

要貳焉凡邦治考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
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
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
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
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
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
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
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
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
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

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
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
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
齎○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
二人徒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
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
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大祭祀后祼獻
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
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

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
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
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
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
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內小臣掌
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
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
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
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婦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掌外內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四人奚八人○女史八人奚十六人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

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地官司徒二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

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
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
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
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
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
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
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
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

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
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灋于六
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
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
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唯田與追胥竭
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

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
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
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
職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
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
訟以圖正之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
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
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

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
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
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
事令作秩敘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
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
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凡四時之田
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
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
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
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
王命施惠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

皆內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
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鄉老
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鄉老闕　鄉
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
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
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
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
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國大詢于衆庶則各
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
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
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
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
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

里以贊鄉大夫之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
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
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
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
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
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
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
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
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

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
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
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
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
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
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
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
人徒六十人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
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
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
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
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
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
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
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
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
皆教之凡小祭祀不興舞○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牛人中士
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牧人掌

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
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
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
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
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
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
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中士
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
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
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
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

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
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
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
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而以詔廢置若
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
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
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遺人掌邦之
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
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
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

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

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有二徒○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

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

賣儥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嚚者與其

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節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

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
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
中大夫二人 ○遂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 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 ○鄙師 每鄙上士一人
○酇長 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 每里下士一人 ○鄰長 五家則一人 ○遂人掌邦之
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
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
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
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

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
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
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
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
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
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
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

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
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
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
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
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
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
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
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
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
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
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

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
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
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
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
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
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
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
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稍人 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
委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稍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胥十人徒百人○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
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稍人
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
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
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
余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
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
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

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
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
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
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
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
斂喪紀共其葦事○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史二人徒八人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
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
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

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
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

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
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
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
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
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
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
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
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丱
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
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

之廛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注）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縛（注）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注）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注）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注）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

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繹史卷二十三上

周官之制下

春官宗伯三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
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
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
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視葬獻器遂哭
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
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
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
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
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視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
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
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
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
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
者且授之杖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
祭表貉則為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
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
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鬱人下士二人
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人掌祼器凡祭祀

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
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
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鬯
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
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雞人下士
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
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
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
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
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大
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
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
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
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
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

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災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

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
其服○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內宗凡內女之
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
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
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
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
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
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

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徒百有二十人○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
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
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
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
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
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
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墓大夫
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
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

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
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
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
職喪令之趣其事○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笙師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旄人下士四人舞者眾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司樂掌成均之

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
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
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
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
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
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

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碮正聲緩

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
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
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
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
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
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掌鼙鼓縵樂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
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
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
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
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掌

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
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
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
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
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
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
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〇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〇占人下士八人
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〇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〇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〇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
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
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
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
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
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

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
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〇卜人闕〇龜
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
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
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
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
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
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
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
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

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敺疫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一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司巫中士

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㩾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㩾六曰凶㩾七曰奇㩾八曰褒㩾九曰肅㩾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

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

而請○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

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

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人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褀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褀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褀革飾駹車雚蔽然褀髹飾漆車藩蔽豻褀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

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夏官司馬四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

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

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

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

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馳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有闕　軍司馬 闕　輿司馬 闕　行司馬 闕 ○司勳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馬質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量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

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
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
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
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
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
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賛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
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
其羞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
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司爟掌行火之政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

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
焉○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
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
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
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
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
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
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掌疆

闕○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
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環人掌致
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
縣壺以序聚柝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
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
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以射灋

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
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
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
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
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
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
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
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
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
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

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
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
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
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正朝儀之
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
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
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掌
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
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
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事
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
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掌國
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
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
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
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
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方相氏狂夫四人　司右
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虎賁氏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
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
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
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

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方相氏掌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
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
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
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
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
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
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
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

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〇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

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〇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〇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〇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〇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〇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〇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

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〇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〇齊右下大夫二人〇道右上士二人〇大馭中大夫二人〇戎僕中大夫二人〇齊僕下大夫二人〇道僕上士十二人〇田僕上士十二人〇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

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
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illegible]于從車前王送車[illegible]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
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
祭兩軹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
和為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
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齊僕掌馭
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
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
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
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中大夫二
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趣馬下士皂一人徒四人○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
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
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
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
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
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

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
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
之稍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
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
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
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
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
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
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
牆則剪闔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

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懷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

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

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〇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〇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〇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〇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〇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

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〇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〇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〇匡人中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〇撣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撣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〇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〇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秋官司寇五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

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大
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
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
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
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
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
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
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
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
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

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
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
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
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
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
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
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
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
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
戒于百族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
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
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
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
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
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
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
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
下服之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

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
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
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
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
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
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
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
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
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
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
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
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
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
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
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諸
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
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
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
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
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
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
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
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人○縣士中士二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
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朝士中士六人府二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
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
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
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
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

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
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
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
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
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
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
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辯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
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訝士掌
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
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
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
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
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
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

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

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

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

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罪隸（百有二十人）○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二十人）○夷隸（百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

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

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㰂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

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脩閭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

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
唯執節者不幾○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氏下士
一人徒四人○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銜枚
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
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
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
之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
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
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
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
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
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
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
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
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
其神死淵為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
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

射之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
枚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伊耆氏下士
一人徒二人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
共王之齒杖○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
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大
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
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
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

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
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以九儀辨諸侯
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
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
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
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
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
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

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

各以其所貴寶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

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

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
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
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辭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
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辭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
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
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
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
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
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
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

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
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
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㰻有任器則
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
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
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
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
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
事庶子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
治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

再獻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
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
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
三問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
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
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
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
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
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
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
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

眂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
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
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
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
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
特牛子男三積皆眂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
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
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
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
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
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
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
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
饗食受牲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
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㯺
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
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
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
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

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
諸侯之好故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
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掌察闕　掌
貨賄闕〇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〇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〇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庶子八人徒八十人〇
家士亦如之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
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
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
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禮記】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

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司空執度度
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
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
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

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
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
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
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
學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
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
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〇王制〇王制之作不盡合于周官先儒以爲夏殷之禮亦臆說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

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鄭義○卽夏官諸子職也以與此有庶子故陳其所掌凡明建官之禮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

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

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文王世子○詳庶子之官備宗親族之義可補周官之缺

周禮之制

冠禮

【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右筮日】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

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右戒賓】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右宿賓】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右爲期】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

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右陳服器】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

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

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
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illegible]
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
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
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
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
賓答拜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
之休壽考不忘[illegible]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
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母不在
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illegible] 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
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

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
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
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
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
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
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醮辭
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
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
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
天之慶受福無疆[illegible]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

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
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
叔季唯其所當[illegible]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
賓就次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
冠者為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illegible] 冠者見於
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
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
夫鄉先生[illegible]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
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
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illegible]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illegible]

以上采之[illegible]冠禮之文也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illegible]

大戴禮記 公符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
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
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
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
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 ○公符○注云四當為三[illegible]

禮記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

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禮

儀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注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 [illegible] 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illegible] 之某不敢辭 [illegible]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illegible] 取妻不取同姓 [illegible] 不知其姓則卜之 [illegible]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注 [illegible] 乃歸執以反命 [illegible]

[illegible]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注 [illegible]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注 [illegible]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注 [illegible]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擧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

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巹[illegible]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
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
笄被纚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
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
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
乘其車先，俟于門外。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儀禮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
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
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
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
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
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
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
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
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
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
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
皆答拜。興。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儀禮 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
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
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
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
呼則聞。儀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
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
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
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記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 儀禮
記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雜記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曲禮 贊醴婦。席于戶牖
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

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
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
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illegible]
[illegible]房 儀禮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
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
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
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
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儀禮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
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記[illegible]
[illegible] 儀禮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illegible]

以東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儀禮士昏禮〕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得以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儀禮士昏禮〕〔禮記〕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〇曲禮

〔禮記〕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

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

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以上郊特牲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雜記

相見禮

儀禮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少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曲禮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

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儀禮】（[illegible]）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儀禮】（[illegible]○曲禮）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荅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儀禮】（[illegible]○曲禮） 凡君召（[illegible]） 凡燕見于君必辯

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禮記】（凡侍於君[illegible]○玉藻）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禮記】（[illegible]○少儀） （[illegible]出矣○曲禮）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

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禮記】（[illegible]○玉藻） 若先生與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禮記】（[illegible]○曲禮） 上大夫曰下臣（[illegible]）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禮記】（[illegible]）

鄉飲酒禮

【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illegible]）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儀禮】（[illegible]）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

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
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
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
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
答拜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
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
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
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
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
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

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
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
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
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右主人獻賓）賓降洗主人降
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
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
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
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
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
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右賓酢主人）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
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
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
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
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
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illegible]者不舉非凡奠[illegible]于右凡舉爵三作[illegible]　右主人酬賓）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
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

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
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
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
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
答拜（右主人獻介）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
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
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
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
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凡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右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
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眾賓獻則不
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眾賓辯有脯醢主人
以爵降奠于篚（[illegible]）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一人洗升
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
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
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
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illegible]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
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
入主人降賓介降眾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
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

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illegible]）
（[illegible]）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
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
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
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
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
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
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
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眾笙則不拜受
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
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
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
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
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
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illegible]）賓北
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
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

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
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
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
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
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
篚司正降復位（[illegible]）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
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
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
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
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
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

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illegible]賓出授從者主人[illegible]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illegible]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illegible]

禮記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

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于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月者

三日則成與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燕禮

儀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illegible]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

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illegible]）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

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illegible]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北面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

繹史　卷二十四　圭

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illegible]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illegible]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

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illegible] 小臣自阼階下請
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
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
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
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
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
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
首送觶公答再拜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
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

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
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以旅酬于西階上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
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
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
降奠于篚如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公所酬者皆要階凡要階不過一等[illegible]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
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
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
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

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illegible]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
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
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
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公又
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
以虛觶降奠于篚[illegible]、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
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
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
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illegible] 席工于
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
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

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
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
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
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
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
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
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眾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
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
復位[illegible]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公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左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illegible]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illegible]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illegible]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illegible]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illegible]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illegible]

禮記燕義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

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繹史卷二十四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二

鄉射禮

儀禮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使能不宿戒）

區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記[illegible]）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

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
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
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
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
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illegible]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
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
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
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
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

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
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
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illegible] 主人坐
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
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
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
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
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
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
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

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illegible]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
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
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旣
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
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記以爵拜者不徒作凡奠爵三作而不徒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
[illegible]
席一人洗舉觶于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
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
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
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illegible]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

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
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
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
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
祭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
大夫如賓禮樂作大人不入[illegible]
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
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
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
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
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illegible] 席工于西
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
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
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
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不拜
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
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
授主人爵眾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
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記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右合樂 主人降席
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
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
于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
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
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 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右立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
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
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
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
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
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

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
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
正為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
倚旌於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
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
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記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
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二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右[illegible]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
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
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

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
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
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南面揖
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
扑搢之以反位 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扑長如笴刊本尺射者有過則撻之 右誘射 司
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
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
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
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
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
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

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
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
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
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
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
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
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
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
于西階之西升堂西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搢扑反
位（注 命負侯者由其位上射獲者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相用樂行之 [illegible]）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

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
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
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
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
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
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
復求矢加于楅（注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illegible]）司射倚扑
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
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
雖眾皆與士為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眾賓

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眾賓將與射者
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
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眾耦辯（注 [illegible]）
（[illegible]）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
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
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
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
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
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
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

而後反位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
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注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illegible]）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
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
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
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
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
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
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
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

與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拜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鄭康成曰中足算皆爲八算釋獲者取之東[illegible]八十矢只有餘算若已當西者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大夫降立于西堂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illegible]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

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疏曰射不主皮之射者勝者又飲不勝者降主人有飲于西階上[illegible]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方謂之右个[illegible]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
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
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注：司射[illegible]弓矢說[illegible]釋獲者之俎[illegible]）司射適
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搢一个挾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
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
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
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
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
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

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
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耦
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
耦以反位（注：[illegible]大夫射矢束[illegible]之[illegible]）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
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
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
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
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
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
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
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
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觶如初遂命勝者
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
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
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
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
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
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
俟（注：[illegible]）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
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
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

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
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
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
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
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
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
正降復位（注：[illegible]皆於旅也[illegible]凡旅不洗不[illegible]祭既旅士不入[illegible]）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
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
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
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

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illegible]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illegible]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

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算樂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illegible]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illegible]

大射儀

儀禮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illegible]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illegible]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

間鼗倚於頌磬西紘[illegible]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illegible]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

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
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
少進[redacted]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
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
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
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
宰請羞于諸公卿者[redacted]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
辟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
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
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

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
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
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
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
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
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redacted]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
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
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
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
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

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
答拜主人不祟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
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redacted]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
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
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
賓禮庶子授贊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redacted]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
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
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redacted]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
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
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

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
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
筵西東南面立[redacted]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
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
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
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
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
者執觶待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
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
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
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

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
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
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
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
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
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
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
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illegible]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
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
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

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
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
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illegible]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
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
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
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
于西階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illegible] 主人洗觚
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
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

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
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illegible]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
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
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
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
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
受虛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
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
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
上坐[illegible]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司

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
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
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
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
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illegible] 司射適次袒
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
為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
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
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眾弓矢不挾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
而午射正蒞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太史

侯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太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侯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

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

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

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

以耦左還上射于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illegible]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太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

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而俟三耦卒射[illegible]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

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卿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

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illegible][illegible]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

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illegible]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

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次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若飲君如燕則夾爵[illegible]。司宮尊侯

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illegible]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

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illegible]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

釋弓矢就決拾襲反位(儀禮)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

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鄭注…作而俟)(…以卿射記文)(儀禮大射)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儀禮)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儀禮)

(儀禮)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儀禮)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

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儀禮)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儀禮)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儀禮)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

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
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
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
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
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
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
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
門外[illegible]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
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illegible]
射記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
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
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
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
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
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
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
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
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
盡禮樂而可數以爲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爲是故古者

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
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
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
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
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射之爲
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
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
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
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
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
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
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
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
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

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義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曲禮

投壺

【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飮不勝者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旣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飮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旣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旣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旣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

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

○射禮魯鼓○□○○□□○○半○□○○□○○○

□○□○薛鼓○□○○○○□○□□○○○□○□○

□○半○○□○○○○□○

聘禮

【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旣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illegible]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illegible]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笄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illegible]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

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又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
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
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
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眾介不從受
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
於郊斂旜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賷皮馬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凡[illegible]出[illegible]乃飲酒于其側[illegible]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
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
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
其後[illegible]　未入竟壹肄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

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
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
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
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
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
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
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
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illegible]　賓至于近
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
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
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

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
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
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
栗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illegible]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
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
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
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
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
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眾介皆少牢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illegible]食之[illegible]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
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
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
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illegible]
[illegible]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
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
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
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
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
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

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
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坐攝之公側
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記）不腆
（大聘有几筵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鎗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以君命在聘辭君命之辭所以別擯致者在家小君拜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若賓若爵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下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又拜送）擯者出
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
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
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
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

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
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
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
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
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
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
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
者訝受馬（記）（醴尊于東箱凡大一有實鷹五廟祭牛臟橫之祭膷鮮魚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賓覿
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
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
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

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
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
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
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
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
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
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
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
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
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
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

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
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
辟士三人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
從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
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
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大夫奠鴈再拜上
介受勞上介亦如之（記）（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勞之所及者勞不釋服）君使卿韋弁歸饔
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饔飪一牢鼎九設于
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

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醯在東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

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儐[illegible]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

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眾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其面如覿幣之禮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
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illegible]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
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
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
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illegible]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
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
士牽羊以致之[illegible]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
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illegible]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
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
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
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
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
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illegible]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
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遂行舍于郊[illegible]
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
舍門郊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
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
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
禳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
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
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
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
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
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
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

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
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
者之門乃退揖使者拜其辱
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
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
乃出上介至亦如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
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
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
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
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
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
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若有私

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賓入竟而
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
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
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
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
卒殯乃歸（[illegible]）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
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

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
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
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
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
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
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
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
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
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
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
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
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
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
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
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
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
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
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
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

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
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
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
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
而國安也

公食大夫禮

儀禮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
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
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illegible]）即位
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
如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

饌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illegible]）
（宰夫筵出自東房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illegible]）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
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
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
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公
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
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
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illegible]大夫也[illegible]）士舉鼎去冪于外
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
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
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
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
退復位（[illegible]）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
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
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
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
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
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
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

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
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
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郤于其西上大夫八
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
大夫則若七若九（[illegible]）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
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
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
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
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
祭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illegible]）宰夫授公飯粱公
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

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
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
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
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眾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
蓋降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
于醬湆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
祭之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庶羞西東毋過四
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illegible]）
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
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
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illegible]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illegible]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illegible]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于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擯。[illegible]

公與賓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illegible]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三

覲禮

[儀禮]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illegible]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illegible]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illegible]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illegible]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illegible]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illegible]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illegible]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illegible]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illegible]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illegible]饗禮乃歸[illegible]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illegible]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illegible]

[illegible][禮記]天子當宁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曲禮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官○本制

[大戴禮記]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

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

疏內外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所就其位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從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朝事○篇內多錄周官之文今刪節者

禮記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明堂位　大戴禮記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

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明堂　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王制　天子適四方先柴○郊特牲

大戴禮記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

旂施其獎綬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貴也介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〇聘義

喪禮 自此以下士喪禮之下篇也

儀禮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 [illegible]

[illegible]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 [illegible]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 [illegible]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 [illegible]

入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 [illegible]

[illegible]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

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illegible]

[illegible]親者襚不將命

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

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

如襚以適房[illegible]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

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illegible]

[illegible]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

東方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

領南上不精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布巾環幅不

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纊幎目用緇方尺二

寸䞓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

組繫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

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

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貝三實于笄稻米一

豆實于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于笄櫛用簞浴衣於篋皆饌

于西序下南上[illegible]

[illegible]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

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

笄設明衣裳[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卽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

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

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

襲反位[illegible]商祝掩瑱設幎目乃

屨綦結于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

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鬊蚤埋于

坎[illegible]

[illegible]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

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幂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幂用葦

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illegible]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

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

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

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 注 [illegible]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笫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 【喪大記】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〇喪大記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〇[illegible]

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 注 無算節哀為尸主人袒髺髮袒衆主人布帶 【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 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illegible]〇喪大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〇喪服小記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〇雜記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〇問喪 [illegible]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注 小斂辟奠不出室 [illegible]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 【[illegible]】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〇[illegible]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設饌帷堂 【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〇檀弓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

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喪大記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檀弓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

註大斂尸降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疏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君撫

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喪大記　君不撫僕妾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雜記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檀弓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喪大記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檀弓　[illegible]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奥東面燭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註次謂斬衰倚廬[illegible]　疏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檀弓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

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註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illegible]

記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雜記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喪大記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illegible]外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既夕記

疏[illegible]不避○玉藻　[illegible]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

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
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
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
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
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illegible]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
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
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
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
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
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眾主人出婦人
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眾主人乃就次[illegible]
日出夕奠[illegible]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
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
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
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
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郤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
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
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
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illegible]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

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
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
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
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
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
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illegible]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
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
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illegible]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

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
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
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
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
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
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
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
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
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
于異爵者使人告于眾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
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illegible]

祭禰者于寢褻衣于寢毯○雜記[illegible]○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

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注[illegible]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illegible]軸狀如轉轔[illegible]○禮記小斂大斂啓皆辯拜[illegible]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illegible]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注[illegible]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喪大記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

刺軹以萆○雜記[illegible]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注[illegible]

[illegible]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禮記[illegible]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注祖還車不易位[illegible]位[illegible]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illegible]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

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illegible]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于方若九

若七若五青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為燎于門內之右（[illegible]）

（[illegible]）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illegible]）

（[illegible]）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算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illegible]）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算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illegible]）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

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illegible]）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illegible]）

虞禮

儀禮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illegible]）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

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即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illegible]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

如初哭出復位（注）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illegible]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

魚腊俎俎釋三个[illegible]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illegible] [illegible]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illegible]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illegible] 主婦洗足爵于

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illegible]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illegible] 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illegible]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宗人送拜稽顙[illegible]

三虞卒哭[illegible]

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
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
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
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
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胊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
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
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
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
絰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
止告事畢賓出〔右儀禮〕〔禮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
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雜記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喪服小記

明日以其班祔記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翦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禮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無
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
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于王父則配女子附于王母則不配公子附
于公子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王父
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于王父也○雜記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
衰　士附于大夫則易牲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
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

夫可以祔於士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
親者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
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喪服小記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檀弓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
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雜記〔右禮記〕

〔儀禮〕記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禮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
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雜記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
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喪服小記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
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三年之喪既顓其練祥皆
行○雜記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檀弓　為父母妻長子禫○喪服小記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祥主人之
除也于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雜記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
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
月數者除喪則已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　朋友虞祔而已　除殤之喪者
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雜記
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
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喪服小記〔右禮記〕

〔禮記〕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

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
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
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
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
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
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
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
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
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
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

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
愨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
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
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
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
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
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喪之朝
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
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檀弓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

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問喪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檀弓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

死○雜記 五十[illegible]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曲禮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檀弓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祭義

謚諱 附

【周書】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口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立制及衆

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
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直理曰武威彊敵德曰武克定禍亂
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
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安民長悌
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門曰恭尊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
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
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辟慮不威
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
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

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溫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
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
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德有勞曰昭聖文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
曰靜供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
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
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猛以剛果曰威猛以彊果
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曰桓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
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
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
曰莊叡通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征□伐曰莊武而不遂

曰莊克殺秉正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義短折
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合善法典
曰敬述善不克曰丁述義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
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
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塞曰戴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
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
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
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
曰剌愎佷遂過曰剌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
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
曰哀恭人短折曰哀蚤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

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曰煬醜心動懼
曰頃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
曰□行見中外曰愨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
曰譽心能制義曰庶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致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
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
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
曰忠思慮深遠曰□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
曰堅廉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敎敏不倦
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廉自克
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

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
服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爲懋怠政爲張有過爲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而內德曰獻治而生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
爲景失難[illegible]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
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頹敗也康順
也就會也僕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穫厭也叡聖也惠愛
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
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禮記]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illegible]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illegible]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illegible]

奔喪

[禮記]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illegible]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

位無變也 [illegible]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illegible]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illegible]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

事畢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禮記奔喪]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illegible]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illegible]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

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illegible]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illegible] 喪服未[illegible]而后爲位而哭拜踊[illegible]禮記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illegible]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天子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illegible]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illegible]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illegible]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illegible]

弔附

禮記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

西階其舉亦西面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雜記　[illegible]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喪大記　[illegible]

[illegible]○雜記　[illegible]○喪服小記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喪大記　[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曰臨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illegible]○雜記

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喪大記　[illegible]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喪大記　[illegible]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雜記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雜記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雜記　[illegible]○少儀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　[illegible]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檀弓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四

喪服

〔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

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禮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齊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禮記〕喪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絰也者實也○檀弓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喪服小記喪冠不緌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檀弓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雜記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檀弓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禮記〕庶子不以杖即位○喪服小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雜記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諸侯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服問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服問　君傳曰君至尊也〔禮記〕其為諸侯兄弟者服斬○喪服小記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雜記

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禮記〕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雜記　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禮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喪服小記　妾為君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禮記〕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喪服小記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禮記〕惡笄以終喪○喪服小記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禮記〕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喪服小記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父卒則為母〔禮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喪服小記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禮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喪服小記　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禮記〕母為長子削杖○喪服小記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喪服小記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

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
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補註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〇雜記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宗子母在為妻禫〇喪服小記）出妻之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
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
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補註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〇大傳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〇喪服小記）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
也貴終也〇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補註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〇喪服小記）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
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
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
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

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
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補註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〇喪服小記）大夫
之適子為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
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補註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〇服問）昆弟 為衆
子（補註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〇喪服小記）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補註 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〇檀弓）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
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
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
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
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
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補註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〇喪服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為
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
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
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
能二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補註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illegible]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
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
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
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
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補註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〇喪服小記）
為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
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
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
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補註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illegible]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〇喪服小記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〇服問）妾為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
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補註 [illegible]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〇[illegible] 補註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〇喪服小記）

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

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庶人為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大夫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從父昆弟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　適婦傳曰何以

大功也不降其適也[illegible]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
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
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
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
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illegible]
[illegible]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
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
則得服其親服[illegible]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
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
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
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
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大夫大夫之妻
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
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
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
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是
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

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
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illegible]○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
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
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
澡麻帶絰五月者[illegible] 叔父之下殤 適孫
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
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
從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
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
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
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 從
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illegible]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爲
[illegible]
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
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
之服皆緦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
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大夫
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illegible]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庶婦 君母之
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illegible]）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君
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緦麻
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illegible]）
（[illegible]）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
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
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
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
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士
為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貴
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illegible]）　乳母傳曰

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
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
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夫
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
以緦從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
之親焉（[illegible]）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
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
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
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illegible]）三年之喪何也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
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
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
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

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
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
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
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
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
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
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
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

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二年問◯據本章子◯王制）三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

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喪四制）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

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

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間傳　婦人不葛帶○禮記　葛絰而麻帶○小記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服問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雜記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問喪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喪大記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檀弓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喪服小記　君之喪子大夫公

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

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喪大記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雜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

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昆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喪大記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喪服小記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服問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

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雜記

爾雅 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

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昆兄也○宗族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母黨 妻之父

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

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

禮記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喪服小記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大傳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服問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喪服小記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

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大傳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服問

郊社羣祀

禮記　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
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
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
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
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
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
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
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義　大饗不問卜
不饒富○檀弓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王制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
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

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
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
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
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
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祭義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
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
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祭法　爾雅　祭天曰燔柴祭
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　大戴禮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
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薦[illegible]之[illegible]

天之神與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維某年某月
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
[illegible]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
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
社北墉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
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
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
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

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
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郊特牲　[illegible]
王爲羣姓立社曰
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
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祭法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制　[illegible]
王
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
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
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祭法

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祭竈之禮。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月令注疏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王制

[illegible]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曲禮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王制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法

[illegible]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

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郊特牲

[illegible]

廟制

禮記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

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祭法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曲禮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

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雜記　大戴禮記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諸侯遷廟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君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必下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嘉薦普淖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降擯者舉手曰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諸侯遷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雜記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曲禮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王制　凡祭宗廟之

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曲禮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王制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法

祭義

禮記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義　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又云禘當為礿字之誤也王制春礿夏禘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義　齊之至以至明思想彷彿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郊特牲　齊者不樂不弔○曲禮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

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祭義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禮器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進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祭義　有虞氏

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郊特牲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禮器　祊之為言倞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

盛氣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
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
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
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
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
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
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
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illegible]郊特牲[illegible]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祭義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
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

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
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
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
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
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
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
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
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
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
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
明於外也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

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
也○郊特牲○[illegible]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
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
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
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
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
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
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

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
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
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義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
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
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
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
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
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
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

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
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
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
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以觀其順也喪以觀
其哀也祭以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旣內自
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
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
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
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

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
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
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
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
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
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
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
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
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
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
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
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
親之○祭義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器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
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
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
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
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
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
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
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
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
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
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
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
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
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

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

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

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祭統

【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　禘大祭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禮記】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王制　○注疏云蓋夏殷禮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

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
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
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
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
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祭統）
（未嘗不食新○少儀）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
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喪服小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大凡生
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
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祭法）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五

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祭其祖禰之禮）

[儀禮]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
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
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
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子某筮
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
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
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
告事畢（○同上）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

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乃宿尸主人立
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
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
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
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筮尸宿尸]（○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曲禮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喪服小記）宿
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
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
拜主人退賓拜送（○同上）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棜
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
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

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主人拜送[illegible]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實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

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東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illegible]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

鼎北執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illegible]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illegible]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

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illegible]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

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
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
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筵祝南面主
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
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
揳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
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
反于篚升入復位[illegible]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
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
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
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

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
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illegible]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illegible]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
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
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
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揳于鹽
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
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
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
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
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獻

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
卒復位[illegible]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
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
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
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
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
爵于篚[illegible]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
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
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
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

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illegible]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
賓儀洗獻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
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illegible]
賓在東堂[illegible]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
長為加爵如初爵止[illegible]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
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
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
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illegible]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
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
脀乃羞[illegible]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于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於西房）【特牲饋食禮】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特牲饋食禮】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

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爲將餕去之庶羞爲尸非神饌也尸俎出廟門乃反上）【特牲饋食禮】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餕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內西面【特牲饋食禮】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

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特牲饋食禮】

【禮記】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少儀】

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自有司徹以下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名下大夫祭畢禮尸于室中無別行儐尸事）

【儀禮】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少牢饋食禮】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少牢饋食禮】 既宿

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少牢]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同上]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

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有司]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

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少牢]

卒脀

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嬴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

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illegible] 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illegible] 祝反南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尸牢肺正脊加于肵[illegible]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illegible]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中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

受爵尸答拜主佐食設黍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
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
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
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
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
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illegible]賓長洗爵獻
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
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
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
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illegible]主
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

入尸謖主人出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
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尸俎俎降設于堂
下阼階南[illegible]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
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
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羞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乃辯舉膚
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
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
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
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
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
一拜餕者三人興出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戶內西

面坐奠爵拜上餕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
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
答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illegible]○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
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
如初[illegible]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
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
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
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
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illegible]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
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
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
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
枋[illegible]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
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
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
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
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illegible]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
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
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

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
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
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
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
西方興退[illegible] 乃升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
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
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
載于南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
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侑
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
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

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
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
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朼豕亦
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
于其上[illegible] 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
左執爵右取韭菹㨍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
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
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
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
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
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

授次賓次賓亦覆手以授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
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司馬羞羊肉湆
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
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
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
揳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
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
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illegible] 主人酌獻侑
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
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
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

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
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
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
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illegible]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
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
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
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
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
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
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
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

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
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
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
之卒載縮執虛爵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
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
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
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
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illegible]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
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
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
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

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
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
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
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
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
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
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
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
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
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
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illegible]受爵酌以致

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
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
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
婦北面答拜受爵[illegible]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
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
爵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
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
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
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
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
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

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
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
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
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illegible]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
奠爵于薦左賓降[illegible]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
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
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
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
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
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

主人主婦皆左之[illegible]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

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illegible]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illegible]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

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主人就筵[illegible]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三獻答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illegible]二人執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篚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illegible]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

爵者東面答拜[illegible]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
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
私人爵無筭[illegible]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
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
徹[illegible]○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
橫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
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
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
舉如儐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
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illegible]主婦其洗
獻于尸亦如儐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
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
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
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
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
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
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
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
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
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illegible]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主婦洗
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
席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
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
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
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
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
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
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
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
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

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
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
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祭肺
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
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
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於主人戶
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乃羞
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
羞在左[illegible]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
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
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illegible]

賓長獻于尸尸酢獻祝致爵賓以爵降于篚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　乃餕如儐卒餕有司官徹餕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禮通論

禮記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檀弓)　禮器是故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

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

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

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

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一獻質三獻文

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
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
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
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
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
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
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禮器　郊特牲
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
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
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

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尙腶
脩而已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
降尊以就卑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
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
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接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
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
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
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

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
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
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
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
始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
也○郊特牲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
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

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
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
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
者也○大傳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
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
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
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
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祭義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
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

大戴禮記盛德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法正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凡民之為奸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為奸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奸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

也故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是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之者寡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上之獄則飾朝聘之禮也凡鬭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飲酒禮者所以序長幼而敎以敬讓也故有鬭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欲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

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經解

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愼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而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

三王依然若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銜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民必走國必亡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爲亂無道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和乖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貧則飭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

異也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六

曲禮

曲禮記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禮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少儀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得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雜記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

不三世不服其藥○曲禮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讇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少儀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雜記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檀弓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曲禮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曲禮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命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

於君前有誄蠅翣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君

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〇曲禮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〇玉藻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

名滅同姓名〇曲禮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〇郊特牲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〇曲禮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〇少儀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〇雜記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天子玉藻
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
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
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
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
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朝辨色始入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然後適小寢
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
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
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玉藻　諸侯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王制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曲禮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
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少儀　古者深衣蓋有
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
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
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
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
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
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
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深衣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
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
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
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
門襲裘不入公門　纊為繭縕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唯君有
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
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

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
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
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
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
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
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韠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
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玉藻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雜記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
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
男子○玉藻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亦錦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
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玉藻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少儀　古
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
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
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
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
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
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
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
組綬○玉藻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
瑟○曲禮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
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
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
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
也登車則有光矣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
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

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
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
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
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
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諂頭頸必中山立
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玉藻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
士蹌蹌庶人僬僬○曲禮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
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
雍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
以虞○少儀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
猶爾○檀弓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曲禮　受立授
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
虛如有人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
介者不拜○少儀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適墓不登壟助葬
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
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
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
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公庭不言婦
女　公事不私議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

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
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
衣趨隅必慎唯諾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
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
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
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
以禮　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
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
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
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

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曲禮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
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
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
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
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少儀　弔喪弗能賻不
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
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

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
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
焉必告之以其制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謀於長者必
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侍於君子不顧
望而對非禮也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
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
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侍坐於先生先生

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
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
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
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
暑毋褰裳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
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
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曲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
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
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
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少儀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

側鄉長者而屨既而遷屨俯而納屨○禮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曲禮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少儀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曲禮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偯卑○玉藻 侍食於長

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曲禮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

則止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少儀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

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曲禮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糈穛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 酒清白 羞糗餌粉酏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駕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

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

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〇內則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〇少儀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

之庶人齕之〇曲禮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〇少儀　上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〇曲禮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〇郊特牲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凡獻于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己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〇玉藻　士於大夫不承賀　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

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曲禮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

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弣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少儀　未仕者不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少儀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少儀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曲禮　路馬死埋之以帷○曲禮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

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少儀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玉藻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

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〇曲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〇玉藻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〇少儀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〇祭義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〇王制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〇曲禮

內則

禮記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

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〇內則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此孝子之行也[illegible]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
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
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
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
則稱父拜之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
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玉藻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
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
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
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
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文王世子 父
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
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
有喪者專席而坐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曲禮 子婦孝者敬者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
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
之而後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
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
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
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
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
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
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內則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曲禮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
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
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

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
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
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
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
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
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
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
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內則 夫寰居於內闈

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
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檀弓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
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
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
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
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內則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
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
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
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
弗與爲友。曲禮　禮始謹於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
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
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
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
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
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
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
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
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
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
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

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
以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
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
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
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
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
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
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
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

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
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
降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
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內則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曲禮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大戴禮記
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
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
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
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
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保傅　妾將生子及月辰
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
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

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有所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

衣裘帛舞大夏敦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內則 大戴禮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故孩提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弟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學者所學之官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其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illegible]傳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內則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少儀

教學養老

禮記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

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

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敎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敎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喩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喩能博喩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

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〇學記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齊麻爲喪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〇王制〇內則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其餘文同無少而無父以下　凡養老五帝憲

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
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內則　昔者有虞
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
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
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
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
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
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
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
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
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

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
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
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
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
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
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
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七
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
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於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
所以示順也○祭義

王制

禮記　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
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
與下大夫一命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天子之田方
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
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
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制農田百畝
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
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
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
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
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
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
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
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
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
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
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
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

外曰采曰流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方一里
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
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
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
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
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
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

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
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
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
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
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
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天子之縣
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
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
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
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

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
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
方伯之國國三人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
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
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諸侯世子
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
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王制

樂記

禮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
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
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
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
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
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
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

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
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
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
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
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
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
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
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
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
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

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
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
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
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
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
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
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

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
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
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
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
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
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
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
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

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

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

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

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

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

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

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辯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辯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

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繹史卷二十五

成康繼治

【新書】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

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

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illegible]）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閱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

內與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用則民得其性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illegible]）

（[illegible]）

【說苑】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illegible]）

（[illegible]）

【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illegible]）

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illegible]）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illegible]）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illegible]）

（[illegible]）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illegible]）

（[illegible]）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噫嘻成王既昭假

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illegible]）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illegible]）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

其角以似以續續者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illegible]）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illegible]）

【呂氏春秋】成王立殷人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詩】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illegible]）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illegible]）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

有成維周之禎（[illegible]）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illegible]）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illegible]）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illegible]）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illegible]）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illegible]）振鷺于飛

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illegible]）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illegible]）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illegible]）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illegible]）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illegible]）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illegible]）

【史記】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illegible]）

【說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illegible]）

及成也二十年然後喪事中國有吉矣又盡於制之禮哉是來也越裳擇周公所作也詩
公雅成于其會盛九澤而來獻白雉周公乃授之曰歟之曰於戲某甲某弃且之方也方文王之
德也追美之服於文王武王其公爲行道報
不祀言貳越裳氏盡為而歸獨思主不特化而應

【古今注】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
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
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
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後至始
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藏之常為
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越裳周公時來獻白雉象牙

【論衡】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說文】雉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

周成王時氐羌獻鸞鳥

【述異記】周成王時貢奧越共所牟

【周書】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
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
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
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
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面彌宗
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
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內臺
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
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
千里之內為要服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
北為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旌
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
當外臺天玄獸宗馬十二王玄繚璧綦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
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
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母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穢人
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人首脂
其腹炙之藿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麃麃者
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
白鹿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

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海
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
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
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
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
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麟者仁獸
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氐羌以鸞鳥巴人
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方人以孔
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闟木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
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
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貘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鱉其西魚復鼓鍾鍾牛蠻楊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眾皆北嚮[illegible]○西旅貢獒而太保[illegible]成周王會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 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illegible]

詩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illegible]

[illegible]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illegible]

[illegible]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
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
君子我心則休 [illegible]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
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
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
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
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
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 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

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
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
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
士從以孫子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
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
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假樂君子顯顯令
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

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
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illegible]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illegible]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 ○ [illegible]
[illegible] 泂酌彼行潦挹彼
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
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皇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
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
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
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illegible]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 朱子曰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
書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
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illegible]

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illegible]成王在位三十七年

書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

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illegible]

成王奏大武六成[illegible] 昊天有成命康王時[illegible] 成王子明堂之詩 [illegible]康王[illegible]

書 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

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illegible]

紀年 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後漢書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illegible]

求隱蔽于無人之處[illegible] 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illegible] 鳴關雎[illegible] 天曰周室衰而關雎作[illegible] 也列女傳云[illegible] 作是詩以為[illegible]

史記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 [illegible]

成王之初立蓋以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illegible]為太師賈誼書所記是也既而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書序所稱是也周公攝位恐王德之不正抗世子法於伯禽俾王觀而習焉遭流言之變猶陳王業述豳風又作文王大明緜諸詩述先王之德進無逸之書以箴戒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之箴

故成王盛德由天資之善而大臣夾輔之功尤多也四國既平營洛定鼎制作明備禮樂興而頌聲作周公云沒遵成法而施之晏如也故史稱太平封禪周德之洽維成王及成王崩召公畢公皆四世耆老受顧命以輔新君觀末命弘濟之訓鞠子恤君之言父子同一心也成王有以正其終康王有以正其始大紀曰康王恭敬神人四夷賓服民尚禮義是時殷民胥化命畢公保釐東都猶兢兢安危之慮是以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於戲美哉

繹史卷二十五 三代第十五